

道藏
13

第一三册




李一氓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道德眞經集註序　　靡一

唐明皇撰

昔在元聖强著玄言權輿眞宗啓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因清宴輙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説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絶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諫臣自聖幸非此流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左仙公葛玄撰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氣於十方抱道德之至純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窈窈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携契玄人靜思期眞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誇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焉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衆官皆令誦之有所不解數句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説河上公誦老子乃遣詔使齎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而上玄虛良久俛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闇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則幽夕覩太

陽之耀光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余註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遐感仰徹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眞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

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爲周師到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關令尹喜宿命合道預占見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度仍齋潔燒香想見道眞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關也喜見老子迎設禮稱弟子老子曰汝應爲此宛利天下棄賢世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二十八日中授太上道德經義洞虛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聖王不能盡通其義昔漢孝文皇帝好老子大道從容無爲之堂歎凡聖無能解此玄奧精思遠感上徹太上道君遣神人下授文帝希微之旨道人即信誓傳授至人比字校定外儒所雜傳多誤今當參校此正之使與玄洞相應十方諸天人神仙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吾已於諸天神仙大王校定受傳天人至士賢儒當宗極正眞弘道大度何可不精得聖人本文者乎吾所以有言此欲正玄妙於天地人耳今說至矣明矣夫學仙者必能弘幽贖也道士鄭思遠曰余家師葛仙公受太極眞人徐來勒道德經上下二卷仙公曩者所好如親見眞人教以口訣云此文道之祖宗也誦詠萬遍

夷心註玄者皆必昇仙尤尊是書日夕朝拜朝拜願念具如靈寶法矣學仙君子宜弘之焉仙公常秘此言無應仙之相好者不傳也

王雱撰

昔老子當道術之變故著書九九篇以明生生之理而末世爲學蔽於前世之緒餘亂於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眞僞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比雖有讀者而燭理不深乃復高言矯世去理彌遠今世傳註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者不一今輙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爲之解聖人之言既爲難盡而又知之所及辭有不勝覽者以意逆志則吾之所發亦過半矣書成於熙寧三年七月十二日竊嘗論曰聖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後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說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識其言故以言同者爲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爲非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誠知是則推五行之殊觀四時之變

視形度志以參萬物則聖雖不言吾其知之矣故道歲也聖人時也自堯舜至於孔子禮章樂明寓之以形名度數而精神之運炳然見於制作之間定尊卑別賢否以臨天下事詳物衆可謂盛矣蓋於時有之則夏是也夏反而爲秋秋則歛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辨物爲德以復性爲常其志靜其事簡夫秋豈期於反夏乎蓋將以成歲而生物也於是時也動植之死者過半然豈天命之至

果非小智之所及邪秋蓋非歲之終也則又有至者焉故四時之變於吾有之則幼壯老死是也傳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其是之謂乎嗚呼學道而不期於死之說則亦何以學為哉朝聞道夕死可矣則所謂道者貴乎可以生死也誠知道德之誠而遡其所歸則死生之說盡矣故余盡心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唐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道經　雱曰道者萬物之所道在體為體在用為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者是也故華聖人之言常在其一曲雖在一曲而異乎諸子百家者不失其理而當於時而已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

河曰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河曰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雱曰可道之道適時而為時徙不留道亦應變蓋造化密未嘗暫止昔之所是今已非矣而曲士攬英華為道根指遽廬為聖宅老氏方將袪其弊而開以至理故以此首篇明乎此則方今之言猶非常也

名可名

河曰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明皇曰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故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也○河曰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弼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其不可道不可名也○雱曰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唯體此不常乃真常也

無名天地之始

河曰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本始也

有名萬物之母

明皇曰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既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河曰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

大成就如母之養子○弼曰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爲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雱曰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此言與易之序同據覆載之間方生之物故以天地爲先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推而極之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且天地雖大而受命成形未離有無而此乃獨言萬物之母然則老氏之言姑盡性而已

常無欲以觀其妙

河曰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弼曰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其懷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觀其徼

明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河曰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弼曰徼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雱曰易之陰陽老之有無以至於佛氏之色空其實一致說有漸次耳世之言無者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安得爲無故方其有時實未甞有此乃眞無也有無之體常一而有以觀者但見其徼欲觀其妙當知本無而本無之無未甞維有也既曰常無又曰常有者以明有無之不相代無即眞有有即實無耳言徼則知妙之爲奧言妙則知徼之爲粗比法言之體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明皇曰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河曰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也

同謂之玄

明皇曰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河曰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雱曰有無本一未有二名自學者言之則有不如無之精既得其道則兩皆至理初無彼此

玄之又玄

河曰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也

衆妙之門

明皇曰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河曰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户也○弼曰兩者始與母也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

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其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門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雱曰道有二物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自形而上則陰先而陽後故道之至處曰妙曰玄妙德也玄色也言色則至矣而蓋有非色所及故曰又玄萬物皆有妙處皆出於此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河曰自揚己美使顯彰也

斯惡已

河曰有麤玉也

皆知善之爲善

河曰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明皇曰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己之所美爲美所善爲善美善無主但是妄情皆由封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河曰人所爭也雱曰道本無物而物有妄情自相分別此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故耳然溺而不出者不由厭離而由樂著所以惡夫美善也故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雖然至人所謂美善未嘗離乎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未嘗離乎美善也天下之愚不足與此故所謂美善常惡與不善也

故有無之相生

河曰見有而爲無也

難易之相成

河曰見難而爲易也

長短之相形

河曰見短而爲長也

高下之相傾

河曰見高而爲下也

聲音之相和

河曰上唱下必和也

前後之相隨

明皇曰六者相違遞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河曰上行下必隨也○弼曰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而不可偏舉之明數也○雱曰離道而我我則有彼彼我既分編類爲二矣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而喜怒哀樂生死之變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者也凡此皆不冥夫陰陽之本而隨其末流自生分別執一廢百以妄爲常故耳此篇第二與莊子齊物論相似篇篇有序可以理推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

河曰以道治也○弼曰自然已足爲則敗也

行不言之教

明皇曰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

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
河曰以身帥導之也
雱曰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雖事而未
嘗涉爲之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
故事以之齊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
言爲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也
夫唯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
能求彼六對者惡能擾之哉
萬物作而不辭
明皇曰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
於聖人○河曰各自動也不辭謝而逆止○
雱曰萬物並作聖人各盡其性而無所辭
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
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焉能不辭哉
生而不有
河曰元氣生萬物而不有
爲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弼曰智
慧自倫爲則僞也
功成不居
明皇曰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爲已有各得
所爲而不負恃如此則太平之功成矣猶
當日愼一日不敢寧居○河曰功成事就
退避不居其位○弼曰因物而明功自彼
成故不居也○雱曰有則居居則遷矣
夫唯不居
河曰夫唯功成不居其位
是以不去
明皇曰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
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河曰福
德常在不去其身也上六句有高下長短○
若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弼曰使功在已則功不可久也○雱曰形
名而降莫不代謝唯道無體物莫能遷聖
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
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攪
以爲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
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
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
河曰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
去質爲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
以官
使民不爭
明皇曰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與使賢不
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河曰不爭功名
反自然也○雱曰賢者出衆之稱尚之則
民夸企外慕爭之端也
不貴難得之貨
○河曰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黄金棄於山珠○
玉捐於淵
使民不爲盜
明皇曰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
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
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
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河
曰上化清靜下無貪人○雱曰民衣食足
而性定矣安貴難得之貨則其求無已必
至爲盜蓋民之生皆由安生分別此篇務

在齊物使民復性

不見可欲

河曰放鄭聲遠佞人

使心不亂

明皇曰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河曰不邪淫○弼曰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之曷爲而唯用是施貴之曷爲尚賢顯名榮過其任下奔而競效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賭齎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雱曰昧者妄見可欲所以心爲之憒亂唯聖人能知諸物皆非眞實故萬態一視而無取舍之心若然則心貪常夷物豈能亂之是以能不尚賢不貴貨也

是以聖人之治也

河曰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

明皇曰心不爲可欲則亂則虛矣○河曰除嗜慾去亂煩○雱曰心虛則無所分別此中不尚賢之義

實其腹

明皇曰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饜而止不生貪求○河曰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弼曰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雱曰腹實則無所貪求此申不貴貨之義

弱其志

明皇曰心虛則志弱○河曰知柔謙讓不處權也○雱曰志強則夸企而勝志弱則無營於外此又申不尚賢之義

强其骨

明皇曰腹實則骨强○河曰愛精重施髓滿骨堅○弼曰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雱曰骨强所以自立自立則外物不能遷此又申不貴貨之義

常使民無知無欲

明皇曰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也○河曰反朴守淳○弼曰守其眞也○雱曰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而化之可使至於無知自不貴貨而化之可使至於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明皇曰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之者令不敢爲也○河曰思慮深不輕言○弼曰知者謂知爲○雱曰智足以亂衆者禁而止之

爲無爲

河曰不造作動因循

則無不治矣

明皇曰於爲無爲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河曰德化厚百姓安○雱曰爲無爲非無爲也爲在於無爲而已期於復性故也竊嘗論之三代之後民無不失其性者故君子則志强而好善求賢無已小人則骨弱而慕利逐貨不厭志强則多知骨弱則多欲或有知或有欲雖所趨不同而其爲徇外傷本一也惟至人不然弱其志非所見者卑而求近以爲無所求而道自足也强其骨非以自立而爲賢將以勝利欲

而尊德性也夫然後名不能移利不能溺
而性常定矣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
河曰沖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
或不盈
明皇曰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
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
正言○河曰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
雱曰道充塞無外贍足萬物而未嘗有故
曰或不盈若虛若實謂之沖沖者陰陽之○
中而以虛爲體者也道之用於物者中道
之應於事者虛此方言其用故曰沖
淵兮似萬物之宗
明皇曰泉深靜也道常生物而不盈滿妙
本泉兮深靜故似爲萬物宗主○河曰道
淵深不可之也似爲萬物之宗祖○雱曰
道生萬物而體未嘗離物自物之散殊而
觀之則似爲之宗耳淵者深而不測也人
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它求當挫銳

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
挫其銳
河曰銳挫也人欲銳精進取功名當挫正
之法道不自見○雱曰銳挫則渾然矣銳
尖之形是也

解其紛
明皇曰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
擾若俗學求須則爾結矣○河曰紛結恨
也當念道無爲以解釋○雱曰不與物講
而坐觀其復則性命定而紛亂解矣
○和其光
河曰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
曜亂人也○雱曰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
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則要不異於物
而與之和同易曰蒙雜不著
同其塵
明皇曰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
與爲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也○河曰當
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雱曰道乃
性之常得性之常奚足珍尚故至人有道

而不自異於塵
湛兮似或存
明皇曰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離故湛兮似
有所存○河曰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
而不亡○雱曰人能如上四事則道湛然

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
定有之謂
吾不知誰之子
河曰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雱曰即
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
○而廉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也
○象帝之先
明皇曰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
無父道者似在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
象似也○河曰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
乃先天地生也○弼曰執一家之量者不
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
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
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
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能于道

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追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爲無窮亦已抑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繁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其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污其體同塵而不渝其冥其然乎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僃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雱曰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爲帝王矣而道更在其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

河曰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

以萬物爲芻狗 叅章一

明皇曰天地生萬物人最爲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河曰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無施有恩有爲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哉天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無爲然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己猶未足任也○雱曰芻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禮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則棄而捐之等於糞壤其隆禮致敬之時非不以至誠也然而束芻爲狗耳實何足禮敬乎準不足禮敬而加禮敬者又非以爲也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理有適然而天地獨爲之父母故不得無愛而原天地之心亦何係累哉故方其愛時雖以至誠而萬物自遂實無足愛者反要其終則糞壤同歸而已豈留情乎

聖人不仁

河曰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雱曰仁者人也以人道愛物謂之仁彼人貌而天者仁何足以名之

以百姓爲芻狗

明皇曰不仁者不爲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爲狗也犬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責望爾甞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爲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豈氣愛乎○河曰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弼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雱曰聖人親親而仁民故獨言百姓若其道則與天地一矣而有人之形故任各異

天地之間

河曰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之也

其猶槖籥乎

明皇曰槖者鞴也籥者笛也槖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而無心故也○河曰槖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雱曰槖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

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槖籥之無窮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明皇曰槖籥虛之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〇河曰言空虛無有用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〇弼曰槖排槖也籥樂籥也槖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〇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槖籥也〇雱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

多言數窮

河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〇雱曰非應而言則窮矣舉言則爲可知此聖人之事言而不爲者也

不如守中

明皇曰多言而不訓故數被窮屈兼愛則難徧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〇河曰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〇弼曰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齊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槖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己任物則莫不理若槖籥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〇雱曰守中所以應萬變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

明皇曰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〇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爲諭說〇河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〇雱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斁故但稱不死

是謂玄牝

明皇曰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冲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〇河曰言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藏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辱爲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曰爲牝也〇雱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以自爲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明皇曰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爲根本矣〇河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〇雱曰玄牝體陰而一體之中又自有陰陽稱門者異於戶也萬物由此門以出而不得見故曰玄牝之門

綿綿若存

河曰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雱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

用之不勤

明皇曰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矣○河曰用氣當寛舒不當急疾勤勞也○弼曰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雱曰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明皇曰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河曰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河曰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弼曰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

故能長生

明皇曰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河曰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雱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唯無以生爲則生未嘗生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

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然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眞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

河曰先人而後己也

而身先

河曰天下敬之先以爲長○雱曰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其體天道而不爭乃能獨異於衆使其立己而與衆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

外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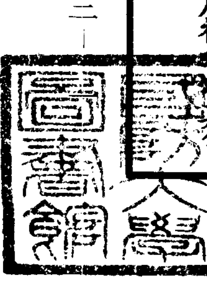
河曰薄己而厚人也

而身存

明皇曰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志淡泊故身存○河曰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雱曰有我而存之則物皆吾敵夫唯超然自喪不有吾身者物莫能傾之

非以其無私邪

河曰聖人爲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illegible]



正無私所致乎
故能成其私
明皇曰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河曰人以爲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己自厚故能成其私也○弼曰無私者無爲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雱曰聖人無私未嘗有我故也使計而爲之則私孰甚焉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明皇曰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河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雱曰水者五行之首方出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
河曰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也
而不爭處衆人所惡
河曰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弼曰人惡卑也○雱曰處一本作居
故幾於道矣
明皇曰幾近○河曰水性幾與道同○弼曰道無水有故曰幾○雱曰人有心心爲火火騰上而明故好爭唯忘心體道者能利物而無心勝物也
居善地
明皇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河曰水性善喜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以於地動而下人也○雱曰趣下而流
心善淵
明皇曰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停矣○河曰水深空虛淵深清明○雱曰深靜而乎內明外晦
與善仁
明皇曰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矣○河曰萬物得水以生與虛而不與盈也
言善信
明皇曰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河曰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雱曰萬逝必東
政善治
明皇曰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羣物令其清靜矣○河曰無有不洗清且平也○雱曰任理而不任情積柔弱而勝重大
事善能
明皇曰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河曰能方能圓曲直隨形雱曰唯變所適故無不能也
動善時
明皇曰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河曰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雱曰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物動亦不失時
夫惟不爭
河曰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
故無尤矣

明皇曰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迕於物故無過尤之地○河曰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弼曰言水皆應於此道也○雱曰水體一而物莫能易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下物是以有德使有心於爲德則不能成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明皇曰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河曰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弼曰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雱曰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雖忘有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無有則無失無溢矣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明皇曰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河曰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弼曰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衂故不可長保也○雱曰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明皇曰此明盈難久持也○河曰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弼曰不若其已○雱曰實外物而守之所守非所有也豈能久乎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明皇曰此明銳不可揣也憍猶心生故咎非他與○河曰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弼曰不可長保也雱曰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筭乎四者皆以已有物與爲驕者同累然自持盈而下每失彌甚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明皇曰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河曰言人所爲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弼曰四時更運功成則移○雱曰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回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爲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窅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爲慎揣銳以爲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河曰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殽傷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德壽延年也○雱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爲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

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者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爲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爲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曰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抱一能無離乎

明皇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爲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乎○河曰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正平入爲心出爲行布施爲德總名爲一一之爲言志一無二也○弼曰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眞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雱曰一者精之數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學道歸乎復性復性歸乎體神所以不能神者由逐末忘本以物易己故喪精失靈沉爲下愚也陰陽之靈曰魂魄魂陽故遊遊而止我身者以魄爲之配也魄陰故營營止也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使精魄靜一魄止則魂定精一則神全矣一生水水爲精人之初生因精集○神本自渾全而不能了者常至於離析黎散其名曰罔兩罔兩者神不明兩者精不一也莊子曰無搖汝精抱一之謂也蓋精神水火之象火無常形因膏顯照神則廓然無體不可致工但當存精而已如增膏而火明培根而葉茂也魂魄精神既不虧耗然後心強氣順不爲物使靜則體道作則契理妙而極之則與神爲一更絶四名矣此學者之至要萬世聖賢皆由此義求不在外當由心得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明皇曰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乎○河曰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弼曰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雱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全神全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氣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帥懦○而衆悖則師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雜氣所爲沈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自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全神全則氣柔氣柔則眞全所以

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

滌除玄覽

河曰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能無疵乎

明皇曰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静能無疵病乎○河曰不淫邪也

弼曰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雱曰能專氣則性定性定則智明智明則可以蕩滌除去而玄覽至理矣既燭其理則世間萬態同為至妙儻覩一疵則非識理也

愛民治國

河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

能無為乎

明皇曰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教脩身身脩則德全故可為君矣○河曰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德無令下知也

弼曰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又僻而國治也○雱曰如上說為已之道盡矣然則可以其餘及人也老子之言專於復性有為則非所以使民安性故雖愛治而不尚有為此道之至也

天門開闔

河曰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兩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

能為雌乎

明皇曰天門歷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應期受命能守雌静則可以永終天禄矣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河曰治身當如雌牝安静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

弼曰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唱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雱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莊子所謂有物采之者老子於四時當秋其德主金静一復性者也故其尚如此至於易則先天後天無非道者

明白四達

河曰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也

能無知乎

明皇曰人君能為雌静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曰能無知乎○河曰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

弼曰言至明四達無迷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雱曰理無足知知以應物既知至理則自當無知唯能無知故無所不知也如昭然有知則是不知無知之

妙何足謂知也竊嘗論之聖智下愚本無殊品因愚顯智乃有聖名聖人本心何嘗自聖故明白四達而初無所知乃眞聖人之知也

生之畜之

河曰道生萬物而畜養之○弼曰不塞其原也不禁其性也○雱曰道備如上則造化在我可以生畜萬物矣

生而不有

河曰道生萬物無所取有○雱曰道生萬物物之與道常爲一體誰有之者

爲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雱曰不得已而爲爲於已然之時雖有爲之之功而超然自喪豈復矜恃哉

長而不宰

河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器用○雱曰道如上文則可長天下以無爲矣雖在物上如標枝然豈有分割之功乎

是謂玄德

明皇曰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爲有修爲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爲主宰人若能如此者是謂深玄之德矣○河曰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如道也○弼曰不塞其源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爲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又知其主出乎幽冥○雱曰玄爲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聞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爲此篇之義主於無爲故雖爲長而德猶稱玄也此篇自爲士以至於體神入聖脩身之序盡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

河曰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衆弱共扶强

當其無有車之用

明皇曰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者因言少總衆夫輮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輮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輮廂之有皆爲棄物矣○河曰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轝中空虛人得載其上也○弼曰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

雱曰共一本作用

埏埴以爲器

河曰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飲食之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

明皇曰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爲瓦缶之器○河曰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

鑿戶牖以爲室

河曰謂作屋室

當其無有室之用

明皇曰古者陶穴以爲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河曰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雱曰凡此三物或運轉或貯盛或居處而

皆以無有爲用

故有之以爲利

河曰利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

無之以爲用

明皇曰有體利無以無爲利無體用有以有爲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麤有之用無以明妙無之利有爾○河曰言虛空者乃可用盛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弼曰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爲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賴無以爲用也○雱曰無非有對因有有無於無之中復有妙有不窮之用妙有之功若夫有物之有具存形質非能應於不窮者也故但爲利利陰屬也雖然此有無之論耳極而言之則無不離有有亦眞無非有非無乃眞妙有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河曰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

五音令人耳聾

河曰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

五味令人口爽

明皇曰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嗛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河曰爽亡也人嗜五味於口則口亡言失於道味也○雱曰人生而靜目物有遷耳自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眞從妄喪口之於味亦復如此故昧於聲聲色色味味之妙者聲色味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明皇曰馳騁代務執著有爲如彼田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鬭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河曰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弼曰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心口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雱曰足於內則得逐於外則惑故馳騁田獵血氣俱作心爲發狂明逐物失性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明皇曰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河曰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傷身辱也○弼曰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雱曰難得之貨非適於養已而愚者妄以爲美因毀行以求之唯明乎天下之良貴與夫有萬之富則外物莫能傷矣

是以聖人爲腹

河曰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

不爲目

河曰目不妄視妄視泄情於外

故去彼取此

明皇曰取此含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河曰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弼曰爲腹者以物養已爲目者以目役已故聖人不爲目也○雱曰腹無所不容目觸

類分別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明皇曰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河曰身寵亦驚身辱亦驚○雱曰心榮於見寵則辱孰甚焉

貴大患若身

明皇曰身爲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此也此○上兩句正標○河曰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雱曰有貴而累其心則其患大矣如人有身動輒自累

何謂寵辱

河曰問何爲寵何爲辱寵者尊榮辱者恥辱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雱曰一本此有若驚二字非也若曰寵乃世之所榮何以爲辱乎設問以發下文

寵爲下

明皇曰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憍盈無不生禍是知寵爲辱本故答云寵爲下○河曰辱爲下賤○雱曰受寵於人則爲下之道趙孟能賤之者寵於人者也凡生莫不有眞君足以髙天下莫不有眞宰足以制萬物而愚者失其良貴逐物求榮與奪之權在人之手而吾之憂喜繫於得失豈不早且惑乎驚生於有愛而畏奪故有寵之累如驚也彼三仕三已而無喜慍之色者固驚乎謂誰受○寵而不自榮則居寵而非辱矣

得之若驚

河曰得寵榮驚者處髙位如臨危也貴不敢驕不敢奢

失之若驚

河曰失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禍重來也

是謂寵辱若驚

明皇曰寵辱循環寵爲辱本凡情惑滯雖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弼曰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雱曰爲其得失之際有若驚之心是以辱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

明皇曰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之○河曰復還自問何故畏人若身○弼曰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雱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爲患大矣譬人有身珍而累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作豈非大患乎市南子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唯聖人能免此二者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明皇曰身相虛幻本無眞實爲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痒寒溫故爲身患○河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憂其勤勞念

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也○弼曰由

有其身也

及吾無身

弼曰歸之自然也

吾有何患

明皇曰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河曰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雱曰萬物與我為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為已故形之所遭觸途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義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學期於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棄而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太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為濟世也亦何患之有其於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

河曰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者則可以立不可以久也○弼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也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卷二　二十

明皇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託寄結成者天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河曰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弼曰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傳之也○雱曰聖人無身故土苴足以堯舜有身而為之則累矣苟未及乎無身則雖尊生重本不以物易己者如可以寄託天下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若此二人者豈榮其寵累其貴乎一本作可以託天下矣可以寄天下矣此王弼取南華為定

卷二　二十一

非是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明皇曰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能色故詔曰夷○河曰無色曰夷言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雱曰道至於萬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處非目所覩

聽之不聞名曰希

明皇曰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好曰希○河曰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雱曰物相感觸乃有聲響大道不與物鄰用心求之其去已遠故曰希則經所謂大音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明皇曰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物焉故詔曰微○河曰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

此三者不可致詰

河曰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也

故混而爲一 ○

明皇曰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希夷微爾道非希夷微故復混而爲一○河曰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而爲一○弼曰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爲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

雱曰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强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胞然爲一矣

其上不皦

河曰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

其下不昧

明皇曰在上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

河曰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雱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皦下昧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之定體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繩繩兮不可名 ○

河曰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白黑別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

復歸於無物

明皇曰繩繩者運動不絶之意不皦不昧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河曰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雱曰道有常度其理可信故曰繩繩雖繩而實無定體故不可名要其極也未始有物至矣不可加矣

是謂無狀之狀

河曰言一無形狀而能爲物作形狀也○雱曰有而不可見

無物之象

河曰一無物質而爲萬物設形象也○弼曰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雱曰有而不可得

是謂惚恍 ○

明皇曰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河曰一忽忽恍恍若存若亡不可見之也弼曰不可得而定也○雱曰忽者有之疑於無恍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爲物非有非無不可定名

迎之不見其首

河曰一無端末不可預待也除情去欲一自歸之也

隨之不見其後

明皇曰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後故隨之不見其後○河曰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著○雱曰物有定體乃分前後道既無形孰爲首尾此言道之運用故可迎隨雖曰迎隨而迎隨在物道未甞異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明皇曰執古無爲之道以御今有爲之事則還反淳樸也○河曰聖人執守古道主一以御物知今當有一也○弼曰有有其事○雱曰古之道謂古今常一之道唯其古今常一故可御世故之萬變

能知古始

雱曰推而上之至於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是謂道紀

明皇曰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網紀

河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網紀也○弼曰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雱曰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則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二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三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

河曰謂得道之君也

微妙玄通

河曰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

深不可識

明皇曰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爲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河曰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雱曰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藏於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爲士者異於此矣故稱古之善爲士者

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明皇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强爲容狀以明之謂下文也○河曰謂下句也

豫兮若冬涉川

明皇曰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閑豫如涉冬

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也
河曰舉事輒加重慎與與兮若冬涉川心
難之也○弼曰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
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雱曰豫者
先事而戒之謂至人無心於物迫而後動
冬涉者臨事逡巡若不得已也莊子曰不
從事於務

猶兮若畏四鄰

明皇曰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
豫及覩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
河曰其進退猶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
鄰知之也○弼曰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
然不知所趣向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
覩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雱曰可以無
戒而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
故常如畏鄰斂行而不縱也

儼若容

河曰如容由至人儼然無所造作也○雱
曰不以事爲己任故其容寂

渙若冰將釋

明皇曰雖則儼然若容無所造爲而不凝
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河曰渙
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空虛○
雱曰人生之始同於大空凝爲我體如水
有冰故爲道有冰解凍釋者事至於此其
容已不滯於一體渙然將釋矣切嘗原之
人性如水爲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
者反本而已矣

敦兮其若樸

明皇曰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
若質樸而無所分別○河曰敦者質厚樸
者形未分内守精神外無文采也○雱曰
材未爲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冰釋之
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雕於人僞故若
樸也

曠兮其若谷

明皇曰其德量曠然寛廣無不含容若彼
容谷○河曰曠者寛大谷者空虛不有德
功名無所不包也○雱曰性全不虧而不
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

渾兮其若濁

明皇曰和光渾迹若濁而清○河曰渾者
守本眞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尊
弼曰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
名也○雱曰水性本清而濁者混於物空
人不自潔於物故渾然若濁者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明皇曰孰誰也誰能於彼澤濁以靜澄止
之令徐自清乎○河曰孰誰也誰能如水
之濁以而靜之徐徐自清也○雱曰澄性
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彌濁雖靜以俟
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
者以其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明皇曰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
運動修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
出也生猶動出○河曰誰能安靜以久徐
徐以長生也○弼曰夫晦以理物則得明
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
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愼也

雱曰歸於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生終則有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爲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微妙之文同

保此道者不欲盈

明皇曰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河曰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雱曰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

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明皇曰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爲敝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河曰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敝不爲新成敝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雱曰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爲用通萬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於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

河曰得道之人損情去欲五內清靜至於虛極

○守靜篤

明皇曰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絕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

河曰守清靜行篤厚○弼曰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眞正也○雱曰致虛欲極守靜欲篤欲觀物理者必先致一也學者之事實則妨道動則違性故爾

萬物並作

河曰作生也萬物並生也○弼曰動作生長○雱曰萬物由虛靜出生還歸於虛靜春生秋死之變可見矣

吾以觀其復

明皇曰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爲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知爾○河曰言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也人當念重本也○弼曰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雱曰虛靜則明明則見理見理非以有爲將觀復性之情也

夫物芸芸

河曰芸芸者華葉盛

各復歸其根

明皇曰又云所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爲華葉芸芸生性皆歸復其根故本有作芸芸者芸芸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根本爾○河曰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其根而更生也○弼曰各

反其所始也○雱曰復復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河曰浮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

靜曰復命

明皇曰華葉芸芸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禀之性命○河曰言安靜者是為復還性命使不死也○雱曰有生曰性性禀於命命者在生之先道之全體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觀復窮理也歸根盡性也復命至於命也至於命極矣而不離於性也

復命曰常

河曰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弼曰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雱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密移之變頃刻不停唯復命則湛然常寂物莫能遷矣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河曰能知道之所常極則為明雱曰所知非常則非眞知也聖人所貴夫明者自見而已

不知常妄作凶

明皇曰不恒其德或承祭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矣○河曰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弼曰常之為物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雱曰不會於性命之極則種種色相皆以為實因生妄情與接為搖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禍慘甚焉

知常容

明皇曰知守眞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河曰能知道之所常行則去情忘欲無所不包容也○弼曰無所不包通也○雱曰知常則達乎無疵何所不容

容乃公

明皇曰含容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為公正○河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政無私○弼曰無所不包通則乃至于蕩然公平也○雱曰無物我之殊何私之有

公乃王

明皇曰能公正無私者則為物所歸往○河曰公政無私則可以為天下王○弼曰蕩然公平則乃至于無所不周普也○雱曰內公則外王

王乃天

明皇曰萬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河曰能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弼曰無所不周普則乃至于同乎天也○雱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通於天

天乃道

明皇曰王德如天乃能行道○河曰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弼曰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于極虛無也○雱曰因有

道乃與天侔侔天乃所以盡道道則莫知其天乎人乎

道乃久

明皇曰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河曰與道合同乃能長久○弼曰窮極虛無得物之常則乃至于窮極也○雱曰所謂常也

沒身不殆

明皇曰同天行道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矣○河曰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俱沒不危殆也○弼曰無之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兕虎無所投其爪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雱曰天地並生萬物為一孰能危之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明皇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河曰太上謂大君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樸也○弼曰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雱曰因三皇之出無為而治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之乎

其次親而譽之

明皇曰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河曰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弼曰不能以無為居事不言為教立善施化使下得親而譽之也○雱曰政有明效則百姓戴恩懷德毀譽之名彰雖足以為治一時而上已離道德之全下已失性命之正亂自此始矣此仁義之治

其次畏之

河曰設刑法以治之○弼曰不能復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雱曰此法制之治

其次侮之

明皇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河曰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弼曰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雱曰失德無政則民侮之一本作畏之侮之無其次二字

信不足焉

河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民

有不信焉

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河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弼曰言從上也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非智之所濟也○雱曰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經曰其中有信人盡其性則不失天命之常故曰信也上離道而治則非性之質而失其常矣故於信為不足上於信不足則下必至於偷薄詐偽故曰有不信也下有不信亂之大者

猶兮其貴言

明皇曰親之譽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河曰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聖於言恐離道失自然○雱曰猶豫之猶猶者不決貴者不輕也莊子曰言者風波也聖人出言常若有所疑不敢輕發言且不敢輕而況於為乎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聖人猶難之一本無兮字非

功成事遂

河曰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皆謂我自然

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也○河曰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也○弼曰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覩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猶兮其貴言也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雱曰還善遠罪而莫知為之者是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明皇曰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周弊起於有為然則聖人救世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河曰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弼曰失無為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進物也

○智惠出有大偽

明皇曰用智惠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偽矣○河曰智惠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姦詐○弼曰行術用明以察姦偽趣覩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惠出則大偽生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

明皇曰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踈戚無倫不和也久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河曰六親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雱曰至德之世民盡其性六親非不孝慈而孝慈以為常故無孝慈之名今尚孝慈之行而尊之者更由六親有不和故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明皇曰太平之時上下交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河曰政令不行上下相怨耶偽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也○弼曰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內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雱曰明治則人無不忠孰為忠臣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

河曰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棄智

河曰棄智惠反無為

民利百倍

明皇曰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為棄凡

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漓樸則巧僞不作無爲則矜徇不行人挹天和物無夭性是有百倍之利○河曰農事無私○雱曰民之性質純粹無疵以其失眞沉僞故强立聖智以爲君師而民因聖智之迹更逐而不反離本愈遠矣故有一時之小補而終使民喪其不貲之樸絶而棄之則民復於無事其利可勝計哉

絶仁棄義

河曰絶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信

民復孝慈

明皇曰絶兼愛之仁棄裁制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河曰德化淳也○雱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蓋盛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而子以老氏爲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爲功而秋以收歛爲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歲也聖人時也明乎道則孔老相爲終始矣

絶巧棄利

河曰絶巧者詐僞亂眞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門也

盜賊無有

明皇曰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絶巧則人不爭棄和則人自足足則不爲盜賊矣○雱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至於爲盜上三事皆以末傷本者

此三者

河曰謂上三事所棄絶也

以爲文不足

河曰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雱曰文於質爲末末勝則不足民所以失性一本云文而未足非

故令有所屬

明皇曰此三者俱令絶棄未示修行故以爲此文不足至教更令有所著謂下文也

河曰當如下句○雱曰令屬其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河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眞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見其質樸以示故可法則○雱曰不見物而見自性也素者性之質人生而靜不染諸物故無文而素蓋秋之時萬物復靜其色爲白天理固然樸者性之全以樸爲本以器爲末

少私寡欲

明皇曰見眞素抱淳樸少私邪寡貪欲○河曰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弼曰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云絶文甚不足不令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雱曰私欲皆有己之所爲有己則有物有則外重外重則失本矣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

河曰絶學不眞不合道文

無憂

明皇曰絶仁爲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也○河曰除浮華則無憂患也
雱曰學所以求復命見至於命則不見有物無所用學矣爲道至此則避絶吉凶孰能憂之孔子曰樂天知命憂之大者有知有樂則非體道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河曰同爲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明皇曰唯則恭應阿則慢應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應則善慢應則惡以喻俗學絶之則無憂不絶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復相去遠哉○河曰善者稱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雱曰道體本一已降於全復分陰陽擾擾起矣種種分別皆屬妄心照以道眞理同夢幻且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元無異狀而世之人以唯爲恭以阿爲慢是非喜怒因此生情反求唯阿所以異者竟何謂也善惡之殊亦若此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爲也皆當絶之故不可不畏
河曰人爲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絶學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仁賢○弼曰下篇云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然則學者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燕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異截鶴之脛畏譽而進何異畏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爲用也○雱曰至人不見一物善惡無所分而不厭世人善惡諸法但於其中灑然不累耳自相去何若已上所以明心之無累而無累者本不自異於世故種種分別與民同之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聖人絶累忘形亦可患乎而易有吉凶之象者因民情而已莊子曰不忽於人道既兼忘宜若忽人事而實無忽也

荒兮其未央哉

明皇曰若不畏絶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河曰或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爲文未央止也○弼曰歎與俗相返之遠也○雱曰萬化相推終則有始生生無盡豈有央乎而世人欲物物爲之美惡不亦惑乎唯聖人能知萬古一時而無得失於其間也

○衆人熙熙

河曰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河曰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

如春登臺

明皇曰衆人俗學有爲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登望動生貪欲○河曰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弼曰衆人迷於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競故熙熙若享太牢如春登臺也○雱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

變衆人則隨化而遷一見美惡樂得其生自以爲美春者萬物奮張離靜而動去本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不明乎至理者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我獨怕兮其未兆

河曰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

如嬰兒之未孩

明皇曰我獨怕然安靜於其情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河曰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弼曰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未能孩也○雱曰性體怕然不萌智慮含和守一同於嬰兒古本作廓兮非也怕與泊同怕者不流之義廓者虛大之名文義考之理當從怕

乘乘兮若無所歸

明皇曰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河曰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弼曰若無所宅○雱曰乘乘者乘萬物之變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蓋雖變所適無所羈著故也一本作儡儡兮無所歸非也

衆人皆有餘

明皇曰耽嗜塵務矜誇巧智自爲有餘以示光大○河曰衆人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雱曰矜攬庶物故常有餘

而我獨若遺

明皇曰常若不足有所遺忘○河曰我獨如遺棄似不足也○弼曰衆人無不有懷有志盈溢胷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無爲無欲若遺失之也○雱曰超然自喪不有其有

我愚人之心也哉

河曰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弼曰絶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覩我頹然若此也

純純兮

明皇曰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哉但我心純純故若遺爾○河曰無所分別○弼曰無所別析不可爲名○雱曰純純兮似愚而眞智之極一本純純作沌沌

俗人昭昭

明皇曰矜巧智也○河曰明且達也○弼曰耀其光也

我獨若昏

明皇曰自韜晦也○河曰如闇昧也○雱曰物我兼忘不主分別故若昏

俗人察察

明皇曰立法制也○河曰察察急且疾也○弼曰分別別析也○雱曰推昭昭之意加之政則察察矣

我獨悶悶

明皇曰唯寬大也○河曰悶悶無所割截○雱曰推若昏之意加之政則寬大悶悶然矣悶悶謂不取日前小快

澹兮其若海

河曰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也○弼曰情不可覩○雱曰自怕兮未兆而下有諸事物及此又歸於性本湛然深廣如海之積水水性全矣一本作忽若

晦非是

飂兮似無所止

明皇曰容貌忽然若昬晦而心寂兮絶於俗學似無所止著○河曰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弼曰無所繫縶○雱曰澹兮若海以言性體此則言其用飂然無所不通而無所繫著非用而何一本飂作寂非

衆人皆有以

明皇曰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河曰以有為也○弼曰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雱曰物於物則為物用物物而不物於物則用物而物莫能用

而我獨頑

河曰我獨無為

似鄙

明皇曰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河曰鄙似若不逮也○弼曰無所欲為悶悶昬昬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雱曰物莫能入可謂頑矣見若不覩可謂鄙矣一本且作似亦通

我獨異於人

明皇曰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河曰我獨與人異也

而貴求食於母

明皇曰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谷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為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子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為定格○弼曰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雱曰不外逐物而取養於道道者萬物之母也一本無求於兩字亦通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

河曰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唯道是從

明皇曰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河曰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弼曰孔空也唯以空為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雱曰道之在我之謂德德至則與道為一道不可容因德而顯德者無我從道而已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明皇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河曰道之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無所定也○雱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忽兮恍其中有像

河曰道唯恍惚無形之中獨為萬物法像雱曰一陰一陽乃成象一本作忽兮恍兮

恍兮忽其中有物

明皇曰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

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也○河曰道唯怳忽其中有一經營造化因氣立質○弼曰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怳兮惚兮惚兮怳兮其中有象也○雱曰一陽一陰乃成物怳惚者陰陽之妙故能變化以成象物一本作怳兮忽兮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明皇曰惚怳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河曰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弼曰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眞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雱曰精者物生之始前稱象物道之具體道體既具乃生萬類萬類之所出在深妙不測之際故云窈兮冥兮

其精甚眞

河曰言道精氣神妙甚眞也非有飾也○雱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眞而更云甚眞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況於人僞故也○

其中有信

明皇曰窈冥之情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河曰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弼曰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眞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也○雱曰窈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者有分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明皇曰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河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弼曰至眞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也○雱曰常道常名未常變易

以閱衆甫

明皇曰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河曰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雱曰甫美也莊子曰神奇復爲臭腐臭腐復爲神奇夫萬物之美遷易不常唯道常住故能徧閱之閱如閱人多矣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河曰我何以知從道受氣

以此

明皇曰以此今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爾○河曰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動作起居非道不然○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皆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雱曰道常住而衆美不常故能閱其萬變聖人所以能知衆美之不常者亦以體道之常住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明皇曰曲己以應務則全○河曰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弼曰不自見其明則

全也　雱曰至人沖虛其行如水無心於物而順物之變不與物迕孰能傷之故常全也此篇大旨與莊子養生生相類

枉則直

明皇曰枉己以申人則直○河曰枉屈己而申人久久自得直也○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雱曰於形枉者於理爲直有我者執我之直以遇物而不知物變之無窮其直乃枉也唯順物之枉而不自有其直則理直於中矣一本直作正

○窪則盈

明皇曰執謙德則常盈○河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也○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雱曰澤以窪下故衆水鍾焉○

弊則新

明皇曰守弊薄則日新○河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也○雱曰非秋冬之雕敝則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明皇曰抱一不離則無失○河曰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虛○雱曰道在乎微性存乎樸得者得其本故不多也欲體上四事唯得一者能之

多則惑

明皇曰有多爲則惑亂○河曰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弼曰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眞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雱曰棄本逐末妄見多岐○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明皇曰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爲天下法式河曰抱守法式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也○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雱曰抱一者不離於精夫唯抱一不二乃體道盡性物我玄同故能應而不窮也此句上文言道之理聖人抱一乃能見此理故行如下文云

不自見故明

明皇曰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則其德全自明○河曰聖人不以其視千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雱曰自見則有己有己則蔽於己故不能曲以應變

不自是故彰

明皇曰人能不自以爲是而枉己以申人則其是直自彰矣○河曰聖人不自以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雱曰無己是則能枉以應理不期彰而自彰矣

○不自伐故有功

明皇曰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矣○河曰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雱曰伐功生乎滿假知窪之爲盈則豈有滿假之累○

不自矜故長

明皇曰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衒則人推其長○河曰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久不危○雱曰矜者耀其榮之謂耀其榮則弊矣唯能居弊乃所以新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明皇曰不與物爭誰與爭者○河曰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雱曰唯沖虛不實無心於物物欲有之而不得而況能與之爭乎此篇之義要在忘我故結之以不爭而終始以曲則全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曰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

誠全而歸之

明皇曰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必全理而歸之○河曰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其肌體歸之於父毋無有傷害也○雱曰曲者虛己而應理緣物為變而不與物迕凡上諸說要在於是全而歸之者庖丁善刀而藏之之意竊原此篇養生之旨也聖人之於生不期自養而養生者莫善焉所謂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者非克己以期全也不知其然而自然耳若覩夫曲枉窪弊之利而為之則賢人之事學者之德於道為未盡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明皇曰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矣○河曰希言者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雱曰希與上篇聽之不聞者同自然者不因物而然也希不與物並而無所交感獨出於萬法之上故曰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明皇曰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疾執滯則失道而生迷○河曰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雱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交感之過所以不能久

孰為此者天地

河曰孰誰也誰為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為

天地尚不能久

河曰不終於朝暮也

而況於人乎

明皇曰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河曰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人欲為暴卒乎○弼曰言暴疾美興不長也

故從事於道者

明皇曰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河曰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

道者同於道

明皇曰體道忘言則同於道矣○河曰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為與道同○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

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
爲君不言爲教緜緜若存而物得其眞與
道同體故曰同於道○雱曰一本無下道
者二字
德者同於德
明皇曰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
其所施爲同於道用矣○河曰德謂好德
人也同於德者所爲與德同也○弼曰得
少也少則德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
故曰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
明皇曰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
故自同於失矣○河曰失謂任己失人也
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弼曰失累多
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失與失同
體故曰同於失也○雱曰一本德作得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河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也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河曰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也

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明皇曰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
焉可知○河曰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也
弼曰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雱曰凡
人之生不待物而有所謂獨化者是也不
待物而有則固希而自然矣而失性者妄
有我體而從事於道故屈己以從道然則
道爲之主而吾所謂其君者反臣於道矣
故從事於道者有此道德失之三等而同
歸於失此由不冥於希而立己待物離一
爲二而交感生患也
信不足
河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足也
有不信
明皇曰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
也自同於失失亦樂失是有不信也○河
曰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
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弼曰忠
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雱曰降乎希
則失性命之常於信爲不足上於信不足
則下必至乎不信此又明修己治人皆當
用希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
河曰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
不可久立身行道也○弼曰物尚進則失
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
明皇曰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夾物也以
踰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
跨求行履乎○河曰自以爲貴而跨於人
衆共蔽之使不得行○雱曰不適其形之
常故失性之用
自見者不明
明皇曰靈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河
曰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所行以爲
應道殊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
自是者不彰
明皇曰是己非人直爲怨府故不彰○河
曰自以爲是而非人衆共蔽之使不得彰

明

自伐者無功

明皇曰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河曰所為而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也

自矜者不長

明皇曰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河曰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河曰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曰賦斂餘祿食為貪行○弼曰其唯於道而論之若郤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薉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為疣贅者也○雱曰皆在分外

物或惡之

河曰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也

故有道者不處也

明皇曰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河曰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明皇曰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生○河曰謂道無形混然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弼曰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雱曰道之中體混然而成其視天地亦由一物耳而此特云先天地者老氏將斂天下之散亂迷錯而復之性本故且舉混成而已蓋由萬殊而觀則此為道之全而由道本以觀則雖混成者猶散殊也自之為物則明更有物物之妙耳

寂兮寥兮

雱曰混成無象

獨立而不改

河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君子常○弼曰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雱曰混成之體常而不易

周行而不殆

河曰道通行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貫穿不危殆○雱曰混成之用也萬物由我以生死我常制其命孰能危之

可以為天下母

明皇曰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河曰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弼曰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為天地母也

吾不知其名

弼曰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河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弼曰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

強名之曰大

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道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道而名曰大○河曰不知其名强曰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弼曰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强爲之名曰大○雱曰道譬萬物則無乎不周可謂大矣雖然大名既立全體已虧

大曰逝

河曰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弼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雱曰大則有用逝者周行擾物功用著矣

逝曰遠

河曰言遠者窮乎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雱曰道之爲用無所不極可謂遠矣而去本亦遠矣此謂混成而已若道之至則非遠非近也

遠曰反

明皇曰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反在於身心而證之矣○河曰言其遠不越絶乃復在人身也○弼曰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所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志獨立故曰返也○雱曰有爲有形復歸於無事無物往來不窮終則有始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明皇曰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也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河曰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容也天大者無所不蓋也地大者無所不載也王大者無所不制也○弼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雱曰天地能體道故皆大王者在帝皇之下人道之至處凡老氏之説言道之中體未盡絶際姑盡性而已王以歸往爲名能盡人之性則人歸之矣猶百谷之宗江海也盡性則體道故示大

域中有四大

弼曰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内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雱曰道之中體因物而名故未離域中

而王處一焉

明皇曰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令有所法謂下文也○河曰八極之内有四

大王居一也○弼曰處人主之大也○雱曰一本云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

河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不怨也有功而不置也

雱曰言王舉人之盡性者此復言人者明王德止於人事人性自具王德也

地法天

河曰天湛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

天法道

河曰道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成也

道法自然

明皇曰人謂王也爲王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爲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令道法自然之性○河曰道長生自然無所法也○弼曰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能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方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如無儀故道相法也道法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爲主其一者主也○雱曰自然在此道之先而猶非道之極致假物而言則此四者如以次相法而至論則四者各不知其所始非有先後莊子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在物一曲佛氏曰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自然者在有物之上而出非物之下此說在莊佛之下而老氏不爲未聖者教適其時而言不悖理故也使學者止於自然以爲定論則失理遠矣不可不察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

明皇曰重者制輕故重爲根○河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

靜爲躁君

明皇曰靜者制動故靜爲君○河曰人君不靜則失神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也○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明皇曰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遺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河曰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弼曰以重爲本故不離○雱曰行以輕爲速而必藉輜重以自給遠而遲之則必因於中道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明皇曰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河曰榮觀謂宮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弼曰不以經心之也○雱曰雖有榮觀在前必得燕處之處乃能安身此明躁靜之

義

如何萬乘之主

河曰如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萬乘之主謂王者

而以身輕天下

明皇曰如何者傷歎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如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乎○河曰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者忽輕淫也○雱曰人主以天下為根不可以一身故輕之

輕則失臣

河曰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而淫則失其精

躁則失君

明皇曰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嗇故失君○河曰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弼曰輕不眞重也失本為喪身也失君謂失君位也○雱曰臣一作本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明皇曰於諸法中失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迹可尋求也○河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弼曰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雱曰體神則周行而無迹且聖人不得已而有行則常不使迹著於世恐民之遷其德耳莊子所謂行而無迹者是

善言無瑕讁

明皇曰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道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讁過○河曰善言謂擇言而出則無瑕疵非過於天下弼曰順物之性不別不析故無瑕讁可得其門也○雱曰巵言日出出不以心故言滿天下而實未嘗言何瑕讁之有

善計不用籌算

明皇曰能了諸法本無子門一以貫之不生他克故無勞用文自非天下計無計相非善而何○河曰善以道計專者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善策而可知也○弼曰因是乎數不假形也○雱曰一生二二生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唯冥於一相不墮諸數則身外無物物來即了何假籌筭乎一本作善計無籌策

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

明皇曰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乎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揵其可開乎○雱曰藏於不得遯而閉之以無外則閉外無物孰能開之易所謂退藏於密者類此夫如是則神不能窺其迹況得其門而入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明皇曰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河曰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揵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雱曰以已信結天下之信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河曰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

故無棄人

河曰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弼曰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心

○常善救物

河曰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

故無棄物

明皇曰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無棄者○河曰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雱曰聖人體盡無窮以神爲用故能有此五善然後能贍足一切使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宜也夫五善存乎其身而因餘以爲人而其効至於人物無棄可謂至德也已蓋聖人所爲救人亦不使遷其性而已故雖有言行而泯然無迹且常定于一不以計數亂其心以至於閉之結之莫非在宥其唯則聖人所以救人之道簡矣蓋持之在身而實所以救人也一本無常善救物已下八字

○是謂襲明

明皇曰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遣忘遣則無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河曰聖人善救人物謂襲明大道也○雱曰襲如裼襲之襲聖人之在天下不敢自見其明明見則事物畢彰民必離本非善救之道矣如上五事皆襲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河曰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弼曰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

不善人善人之資

明皇曰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也○河曰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爲善得以給用也○弼曰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雱曰善人有不善人然後善救之功著故曰資

不貴其師

河曰獨無輔也

不愛其資

明皇曰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爲極致今明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河曰無所使也○雱曰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强立師資之名假爲善救之德要而極之則道通爲一孰爲師資然則非但我不愛資而已又能使天下忘我也所以能至於天下忘我者亦以五善而已

○雖智大迷

河曰雖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弼曰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雱曰智者有知有知則能見有物之理而不知無物之妙故道妙至此智者大迷

是謂要妙

明皇曰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河曰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雱曰雄動雌靜靜則不離於眞佺靜而已則非道之全故至人以雌為常而常知雄也

為天下谿

河曰雄以諭尊雌以諭卑人雖自知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强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雱曰谿以下而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虛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為天下谿此盡性者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河曰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於己○雱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造之在我者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內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明皇曰雄者忠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謙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眞常之德不離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矣○河曰復當歸志於嬰兒惷然而無所知也○弼曰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為天下之先者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雱曰嬰兒含和守一欲慮不萌性之本眞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知其白守其黑

雱曰黑者北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為本相彼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為天下式

河曰白以諭昭昭黑以諭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弼曰式模則也

為天下式

雱曰至人以聖為天下法聖者體之中故也

常德不忒

河曰人能為天下法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弼曰忒差也○雱曰經於事業者遠大則疑於有忒而適時應物如天運寒暑時之自然而心無積怨故不差忒也

復歸於無極

明皇曰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曽不差違德用不窮故復歸於無極忒差也

河曰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弼曰不可窮也○雱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化則日禪而無窮故無窮者聖之體也從體起用還歸其本

知其榮守其辱

雱曰聖人至此等一切相去未歸本德之

至極末如是所以體神也古之道術有殘
形壞衣自處汚下以高教者義同於此
爲天下谷
河曰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汚濁如己之有
榮貴當守之以汚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
水流入深谷也○雱曰谷一虛一盈而能
應一切故象神神者充塞無外有之不得
用之不窮者是蓋守辱精也精故能神唯
精可以入神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
河曰足止也人能爲天下谷德乃止於已
雱曰降神一等則於性爲不足故道至體
神乃眞盡性
復歸於樸
明皇曰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
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
矣樸道也○河曰復當歸身於質樸不復
爲文飾○弼曰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
全其所處也下章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
取常處其母也○雱曰樸以喻性之質性
能成萬法而不主一器故曰樸去神至矣
而未嘗離樸也蓋至人從性起用大於守
氣聖於制法神於體神要其極也復歸乎
性而已
樸散則爲器
河曰萬物之樸散則爲器用也若道散則
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也○雱曰既
歸於樸樸復爲器終則有始道之常也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明皇曰含德內融則復於樸常德應用則
散而爲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
之則爲群材之官長矣○河曰聖人升用
則爲百官之元長也○弼曰樸眞也眞散
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
故爲之立官長以善爲師不善爲資移風
易俗復歸於一也○雱曰帝王體樸以治
散而知政則但爲官長而已
故大制不割
明皇曰聖人用道大制群生暄然似春蒙
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河曰聖人
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
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弼曰大
制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雱曰
以道爲制者因道之勢而適其自然故雖
制而無宰割之迹此篇白黑榮辱之句義
甚奧遠言不勝盡讀者其致意焉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
河曰欲爲天下主也
而爲之者
河曰欲以有爲治民○弼曰爲造爲也
吾見其不得已
明皇曰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之者必待
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爲
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河曰
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
濁人心惡多欲○雱曰至人體神合變與
物爲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常有有故能從
容無爲而糞無不濟糠粃土苴將陶鑄帝
王若夫塊然有已以已遇物則雖六尺之

身運轉妨滯若將不容而乃況天下之大
觀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爲者造作是其有
爲有已有爲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
何暇治人乎

天下神器

弼曰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
故謂之神器也○雱曰雅體盡無窮其應
無方者能用之以無爲

不可爲也

河曰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
安靜不可以有爲治○雱曰有意於爲則
有已有物矣

爲者敗之

明皇曰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爲
神器故不可以力爲也故曰爲者敗之此
戒姦亂之臣○河曰以有爲治之則取其 葉四 二十二
質性

執者失之

明皇曰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
位陵虛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
帝王也○河曰强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
生於詐僞也○弼曰萬物以自然爲性故
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
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
之故必失矣

凡物或行或隨

河曰上所行下必隨之也

或歔或吹

河曰歔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

或强或羸

河曰有所强大必有所羸弱也

或載或隳

明皇曰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
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呴之使暖或吹之使
寒扶之則强折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
則隳廢○河曰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 葉四 二十三
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爲治國與治身
也○雱曰聖人心超有無不物於物故陰
陽交代而我法不遷苟爲有有則物與爲
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於前而
不知隨者在後如形影之不舍歔之欲溫
而不知吹者之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强
而已則羸者有時而來知載而已則隳者
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
而有有者不知由已不了故有此患而更
與爲競夫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
患之大已充塞天壤安能操神器而不累
乎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明皇曰聖人覩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
失故去其過分爾○河曰甚謂貪淫聲色
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
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弼曰凡此
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爲執割也聖
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
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
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雱曰聖人心合
於無以酬萬變方其爲也不以經懷如鏡
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爲彼有
有者妄見諸相矜已樂能爲之不已故事

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𣪠吹强羸載隳之
反復故爾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河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兵强天下

河曰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弼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雱曰體道而有天下者萬物將自賓何暇言此故但稱佐人主者聖人以德强國以兵輔德

其事好還

明皇曰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强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也○河曰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弼曰爲治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故云其事好還也○雱曰還謂不往而務復也與事天治人莫如嗇同意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河曰農事廢田不修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明皇曰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河曰天應之以惡氣卽害五穀五穀盡傷人也○弼曰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荆棘生也○雱曰殺戮之慘傷天地之和氣

善者果而已矣

河曰善兵者當果敢而已不休

不敢以取强焉

河曰不以果敢取强大之名也○弼曰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强於天下矣○雱曰果成也趣成事而已兵猶天之霜雪凡所以成物蓋物非威不成故天與聖人皆以威輔德也豈敢恃衆求强以利歸已乎

果而勿矜
河曰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
果而勿伐
河曰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果而勿驕
明皇曰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衆必不敢求勝取强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爲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驕則敗亡故爲深戒○河曰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雱曰吾不以師道爲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雱曰此三者生於有我而好勝唯無意於勝者爲可以用兵
果而不得已
河曰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
果而勿强
明皇曰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强也○河曰果敢勿以爲强兵堅甲以侵陵人也雱曰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爲强也○雱曰凡上四事是勿强之道
物壯則老
河曰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言强者不可以久○雱曰盛極則衰物理必然古有當此禍者秦是也
是謂非道
雱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故無壯老之意
非道早已
明皇曰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强物壯則衰兵强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雱曰壯武力暴興也喻以兵强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河曰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之
物或惡之
河曰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明皇曰佳者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爲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河曰有道之人不處其國○雱曰不處者濟難而已不以爲常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
河曰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明皇曰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河曰貴剛强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
兵者不祥之器
明皇曰祥善也好兵者尚殺爲不善之材器也○河曰兵革者不善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
明皇曰君子以道德爲材器不貴兵謀○河曰非君子所貴重器也○雱曰君國以

無爲子民以慈惠故不尚兵

不得已而用之

河曰謂遭衰逢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守

恬淡爲上

明皇曰夷狄内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淡爲上○河曰不貪土地利人財寶

故不美也

河曰雖得勝而不以爲利美也

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河曰是得勝者是爲喜樂殺人者○雱曰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爲之飾使美而可觀是以殺人爲美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明皇曰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爲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爲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河曰爲人君而樂殺人此不可得志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命安行刑誅雱曰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故吉事尚左

河曰左生位也

凶事尚右

河曰陰道殺也

是以偏將軍處左

河曰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

上將軍處右

明皇曰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兵誅也○河曰上將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明皇曰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河曰上將軍於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明皇曰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河曰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

戰勝以喪禮處之

明皇曰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亦句必縞素爲資○河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

彌曰疑此非老子之作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明皇曰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河曰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雱曰道無體焉得名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明皇曰樸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爲臣者○河曰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也○雱曰樸在人爲性於數爲一不主一氣而能成萬象故常在事物之先孰能臣之然取於一念而足可名爲小矣易曰復小而辨於物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明皇曰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爲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河曰侯王若能守道無爲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也○弼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以無爲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君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眞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矣○雱曰賓者伏而歸之之謂侯王體此無名之樸以爲天下正則不假威武勸賞物不知其然而自賓矣猶收其母則子必從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河曰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明皇曰侯王若能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和故降灑甘露夫甘露之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河曰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弼曰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眞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雱曰守無名之樸以爲治則陰陽之升降各由其序而和氣應矣甘露者陰陽交和所生自然均被無使之者蓋道之所感無所不周故也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此之謂也若莊子所謂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之形者蓋失此道而已一本人作民非

始制有名
河曰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

名亦既有
明皇曰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既盡也○河曰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也

天亦將知止
河曰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

知止所以不殆
明皇曰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河曰天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弼曰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雱曰名迹既立則民將遂而不返枝葉橫生源流派別而性命爛熳矣故始制有名當即知止則終無爭奪之危制者判樸成器之謂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明皇曰天降甘露以瑞有道故譬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如川谷與江海通流爾○河曰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弼曰川谷之不求水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

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雱曰江海不求水而水歸之者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往矣道氏之性也聖人能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冝之亦性然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河曰能知人好惡是爲智○雱曰智足以知人而昧於見已者由私已故也可名爲智而未明也

自知者明

明皇曰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河曰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爲反聽無聲内視無形故爲明○弼曰知人者自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雱曰智者如人識理明者如鏡鑒形鑒而無心所以能自見

勝人者有力

河曰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雱曰力可以勝人不可以勝已

自勝者强

明皇曰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全其强爾○河曰人能自勝已情欲得天下無有能與已爭者故爲强○弼曰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已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已也明用於已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已則物無改焉○雱曰自勝者克已從道能專氣者也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不能自勝者也

知足者富

河曰人能知足之爲足則長保福祿故爲富也○弼曰知足者自不失故富也○雱曰性分之内萬物皆足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故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眞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

强行者有志

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强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河曰人能强力行善則爲有意於道道亦有意於人弼曰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强行者有志矣○雱曰心營天下非眞志也唯强行此道乃可謂志

不失其所者久

明皇曰知足强力不失其所惟則是久於其道者○河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以久○弼曰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雱曰性不爲物誘則久矣此盡性者也

死而不亡者壽

明皇曰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注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强力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河曰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弼曰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没而道猶存况身存而道不存乎○

雱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眞者也聖人死曰神未甞死未甞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耳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眞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者也嘗原此篇自知而後知所貴知所貴而後能修修者要在勝利欲之私勝其私者要在知內外之分夫然後能强行而進此道矣此盡性復命之序也蓋自知自勝者始也不可以不知人不勝人也而知人勝人者蓋將以自知自勝而已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

河曰言道汎汎若浮若沉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

其可左右

明皇曰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河曰道可左右無所不宜○弼曰言道汎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雱曰汎然不定於一物故用之無所不通

萬物恃之以生

河曰恃待也萬物皆恃道而生

而不辭

河曰道不辭謝而逆止也

功成不居

明皇曰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爲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河曰有道不名其有功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

河曰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

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明皇曰愛養群材而不爲主宰於物無欲則可名於小言不可名小○弼曰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所若道無於物故名於小矣○雱曰此所謂小乃眞大也且以體道者譬之欲慮不萌泊然內一豈非小乎易曰復小而辨於物一本衣被作愛養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

河曰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

可名於大矣

明皇曰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物不同而不爲主則可名爲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所以難名○河曰萬物橫來橫去使各自在故不若於大也○雱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雖其主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大道之爲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大也未嘗離小但觀者各得其迹而已要而言之非小非大不可言傳可以意得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

河曰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爲滿大

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明皇曰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爲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河曰聖人以身帥導不言而化萬事修治故能成其大○弼曰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雱曰自大則有其大有其大則小矣唯其非大而强名以大則眞大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明皇曰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則天下萬物歸往矣○河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治身則大率所明往來於已也○弼曰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雱曰帝王體道以君臨者不示人以迹而使天下逍遥於自得之場大象者道之完體無形之謂也能執以御世則親譽不及往而不來夫豈慕羶呴沫之可擬哉

往而不害

雱曰聖人之治天下也雖窅然交喪無為於上而能使天地鬼神鳥獸草木各暢其性而兩不相傷可謂至德矣

安平泰

明皇曰物性而不傷害則安於平泰○河曰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也弼曰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雱曰安而後平平而後泰

樂與餌過客止

明皇曰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如帝王執道以故泰平亦為萬物所歸往矣又解云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是以遽廬不可以久處仁義覩之而多責故人君體道清靜淡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終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河曰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雱曰有聲有味故人悅而為留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

明皇曰人君以道德清靜為教初出於口淡乎其無味不如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也○河曰道出入於口淡淡非如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

視之不足見

河曰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而見

聽之不足聞

河曰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

用之不可既

明皇曰以道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既阜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河曰用道治國則國安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弼曰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

河曰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河曰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患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河曰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河曰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雱曰陰陽之情周旋如轉輪反復如引鋸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致斷可知矣唯至人深達主機明乎無眹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己則適乎消長涖事則知成敗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世俗之昏亦何以測其妙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是謂微明

明皇曰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爲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歙張是謂之權欲量象空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能道德之忘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歙歛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因於愛欲則當歙歛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河曰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弼曰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翕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雱曰此理至微而明惟知幾者足以識之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此道之妙用聖人所以宰制役使能與造化同功者也故以此篇結道經之義○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明皇曰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河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必亡也○雱曰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達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冲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哉顧雖剛強而柔弱不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此觀之又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兩者所謂利器一本作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脫於淵

河曰魚脫於淵爲去剛得柔不可復與也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明皇曰脫失也利器權道之訾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泉則爲人所得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爲詐譎矣河曰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不可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弼曰利器利國之器以惟因物之性不假形以理物器不可覩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形以示人亦必失矣○雱曰魚巽伏柔弱而

自藏於深眇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斡萬化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徤威伏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强遇物則物之剛强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强勝物也而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於深眇之中而託柔弱以爲○老子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易曰嬰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恊於此言之雖繁豈能名其致哉唯明者以神解之以意了之斯可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

河曰道以物爲惡常也○弼曰順自然也

雱曰雖爲之時未嘗有爲

而無不爲

弼曰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之也○雱曰雖無爲之時未嘗不爲

侯王若能守

雱曰君人體道以治則因時秉理而無意於爲故雖無爲而不廢天下之爲而吾實未嘗爲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

侯王之道天其盡之矣

萬物將自化

明皇曰妙本謂靜故常無爲物將以生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爲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爲而純樸矣○河曰言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妙於己也○雱曰日化於道而不知

化而欲作

雱曰化而日進則如嬰兒之長必至於志意充起天和漸衰觀夫三代中流物情彫斆則可知也

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明皇曰言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爲清靜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以無名之樸而鎮靜之無名之樸道也○河曰吾身也無名之樸道也萬物以化効於己也復欲作巧僞者侯王當身鎮撫以道德○雱曰天下既化於道則日進於治治極則名實俱立民逐而不返故常抱無名之樸以鎮定其志意使一於性本雖然救於已成則亦晚矣故於欲作之時便當爲爾也

無名之樸

弼曰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不爲主也

亦將不欲

○弼曰無欲競也○雱曰聖人之抱樸無爲○乃其自然故雖應世之變糾紛於事物之時未嘗離也豈欲警天下之亂而後爲之哉夫欲爲而爲之則據此已有爲欲之實豈眞無名之樸歟唯渾然常一不知其然而自然者不期爲樸而樸常全也

不欲以靜

河曰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改當以清靜導化之也

天下將自正

明皇曰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樸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之樸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無名之樸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雱曰欲而動則離性離於性則非正也已且未正安能正天下哉故唯不欲而靜者能正己而物正也此爲道之致而道亦喪於此故道經終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　襲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德經雱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名得於道故謂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嘗至於自私而夫道彼眞人者不然性命道德之實渾乎其爲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雖然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惟以無得爲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

河曰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

是以有德

河曰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雱曰全德之人體道盡常德外無復餘物故無德名

下德不失德

河曰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是以無德

明皇曰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淳醨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爲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逮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跡涉有爲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跡涉於有此上爲麤故云是以無德○河曰以有名號及其身○雱曰德至則無德下德之人適今於德而已無德之德則非至人所謂德也經曰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上德無爲

河曰謂法道安靜無所故爲也

而無以爲

明皇曰知無爲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爲而無爲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爲非徇無爲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爲也○河曰言無名號

雱曰上德無爲然亦無所事爲而德自足也

下德爲之

河曰言爲教令施政事也
而有以爲
明皇曰下德爲之者謂心雖無爲以功用彰著迹涉於有爲故云爲之言下德無爲而有所以爲此心無爲而迹有爲也○河曰言以爲己取名號也○雱曰下德之人不修則不至是以既不至於無爲而又勢當有爲也所謂上德者兼下德之事方其有爲同於下德然未嘗離乎上德也
上仁爲之○
河曰上德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
而無以爲
明皇曰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爲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則心有爲而迹無爲也且上仁稱無爲者據迹欲無爲而方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爲也河曰功成事立無以執爲○雱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別名既別於德則是爲之也然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事於作故無以爲
上義爲之
河曰爲義以斷割也
而有以爲
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河曰動作以爲己殺人以成威賊下以自奉也○雱曰仁有不足乃經以義
上禮爲之○
河曰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爲之者言爲禮制度序威儀
而莫之應
河曰言禮華盛實衰飾僞煩多動則離道不可應也
則攘臂而仍之
明皇曰六紀不和則爲禮以救之故云爲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河曰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雱曰禮所以定上下別親疏審隆殺也種種分別得失始彰純誠已虧乃制其外外貌既嚴責望深矣雖名止邪之具茲實爭亂之端竊嘗原禮於物爲火於時當夏夏者萬物去本盛末之時觀四時之有夏則禮者聖人所不免也方期去末歸本則以禮爲非亦所不免也聖人之教時而已矣何常之有而歸本之言於學者爲要矣
故失道而後德
河曰言道衰而德化生也
失德而後仁○
河曰言德衰而仁愛見也
失仁而後義
河曰言仁衰而分義明也
失義而後禮
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醨之日非愚

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爲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

河曰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

而亂之首也

明皇曰制禮者爲忠信衰薄而以禮爲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玉帛云乎哉○河曰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雱曰太古之道降爲帝德帝德又降乃有王者王者始任禮以治自王者之後天下之俗可見矣然則亂首之言豈其妄歟

前識者道之華

河曰不知而言知爲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

明皇曰識者人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愚時實喪淳樸故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者其民詭如此之人性其愚昧之始○河曰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雱曰智藏於賢人之德本華乃草木之精發見於外者也雖足以美一時之觀而華盛則本衰矣智者亦德性之精也固當深藏於本而乃發露乎外以爲前識夫事有常運至則應耳而奚以豫識其兆爲哉種種分別以示聰明世俗覩其有先幾之明而聖人以爲眞愚者之始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亦惡夫爲華而已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河曰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身於敦朴

不處其薄

河曰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

居其實

河曰處忠信也

不居其華

明皇曰有爲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爲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矣○河曰不尚言也

故去彼取此

明皇與河注同○河曰去彼華薄取此厚實○弼曰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主覩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凡不

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輙舉下德以對上德至于無以爲極下德之量上仁是也是及於無以爲而猶爲之焉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爲之患矣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僞亦必生不能不爲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爲之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能兼則有折抗正直而義理之者忿枉祐直助彼功此物事而有以心爲矣故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直不能篤則有斿飾修又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德盛業大富有萬物猶各有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爲載地不能爲覆人不能爲贍萬物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不能捨無以爲體也失其爲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爲用則德其母故能已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暢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得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治薉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已任物則無爲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鎭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則仁失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雱曰自拔於常流之中而思比德於至聖非眞大丈夫孰能如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明皇曰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爲一故謂之一爾○河曰昔往也一無爲道之子也○弼曰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爲主也

物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一以居成居
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蹷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河曰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
能安靜不搖動
神得一以靈
河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雱曰神
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河曰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也○雱
曰一之爲一無乎不徧故谷虛而能應者
一存乎中也
萬物得一以生
河曰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河曰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
其致之一也
明皇曰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
用失則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
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河曰致誠
也謂下五事也○弼曰各以其一致此清
寧靈貞盈生○雱曰一者不二在彼在此
其所謂一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惟一可
以致一不可以他致一也一之爲義天下
之至精唯精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
爲德常在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河曰言天當有陰陽施張晝夜更用不可
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弼
曰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
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爲功之母不可
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喪其本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
河曰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
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
神無以靈將恐歇
河曰言神當有王相囚死休廢不可但欲
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爲神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河曰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
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河曰言萬物當隨時生死不可但欲生無
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也
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
明皇曰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誡云天無
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
矜之將恐發泄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
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蹷矣聖
教垂代本爲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
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耳故下文云
河曰言侯王當屈已以下人汲汲求賢不
可但欲貴高於人將恐顛蹷失其位也○
雱曰一之爲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詞不
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爲之本
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喪形斃神離
或形其理無二也一本無爲貞而二字
故貴以賤爲本
河曰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
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

高以下爲基

明皇曰侯王貴高兆民非下爲國者以人爲本基當勞謙以衆之令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離散○河曰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爲本基由築墻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雱曰水於五行其數爲一而趨下不爭乃陰陽之情也知此道者雖居貴高而不忘基本故居位也安猶體神而存精則神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轂

○一本作轂○河曰孤寡喻孤獨不轂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

此其以賤爲本邪

河曰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以曉人

非乎

明皇曰孤寡不轂則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爲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爲本爾○河曰嗟歎之辭○雱曰一於數至少而爲萬物本故知本在於賤知賤乃貴也

故致數譽無譽

御本作數輿無輿弼本作數譽無譽○明皇曰數與則無與輪轅爲與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爲貴本元爲與本當存元以定與賤爲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爲本故致此數與之談也○河曰致就也言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衡爲曰尊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雱曰知一者以賤爲本而內韜至貴故世不得而貴亦不得而賤苟爲已而數致稱譽豈眞譽乎○

一本譽作輿非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明皇曰琭琭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爲大○河曰琭琭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也○弼曰清不能爲清盈不能爲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爲本高乃以下爲基故致數譽乃無譽也玉石琭琭落落體盡於形故不欲也○雱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所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眞一矣故玉琭琭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明一義恐不悟者執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深難言今粗明綱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則幾於道者是也上篇序德經之大旨次以此篇則論德之者亦猶終以小國寡民而更有信言不美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明皇曰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河曰反本也本者道之所以動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弼曰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

用此其反也動皆之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雱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弱者道之用

明皇曰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之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河曰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弼曰柔弱同通不可窮極○雱曰道之用無所不克可謂徤矣而獨徤不能自徤必以弱爲之本此相生之情故下文原其本以明之

天下之物生於有

一本作萬物○河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

有生於無

明皇曰夫實之於權由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輿無輿可謂超出矣河曰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弼曰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雱曰無以生有有復爲無反復相生萬物一致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明皇曰了悟故勤行○河曰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弼曰有志也○雱曰士學者也故尚志無志則終不可以語道矣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明皇曰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河曰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亡之也○雱曰人聞夫子之道而悅者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明皇曰迷而不信故笑○河曰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之○雱曰道大故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笑誠如下文所云豈流俗能覩乎

不笑不足以爲道

明皇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道○河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爲道雱曰孑然有體以投世俗耳目者豈道也哉

故建言有之

明皇曰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河曰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弼曰建由立也

明道若昧

河曰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弼曰光而不耀○雱曰大明若晦察察於美惡而有其明非明乎道也

夷道若纇

明皇曰上士勤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纇故中士疑而下士大笑之○河曰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纇也

弼曰纇坳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乎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纇坳也○雱曰莊子曰以不平平其平也已

進道若退

河曰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弼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雱曰孟子曰其進鋭者其退速故進道當因時任理以直養之不可躁於有成故若退也彼揠苗者異乎此矣

上德若谷

明皇曰虚汯而容物○河曰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弼曰不德其德無所懷也○雱曰上德不德而其用不窮谷虚而能應者也

大白若辱

明皇曰純潔而含垢○河曰大潔白之人若污辱不自彰顯○弼曰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雱曰知其白守其黑孔子曰涅而不淄涅故似辱

廣德若不足

明皇曰大成而執謙○河曰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弼曰廣德不盈廓然無形不可滿也○雱曰塊然有餘者豈廣德哉

建德若偷

明皇曰立功而不衒○河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虚也○弼曰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雱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豈足以爲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惰者其建大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質真若渝

明皇曰淳一而和光○河曰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弼曰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雱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萬變從俗而其真常真故物莫知其真彼漢陰文人子子以真爲已任而別乎世俗乃子責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爲假修渾沌者豈所謂質真乎

大方無隅

明皇曰不小立圭角○河曰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弼曰方而不割故無隅也雱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明皇曰且無近功○河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弼曰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别故必晚成也○雱曰帝王之功不如霸者之速効

大音希聲

明皇曰不飾小説○河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雱曰道盈於無外而其體常寂諸物不能感觸其聲常聲而世莫得聞也莊子曰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希聲之謂乎

大象無形

明皇曰故能應萬類○河曰大法象之人

質朴無形容○弼曰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雱曰能賦萬物之形而其體廓然不可得而有此道之全體由其有物故曰大象

道隱無名

明皇曰功用不彰無名氏也○河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雱曰自希聲而下皆道之大全所由言者異故曰大音也大象也能體大音大象以為道則其道至矣夫唯道之至思慮之所不及在有也為實在無也為空處處皆然無乎不在故欲為之名而不可狀無名之中常有此物欲見而不得故曰隱也

夫惟道善貸且成

明皇曰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河曰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弼曰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為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雱曰道能供萬物之求而成就之然物之所得復歸其本故道雖贍足萬物而吾未嘗費貸之為言應彼之乏而終以見還者也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覩者不明故也故首之以明道大道甚夷而惟明者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於道而復乎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德上德者自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涂而白以其白自異於物則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是伯夷之隘也則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後曰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為徒而可以為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離本近偽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真故次之以質真其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以為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可以緒餘為人矣故曰大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苴為器而器未嘗不大也孔子以管仲為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道雖為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為也未嘗有也故曰大音也大象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為一而供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以識識而況於以言言乎而余論之者亦其粗而已矣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河曰道始所生者一

一生二

河曰一生陰與陽也

二生三

明皇曰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河曰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

三生萬物

明皇曰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河曰天地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雱曰道兼陰陽有陰有陽有陰陽之中此三物者始應一二三之數而物之類莫不由此以出入故其情與形至纖至悉而考其法象咸類是矣知此者是知萬物之本也知其本則其於末也何有至人所用居今日而知萬世之後者或在是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

沖氣以爲和

明皇曰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含養沖氣以爲柔和也○河曰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胷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雱曰由之以生故無不負抱之者觀吾之形則其法見矣陰陽適中乃和凡此以明物皆係陰陽之屬爲數所定當與之消息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明皇曰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爲本而沖氣和柔守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爲本故也○河曰孤寡不穀者不神之名而王公以爲稱者處謙卑法虛空和柔○雱曰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之情也故高則傾窪則盈侯王居極尊之位其勢至危故取人之所惡自名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明皇曰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生之柄孤寡之稱不亦宜乎○河曰夫增高者崩貪富者致患○弼曰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因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子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爲主一何可令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雱曰澤下而肥山聳而瘦午過必昃虧至乃盈凡類屬陰陽數由一二者理極則反物物皆然至人以此適盈虛之時順消息之理常以謙沖自牧豈或强亢致畱者乎

人之所教

河曰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强去柔爲剛

○亦我義教之

明皇曰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非虛之義以教之○河曰言我教衆人使去强爲弱去剛爲柔○弼曰我之非强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必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强梁者不得其死

明皇曰强梁之人動與物元求益而損物或擊之故不得其死○河曰强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

不得其死者為天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死也

吾將以為教父

明皇曰吾見强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父也○河曰父始也老子以强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弼曰强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强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强梁也舉其强梁不得其死以教即吉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雱曰識陰陽之情則物物有理皆可以師强梁殞身物之至惡苟識理者覩之足以鑒消息之理以為教父不亦宜乎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明皇曰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矣○河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弼曰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雱曰聖人所以執柔而御羣剛觀於物則水是也

無有入於無間

河曰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羣生也○雱曰有纖物則動為窒閡安能入無間乎觀於境則至虛是也此聖人所以體無而應羣有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明皇曰無有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靜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為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靜則能合道是知有為之教不如無為之有益耳○河曰吾見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於人也○弼曰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

河曰法道不言師之以身

無為之益

河曰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

天下希及之

明皇曰言天下衆教少能反之者○河曰天下謂人主也希能及道無為之治身治國也○雱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不可以象告不可以言傳唯體無盡道者足以知之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明皇曰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河曰名遂則身退也○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疎

身與貨孰多

明皇曰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河曰財多則害身也○弼曰貪貨無厭其身必少○雱曰莊子云足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余嘗有言內外兩境雖真偽不侔貴賤懸絕而常更相為輕重不可不察者

也失性之人忘其不貲之有而貪逐外物矜攬無窮自以為得而不知所取者塵穢臭腐非可已畜之物而所耗失沉陷者乃吾之所以為我者也其為親疎多寡之計亦已愚甚可不哀乎蓋知無待於外而唯內之務始可與語道故顏子之賢而孔子之所稱乃在乎樂陋巷之簞瓢然則君子之所養蓋可知矣今之士非乏聰明之資而志徇其外外重而內輕察其天機已在肝膈之上面目之間去本遠矣而猶欲語古人之至論則亦見其勞而無功也觀老子此言若將無謂而乃學者之至戒脩身之要務故余因廣其意而詳說之

得與亡孰病

明皇曰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河曰好得利則病於行也○弼曰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　雱曰得則有有有所不足有所疲神耗精以守之其病大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

河曰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多藏必厚亡

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財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弼曰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雱曰此必至之理而世俗之所未悟

知足不辱

河曰知足之人絶利去欲不辱於身○雱曰我貴在我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河曰知可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身不危殆也○雱曰無求於外故常安也

可以長久

明皇曰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河曰人能知止足則福禄在已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六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七　靡七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

河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

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

河曰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弼曰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之時○雱曰若缺者乃眞大成小成子然成體所以於道爲不成莊子曰名成者虧

大盈若沖

河曰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敢驕也富不敢奢也

其用不窮

明皇曰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所用不窮匱○河曰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弼曰大盈充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雱曰盈則竭矣安得不窮之用乎

大直若屈

明皇曰直而不回故若屈○河曰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雱曰於理直者曲以應變不自有其直故莫見其直

大巧若拙

明皇曰巧不蕩於分外故若拙○河曰大巧謂多才術也亦不敢見其能○弼曰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爲異端故若拙也雱曰傳物於自成則外無巧功而實至巧也刻雕衆形者非其驗乎

大辯若訥

明皇曰不飾小說故若訥○河曰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辭○弼曰大辯因物而言已無所造故若訥也○雱曰巧諭諸物乃有辯名至理不繁故若訥也

躁勝寒

河曰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

靜勝熱

河曰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

清靜爲天下正

明皇曰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靜者爲正矣○河曰能清靜則爲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弼曰躁然後能勝寒靜無爲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眞躁則犯物之性故唯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雱曰躁者以末勝性靜者以本勝事以本勝事乃能如上諸大以末勝性則動皆小爾故知清靜爲至正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

河曰謂人主有道也

卻走馬以糞

明皇曰天下有道之主無爲化行既不貪

求故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河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弼曰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却走馬以治田糞也○雱曰以道治天下者物各遂其性故無戰逐之事而唯本業之脩也

天下無道

河曰謂人主無道也

○戎馬生於郊

明皇曰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戎○士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河曰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弼曰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雱曰郊近邑之地

罪莫大於可欲

明皇曰心見可欲爲罪大矣○河曰好淫色也○雱曰可欲者善也善名既立則離道已遠爭端起矣故雖無罪而罪實在焉

禍莫大於不知足

明皇曰求取不已爲禍大矣○雱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

咎莫大於欲得

明皇曰災咎之大莫大於欲所欲必令皆得皆得則禍深故云咎也○河曰欲得人物利且貪也○雱曰各求其得則必獲咎於衆

故知足之足

河曰守眞根也

○常足矣

明皇曰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心○若知足此足則常足矣○河曰無欲心也雱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

河曰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

不窺牖見天道

明皇曰垂拱無爲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道可知○河曰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弼曰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其歸同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窺牖而可知也○雱曰天下之衆天道之微其要同於性今之極唯盡性者膠目塞耳而無所不達苟唯見而後識識而後知者是得其萬殊之形而昧○於一致之理然則所謂識知者乃耳目之○末用而非心術之要妙矣彼自謂博而不知其寡之至也彼自謂智而不知其愚之極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明皇曰若不能無爲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天下之道彌少○河曰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也弼曰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去其知之

不須出户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雱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兹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明皇曰不出户故云不行無爲淳樸而知爲理之道○河曰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以心知之

不見而名

明皇曰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故能名其太平○河曰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察内知外○弼曰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雱曰窮理知本之人已足與於此若夫體盡無窮無所不極者其視四表洞徹無礙萬殊之變不離目前則又妙矣此何足言邪

不爲而成

明皇曰不爲言教而天下化成○河曰上無所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弼曰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爲而使之成矣○雱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體道者天而已矣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河曰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弼曰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雱曰方其窮理之時物物而通之凡以求吾眞非以爲博也故曰益而無害至乎窮理已上則以損爲益矣

爲道日損

明皇曰爲學者日益見聞爲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爲修學之漸損功行爲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河曰道謂自然之道也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弼曰務欲反虚無也○雱曰見理之後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觀乎天道則益損相生亦恒物之大情也

損之又損

河曰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雱曰極乎至虚而虚尚非有則其損可知

以至於無爲

河曰當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爲也

無爲而無不爲

明皇曰爲學者積功行爲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爲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爲也○河曰情欲斷絶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也○弼曰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也○雱曰唯體盡空虚者唯能滋發萬化而酬酢不窮豈若一偏之士滯乎幽寂植若槁木者哉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明皇曰無爲無事天下歸懷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也○弼曰動常因也○雱曰無事之處乃聖人之眞應時有爲道則虧矣故聖人雖有有爲之迹而所以聖而能服天下者常在於無事之處

及其有事

弼曰自已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

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河曰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弼曰失統本也○雱曰有事則有心有心則民亦有其心雖欲取之其去遠矣原此篇蓋無事者道德之極致爲天下者事業之極致學而日損以至於無爲故能與於此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

河曰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

以百姓心爲心

明皇曰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心雖無常雅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爲心○河曰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心○弼曰動常因也○雱曰聖人寂然盡性體盡眞空凡所思爲應物而有譬如火性周乎無方因陽遂而爲用故能不持一物而贍足無窮也書曰自我民聰明

善者吾善之

河曰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河曰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也弼曰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雱曰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强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

得善矣

河曰百姓德化聖人爲善○弼曰無棄人也○雱曰忘善惡之善眞善也

信者吾信之

河曰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河曰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雱曰萬法雖殊等爲實相信與不信生乎自私

得信矣

明皇曰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河曰百姓德化聖人爲信○雱曰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衆人

聖人之在天下惵惵

明皇本作惵惵弼本作歙歙○河曰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

爲天下渾心

明皇曰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惵惵用心令德善信而聖心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爲天下故爲天下渾其心○河曰言聖人爲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也○雱曰惵惵恐懼之意聖人雖體盡空虛不立一物而及其應世未嘗不隨時齋戒蓋有而爲之則雖聖不敢易也聖人以天下爲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爲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

本慄慄作歙歙歙歙收欲之意亦通一本
作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明皇曰百姓化聖德爲善故傾注耳目以
觀聽聖人○河曰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
目爲聖人視聽也○弼曰各用聰明○雱
曰仰而法之
聖人皆孩之
明皇曰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
百姓皆如嬰孩○河曰聖人愛念百姓如
嬰孩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弼曰
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
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能者與之資
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
有其主如此則可冕旒垂目而不懼於欺
黈纊塞耳而無慼於慢又何爲勞一身之
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
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不
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
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
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
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
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
能使人無用智者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
力於己者也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
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
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
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
之於天下歙歙焉心無所主也爲天下渾
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
○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
其情矣人無爲舍其所能而爲其所否能
舍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
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
焉吾皆孩之而已○雱曰無知之民動皆
非理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
然適其志氣而無忿疾之心非夫體道忘
物而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明皇曰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也
河曰出生謂情欲出五內魂定魄靜故生
入死謂情欲入於胷臆精神勞惑故死○
弼曰出生地入死地○雱曰由陰陽之機
而爲所遷者莫不然由妄有其生故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明皇曰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
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汎十中有三爾○
河曰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
也其生也目不安視耳不安聽鼻不安香
○臭口不安言舌不安味手不安持足不安
行精不安擾於其死也反是○雱曰天下
之爲道術者或見乎陽之動而憑其强陽
或見乎陰之靜而止乎枯槁皆非道德之
正而與死生爲徒者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明皇曰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
故動徃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
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河曰人之求
生動作反之十三死地○雱曰貪生失理

故動皆傷性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或徇道而爲道術或徇欲而爲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於死生也

夫何故

河曰問何故動之死地也

以其生生之厚

明皇曰設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之故也○河曰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雱曰至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偏乎陰陽而與生死爲徒者及徇欲爲咎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於生死者猶安有其生而矜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爲道而至乎枯槁者豈生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爲我不死不生湛爾常一唯當息妄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爲枯槁故雖志趨空寂而據其此志則是有我之尤者也

蓋聞善攝生者

河曰攝養也

陸行不遇兕虎

河曰自然遠避害不干也

入軍不被甲兵

河曰不好戰以殺人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明皇曰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妄爲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也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也河曰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傷兵刃無從加之也

夫何故

河曰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

以其無死地

明皇曰夫何故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也○河曰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營護之此物不敢害○雱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向死地之有乎夫蚖蟺以淵爲淺而鑿穴其中鷹鷂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弗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眞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雱曰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撻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

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
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爲死生
所有故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
比於含德之厚者又爲至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明皇曰妙本動用降和氣○河曰道生萬
物
德畜之
明皇曰物得以生養萬類○河曰德一也○
一生布氣而畜養
物形之
明皇曰乾知坤作兆形位○河曰一爲萬
物設形象也
勢成之
明皇曰寒暑之勢各成遂○河曰一爲萬
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弼曰物生而後
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
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
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
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
皆有所由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
亦志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道焉○雱曰
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爲德
爲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爲德也及
乎得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
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
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
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酢無難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明皇曰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河曰道德所爲無不盡驚動而尊敎○弼
曰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所得也由之
乃得故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
雱曰道尊而德卑德貴而物賤尊者如君
父貴者如金玉此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明皇王弼二本命並作爵○明皇曰言道
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
常自然貴爾○河曰道一不命召萬物而
常自然應之如影響○雱曰命於天則爲
天子命於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
命者能賤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
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
覆之
明皇曰是以莫不尊道而貴德○河曰道
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
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是
也○弼曰謂成其質各得其庇廕不傷其
體矣○雱曰一本云德畜之○
生而不有
河曰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爲利也
爲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弼曰爲
而不有
長而不宰
河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
是謂玄德
明皇曰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

如道此章明道用同人○河曰道之所行恩德玄暗不可得見○弼曰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故謂之玄德也○雱曰道以不生故能生生及其生生亦德而已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明皇曰始者沖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爲天下母○河曰始有道也道爲天下萬物母也○弼曰善始之則善養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則可以爲天下母矣○雱曰有名萬物之母則道是也始與母本同一體當其生生故但謂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明皇曰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河曰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也○雱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爲之母故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爲○雱曰至人雖殫窮物理而知理無實相故雖知之而不逐理而離道故曰復守其母也

沒身不殆

明皇曰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河曰不危殆也○弼曰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雱曰夫見理之後逐理不返則妄作爲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故下文云

塞其兌

河曰兌目也目不妄視也

閉其門

河曰門口也使口不妄言○弼曰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雱曰兌悅也人悅則形開故爲兌兌則物入之矣夫所以悅而至於形開者何也由不守其道而妄物理之美故悅而隨之以出也門者精神所出也外見諸理形開以受之而復出精神與之爲精則擾擾萬緒自此始矣故當塞兌閉門常守其母也

終身不勤

明皇曰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矣○河曰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矣○弼曰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雱曰塞兌閉門以外應物則酬酢萬變而用常有餘

開其兌

河曰開目視情欲也

濟其事

河曰濟益也益情欲之事

終身不救

明皇曰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河曰禍亂成也○弼曰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雱曰兌開物入而復費神用以濟其事則以內徇外逐物往矣一溺此流誰能救之哉

見小曰明

明皇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矣○河曰萌牙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雱曰守道則其見者微逐理則所知者博

守柔曰强

明皇曰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强矣○河曰守柔弱日以强大也○弼曰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强不强守柔乃强也○雱曰柔者本也憑强陽以爲强則逐物而不返唯守柔故勝物而不傷

用其光

河曰用其目光於外視時出之利害○弼曰顯道以去民

復歸其明

明皇曰見小則明守柔則强若矜明用强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河曰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弼曰不明察也○雱曰聖人之光則火性是也火性周乎虛空而光託薪以爲體照用既罷還歸於空初不自明因薪示明而已聖人之光由物顯照物既無常照亦隨已故雖應酢無窮而初不費我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無遺身殃

河曰內視存神不爲漏失

是謂襲常

明皇曰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爲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眞常之道○河曰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也○弼曰道之常也○雱曰儻有其明則是有我相我相既立物物爲殃故能明上文所謂乃終無殃也外此道者皆生滅法唯體此義乃始常住襲者體之而自不顯之謂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七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八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河曰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此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無爲之化

唯施是畏

明皇曰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爲是皆可畏○河曰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失道意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弼曰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爲是畏也○雱曰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大有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者也施爲盛於外則根本虛於內矣故終篇云

大道甚夷

河曰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明皇曰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河曰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弼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雱曰徑苟一時之速明迷於大道而好施者皆由用近智而無遠圖也

朝甚除

明皇曰尚賢矜智生巧僞除理也○河曰高臺榭宮室修○弼曰朝宮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

明皇曰浮食惰業廢農事○河曰農事廢不耕治

持一　二

倉甚虛

明皇曰南畝不收無儲積○河曰五穀傷害國無儲也○弼曰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矣設一而衆害生也○雱曰田事治倉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爲一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服文綵

明皇曰刻雕綺繡害工利○河曰好飾僞貴外華

帶利劒

明皇曰文德不修尚武備○河曰尚剛强武且奢

厭飲食

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也

資財有餘

明皇曰聚歛積實饒珍異○河曰多嗜欲無定時○雱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持一　三

是謂盜誇

河曰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爲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也

非道也哉

明皇曰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歎也哉哉者歎辭也○河曰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弼曰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誇而不以其道得之盜誇也貴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誇也○雱曰盜者偷頃刻之榮誇者矜身外之飾爲道者深根固本用之不窮豈務施以徇外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明皇曰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也○河曰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弼曰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雱曰建中也

善抱者不脫

明皇曰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河曰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弼曰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雱

曰抱一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起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河曰爲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久祭祀先祖宗廟無絶時○弼曰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雱曰聖人修己治人要在乎建中抱一此萬法之極致天地有終而不可易者也故能貽法無窮功被四海而天人歸德澤及苗裔也一本無以字

修之身其德乃眞

明皇曰修道於身德乃眞純○河曰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眞人

修之家其德乃餘

明皇曰一家盡修德乃餘美○河曰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弼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眞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愽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

明皇曰一鄉盡修德乃長久○河曰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

明皇曰一國盡修德乃豐盈○河曰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人厚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明皇曰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矣○河曰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愽○雱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普

故以身觀身

明皇曰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眞○河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

以家觀家

明皇曰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河曰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明皇曰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河曰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明皇曰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河曰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弼曰彼皆然也

以天下觀天下

明皇曰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爲者乃普○河曰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弼曰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雱曰聖人之於有物也盡理之極而不容私智故無不克也故修身則法一身之理盡一身之理則身治夫自此以往施一家

則一家以為心治一鄉則一鄉以為法夫然故所遇彌廣而彌有餘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聖人天而已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觀身等觀之則可以爾○河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也○雱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説故其所以為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

河曰謂含懷道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

明皇曰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河曰神明保祐含德之人若父母之於赤子也○雱曰德性未嘗不厚而必至於薄者欲慮使然也故全其天眞而不以外耗內則淳氣中積而人道充至可名於大矣然則足以馴虎豹服鬼神無足怪也或曰赤子何以不能曰夫淳氣之守豈一身之所能末世之俗雖有赤子之形而原其失眞蓋已久矣世何足以知此哉

毒蟲不螫

河曰蜂蠆蛇虺不螫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明皇曰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螫搏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河曰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剌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弼曰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螫之物無犯於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雱曰淳氣之守足以為此竊嘗論之萬物所以相傷者氣有所受也人為萬物貴所稟至和而或見侵於物者失其常故也故陰陽以沖氣為和夫唯守眞氣之沖和則物豈能傷之哉然猶大人之德耳未聖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心不移也○弼曰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堅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渝其眞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

河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雱曰非有慕好於外而峻作則是順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夫目營於外而心佚於內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峻一作全

終日號而嗌不嗄

弼本嗄作噫○弼曰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噫也

和之至也

明皇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

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嗄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河曰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之所致○雱曰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則和氣也在彼則稱其浩在此則稱其和所稱則異而氣一也故心氣交使迷理失常以至於斃者豈其稟或殊哉持之非其道耳全德之人雖形與物接而心常泊然故雖用氣而氣自動耳故但動而無動之累然則其淳氣之守孰能擾之哉故雖年躋壯老而不失其赤子之常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不衰者如斯而已嗄之爲言夏也夏者天和發散之時嗌之嗄者和氣不積故也一本作嚘散嚘氣之嚘嚘信也亦通

知和曰常

明皇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河曰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爲知道之常也○弼曰物以和爲常故知和則得常也○雱曰復命之常體神也知和之常守氣也知守氣則可以言復命矣未至乎復命也此兩者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更無它道古之學者一出乎此大道既隱士逐末而不知本學始有外此者矣常者性有定分能盡其性則自別於物而物莫能遷故曰常蓋自性分之外一皆虛僞無有常者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和知常是曰明了○河曰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也○弼曰不皦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雱曰不知常之人雖有察物之小智而闇於大本矣可謂明乎

益生曰祥

明皇曰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越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河曰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弼曰生不可益益之則夭也○雱曰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秪以爲眚祥非常之事也

心使氣曰強

明皇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河曰心當專一和柔而氣實內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爲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也○弼曰心宜無有使氣則強○雱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雕喪損其眞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爲失理孟子有揠苗不芸之戒而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說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強非自勝之強強梁之強也

物壯則老

河曰萬物壯極則枯老也

是謂不道

河曰老不得道○雱曰人之有壯老者形也若夫定分則常而不遷矣失性之人形化而心興之變故壯則血氣充溢而老則精神衰憊唯含德之厚者不然吾心未嘗移則氣亦有常而不變故雖外有壯老而

心不興乎赤子之時此有道者也凡易於
蔵時而隨壯老以化者物而已矣豈道也
哉
不道早已
明皇曰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
強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河曰不得道
者早已死也○雱曰不道之人雖其少時
已失生理故曰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弼曰因自然○
也○雱曰理極於無言
言者不知
明皇曰知了悟也言辯說也○河曰駟不
及舌多言多患○弼曰造事端也○雱曰
惟其有言已非知理
塞其兌
明皇曰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
故云塞其兌○雱曰其神無郤
閉其門
明皇曰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河
曰塞閉之者欲絕其源
挫其銳
河曰情欲有所銳爲當念道無爲以挫止
之○弼曰含守質也
解其紛
河曰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爲以釋之○
弼曰除爭原也
和其光
河曰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
○曜亂○弼曰無所特顯則物物無偏爭也
同其塵
河曰不當自別殊也○弼曰無所特賤則
物物無偏恥也○雱曰真知者其處已如
此
是謂玄同
明皇曰解具如道沖章彼則約道此則約
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河曰
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
雱曰道至於玄而物我爲一者不立已以
敵物故物不得而有之
故不可得而親
明皇曰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河曰
不以榮譽爲樂獨立爲哀
不可得而疎
明皇曰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疎○河曰
志靜無欲與人無怨○弼曰可得而親則
可得而疎也
不可得而利
明皇曰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河曰身不○
○欲富貴口不欲五味
不可得而害
明皇曰不爭故不可得而害○河曰不與
貪爭利不與勇爭氣○弼曰可得而利則
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
明皇曰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河曰
不爲亂世主不處闇君位
亦不可得而賤
明皇曰洸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河曰

不以乘權故驕不以失志故屈○弼曰可
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爲天下貴
明皇曰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
塵亦同既難親踈不可貴賤故爲天下至
貴矣○河曰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爲天下貴
也○弼曰無物可以加之者○雱曰不言
者非容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
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於物況○
○可得而親踈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
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
河曰以至也(侍一)天使正身之人使(十四)至有國也
雱曰治國在乎盡道之正而已無容私智
以奇用兵
河曰奇詐也天使詐僞之人使用兵也○
雱曰兵非有道之器而聖人所不能無但
不以爲常故曰以奇用也

以無事取天下
明皇曰在宥天下貴乎無若以政教理國
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爲可
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河曰以無事無
爲之人使取天下爲之主○弼曰以道治
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兵起也以無事
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
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
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
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
○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
奇用兵也○雱曰以正治國則天下自服
奚以有事爲哉蓋天下神器唯無爲者能
有之故下云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侍一)下知之○河曰此(十五)今也老子
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
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明皇曰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政

令彌貧○河曰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
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作相殆故貧
雱曰事爲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也此
亂之所始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明皇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爲多不
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譎故令國家滋益
昏亂○河曰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
眇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
亂○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强
則國家弱○雱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
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明皇曰人主以伎巧爲多不能見素下則
應之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也○河
曰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
畫宮觀雕琢服章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
金鐵玉文繡綵色日以滋甚○弼曰民多
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雱曰
古初之民器用鄙朴下逮末俗製作彌精

巧思日生風俗愈弊非常之事由此滋多
一本利作伎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明皇王弼二本物作令○明皇曰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其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河曰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弼曰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强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
河曰謂下事也
我無爲而民自化
河曰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也○雱曰無爲則體常上體常則民亦體常故自化申上文利器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河曰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雱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其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雱曰無爲好靜故能無所事而民遂其生夫豈多忌諱哉
我無欲而民自樸
明皇曰無爲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河曰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則隨我爲質樸也○弼曰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惟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雱曰申上文奇物之義竊嘗論曰聖人之治也化之以無爲正之以好靜使各遂於富庶而要其終也復之樸而已夫然則豈有利器奇物而假法令以爲之制哉凡民之所以毀樸趨僞皆在於多欲也上誠無欲則民安得欲乎此帝皇之極致也一本自富在自正前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河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
其民淳淳
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爲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樸矣○河曰政教寬大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也○弼曰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正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
河曰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雱曰察察治己甚也
其民缺缺
明皇曰政教察察有苛急人則應之缺然而凋弊矣○河曰政急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弼曰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僞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雱曰缺如器物破缺言不全也
禍兮福之所倚
河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

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而福來

福兮禍之所伏

河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禍來也

孰知其極

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爲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此則禍爲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爲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爲禍之所藏也○河曰禍福相生誰能知其窮極時○雱曰萬物通乎一氣而一氣之運往而復返終則有初轉徙如流無有窮極故禍福相代如彼四時聖人唯知其然故事貴適中不爲已甚若夫察察之政欲崇正而禁奇止妖而興善以盡天下之福而不知奇正相生妖善迭化志欲爲福而不知福極爲禍故莊周寓言於才與不才之間然則推而爲政其亦在察與不察之間乎故曰其政悶悶蓋如上說則其於善惡是非若有所不辨是以小智覩之意或不快也此句與荒兮未央之語同蓋彼齊唯阿此等禍福理皆一致

其無正邪

明皇王弼二本正下有邪字○河曰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雱曰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正可舉無刑可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雱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爲是欲定奇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知乎雖然以爲無正者是以無正爲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爲奇

河曰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爲詐也○弼曰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正復爲奇

善復爲妖

明皇曰禍福之極豈無正邪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爲奇詐善者復以爲妖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河曰善人皆復化上爲妖祥也○弼曰立善以和物則便復有妖妖佞之患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

明皇曰以正爲奇以善爲妖如此迷倒其爲日也固以久矣○河曰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已固久○弼曰言人之迷惑夫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雱曰民失其性而不冥夫道自有生以來蓋已如此非一日之積矣而爲政者方乃事其察察然而欲使天下畢協於吾一偏之正既爲不可而又不知其所謂正者未嘗正也聖人則不然雖方廉且直以道德之光燭天下而體常混然不示人以迹故民得安常復樸而風俗淳淳也豈曰小補之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河曰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弼曰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雱曰大方無隅言混然也若有割絕之迹則與物分界矣

廉而不劌

明皇王弼二本害作劌○河曰聖人廉清

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已以害人也○弼曰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汚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雱曰雖有廉隅不至於劌也一本劌作穢非

直而不肆

河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自申之也○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雱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爲直而常委○曲以從理

光而不耀

明皇曰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爲方不劌彼而爲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河曰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弼曰以光鑒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雱曰光以爚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爚物哉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

河曰謂人君治理人民

事天

河曰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

莫若嗇

明皇曰嗇愛也人君將欲治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矣○河曰嗇貪也治國者當愛民財不爲奢泰治身者當愛精氣不放逸○弼曰莫如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於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雱曰治人在乎正已事天在乎盡性此兩者一於嗇而已葆其精神不以外耗內者嗇也人之本真充塞六極無所不徧而終至於不足者侈有爲而輕自用故也唯嗇也故能全吾所受命於天而不多費於妄作然則性其有不盡者乎已其有不正者乎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全其初之所命則天心得矣人則與我同其所受者也我誠全則同者應矣其於治也何有哉

夫唯嗇是以早復

明皇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河曰早先也服德也夫獨愛民財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弼曰復常也○雱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爲早一本復作服非

早復謂之重積德

明皇曰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河曰先得大道是謂重積德於已也○弼曰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復其常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者也○雱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矣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其爲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明皇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者矣克能也○河曰克勝也重積德於已則無不勝○雱曰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明皇曰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河曰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已德之窮極也○弼曰道無窮也○雱曰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明皇曰莫知其窮極然後可以爲有國○河曰莫知已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爲民致福○弼曰以有窮而莅國非能有國也雱曰聖人糠粃土苴足以陶鑄堯舜其於有國也何有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明皇曰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矣○河曰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弼曰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雱曰有國之母所以有國者也莫知其極者是

是謂深根固柢

河曰人能以氣爲根以精爲蔕如樹根不深則枝蔕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雱曰人以性命爲根外乎此者枝葉也失性之人盛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氣衰而蔕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嗇則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蔕固蔕固則形連乎命而遲肬矣柢一本作蔕音義同

長生久視之道

明皇曰積德有國則根深而蔕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河曰深根固蔕者乃長生久視之道○雱曰精神發見於目故人死則目瞑而無光能嗇以深根則蔕固而根深其視久矣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明皇曰烹小鮮者不可撓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河曰鮮魚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弼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眞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雱曰烹鮮之術唯待其自熟無所施其巧攪而擾之則潰矣治國之道亦然大國小鮮者明所○治雖大得其道則甚易爲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明皇曰以道臨莅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見其神明○河曰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弼曰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則其鬼不神也○雱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爲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盭而交失

其所故萬物得乘釁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河曰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弼曰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明皇曰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爲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爲清靜故爾○河曰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之也○弼曰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云非獨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道之極也○雱曰雅聖人不傷人故天地之和應而人鬼各遂兩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

河曰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焉

明皇曰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之祀今兩不相傷物故德交歸焉河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弼曰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雱曰人歸德於鬼鬼歸德於人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八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九　恃二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曰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雱曰如江海之於百谷

天下之交

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也○河曰大國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弼曰天下之所歸會者也

天下之牝

河曰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愠也○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雱曰當以雌靜受物一本天下之交字

牝常以靜勝牡

河曰女所以屈於男陰勝陽以安靜下先求之也

以靜為下
明皇曰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靜常為牡動所求由以靜為下○河曰陰道以安靜為謙下○弼曰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物歸之也○雱曰一本云以其靜為之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
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
○河曰能謙下之則常有之○弼曰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明皇曰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河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弼曰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河曰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弼曰言唯脩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雱曰天性非能下人以好為之者非欲取人但天性自下人而人自歸之者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河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贄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為援助○河曰使為臣僕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明皇曰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為下○河曰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為謙下○弼曰小國脩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脩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為下也雱曰均之有取大國以下小國則為樂天樂天者道也小國以下大國則為畏天畏天者勢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明皇曰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與言云為萬物之奧奧內也○河曰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弼曰奧猶愛也可得庇蔭之辭○雱曰大道深密能庇覆萬物而萬物之所伏藏
善人之寶
明皇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也○河曰善人以道為身寶不敢違○弼曰寶以為用也○雱曰○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一本作所寶
不善人之所保
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河曰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自知悔卑下○弼曰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
河曰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大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賈者欲疾

售也
尊行可以加於人
明皇曰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河曰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弼曰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正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雱曰美言尊行道之末流而猶足以市且加於人況道者乎一本無於字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明皇曰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遺之有乎○河曰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何有棄民德化淳也○弼曰不善當保道以免放○雱曰市以利合者也人性忌其上而不可加者也苟有美言尊行則雖利者可與交而加人而人不忌矣然則有道者其於化人何所不服哉故於人之不善無所棄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明皇曰共教不善之人○河曰欲使教化不善之人○弼曰言以尊行道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明皇曰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璧先導駟乘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爲之道於吾以化人爾○河曰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弼曰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雱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爲己任有道則天下將自賓璧馬所以招賢招賢爲政之大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故未若不求乎外而進道之要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明皇曰何問辭也
不曰求以得
河曰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
有罪以免耶
河曰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則可以解死免於衆耶也○雱曰求以得故善人寶之有罪以免故不善人保之
故爲天下貴
明皇曰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故可日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則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邪可以爲○天下貴爾○河曰道德洞遠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也○弼曰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
河曰因成修故無所造作○雱曰爲道也
事無事
河曰預設備除煩省事也○雱曰事道也

味無味

河曰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弼曰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雱曰味道也此三事者皆爲道之常爲此道者雖以無爲爲常而不敢以無故輕乎有物但遇物以道而及乎有物則不敢忽也故下文云

大小多少

河曰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雱曰畏事之小如大異事之少如多莊子曰不忽於人

怨以德

明皇曰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爲怨者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爲怨對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河曰修道行善絶禍於未生也○弼曰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雱曰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德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已上諸法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圖難於其易

河曰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

爲大於其細

明皇曰肆情縱欲者於爲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河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雱曰任德者雖以無爲常而及乎事物之際常齋戒以臨之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莊子曰有而爲易乎昊天不宜天下之禍常生於所忽戒乎其易與細則終無尤矣

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

河曰從易生難

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明皇曰明上文所以預圖爲也○河曰從細至著○雱曰易則發於所忽細則從微至著

故聖人終不爲大

河曰處謙虛也

故能成其大

明皇曰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爲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河曰天下共歸之也○雱曰聖人常修細務以成大功功業既成所謂大人也詩曰小難盡廢則中國微矣此亦明大治之在積小也

夫輕諾必寡信

河曰不重言也

多易必多難

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河曰不慎患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河曰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

之也
故終無難矣
明皇曰難爲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河曰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猶避害深也
雱曰聖人非但慎微可不生事常以事爲
憚而不輕易於有爲故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河曰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
○其未兆易謀
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
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形兆謀杜絕之
使令不起並甚易爾○河曰情欲禍患未
有形兆時易謀止也○雱曰戒在事物之
先所謂爲之於未有
其脆易泮
河曰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
弱易破除○雱曰一本泮作破
其微易散
明皇曰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
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
則易散爾○河曰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
也○弼曰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
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
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
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
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
雱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於未亂
爲之於未有
明皇曰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爲營
○爲於未有形兆爾○河曰欲有爲當於未
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弼曰謂其安未
兆也
治之於未亂
明皇曰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爲除
理之於未成禍亂爾○河曰治身治國於
未亂之時當塞閉其門也○弼曰謂閉微
脆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河曰從小成大○雱曰長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河曰從卑立高○雱曰積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明皇曰此二者喻其不早良圖使後成患
河曰從近至遠○雱曰進也此三者皆自
近及遠從微至著物化之理也故聖人不
敢造事物之端以開天下誠恐因而浸大
去本日遠貽患將來也故曰化而欲作吾
將鎮以無名之樸然則聖人之慮患也不
亦早乎
○爲者敗之
河曰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於義廢於
仁有爲於色廢於精神也
執者失之
明皇曰凡情不能因任營爲分外爲者求
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
著求得理必失之○河曰執利遇患執道
全身堅持不得推讓反還○弼曰當以慎
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刑名執
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雱曰

眞常無所有所則違爲之執之皆屬意作吾有此意民意日生夫然豈所謂持其安而謀其未兆者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河曰聖人不爲華文不爲色利不爲殘賊故無敗壞也

無執故無失

河曰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雱曰吾不敗常失性則天下亦盡其常性矣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明皇曰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敗之○河曰從爲也民人爲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也弼曰不愼終也○雱曰事有常運時至即成莊子曰美成在久而民愚無知昧於此理躁而欲速以人助天故事已幾成而每至自敗此則以人勝天以故滅命以事勝道之過也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明皇曰愼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河曰終當如始不當懈怠雱曰事常自爲不假人力如種苗者但當深其根去其害則秋至而成理可待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

河曰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色聖人欲於德也○雱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耳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

○不貴難得之貨

明皇曰難得之貨爲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爲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河曰聖人不眩爲服不賤石而貴玉○弼曰好欲雖微爭尚爲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爲之起也○雱曰聖人所謂無爲無執者故未至於釋然都忘也但不於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民飽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爲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性

學不學

河曰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眞也雱曰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耳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

以復衆人之所過

河曰衆人學問反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也○弼曰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雱曰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救其過而反之道

○以輔萬物之自然

河曰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也

而不敢爲

明皇曰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性故不敢爲俗學與多欲也○雱曰輔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爲之則以

人滅天矣故不敢爲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夫豈有脆之可泮微之可散者哉

古之善爲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

河曰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

河曰不以道教民明智巧詐也

將以愚之

明皇曰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爾○河曰將以道德教民使樸質不詐僞○弼曰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雱曰所惡夫愚者不明乎理而抵冒法禁今則不然反常復樸無事巧僞而已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明皇曰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理○河曰以其智多故爲巧僞○弼曰多智巧詐故難治也雱曰智則難知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明皇曰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姦生故是國之賊○河曰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弼曰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雱曰任察以治則民爭出於智詐矣莊子曰開人者賊生此之謂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明皇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漓淳樸日興人和年豐故是國之福也○河曰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雱曰君人在乎法天法天在乎體道釋道而智非其任矣若夫至人無思無爲而天下復樸者福可勝言哉莊子曰閉天者德生此之謂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明皇曰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爲君楷模法式○河曰兩者謂智與不智者智者能爲賊不智者能爲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雱曰楷一本作稽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

明皇曰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至德矣○河曰玄天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

河曰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弼曰楷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河曰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已玄德施與人也○弼曰反其眞也○雱曰

物事也任德者與事相反而事卒以之治
比本末之說也世人所見者淺近徇末而
昧於本故但見事而不知德也
然後乃至大順
明皇曰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
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也○河曰玄德
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雱
曰方其任德之時若反於事而事終以治
反近情而順大勢故也一本作乃復至於
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河曰江海以卑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王
故能爲百谷王
明皇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王者
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河曰
以卑下故能爲百谷王也○雱曰王者歸
往之義能不物物乃歸矣
是以聖人欲上人
河曰欲在民上
以其言下之
河曰法江海處謙虛
欲先人
河曰欲在民之前也
以其身後之
河曰先人而後己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
河曰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
民戴而不爲重
處前而人不害
明皇曰謙爲德柄尊用益光以言謙下之
百姓忻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爲重以身
退後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爲
害也○河曰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
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心也○雱曰
一本有也字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明皇曰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
樂推崇爲之主而不厭倦○河曰聖人恩
深愛厚視民如赤子故天下樂推進以爲
主無有厭也○雱曰聖人豈計利而爲此
哉亦德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
則形先矣故常爲天下貴也
以其不爭
河曰天下無厭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
爭先後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明皇曰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共推誰
與爭者○河曰言人皆爭自爲無與吾爭
無爲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明皇曰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
道大無所象似我則答云○河曰老君言
天下謂我德大我則佯愚似不肖
夫惟大故似不肖
河曰唯獨名德大者爲身害故佯愚似若
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
若肖久矣
河曰肖善也謂辨惠也若大辨惠之人身

高自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
其細也夫
明皇曰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
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
細也夫○河曰言辨惠者唯如小人也非
長者○弼曰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
則失其所以為大矣故夫曰若肖久矣其
細也○雱曰肖者有所似道為萬物祖故
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
則是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寶○
雱曰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
之所以為大也
寶而持之
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
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
也○河曰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
一曰慈
河曰愛百姓若赤子○雱曰慈主於愛愛
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
末為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
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為者也
二曰儉
河曰賦斂若取之於已也○雱曰儉之為
德寡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一言而三善至
者其儉乎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
聖人制禮將以為儉而方其為禮也不得
獨儉非禮則無末非老子則不知本本乎
本乎聖人之道於是為至乎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明皇曰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為天下○
先故樂推而不厭○河曰執謙退不為倡
始也○雱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
以謙為貴故聖人寶之
夫慈故能勇
明皇曰慈仁敏故勇於救濟也○河曰以
為仁故能勇於忠孝也○弼曰夫慈以陳
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雱曰慈者不
爭而勝勇莫大焉
儉故能廣
明皇曰節儉愛費財用有餘故功施益廣
也○河曰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矣
弼曰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雱
曰區區以奢侈自廣者其狹甚矣唯無以
末傷本無以外滅內者至廣也
不敢為天下先
河曰不為天下首先
故能成器長
明皇曰慈儉之德謙益光推先與人人必
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河曰成器長謂
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弼曰唯
後外其身為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為
天下利為物之長也○雱曰此聖人之行
故但為器長而已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
後也
今舍其慈且勇
河曰今世人舍慈仁但為勇武也○弼曰
且猶取也
舍其儉且廣
河曰舍其儉約但為奢華

舍其後且先

河曰舍其後已但爲人先

死矣

明皇曰今舍慈且勇勇則害物舍儉且廣廣則傷財舍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河曰所行如此動入死地○雱曰以人滅天以事勝道借使幸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寳皆天德而本者也

○夫慈以陳則正

弼曰相慜而不避於難故正也○雱曰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于後以此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

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矣○河曰夫慈人者百姓親附幷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雱曰戰守主於殺伐而尚以慈爲德則餘事可知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明皇曰以慈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河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人之性使能自營助也雱曰三寳皆以慈爲心言天救衛之者以其慈也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明皇曰士事也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河曰言貴道德不貴武力弼曰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雱曰士非成德之稱故士之爲言察也武也獄師曰士取其察卒帥曰士取其武夫以武爲事者德在乎不武所以爲之本也故武者不失爲士而非德士也爲士之善其以德乎

善戰者不怒

明皇曰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憑怒○河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胷心絶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弼曰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雱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者其事而已德則未嘗怒也

善勝敵者不爭

明皇曰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河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弼曰不與爭也○雱曰不爭之德有時而爭爭之者事也德則未嘗爭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明皇曰説以使人令盡其力必先下之是爲善用

是謂不爭之德

河曰謂上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之道德也○雱曰是德也非事也此言德經也故常言德它皆如此

是謂用人之力

河曰能身爲人下是謂用人臣之力○弼曰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雱

曰天下皆助之故不用力而勝强也

是謂配天

河曰能行此者德配天地○雱曰不徇事而得德故能盡性盡性則人道備故可以配天

古之極

明皇曰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河曰是乃古之極要道也○雱曰一本此有也字古之極者大中之道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九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　恃三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明皇曰老君傷時王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河曰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此設其義也

吾不敢爲主

河曰主先也不敢先舉兵

而爲客

河曰客者和而不倡用兵當承天而後動○雱曰造攻自鳴條爲兵主者也朕載自亳爲客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明皇曰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無營爲則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亾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於寸而退於尺○河曰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雱曰不勇於殺伐

是謂行無行

明皇曰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河曰彼遂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弼曰彼遂不止○雱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義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河曰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

仍無敵

明皇曰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河曰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弼曰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爲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也言無與之抗也

執無兵

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令以慈爲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河曰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遣不道之君愍忍喪之痛也○雱曰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河曰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人侵取不休輕戰貪財

輕敵則幾喪吾寶

明皇曰爲禍之大莫大於輕侮敵人輕侮敵人者則殆喪吾以慈之寶○河曰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人近喪身也○弼曰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雱曰兵凶器也仁人之兵雖所向無前而不敢輕敵輕敵則喪其慈喪慈則有不勝也

故抗兵相加

河曰兩敵戰也

哀者勝矣

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河曰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弼曰抗舉也若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勝○雱曰哀憐之心慈也慈故能勇所以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之言兵力相敵也竊嘗論之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又曰勗哉夫子尚桓桓亦何哀之有而老子之言兵獨常如此者論兵之道也彼則兵之事也聖人豈異意哉而不同者時而已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明皇曰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河曰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

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明皇曰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河曰人惡柔弱好剛強也○弼曰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雱曰聖人順性命之至以爲教言不煩而簡事不奇而常反身則知率性則合苟欲知之行之不亦甚易乎凡天下之難事皆起於舍本逐末與安爲構故內外交亂奇物滋出而智不能勝也夫唯異此則一辭可盡雖甚易知甚易行而莫能知莫能行者用心於末而務奇與難故爾一本作人莫之能知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明皇曰言者在理理得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爲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爲君也○河曰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反○弼曰宗萬物之宗也君萬事之主也○雱曰言以理爲歸事以道爲主知理與道則言與事雖多無難知者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明皇曰夫唯俗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河曰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闇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弼曰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雱曰所知非至理則所謂知者非知也自以爲知而不知聖人則可謂知乎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明皇曰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河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爲貴也○弼曰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也○雱曰道大則知者少歷萬世而知者一人是旦暮遇之也一本作則我者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明皇曰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

○知我者希爾○河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眞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爲貴也○雱曰豈辨以相示乎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河曰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雱曰不識不知眞知之極

不知知病矣

明皇曰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強知是行之病○河曰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弼曰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雱曰道不可知且不足知而彼乃昭然有知是未嘗知道也未嘗知道而自以爲知則是妄見一切耳其病大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明皇曰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爲強知所病○河曰夫唯能病若衆人有強知○

○之病是以不自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河曰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苦衆人有此病也

是以不病

明皇曰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生強知之病是以不病○河曰以此非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知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滅壽消年也○弼曰病病者知所以爲病○雱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明皇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有畏拙於愼微則至於大可畏○河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神承天順地也○雱曰民樸而生厚則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爲以小其道塞其生故民巧僞彫薄而威不能服也○

○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

無狹其所居

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河曰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

無厭其所生

明皇曰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欲使不勞倦○河曰人所以生者爲有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

滿腹為伐本厭神○弼曰清靜無為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雖其清靜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良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雱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狹聖人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干威者乎莊子曰狶韋氏之國黃帝之圃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夫唯不厭

弼曰不自厭也

是以不厭

明皇曰夫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

河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濁垢恬怡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弼曰不自厭其厭是以天下莫之厭○雱曰上不自厭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莊子曰不厭其天此之謂也厭者天厭之之厭

是以聖人自知

河曰自知已之得失

不自見

河曰不自顯見德美於外故之於內○弼曰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藏也

自愛

河曰自愛其身以保精氣

不自貴

明皇曰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無厭神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也○河曰不自貴高榮名於世○弼曰自貴則物狹厭居生○雱曰自見則矜我自貴則賤物此所以自狹其居自厭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知則明乎性而不為妄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為非夫然則豈至於干天之威也

故去彼取此

明皇曰去彼見貴取此知愛○河曰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河曰勇敢有為則殺身也○弼曰必不得其死也

勇於不敢則活

明皇曰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則失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以活身矣○河曰勇於不敢有為則活其身○弼曰必濟命也○雱曰勇敢者任氣生事輕死以徇其所為以事為道者也勇不敢者迫而後動不先物以爭功以道為事者也

此兩者

河曰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河曰活身為利殺身為害○弼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雱曰人之所利天實害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以爲小人則固流俗之所後也而天實先之

天之所惡

河曰惡有爲也

孰知其故

明皇曰兩者敢與不敢也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乃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河曰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雱曰下愚小智但見衆人之所利而不知天所惡也故下文明天道之所以然當視以爲法

是以聖人猶難之

明皇曰聖人猶難爲勇敢之事○河曰言聖人之明德猶難者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雱曰聖人與天合德尚不敢輕諾多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河曰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弼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雱曰天爲羣物之父豈與赤子爲敵乎此所以善勝也

不言而善應

明皇曰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河曰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弼曰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臨應也○雱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酬酢萬變無一不至

不召而自來

明皇曰天道不召物所從已物不能違自來順天爾○河曰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弼曰處下則物自歸○雱曰見召於人臣子之道天爲君父孰能制之運至則來非有召也

坦然而善謀

明皇曰天道玄遠繟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河曰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弼曰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兆而謀之故曰坦然而善謀也○雱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一本作繟然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明皇曰天之網羅雖恢恢踈遠刑淫賞善毫分不失○河曰天所網羅恢恢其大雖踈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雱曰天任理而不任意其禍福也付之自爲如木有華還當結實豈或開而結之哉而無一不如法者今世之人多疑禍福之應誠以小智自私任意而不知理故但見一曲而不覩夫大致也故知此道也則世間善惡禍福隨其器之大小各有遟速之度要當報之無有免者且聖人爲政尚貴悶悶誠使天道之大而察察其意則其報復也豈能周乎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

河曰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

奈何以死懼之

明皇曰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爲常常無畏者人君常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河曰人君當寬刑罰教民去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雱曰上失其道俗彫民困民無所賴生以抵冒法禁而上猶以死懼之然則所殺雖多亂終不止則泰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

河曰當除已之所殘剋教民去利欲也

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明皇曰若使民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爲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河曰以道教民而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弼曰詭異亂羣謂之奇也○雱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民重死然後刑行而物服矣

常有司殺者殺

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河曰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也

而代司殺是代大匠斲

明皇曰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河曰天道至明司殺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勞而無功也○雱曰君尊臣卑各有常分君以無爲而任道臣以有爲而治事道之與事相去遠矣故典獄則有司殺治木則有大匠君不與焉仰成而已世皆知代斲之非而不悟代殺之失莊子曰上亦有爲也下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德傳曰舜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道實兼事故君得兼臣然君而事事失其所以爲君矣臣之事事而殺伐尤爲非道故深言之蓋經稱不以兵强天下而猶曰以道佐主者誠以以道爲主則豈暇議彼哉一本而作夫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明皇曰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也○河曰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夫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弼曰爲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雱曰代斲傷手而已代殺乃失其道也一本無有字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

河曰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

是以飢

明皇曰天下之民所以飢之不足者以其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故爾○河曰民皆化上爲貪叛道違德故飢○雱曰張官職

祿制禮用財將以富民也而費多增稅末盛本衰適使之飢而已一本無也字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

河曰民之不可治者以君上多欲好有爲也

是以難治

明皇曰天下之人所以難理化者以其君上之有爲則多難多難則詐興是以難理河曰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雱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因俗彫巧僞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

河曰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

是以輕死

明皇曰天下之人所以輕其死者以其違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河曰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雱曰生者不有其生則生常全既過於厚則求欲無已觸刑陷險視死輕矣此三者皆以其求害其所以求蓋明無爲之理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明皇曰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養過其分則生亡矣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爲者是賢於矜貴其生○河曰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弼曰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疑此非老子之所作○雱曰厚生必至於輕死唯無以生爲乃常全矣貴生者但賢於輕死未若無以生爲之至也此篇三事但明其一則餘二可知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

河曰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

其死也堅强

河曰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强也

草木之生也柔脆

河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曰和氣去也

故堅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明皇曰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强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爲强梁者喪身失性○河曰以其上二事觀之知堅强者死柔弱者生也

是以兵强則不勝

明皇曰見哀者勝故知恃强者必敗○河曰强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爲一强故不勝○弼曰强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雱曰善勝者積小不勝以爲大勝今此以强爲德則其事必弱也

木强則共

明皇曰本强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强梁者在下故下文云○河曰木强大枝葉共生其上也○弼曰物所加也○雱曰伐而共之

故堅强居下

弼曰大之本也

柔弱處上

河曰與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大道抑强扶弱自然之効○弼曰枝條是也○雱曰竊嘗論之陰陽道也陰先而陽後天地物也天尊而地卑故語德則柔弱足以勝剛强計事則剛强足以制柔弱世之人覩事而不明乎德故所謂强者常至於與死爲徒也一本作强大處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明皇曰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河曰天道闇昧舉物類以爲喻也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河曰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强益弱天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河曰天道損有餘而益謙常以中和爲上也○雱曰天道任理故均一本補作與

人之道則不然

河曰人道則與天道反也○弼曰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唯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

損不足以奉有餘

明皇曰天道平施衷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河曰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强也○雱曰人道任情故不均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明皇曰誰能以己之有餘奉與天下之不足乎獨有道者能爾○河曰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也○雱曰有道者與天合道一本云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明皇曰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其功○河曰聖人爲德施不恃其報也

功成不居

明皇曰推功於物不處其成○河曰功成事就不處其位○雱曰一本居作處字

其不欲見賢耶

河曰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名畏天損有餘也○雱曰恃爲處功則見賢見賢則有餘是招損之道也一本無邪字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

河曰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之則止決則行

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

河曰水能懷山襄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

其無以易之也

河曰夫攻堅强無以易於水○雱曰水方圓曲直隨物萬變而初不易己此所以終能勝物也夫玉石堅强矣而持以攻物有

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一本云天下柔弱
莫過於水
弱之勝彊
河曰水能滅火陰能消陽
柔能勝剛
河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
天下莫不知
河曰知柔弱者長久剛强者折傷也
而莫之能行
明皇曰柔弱之道勝於剛强天下未有不
知者知有此道不能行也○河曰恥謙卑
好强梁○雱曰得一者寡一本作故柔勝
剛弱勝强
是以聖人言
河曰謂下事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河曰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
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爲一國君主也○雱
曰垢未若不祥之甚故但爲社稷主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明皇曰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
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
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河曰君能引
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
下○雱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爲
德也受垢不祥其納汙受辱之義乎此可
謂智者道爾
正言若反
明皇曰爲國之垢爲社稷主受國不祥爲
天下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
反○河曰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
反言○雱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
道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
明皇曰與身爲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
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
無情欲故曰和大怨○河曰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以相和報
必有餘怨

明皇曰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
與爲怨故曰必有餘怨○河曰任刑者失
人情必有怨及於良人也○弼曰不明理
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以和之其傷不
復故必有餘怨也○雱曰上禮爲之而莫
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天下始有怨矣既不
能反常復本而方乃以聯合歡則怨必彌
起
安可以爲善
明皇曰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爲善○河曰
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爲善
也○雱曰意者爲善而不善之本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
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弼曰左契者
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
明皇曰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
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
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

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河曰但刻契之信下責人以他事也○雱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爲在人以失爲在己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契蓋獻者并劵以進是知左契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劵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河曰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弼曰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雱曰下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

特三 二十二

無德司徹

明皇曰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無德之主則將立法以通於人爲法之弊故未爲善○河曰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弼曰徹司人之過也○雱曰徹通也物物求通其塞多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明皇曰司契則清靜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化淳於無爲不可立法而生事○河曰天道無有親踈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雱曰唯天無親但善則與之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河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秦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也○弼曰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雱曰小制國寡聚民則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

特三 二十三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明皇曰什仵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含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爲什仵伯長者亦無所用之矣○河曰使民各長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徵召奪民良時也○弼曰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之當何患不足也○雱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百器清靜之治務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興作終無連羣聚衆之事故雖器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

河曰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

而不遠徙

明皇曰少思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也○河曰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弼曰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雱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質薄事多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分外故觸刑陷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於四方此亦亂之極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河曰清靜無為不作煩華不好出入遊娛
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河曰無怨惡於天下○雱曰民自足於性
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明皇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
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反樸還淳復歸
於三皇結繩之用矣○河曰去文反質信
無欺也○雱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甘其食
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河曰甘
其蔬食不思食百牲也
美其服
明皇曰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河曰美
其惡衣不貴五色○雱曰甘食美服無事
而富也
安其俗
明皇曰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河曰安
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
樂其業
明皇曰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河曰樂
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明皇曰言其近○河曰相去近也○雱曰
人遂其生故繁息而樂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明皇曰無求之至○河曰其無情欲○弼
曰無所求欲○雱曰近而不交無求於外
也此盡性之治故民亦盡其性竊嘗考論
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
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
為比也老子大聖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
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
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
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義終
焉楊子雲為法言亦終乎唐虞之言蓋有
法乎孔孟與此書也然子雲之說誠得施
於天下亦何足以與乎聖人之業可謂有
其意矣而言之過也一本無使字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明皇曰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
俗故不美○河曰信言者如其實不美者
朴且質也○弼曰實在質也○雱曰信言
要於道道之出言淡乎無味何美之有
美言不信
明皇曰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
俗故不信○河曰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詞
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弼曰本在樸也
雱曰離道而語事物故雖足以美淺聞之
聽而非至論也且言者風波也何以美為
善者不辯
明皇曰善者在行無辯說○河曰善者以
道脩身不綵文也○雱曰言近指遠不假
繁辭
辯者不善
明皇曰巧滯辯說故不善○河曰辯者巧
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

有殊濁其淵辯口多言亾其身○雱曰言以明道而已要不煩何用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

知者不博

河曰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

弼曰極在一也○雱曰極當在乎至微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明皇曰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河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真要也○雱曰溺乎事物之衆而不能反約愚之甚者安在乎有知

聖人無積

明皇曰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

弼曰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雱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則所得鮮矣安能大而化之乎此明知者不博

既以爲人已愈有

河曰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弼曰物所尊也○雱曰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一本爲作與非

既以與人已愈多

明皇曰此明法性無盡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靜之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河曰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弼曰物所歸也○雱曰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人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其能贍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河曰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弼曰動常生成之也○雱曰天者羣物之宗常以慈畜萬物豈有害之之意此明信言不美夫天理常寓美於此則害於彼矣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明皇曰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爲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河曰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弼曰順天之利不相傷也○雱曰一氣自運萬物必遂聖人體大運以有爲行遲速於常度豈有心於爭乎夫唯如此故於立言垂法亦因時乘理適可而已非爲辯也然而終以此句者誠欲體道德之說莫尚於爲而不爭老子經意終於第八十篇此篇總序其作經之意亦由南華盡於莊子之死而更有天下一篇兼明道術之是非以自積著書之迹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

釋音

攘而羊切　蹷居月切　眛音妹　貸吐代切　螫失亦切　攫俱縛切　朘子壘又子妾切　嗄一邁切　蔕音帶　難乃旦切　脆七歲切　辟音避　繟音闡　恢苦回切　斲陟角切　賂音路　愈任與切　純杜本切

後序

老氏之書傳於世也久矣其言微其旨遠而莫能極學者非明白洞達窮道德性命之理未易測其津涯也夫老氏豈欲爲甚高之論以取惑於世蓋至道之極窈冥昏默雖聖人猶且不能名方道術既散之際苟不示其髣髴明其大略則天下後世有愚而不靈者蕩然無所適茫然無所守不知大道之本原而爲倒置之民也於是不得已强而爲之言以明夫道大焉彌滿六合而無外小焉入乎纖介而無間其玄則爲衆妙之門其粗則治家治國治天下無乎不在昔之爲註者有三曰河上公曰明皇曰王弼夫三家之説其間不能無去取然各有所長要其歸宿莫非究大道之本近世王雱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而老氏之書復訓厥旨明微燭隱自成一家之説則八十一章愈顯於世然世之學者以老氏爲虛無無用之文少嘗加意陳言鄙論自以爲得殊不知大道之本由老氏而後明老氏之經由數家而後知非俗學者所易聞也

太守張公深達夫道德性命之理以文章作人以經術訓多士常患夫執經者不知道乃命黌舍之學者參其四説無復加損刋集以行於時而廣其教俾夫承學之士知老氏之書非徒爲虛誕之辭極深研精皆足以造乎至理其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家則學者豈曰小補之哉迥承教下風幸得以親炙故祗請以書歲月且不泯其傳時元符元年十月一日前權英州軍事判官梁迥謹序

道德眞經集註序

道常無言不得已而有言言之費也從而言之費之費者也言固可廢乎曰不可也以藥治病非上醫也方病而奪之藥雖盧扁莫爲也蓋老子一書自列氏莊氏已陰立訓傳而自爲一家者也至漢相曹參用其言有驗世益尊信之文帝時有河上公者乃始泄道之蘊名爲註釋自是之後有鄭氏傅氏徐氏劉氏晋魏以來獨王氏最顯唐玄宗又改定章句刻石渦口廟中而世之言道德經益繁宋興專守一道曰仁其治以慈儉不爭爲本幾若委靡不振而實參用老子家法故當時君臣於此書頗盡心焉耜雖不敏亦覃思有年矣常患註釋之繁而矛盾迭興復憂流泒之廣而門户各異求出世者多鄙薄於治世之常經思治世者復忽畧於出世之妙旨於是合本朝註釋之書畢力纂集尊御註於其首列諸子於其下凡分一十二卷其佗如河上公王弼所著已載陳景元纂微玆不復詳吁亦多言矣乎然世方憒於其道我又吝於其言則道益晦矣此經以自然爲體無爲爲用治世出世之法皆在焉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此治世之法也如生之徒十有三死而不亡者壽此出世之法也若夫秦漢方術之士所謂丹竈奇技符籙小數盡舉而歸之道家此道之緒餘土苴者耳學者當於此而有悟焉則鑿開混沌剖破藩籬以之治世則反朴而還淳以之出世則超凡而入聖然後知孔老無異法天生二聖人迭爲賓主以道詔天下後世其功至不淺也惟我同志相與勉之紹定己丑重九日鶴林眞逸彭耜謹序

道德眞經說序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裴駰注云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司馬貞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高帝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苦音怙張守節正義云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今眞源縣也厲音賴）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禮記曾子問鄭氏注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疏云老聃即老子也索隱曰說文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正義曰聃耳曼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曼無輪故世號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周本紀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注云韋昭曰伯陽父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後漢書賈章傳注云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又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

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孔子世家曰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又家語曰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孔子曰謹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注云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注云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

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曰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老子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太史公曰樂臣公學老子史記樂毅傳曰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樂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注云一作巨公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皇甫謐高士傳云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號曰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又葛玄河上公注老子序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為庵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句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駕從詣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言畢失公所在因號曰河上公云河上丈人教安期

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漢書曹參傳顏師古曰蓋古盍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曹參世家曰孝惠帝元年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冬十月上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又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參知政事呂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

多願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又上讀老子語近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內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云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見國朝事實并皇宋類苑)眞宗咸平二年上謂宰相曰道德二經治世之要道明皇注解雖粲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眞得清靜之旨也因令鏤板(見國史道釋志)

仁宗天聖四年正月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下三館校道藏庫經從之上因言其書多載飛鍊金石方藥之事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迺治國清靜之道也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庚寅上諭宰執曰賀允中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鍊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得之矣朕惟治道貴清靜苟修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斯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見皇宋中興紀事本末)

孝宗淳熙戊戌程大昌以講官侍清燕嘗從容奏及道本恭得聖訓孔老元無二道韓愈析之非是嘗親製原道辨首以賜大昌(見程大昌易老通言序)

宋解經姓氏

政和御注

碧虛子陳景元(字太初建昌人出家為道士入天台山師事張無夢妙得老莊之旨博學多聞藏書數千卷當世名公多從之游自號碧虛子熙寧中屢召見進所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賜號眞靖大師)

涑水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溫國文正公)

潁濱蘇轍(字子由眉山人自號潁濱遺老謚文定公)

臨川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荊國文公)

王雱(字元澤荊公之子)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門人號曰陶山先生)

劉槩(字仲平開封人)

劉涇(字巨澤簡州陽安人自號前溪自荊公下至此總名崇寧五注)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字希蘊女道士世號曹仙姑)

(賜號清虛文逸大師道眞仁靜先生)

達眞子(馬蹄山人不著姓氏)

三峨了一子李文恕(蜀人)

陳象古(名在黨籍中)

葉夢得(字少蘊姑蘇人自號石林翁)

清源子劉驥(字德稱泉州人)

晦菴朱熹(字元晦建安人自號晦菴一號紫陽子文公)

黃茂材字少嵩福州連江人自號海濱居士
程大昌字泰之新安人文簡公
林東字子晦福州閩縣人自號三山樵子
本來子邵若愚錢塘人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一

宋 鶴林眞逸彭耜纂集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眞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非神口所能辯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爲自然也

涑水司馬光曰世俗之談道者皆曰道體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爲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名亦可強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謂名也

潁濱蘇轍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臨川王安石曰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道本無名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名也

葉夢得曰道無物不可得而名聖人無意於言卽已苟欲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故存其不可道不可名者以爲之常而設爲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以寄其非常此老氏之書所以作也

清源子劉驥曰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可名猶百家衆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該不徧非眞常也

黃茂材曰常之爲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爲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

為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

本來子邵若愚曰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一氣之名則非常存之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強名但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樸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夫大道杳冥豈係乎有名無名哉聖人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

涑水司馬光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穎濱蘇轍曰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名謂道本無名非有非無不涉器位所謂生天地始萬物者也分靈散景降在人身則為神性大道虛寂次道者德也德者得也萬物得之而成是生眞一一者有名之始而沖氣為一謂之太極太極生天地沖氣委和降於胎中積者為形妙者為息是謂命也人生天地中天地無為因人顯用三才備矣禺物成矣故曰母

葉夢得曰昔者佛氏蓋嘗為色空之說自無適有謂之色色出於無則雖色而未嘗不空自有入無謂之空空反於有則雖空而未嘗非色色與空雖黃帝神禹不能窺其間矣聖人亦何心焉即有以為有無物而非有故以有名為萬物之母天地亦由之而生即無以為無無物而非無故以無名為天地之始萬物亦由之而隱

清源子劉驥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方其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

黃茂材曰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果無孰從而始無名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亦強為之名耳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強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

程大昌曰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闔作復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為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儒流

疑以爲虛夸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爲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是時也無儀可倣無數可數故老氏易其名而命以爲無也凡老子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正相應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又曰老氏之形容此有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借數言之則爲一一者可以生萬而未至爲萬也倣形而言則爲像對器而言則爲樸曰象曰樸又皆可以爲形爲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爲無而下之未至爲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爲物生之祖也

本來子邵若愚曰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爲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爲法悟入而見大道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御註曰不立一物玆謂常無不廢一物玆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徼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徼者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爭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徼謂存思也常謂眞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

涑水司馬光曰徼邊際也萬物既有則彼無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無不去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既可貴則彼有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萬事之邊際也苟專用無而棄有則蕩然流散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遍矣

臨川王安石曰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非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徼徼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聖人雖有動靜以常爲主有欲謂聖人之動徼者邊也夫以無窮之妙以觀有際之物何止邊徼無不照矣

葉夢得曰惟聖人爲能超乎有無之外而游乎有無之間我欲求之於無故觀之於空而妙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無者天地之友是也我欲求之於有故觀之於有而徼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有者昔之君子是也

黄茂材曰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於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遂欲屏心息慮入山林遠妻子流而入於釋氏空寂之說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

程大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徼即易之道器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曰道本無相孰爲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舍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

潁濱蘇轍曰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兩者謂無欲與有欲靜爲體動爲用靜合於無動合於有動靜殊名皆本於道同會於玄暫異終同也玄謂淵嘿無象又玄謂通變無極或入於機或出於機開闔陰陽出入無有故曰衆妙之門

清源子劉驥曰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徼以至妙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體與混元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衆妙之門

黄茂材曰南伯子葵問女偊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愈不可盡女偊九聞而至疑始玄之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爲衆妙之門也歟

林東曰由徼以之妙本末一致表裏相須

○故同出而異名而皆謂之玄玄者如天之正色言遠而無極也所謂幽深微妙道法自然者也東坡衆妙掌記以爲道一而已安有衆耶又以既謂之妙雖衆可也此謂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註曰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

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善與不善奚擇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美善生於安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爲美而情之所惡爲惡縱已安情非惡而何以己之所是爲善而己之所非爲不善縱己是非安有美乎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

○潁濵蘇轍曰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

陸佃曰美至於無美天下之眞美也善至於無善天下之眞善也眞美斯離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眞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爲善

劉涇曰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徼名立則惡不善生矣

葉夢得曰不有惡也夫孰爲美不有不善也夫孰爲善美生於惡則美亦惡矣善生於不善則善亦不善矣

清源子劉驥曰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炁既分物物爲對既謂之美純樸已殘必有惡爲之對既謂之善則情性已離必有不善爲之對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美不足以爲美天下之所謂善不足以爲善然則何以爲美且善知乎此者可與入道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曰大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途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入有爲有爲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互生物失其性

涑水司馬光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潁濵蘇轍曰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

臨川王安石曰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可以入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

陸佃曰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

言乎其終始此勢之然也

劉涇曰得鹿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類也冥陵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美或爲惡善或爲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也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經所謂正或爲奇善或爲妖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註曰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爲非拱默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爲之事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

穎濱蘇轍曰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王雱曰夫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雖事而未嘗涉爲之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爲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朴也夫惟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

陸佃曰夫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將以使人冥於眞善混於眞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造物爲友者矣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存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黃茂材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其處事也無爲而爲其行教也不言而言

程大昌曰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倣以爲僞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善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韲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碧虛子陳景元曰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爲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含餔而

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又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己不以實位為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

穎濱蘇轍曰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王雱曰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為已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辭拒也聖人之道猶太空萬物動作出沒往來於其中任其自為未嘗辭而不受納而久留生而不有不以能生為已有

葉夢得曰萬物作吾與之作而不辭生吾與之生而不有方其為時固不自恃適然成功吾何認而居焉此聖人所以由乎道而終無名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阫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覬覦故曰不為盜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難得之貨為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可欲者謂外物惑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為見而為無為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塵所染則性源清靜恬澹而復其眞一矣

涑水司馬光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

之爾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爾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爾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

臨川王安石曰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爲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

葉夢得曰民失其性不夸於名則溺於利尚賢名也貴貨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舉是二者以見吾不示之所欲得則烏有亂其心者哉

黃茂材曰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之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毛嬙麗姬天下之美也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贍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

清源子劉驥曰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黃茂材曰老子之道深戒乎強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御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恝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之道虛无自然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其爲出於不爲自然之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一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二　侍五

宋　鶴林眞逸彭耜纂集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宗

御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沖者中也是謂大和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

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也又常也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辭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善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爲萬物之宗

潁濱蘇轍曰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臨川王安石曰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其沖氣至虛而一在天則爲天五在地則爲地六蓋沖氣爲元氣之所生既至虛而一則或如不盈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

陸佃曰道者用之以沖則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深不可識而爲萬物之宗師言或似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疑始是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或者疑問之辭也道貴通流而不絕不以定名而絕其變通之妙故云似不盈疑似不自盈滿而虛已者也淵者水之性言其淵澄不動似是萬物之宗祖也

陳象古曰沖和也道有沖和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測度准量也淵深妙之旨也宗主也道無作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因沖和之氣以生故曰似萬物之宗

黃茂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靜可以宗群有也

程大昌曰沖者盈之對謙沖幼沖大盈若沖沖氣爲和皆以不極乎盈爲義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之未出爲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遽及乎無也則似之而已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御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也湛兮似若存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潁濱蘇轍曰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

物構也不流於安不構於物外患巳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臨川王安石曰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挫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皦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

程大昌曰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膠膠擾擾者是也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氣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汙雜者是也銳挫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則混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碧虛子陳景元曰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臨川王安石曰吾不知道是誰所生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有象之大者莫大於天故為有象之君故曰象帝杳冥生真精真精生沖氣沖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惟道自然非物能生故云吾不知誰之子似是象帝之先也

黃茂林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即道是已道本无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御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不仁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也

潁濱蘇轍曰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者亦仁也惟其愛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篋笥巾之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跡樵者焚其肢體天地之於萬物當春生夏長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天地聖人至仁

而不自以爲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生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遂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爲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爲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

程大昌曰結芻爲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苟有心於爲仁其將孰爲乎爲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爲仁亦勞而小矣槩運一氣與物爲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槩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非與相忘也

林東曰老氏之於道其能游戲三昧者乎說者以不仁乃所謂深仁如於乎不顯乃所爲深顯王者不治夷狄乃所爲深治豈有天地聖人以不仁稱之言天地聖人則當以深仁目之此俗儒之淺於理者之所云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註曰槖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碧虛子陳景元曰槖以鼓風吹火者也籥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爲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槖之懷風籥之含聲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

穎濵蘇轍曰槖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槖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王雱曰槖籥虛以應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虛而不屈者其體動而愈出者其用

清源子劉驥曰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

晦菴朱熹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

黃茂材曰虛无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悟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骸知槖籥之理則可以鍊精炁

程大昌曰槖冶鞴也籥其管也槖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冶鑪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虛之所以播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曰愼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涑水司馬光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

穎濵蘇轍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升降無窮其道杳然難言哉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糟粕弊精神於塞淺非徒無益也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地橐籥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真君存焉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章句谷者訓養也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夫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爲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爲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則何道之可存哉

涑水司馬光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玄者言其妙牝者萬物之母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天太上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今術家以口鼻爲玄牝非也

清源子劉驥曰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者元宮也乃元神之室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真真合自然與道爲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牝地也人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天谷泥丸元神之室爲元宮以絳宮關元精氣之府爲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也

晦菴朱熹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谷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

黃茂材曰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死谷神之道妙不可傳乃從而爲之說曰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頴濱蘇轍曰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頴濱蘇轍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綿綿者沖和不絕之謂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頑故曰若存

黃茂材曰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若存所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不勤者無適而不勤與道合矣其爲勤莫大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御註曰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

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爲山嶽融爲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烏能長生

涑水司馬光曰凡有血氣之類皆營爲以求生唯天地無爲而自生

潁濱蘇轍曰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王雱曰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覆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眞也

陸佃曰貪生者不生遺生者不死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生者生之本

黃茂材曰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自生獸禽魚草木自生禽魚草木天地何與焉生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已人能同於天地豈有不長生乎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曰天地之與聖人成得乎道而聖人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無爲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均養無私大有處謙不敢爲天下先其百姓欣戴樂推而不厭故先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存

潁濱蘇轍曰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

王雱曰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體天道而不爭迺能獨異於衆使其立已而與衆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

劉涇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不自生也身先身存猶之長久也後身謂屈已外身謂忘我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後其身而身先退已進人爲衆所推爲後而反先外其身而身存齊生死者不爲生死所累外形骸者不爲形骸所礙

清源子劉驥曰人處天地之中與天地分一炁而治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以其有爲有欲貪生太厚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不敢有爲外其身而不敢有欲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是謂後其身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死生遺禍福是謂外其身後其身而不先外其身而不存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與道同久則身不期先而先不期存而存

黃茂材曰後其身所以處世也外其身所以體道也今有人焉甲遯廉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久以其長久故始能成其私也

穎濱蘇轍曰道則然耳

劉涇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久聖人以此存則皆成其私也

黃茂材曰人皆亡己獨存物皆夭己獨壽非私乎

程大昌曰不自私者乃所以遂其私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御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曰上善若水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惟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

臨川王安石曰善者可以繼道而未足以盡道故上善之人若水矣

劉涇曰易曰繼之者善莊子曰離道以善皆謂自道而降莫近於善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御註曰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沚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累乎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水蘊三能之近道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去實歸虛背高趍下壅之則止決之則行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令物潔白獨納汙辱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

穎濱蘇轍曰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柔弱者俗之所恥汙下者俗之所惡水性獨異於俗

黃茂材曰水有上善一小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道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

洞鑒幽微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善行仁慈惠及天下如水膏潤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格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頻濱蘇轍曰避高趍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劉涇曰善以處下爲居水以就下爲地在善則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善以安靜爲心水以深靜爲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善以教人爲與水以利物爲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不欺爲言水以行險不失爲信在善則得水之信故曰言善信善以正已物正爲政水以激揚清濁爲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政善治善以同心爲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爲能在善則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善以爲動水以冬凝春泮爲時在善則得水之時故曰動善時言上善當如水以不爭爲善也以不爭爲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爲天所祐人所助也何過之有乎

黃茂材曰其小善七居善地者潴而爲澤也心善淵者靜可以鑒也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濯垢汙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爲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此七者能其一亦可以爲善人而未若不爭之爲上不爭故無尤

程大昌曰八十一章其申言不爭之益者凡六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其一也欲上人而下之欲先人而後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其二也天道不爭而善勝三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四也戰而不武勝而不與是謂不爭之德五也與此之不爭無尤者凡六也夫其謂爭者非必至於鬭且戰也彼已匹對兩不相下斯爲爭矣天之陰陽至神而無著也然常以冬夏二至而爭蓋已居其地者未退而方來待代者欲前此之謂爭故爭者對起而不退聽之謂也有待乎道者則不然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三　恃六

宋鶴林眞逸彭耜纂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註曰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沉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

潁濵蘇轍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葉夢得曰道欲或不盈爲其盈而持之則必覆不若無所執而聽其虧之爲愈也道欲挫其銳幸其銳而揣之則必折不若無所度而長保之爲愈也盈不持則無喪已之患銳不揣則無敵物之憂

黃茂材曰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其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

林東曰道之爲道惡盈而好謙惡銳而以不露圭角之爲尚假使於盈而能持於銳而能揣不若無盈無銳之安且久也盈與銳非道中物以其易溢易折非安且久之○理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金玉之於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爲利失之以爲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

黃茂材曰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貴已而賤物故易至於驕晉嵇康之徒相與清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至於禍宜乎老氏以爲戒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註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蝕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且高鳥盡良弓藏狡兎死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

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黃茂材曰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名者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人莫得而知耶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御註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又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己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營者營營不定貌故謂魂為營也舊說曰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夫魂為陽精魄為陰靈陽精喜動逝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惑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之辭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鬼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王雱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挾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常先靡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為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精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曰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陸佃曰魂為陽陽為動魄為陰陰為止魂者神之佐其動有變而無化魄者精之輔其止有化而無變故魂言遊魄言營遊魂以言其變營魄以言其止載營魄所以外

運抱一所以內守也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魄所以致運抱一所以致守而內外常合而無離矣

劉涇曰人之生諸陽爲魂諸陰爲魄各有名象而藏於肝肺之間下士知之上士見之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與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即魂是也黄帝曰動以營身謂之魂易曰遊魂爲變莊子曰其魂不疲皆爲魂主經營動作爲一身之運爲魄則並精出入主化成

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形車也魄與魂車之積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體本無知覺以其載負魂魄故有動作魂爲陽利於清虛魄爲陰好於營爲雖大槩謂之魂魄而老子獨言魄者以陰魄好營營於慾故也

葉夢得曰人之生也以心藏神以腎藏精以肝藏魂以肺藏魄而後形體立精神之運形體不能拘而魂魄者所以守其形體者也魂出乎陽故升而上者散而無不之易謂之遊魂魄出乎陰故沉而下者滯而不能去老氏謂之營魄營者有方之言也善攝生者常使陽勝陰陰不能撓陽故魂每載魄而與之俱

晦菴朱熹曰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今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以營爲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善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魂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竊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强陽所挾以馳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楊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藏是

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趍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趍之不正而心至于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强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也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爲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

頻濱蘇轍曰神不治則氣亂强者好鬬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氣柔能如嬰兒極矣

王雱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神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揚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帥懦而衆悖則帥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惟氣所爲流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自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王神王則氣柔氣柔則與全所以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

陸佃曰蓋内守者氣之所以致專外運者氣之所以致柔其守致專其運致柔而其德比於赤子則然后其心可以䟽瀹其神可以澡雪而照之於天萬法俱空而無一法之累也故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心既散亂氣亦蕩流問爾能專守一氣通於無間與物不逆柔而至順復命全眞如嬰兒在胎中乎

陳象古曰氣爲動用之先柔爲剛强之本

晦菴朱熹曰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夫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内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

今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冥察内外之事當能自省己躬無有疵瑕之病乎

頻濱蘇轍曰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内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

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
無所瑕疵矣
臨川王安石曰滌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
如月之明如珠之瑩能無疵乎
劉涇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爲學道之
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
疵以言養神也
陳象古曰滌如水之濯也除如掃糞穢也
玄覽於是可全矣無疵玄覽之要妙故又
教之以不可以有疵瑕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愛民者當愛民
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治
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
生斯無爲之化也今解曰能無爲乎者言
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
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爲乎
頳濱蘇轍曰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

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
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
亂之也
臨川王安石曰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
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惟其不愛而愛
不治而治故曰無爲夫無爲者用天下之
有爲有爲者用天下之不足然老子方言
其反本而曰愛民治國者何也蓋老子爲
言其反本遂自道而起教所謂吉凶與民
同患是也不惟老子之言若是凡古之聖
○人皆如此也○
劉涇曰莊子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
治國家愛民仁也治國政也王侯之事不
能無爲視以芻狗則得之
清源子劉驥曰老氏方言其反本而繼之
以愛民治國何也蓋一身之設一國之象
也聖人以心爲君以身爲國以氣爲民無
爲而尊君之道也心無爲而尊於上萬氣
自行百骸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
治國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

爲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黃茂材曰夫學道而至於無爲豈一日之
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可
以至於無爲儻未能是而強欲至於無爲
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譬則身
也民譬則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同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御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聖
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
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能爲雌於是乎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
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
生萬物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
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
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
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
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惟大
人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爲雌

静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胷中雌静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静是守

臨川王安石曰夫萬物由是而出由是而入故謂之天門有開闔則有動静有動静則有雌雄惟其守雌以勝雄守静以勝動故曰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劉涇曰成人事者必因天道故此言天門莊子曰天門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蓋天道主變愛民治國○因諸天而已何事於雄不得已則亦應焉而已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沖曰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静者畜養之德

黄茂材曰天門顖門也今嬰兒腦顖中開闔不住修真至此可以上通天道故謂之天門雌與牝同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頴濱蘇轍曰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則應之而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黄茂材曰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開眼而視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有不見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凡六進而後進於無知是以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良有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群類各自營爲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聖人安能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淵德也王弼曰淵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乎幽冥也

王雱曰玄爲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稱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爲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沖曰雖生成在我任其賦命不專而有之雖雕刻衆形造化萬物不恃其能長養於物不主其功潛被嘿○通不自彰顯故曰玄德

○陳象古曰生則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也育則養之以沖和之氣得遂其自然生死也育之之功治天下之所有也萬物生之以奉已而不以爲有故亦爲而不恃長而不宰矣玄德運之在心不彰於外是也

黄茂材曰經凡兩言此矣前者所言道也是第二章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爲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埏和也埴粘土也謂工人範和粘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窻謂之牖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爲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內虛而受物虛因有以能受有假無以爲用

清源子劉驥曰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藏眞氣之所會五藏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爲之形體以身爲爐三宮爲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爲體在無爲用

晦菴朱熹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綠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黃茂材曰有有中之有有無中之有無中之有其用無窮有中之有其利甚博輻轂以爲車埏埴以爲器戶牖以爲室此則有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黃庭經多載是說蓋有所由來矣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穎濱蘇轍曰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陸佃曰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爲利則或至於止以無爲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有者適時之利無者眞常之用在人身則駕御主持神與炁也無者虛妙之神炁也有者凝滯之形骸也心運以氣隨假形以爲利氣動以形隨假神而爲用此二者有無之相須也

清源子劉驥曰有以爲利無以爲用世之昧者唯聞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體毀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

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碧虛子陳景元曰五色之設黼黻文章別尊卑之飾斯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為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而○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嘗不已蕩○性塞聰不能冥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五味之設鹽梅調適養人之體斯則五味之用也而後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美口饕餮無猒濁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非爽而何爽亡也差也失也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為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不以時則謂之暴天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若不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旬月不返心神發亂非狂而何夫金銀珠玉難得之寶貨人若貪取無猒采求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

嚴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嗜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也五音者塞耳之椎也五味者斬舌之鉞也田獵者狂惑之帥也遠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違○也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也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間而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賊而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潁濱蘇轍曰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劉涇曰人之身竅肝為目竅腎為耳竅脾為口而與五色聲味同為死生此大患也而愚者見色不見其害猶弗見也聞聲不聞其患猶弗聞也嘗味不嘗其患猶弗嘗也故見作盲聞作聾嘗作爽是作之也非疾也疾則虧其體而已見聞嘗性固有在焉莊子曰屬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屬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屬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藏亦以係物失已而已受患為先故耳次○目受患為深故口次耳又內狂其心外妨○其行則吾身之患備矣馳馬從禽此兩者能亂人之陽以動其心以至於發狂者而彼反資以為樂黃帝則曰狂之病妄行不休其說是也妨害也行所以行已難得之貨使人昏於同利則為害大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五色炫亂視極則損明五音喧雜聽極則損聰爽者失也人皆縱嗜好之常情失恬淡之真味故真人漱玉池以飲津固靈根以含氣也畋獵

者極其精神以瞻望困其氣血以馳騖是使心志散亂猖獗發狂害物傷和莫甚於此亦如世俗奔逐情慾趍走聲利失志沮氣然後休息貨者非賦分之所有妄求徼取是謂難得與人善行有所妨礙

黃茂材曰所貴於目者為其見道若不見道與盲無異非蔽於五色而然乎所貴於耳者為其聞道若不聞道與聾無異非淫於五音而然乎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若以肥甘為美又安知其所謂淡然者令人嘸納津液久而自不愛食五味蓋得於此馳騁畋獵固未至於狂而以清靜無為者觀之豈不為狂昔韓退之論擊毬之害曰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垂於胷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其危哉夫稍知道者視金帛珠玉如糞土然何至於尚貨蓋非此之謂也當是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已行於人間將必有食芝餐玉養丹竈之說老子以為是皆身外難得之物無益於生妨人多矣不若求之吾身之為易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潁濱蘇轍曰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畋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衆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守綿綿之氣以實腹去察察之視以養明也

陳象古曰為腹則實其腹也內藏其明者也不為目則防其外境之侵鑠我也彼外也此內也是聖人之所取舍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不為聲色五味畋獵貨財所惑所以為腹不為目也腹者有容於內目者有見於外聖人收視反聽還元復命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所謂明者非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得者非得彼也自得而已故去彼取此

黃茂材曰腹易猒足而目好尚無窮故學道者欲收視欲內觀欲默照其不為目可知此者此道也亘古及今惟有此道捨此皆非道也故云去彼取此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四 侍七

宋鶴林眞逸彭耜纂集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御註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爲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爲累則患莫大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謂貧賤刑罰諸凶也夫達道之士以形骸爲逆旅生死如贅癰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乃外物之寄託豈有寵辱係懷而可驚怛哉此謂中人耳中智之士則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者戒愼之深也夫心之感動異於震驚故謂之若驚世俗趍末則驚辱中智觀本故驚寵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養身之屬也且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之況尊愛他物乎今世之人謂軒冕寶貨可以資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之與物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貴也

陸佃曰寵所以爲辱貴所以爲患何也曰寵之與貴皆外物者也外物非吾所有而有之此所以爲大患大辱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寵辱爲重甚於性命

葉夢得曰寵辱者視寵猶辱也貴大患者以貴爲大患也驚者猝然遇之而駭者也身者憂患之所從生而不欲有者也常物之情得其所欲則順而安非其所欲則逆而駭故世不驚於寵而驚於辱寵之過必辱辱之復必寵視寵猶辱而若驚者知寵之必有辱也貴者人之所尊也貴賤無常分有貴而賤者爭生滅無定形有身而偶者敵視貴爲患而若身者知貴之必有賤也

黃茂材曰寵人所榮也在道則爲可辱貴人所欲也在道則爲可患自古以來因寵貴之極陷於禍敗者何可勝數譬之犧牛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求爲孤犢而不可得則夫所謂寵貴者豈不可辱可患乎

何謂寵辱寵爲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御本作寵爲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驕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爲辱本故曰爲下河上公本作寵爲上辱爲下於義完全而理無迂闊皇甫謐本亦作寵爲上辱爲下言以得爲上失爲下也

潁濱蘇轍曰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辱爲下者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爲下矣

陸佃曰可得而寵者下也

劉涇曰寵人者爲上則寵於人者爲下矣

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御註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爲悅其去不可圉故至人不以失爲憂今寄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能勿驚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

慄捨之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懾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得其寵榮必有悴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

臨川王安石曰得失若驚此寵之所以爲辱也

黄茂材曰寵於人則服役於人其得也在人而不在我故得亦驚其失也在人而不在我故失亦驚夫在我者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又何有於得失哉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劉涇曰前章言五色聲味馳騁田獵難得之貨交攻其内外所謂大患也而患本於有身無是身則無是患矣而身者委形於造物則安能必無哉今享天下之貴則事天下之事将癉行以悅人萬目以憂世其患可勝言哉莊子曰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踈矣

道眞仁静先生曹道沖曰世俗不知寵爲致辱之大患而返貴重致辱之患如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御註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爲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

碧虚子陳景元曰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且人之身無羽毛以禦寒暑必将資物以爲養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爲身忘其心不以心爲心冥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縁及之又曰無者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爲滅壊空寂者失老氏之宗旨矣

頴濱蘇轍曰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貴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内寵辱得失之交攖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壊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道眞仁静先生曹道沖曰我因何能致大患爲有此身爲致患之本又何況身外更有不能捨棄重於身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身飢渴寒暑生老病死莫非患也故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所謂無身者外生死遺禍福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謂入於天若然者體合大道心同太虚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

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聖人體道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賊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
涑水司馬光曰夫貴重天下者天下亦貴重之愛利天下者天下亦愛利之未有輕賤殘賊天下而天下貴愛之者也故聖人之貴愛天下所以貴愛其身也如此則付以大器必能守之
○穎濱蘇轍曰人之所以驁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凡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陳象古曰恃貴有己而爲天下非寄天下之要也恃愛有己而爲天下非託天下之要也故曰若可寄若可託言若則不可寄不可託之義也
葉夢得曰不貴其貴而貴其身雖得天下而不敢執視之猶逆旅茲非可以寄天下者乎不愛其寵而愛其身雖有天下而不敢任處之猶蘧廬茲非所以託天下者乎
黄茂材曰人不知貴其身者以天下爲重而以身爲輕爾故不知貴其身人不知愛其身者以天下爲大而以身爲小爾故不知愛其身老子之道以身爲天下可貴可愛者皆在身彼天下特其外物故可寄託焉
○林東曰達人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有身者以其不能忘身也忘身則無身而亦無患若舜有天下而不與堯之非心黄屋則幾矣貴與愛寄與托則一意辭勢互換然耳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擧其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寘其循搏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穎濱蘇轍曰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象平夷無色可見大音希聲嘿不可聽沖妙無形虛不可執三者謂希夷微也皆無質象不可以器位分之故復混爲一非視聽把執擊搏之能知似隱似見或存或亡不可究詰亦若萬籟一風而異聲七竅同氣而殊用思不可推言不可議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夷則無色故視之不見希則無聲故聽之不聞微則無形故搏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隨事强名夫道一而已故混而爲一

黃茂材曰此章論真有也真有雖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則近於無老子慮夫人之溺於無而不知其有於是爲之別白而言曰是道也分之則爲三夷希微是也合之則爲一混然者是也是皆真有非無人不能知之乃謂老莊爲虛無之學豈足與語道哉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御註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玆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辨而有數玆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惟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處陽而不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爲高矣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故曰其上不皦沈然沒於九地之外處陰而不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爲深矣使其學者在下與瓦甓同寂而其明不昧故曰其下不昧

涑水司馬光曰皦明也道之昇萬物以生而不可見道之降萬物以息而未嘗亡

穎濱蘇轍曰物之有形者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忽焉在上明而不曜倏然在下幽而不晦

陳象古曰皦明白之稱也昧隱暗之稱也不皦謂道行於已不自明其功也不昧謂道施於物不可隱蔽於其理也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之非無也其在上也人見其皦而非皦其在下也人見其昧而非昧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穎濱蘇轍曰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清源子劉驥曰繩繩兮綿綿不絕運用無窮不可得而形容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御註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睹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鑑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穎濱蘇轍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周流無端故無首尾

陳象古曰不可致詰故如是

清源子劉驥曰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黄茂材曰此又論無有之非無有也既謂惚恍矣烏有其首之可迎烏有其後之可隨雖無其首與後也謂無其中可乎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中何也物與象是也由此以言無有之非無有可見矣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强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爲我者廢仁爲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馭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

碧虚子陳景元曰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持執上古無爲自然之道制馭即今有爲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陸佃曰能知古始古者今之所出始者終之初莊子所謂無端之紀是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緜古不移道也見機而作事也治身者執古之道謂人之靈物與造化齊生不泯不滅今之有者身也受之於陰陽得之於父母貸一氣以有生本五行以成質執守神用攝御身形是謂執古之道不失御今之有不虧古謂先天之道始謂萬物之宗能知道者是謂執物之紀而總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眞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所以御今之有也能知古始則知道之大原故是謂道紀

黄茂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故可執而御謂道爲非有可乎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此五太者時之所謂古而道之所謂始人能知之可以爲道之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註曰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頴濱蘇轍曰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在世間人不以爲異

黄茂材曰齧缺王倪蒲衣子南郭子綦支離疏王駘與夫子祀子輿子桑戶之徒皆古微妙玄通之士人不能識故謂莊子寓言焉當商周之季士之被褐懷玉隱居田肆不肯出而嬰於世網者何時無之但無所紀見如論語載楚狂接輿荷蓧丈人長沮桀溺今皆謂無是人可乎嗚呼人固難知有道之士尤其難知此經所以謂其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御註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地之厚不可俄而測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

而巳强爲之容豈能眞索其至

碧虛子陳景元曰恐後世無以爲師法故强爲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下文也

陳象古曰顯教示信若不强爲之容恐來者不可學也

黄茂材曰夫有道之士雖爲難識天與之形道與之貌亦可見其髣髴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御註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巳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不劌雕以爲廉不矯激以爲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汚者異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而舉事退藏輒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沒溺如寒沍之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恐下沉於不測之淵也又履虛無而不敢有爲故出處而深思猶然而畏慎謹於去就而慮幽明之司察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竊知此戒之深也儼然端謹而心無散亂如賓對主人曷敢造次其無事無爲也夫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含光居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外雖矜莊而內心閑放若春冰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而質素之材未嘗分散其語默恬和而無文飾也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有道之士德純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之去來而不撓于懷有如空谷之應答而嘗虛也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有道之士內心清靜而外雜彼流若濁水之不明曷分別乎妍醜也巳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潁濱蘇轍曰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巳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無所不敬未嘗惰也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人僞巳盡復其性也虛而無所不受也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臨川王安石曰雖然亦不可不反諸本也故敦兮其若樸而守之以素也故曠兮其若谷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然而其道亦不○可得而別也故混兮其若濁而巳矣此所謂善爲士者也夫豫也猶也以至于混而其若濁也皆所爲不可識而强爲之容也

陸佃曰以其先事而慮常迫而後動故曰豫若冬涉川以後事而慮常以防而後居也故曰猶若畏四鄰以其雖以迫而後動防而後居而其心常儼之若容渙若冰將釋者散而不凝於物也敦兮其若樸者其體無乎不圓也曠兮其若谷者其體無乎不虛也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然後冥

之以無知混之以無覺故曰渾兮其若濁劉槩曰猶豫皆疑而不敢進之辭也以其不為物先故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以其不為事主也故儼若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建德若偷為善不伐豫若履冰慎之至也猶若畏隣密之至也

葉夢得曰豫者先事而戒也古者謂大象為豫物大則見之者早而冬涉川亦理之所易見而戒者也故先事如之猶者後事而猶疑也猶亦獸名畏人而善登木畏人登木可矣無人登木者疑也四鄰吾所親狎可以無畏而猶畏故後事如之儼若容莊也渙若冰將釋舒也冰者時而後散不遽毀其堅者也將以臨民不可以不莊故容張之也孔子享禮有容色退而燕居不可以不舒故渙孔子居不容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弛之也敦兮其若樸足於已者實也曠兮其若谷受於物者虛也雖然是皆其未吾終日暴而不知歛則物得以窺之矣故終之以渾兮其若濁潔而與衆異易濁而與衆異難

清源子劉驥曰豫者圖患於未然若冬涉川不得已於事也猶者致疑於已事若畏四鄰退藏於密也儼若容者望之儼然寂然不動也渙散也散其留滯混然融和如列子之心凝形釋骨肉都融是也故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者敦厚無華若混沌之始樸曠兮其若谷曠蕩無邊若天谷之至虛渾兮其若濁者和光同塵渾雜如濁與修身以明污者異矣此七者皆古之善為士者所為可謂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所以深不可識也此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

晦菴朱熹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指又曰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書引此乃以容字為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韻釋脗若符契又此凡言若其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為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

黃茂材曰豫兮若冬涉川踐履必加敬也猶兮若畏四鄰常若有臨於其左右前後也儼若容居處不敢慢也渙若冰將釋形氣無留滯也敦兮其若樸初不見其圭角也曠兮其若谷其中足以容也渾兮其若濁處俗而不違於俗也皆其道德之容睟然見於其外使人愛慕之不厭若乃晉人之風蓬頭跣足不拘繩檢終日酣飲疾呼大叫自以為曠達豈足言此哉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御註曰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世俗之人誰能如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而靜之則徐徐復其清矣誰能如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徐全其生矣

潁濱蘇轍曰世俗之士以物汩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

○黃茂材曰大道汎兮初無定名若以為濁靜之則清若以為安動之則生所以能與物為無窮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御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自牧而安其虛靜夫惟不盈者再舉獨有至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薄惡雖有新成之功亦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

王雱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萬世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則終無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於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陳象古曰盈滿假之謂也志自滿假道隨而汙故不可盈古人行道其弊不生今人若能如古豈有新成之弊哉恐其奉道之不至也故無弊者其要在於不自盈而已

黃茂材曰盈對虛而為言蔽匿也藏也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其不欲盈可知夫物新必有故成必有壞無新也孰故乎無成也孰敗乎夫如是可保此道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潁濱蘇轍曰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虛為虛未極於虛也以靜為靜未極於靜也虛靜兼忘是為篤極

葉夢得曰知虛之為虛而致之未必能致於虛猶有實以為之對也知靜之為靜而守之未必能守於靜猶有動以為之別也故致虛必極守靜必篤致虛極則無虛是為眞虛守靜篤則無靜是為眞靜

黄茂材曰虛靜之境要在純熟致虛不極則不可得而虛守靜不篤則不可得而靜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註曰方其並作而趣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非止於人而萬物之並作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形及觀其復也盡返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真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至無也

穎濱蘇轍曰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茍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臨川王安石曰復本也萬物並作吾能觀其復非致虛極守靜篤者不能與於此

陳象古曰物極則復復者自靜故可以觀

又曰萬物雖多安能離吾之道哉

黄茂材曰人與萬物同生一根惟虛而靜則能觀其復復初也物之根也名為觀物實以自觀

程大昌曰物之從枯而茁壯長者是其作也華實皆泯律歸於根則其復也老氏借淺以明賾也虛者物莫之能昏靜者物莫之能動故其接物易以有見也對奕之智常不及旁觀之明而操舟失港凡岸立之人往往皆能指其曲折故由動觀動或反與之俱而據要觀妙者必其心不徇物乃始能之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御註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

碧虛子陳景元曰芸芸茂盛貌或作云云動作貌

穎濱蘇轍曰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陸佃曰芸芸者所謂幻化也各歸其根者所謂空性也幻化有滅而空性無壞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萬物紛紜動作既極必返於本不假至人用意裁制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使人息其愛欲之念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源譬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於根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穎濱蘇轍曰茍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臨川王安石曰命者自無始以來未嘗生未嘗死者也故物之歸根曰靜靜則復於命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復於元命返於天真

陳象古曰本自清靜因物有遷也

黄茂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窮理也歸根曰靜盡性也靜曰復命至於命也

復命曰常

御註曰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敬與道爲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碧虚子陳景元曰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是

頴濱蘇轍曰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夫物或興或衰或生或滅皆爲造化之所陶鑄惟道常然晝不能明夜不能晦復性命之道則知眞常

黄茂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可常存矣

知常明

御註曰明道之常不爲物遷故足以鑑天地照萬物 情七 二十三

碧虚子陳景元曰知猶悟也曰明或作日明言日益明達

頴濱蘇轍曰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曰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玆妄也已

碧虚子陳景元曰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爲妖長生爲誕虚極靜篤爲空曠歸根復命爲滅亡不知强知不識强識易所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不知常妄作凶

頴濱蘇轍曰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黄茂材曰常之爲道至微至妙非夫明智玄通之士則不能達秦漢以來方士爭言神仙之術陷於禍敗如徐福欒大之徒皆妄作者也老子知其凶之必至

知常容

御註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頴濱蘇轍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陳象古曰安於天理不復爭競何有而不能容乎

清源子劉驥曰知常則與天地合其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

黄茂材曰眞常之道大無不包知之者必有容宇宙之量 情七 二十四

容乃公

御註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何私之有

頴濱蘇轍曰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清源子劉驥曰有容德乃大如天地之無私覆載也故曰公

黄茂材曰容有容宇宙之量則無已無人無物皆冥於一

公乃王

碧虚子陳景元曰既能包容乃於己無私則襟懷蕩然平夷而至公矣既公平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輻輳無有不歸往者矣王

頴濱蘇轍曰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

之矣
黄茂材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王乃天

御註曰在上而無所不覆者天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既歸往天將祐之
潁濱蘇轍曰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臨川王安石曰王者人道之極也人道極則至於天道矣
黄茂材曰王者與天爲徒也
程大昌曰王之能容也無擇而無棄即天之不頗其覆者是也

天乃道

御註曰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潁濱蘇轍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與道合而爲一
黄茂材曰天法道者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御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庻物得之者昌闕百聖而不窮敝天地而不息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
黄茂材曰道者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故曰道乃久得道則可久矣而曰沒身不殆身又可沒乎曰身者有形之物安得不沒身沒而謂之久何也其死而不亡者乎其形化而心不與之然者乎
林東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悠久無窮雖沒吾之身而未嘗危殆有以見體道之君子與道周旋雖久而安也其源出於致虛之極守靜之篤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四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五

宋鶴林眞逸彭耜纂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御註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淡泊焉無忻忻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爲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太上者謂大人也大人即太古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而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爲其治無迹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已謂帝何力於我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上古純質雖知有君簡靜無爲上下恬淡各安其所
葉夢得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下知有之知其臨我者吾君而已民未見德則莫知何有於我也

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

御註曰澤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清源子劉驥曰其次以有為治天下其德可親其功可譽故親之譽之不能兼忘天下也又其次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又其次則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侮之

黄茂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也太上之道乃知而有之是未能至於相忘也故為下其次親之譽之親之者以其貌譽之者以其言夫道豈聲音笑貌為哉又其次畏之侮之畏之者畏其高而難行侮之者侮其近而無甚異其去道益遠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註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之有孚之謂誠言而可復之謂信且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聿興欺罔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而應其君矣夫上之化下也如止水明鑑之接形容而理無差焉王弼曰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

穎濱蘇轍曰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不自信而加之仁義重之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清源子劉驥曰於是愚智相欺上下相疑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智以其信道之心不足所以有不信之禍也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自親譽而下已喪其太上無為之化而不能復其淳古之風猶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為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乎夫有道之君垂拱而居無為故功業成而不有矣憺默而教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矣民皆淳朴無所妄為謂我之自然而然也故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

葉夢得曰號令教戒無非言也欲以是為信可乎上不以情示之下下亦不以情報之上上下交相疑而不信其衰為已甚而人猶以其言為貴末流之弗悟也如此將以反之必使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自然雖欲親譽之而不能則可以復乎太上之世矣頌堯之德曰蕩蕩乎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而本之於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何為者哉穹然在上而物無所歸德則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乃所以謂我自然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徒貴聖人之言不知聖人之道聖人以道蒞天下使民遷善遠罪日改月化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功

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此太上之治也
林東曰猶者遲而難之也其貴言之謹也如此葢以言之不輕出諸口必欲取信於民而無待於告諭也如所謂太古淦民耳目非舒悠荒唐之說乃使民不役於耳目其效見於心之相信云爾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見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碧虛子陳景元曰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穎濱蘇轍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清源子劉驥曰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黃茂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老子方將擺去人累而與造物者遊故不言仁義非惡仁義惡夫徇仁義而不知大道者楊子雲乃謂其搥提仁義非也老子雖不言仁而好言慈雖不言義而好言果果者義之異名慈者仁之殊號

程大昌曰莊子曰至德之世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夫至德之世即大道未廢之時也端正相親其為仁義也大矣特未立此名則亦不著其迹故道見而仁義不見焉耳自有易以來剏法立則凡陰陽剛柔之效乎事者聖人因其實而命之曰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仁義立而道之無者皆著於有如元氣播於陰陽人知其為陰陽而不復見其為元氣矣莊子固嘗明言之矣曰道德不隱安取仁義由其言而推之則分大道以為仁義信其破全為散矣

智慧出有大偽

碧虛子陳景元曰理勢然也

穎濱蘇轍曰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穎濱蘇轍曰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黃茂材曰六親不和而後舜以孝名國家昏亂而後比干以忠顯大道既裂儒墨相攻而後老子之書出使天下常如太古鴻荒之世吾知老子昧昧然莫知其影響何書之可作哉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註曰道之與性一而不離離道為德是名聖智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曰五帝畫象倉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莊子

曰去小智則大智明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

頴濵蘇轍曰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不勝其害矣故絶聖棄智則民利百倍

臨川王安石曰所以返朴也

達眞子曰大道廢故能舉其道者則爲聖能知其道者則爲智是聖智因道廢而名也方道無不舉則聖之名可以絶道無不明則智之名可以棄道於天下無不舉無不明則民無不利者也故曰民利百倍又名聖者爲其有不聖也名智者爲其有不智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眞以治身則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聖智仁義猶當絶而棄之況其他乎

黄茂材曰古之士也從事於道是非都忘有無俱遣悠然樂於放曠之野聖智無所施況仁義乎仁義無所用況巧利乎夫如是故一身妙用隨取而有故曰民利百倍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註曰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是欲人全其性命

頴濵蘇轍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害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絶仁棄義則民復孝慈

黄茂材曰孝慈民之性也累盡性復故曰民復孝慈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註曰爲機變之巧有欲利之心是皆穿窬之類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擿玉毁珠焚符破璽使民朴鄙而盜自止

頴濵蘇轍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絶巧棄利則盜賊無有

葉夢得曰利富之也孝慈教之也盜賊禁其爲非也而不知天下由是而愈亂

黄茂材曰戕天和而伐本眞者一切銷去故曰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眞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返本故攘棄仁義絶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眞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救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也

涑水司馬光曰屬著也聖智仁義巧利皆古之善道也由後世徒用之以爲文飾而内誠不足故令三者皆著於名而喪其實

頴濵蘇轍曰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

也然而天下盖以不安局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

黃茂材曰三者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皆性外事特其文爾不足以爲道故令有所屬者屬於道也

程大昌曰其屬之之地即樸素而節私欲者是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臨川王安石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返樸而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絕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可以返朴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於不見所欲也

陳象古曰少私寡欲絕棄之機要也

黃茂材曰至道無華樸素而已所見者素其見無非道矣所抱者樸其抱無非道矣私可以無何少之云欲可以絕何寡之云見素抱樸爲上智言少私寡欲所以誘進中下之士者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註曰任其性命之情而樂故無憂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之學者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者非謂其絕滅不學也謂守其自然之性也

潁濱蘇轍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至人無學我即道也即我是道又何學也理暢無虧又何憂也

達眞子曰凡學者學其所未至也未至其道則心不能無累有累所以有憂也既至其道則心無累無累所以無憂也道至於無憂故無所用學爲是以言絕學無憂

葉夢得曰不學則道無所入見道則學無所用

清源子劉驥曰方其爲學則日益聞見理有所未窮意有所未得能無憂乎及其爲道則日損無視無聽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樂天知命故絕學無憂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之理欲以一人之智窮其所不可窮其憂多矣

林東曰捨本性而外求道別有所謂學皆外也惟於絕學則無有憂者率性而自得非學此又學彼之憂勞乎其心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爲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

碧虛子陳景元曰唯者恭應也唯聲低所以爲恭爲禮阿者慢應也阿聲高所以爲慢爲野夫以名教言之則唯恭而阿慢以理論之皆應聲也今爲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爲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

相去奚異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穎濱蘇轍曰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而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惟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劉涇曰莊子曰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何則善惡之間不能以寸近取諸身則唯譍阿譍同出一聲何以唯爲恭以阿爲慢善惡之殊何異此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同爲譍答何乎恭慢遣善爲惡皆是勞心

達眞子曰唯阿者因其世薄而分之也善惡者因其眞喪而別也方世之薄人生其慢焉則以唯者爲恭阿者爲慢方眞之喪則能修者爲善不修者爲惡然改阿爲唯非不能也是不爲也故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改惡爲善者非不能也是不修也故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黄茂材曰莊子亦嘗以臧穀亡羊發明此理學者宜致思於善惡不到之處何物可名若直以爲惡與爲善同是率天下而入於惡非老子意

程大昌曰唯爲主善阿爲導諛

林東曰善與惡不翅霄壤今謂之相去何若急欲惡人之復於善如唯阿之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至人冥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胷中必順唯阿於形外既而身處人間世豈不修其德乎故唯阿之禮不得不遵善惡之戒不可不畏其惟縕道之深者乎

穎濱蘇轍曰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其心而已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全身遠害安得謂之不畏

黄茂材曰人有所畏亦有所喜畏其所畏而不喜其所可喜何也人之所畏烏可不畏若其所喜吾亦從而喜之則是同於流俗

荒兮其未央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央中也止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之荒大而莫知畔岸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老君處世之時所覩之事也

達眞子曰如田之荒以其爲草所蔽人之性爲物所蔽固不異此

葉夢得曰此非言之所能窮故曰荒兮其未央哉

黄茂材曰荒如禽荒色荒之荒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眞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心目所經外境方盛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碧虛子陳景元曰孩笑貌
潁濱蘇轍曰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黄茂材曰衆人慕樂如此我則怕然不動
乘乘兮若無所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歸止
臨川王安石曰乘乘若無所歸者以其游心於無何有之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乘萬物而游無所係著
陳象古曰乘乘厚重貌守眞抱樸滿而不盈
清源子劉驥曰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乘乘兮如虛舟之東西
程大昌曰衆人舒泰如享備味如覽勝會我方揣切其未嘗發見者如嬰兒之從駭而寔無所知甚言不曉世人趍樂之故也故繼之曰乘乘兮若無所歸宿也
衆人皆有餘
御註曰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碧虛子陳景元曰饕餮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
潁濱蘇轍曰衆人各自以為有餘
劉涇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陳象古曰有餘自盈滿也
我獨若遺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
劉涇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吝為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絶救之耳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皆自謂我有餘而我獨遺忘若無物也
葉夢得曰認之則有餘棄之則若遺
黄茂材曰衆人皆有餘其盈溢於富貴驕奢如此我則若遺且如愚焉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潁濱蘇轍曰若愚而非愚也
劉涇曰衆人務學作智我獨絶焉則愚之人而已
程大昌曰純純乎無所能解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御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睨於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昭昭光耀自衒貌察察嚴明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惛惛昧昧貌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頴濱蘇轍曰世俗以分別爲智聖人知群
安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衆人昭昭極智
慮而察物惟恐其不顯不彰不知不聞也
我獨若昏我獨事事不知若昏愚而無識
者也察察謂盡物而不容也
黃茂材曰俗人昭昭以其好於聲名我則
昏昏俗人察察以其競於機巧我則悶悶
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
御註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
居道之利用
碧虛子陳景元曰莫測其深故曰海而又
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之漂揚而似
無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似其尸居其心寂
靜無所繫繫故似無所止亦通
達眞子曰澹者泊然而大也飂者曠然而
通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御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傳曰心
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者謂都爲美謂野
爲鄙
劉涇曰以用也衆人之學所謂有用而已
亦安知無用爲有用哉頑鄙是也鄙野也
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黃茂材曰高才絕智孰不求爲時用我獨
頑似鄙凡此數者不喜其所可喜自足於
道而已
程大昌曰甚言世人趍末而不知有本也
林東曰衆人皆以才智爲世用而我獨頑
鄙無益於世以見衆人離道爲甚遠而我
之體道爲甚謹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御註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
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
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碧虛子陳景元曰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
爲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
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之也夫至人
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
言立教故有彼此之云爾
頴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
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
食於母而已
劉涇曰嬰兒以母爲本道本也學末也此
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
主絕學爲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
無以救俗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衆人求物於外
我獨食氣於內氣爲母神爲子神不離氣
氣不離形子母相隨綿綿上下久而自定
閉之非也此簡易攝生之要也
達眞子曰衆人所求者以外不以內以末
不以本是反求食於子而不求食於母也
陳象古曰異於人不同衆人之所學故也
黃茂材曰母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
是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其道

穎濱蘇轍曰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孔德孟子所謂盛德是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蓋惟道是從則孔德之容矣

葉夢得曰德之爲言得也道不可見而德有可得故道無容而德有容

林東曰失道而後德德則有形容之可見也況於盛德之容乎況於衆有之美者乎凡此之容此之美皆自道出道雖不可形容乃著見於孔德之容衆有之美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御註曰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爲物然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況惚者有數之可推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爲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故眡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耶今言物者蓋因强名以究妙理故曰有物混成亦稱道之爲物也恍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無非無乃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乃即色是空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非物也然謂之道則有物矣恍惚是也

陳象古曰恍惚不可定名之謂也

黃茂材曰恍者陽也惚者陰也道惟陰陽而已不謂陰陽而謂恍惚者升降消長之理交感契合之情恍恍惚惚不可指名惟心能得之故其字從心

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御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碧虛子陳景元曰象者氣象也物者神物也即莊子所謂眞君今之所謂性者也

陸佃曰太始者形之始故曰其中有象太素者質之始故曰其中有物

葉夢得曰恍惚非二境象物非二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恍惚者在有非有在無非無惚兮恍其中有象經所謂大象無形者是矣恍兮惚其中有物經所謂有物混成者是矣恍惚之中有物與象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御註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云甚眞一而不變故云有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窈兮深遠貌冥兮寂默貌其中蘊乎純粹之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僞故曰眞其化應時故曰信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寂然無形今感之立應信莫過此春生秋煞夏炎冬凜未嘗差忒答響若谷現形如鑑豈不謂之信也

黃茂材曰陰陽至妙窈冥難覩陰中之陽

是謂陽精陽中之陰是謂陰精故曰其中有精陽之精者爲眞陽陰之精者爲眞陰故曰其精甚眞陽生於子陰生於午時日晷刻必至無差故曰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註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眞之精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爲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潁濵蘇轍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陸佃曰生者有生生者自太易至於太素所謂生生者也然生生者未嘗生未嘗無故能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也所謂其名不去常名是也夫衆美者有生而吾體不生衆美者有化而吾體不化故能名以閱之也莊子曰神奇復化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神奇者衆甫也

清源子劉驥曰亘萬世而無弊充一性而常存故曰不去衆美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眞常存而不亡所以披閱衆甫之死生終始也

黃茂材曰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即道也故爲萬物之母時雖變而無常名常存而不已甫美也天地之大人物之衆昆蟲草木之微莫不具有此美捨此皆非道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五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六

宋 鶴林 彭 耜 纂集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碧虚子陳景元曰聖賢之士鈎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耀者故欲逐害而全身也故曰曲則全聰達明察曉辯諸物有大功業立大名聲心直如猛矢志端如朱絃常枉己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故曰枉則直人以謙卑爲本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蓋設象而會意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之不常也川谷窪丁則水流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剥而頹之人之謙下則衆仰德而歸之以致其光大也夫自尊則衆毀而辱及之以致其危亡也故曰窪則盈且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則衆共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西升經曰予得一萬事畢又曰丹書萬卷不如守一故曰少則得夫多者博學之謂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庚桑子曰萬人操弓共射一鵰鵰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並戒其多也故曰多則惑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也亦太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爲也夫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者謂復太古無爲之風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爲可以兼包之故爲天下式

穎濱蘇轍曰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而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臨川王安石曰方則易挫曲以應之此所以能全也直則易折故枉以待之此所以能直也海者常處於卑而爲百川之所委故窪則盈無春夏之榮華秋冬之彫落故弊則新少者復本則得矣多者有爲則惑矣

王雱曰至人沖虛其行如水無心於物不與物忤故常全也此篇大旨與莊子養生主相類

陸佃曰蓋其周旋動止於物無忤與之俱往故謂之曲物之變也而天理之在我終於完而無缺故謂之全

達真子曰已雖全也常自以爲曲所以求全不已則卒至於全矣是則所謂曲則全也已雖直也常自以爲枉所以求直不已則卒至於直矣是則所謂枉則直也猶德雖盈也常自以爲不足則若其窪知雖新也常自以爲不明則若其弊以若窪之心不已其求則卒至於盈是則所謂窪則盈也以若弊之心不已其求則卒至於新矣是則所謂弊則新也少則約多則詳以道散則適於多道聚則歸於少是以少則得得其道也多則惑惑其道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一則不離於道爲天下式

陳象古曰一者不繁不亂可以曲可以全可以枉可以直可以窪可以盈可以弊可以新可以少可以得可以多可以惑夫小者大之端暗者明之漸理當然也故聖人抱一於數則有增於象則有容不自滿假先見未萌天下若取以爲式則人人合於道矣

葉夢得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即其體而言之也枉則直弊則新多則惑勢也極其變而言之也曲則不忤故全窪則不滿故盈少則不奪故得此理之必至者也枉非以求直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

新而弊之反必新多非以求惑而多之罪必惑此勢之不得不然者也理勢之相成或更為終始或迭為得失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濟之不與之俱變者抱一也前言寃鬼之合而曰抱一者一之存乎己者也今言理勢之雜而曰抱一者一之總乎物者也一則萬法之所從出故以為天下式

黄茂材曰世皆曲吾與之為曲故能保其全人皆枉吾與之為枉故能養其直莫不欲盈也孰自處於窪吾能窪乃所以為盈莫不欲新也孰自期於弊吾能弊乃所以為新為道日損損則少其入道也近故得為學日益益則多其去道也遠故惑曰全曰直曰盈曰新曰得曰惑散之則六斂之則一通乎一萬事畢又何有於六乎故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四事皆無為之職夫聖人無為何嘗顯見己之才能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故曰不自見故明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以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而其旨畧同矣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故曰不自是故彰且聖人恬澹何嘗自伐取其德義則天下自然稱其功業矣故曰不自伐故有功且聖人寂寞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故曰不自矜故長

潁濵蘇轍曰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臨川王安石曰不自見乃無所不見故常明不自是乃無所不是故常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不自矜則不有能故能可久矣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達眞子曰如自見其全則以為全足於己更不求其全由是故全或至於不能明如自是其直則以為直足於身更不求其直由是故直或至於不能彰唯不自見其全也常以為求全之不足若是則全終至於明也唯不自是其直也常以為求直之不足若是則直終至於彰也推此二類凡有於己者皆不自足於己如雖有功也不自伐其功故得其有功己雖長也不自矜其長故能得其長蓋聖人不自滿假凡在於此也

葉夢得曰見字當讀為見乃謂之象之見夫惟得一故雖晦其迹不自見而反明雖藏其用不自是而反彰不伐而有功不矜而能長亦由前之為曲全窪盈者天下之理同也是以復終之以夫唯不爭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以爲萬物之變非吾所能執及其既定物亦莫能與我競此不爭之效也雖萬物無不可爲爭心苟存則雖一法無所容措

黄茂材曰至人之處於世未嘗有我也無我故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矜夫然故與物無爭而物亦莫與之爭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天下孰能與之爭乎不自見而明不自是而彰不自伐矜有功而長亦其自然之理夫何容心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御註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爲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獨抱守純一無爲何嘗更有爭競之心哉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蟲獸尚爾況於人乎然而上古有此曲全之語豈今日之寓言哉人能行之誠有全德之美而歸之于身此再三勸勵之深旨也

潁濱蘇轍曰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葉夢得曰知此則循其本而反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誠先得其全而後歸於道則由枉而下爲可知矣

黄茂材曰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全於酒猶若是況全於天乎古之至人天以其全付之還以其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御註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希者疏也易曰吉人之辭寡

涑水司馬光曰知道者不言而諭故曰自然

潁濱蘇轍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旣此所謂希言矣

臨川王安石曰多言數窮故希言則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言教出則爲迹未能因於物情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自然之理

達眞子曰道不可聞故聽之不聞則名曰希希者冥其聲之謂也

葉夢得曰此章明言不足以得道欲得道者必即道以求之而道之不行世始有方術之士各以其一曲誕怪詭譎違理而叛

道雖幸或見不旋踵而亡矣
清源子劉驥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則聽乎無聲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自然也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碧虛子陳景元曰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激天地交錯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而敢縱愛欲任喜怒趣取速亡不亦悲乎
潁濱蘇轍曰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泄於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辭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飄風驟雨謂不常也而況人心豈能常也
葉夢得曰夫言之不足尚如此
黄茂材曰道無可言自然而已自然則久飄風驟雨非其自然故不能終朝日況於人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所法也回轉而及自然自然之功豈易到哉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從爲也順也言人爲事當從順于道希言愛氣永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
潁濱蘇轍曰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苟從事於道矣則其所爲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所爲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聖人從事於自然之道不强物情道者同於道有道者可與語道德者同於德謂彼此俱造於德則可與語於德也失者同於失鵂鶹與梟皆以夜爲晝則難與辨其謬失也
葉夢得曰非失之云能得道也因其失而正之亦可以得乎道也
黄茂材曰道至大也有從事於此道則同於道德則同於德失則同於失譬之海廣無不容大無不納物之在其中也無不各得其欲故道者曰吾得之德者曰吾得之失者曰吾得之失既以爲失矣又焉得曰失道而後德則德也者非失而得之乎失德而後仁則仁也者非失而得之乎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義與禮也者非失而得之乎夫是謂之大同
信不足有不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仙道貴生鬼道貴終蓋

各以類應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德不信乎道輕忽乎德故道亦不應德亦無稱衆之天下豈有信之者哉

潁濱蘇轍曰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達真子曰信道足則於道無不信也信德足則於德無不信也

陳象古曰言亂而理寡故人不之信

黄茂材曰至道甚微信者寡不信者多老子重言及此憫世人之愚而欲其信也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曰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胥進之夫跂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

涑水司馬光曰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潁濱蘇轍曰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亦若是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跨謂不內不外跨其兩端不一于道也

達真子曰跂者非立之常跨者非行之常而皆性之强矯非動之自然者也

黄茂材曰跂而欲立必不能立跨而欲行必不能行

程大昌曰足之履地爲立跂則騰竦以爲高隨足力所及而更迭以進是之謂步跨則展布以示闊貪新失故且將并其能行能步者而失之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曰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爲餘於行爲贅

碧虛子陳景元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

涑水司馬光曰皆外競而內亡

黄茂材曰自見其見不可與明自是其是不可與彰伐者無功矜者不長此皆性外事

程大昌曰露才揚己之謂自見曰予既已知則爲自是誇其勞者爲自伐眩其能者爲自矜凡此數者不獨足己自當又且廣已造大課其所有甚狹而無助故不明不彰無功不長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乎

葉夢得曰智之不明未必皆能惡也故曰物或惡之惟有道者不處豈必知道而後能辨也

程大昌曰見是伐矜有道者不肯措以爲居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

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眞道萬派而莫分故謂之混成然而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經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潁濱蘇轍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善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陳象古曰混成大道之喻也道無定象天地有形因道而生故先天地之義昭矣

葉夢得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生兩儀者易也然不直言易而設爲太極於中者蓋言易之生物不可以正名故假太極以見則易與太極固未之有分也謂太極爲生兩儀則有易居其上謂太極爲生於易則未見太極之有間故寄之曰有則易爲無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則天地生於混成而混成者亦自有所生也然不顯言其生而虛生生者於上亦以生者不可以正名

黃茂材曰有物果何物也先天地而生天地者也

林東曰有物混然而成則包含萬象圭角不露皆所以想像道之體質也必也先天地而生言是道之有自來也遠矣或以爲

○道在太極之先則非止在天地先也亦言其來也遠之意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御註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已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萬物恃之以生

碧虛子陳景元曰杳冥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大塊卓然無物可比妙道廓然何物偶對故曰獨立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沖和之氣徧于太無斂則精純之物藏于黍粟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夫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殞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故曰可以爲天下母

潁濱蘇轍曰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

○達眞子曰致虛極則曰寂廣遠極則曰寥此有物混成之體也

陳象古曰母取其始生萬物也

葉夢得曰寂寥之中獨立而周行者彼亦不過動靜之兩間爾學者多不能明寥之義與寂同爲靜非也古者謂大風之聲爲寥吹萬竅而怒號者寥能覆之則安得爲靜乎寂言靜也寥言動也惟寂故能獨立而不改惟寥故能周行而不殆此其所以能母天下者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御註曰運而不留故曰逝應而不窮故曰遠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徧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乎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碧虚子陳景元曰凡物之大皆有邊際惟道之大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云大曰逝愈逝愈遠莫究其源故云逝曰遠雖遠出八荒之外逺之不遠而收視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間若鑑之明應而不藏故云遠曰反反復也

潁濱蘇轍曰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强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可名字而强名曰道也道非大小既强名之不可不謂之大矣逝者往也道不止於大又能逝而偏於萬物既以謂逝則無往不周雖曰遠未嘗離本故曰返

清源子劉驥曰不可得而名故吾不知其名以其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以其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强爲之名曰大自大而求之則測之益深窮之益遠故曰逝自逝而求之則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故曰遠雖遠至六合之外無窮無盡然反求諸已不離乎方寸之中故曰反

林東曰字曰道强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不特如是其大大則直塊然一物矣大而又能逝逝而遠遠而又反則非泛然無統虚無荒唐之說甚矣反之一字見大道之道與吾儒不隅蠅翼或者不可以老氏孔子差殊觀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御註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碧虚子陳景元曰王者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爲比故云亦也域中有四大者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域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于天蒼蒼之謂也天在地外地處天内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此皆處于域中故曰域中有四大也而又王者參天地之道而秉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故曰王居其一焉

潁濱蘇轍曰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不化育故曰大無不覆燾故曰大無不持載故曰大人者三才之一非君何以統制域者謂限制

之名雖有名而無邊際之實範圍萬物者也凡言天則造物可知矣凡言地則成物可知矣凡言王則人道可知矣靈秀智力莫出於人而王統之大也

清源子劉驥曰王亦大者王指人心而言之經所謂心爲國主五藏王是也人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俛仰之間再撫四海恍惚之際經緯萬方亦可謂大矣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此使人知自貴自愛而不陷溺其良心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而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其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其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爲則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是法道自然此謂王者之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其空言而已矣

頴濱蘇轍曰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與地近形著而位分故法則於地而知剛柔之分地靜而承順法則於天清明剛健崇高至極而未能混於無形故法於道也道無可法自然而已

達眞子曰道也者固無所法也以其相因而相成相繼而相用固若其法爾王者能盡人道以人道之施爲則應於地故人法地也以地道之化養則應於天故地法天也以天之運用則應於道故天法道也以道之充塞則應於自然故道法自然也然則有物混成之初信以爲天下之母矣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六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七

宋　鶴林　彭耜　纂集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御註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爲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爲躁君

頴濱蘇轍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臨川王安石曰輕者必以重爲依躁者必以靜爲主

葉夢得曰重輕在身必有所本故以根言之靜躁在心必有所制故以君言之木之生自拱把至合抱必有根焉然後枝葉有所賴不深其根而豐其末末勝則本必拔矣故身不可以不重心之物爲火炎上而善緣炎上則愈進善緣則莫知已非有以制之則必熾躁者動而不知守者也故心不可以不靜

黃茂材曰輕躁之人不可進於道重則其

本固故為輕根靜則其主安故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註曰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輜𫐐車也又大車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輜重謂保身之寶隨而資用不可須臾離也
達真子曰如君子雖終日行不離輜重者蓋非輜重則不可行是則輕本於重也
清源子劉驥曰君子之處己貴乎重靜戒乎輕躁故終日行不離輜重謂如輜車之重不敢容易其行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有榮盛可觀之事不能移其志游觀榮樂無所係著
清源子劉驥曰榮觀在物燕處在己不以物易己不以美害生超然自得於物外取足於身而已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潁濱蘇轍曰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臨川王安石曰臣者佐也君者主也靜為動之主重為輕之佐輕而不知歸於重則失於佐矣動而不知反於靜則失其主矣
王雱曰人主以天下為根不可以一身故輕之
陳象古曰王者治天下之大當守其重處其靜以鎮輕浮以杜僭躁不可以欲之所縱身之所貪輕忽妄動而忘治天下之道
清源子劉驥曰歎人不知貴愛其身殘生傷性動之死地是猶處萬乘之尊居大寶之位輕身躁動不顧天下者也輕則妄動故失臣躁則擾民故失君聖人重而不輕靜而不躁所以無為而天下功
黃茂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其能持重也雖有榮觀宴處超然是其能守靜也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人身中自有一天下萬乘之主指心為言君者心也臣者肺為相傅之官肝為將軍之官膽為中正之官膻中為臣使之官倉廩官脾胃是也傳道官大腸是也受盛官小腸是也作強官腎是也三焦者決瀆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失君心亂失臣五臟六腑亂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潁濱蘇轍曰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臨川王安石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無轍迹庖言日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故無瑕謫六合之内萬物之間不能逃其數故不用籌筭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關揵而不可開

達眞子曰善行者以道爲行者也以道爲行故行於内而不行於外是以善行無轍迹善言者以道爲言者也以道爲言故言於正而不言於邪是以善言無瑕謫也善計者以道爲計者也以道爲計故計於心而不計於物是以善計不用籌筭也心處於道不爲外物之所入是以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也心聚於道不爲外物之遷離是以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清源子劉驥曰以其不爲而爲故善行無轍迹之可尋以其道之出口故善言無瑕謫之可累以其通於一而萬事畢故善計不用籌筭以其形全精復非愛慾所能誘故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以其神凝氣定雖天地不能犯故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黄茂材曰行不違道故無轍迹言不失中故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一可以知萬也何用籌筭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其精固而不泄也何用關揵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者陰陽之氣自然相合也何用繩約一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御註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曜

碧虛子陳景元曰常善者謂藴其常道善達自然之理也襲明者聖人密用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

穎濱蘇轍曰彼方執筭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我歸乎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絶則可謂善救人矣

葉夢得曰常之爲言無時而不然也救之爲言迫而後應之不迫則不强施也

清源子劉驥曰非特聖人有是心也人物皆有之方其以僞喪眞以物易性則固有之眞性暗而不明鬱而不發聖人常善救之而無棄使之歸根復命収視返聽室虚而純白生宇定而天光發如燈之明相傳襲而不絶故是謂襲明

黄茂林曰凡此皆人身中物修之而至爲之而成經曰恍兮惚其中有物人誰不具此物迷而不知爾聖人善救之無棄人亦無棄物使之自明而已故謂之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爲利

碧虛子陳景元曰故立天子置三公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以漸化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爲資給役用也

達眞子曰善人者得此五善之人也不善人者失此五善之人也得此五善之人可

以救其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也失此五善之人故善人取以爲戒故不善人善人之資也然則不善人因其善人之襲已則得其師善人因其不善人之襲已則得其資是皆因襲而明也

清源子劉驥曰善人者因其善而師之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因其不善而改之故善人之資

林東曰善人爲善可師也見不善而不爲之是可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道之要妙不睹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雖游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怜愛其資泥於陳迹不至遠達故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者夫人雖因師之發蒙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故伯樂不能馭駑駘爲騏騮良匠不能伐樗櫟爲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道之極故列子之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內外盡矣此真忘其師資者也聖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大爲迷謬然而垂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特吾○忘天下亦使天下忘我又曰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諭也

達真子曰苟不貴其師則不善者不知修不愛其資則已善者不知戒若是則雖有智者亦入於大迷矣況其不智乎然能以是推之則得其道之要妙也

黄茂材曰以善爲師以不善爲資貴其師猶爲人情所同愛其資是何心哉至人淡然無所貴愛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雖有智者於此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御註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爲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傚樂推而不厭故爲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雖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爲天下式者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乎事

以中爲至無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致也爲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常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爲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碧虛子陳景元曰雄尊顯也强梁也先也雌卑微也柔弱也退也夫有道之士知已之尊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强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天下歸服其德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宇如谿是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去剛躁之欲心復性歸于嬰兒也嬰兒者諭其怕然淳和是非都泯也谿者水注川曰谿有道之士知已之心宇如谿則虛室生白昭昭明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耀此可爲天下之法式矣人既模楷法式者是見其常德無所差忒德不差忒將與道冥極也極者言其深不可窮極也人所歸服而模楷法式是已之尊榮在民之先當

守其卑辱持勝自汙而受衆垢若此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于深谷夫器量如谷是內德充足德充而無名則復歸于道樸也樸者謂隱材器而藏用也谷者水注谿曰谷

潁濱蘇轍曰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闇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闇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闇之切明闇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闇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能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達眞子曰蓋性復於嬰兒然後造於無極造於無極然後反於樸固其入道之序也

德之不離然後不忒德之不忒然後乃足固其入德之序也爲衆有所歸若其谿然後爲天下式既爲天下式則萬善爲一已之所容然後爲天下谷固其所至之序也○蓋有常性然後有常德有常德然後有常道其序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爲精陰中之陽也故謂之雄地二生火在人爲神陽中之陰也故謂之雌知其雄者保其精也守其雌者存其神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虛無自然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如水之注谿不召而自來故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則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嬰兒者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所以俗

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故知其白守其黑也知白守黑則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智恬交養守道之精杳杳冥冥守道之極昏昏默默鍊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眞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則德與性合而無差忒故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無極者無窮無極同於大通與道爲一聖人體道之眞不以物易己不以美害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大白若辱盛德容貌若愚故知其榮守其辱也知榮守辱則納汙藏垢無所不容如谷之虛無所不納故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則反歸眞空與道合體故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大全謂如混沌之始樸一元之初生也

黃茂材曰夫道虛無恬淡清靜無爲超然出於群物之上謂之雄可也何以爲雌謂之白可也何以爲黑謂之榮可也何以爲辱蓋道欲退藏非有所眩耀於世雖知其雄乃自處以雌雖知其白乃自處以黑雖知其榮乃自處以辱故能爲天下谿可以行也爲天下式可以法也爲天下谷可以容也夫道至大求之者多各從其所入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孰爲嬰兒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離而入於道者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孰爲無極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忒而入於道者也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孰爲樸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乃足而入於道者也惟道難言言之不足至於再三又使其音韻句讀相類可以誦詠於口而不忘老子之意所以開示後人何其詳且至耶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御註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爲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爲二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復於道樸則渾淪窅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此乃體冥眞理者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爲器河上公曰萬物之樸散則爲器用若道散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也夫人眞心之散則爲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庶事生庶事者材器也故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能而用爲百官之元長故能大制群物任之自然而不割傷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旣歸於樸復散樸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陸佃曰朴者言其合也器者言其離也渾則合合則爲朴割則離離則爲器器者朴之反也故聖人割而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劉槩曰大制不割謂長而不宰是也蓋無爲而用天下則大制不割矣大制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吾以爲之宰守雌未及乎

守黒守黒未及乎守辱守辱則玄之又玄
道眞仁静先生曹道沖曰舊曾自註曰制
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有山東劉正叟者
以道沖此言説於王雱雱乃註在經中今
復別註曰大制天地之造物也物自隨性
而成不煩裁製也
達眞子曰凡制物以割者使然也今大制
天下而不割則道任乎自然矣
陳象古曰樸散爲器有用有形之至也官
長治爲器之主也總其器之大小任其材
之長短入用則合任過則離皆自然之道
也豈假聖人强力以割之哉
黄茂材曰朴者道也渾然而已散則爲器
聖人體道而用之物莫尊於道故爲官長
夫以道制天下者何用割爲 已二 十四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碧虚子陳景元曰已死也老子以謂非徒
失道必見其不得死
潁濱蘇轍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
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
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
爲之則不可得矣
黄茂材曰取天下者湯武是也使湯武取
天下而欲爲之其不能得亦可見矣一人
之身爲物之所侵寇者甚多欲取其身於
聲色紛擾之塗置於清靜自得之場而乃
爲之則是自亂也
程大昌曰因其理之當然循而行之不敢
參以己意是之謂以天下爲天下而非己
之敢任也若屈當然之理而自出操縱是
取天下而爲之者也故知其決不能遂也
不得已者欲取而不遂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碧虚子陳景元曰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 已二 十五
威而馬力竭豈非爲者敗之乎而又執而
不移自謂聖治非惟喪於至理亦將自失
其眞故曰執者失之
潁濱蘇轍曰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夫
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
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
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
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神器謂天地神明之
器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乃神器
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
焉而天下治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則以人
滅天以故滅命吾見其不得已黄帝南望
而元珠遺七竅始鑿而混沌死故不可爲
也爲則有敗執則有失
黄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不可執也
至於人身獨非神器乎目何爲而視耳何
爲而聽手足何爲而動皆其神爾古之人
能養其神超然獨存謂之神人是豈可爲
可執也歟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
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
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强或羸若
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

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唯聖人爲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又聖人覩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益于治無侈性無泰至遊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爲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甚奢泰皆過當越分因茲甚奢泰致其爲之故老氏之特垂深戒

潁川蘇轍曰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强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獲則折唯聖人知其不可逆而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臨川王安石曰安於所安則能去甚以儉爲寶則能去奢以不足自處則能去泰矣

陳象古曰此過常踰分之謂也如是者何由爲之執之不知其要故也

清源子劉驥曰譬如萬物之理有行則有隨有噓則有吹有强則有羸有載則有隳物之變化何常之有唯聖人體道之常無古無今與道爲一而合於自然去甚去奢去泰則體道之自然而養其心矣

黃茂材曰凡物或行而前或隨而後或噓之則煖或吹之則寒或其勢强或其力羸或始而載載安也或終而隳隳其行也其噓也其强也其載也近於太過其隨也其寒也其羸也其隳也近於不及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務適其中而已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程大昌曰甚也奢也泰也則不可不去而未至於已甚已奢已泰則置之勿論曹參從蓋公學黃老而曰不擾獄市以爲獄市姦人之所容也而擾之則姦人無所容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宋　鶴　林　彭　耜　纂　集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潁濵蘇轍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愍秦始皇漢武帝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明則人報之幽則天報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人報之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者天報之也

劉槩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故孔子對衛靈公之問則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葉夢得曰古之善用兵者毒天下而民從之亡國而不失人心蓋知禍之端不在我非以是爲强也

黄茂材曰使其勝之事且好還况有不勝者乎

程大昌曰課其酬復其斃人乃以自斃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

潁濵蘇轍曰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况以兵强天下者耶

黄茂材曰師之所處田事廢故荆棘生大○軍之後和氣傷故有凶年兵之爲人害如○此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

御註曰以强勝人是謂凶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兵之害物也人神共惡之然而明王聖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故以道輔人主者當守雌静不敢以兵强天下若爲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果猶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矣

潁濵蘇轍曰果决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决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用兵者不過勝而已故曰善者果而已果者勝之辭也

○程大昌曰果似强而非强强以力果以理○揆之以理而不可已乃斷然奮行無能沮遏之者是之謂果若理未可動雖兵力百倍亦不輕舉此果者所以不肯爲强也老氏之論兵也慈良恬澹如不欲有兵然則敵之至殆將不忍與鬬而以何立國故此章論果凡其開許用兵者惟此一路也其曰不敢以取强焉言善其事者一果之外勢可以强亦不敢爲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潁濵蘇轍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强也
程大昌曰矜者自揚其能也伐者自夸其功也驕者謂敵爲不足畏也此三者皆出於嘗戰而勝乃始有之故從而戒之曰果可爲也矜伐驕皆不可爲也兵家之語曰難與慮敵而有識者則又曰有道之主能持勝皆慮其狃勝而銳於自恃則向焉迫不得已之果遂將轉而入於怙力之强也故老氏遂以爲戒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碧虚子陳景元曰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幼也柔弱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雄力暴興暴興則敗兵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夫非道之事不可法則而行是知不如早止也故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迫不得已而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也治身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
潁濵蘇轍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强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道貴於生兵戰殺傷是謂不道既知戰非保生之道早已謂宜早止
黄茂材曰兵强者必敗物壯者必老皆爲非道不能長存
程大昌曰使哀詔而棄輪臺在未築朔方之前則文景之富庶不虛耗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潁濵蘇轍曰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達眞子曰佳兵者兵之善者也佳兵者不祥之器言其驚異於常矣以佳兵驚異於常雖飛潜竄伏之物猶且惡而避之而況有道者乎故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言不處心於此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御註曰左爲陽而主生右爲陰而司殺陽爲德陰爲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恬淡爲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戰非得已也非得已則雖勝猶不足以爲善勝而爲善者樂致人於死矣此所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左陽也陽好生右陰也陰主殺老子再言不祥之器是戒用兵

黄茂材曰有道之世民各安其居樂其業物無有害之者何嘗識兵革當是時也有人言兵豈不惡之指爲不祥之器至於不得已而用之志在恬淡非樂於殺人此其與吾養生之説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註曰易以師爲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妻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碧虚子陳景元曰左爲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爲陰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兵行即殺非喪者何

葉夢得曰易以聰明叡智而不殺者謂之神武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告之曰子爲政焉用殺夫雖無道而亦不可殺戰勝而處以喪禮宜也

黄茂材曰夫兵之不可去者以盜賊敵國之爲人害非兵不除而不善用者殺人之禍乃甚於盜賊敵國故此凡三致意焉皆戒於用兵而不及於盜賊敵國然則有道之士虛無恬淡無所慕悦又何慮於外物聲色之惑有以害吾也哉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註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眞君存焉道足以爲物之主則物自賓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涑水司馬光曰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頴濱蘇轍曰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貽然被於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常無名者强名之也樸者道之本而未散者也小者至微而不可見者也樸未散則雖小足以爲物之君樸散則爲器器則雖聖人足以爲官長而已故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陸佃曰樸者藏於無名之域而與神明居

與造化遊所以爲天下貴者也豈復有加之者哉故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者萬物之主而萬物之所視而效者也苟爲寄於萬物之上而守之以無名之樸則萬物將自賓而人與天地之和應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所謂天地之和而人莫之令而自均所謂人和也夫惟以道致平而人與天地之和應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朴非器位名數無上下之定分先於品物故不能臣之若能抱朴守眞無爲拱嘿萬物自服天地交泰甘露乃降和之至也甘露效祥人莫能使之而然上下交感陰陽之氣自和矣

清源子劉驥曰道之眞常天地之始造化之先不可得而名故謂之樸樸以喻道之大全所謂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雖覆載天地彌滿六虛然反求諸己不離乎方寸之中可謂眇乎小哉故言樸雖小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窈兮冥兮難測難識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故天下莫能臣乃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守而勿失與道爲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者天地之和氣也人莫之令而自均出於自然也

黄茂材曰樸亦道也道無名謂之樸皆强名也域中四大而道爲先孰能臣之古之侯王無有不知道者天地合而降甘露和氣所致也人身中陰陽之交感水火之相濟蓋亦有不約而同者均同也

程大昌曰雨之與露皆天地交感之氣而澤之所被均與不均則不同也東州之澇西州之暵通天下觀之未嘗或能周徧也此固不得不云交感若夫露也者不與雨同矣無遠無近無希無驟亘四時有之雖甚旱而淵谷皆竭其莫夜之滋濡厭浥輕細均齊天下如一此蓋天地贍降而有常者也故老氏取象於均而求原於合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碧虛子陳景元曰始者道也無名也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謂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名器者亦蓋爲王者之所有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乎上下故亦將知所止足能知止足者是自知曰明既明且哲豈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隨註解釋義理相通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得道必制而用之不能無言雖以有名教民亦務簡要勿令滋彰

潁濱蘇轍曰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臨川王安石曰名者非道之本也以其始有所制則於是有名矣論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其有所制也故名隨之故曰始制而有名有名矣不止則用有時而

竭身有時而殆故堯老而舜攝也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王雱曰名迹既立則名將遂而不反枝葉橫生源流派別而性命爛熳矣故始制有名當即知止而終無爭奪之危制者判樸成器之謂

陸佃曰天下之名吾皆得而有之故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然而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初以無名之朴制於有名之者使高卑不亂名分以定各有所屬過此已往近於煩細事成息念亦當知其止息矣不盡慮以憂人亦休心而適己息念保身終身不困

陳象古曰天地既判名從此制必有資始資生之繁豈無名而可言乎物既衆而名既多在知止以御之不知止則物窮而塞所以危亡之幾生焉

清源子劉驥曰體道至此始制有名始謂道也其道能制御有名之物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既有其實必有其名雖和光同塵毋近於名而名自彰故名亦既有既有其名若不知止則捨己從人以賁名聲於天下而失其本心知止則恬然自足於內淡然無求於外故不殆

黃茂材曰始制有名自無而始適有也處群有中不知所止將逐物而忘返其危矣哉故莊子曰吉祥止止

林東曰聖人散樸以爲器因器以制名雖勢所必至又豈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故能知止而不至於危殆正所謂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之意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御註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蒞何爲哉因性而已矣

潁濱蘇轍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流終返於源百慮同歸於道

黃茂材曰人之於道如川谷之赴江海無有不至惟其不知道之所在故有橫流絕港之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御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日以心鬭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人善惡而分別之之謂智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是謂適人之智而已矣而不自知者也自知而默守之之謂明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是謂自適其明而已矣此可以超乎智之上也

潁濱蘇轍曰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智以達外但能知人明以照内自靈於身

葉夢得曰自知者見性知人者未必能見性爲智而已智者有別乎外也故見性而後爲明明則無所不照也

清源子劉驥曰知人則有見於外故曰智自知則反照於内故曰明

黄茂材曰人之情僞無窮吾之智有限烏得而盡知之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也如能自知孰能逃吾所知故智不如明

程大昌曰莊子曰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夫不自見而見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此則智明之辨也

林東曰智則不無於窺伺揣度而明則如日月之容光必照者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御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

潁濱蘇轍曰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强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勝人者謂有形質才力勝己謂能勝於情欲性正而神强

陳象古曰智與力行於外者也明與强行於内者也明則省己無遺强則進道有漸

葉夢得曰自勝者克己勝人者未必克己爲有力而已故克己而後爲强强則無所不敵也

清源子劉驥曰智足以知人則能勝人而不爲人物所感故曰力明足以自知則能自勝而不爲情欲所使故曰强

黄茂材曰有力者可以勝人力所不及爲能勝人吾能自勝不與物爭强莫甚焉

知足者富

碧虛子陳景元曰謂止其欲也

潁濱蘇轍曰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廢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貧若富也

陳象古曰得一不求二自足於心所以爲富不在多也

葉夢得曰求富者終無已也苟以爲足則簞食瓢飲亦可以爲富矣

清源子劉驥曰既有勝人之力又有自勝之强則知取足於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其有萬不同之富何以加焉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亦此之謂也

黄茂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人而知足其用無窮故謂之富

强行者有志

御註曰自强不息斯志於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强行者謂勤而行之也

潁濱蘇轍曰不與物爭而自强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臨川王安石曰上士聞道屢而行之故强

行者有志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道雖遠强行不息日進曰近不覺與道混而爲一凡有志者無事不集

黃茂材曰自强不息所以體天行健非有志者孰能之

林東曰有志於行則凡物莫能奪其志而自强不息之效可與天同其健

不失其所者久

御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涑水司馬光曰得所則安

潁濱蘇轍曰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外安其分內存於道未有不久者也

陳象古曰得其所則安於道安於道則可久

葉夢得曰所者人之所安也人之所安莫大於道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循有在道變通不窮則無所不在隨所在而安之孰不可爲久者所謂道乃久也

黃茂材曰新故相代變化不停吾能不失其常故吾往而新吾至是爲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御註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

涑水司馬光曰身沒道存

潁濱蘇轍曰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死而不亡者無異於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王雱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眞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耳盡道養形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眞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者也

陸佃曰言死生之未始有異也夫唯死生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有眞者雖死不滅也又曰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骸有極妙者長存

陳象古曰死不可免形氣漸盡有生者之常也其不亡者因自知　勝知足强行不失其所而有存焉此爲　之實也非世人百歲之所可同日而語

淸源子劉驥曰四肢百體將爲塵垢死生終始將爲晝夜以其入於不死不生而死生無變於己故死而不亡者壽非深造於道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夫如是又烏有死生哉

本來子邵若愚曰形雖死而性不亡處於不生滅之鄉萬劫常存者是謂壽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八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九　己四

宋　鶴林　彭　耜　纂集

大道氾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

御註曰汎然無所繫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汎汎兮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惟道之體乎或可于左或可于右皆逢其原而無所不周者其惟道之用乎

潁濱蘇轍曰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王雱曰汎然不定一物故用之無所不通

葉夢得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之言道以陰陽而老氏之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則爲之陰陽者誰乎故於此特以左右見之左陽也右陰也大道汎兮其無所倚故自陰而之陽則可以左自陽而之陰則可以右

林東曰一說以左右爲佐佑說老氏書有輔萬物之自然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潁濱蘇轍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之資貸以生則亦恃之而不辭矣功成而不居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民無能名是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萬物雖繫道皆以無爲之妙而成之不以其多而拒之裁成萬物不以爲能

陳象古曰不言己之能生也不自有其成功也

葉夢得曰萬物由乎其間則恃之以生者吾固不得辭非我也陰陽也及其功成吾亦不得名之有矣名且不得而況於實乎

黄茂材曰萬物之生非道而何故不可得而辭生物之功亦爲大矣功成而不居其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爲大故能成此尊大矣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均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爲私衆善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

可以契上眞之大道矣

潁濱蘇轍曰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王雱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惟其主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夫道之爲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大也未嘗離小但觀者各得其迹而已要而言之非小非大不可言傳可以意得自大則有其大有其大則小矣唯其非大而强名以大則眞大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自爲大終爲萬物之宗不自爲先終爲天地之祖

陳象古曰物由道生不自爲主其施甚廣無欲觀妙乃道之幾可名於小其樸若全萬物歸已之恩不自恃其功沖而用之物莫能測故可名爲大

黄茂材曰道無大小自吾無欲以觀之則謂之小自物不知所主以觀之則謂之大聖人體此以游於世豈不爲大乎然未嘗有自大之心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御註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爲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智無所用之何害之有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象者道之喻執其大則爲萬物之所歸向吾能順性命之理受之而不逆故往而不害能安則能平能平則能泰善安然後至於平平然後至於泰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象者大象也母之於子也未有母處而子不往就之也物來附德猶子歸母不害其所利則相蓄養和平而安泰也

達眞子曰大象者道之象也然道不可執聖人體之固若其執爾聖人體道則爲天下之所歸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者歸往之謂也莫足以傾則曰安莫足以險則曰平莫足以否則曰泰

葉夢得曰大象猶大物也恍惚之閒有物有象其藏深矣不可名以大執而示物然後其大者見焉天下始得從之而往吾雖受之而未嘗見其有物則雜然共處各安其性命之情並行而不相悖固未有能害之者也是以不失其居則安不違其分則平不逆其情則泰

清源子劉驥曰象者物之始見去道未遠故以喻道大象者無象之象虛無之眞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故執大象天下往經所謂太虛内神六合朝眞亦此之謂也以至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皆來歸之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利而不害爲而不爭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安則安於性命之情平則定乎内外之分泰則交通成和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

黄茂材曰道本無象孰得而執然必有主之者故天下往焉往者謂其無往而不在也太古之時有羲黄在上天下之民含哺

而嬉鼓腹而遊無日不在乎道之中可謂安平泰矣又豈有害者哉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衆諭也夫音樂之和人必爲之少留饌餌之美客必爲之暫止樂之佚也耳滿而過焉餌之飫也舌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厭焉夫法之初興民皆覩之譽之及其弊也則民畏之侮之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隨世汙隆滯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者哉既受其害則奚足言其安平泰也夫樂佚餌飫則過爽隨焉大法一弊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所謂信言不美也清靜無爲則民樂其性故含哺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美之味而審聽咀嚼哉

潁濱蘇轍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臨川王安石曰夫五味之於口五音之於耳世皆沉溺而不知反者以其悅之於口耳之間也唯道之於口則非味而常淡然耳惟其不悅於味而視道之無味不悅於聲而視道之無聲則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其用不可盡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樂者音樂也餌者飲食也既就而歸附樂所以和其心食所以養其形內外得所雖過客亦留而不去而況其素來處者惟道深遠久大其言簡淡初聞甚淡久之味在其中矣非玄覽莫能見非聽幽莫能聞雖無近利久而用之始知無盡

黃茂材曰張樂設餌過客且止聲色嗜欲之能悅人如此若夫道出於口則無味視於目則無色聽於耳則無聲然人能得而用之其用無窮豈外物可比哉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御註曰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一章先賢解之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或引國家權變爲辭近乎縱橫之說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者審用爾

潁濱蘇轍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人常爲陰陽轉徙而不知反故欲張者必歙欲強者必弱知雄之爲動而當守其雌知白之爲明而當守其黑故處之以歙則天下之張皆歸之

而不爲彼之所歙持之以弱則天下之强皆歸之而不爲彼之所弱

道眞仁静先生曹道沖曰故知機者謹密也

陳象古曰張極必歙强極必弱興極必廢與極必奪自然之理也

清源子劉驥曰物盛則衰物極則反乃消息盈虚之常理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日月尚爾況其他乎此天之道

黄茂材曰凡物有歙有張有弱有强有廢有興有奪有予造化者未嘗容心於其間

有興有奪有予造化者未嘗容心於其間如日月寒暑相爲往來當其張也必有歙之者焉當其强也必有弱之者焉當其興也必有廢之者焉當其與也必有奪之者焉

是謂微明

御註曰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甚著賢人覩而衆莫知

涑水司馬光曰知微之明

臨川王安石曰非見機者不能與於此

達眞子曰自其張之微而明其有歙自其强之微而明其有弱

黄茂材曰此理雖明達之者少故謂微明

林東曰人當見微而知著是謂微明

柔之勝剛弱之勝强

穎濵蘇轍曰聖人知剛强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强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弊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達眞子曰剛勝柔强勝弱形器之然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强道用之然也

清源子劉驥曰剛强所以勝人勝人則有時而力屈柔弱所以自勝自勝則吾往而不勝

黄茂材曰柔未嘗求勝剛也而剛者常不能屈故曰柔勝弱未嘗勝强也而强者常不能加故曰弱勝

魚不可脱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脱于淵聖人能窮海内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而天下治

碧虚子陳景元曰國家之權謀泄漏于民下則小夫得以玩弄況姦雄乎

穎濵蘇轍曰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强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脱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强者莫能傷也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脱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臨川王安石曰魚之爲物深潛退伏而藏於深淵之中而不可脱於淵聖人之利器常隱於微妙而不可離於樸也

道眞仁静先生曹道沖曰淵者魚之所以存身脱則有鈎網之患道者人之所以生失者必有禍患之憂又利於國之器藏而

以息盜機豈可示於外也
葉夢得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得而制之脫淵之病也是故聖人藏其用而不盡古者謂是爲神故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自伏羲至于文王因時之變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使斯民由之而不知者皆是物也是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吾孔子亦云不知是而一二以暴之則民必有伺其閒而奪之者此三代而下所以詐僞萌生而卒無以勝之者歟
黄茂材曰庖丁爲文惠君語解牛之妙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由此觀之魚豈可脫於淵國之利器豈可以示人魚脫於淵必制於人國之利器示人必奪於人皆非善刀而藏之者也
林東曰魚脫於淵而處陸則死人不可以捨福而趨禍國之利器以示人則謀動干戈而有傷乎物則亦取禍之道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爲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爲夫侯王若能常以虛爲心亦以無爲身持守而不撓者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黄茂材曰道惟無爲故能無不爲若其有爲則其爲也然矣侯王守此可以使萬物化萬物之化非道孰能然今云將自化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衣被萬物而不爲主也歟

化而欲作吾將鎭以無名之樸
潁濱蘇轍曰聖人以無爲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茍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鎭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既化而泰民性過於泰則動作流蕩復以無名之樸鎭靜之民不可得而名狀之矣故定
達眞子曰化而欲作道之散也無名之樸道之聚也以樸則無名固知化者有名也以化而欲作固知樸者不作也由是知鎭以無名之樸者使有名復歸於無名有作復歸於無作蓋以反本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性靜謂之神神靜則萬化安心動謂之情情動則萬化亡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故吾將鎭以無名之樸天眞之性道之大原不可得而名故以樸爲喻鎭以無名之樸者必靜必清守性之眞惟寂惟寞體道之原居杳冥之內在恍惚之中離形去智不識不知物我兼忘與道爲一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註曰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爲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

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
之謂治之至
潁濱蘇轍曰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
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
於胷中則失之遠矣
葉夢得曰靜者盡性而至命者也夫然天
下不期而自正矣莊周曰正正者不失其
性命之情其知靜哉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經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皆此之謂
也
黄茂材曰樸雖無名若存諸念則是未能
無欲也古之至人非特於物也無欲其於
道也亦無所欲淡然自守清靜無爲天下
各自正其性命而已吾何欲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己五

宋　鶴林彭耜　纂集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而爲聖之時乃所
以有德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不
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
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
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
故無以爲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德者得也內得於心
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
生謂之德也且道有淺深故德有上下所
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
匿耀支離所爲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咸曰
我之自然而已矣所謂德全者也故曰是
以有德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
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渙散因循任物物保
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已雖其德不喪已
遠於至德也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
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
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爲忘功忘名而迹無
以爲以用也故無用已爲也不爲而自得
也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夫言下德者
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
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
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歌謠彰而有
以爲也故曰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涑水司馬光曰我無爲民自化無以爲猶
言無用有爲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
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
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爲而
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
之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
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陸佃曰知之者不如忘之者得之者不如寘之者上德者忘之者也故曰上德不德又曰上德無爲而無事於爲也下德有爲而有事於爲也

劉槩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爲者也所謂眞空是也眞空者聖人所以極高明而其崇以效天者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此心迹俱有爲者也所謂妙有是也妙有者聖人之所以道中庸而其卑法地者也

陳象古曰不德者謂不自矜其德故人仰其德而歸之不失德者謂自矜其德而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故人觀其所爲而輕之安可更以德言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葉夢得曰道無上下上亦道也下亦道也雖稊稗瓦礫之微而道無不在是以上經言道論其常與非常而已德則有體履之爲行施之爲政在得爲得在失爲失在吉爲吉在凶爲凶故不得不辨其上下德雖道之降然去道未遠猶有通乎道而不自爲德者故曰上焉者不德而有德過是則認德而忘道有役其身以求之惟恐其不獲者而德自是微矣故曰下焉者不失德而無德無爲者道也德能體之而有無敢欲爲之心德猶在焉至於爲之而有以爲則每下矣

清源子劉驥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與道爲一而不知道之在我也故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德者不知有德離形去智同於大通無間其名無窺其情物故自生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以其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也故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出於自然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故無爲而無以爲下德出於使然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故爲之而有以爲

黃茂材曰道與德相去一間爾中之謂道不偏之謂德由之謂道不已之謂德道如嬰兒之未孩德如其始孩謂之玄德者其妙不可窮也謂之常德者愈久而不亡也謂之上德者非人所能及也皆足以合於道上德不德無爲而無以爲非道而何至於下德則去道遠矣

林東曰上德近於道故不認德而爲德是以有德下德則勤勤於德如恐失之所以無德此德之眞者非於勤執而得之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御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爲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爲乎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爲上禮則有莫之應者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

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
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
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
遠而所失滋衆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仁者博施兼愛皆可
爲也可爲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
群品故言爲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言
而無以爲夫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虧
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
利故爲之其所爲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
以爲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攘臂謂攘
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者履也謂
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
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玉帛交馳威
儀相答擎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
故爲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
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聖制禮使
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爲之然而中下之
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而
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怫然作色
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爲爭競之端故曰則
攘臂而仍之又失禮之甚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立制度以強民民不肯從
則用刑以威之仍引也字或作扔
潁濱蘇轍曰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
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
劣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
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
故也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
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
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
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程大昌曰仁義禮無異道禮即仁義之形
諸文爲度數者也非別有一禮也老氏既
賤仁義則仁義之形而每下者至於有條
可畫有數可數者固其所賤也
林東曰或以前識繼於禮之後以爲智次
之說老氏尚謂禮爲忠信之薄故不言信
其於智則有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
智治國國之福非如三綱五常之叙至於
仁義禮上者止此尚何下之足言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
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
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註曰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
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
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
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爲鑿揣而
銳之敝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
徇末忘本故爲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
爲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
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反
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
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
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
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
禮教爲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

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忠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此足以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豈有忽棄者乎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為先見故曰前識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反其質素而為大賢矣且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文中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旁蜀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而居于上德不置身于澆薄煩巧也居則忠信而誠實曷嘗華綺而詐偽也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忠信禮之本也守其文忘其本則巧偽橫生矣世有臆度屢中人或謂之智而多言數窮未免於愚

潁濱蘇轍曰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粲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寘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禮者束以名教加以恥辱魁意强說偽而失眞禮者詐偽而忠信之誠薄矣忠信既薄豈不犯上而姦諂故為亂之先也不待自然先造智謀預為機術以在道為華非眞實也亂眞役念求明而反愚也大丈夫有道之士也處純厚而棄浮薄絕華偽而居其眞實遠者彼也近者此也近者求諸已遠者求諸人不强知他事而自取已眞

黃茂材曰古今一時也萬物一物也無有前後之異人以智强推測之或得其一二則自矜耀以為有先見之明而不知其愚莫甚焉何則用智者見物而不見道苟不見道謂之愚可也所謂大丈夫者為其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也以禮為忠信之薄不處而處於厚以前識為道之華不居而居於實非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能之乎去彼取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御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還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其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其

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一者元氣也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天者純陽之氣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地者純陰之質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神者妙萬物以爲言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谷者谿之絕深且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萬者數之大物者形可見且物得之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滅侯王者人主也且侯王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爲天下平正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生者皆由君道正之使然也正者得其沖一之謂也

涑水司馬光曰一者道之子物之祖也故莫不賴之以成功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潁濱蘇轍曰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莊子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尊地卑故言天而地次之天地之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不可知之神也故神次之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所以生且死者聽乎神而已故言谷而萬物次之侯王者所以法夫四者而以寧萬物者也故侯王次之

達眞子曰道之混同則歸於一故得一者得其道之混同者也

陳象古曰一者大道之妙用也致至也至其妙用之理也

葉夢得曰前既離道爲德以迹觀之蓋析而有二矣恐天下遂認其二而不知其一者未嘗亡也故於是復極言之一者何也莊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此道之將判萬物總焉而不能外者也故曰道生一一生二自是而往巧曆所不能筭矣其在易自天一而降積之爲天地之五十五衍之爲大衍四十九而所謂一者終藏而不見豈非散於天地萬物之間無往而不在人無得而窺之者歟是以自天而清至王侯之貞槩而論焉未有不得而能立者

黃茂材曰夫盈於天地之間何可以數計皆不離乎一物始於一一即一也一生二二即二一也二生三三即三一也三生萬物萬物即萬一也自此推之至於恒河沙

數即恒河沙數一也故知乎一恒河沙數可得而知其致之寧非一乎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

御註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爲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萬物之上無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蹷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以者致詰之辭也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也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也已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爾況黎庶乎

潁濵蘇轍曰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蹷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陳象古曰裂則不全發則不静歇則不久竭則易崩滅則不繼蹷則不安皆失道所致也

葉夢得曰不幸而失之爲裂爲發以至爲蹷雖天地之大亦不能自存也此雖未必然而理則有是故以將言之

黄茂材曰天無一必裂地無一必發神無一必歇谷無一必竭萬物無一必滅侯王無一必蹷不言必而言將恐者是一未嘗無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御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覩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爲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蹷其以此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貴者豈可以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高者豈可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孤寡不穀凡此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爲稱謂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貴若乃豈非以賤爲本耶

潁濵蘇轍曰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昔之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陳象古曰是用賤下之道者也自謂孤寡不穀謙之至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非乎者不可以爲非也

黄茂材曰夫是一也非特貴者有之賤者亦有之非特高者有之下者亦有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烏乎在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孤寡不穀未

爲賤也
故致數轝無轝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曰自高以勝物琭貴以賤物强而不
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轝于世
而致數轝則過情之轝暴集無實之毀隨
至所以無轝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
人秉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
常一是眞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
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
能及此是謂上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本作故致數輿無
輿者言就數輿則有輪轅箱軸等群材之
名無有名爲輿者合之則輿矣就國求之
則有士農工商等萬民之號無有名爲國
者合之則爲國矣然則忽群材而輿何以
成之棄萬民而國何以存之此重戒侯王
之愛民也有道之君不欲顯耀琭琭如玉
寘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沖一之道爲
天下正者也
潁濱蘇轍曰輪輻蓋軫衡軛轂轊會而爲
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
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
以大爲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爲侯王耶大
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
王者而或莫之知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
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琭琭貴而不能賤石
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達眞子曰致人之以言尚已者謂之轝凡
處至貴則有貴之轝處至高則有高之轝
且處至貴至高莫不致轝之速數也侯王
雖得致速數之轝心得其道之一忘貴而
同賤忘高而同下常若其無轝也故曰故
致數轝無轝琭琭者玉之貌也落落者石
之貌也玉也石也堅確而不易者也玉者
貴之譬則侯王也石者賤之譬則孤寡也
玉之貴也不能同乎石之賤石之賤也不
能齊乎玉之貴至道之人得一於心者以
至貴同至賤故不欲琭琭如玉以至賤同
至貴故不欲落落如石非道之得一於心
者孰能與此
黄茂材曰致就也就車數之爲輪爲轂爲
衡爲輿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此河上
公舊說也玉德之美也石質之堅也而不
欲如之何也琭琭落落可得而名爾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御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强弱相濟斂
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
堅强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
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
歸無彼蔽于莫爲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反者覆也變也虛靜者
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虛靜之原及其
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易之
復卦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
之謂也弱者道之用旣反虛靜爲道之動
則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有一也一者元
氣也言天下之萬物皆生於元氣也元氣

屬有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涑水司馬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潁濱蘇轍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間有以母制子而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言反不言靜言弱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

葉夢得曰此猶以論夫一也自其多者數之則一者其反而萬物由之以運則道之動也自貴與高者觀之則一者其弱而萬物資之以立則道之用也夫如是知天下之物生於有則天地至于侯王者是已而有生於無則一固存焉於其間也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反於此者離道以善故爲道之動體於此者至弱而強故爲道之用

黃茂材曰無生有有生物凡物之生莫知其所以然人能求其所以生者還以自生豈不長生乎

林東曰道本靜矣反之得非動乎天下之物生於有蓋有天地以生之非生於有耶有生於無則無者道也此道之或反或弱而主於生物非有生於無可乎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一

宋　鶴林彭耜纂集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御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一入焉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澹寂寞虛無無爲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超然而入以至于大妙而人覩其迹真以爲動行者也實無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藪澤處閒曠吐故納新熊經鳳騫導引養形壽考保神而已矣及乎世之用也則思欲語大功立大名禮君

臣正上下殺身爲仁爲治而已矣此之謂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眂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聞其恬澹寂寞無爲則大笑而非之若不爲下士之所非笑則不足以爲清眞上道也

涑水司馬光曰非常之道固非常人所知

潁濱蘇轍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急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可謂上士也哉

黄茂材曰上士聞道了然無疑故勤而行之中士聞道未能盡信故若存若亡下士瞢然無所知故大笑世之上士無幾中士不可多得所謂下士比比皆是此道所以難明也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晩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碧虛子陳景元曰夷平也纇絲之不勻者夫絲之無纇乃織者之所取有纇則紡者之所棄也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際而能支離其德若絲之有纇不爲世用也河上公本作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類參同不自分別也上德之人無爲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有若深谷無所不容大白者雪霜之謂也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瓦甓汙洇之處施而無擇有道之士豈異于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而不雜染也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疎見遠遺畧小節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者也此言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易改此之謂也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眞者純素也夫純素之士動無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華不發也開元御註曰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束歛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緇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行不崖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貸施與也夫歎羨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嚴君平曰道之爲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潁濱蘇轍曰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道之所遇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遇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纇爲不平然而

道至平而趣高下不一至人與世浮沉曲全其道不特異其迹故若有瑕纇也德之上者其虛若谷似不盈矣世俗為高潔之行以顯於名有道之者至潔白而混於汙辱之間至德不耀故若不足

葉夢得曰明而若昧夷而若纇進而若退者中智之所疑也上德者若谷不自有其德也大白者若辱能納汙也廣德者若不足所以能有進也建德者若偷不見其用力則疑於惰也質眞者若渝不知其有常則以為或變也大方者無隅不示人以形也大器者晚成不使見者速也大音者希聲不使得以聞也大象者無形不使得以見也道之隱於無名者每如此不可以一端求是以能推其餘以與人而萬物莫不資之以成也

黃茂材曰夫為道者用心於內不暇顧其外世人不足以知之故雖明道乃以為昧雖進道乃以為退雖夷道乃以為纇上德乃以為谷谷不盈也大白乃以為辱廣德乃以為不足建德乃以為偷質眞乃以為渝求其方則無隅不知其為大方求其器則晚成不知其為大器求其音則希聲不知其為大聲求其像則無形不知其為大像下士所以每大笑之夫道隱無名知者固少然善貸萬物而不遺全生養命足以成功而有餘未有如道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御註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像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之虛者也無之無者也然之然者也混同太無寘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噫然而出各有所歸清濁和者三也是以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三才既具萬物資生故曰三生萬物

涑水司馬光曰道生一自無入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濟以中和

潁濱蘇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

陸佃曰道生一一者蓋太極也一生二二者陰陽也二生三三者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顯道之始其理至微其言至玄自悟始得不可以言傳而象比故曰太極生陰陽陰陽生萬物

陳象古曰一謂樸之始也二天之體也三地之形也天地既判萬物遂生情欲之繁

不能守一矣

葉夢得曰此蓋明道分而爲二雖裂而爲陰陽而一陰一陽亦不離乎道之所一是故道生一而陰陽各得其一惟一乃能爲二故陰陽配而爲二二具而一存乎其間則爲三三散而爲和氣以生萬物則萬物亦得其三之一以抱負乎陰陽是終始未見一物之外乎一也

清源子劉驥曰道生一氣一氣運轉而生陰陽二氣二氣變化而生天地人三才三才既具萬物資生

晦菴朱熹曰道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

黄茂材曰知其所以常存而不滅者然後可以語長生道生一矣一之中而道常存一生二矣二之中而一常存二生三矣三之中而二常存三生萬物矣而萬之中三常存人與萬物同生者也誠能思之則其所以生我者非三乎所以生三者非二乎所以生二者非一乎所以生一者非道乎故知道者常存而不滅不知道者墮於數數盡而止烏能以長生

林東曰道生一至於三而止即莊子所謂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是也物生於三三生於一理之自然者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御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巳

碧虛子陳景元曰負背也抱向也夫動物則畏死而趨生植物則背寒而向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陰氣之所結也故曰負陰而骨髓充實于内骨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沖和之氣運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夫沖和之氣盛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沖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離而入于死地也

涑水司馬光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爲體以沖氣爲用

臨川王安石曰字說沖氣以天一爲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故五臟之脉無胃氣則死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質者有而礙故曰陰神氣虛而靈故曰陽沖氣以爲和形假神而動神托形而用形與神非沖氣則不能和於內外之用

陳象古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沖而用之不失其和也

清源子劉驥曰沖氣者自然中和之氣非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然天下之至柔也是猶孤寡不穀名之至賤而王公自以爲稱

黄茂材曰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此言天地之陰陽至於萬物之陰

陽亦然陽必負陰陰必抱陽陰陽合而沖和之氣生

程大昌曰列子曰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言能虛中以承清濁之會者是其和之得以成體者也張湛釋之曰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人生也此其爲説是二之交焉而三之偏焉而萬者也說者弁沖爲和則失之矣

林東曰負陰之靜而屬於背故曰負陰耳目鼻口在前皆陽動者也故曰抱陽抱則在前也陰陽氣沖合而爲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御註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者其惟聖人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

潁濱蘇轍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王公自以爲稱以至尊至高故取最下最薄而稱之也

黄茂材曰水處人之所惡而幾於道孤寡不穀亦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道亦有可惡乎所謂在无覺而愈甚者也然亦何惡之有

林東曰人所嫌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且安得而有抗爭此氣之沖虛合而爲和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註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缺益之而損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有能減損情欲而不自矜伐卑以自牧以謙受益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也若俗物則不然唯好盈滿饕餮富貴而危敗及之

涑水司馬光曰滿招損謙受益皆所以去甚泰就中和

臨川王安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損者乃所以爲益唯其虧盈故益者乃所以爲損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御註曰以强勝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强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爲戒故將以爲教父

碧虛子陳景元曰上之强梁者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矣下之强梁者則爲衆所加而顛躓可待矣不得其死謂不得其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將以爲後世法知謙損柔弱者必吉貪暴强梁者必凶書之垂誡以爲教父父先也本也

涑水司馬光曰亦我教之爲衆教之父

潁濱蘇轍曰世以柔弱爲損强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强梁者之不得其死乎强梁妄之極也人知强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知妄之不可爲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莫不謂自己

之所見爲是而教人使從亦我須當教人而於義宜然而後教之

黄茂材曰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情物理古今皆然當是時儒墨各自名家其爲道雖不同而其教人未嘗或異至於以强梁爲戒尤老氏所尚故曰吾將以爲教父雖然其教人者止於是矣而其妙有不言之旨父不能傳於其子子不能受之於其父豈可得而教人哉

程大昌曰此謂强梁者不得其死古必嘗有是語而時人已有師之者矣故引人言以證已教而曰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言不止我之立教獨出於此也既已表發其語而又尊之以爲教父

林東曰人之所教者亦我以理義論而教之故强梁者去强梁而免死吾將以爲教父我主其教得以制其子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御註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益所以爲有益

碧虚子陳景元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天下者汎舉也馳騁猶奔競不息貌

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而有益於物也

涑水司馬光曰太山之溜穿石形之細者無若微塵然不能入無隙之物唯無有乃可以入於無間

潁濵蘇轍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强出入衆有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者寂然不動天下之至柔也無不爲者感而遂通馳騁天下之至堅也以至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天下之至堅其孰能當之無有者道也無間者虚空無爲也經所謂人能虚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故無有入於無間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故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黄茂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無有爭之爲患也古之眞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有形之爲累也人能用其至柔造於無有何堅之不攻何往之不入斯二者非夫無爲之功不能至焉

程大昌曰謂柔能勝剛者非曰直致而可以必遂也彼以剛來此不與抗常自處於雌弱而待其有隙之可乘列子固嘗諭之以水矣莊子又嘗喻之以風矣此二物者非不能極其馳騁也然使水而礙山風而觸石其能入乎則馳騁者有時而不得常遂也若夫超有而無也者生生化化而無所於待運道物物而莫之或攖則豈守柔待閒者之所能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御註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不

虧其眞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爲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爲則滯迹損物既而無爲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則天下希及之也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黄茂材曰載籍以來立大功建大業其著見於有爲之跡世有人焉至於不言之教無爲之益至人君子修於方寸之間及其成也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之表非夫有爲之功所有髣髴其萬一故曰希及之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曰非所親也非所多也

潁濱蘇轍曰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身與名何者爲親而棄身成名可謂至愚者也身止有一而世間財貨至多物常多於身而一身與多物爲敵身先盡而物與貨尚多

陳象古曰身者道之本

黄茂材曰天下之所謂名者皆其外物而乃欲亡吾身以爭之是亦不知親踈者乎天下之所謂貨者何可勝計而乃欲役吾身以求之是亦不知多寡者乎

得與亡孰病

御註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病孰甚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虛名浮利得之若輕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泰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

涑水司馬光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忘名貨二者孰病

潁濱蘇轍曰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得則憂失已失又何憂也

陳象古曰得不安於亡也

黄茂材曰使其得之不過名也貨也而其亡者身也

程大昌曰名之不親於身也貨之不至於身也人皆知之然徇物失我者常不暇恤是特不能權其輕重焉耳老子於此以身名貨三者參觀而槩評之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人能用此語也對而思之則輕重之衷昭昭然白黑分矣莊子用其說而伸之曰廢一手以得天下韓侯不爲委隋珠以彈一雀世所共笑則輕重益明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黄茂材曰費非謂費其貲財也而費精神之爲損大亡非謂亡其蓄積也而亡性命之爲禍厚凡此數者利害得失灼然甚明而人不思

林東曰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

至能無貴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辱莫大於貪

程大昌曰知足之富決不受辱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陳象古曰雖不欲長久其可得乎

黃茂材曰古之人知止足之戒無如漢之二疏辭榮還里保其天年而終可謂長久矣乎曰二疏爲免於殆辱則可以爲長久則未可

程大昌曰無辱無殆故可長久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一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二

宋 鶴 林 彭 耜 纂 集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御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爲聖之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成謂全德之君子如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故曰其用不敝威德大業者謙沖而不驕富貴滿堵者虛儉而不奢所用豈能窮匱大直者謂隨物而直彼含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已故若屈也大巧者謂因物性之自然而成器用不造爲異端故若拙也

涑水司馬光曰物成必毀盈必溢理之常也有道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故不弊不窮

潁濱蘇轍曰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弊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邮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

陸佃曰大成不見其足故若缺大盈不見其溢故若沖大直不見其伸故若屈大巧不見其力故若拙大辯不見其給故若訥

清源子劉驥曰道無成虧故謂之大成道無盈虛故謂之大盈不有其成故若缺不見其盈故若沖成必有虧以其若缺故其用不敝盈必有虛以其若沖故其用不窮大直者直而不肆故若屈大巧者不爲而成故若拙大辯者不言之教故若訥

黃茂材曰苟不知道其誰肯以屈拙訥自處哉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御註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静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爲物汩方且與動爭爲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静則不雜而清抱神以静天下将自正

碧虚子陳景元曰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死明躁爲死本盛爲衰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淆亂至静者處動而事莫能涸撓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不窮若屈若缺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静則可以持衆事而爲天下之中正者也莊子曰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汝形無摇汝精乃可以長生也

頽濵蘇轍曰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静静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静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滞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静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達真子曰春與夏則萬物動之時也動之極則有寒之者至焉故曰躁勝寒是躁勝之時必有寒也秋與冬則萬物静之時也静之極則有熱之者至焉故曰静勝熱是静勝之時必有熱也此理之必然矣皆出於勝極之所致也惟大成猶若缺大盈猶若沖大直猶若屈大巧猶若拙大辯猶若訥皆無其勝極之心也心無勝極則清不爲物所汚静不爲動所誘若是則心之所造其有不正哉故曰清静爲天下正

葉夢得曰春秋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清静之爲天下正正其直者也

黄茂材曰有天之寒暑有人之寒暑隨脂折膠天之寒亦甚矣而躁則勝之爍石流金天之暑亦酷矣而静則勝之乃知人身自有一宇宙其寒暑足以勝天之寒暑若其知道清静自然則可同於太極爲天下正何至於勝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註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强陵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碧虚子陳景元曰却屏去也糞治田也郊交也言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有道謂時之泰也兵革寢息人多務本户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强弱相陵人皆失業習尚戰爭自然戎馬生乎郊境之上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沖曰去走馬以息戰民耕桑以糞田内若意馬不馳丹田自實如不務道而好兵則戎馬生於郊野

達真子曰走馬者亡戰之馬也戎馬者備戰之馬也國之戰敵皆棄道徇欲所致之然也天下有道無所事於戰敵故卻其走馬則同於糞壤天下無道有所事於戰故戎馬生於郊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野馬塵埃以馬喻氣也揚子亦言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趴氣之盛衰繫心動靜心靜氣正心動氣奔有道之士其心既靜其氣徐清其息自滅從滅至無凝然自定故却走馬以糞糞者糞其根本謂其歸根返本也天下無道忘道逐物其心既動其氣自奔嗜慾氣邪妄想氣亂故戎馬生於郊莊子所謂坐馳亦此之謂也

黄茂材曰至治之世以道莅天下何用走馬却以糞宜矣及其有事且急也非戎馬無以遏亂略乃使生於近郊蓋有不得已焉如人日衰疾病間作捨醫藥不可夫攝生者而至於用醫藥其於道不亦遠乎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禍亂作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犯法爲罪夫人有欲愛之心者則非理貪求奔馳而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爲罪之因莫重乎可欲也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不照也禍害也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禍釁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咎殃咎也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頴濱蘇轍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必戎馬之所自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臨川王安石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知足者足亦不足知足則不足常足

達眞子曰罪者人加也禍者鬼責也咎者天伐也人之罪未深於鬼禍鬼之禍未深於天之殃咎也凡無道徇欲者必致乎此知足者足於道而不足於物足於內而不足於外是以舉無不足也故知足之足則常足矣若是則奚有罪禍咎之及己哉

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欲至於决性命之情以爭之故罪莫大於可欲若不知足則攘奪誕謾無所不至故禍莫大於不知足欲得則所欲必得恣縱之甚殃咎尤大然此三事不過衣食適身充口之外皆是餘物故繼之以知足知足則定乎性命之分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禍咎之有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黄茂材曰人有三患可欲也不知足也欲

得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知之無適不足

程大昌曰可讀當知許可之可人之有欲者不加制過顧乃自恕自許以爲無害者也世人縱欲而不知足者未必不幸於一勝所欲既遂則秦人盡兼天下而還以兵亡是其禍也漢文帝之罷露臺也自言其心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及其謝諸將用兵則又曰朕能勝衣冠念不到此故雖拊髀歎頗牧飲食念鉅鹿而十萬橫行可樂之言終不聽也武帝繼之奢侈踰於古初郡縣亘乎四夷而哆然未厭也由後世言之文帝爲足乎武帝爲足乎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彼其覩知天下之有者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夫如是又何出戶而知天下哉

涑水司馬光曰得其宗本

潁濱蘇轍曰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

陸佃曰萬物皆備於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葉夢得曰雖山河不能爲之礙況戶牖乎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其道一也

林東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心何難知之有所福者善所禍者淫天之道何難見之有此其不出戶亦可知不窺牖亦可見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註曰去道彌遠

涑水司馬光曰去本逐末

潁濱蘇轍曰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遠愈迷

葉夢得曰有不能達則播穅眯目天地且爲之易位

清源子劉驥曰離靜而動故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碧虛子陳景元曰蓋由得之於身心而施之萬事

涑水司馬光曰至理不易

潁濱蘇轍曰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契理即知何必覩見

林東曰亦道在邇而求諸遠意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矣

御註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日損

潁濱蘇轍曰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
非妄
臨川王安石曰爲學者窮理也爲道者盡
性也性在物謂之理則天下之理無不得
故曰日益天下之理宜存之於無故曰日
損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爲者復命也然命不亟復也必
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
損之以至於無爲然無爲也亦未嘗不爲
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陸佃曰爲學日益此智者也爲道日損此
仁者也損之又損之至於無爲而無不爲
聖人也智者所以窮理而將以增其所無
仁者所以盡性而將以減其所有故有日
損若夫聖人則所謂至命者也無所不有
故無日益無所不益故無日損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損者減也世之
學求之於外外事紛詭故尚於多知博聞
日加其能以遊名利之場道之學者其志
在內內事簡直故貴於息心養氣日踐其
事以遊道德之鄉勞役精神氣血皆以削
除減之損之以至無爲無事
陳象古曰學者有漸從少至多故曰有益
道成則藏其用秘其明故曰日損
黄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
欲日益忘其所知而後可以言道故道欲
日損益者易進損者難忘損而未能忘其
損未爲損也損之而忘其損乃可至於無
爲之地
潁濱蘇轍曰無所不爲而不失於無爲矣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天下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道自治無心
而天下自服法以係之力以率之智以籠
之威以加之故有不服之者天下者通言
萬物也
達眞子曰無心則無爲無爲則無事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蓋其無心及於無爲無爲
及於無事故也
潁濱蘇轍曰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
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
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
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黄茂材曰深於道者爲無爲事無事若其
有事豈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
靜而能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
此之謂以百姓心爲心莊子曰卑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體道無爲虛心待
物物感斯應應其所感感既不一故應無
常心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乃聖人無
常心也
潁濱蘇轍曰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
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
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
心以爲心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心故無思無爲雖然無思也未嘗不思無爲也未嘗不爲以吉凶與民同患故也

黄茂材曰有常德有常道何獨無常心有常德有常道所以處已無常心所以處世

天下之人如此其不一也而使其心皆如吾之心豈不紛然亂哉故聖人不以己之心爲心而以百姓之心爲心欲與天下大同也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註曰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眞僞兩忘是非一致是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潁濱蘇轍曰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信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爾善吾豈不以爲善而爾自不善吾亦善之爾信吾固信之爾雖無信吾亦信之

黄茂材曰善其善不善其不善則所善者寡矣信其信不信其不信則所信者狹矣天下之大人物之衆孰善孰不善孰信孰不信聖人未嘗有棄物之心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未嘗有疑物之心故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夫然則吾心之中無適而非善信是爲德善德信

○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御註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故所以爲己則惵惵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聖人作而萬物覩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惵惵憂勤貌又不停貌渾者無分別也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惵然應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爲一未嘗自有所爲故仲尼之所絶者有四謂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爲無不爲也河上公本作怵怵王弼本作歙歙注傾也聖人以無爲德化不逆萬物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其能明者爲眡聰者爲聽皆傾注其耳目以傚聖人自然之法而聖人冕旒垂目黈纊塞耳不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蒼生皆如赤子寧忍以事騷撓惟孩之而已矣

潁濱蘇轍曰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

下始定矣
王雱曰慄慄者恐懼之意聖人以天下爲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爲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别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本作歙歙歙歙收歛之意亦通也
道眞仁静先生曹道沖曰聖人忘言不得已而慄慄垂誨欲令天下之心渾合爲一至言皆注知於百姓耳目冀其開悟哀憐愚昧之至也聖人欲令其去浇競皆返孩稚之樸此聖人視赤子之至誠如是
達眞子曰慄慄者恐畏之謂也聖人之在天下常恐畏其人之不善欲使之皆善常恐畏其人之不信欲使之皆信故善者應不善者亦應信者應不信者亦應故爲天下渾其心則此所謂無常心也若是則百姓皆注其耳則莫不聽也百姓皆注其目則莫不視也百姓視聽皆一仰於聖人者何哉以聖人皆孩之也故曰聖人皆孩之
陳象古曰言百姓隨教順治未有所能如孩童之就乳不難率也
黄茂材曰謂之聖人出而與民同患者也天下之人孰不注其耳目今也慄慄然渾其心無所是非無所好惡可以使民由之而不知孩者未有知也
程大昌曰若嬰兒之未孩則孩也者又嬰兒之稚者也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則赤子也者取其方爲嬰兒而眞淳尤爲未散者也百姓既注其耳目而聖人遂求有以復其赤子之初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御註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碧虚子陳景元曰未出乎域中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出生地則入死地
潁濱蘇轍曰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碧虚子陳景元曰徒類也生之徒謂攝生者之類也死之徒謂趣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静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眂於釆色耳不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徑動静脩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亂於釆色耳眈於淫聲鼻因於穢膻口美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於邪徑動静汲溺諸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孫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順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尠則逆死者多故死之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以理推之九竅四支最長
涑水司馬光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强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

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原故也

潁濱蘇轍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

臨川王安石曰有求生以惡滅者生之徒十有三是也有求滅以惡生者死之徒十有三是也有生無異於死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是也惟其不悟眞滅眞生是以不脫輪廻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修生者若奉黃老之道求長生不死者也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死之徒若奉釋氏修無生寂滅之道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既不達黃老長生之旨又不悟釋氏無生之性故其數終則死而枉縱之人不得天數凡所動作皆趨速死之地又非修無生不往不來之法皆以嗜慾動則就虧神損道之地十中亦有三以此而自致傷夭之者

三戒了一子李文叔曰夫坎水子位在人為腎宜實而不宜虛元陽復還之生門也離火午位在人為心宜虛而不宜實衆陰剝陽之死戶也是以人能修坎則生役離則死故攝生者悟精氣之生身在乎坎妄念之喪神在乎離故自少至老一周十二辰消而從坎重復即生之徒十有三重陽而再益火滅而益膏也不善攝生者莫知生理役用從離妄念縱慾故自少至老亦一周十二辰消而自離再始即死之徒十有三重陰而再損膏竭而益火也

葉夢得曰十有三四支九竅是也老氏蓋嘗以有身為大患矣而昧者不察累於有身之患皆無能外此十有三物之間使能知其非我有則超然乃立乎形骸之外豈出入之所得名然而況遂轉徙自壯至老日化而至於死非特不知生而且其動而趨焉者未嘗不之於死地也則亦以是十有三物而已

黃茂材曰坎為水水數六離為火火數七凡十有三也

林東曰出於胚胎則為生體魄入地則為死雖有生死而九竅四支生死俱焉一身之中上七竅而下二竅兩手兩足故謂十有三也然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蓋以自戕自賊動與惡會而自趨死地亦十有三

本來子邵若愚曰老子以十分為率而言之生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又有民之緣求養生動之死地亦十分中有三分緣生之徒心著有死之徒心著無民之生心著境三者心有所著皆居生死之地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曰不知身之為大患

頴濵蘇轍曰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頼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碧虛子陳景元曰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其無心

頴濵蘇轍曰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

達眞子曰凡言攝者皆非己所有也能齊死生則以生爲假攝而已

陳象古曰外境之來於我何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養形故曰畜之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形之物既形矣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含和氣而養物之形道可以爲父德可以爲母由此而言萬物無有不尊仰於道而貴重於德也爵者錫命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之爵命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是道德非假於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

頴濵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以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王雱曰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道尊而德卑德貴而物賤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命於天則爲天子命於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惟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然也

清源子劉驥曰萬物之尊道而貴德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不可得而尊故不可得而卑不可得而貴故不可得而賤所以莫之爵而常自然也

黃茂材曰道有常尊不待物而尊德有常貴不因物而貴非如人爵者也人爵尊貴出於使然道德尊貴自然而已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曰别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乎道道者萬物之奥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緘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肖翹蝡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

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臨川王安石曰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故謂
之元德
黃茂材曰道之與德相爲用也始言其道
之大終言其德之元元者妙也非妙不足
以繼其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三

宋　鶴林　彭　耜　纂集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御註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
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
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道能母
萬物而守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
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多聞則守之以
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
物達道之徼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
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
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成者子也生者母也子
者一也一爲沖氣乃道之子所謂道生一
也一爲道之子道爲一之母道爲眞精之
體一爲妙物之用既得其道體以知其妙
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夫人既知其妙物
之用而復守其眞精之體體用冥一應感
不窮然後可以無爲而無不爲故能沒身
不殆矣
潁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
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
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
之中有沖氣沖氣生於道道者天也萬物
之所自生故爲天下母夫物芸芸各歸其
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則得以返其本也
故曰復守其母也
達眞子曰萬物以天地爲始天地以道爲
始是天下之始莫不始於道也唯天下莫
不始之於道所以爲天下之母也凡萬物
之所資生者母也凡萬物之所資息者子
也以道爲母則天下資生於道者皆子也
是以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矣以其有復歸
於無以其動復歸於靜則有之者無終窮
動之者無危殆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沒身不殆言體道之反本者能然也
黃茂材曰天下之生林林如也推其始必

有生之者焉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此其始生者也故爲母萬物其子也得其母而守之則是生我者常存而我生者不失矣故能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碧虛子陳景元曰兌目也緘無厭之目則諸境自絶矣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衆禍莫干矣諸境自絶則嗜慾之源塞衆禍莫干則云爲之路閉如是則恬澹安逸而終身不勤若乃不守母道者開其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通其云爲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濟矣如是則憂苦危亡而終身不救也

王雱曰兌悅也人悅則形開矣故爲兌兌則物入之矣門者精神之所出也外見諸理形開以受之而復出精神與之爲構則擾擾萬緒自此始矣故當塞兌閉門常守其母也塞兌閉門以外應物則酬酢萬變而用常有餘兌開物入而復費精神用以濟事則以内徇外逐物往矣一溺此流誰能救之哉

道眞仁静先生曹道沖曰兌澤也在人爲口與舌禍福樞機不可妄發門謂語言視聽情念也吉凶之應出入於此故閉之也

有道者掩扉塞兌終身不勞

清源子劉驥曰經所謂閉塞命門保玉都是也内景不出外景不入其氣自定其神自眞其神既眞則性入自然與道爲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而入於不死不生故終身不勤若開其喜悅之源而弗塞濟其愛慾之事而弗閉則物誘於外而情動於中氣亡液漏精散神去所以役役不見其成功故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强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爲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爲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是也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强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光者智照也智主外故外照而常動動則爲物之用明者慧解也慧主内故内景而常静静則爲巳之體夫智照出則應事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不役智外照而守慧内景復嗜慾之未萌而歸子母之元故無殃是謂容用常道者也

頴濵蘇轍曰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絶矣

臨川王安石曰見小曰明者微而見之則

可謂之明見於大則不足以謂之明故曰見小曰明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故曰守柔曰强用光復歸其明者蓋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言强則知柔之爲體言明則知光之爲用唯其能用其光復歸其根則終身不至於有咎而能容合常久之道故曰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陳象古曰常人忽於小而重於大于雲之木起於蘖青千里之塗始於足下此見小之義也預識先知非明而何揉曲木者不累曰銷金石者不累月此柔弱勝剛强之義也光者照於外者也明者內自照者也用其光則知其子是也歸其明則復其母是也

黄茂材曰漢世尚黄老有老父者獨深得其道蓋公諸人皆不及也惜乎史失其名龔勝之死有老父來弔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碧虛子陳景元曰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潁濱蘇轍曰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介然謂凝寂不動長守大道無爲而已凡有所爲者雖曰善動至人之所畏也

達眞子曰介者纖介之謂小有知於大道猶唯施是畏況大有知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知之淺矣使我介然有知已非道之妙若有所施爲則尤非自然

黄茂材曰夫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行無所施設作爲今有介然有知是以智知之行於大道是以力行之唯施是畏是有所設施作爲不亦可畏乎

林東曰使我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唯於施爲間而無不致其畏謹則不至於好邪徑而求捷速不至於捨本而逐末如下文所謂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註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是以崎嶇迷惑不達

涑水司馬光曰道本簡易由人之好鑿故失道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修身之道自然綿綿實爲至理而學速求必得故方術之家紛然並作

清源子劉驥曰好由捷徑以失眞道所謂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也哉傷歎之詞也唯施是畏其在茲乎

涑水司馬光曰失道之國好察近而遺遠逐末而忘本故視其朝若修治而察其民實貧困又取非其有謂之盜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危亡將及曾不自知乃更矜誇以爲得意服美不稱積實無厭故曰盜誇所

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臨川王安石曰此逐末也猶人趨邪徑而棄大道也

達眞子曰失大道而由小徑者以事物比之則如朝甚除而日用田甚蕪而荒塞倉甚虛其畜積而反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以爲資財有餘是不務修其本而反矜施其末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註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特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涑水司馬光曰不拔者深根固蔕不可動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祚久長

潁濱蘇轍曰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眞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臨川王安石曰善建者德建也能德建則不拔矣善抱者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脫矣能建德抱一則德之盛故盛德百世祭祀祭祀者見於愈遠而不忘故曰子孫祭祀不輟

陸佃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故曰善建者不拔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曰善抱者不脫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深根固蔕是謂善建抱本守眞是謂不脫先利於身次及於物又以正直淸廉仁愛之道遺於後世故慶及子孫積德繼美祭祀不絕矣

葉夢得曰出而有立故謂之建入而有守故謂之抱出者有本故不可拔入者有常故不可脫夫如是則立者雖遠而愈長守者雖近而愈久譬之於己非特及其身而已垂之子孫祭祀不輟其事我者無時而可亡也

黃茂材曰夫道獨立而不改以是而建則爲善建故不拔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以是而抱則爲善抱故不脫不拔不脫非持可持當年雖傳後世可也故曰子孫以祭祀不輟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曰修之身其德乃眞所謂道之眞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眞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爲外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修道於身者心閑性淡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諸僞咸盡乃爲眞人矣

涑水司馬光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

王雱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普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道修身則神眞行正身正而天下化况以之治家信有餘矣施於鄉而一鄉化矣施於一國其國盛矣始自一身遍及四海

達眞子曰眞則不偽餘則不欠踰於衆則曰長足於衆則曰豐徧於衆則曰普凡得於道之謂德自一身以至一家自一家以至一鄉自一鄉以至一國自一國以至天下以道爲治則無乎不善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眞矣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嚮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若設問之辭也答曰我以此上之所陳五事反觀照察所以知之經曰不出戶知天下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潁濱蘇轍曰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身有身之道故以身觀身家有家之道故以家觀家以至於鄉國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者盡以此道觀之也言以此者此則同於道彼則異於道同則取之異則去之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衆人矣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自一鄉之小至天下之大小大則殊其治一也何以知天下之然以用此道而知矣

陳象古曰見治身之道則知治已之身見治家之道則知治已之家見治鄉之道則知治已之鄉見治國之道則知治已之國見治天下之道則知治已之天下不拔不脫由此可明矣以此者蓋用此觀身觀家觀鄉觀國觀天下之道矣

黄茂材曰雖其大小遠近之有不同而其爲德未始或異故以吾一身而觀衆身以吾一家而觀衆家以吾一鄉而觀衆鄉以吾一國而觀衆國以吾一天下而觀衆天下皆可以知之或問以吾一天下而觀衆天下何也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曰猶齊州也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以天下觀天下捨夏革其誰知之

程大昌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而自指其要領在此者以眞爲斷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曰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憺泊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也赤子者取其始生其色赤純和之至也
潁濱蘇轍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者天守全而陽不散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陸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此卽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含者抱也心不偷薄其德乃厚赤子謂嬰兒也天純未散外無所營精和在中復如赤子
葉夢得曰老子旣以嬰兒論道矣於此含德之厚復比之赤子嬰兒其未孩者也所保者氣而已故道似之赤子則旣孩矣而未有知也故德似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故比於赤子
程大昌曰含德者藴其德於内而不形於外者也莊子謂絶滅聲律文采而人始含其聰明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後人始含其德者蓋釋此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御註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毒蟲者蜂蠆之類也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者虎豹之類也以爪拏按曰據攫鳥者鵰鶚之類也以羽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
潁濱蘇轍曰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之心非有害物也無害物則物亦莫能害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稚子無心害物物亦不與爲害
清源子劉驥曰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無自入焉如莊子所謂醉者之墜車雖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以其死生驚懼不入於胷中彼全於酒者猶若是而況全於天者乎
黃茂材曰今夫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者精不離而和不散爾人能養其精和之至則亦赤子如也昔有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内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孶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問其術則曰吾心無逆順鳥獸視吾猶其儕也夫心無逆順所謂含德之厚也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

之至也
御註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碧虛子陳景元曰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至堅者以其真性專一故也峻者赤子之命源也情欲未萌而陽德自動者真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人虛心無情氣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上清洞真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受元一之氣為液為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回元之道泝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外髓凝為骨腸化為筋純粹不雜而長生可致矣峻作古本作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
涑水司馬光曰皆在其自然
潁濱蘇轍曰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手未能把執攫奪取撮心無所知而手無所用故自然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人稟五行全氣精力氣血既盛則因牝牡發泄而嬰兒未知嗜慾無所流散而時為跳躑伸縮頓奮之狀此謂峻作
達真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體之自然也不為物屈矣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性之自然也不為情亂矣
陳象古曰握固則無所欲得而自執也峻作則不因有為而自動也
清源子劉驥曰德全則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則精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無執而自握無欲而峻作以一心定而萬物服精之至也
程大昌曰握固峻作非知而為之也真淳未散不知其然而然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御註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潜之萬物豈不悲夫
碧虛子陳景元曰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嗄又聲嘶也夫赤子終日嘷啼而嗌不嘶散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嗌不哇而和氣全也
潁濱蘇轍曰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臨川王安石曰終日號而聲不嗄乃和之至蓋和者主於氣也
程大昌曰是其淳和中充嘷啼所不能變也故得取以喻和也

知和曰常
御註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和者大同於物故赤子以和全真至人知和之貴也故用之為

常道

頴濱蘇轍曰和者不以外傷内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臨川王安石曰和之爲用則常而不變

道眞仁静先生曹道沖曰和者生理之常非别有方法

陳象古曰知此和之至可以常行而不離

清源子劉驥曰知和則純粹不雜静一不變而與天地爲常

黄茂材曰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此則爲復歸於嬰兒矣故能長久

知常曰明

御註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臨川王安石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清源子劉驥曰知常則朝徹見獨無古無今而與日月參光

黄茂材曰常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非夫明智洞達天地造化之機安能識之

益生曰祥

御註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特未定也

碧虚子陳景元曰祥者吉凶之兆也夫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已定若非理益之必致凶祥

頴濱蘇轍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

陸佃曰達生之情常任於自然而不益生故能出乎吉凶之表

道眞仁静先生曹道沖曰但於身命有益者則爲吉祥過此雖外美而内不善非生之祥也

達眞子曰祥者非其常也

陳象古曰保此常守此明日益日生至於盛大無凶咎也

黄茂材曰天下之人或夭於嬰孩或喪於强壯其能保百年之壽者幾何今吾益吾生而使長生不死在於天下豈不曰祥乎

心使氣曰强

御註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益强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碧虚子陳景元曰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别

頴濱蘇轍曰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强梁甚矣

臨川王安石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爲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内則爲暴矣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强者非守氣之强乃勝暴之强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道眞仁静先生曹道沖曰心動而使氣氣作而形隨未有動作而不求强好勝者也眞人心不動而氣自動亦若人之眠睡外務已息泯然無知而寐中手足瞤動豈心之使而動也一寐尚然況寂然在道者也

黄茂材曰以力使氣是氣也爲暴戾之氣以心使氣是氣也爲沖和之氣沖和之氣充於一身天地不能使之夭鬼神不能使之災聲色利欲不能使之亂豈不曰强乎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之壯也必至乎枯老心之强也必至於凶暴且道以柔弱為用令以强壯為心者謂之不道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

潁濵蘇轍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强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臨川王安石曰惟道則先於天地而不為壯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欲不止如何哉

葉夢得曰是以已之亦貴乎早也

黄茂材曰壯而老老而已在物莫不然若知道者可與天地相為終始豈有已乎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兊閉其門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御註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莊子曰知北游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覩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宫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帝曰彼無為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知終不近也

潁濵蘇轍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兊閉門以杜其外挫鋭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

臨川王安石曰挫其鋭同其塵此文兩見蓋道德莫不皆如此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契理則忘言雖言而不能行與不知道何異兊口也緘口默行不須說也三要七竅為身之門戶自内其散失者神氣精血機情好惡自外而入者緣境聲色滋味寒暑所失者眞所入者假故閉其門也彼方為光顯沮之則為怨俱與和之於已何損彼方塵垢外之則不樂故至人韜光隱德暫與同之於身何浼玄者隱密不顯不自飾智矜俗獨異於衆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行不言之教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煩多言數窮去道遠矣善為道者默而識之性以成之塞其兊則收視反聽閉其門則形全精復挫其鋭則歸精神乎無始解其紛則體純素而不雜和其光則含光不耀同其塵則大同無已夫如是則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是謂玄同豈拘拘然自投於親踈利害貴

賤之間哉

程大昌曰塞兊閉門不使衆人得見其經歷出入之地也挫銳解紛乎夷而簡易也和光同塵則能降己齊物矣凡爲此皆求至乎渾兮其若濁者也彼我一觀高下無別是之謂同同之上加元焉深而又深侶鷗群獸幾微更不外見又諸家釋兊皆本易之兊悅爲義恐不然也詩曰行道兊矣毛氏曰兊成蹊也成蹊者孟子謂山間之蹊介然用之而成路者是也其讀如稅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御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踈之態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舍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覆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爲天下貴

碧虛子陳景元曰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舉之而不勸故不可得而親暱也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踈隔也澹泊無欲守分知足故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故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汙權勢不能動故不可得而貴寵也失志不屈居貧愈安故不可得而賤鄙也夫至人行此六行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爲天下貴

潁濱蘇轍曰可得而親則可得而踈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踈等觀逆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陸佃曰神人者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故不可得而親踈不生不滅無取無舍故不可得而利害不損不益無得無失故不可得而貴賤夫惟如此故能無對於物旁日月挾宇宙天地爲一官萬物爲一府其緒餘足以爲天下國家其土苴足以治天下其糠粃塵垢足以陶鑄堯舜而天下之物豈復有加哉故曰爲天下貴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未嘗與物交焉能親也不使欲厭焉能踈也不妄求取焉能利也不犯禁忌焉能害也不取榮盛焉能貴也不處卑猥焉能賤也

陳象古曰親踈利害貴賤世之所重衆人之所分別者也大道所在名非常名不可見其形不可聞其聲況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乎

黄茂材曰孔子曰吾觀老子其猶龍乎夫龍豈可得而親之踈之利之害之貴之賤之者乎既曰不可得而貴又曰爲天下貴何也蓋亦自貴而已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四

宋 鶴林 彭 耜 纂集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御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其然猶如是也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謂下文也

潁濱蘇轍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葉夢得曰物各有所當治國者必以正用兵者必以奇國以奇治之則亂兵詭道用之以正亦未免於敗然聖人之奇豈若後世之詐哉敵至而爲之所是以其變不窮

黃茂材曰夫道無爲而無不爲正也奇也無事也非知道者孰能之推而治國用兵取天下特其緒餘土苴耳古之人有行之者如伊尹太公范蠡張良之徒皆以此

程大昌曰正者如人之行正路也奇者如人之行捷徑也無事者本其當然而不鑿不擾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昬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碧虛子陳景元曰忌諱謂禁令也君不能無爲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抵犯避諱不暇弗敢云爲舉動失業日至貧窮利器者權謀也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爲務上下撥給則民多權謀偷安苟生包藏禍心日至昬亂伎巧謂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爲妙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怪異物日益滋生古本作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謂刑法教令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焉故聖人云此老氏之謙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之云或謂老氏爲周柱下史遍觀上世之遺書三墳之古文以證其必然

潁濱蘇轍曰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昬矣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達真子曰有欲者外也朴之散也無欲者內也朴之聚也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朴前曰以無爲取天下蓋由此而見矣非體道之盡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上古之時民如標枝然昧昧而行安有忌諱權謀不作安有利器究居坏飲安有伎巧不知君臣上下之分安有法令大朴既散人僞日長至於商周之末極

矣忌諱尚而民彌貧利器用而國家昏伎巧工而奇物起法令煩而盜賊充斥聖人將欲舉天下而返於淳朴之俗亦豈有他術哉清靜無爲無所事而去其欲而已程大昌曰其曰聖人云者古有是語而老子援以自主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御注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悶悶如天道昏昏默默任其自然察察者政教煩細民多犯之故缺缺也

清源子劉驥曰悶悶者不徇於物而恬淡無爲也察察以智治國也

黄茂材曰昏昏默默至道之極窈窈冥冥至道之精而以察察爲政者豈足語道哉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倚伏何常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

陸佃曰天之肇降生民而其福至於淳淳其禍至於缺缺豈有他哉繫一人之政而已故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清源子劉驥曰其民缺缺則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則禍福倚伏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

碧虛子陳景元曰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必有正耳在乎有道之君無爲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爲正其正必復爲奇矣有心爲善其善必復爲祅矣謂下文也

陳象古曰言物未嘗不存於正道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祅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御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爲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祅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眞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嗟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眞爲正逆性爲善而反爲奇爲祅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

潁濱蘇轍曰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爲奇善之爲祅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

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矣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祅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爲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臨川王安石曰種種分別遂生妄想

黄茂材曰禍福奇正祅善之在天下如循環然孰知其極易稱惟聖人能知進退存亡況夫禍福之倚伏奇正之相生祅善之更化豈世人所能知哉故曰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註曰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劌作穢濁穢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之自化耳而不以己之潔白揚彼之汙但使物知勸而洗除穢濁矣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也古作劌傷也言聖人廉以自清而不以刑物使傷也

潁濱蘇轍曰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之所謂悶悶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方無隅故方而不割崖岸而不畏故廉而不劌大直若屈故直而不肆用其光復歸其明故光而不耀

陸佃曰不割彼以爲方不劌彼以爲廉不肆彼以爲直不耀彼以爲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以廉而彰人○之穢不以潔而明人之汙

葉夢得曰民日迷於其間而弗悟聖人固當有以救之是故方而不割則有全者存廉而不劌則有質者存直而不肆則有屈者存光而不耀則有晦者存是以閑而不盡用爲悶而不爲察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此四者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黄茂材曰夏商以來士守一介不見道之大全方則必割廉則必劌直則必肆光則必耀如伯夷叔齊尾生申徒狄之徒而遂至於害性傷生亦可悲矣老子時爲柱下史非不方也廉也直也光也而人莫知其爲老子者不割不劌不肆不耀焉爾故能樂其全

程大昌曰廉者物之稜也陛廉之廉是也旣曰廉則遂有芒角鋒刃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

涑水司馬光曰嗇者省嗇精神也早復者不遠復也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

潁濱蘇轍曰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

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强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而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人莫不有視聽思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心之能思皆天也然視而使之明聽而使之聦思而使之正皆人也然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太勞則竭太用則瘦唯能嗇之而不使至於太勞太用則能盡性盡性則至於命早復者復於命也

王雱曰治人在乎正己事天在乎盡性惟此兩者一於嗇而已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惟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爲早德不外耗則積於內矣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爲積也積之又積也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

陸佃曰嗇者愛養之辭韓非所謂愛其精神嗇其知識是也蓋嗇精養神然後可以俯治人而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達眞子曰嗇於一心則必斂動而歸靜嗇於一性則必斂意而歸無心斂動於靜然後能盡心性斂意於無然後能正性盡其心正其性者人道之盡也人道盡則固可以治人矣心靜則任其自然性正則安其固有任自然安固有者天道之盡也天道盡則固可以事天矣是以治人事天莫如嗇惟心早復於靜意早復於性則所謂重其積德也能內重其積德以至治人則人無不順以至事天則天無不符以至應萬物則萬物莫不歸以至率萬化則萬化莫不盡是謂重積德則無不克母也者爲衆子之莫不從以衆動而歸靜以衆有而歸無固不異子之從母也惟衆動而歸靜則靜之者無終窮衆有而歸無則無之者無極盡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晦菴朱熹曰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

黄茂材曰嗇者守於內不耗於外以之治人而人治事天而天應謂之早復復者物之初今之道家所謂返本還元是已可以成德可以勝群物可以同於無極可以爲有國之母

林東曰嗇雖有慳吝意乃簡損之理人爲難治天爲難事能於簡損而早復其德性之眞則可以見道既見夫道則人雖姦詐天雖難測理不難見治之事之皆基於此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曰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
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
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修道之士嗇
神以安體積氣以全和內固三關而袪萬
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
久固蔕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有之鄉
與夫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柢本
也
穎濱蘇轍曰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
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
嗇事天則深根固蔕者是也古之聖人保
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
拔蔕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
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
也
陸佃曰根在幽蔕在顯根則以言其命蔕
則以言其性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惟
命爲能與於此故曰深根萬物莫足以傾
之之謂固惟性爲能與於此故曰固蔕
黃茂材曰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於是
乎在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其道見於
易之復卦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曰事大衆而數揺之則少成功藏大
器而數徙之則多傷敗烹小鮮而數撓之
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
穎濱蘇轍曰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
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寬猛相濟生熟
得中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治大國烹小鮮同於
一道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
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西昇經曰所謂爲道自
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人
不作釁則祅祥何緣而與人守常德則神
變無因而傷民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
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
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杜光庭曰夫民
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爲神主主安則神
享聖人以道爲治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
人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交悅二德交歸
穎濱蘇轍曰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
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
所用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
人非神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
無能爲耳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
聖人耳故德交歸之
陸佃曰神無乎不在其在人則聖而不可
知者也其在鬼則靈而不可知者也故鬼
之所以不神者非無神也其神不傷而已
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葉夢得曰詩頌文王之聖至於思齊曰神
罔時怨繼之曰神罔時恫豈不以鬼無所

怨於人則亦無恫於人降之嘉生而禍災
不至其有傷之者乎
晦菴朱熹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
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
消鑠了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人能養其神不使其
鬼勝故曰其鬼不神有干越之劒者柙而
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聖人之不輕用
其神亦如其劒雖曰神不傷人是亦聖人
能養其神使不傷人爾故曰兩不相傷德
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御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
蹶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也
頴濵蘇轍曰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
下流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國下流者如衆人之所
惡也非君子惡居之下流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以謙爲德海
以容爲量自高者不受於物能下者爲物
所歸
清源子劉驥曰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身
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虛無者
聖人之所居所謂大國也以其不爭而天
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無極之
物自來歸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經所謂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此之謂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
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
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曰天下皆以剛强敵物而我獨寓於
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
交天下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
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
雄壯之國
涑水司馬光曰交猶歸聚也
頴濵蘇轍曰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
也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臨川王安石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
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
下之交牝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牝者母也物莫
不慕其母也牝柔而靜牡剛而動常爲牝
之驅役故聖人知雄守雌柔而不爭虛而
處下物皆歸之
達眞子曰牝者靜也牡者動也以靜爲衆
動之所歸以牝爲衆牡之所往理固無佗
以靜爲下故也爲國者體此以靜制動以
牝制牡故大國以下小國能屈已之勢也
大國屈已之勢則取小國矣小國以下大
國能畏彼之勢也小國能畏彼之勢則取
大國矣以用也以取者力行而取也而取
者自然而取也大國忘勢難在乎力行故
曰以取小國趨勢易情之自然故曰而取
陳象古曰交謂交結而附於已者也
葉夢得曰取之爲言得其所欲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

生火在人爲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聖人知雄守雌以陰煉陽陰極則陽生無爲之妙天地之要變化之機也故牝常以静勝牡爲以静而爲之下静則群動趨之下則衆高赴之天下常勝之道也

黄茂材曰夫道非徒下之而已雖曰下之其終也不有以勝之必有以取之牝柔也静而處下然能勝牡此非下之而終有以勝之者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湯事葛是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勾踐事吳是也此非下之而終有取之者歟故曰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亦其自然之理本於無心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御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爲下

道眞仁静先生曹道冲曰大國得小國則益盛小國得大國則遂安各遂所欲大者能先下之則小者歸故宜下

陳象古曰大國恃强鮮能下下今獨言大者宜爲下明所難也

黄茂材曰夫有所欲於人而不能下人則不得其所欲大國欲兼畜人小國欲入事人能下則得不能下則不得至於道固無欲然欲至於道是亦爲有欲也大者道也故宜爲下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四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五

宋　鶴林　彭　耜　纂　集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也

碧虚子陳景元曰夫道也者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奥爲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内者

潁濱蘇轍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奥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

清源子劉驥曰西昇經云道深甚奥虚無之淵言道爲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莫神於天道實覆之莫富於地道實載之天地之大尚不離於覆載之内況其他乎

黄茂材曰物生於三三生於二二生於一一生於道則道也者豈不爲萬物之奥乎

程大昌曰道之播而出也爲有有之又出也爲形形具而物有其質及其在人則德仁義禮皆是物也故物者道之邊際而道者萬物之蘊奥也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碧虛子陳景元曰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固守妙本以爲長久之寶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忤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反復元吉咸仰道之所保庇也
涑水司馬光曰守而用之依於有道以自安
潁濱蘇轍曰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
臨川王安石曰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道不善而求之則足以免於罪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沖曰小人雖不善略知道亦能自保其身
黄茂材曰道無善無不善善人得之爲寶不善人得之可資以安
程大昌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反也善人寶之則不善人且將背而遠之矣而此之所寶彼亦保之其理何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衆貨之貴可以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潁濱蘇轍曰蓋道不遠人而人自遠之令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清源子劉驥曰美言可以市言市之所同知也尊行可以加於人言人之所能行也所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黄茂材曰經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美言尊行天下所謂善也未足以語道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潁濱蘇轍曰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臨川王安石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道而已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沖曰日以駟馬璧玉遍求賢俊不如端居進道則不召自來矣
葉夢得曰駟馬貴矣而先之以拱璧世必以是爲寶非吾所謂寶也
清源子劉驥曰立天子以化之置三公以佐之雖有拱璧之寶以先駟馬之車然出而治人也不如坐進此道
黄茂材曰魏文侯聞田子方之言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然則貴爲天子輔以三公加之拱璧駟馬之榮不如坐進此道亦可知矣
程大昌曰坐之爲言安其所而不佗猶坐忘之坐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御注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爲哲此有罪所以免歟故道之善救者如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耶者嘆美之詞也

潁濵蘇轍曰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汚也

王雱曰求以得故善人寶之有罪以免故不善人保之

葉夢得曰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之嘗以爲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爲貴果在此不在彼也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得道者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焉有人災

程大昌曰若其昔嘗暴棄溺於不善矣今而回心向道則亦受而誨之未嘗追咎既往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注曰聖人應物之有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爲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則衆妙可觀矣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神不虧矣口不嗜則恬漠恬漠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潁濵蘇轍曰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報怨猶報德也

王雱曰大小多少者畏事之小如大謹事之少如多莊子曰不忽於人報怨以德者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得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色相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報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世間之物與事不過大小多少道一以貫之報怨以德仇讎怨絶報怨以怨相報無盡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已與天地同其德與混元同其功不爲而爲不作而作自然而然也故爲出於無爲事出於無事味出於無味其道雖大而本甚小故言大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故言多少大小者含太虛於方寸多少者總萬有于眞一大小多少則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爲一何怨之有此言報怨以德足見聖人仁民愛物之廣大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所以能體道之大也

黄茂材曰道無爲也而有無爲之爲道無

事也而有無事之事道無味也而有無味之味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何形之小大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何數之多少雖有忮心之人不怨飄瓦又何怨何德其能齊小大一多少平怨德如此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碧虚子陳景元曰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爲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嚴君平曰是以大難之將主也猶風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湊理微鍼取之在於臟腑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潁濱蘇轍曰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陸佃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既謹矣又當守之以謙故曰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陳象古曰易者難之基細者大之本故難易之相尋大小之相續如循環之無端聖人知其然信其理故保小守下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不離乎方寸之中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終不爲大然方寸之中眞性之內無不忘也無不有也灣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能成其大輕諾者其後必寡信多易者其後必多難聖人之於道勤而行之猶以爲難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御註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著此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沈所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潁濱蘇轍曰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陸佃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此言造理而悟也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此言造形而悟也

清源子劉驥曰身乃神之車神之舍神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故其安易持患生不意禍生所忽審其未兆而謀之乘其微脆泮而散之則易矣及其禍患已成而後謀之是猶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施其智巧聖人用智於未奔沈故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去其害道者而已

黄茂材曰當其安而持之不待於已危故

易持當其未兆而謀之不待於已形故易謀當其脆而泮之不待於已堅故易泮當其微而散之不待於已著故易散爲於未有之前何爲不成治於未亂之際何治不濟而不謂之易爲易治者其易可知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注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覩指而知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三者喻不見幾夫患不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梢侵於陽嶺青青百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又如築臺乎起土於一畚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出乎中天擬丘陵之大廣乎數畝惡可毀哉又如遠行乎始登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彌峻嶺巇嶮途隘而可畏路僻而多岐惡可還哉

清源子劉驥曰神聖之道積習而成雖可以頓悟不可以頓進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由小至大猶合抱之於毫末從卑至高猶九層之於累土自近及遠猶千里之於足下

黃茂材曰合抱之木天下以爲大也大生於小故知合抱即毫末也九層之臺天下以爲高也高起於下故知九層即累土也千里之行天下以爲遠也遠始自近故知千里即足下也然則物之小者下者近者其可忽諸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爲營爲也執執著也敗起於有爲不爲則何敗之有失因於有執不執則何失之有是以聖人稟高明之性措意不在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爲心自然無爲無執無敗無失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始而無卒先勤而後惰常以功業近成而不能成謹乃復亡敗也若能謹末如初始終如一則所爲無不成矣豈有敗事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潁濱蘇轍曰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而厚耔耘之及秋自穫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却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又曰世人心存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陳象古曰極力有爲爲極必敗極力以執執極必失

葉夢得曰世固未嘗有成敗以吾有爲故

成者必敗世固未嘗有得失以吾有執故得者必失此民之所以從事而不得不謹者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碧虛子陳景元曰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爲憂聖人以不欲爲樂聖人之清靜節儉世俗之貪濁奢侈是以世俗之所不欲者廼聖人之所欲也故視金玉如遺土也世俗損天眞以務外學而失其分內之性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其分內之天和然世俗以不學爲過聖人以不學爲眞學故曰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頴濵蘇轍曰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劉槩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達眞子曰欲之所先莫甚於難得之貨學之所失莫甚於衆人之所過動不知靜爲不知止皆所謂過也聖人欲期於不欲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學期於不學所以復衆人之所過若是則不有其爲執之蔽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

淸源子劉驥曰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不以物易性故不貴難得之貨非無學也學人之所不學不以博溺心故以復衆人之所過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而已不益生不助長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故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黃茂材曰道無欲也欲不欲所以求在我也外物又何足貴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理愚者不及智者過之與其過也寧不及故剗心去智學所不學輔物自然而已何敢爲哉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注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代而下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也名曰治之亂孰甚焉

涑水司馬光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頴濵蘇轍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民雖有過亦小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智則生奸愚則反朴

達眞子曰用其光復歸其明古之善爲道者欲使民復歸其明是謂非以明民也欲使斂明若愚是謂將以愚之也

葉夢得曰自道而降民日趨於僞不患其不明而患其明之過故聖人逆爲之防而欲以道愚之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注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碧虛子陳景元曰民之多智則姦宄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難治也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故天下每每大亂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注曰法出姦生

涑水司馬光曰上下相欺

潁濱蘇轍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陳象古曰用智則失其自然故喻之以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注曰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涑水司馬光曰王道正直

達真子曰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人也開人者賊生不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天也開天者德生

清源子劉驥曰不以智治國則忘情去欲返本復朴故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注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

碧虛子陳景元曰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可為後世楷模

陳象古曰楷式不可渝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御注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偶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君常知福可任之賊可去之致黔首於富壽是有深冥之德又觀其跡與物違戾究其理則與民同歸

涑水司馬光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潁濱蘇轍曰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

達真子曰然則此者能與物反歸於道也凡以道則大順非道則大逆

黃茂材曰物皆強吾獨弱物皆動吾獨靜物皆華吾獨朴物皆死吾獨生非為與物反乎能反於物者可以至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御注曰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江海之善下所以懷微妙抱質朴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以至天地之精萬物之靈莫不歸之經所謂執大象天下往亦此之謂也

黄茂材曰此章所以重發明大國者下流章之義以江海喻之又見其道之大而能下者也孰得而爭之

程大昌曰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有其善而能下人則天下歸之如百谷之歸江海矣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

碧虛子陳景元曰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而為天下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先上者舉聖人以勸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王雱曰聖人豈計利而為此哉亦德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故常為天下貴

陳象古曰孤寡不穀以言下之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身後之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六　長二

宋　鶴林　彭耜　纂集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其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肖似也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廣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無所○象似猶如不賢我道虛無廣大不為下士所信故似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于今亦已久矣若為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為大耶細小也夫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美為貴久矣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近之矣

涑水司馬光曰言異於衆人

潁濱蘇轍曰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

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臨川王安石曰夫道之大則不可以名故似不肖小則可以名故若肖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達真子曰凡以此肖彼則有形有體也有形有體則必有形體之所勝而不能爲無敵之大也惟道無形無體凡所以言大者莫能勝若肖則爲更大之所勝終不免細之名也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黄茂材曰天下惟道爲大又孰有肖似若有肖似則道亦是一物也何足以爲道
程大昌曰特不與俗肖而與道肖也爲其不與世俗肖足以見其大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碧虚子陳景元曰聖人以慈爲行勇於濟物語曰仁者必有勇謂勇於救難水火可蹈不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此所謂道大似不肖也
潁濱蘇轍曰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鋭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鋭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鋭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臨川王安石曰慈則能柔柔則能勝天下之至堅故能勇儉則知足知足則常足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則物莫爲之先故能成其器長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清源子劉驥曰夫道之至大然有三寶可以寶而持之慈以愛物應世之寶也儉以自愛修身之寶也不敢爲天下先則挫鋭解紛體道之寶也慈則果敢於濟難故勇儉則寡欲而易足故廣不敢爲天下先則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能成器長若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則剛強之徒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注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碧虚子陳景元曰三寶之中慈最爲貴故偏歎美也且慈兵入於敵之境也則人知有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而厚

歸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過美食歸降者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於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爲守固哉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於士卒人民也此皆道大似不肖者也

潁濱蘇轍曰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已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達眞子曰慈則衆無不歸故以戰則勝無不共力故以守則固凡天將拯救其人者必使有慈以衛之也

葉夢得曰雖然我自處已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爲先而終復明之以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恒然有期於天下者歟

清源子劉驥曰三寶之中慈最爲貴所以再言之慈以愛人愛人者人常愛之爲之效死可以無敵於天下故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則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黃茂材曰慈愛之人無害物之心物亦無害之者豈特戰則勝守則固哉物無害之則可以長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程大昌曰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我能慈人且爲我男故遇戰則勝遇守則固設有不及天且以其慈而加佑助焉去邠而岐周以興是其救也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潁濱蘇轍曰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勇而不武威而不怒不爭者勝貪先動者必敗謙下則人與爲用忽慢者人不爲力

程大昌曰老氏論兵常惡乎爭勝於兩陣之交而貴夫圖全於未戰之前正其重用人命焉耳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涑水司馬光曰德與天合自生民以來無以加也

黃茂材曰老子言兵皆有爲而發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然非深知兵者安能言之熟論此篇之義正使太公穰苴孫武之儔亦不過此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御注曰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不嗜殺人故

難進而易退

碧虛子陳景元曰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爲本夫兵者必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且聖人之兵常爲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爲客也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行止敵不行殺心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而先登則若無臂而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冦妄動而來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遠退千戈戢藏雖有持執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涑水司馬光曰主謂以強兵爲已任客謂人加於已已不得已而應之

潁濱蘇轍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

達真子曰不能不有其已不能不專其性莫甚於用兵也故用兵有言可以托其至道之心矣設若雖用兵之時猶不敢爲主而爲客則是不自有其已不自專其性心不事於殺伐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心不勇於勝敵者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御注曰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聖人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碧虛子陳景元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天下皆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即得萬國之懽心公侯不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懽心志士不忘於修身即神悅而天樂然後可以全吾寶幾亡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於衷誠之謂也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臣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

潁濱蘇轍曰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輕敵必敗之因也失計則死得計則生其所係之大者莫若於生與邦家之重非寶者何以兵相抗愛士則哀其臨敵以身視士卒不以鬬戰殺人貪功爲樂必勝也

黃茂村曰自周之衰大道不明人僞長而天真失天下之人溺於聲色嗜慾以喪其生者十常八九故曰輕敵者幾喪吾寶老

子所以再三言之不已深哀其禍慘於兵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巳耳

碧虛子陳景元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少則得又曰爲無爲事無事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亟是無爲分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煩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也莫能知行者下士也

潁濵蘇轍曰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王雱曰凡天地之難事皆起於捨本逐末與妄爲搆故內外交亂奇物滋出而智者不能勝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至簡至易無出於道平易逍遙何可難行以其至簡非思慮擬議之能踰故莫能知以其至近非步驟遲速之能至故莫能行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其見善不明用心不剛敗道於有爲喪生於多方

言有宗事有君

御注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爲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爲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宗本也君主也百家之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忘言故言以不言爲宗本萬緒之事雖異趣而同會于功成功而遣事故事以無事爲君主此以不言無事爲教豈不易知易行耶

潁濵蘇轍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跡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劉槩曰天下莫能知吾之易而知其難者盖有宗莫之知也天下莫能行吾之易而行其難者盖有君莫之知也

達眞子曰天下適於詳而不能反約離其本而不能歸要故曰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爲言有宗主所謂約也事有君爲事有君領所謂要也

陳象古曰宗君强名也在知其要而巳

清源子劉驥曰百家之言不勝窮也當捨其言以求其意得意則言可忘忘言者事之宗也萬緒之事不勝應也當棄其事以求其理窮理則事無事無事者事之君也言得其宗事得其君則知一氣之動作爲變化之樞機煉形中之神修神中之眞內澄一景萬氣流行恍恍惚惚其中化物窈窈冥冥其中有精

程大昌曰宗者族之總也君者臣之總也

道者事之總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御注曰小夫之智不離笥牘雖曰有知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我知猶不知我也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

涑水司馬光曰有知則知道矣

頴濱蘇轍曰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黃茂村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豈非其無知故不吾知耶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御注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衆有獨智之慮者見驚于民故有以少爲貴者

涑水司馬光曰道大故知之者鮮

頴濱蘇轍曰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臨川王安石曰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惟其大笑故知我者稀惟其若存故知我者貴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知我者稀則我之道下與世相往來我乃貴矣若人皆知我則我不足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注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鬻

頴濱蘇轍曰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

清源子劉驥曰被褐則和光同塵外與人同懷玉則抱道蘊奇中與人異

程大昌曰褐者日用之不可無舉世所共也玉者難得之貨富者所獨也知我者稀固足以見吾道之上矣而聖人不以自異也還以聖不可知之妙而藏諸日用共由之間以期乎人之皆能也此孔子所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之稟氣純粹而天性高明内懷眞知而萬事自悟雖能通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故曰知不知上夫中下之士受氣昏濁而稟性剛强内多機智而凡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强辯飾說以爲知之是德之病也故曰不知知病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知也

涑水司馬光曰知之如不知則遠怨不知而强知則招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知謙而曰不知是實勝於名故爲上不知而曰知是名過於實故爲病

清源子劉驥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所以至人無爲大聖不作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通於一而萬事畢其知出於不知故知不知尚矣衆人務多知而樂通物於不知而知之弊精神役思慮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故不知知病矣

黃茂村曰夫深知道者與道爲一尚何有知哉此爲知之之至若夫世人未嘗知道乃自以爲知知之之病又甚於不知者焉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是以不病
御注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
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
靈
涑水司馬光曰病人能自知其病斯不甚
病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能知病爲病則
終不爲病聖人緣何不病聖人知病爲病
終日循省是以不病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所以不病以病其病
而去其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注曰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
惡積而不可揜易曰何校滅耳凶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威謂死兆也君子有
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人立
身以憂畏爲本若以小惡爲無傷而不憂
畏遂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
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爲善當是之
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
頴濱蘇轍曰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
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
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
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無自知也
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
則大威爆然見於前矣
劉槩曰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盖衆人
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
清源子劉驥曰世俗之人不知天命不畏
天威以小惡爲無傷而不知憂畏慾積之
足以滅身以至大威至而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大威謂死兆也
黄茂材曰夫民冒險而行死亡有所不顧
何威之畏不畏威則大威及之孰爲大威
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是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
厭
御注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
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
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
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生者氣之聚
人之生適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
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
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夭者無
厭其所生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古本作狎狎習也所居
謂所居之處也厭惡也所生謂道也言畏
慎之人凡居處當擇善隣無習惡友清靜
自守使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所謂畏慎
之深也人不可厭惡其道當服勤尊仰則
可以永保元吉也若縱其欲惡厭道慢德
則禍不旋踵矣
頴濱蘇轍曰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
知者以四肢九竅爲己守也守之而不厭
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然其甚陋也
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
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
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圓於物也故教之

曰無厭其所生夫惟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劉槩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命也

清源子劉驥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所以畏威也居者性之宅也擴而充之無狹其所居則居天下之廣居與萬物同其情與虛無同其體生者氣之聚也實而持之無厭其所生則合太虛之至精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曲士不可語於道或狹其所居或厭其所生也小智自私惑於存想狹其所居者也棄有著空蔽於斷滅厭其所生者也夫道不棄人人自棄道人若不厭道道亦不厭人故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黄茂材曰無厭其所生欲其好生也夫能好生則能長保其生何厭之有

程大昌曰不厭之一語方且重複言之者其一在上其一在下也夫惟不厭者君上不厭也是以不厭者民多賴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夫去彼自見自貴之憍縱而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其尊道奉天之理而天道亦不厭惡於人是故威罰外消而生道內足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自知消息損益惟道是從不自見功能求顯於世保身自愛內自修鍊不自貴其身而耀俗彼謂外物此謂自真

達真子曰所居不能無狹所生不能無厭者蓋由乎自見其自知之性自貴其自愛之心也唯雖自知也不自見雖自愛也不自貴則所居不狹而廣所生不厭而善故聖人去彼自知自愛之情取此不自見不自貴之心也

黄茂材曰知者在心見者在目故知可自而見不可自愛者在我貴者在人故愛可自而貴不可自去彼去其自見自貴者也取此取其自知自愛者也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七　長三

宋　鶴林彭耜纂集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注曰剛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碧虛子陳景元曰剛毅之人無所畏忌見威不懼必果無廻眎其凶頑便施誅戮雖有諫諍未嘗顧眄故曰勇於敢則殺懷道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有爲不忍殺傷衆雖睚眦終懷慈仁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葉夢得曰勇於敢則好殺勇於不敢則好活均於必行而不可屈故同謂之勇

程大昌曰勇於敢則殺即所謂强梁者不得其死蓋推其理有取死之道焉故也勇於不敢則活即虎兕無所投其爪甲兵無所措其刃者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注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故意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以慈爲寶而不樂殺人也死者人倫之荼毒也凡含生之類皆惡其死也勇於果敢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今乃曰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耶夫人爲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戮之爲不善於幽閑之所鬼得而殺伐之此雖有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之

潁濱蘇轍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以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王雱曰下愚小智但見衆人之所利而不知天所惡也故下文明天道之所以然當視以爲法

陸佃曰觀之以麤理則剛强勝柔弱觀之以真理則柔弱勝剛强故剛强天之所惡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兩者敢與不敢然而保生者以不敢爲利謂其可活而亦有端居偶逢其禍者慕名者勇於敢捍敵而多害或有輕生而終不罹害者

達真子曰勇於敢則勇於有爲也勇於不敢則勇於無爲也無爲則任於自然有爲則因其或使有爲之爲害莫不甚於殺無爲之爲利莫不甚於活是以此兩者或利或害也天之道任其自然則或使者爲天之所惡也且天道遠而難測雖聖人猶難之況非聖人者乎

陳象古曰勇於敢是害也勇於不敢是利

也皆失其沖和之妙用也天之所惡與道違也

葉夢得曰可殺而殺則利非所當殺而殺則害可活而活則利非所當活而活則害蓋可殺者必天之所惡天道難諶人不可以知其故聖人猶難之

清源子劉驥曰勇於敢或以得生勇於不敢或以得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然要其終而盡其變然後知天網恢恢廣大難踈而不失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注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離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迓是謂不爭消息盈虛物與之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陳象古曰天法道故如是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尊之豈與人校其茂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能善勝者也所謂勝物而不傷非由其勇敢也

涑水司馬光曰任物自然物莫能違

潁濱蘇轍曰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之而已

王雱曰天爲羣物之父豈與赤子爲敵乎

清源子劉驥曰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言而善應

御注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禍福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涑水司馬光曰隨其順逆應以吉凶

潁濱蘇轍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不言而萬物莫不受其命

不召而自來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甞呼召萬物而萬物背陰而向陽春生而秋實暑往而寒來

涑水司馬光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潁濱蘇轍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夫又誰召之哉

臨川王安石曰陰陽代謝四時往盈虛與時偕行故不召而自來

坦然而善謀

御注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臨川王安石曰以其常易故坦然以其知險故善謀

潁濱蘇轍曰坦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非人之所及也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御注曰聖人爲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碧虛子陳景元曰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踈幽明難逃是謂不失

潁濱蘇轍曰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

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唯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達真子曰皆其自然之所致惟勇於不敢者能同也盖能同於天則能同於道矣

黄茂材曰四者天之道也人能順天則存不能順天則亡無謂其道闊遠可得而欺也

程大昌曰天之覆物也廣矣而於細小之地而致察焉則效近而力狹所謂三年生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少矣正其理也夫惟總大略小則夫不能致察於初大類乎疏矣然要其終驗其大則夫一定而不爽者常可必也故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以一人而候一物者耳以天下爲之籠而雀無所逃此明於用大者之論也世之疑天者紿如夏棠有一黄落而執之以爲不純乎陽冬枝而有一華實而指之以爲不純於陰豈其可與論大者哉周之興也商之賢者不聞在亡皆得伸氣而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至于漢之武帝慕古好儒而司馬遷獨受刑辟故遷發憤於夷齊以舒其怨而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者非善人耶此以一葉焦枯而議夏以一枝華實而疑冬者也遷盖好黄老而不得夫恢恢之大旨者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宜執而殺之孰敢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而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無爲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盗竊爲非欺紿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縵縵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令而恐懼於良民哉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其夭死而修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其刑死而矯法也人之自然也則含哺而嬉乎淡泊鼓腹而游乎浪莊雖百年之殂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夫民畏死則偷安其生偷安其生者未有不先興奇變姦詐之心而矯其法也姦詐生而禍亂作則吾主司者得尋執而殺戮之欲其姦詐絶蹤而誰敢犯之者

潁濱蘇轍曰政煩刑重民無所措其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達真子曰民之所畏者莫甚於死然所動者以愛惡所適者以情累所以動之死地是謂常不畏死也以道言之則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雖懼亦無如之何也

陳象古曰奇邪也今以其不畏死故不敢任殺

黄茂材曰此有司之事非老子可得而代

其任獨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其他奇行之民固亦不少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者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逆道而説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爲是故也

潁濱蘇轍曰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清源子劉驥曰然司殺者造化也萬物之自生自殺有造物者主之不假人手若以人爲代造化生殺是猶代大匠斲也代斲且不免傷況代殺乎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

御注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樸

碧虛子陳景元曰有爲則政煩無爲則簡易易則易從煩則難治又上有擊鮮玉食之厭則下有腐糗糟糠之羨

涑水司馬光曰擾之故難治

潁濱蘇轍曰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

黄茂材曰賦斂重而民力困故饑法令煩而民心詐故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注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故僻邪侈無不爲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政令煩苛賦斂重大而民亡本業矣亡業則競求寶貨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故曰是以輕死

涑水司馬光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

潁濱蘇轍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王雱曰生者不有其生則生常全既過於厚則求欲無已觸刑蹈險視死輕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多欲則厚於用度則不足不足則生貪心嗜好驅之飢寒迫之故輕生圖利也

陳象古曰迷於愛慾忘其患苦衆人之情也

黄茂材曰風俗驕奢而民決性命之情以爭故輕死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貪生趨利者如羊之就屠以速其死耳獨有外形忘生者處卑隸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雖世事之險巇亦陸沈而安穩是以有異乎貴生者也自貴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

涑水司馬光曰外其身而身存

頴濵蘇轍曰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王雱曰此篇三事但明其一則餘二可知也

陳象古曰無以生爲道之妙也

葉夢得曰由是言之患民之難治而有爲以治之豈若無爲而使之自治恐民之飢而多稅以食之豈若無稅而使之自食也

黄茂材曰夫言豈一端而足哉老子之道本以貴生今云無以生爲者以民矜生大厚鄭有公孫朝公孫穆二人者極其酒色之欲問之則曰生難遇將以盡吾一生之懽此言所以袪其惑耶

程大昌曰簞食瓢飲亦可以飽而必以食前方丈爲事則失於太厚也充方丈之食而推其所自來則豈其易辦也哉攫金忘人犯龍而探珠折一臂而期得國亦將甘心爲之雖水火兵刃悉皆無避則或因生生以致喪生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御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碧虚子陳景元曰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也及其死也元和之氣散而真一之精竭形虧神亡故其百骸堅强也無情者以氣聚散爲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爲生死開元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强則知人爲堅强之行者是入死之徒也爲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爾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氷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托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强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潤滑生之區宅也

頴濵蘇轍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强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强之累

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故堅强居下柔弱處上

御注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强則伐而共之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强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濡弱謙下爲表

碧虚子陳景元曰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鬬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强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遂亡王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兵强則不勝之明驗也

臨川王安石曰共者不順之辭故曰木強則共

王雱曰伐而共之

達真子曰用兵有言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強也是以兵強則不勝者此也木之強則必人共伐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強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頴濱蘇轍曰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剛強

黄茂材曰列子載老聃之言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列子之書大抵祖述老子之意且其世相去不遠木強則折其文為順今作共又讀如拱其說不通當以列子之書為正

葉夢得曰此有道以佐人主者所以不欲以兵強天下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

御注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有餘下者舉之不至于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抨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開元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哀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之為損䷩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之為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開元引證深得之矣

頴濱蘇轍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弛是亦斂之於己而施之於物者也故天道亦如之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人反是求於外而不求於内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

清源子劉驥曰天道出於自然故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出於使然故損不足以奉有餘

黄茂材曰天之道無高無下無有餘不足譬之張弓然適其平而已人則異於天以眇然之軀精神能有幾何晝夜用之役於外物無時少休豈非損不足奉有餘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耶

御注曰不恃其爲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已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奉者明聖君拊人居物之上心不忘下如卑者之奉尊而不以高貴加人也夫聖人者圓通爲智因物爲心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豈以已所施爲矜恃其美哉功成事遂固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爲羣材之帥也

潁濱蘇轍曰有道者澹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有餘自奉也

葉夢得曰惟有道者爲能爲天之所爲則亦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自安乎外爾此聖人也而曰不欲見其賢夫賢且不欲見而況其聖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道之在天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皆往資焉而不匱有餘者損之不足者奉之循天之理與天同德使天下自然不失其正也無自伐之心故爲而不恃無自滿之志故功成不居不恃其爲不居其功故不欲見賢

黄茂材曰有道之士以太虛爲室以無何有爲鄉以日月山川爲其燕娛乘雲氣驅役陰陽飲沆瀣而食至和皆天地間物之有餘者取之不窮用之無盡將以養其精神無使不足而已非夫聖人孰能爲之然亦何嘗恃其爲之之跡居成功而見其賢耶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八 長四

宋 鶴林 彭耜 纂集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注曰易以幷喻性言其不攺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已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物能小而不能大能方而不能圓水則不然因地而爲小大隨器而爲方圓不失其常故曰無以易

王雱曰水方圓曲直隨物萬變而初不易已此其所以終能勝物也夫玉石堅强矣而持以攻物有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柔之力甚大日以摩軋馳騁堅而强者皆不能勝之矣

陳象古曰水之爲功善利萬物入汙流下非柔而何攻堅强者恃力違順故不能勝水之柔也無以易之其理自然故不可攺

易

清源子劉驥曰水且尚爾況於道乎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至柔至弱也

黄茂材曰上善若水章言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與此所言大抵略同含垢納汙水之德也雖爲天下王莫能違之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御注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

碧虚子陳景元曰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齒剛舌存齒亡此天下之莫不知而世俗之所共聞也而廼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者此老氏所以重歎息故引聖人之言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沖曰人非不知而不能行者何也以其好强恥弱也

陳象古曰水衆人之所見非難知之物也莫能行則信道不明崇道不篤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

碧虚子陳景元曰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之謙也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爲主矣又人君能謙虚用柔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蓋近之矣

涑水司馬光曰含垢納汙乃能成其大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沖曰社稷之主如天地之大江海之寛容垢包濁無所不可祥者善也自是則人皆非之不自善者人皆美之故王天下

葉夢得曰不祥重於垢故所受彌多所得彌大

程大昌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小人怨汝詈汝則曰朕之愆允若時是受垢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侯王以爲稱是受不祥也二者皆莊子之所謂謙下濡弱也

正言若反

御注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碧虚子陳景元曰夫能行柔弱則爲王爲主尚剛强則招禍招咎聖人受垢受惡則永保元吉世俗樂美樂榮則終致災凶正言俗意如此乖反明矣

頴濱蘇轍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王雱曰此可爲智者道爾正言若反反於小智之近情而合於大道之至正也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沖曰皆反於俗見故曰若反

陳象古曰似反於正矣受垢爲社稷主受不祥爲天下王以言觀之則似非正以理觀之則至正矣

葉夢得曰此正言而人謂之反以其言觀之也

黄茂材曰合於道者反於俗

程大昌曰若反而實不反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御注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碧虛子陳景元曰怨恚也惡也相望也大怨者輕生徇死之謂也夫國君不能無為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爭姦詐並興怨惡相望心氣不平遂使輕生徇死之徒攘臂於道術矣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之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恚惡怨望也然以事和之則纔濟其怨故知有怨而和之者未若無怨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若乃大小多少而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柰何姦詐愈甚而怨望益多也如是則安可以為善
潁濱蘇轍曰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清源子劉驥曰為治者不能無事無為至於有大怨而後和之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黃茂材曰夫人不怒虛舟不怨飄瓦以其無心而已若以為怨而和之是有心也安能無怨不足以為善
程大昌曰怨之大者莫大於兩國干戈之讎矣聘會以平之詛盟以要之皆求有以和之者也然會稽之棲厭然臣妾也而嘗膽抱冰藏毒伺釁多歷年所迺始發見則陽浮道以示相平者豈其可信也況夫攻奪人之城邑殺戮人之父兄借使敵國之君遷延未肯輕動而其人民子弟含痛茹恥必且隨事從臾以期報復者人情之常也故曰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碧虛子陳景元曰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又陸希聲曰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惡不作
潁濱蘇轍曰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為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亡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之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將渙然冰釋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
王雱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耳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契蓋獻者并券以進是知左契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券以責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左陽也契合也

左契者天道也天道無私民之善惡自與吉凶相契聖人非故責人而或予之或奪之但司之而已吉凶禍福皆民自爲之也故不私其恩而終無歸其怨

達眞子曰左者心之所處契者言其合也聖人執心以合道而不責於人

清源子劉驥曰古者結繩以爲治破木以爲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黄茂材曰道無求於世待其自至同焉者合而已譬如契有左右執其左契以待其來合者何責於人故有德司之

程大昌曰獻粟者執右契漢之剖竹爲符也右留京師左以授守臣謂之左符其意度制作皆與此應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御注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玆徹也秪所以爲蔽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有德者中古之君也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爲信約則民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者謂遠古之君也德大無名物皆自然而穴處巢居各安其分故其君無思無慮朝徹而見獨不爲不恃道冥而德潤更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徹而已矣故稱無德焉

臨川王安石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以爲無德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司契以天道契於藏否司徹欲以聰明盡其民情而只情安能盡之故與則爲恩不予則爲怨

清源子劉驥曰有德司契亦猶是也有德之人眞性內明通元究微若合符契而不求之於人故謂之司契無德之人眞性未明博學多識以務通徹而不求之於己

黄茂材曰徹者通也莊子曰樂通物者非聖人也

林東曰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耳故有德之人司契如右契之合左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徹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注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天道無所私唯善人是與是謂天網恢恢踈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

潁濱蘇轍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非親而與之而善人自與福契此天道也

清源子劉驥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

黄茂材曰天無私親善則與之爲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待其自至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御注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弊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爲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國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返乎太古矣

潁濱蘇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小國民少而事務亦簡若數口之家衣食粗足無所用心又以小爲大則張大而勞以大爲小則簡靜而佚

葉夢得曰國之不能治以大視之也民之不能安以衆視之也夫孰知有以大爲小以多爲少之道乎是故國大而以大治之民衆而以衆爲之則有終身不能勝者聖人之道無他亦曰小國寡民而已普天之下不爲不廣率土之濱不爲不多而吾未嘗知其廣且多也

清源子劉驥曰本在上末在下要在主詳在臣天下雖大其本甚小故言小國百姓雖多其要甚寡故言寡民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潁濱蘇轍曰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於世什伯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注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涑水司馬光曰愛生安土

王雱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貧薄士多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分外故觸刑陷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於四方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千金之下必有勇夫故民重利而輕死邦小民寡家給事希故樂土而不遷

陳象古曰人各自足以全生意故重其死少欲寡求不必遠就其利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注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臨川王安石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水行則用舟陸行則用輿今既樂其土不遷弗遠徙而就利民不相往來故無用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冑戈矛不戰安用

陳象古曰寡欲易足民共不爭故舟輿可閑甲兵可偃

清源子劉驥曰淡然自守不相往來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恬然自足不相紛爭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程大昌曰難於就死則必樂生故無盜無盜則甲兵爲虛設安土而無外慕無外慕則不他徙故舟輿爲長物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

潁濱蘇轍曰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

清源子劉驥曰彼民各有常性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行塡塡其視顛顛可以同於上古至德之世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程大昌曰莊子備舉此語而致諸伏羲神農以上且推論後世之失曰今遂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是上好智之過也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矣故夫結繩之可復也其必自民無外慕者始也則愚其智使入於無欲者又絕其外慕之本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御注曰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足雖蔬食藜羹之糲而飽滿淡味爲甘葛衣鹿裘之粗而溫涼無文爲美茅茨蓬蓽之陋而風雨不侵爲安南炎北沍之苦而水土任適爲樂

涑水司馬光曰雖疎惡隘陋自以爲甘美安樂

潁濱蘇轍曰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陳象古曰易自足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御注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鄰國相望猶今郡縣之相接也雞犬之音相聞謂民豐而境近也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也不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也此可以同赫胥尊盧之風矣

潁濱蘇轍曰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德之被於民及其極也則能使民無知無欲惟知耕而食蠶而衣而不知其所以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自耕自織不闕衣食無與無求往來何益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人有連墻二十年而不相謁請者蓋近此矣

○黃茂材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之意欲與天下之民同於上古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貌言華也故不足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水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言甘而溢溢其猶醴也醴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而虛也

潁濱蘇轍曰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未必信

臨川王安石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

清源子劉驥曰信言合於道美言悅於人

黃茂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言足信於人何用美哉美則不信

程大昌曰信者誠然也用其誠然者言之無所緣飾故不美也所謂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者也美言則涉迹而文如春臺太牢者是矣食於母而談其真者不如此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涑水司馬光曰吉人寡辭謚言孔甘

潁濱蘇轍曰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其行實善不假辯說心行不善自疑而巧說

黃茂材曰道無問無辯果於善何用辯哉辯則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御注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根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也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博者謂博通於物務於事而攻異端不知所極所謂多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涑水司馬光曰知者不博一以貫之博者不知多歧亡羊

潁濱蘇轍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精粹已知而不須廣博不知要理徒謂多聞

葉夢得曰今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因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

黃茂材曰通乎一萬事畢苟知一矣何用博哉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注曰有積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不積不私無物既以爲人己愈有德智無窮既以與人己愈多損之而益

潁濱蘇轍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

王雱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所得鮮矣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與人者授

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物吾未甞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能澹足萬物葢惟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體虛善應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妙應物之求以德分人未甞費我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無積故也

黄茂材曰道與天下共也非聖人己私物聖人運而無積既以爲人而在己者不加亡故曰愈有既以與人而在己者不加少故曰愈多此道所以爲善貸萬物而不遺者歟

程大昌曰此其故何也聖人者道之管也道者居於至無而萬有莫不由之以出故不待營致藏聚視之不足於見聽之不足於聞而用之無時或既莊子曰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御注曰體天而已何爭之有

頴濵蘇轍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甞害能爲能爭而未甞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

葉夢得曰抑甞觀世之論老氏者矣自漢葢公得其術教曹參以相齊而齊治竇太后好之施于文景而天下大安茲非其利乎然以清虛而廢實務其流遂至於亡晉則不可謂無害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今所傳以老爲老氏信斯言也孔子所不廢茲非其爲乎然有病其搥提仁義絶滅禮學以爲有見於上而無見於下群起而非之則不可謂無爭此二言者老氏之所前知也

黄茂材曰聖人與天其道一也在天謂之利而不害在聖人謂之爲而不爭其實無二八十一章雖名道德經始終言道而已

程大昌曰此二語皆主柔而言也凡其一書皆主柔以達所欲而其道原葢出於天也是以篇終對而言之

頴濵蘇轍曰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畧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集注釋文序 長五

甚矣文字之流傳而說者之不一也魯語一書以何晏所傳校之蔡邕石經已不同矣況其他乎余於老氏音釋旣集李林二家以補陸德明之未備其經之正文則專據政和御本而諸家之同異亦互見於其中合爲一書以繼篇末惟老氏以清虛無爲爲本領其學與經生學士異固不在乎一句一讀之微然亦安有辭義之未通而理道之頓悟惟覽者互考焉鶴林彭耜謹書○

○

道德眞經集注釋文

宋 鶴林 彭 耜 纂集

道可道章第一 河上本作體道

徼 陸德明釋文古弔切小道也邊也徼妙也黃徼作竅

天地皆知章第二 長五 河上本作養身立注本一作天下皆知美章

皆知善之爲善 達眞清源上並有天下字 斯惡已斯不善

巳 李吺音解巳居里切蘇巳並作矣語之端下經並同 傾 陸去營切高下不正貌 夫 李音符發

去 李羌呂切除也非來去之去

不尚賢章第三 河上本作安民

使心不亂 纂微心上有民字 之治 蘇五注業下各有也字 使夫○

知者不敢爲也 陸知音智五注無敢字邪無也字 無不治矣 程無矣字

道沖章第四 河上本作無源

沖 陸直隆切 或不盈 陸盈或作滿蘇或下有似字 淵兮 陸河上作乎李淵烏消切深靜貌

挫 陸子臥切 銳 陸悅歲切 紛 陸拂云切 湛 陸直減切 吾

不知誰之子 纂微司馬陳並無之字 象帝 李如字象似也帝者興吾之宗發生之主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發生之帝能兆見物象

天地章第五 河上本作虛用蘇曹黃程並作天地不仁章

芻 陸楚俱切 狗 陸古口切 橐 陸他各切李鞴也鼓風之器 籥 陸音藥李笛也

運吹之樂杜廣成跳以橐爲皮囊以籥爲囊口竹管 屈 陸河上作屈竭也 愈 陸羊主切又羊朱反

數 陸如字理數也又勢數也李音數頻也

谷神章第六 河上本作成象蘇五注曹清源黃本並作谷神不死章

谷 陸古木切中央無者也河上作谷者養也李音同上言谷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未嘗 長五 休息

牝 陸頻忍切舊云扶比切又扶警切李頻忍切母也言母養萬物 二

天長地久章第七 河上本作韜光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黃天地下有之字程無音字 私邪 陸河上直云以其無私李邪以遮切語助

上善若水章第八 河上本作易性

○而不爭 纂微司馬曹陳而並作又 處衆人所惡 陸惡烏路切五注無○人字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黃程邪人下並有之字

故幾於道 陸幾音機近也又一音祈五注達袁業句下並有矣字 故無尤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並無矣字

持而盈之章第九 河上本作運夷

持而盈之 司馬持作恃 不如其已 李巳音以止也盈滿也言執持盈滿不如休止患清源如作知無

揣 陸初委切又丁果切志瑞切 銳 陸王弼作梲音銳河上作銳

堂 陸或作室 驕 纂微司馬作憍廣韻憍亦作驕並衆喬切 遺 陸唯李切以之切林東音釋一作貽

咎 陸作九切 功成 陸王弼作遂又作成

載營魄章第十 河上本作能爲

載營魄李並如字離陸力智切李如字闔陸戶臘切
三十輻章第十一河上本作無用
輻陸音福車輻亦是轂陸古木切車轂也當陸丁浪切車陸音居又去於
切埏陸始然切河上云和也纂徵司馬埏並作挻和也埴陸市力切
五色章第十二河上本作檢欲
令陸力征切盲陸陌庚切長五爽陸差也河上云亡也李踳兩切口爽珍餅則真味差三
忒故曰爽行妨陸行下孟切妨音方去陸羌呂切
寵辱章第十三河上本作猒恥
何謂寵辱陸王弼下有若驚二字簡文云寵得也辱失也若而也寵爲
下纂徵作寵爲上辱爲下吾所以有大患者清源無者字故
○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
若可託天下纂徵身字下各有於字若可寄天下作則可以託天下若可託
天下作則可以寄天下司馬與纂徵略同爲天下下各添者字託天下寄天下下各添矣河上若可下並有以字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河上本作贊玄
夷李如字平易之稱希李如字搏陸音搏簡文補各切微陸細也李如字
微加之微此三者不可致詰陸詰起吉切清源無此字故混陸混
戶本切蘇故下有後字皦陸古曉切又胡老切昧陸梅對切李音同上暗也言道
在上不明在下不暗繩繩兮陸食陵切又民忍切梁帝云紜涯際之覩顧云無窮
不可名或云覺急李如字運動不息貌纂徵蘇曹陳達真並無兮字黃兮作乎復陸音

服無物之象司馬有兩無物之象蘇作無象之象恍惚恍陸王弼作怳
虛往切李音同林恍音晃惚李林並音忽○纂徵司馬黃曹作惚怳蘇陳達真等林並作
惚恍按集韻恍怳並虎晃切二字通用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河上本作顯德
夫惟不可識纂徵惟作唯後同司馬無可字強陸其丈切豫兮猶
兮陸豫如字或作懊纂徵蘇曹陳並無兮字儼若容纂徵曹達真容並作客司
馬作儼其若容渙若冰將釋司馬作渙兮若冰之將釋孰能濁
以靜之徐清纂徵以下有澄字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纂徵蘇曹陳程以下有久字司馬動作久保此道者清源無者字故能
敝陸王弼作蔽必世切鍾會婢世切纂徵蘇敝並作弊五注葉並作是以能敝清源同
○上無能字司馬作是以能弊復成黃敝作蔽
致虛極章第十六河上本作歸根
芸芸李如字又作云云芸芸者喻萬物也以茂盛爲動以涓衰爲靜云云者喻人事
也以逆欲爲動以息念爲靜義同蓋經有根字故作芸芸各歸其根司馬曹陳
各下並有復字沒身不殆葉無此四字
長五
太上章第十七河上本作淳風
太上陸王弼太作大音太王注太上謂大人也顧云太古上德之人也其次
畏之侮之司馬五注達真葉程侮之上並有其次字陳作其次畏而侮之故
信不足焉纂徵司馬蘇曹陳達真程並無故馬二字猶兮其貴言
纂徵司馬蘇曹陳無兮字程無此句事遂五注作名遂百姓皆曰司馬
四

無皆字纂徵蘇曹陳並皆曰作謂黃程曰作謂
大道廢章第十八河上本作俗薄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河上本作還淳
倍陸蒲罪切令陸力征切此三者以爲文不足司馬作以爲文
而未足程無此字屬陸之欲切見陸賢遍切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河上本作異俗
唯陸遺癸切音又維水切阿李烏何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陸去歎慮切蘇無此二句享李享與饗同陸音烹令不取如春登臺司馬
五注葉邦並作如春登臺怕兮陸作廓苦郭切河上作怕普白切林音薄靜也纂徵
一作魄清源怕作泊乘乘兮陸作儽儽兮力追切一本曰損益也敗也敗也說文
○音雷古河上作乘乘兮李乘乘食陵切運動相貌貌纂徵一作毗毗兮我獨若○
遺司馬蘇曹陳上有而字葉我下有欲字純純陸王弼作沌沌又作忳徒損切
又徒門切簡文音頓李純純如字貨樸無欲之獮纂徵作沌沌昭昭陸章遙切一作
照我獨若昏陳作昏昏悶悶陸如字李莫奔切寬大貌陸音如亨非寬
大之稱又於經不協韻澹兮其若海陸澹徒紺切古河上作忽兮若海嶽
長五
遵作忽兮若晦纂徵作忽若海司馬作忽兮其若晦蘇曹陳作忽若晦葉海作晦程作兮
手飂兮似無所止陸飂力幽切漻簡文作飄數遂切纂徵飂作漂司馬
五
作飄蘇作寂若無所止曹陳颸並作寂程作飂飂手衆人皆有以司馬無有
字我獨頑且鄙纂徵司馬蘇曹陳且並作似程同我上有而字而貴
求食于母纂徵司馬並作而貴食母蘇作兒貫食母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黃

于並作於程作而貴食於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河上本作虛心

惟道 纂微司馬蘇五注並作惟廣韻唯以追切獨也 惟怳惟惚 陸王弼作怳況往切又呼廣切纂微諸本惟並作唯

惚兮怳兮中有象兮怳兮惚兮中有物兮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黃程邵並作惚兮怳其中有象怳兮惚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 陸窈烏了切冥莫經切司馬曹作窈兮冥

中有精兮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黃程邵並作其中有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河上本作益謙

○枉則直 陸枉音往李紆往切屈也葉直一作正 窪 陸烏瓜切簡文烏麻切顧洿李烏瓜切陷也地窪則水滿喻謙德常盈 為天下式 陳清源上有以字○

見 陸賢遍切 故有功 蘇無有字 不爭 李平聲下同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葉作是以天下莫能爭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河上本作虛無

故飄風 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程無故字 驟雨 陸驟狀救切蘇作暴字

天地尚不能久 五注尚下有且字葉尚上作且 而況於人乎 邵無於字

道者同於道 司馬五注無道者二字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河上本作苦恩

跂 陸王弼跂作企若賜切河上作跂李跂丘弭切又去智切林跂與企同 跨 陸苦化切

其在道也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清源在並作於蘇又也作者 贅

行 陸贅李稅切疣贅也簡文之睿切行下孟切 惡 陸烏路切 不處也 李處昌與切居也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清源黃程並無也字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河上本作象元

混 陸胡本切 先天 陸先悉薦切李音同上居無象之前曰先 寂 陸王弼作宋亦作寂 寥 陸王弼作寞河上作寥空無形也鍾作颮云空踈無質也李落消切虛靜湛然之稱

殆 陸田賴切危也 強為之名曰大 陸強其丈切司馬達真程作強名之曰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蘇程處作居纂微司馬曹黃並作而王居其一焉陳無此兩句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河上本作重德

重 陸直用切 輕 陸起政切李如字 躁 陸早報切 離 陸音利 輜 陸側其切

○觀 陸古亂切 燕處 陸燕於見切李燕與陸同下昌與切纂微燕作宴 如何○ 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葉黃程如並作奈

善行章第二十七 河上本作巧用蘇本作善行無轍迹

行 陸下孟切 轍 陸梁云應車邊古作徹者古字少也李直列切輪輾地為轍 瑕

讁 陸上下家切過也下直革切讁責也 不用籌筭 纂微筭作策司馬無用字陳不用作無

揵 陸其偃切李門距也橫曰關豎曰揵 善行 至 善結 司馬下並有者字

而不可解 陳而作故 故無棄人故無棄物 葉故並作而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河上本作反朴

谿 陸苦奚切或作溪 離 陸力智切李如字與不協韻陸力智切不協 經 忒 陸杜得切

長 陸丁丈切林云或以音領之學平反見於此章以音

將欲章第二十九 河上本作無為蘇清源黃本並作將欲取天下章

而為之者 纂微蘇曹陳程並無者字 故物 蘇五注達真葉清源黃經故並作凡

噓 陸王弼作歔音虛河上作呴許具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葉並作呴許具切

吹 李如字 羸 陸力為切 載 陸王弼作挫作臥切摧也河上作載李載如字 隳 陸許規切纂微司馬蘇作墮

是以聖人 司馬以作故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河上本作儉武

好還 陸上呼報切下音旋 故善者果而已矣 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並下無矣字

取強焉 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並無焉字葉作強取焉 果而

○勿強 纂微司馬曹達真陳清源並上有是字黃程上有是謂二字 非道非○

道早已 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黃程非並作不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河上本作偃武

佳 陸格牙切善也河上飾也 惡 陸烏路切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

纂微司馬曹陳黃並無是以字 恬淡 陸上牒嫌切亦作括下作澹徒曾切亦作惔古

河上作恢梁武云苦回切簡文曰恬惔林或作然 故不美也若美必

樂之 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此句只作勝而不美 樂之者 纂微蘇曹陳程並作而美之者司馬作若美之者林樂五敎切又音洛

是樂殺人也 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也字

樂殺人者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真陳葉清源程邵上並有夫字

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纂微蘇曹陳清源程下並無矣

字司馬不可下有以字

吉事尚左 司馬五注達眞葉清源上並有故字陳吉事下有者字

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是以字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居上勢則四字程勢作世

戰勝以喪禮處之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清源程邵勝下並有則字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河上本作聖德

莫能臣 陸河上作天下不敢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作不敢臣

侯王 陸梁武作王侯

人莫之令而自均 李令力政切敬命也下同司馬人作民

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纂微司馬蘇曹陳由並作猶與也字清源黃程只由作猶五注達眞葉黃與作於林一本無江字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河上本作辯德

勝人者有力 五注葉清源無有字

不失其所者久 御所下有止字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河上本作任成

汎 陸王弼作汎又作汎李凡范切言大道汎然無滯應彼萬象

功成不居 纂微蘇曹陳程並作功成不名有司馬成下有而字

衣被 陸衣於既切纂微蘇曹陳程並作愛養

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纂微蘇曹並上無其字下無矣字程只無矣字陳作可名爲小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 纂微蘇曹陳程並作萬物歸之不爲主

可名於大矣 纂微蘇曹程並無矣字陳作可名爲大

終不爲大 五注達眞黃邵並作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葉無成字餘同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河上本作仁德

樂與餌 陸樂音洛餌而志切

過 陸古卧切

道之出言 陸出尺類切纂微司馬蘇陳清源黃程言並作口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河上本作微明

歙 王弼作翕簡作歙又作給河上作翕許及切黃作翕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蘇無二之字纂微司馬曹陳並作柔弱勝剛強

不可以示人 陳無以字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河上本作爲政

鎮以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眞陳葉黃程並鎮下有之字

亦將不欲 陸王弼作夫亦將無欲簡文作不

不欲以靜 司馬不作無

天下將自正 五注上有四字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河上本作論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葉下無字作非

應 陸應對如字

攘臂

而仍之 陸攘若羊切臂必寐切仍作扔人證切又音仍

夫禮者 程無夫字

而亂之首也 纂微蘇曹陳並無也字

而愚之始也 纂微蘇曹陳並無也字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河上本作法本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程無以字諸本貞多作正蓋避廟諱也

其致之一也 蘇曹陳本並無下二字

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 五注無爲字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爲貞而三字程貞上有天下字無而貴高三字陸蹷作蹶蹇月切其月切按廣韻蹶失脚也僵也亦作蹷

故貴

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司馬以上並有必字

自稱孤寡

不穀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稱作謂

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程耶上有非字無下二字

數譽無譽 陸數色主切譽逸注切致譽也司馬蘇曹陳程並作數輿無輿李同黃譽作車

琭琭 陸音祿纂微云古作錄錄如玉

落落 陸作珞音洛又音歷纂微云古作落落若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河上本作去用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河上本作同異

故建言 纂微蘇曹陳葉程並無故字

昧 陸梅對切李莫佩切昏昧也

纇 陸雷對切河上作類

進退若道 纂微司馬蘇曹陳黃程此句並在夷道若纇上

質直若渝 李渝羊朱切變也司馬眞作直

貸 李吐代切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河上本作道化

而王公以爲稱 清源公下有自字

故物或損之而益 蘇無故字

益之而損 蘇上有或字

亦我義教之 司馬無義字邵作我亦義教之

強 李平聲剛暴之稱

父 李如字祖也本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河上本作徧用

馳騁天下之至堅 陸騁敕領切葉無騁字達眞堅作剛

無有入

於無間 李間去聲言道體湛然曾無間隙

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上有吾字下無也字葉只無也字

希及之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清源無矣字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河上本作立戒

是故甚愛必大費 程無是故二字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河上本作洪德

缺 陸窺悅切 敝 陸婢世切 屈 陸丘物切 訥 陸奴忽切

長五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河上本作儉欲 十

卻走馬以糞 陸糞弗問切李卻與郤同朱文公糞下糞車字謂以走馬糞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 故知足之足 司馬無之足二字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河上本作鑒遠

窺牖 陸窺起規切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河上本作忘知

損之又損 纂微司馬曹達真下並有之字 以至於無為 御無於字 而無不為矣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真陳業黃程邵並上有無為字纂微蘇曹達真陳業清源並無矣字 故取天下者 纂微蘇曹達真並作取天下程無故字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河上本作任德

善者吾善之 五注吾下有亦字 德善矣德信矣 纂微蘇曹並無二矣字司馬五注達真德並作得 聖人之在天下 纂微司馬曹陳並無之字 惵惵 李閩協切陸王弼作歙歙許及切一本作惵惵河上作怵簡文作怵司馬下有為字歙歙固無義惵惵亦無理愚意惵惵當作慄慄危懼貌蓋字之訛也 渾 心 陸渾胡本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葉清源黃並作渾其心 百姓皆注

其耳目 司馬下有焉字陳無其字 孩之 陸王弼孩作咳胡來切本或作孩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河上本作貴生

民之生 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清源黃程並民作人 動之死地亦

十有三 纂微司馬蘇曹陳無亦字程動下有而字 兕 陸徐履切李音似牛青色一角

以其無死地 葉上有也字五注達真清源黃程下有焉字 長五 十一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河上本作養德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程是以作故無而字 莫之

爵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真陳黃程並上有夫字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河上本作歸元

殁身 纂微司馬蘇殁並作沒 塞其兌 李塞蘇則切兌徒外切易云兌說也愛悅也言六根染著 閉其門 李博計切杜絕也門禍患之門 見小曰 陸上賢遍切下音越 襲常 葉常作裳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河上本作益證清源本作使我介然有知章

施 李平聲 而民好徑 陸好呼報切徑經定切纂微司馬蘇達真陳並作民甚好徑 朝 陸直遙切 厭 陸於豔切 資財有餘 纂微司馬曹陳程作財貨有餘蘇資作貨 盜誇 陸誇口花切纂微蘇程誇作夸邵盜作道竽 非道也 哉 李如字興嘆之辭非助語司馬上有盜誇字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河上本作修觀清源本作善建者不拔章

子孫以祭祀不輟 陸輟張劣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並無以字 故

以身觀身 程無故字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河上本作玄符

含德之厚 司馬下有者字 比於赤子 達真於作乎 螫 陸失亦切又呼各切 攫 陸俱縛切 搏 陸音博 握固 陸握於學切葉作捏 牝牡 陸上頻忍切下年后切 朘 陸作全如字河上作鮻子和切一作朘說文子和叫又子壘切赤子陰也又子垂切 精之至也 纂微蘇曹無也字 終日號而嗌

不嗄和之至也 陸號戶毛切嗄一邁切氣逆也又於介切李嗄所嫁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並無嗌字內纂微蘇曹陳下無也字嗌音益咽也釋文咲也妹嗌又一計切黃古本無嗌字而嗌不嗄莊子之文也後人乃增於老子之書今不取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河上本作玄德

不可得而親 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上有故字 不可得而踈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賤 司馬上並有亦字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河上本作淳風 十二 長五

以正治國 纂微曹陳正作政 以無事取天下 達真事作為

吾何以知其然哉 纂微曹達真黃下並有以此字 夫天下多

忌諱 纂微蘇曹達真陳葉黃無夫字 人多利器 司馬蘇黃人作民

多伎巧 司馬五注達真葉人並作民五注達真伎作利 滋彰 蘇曹彰作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河上本作順化

悶悶 李莫奔切悶悶無心寬裕之稱悶若如字則於義亦通與頌不偽故不 民之迷也 纂微蘇五注曹達真陳葉清源黃邵並無也字 其日固已久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作其日固久清源已作以字 劌 陸居衛切何上作害傷也 纂微曹陳劌作穢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河上本作守道

莫若嗇 陸嗇生力切李音色纂微司馬蘇曹陳葉如並作若 是以 纂微司馬 蘇曹陳以並作謂 早復 纂微蘇曹陳復並作服 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黃無下四字 柢 陸丁計切亦作蔕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真陳清源黃並作蔕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河上本作居位

若烹小鮮 陸烹普庚切不當加火鮮音仙程若作如纂微烹作亨 以道莅天下者 陸莅力至切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者字 不傷民 司馬蘇五注達真葉清源黃程邵三句民字並作人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河上本作謙德

下流 林下上聲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陸牝頻忍切李頻忍切雌靜也牡莫后切雄動也常被靜勝之纂微曹達真陳作天下之交牝司馬以靜為下作以其靜為之下林下上聲 以下 陸下遐嫁切李大國以下音同上自上而下也小國以下下如字本在物下 取 陸七踰切又七踰切 過 陸古禾切又古卧切下同 宜為下 程為下有之字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河上本作為道

萬物之奧也 陸奧於六切暖也河上烏報切李烏報切言道體無外而萬物資給於奧中纂微蘇曹陳清源程並無也字 善人之寶 司馬程寶上有所字 可以市 李句美言者人悅之如市賈售物 尊行可以加於人 陸行下孟切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於字 以先 陸先悉薦切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纂微司馬蘇曹達真並無也字陳無何也字 不曰 陸曰于月切纂微曹陳作日 邪 李以遮切疑問之辭亦作耶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河上本作恩始

天下之難事天下之大事 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並無之字 是以聖人由難之 纂微清源程由作猶五注五難字 故終無難矣 纂微蘇曹陳無矣字葉作終以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河上本作守微

其脆 陸脆七歲切李危也謂瞢欲來堅如物危脆 易泮 陸泮普半切纂微司馬曹陳並作破 豪 蘇五注曹陳達真清源黃程邵並作毫 累 陸劣被切纂微作纍 故民之從事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清源程並無故字 則無敗事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矣字葉作則無事 以復衆人之所過 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程並無以字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河上本作淳德清源

黃本並作古之善為道者章

亦楷式 陸王弼楷作楷嚴河上作楷李楷口駭切模也司馬下有也字 常知 蘇五注達真葉清源黃程常並作能 然後乃至大順 司馬作乃復至於大順葉無至字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河上本作後己

善下之 陸下遐嫁切五注達真黃程邵下並有也字 是以聖人處上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聖人字邵以作故 是以天下 邵是作所 莫能與之爭 葉無能字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河上本作三寶清源本作天下皆謂我道大章

似不肖 李肖私妙切 夫惟大故似不肖 李夫音扶下同清源無此七字 寶而持之 纂微司馬蘇曹陳黃寶並作保 故能成器長 司馬能下有為字陳成下有其字 以戰則勝 五注戰作陳作正邵勝亦作正 以慈衛之 葉上有必字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河上本作配天清源作善為士者不武章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河上本作玄用

行無行 陸下戶剛切李並如字行行師也行師應敵而不强爭與無行同林下行作戶剛切 攘 陸若羊切 仍無敵 陸王弼仍作扔音仍 輕敵幾喪 陸幾音祈一音機纂微司馬五注曹陳達真邵並敵下有則字蘇葉黃敵下並有者字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則字程無故字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河上本作知難

天下莫能知 五注達真葉清源黃上有而字 易 陸以豉切 夫惟 李上

音扶數世人無了悟之知纂微司馬惟作唯是以不吾知也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吾作我無也字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稀司馬蘇曹陳黃程並作希蘇曹陳葉程並作則我者貴被褐陸上音備下戶葛切五注達真林彼並作拔

上章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長五河上本作知病曹本作知不知十五

尚矣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上無矣字達真只無矣字病矣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葉程並無矣字聖人之不病李法性本空以其能消世人強知之病是以病病體用雙泯藥病普忘本無知法是以不病纂微蘇曹陳並無之字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河上本作愛己

○則大威至矣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矣字無狹其所居陸王狎狹作狎戶甲切廣韻狹音峽纂微狹作狎司馬居作安夫惟不厭陸厭於艷切李棄也纂微惟作唯見陸賢遍切李顯也故去陸去羌呂切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河上本作任爲蘇五注黃本並作勇於敢章

此兩者纂微司馬曹陳上有知字餘無此字惡陸烏路切猶難陸難乃旦切李平聲纂猶作尤邵猶作由坦然陸坦吐但切平大貌河上一本作墠墠寬也纂微坦作默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繟音闡恢恢陸苦回切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河上本作制威蘇本作民不畏死章清源黃程本並作民常不畏死

若使民司馬蘇曹陳民作人奇李如字吾豈執而殺之孰敢司馬執上有夫字下有也字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黃程邵豈並作得而代司殺者殺纂微曹而並作夫無殺字司馬蘇葉黃程只而作夫五注只下無殺字陳上無而字下無殺字是代大匠斲陸斲涉角切纂微司馬曹陳黃是下有謂字夫代大匠斲葉無夫字司馬下有者字希有不傷其手矣司馬作希不自傷其手矣五注無矣字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河上本作貪損

饑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並作飢廣韻饑居依切穀不熟也飢居夷切餓也恐合作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也字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也字五注無此十五字人之輕死纂微司馬清源程人作民以其生生之厚也纂微司馬曹陳並作求生下無也字蘇葉只無也字唯無以生爲者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上有夫字是賢於貴生也纂微司馬曹蘇陳並無也字葉是下有以字也作夫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長五河上本作戒強蘇曹黃本並作民之生章清源本作人之生死也柔弱章十六

人之生司馬蘇曹陳葉人並作民其死也堅強陸強其兩切舊其良切葉無也字草木之生也柔脆陸脆七歲切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上有萬物字無之字程無也字蘇葉脆並作弱死之徒也生之徒也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葉清源並無也字共音拱黃共作折故堅強居下

清源無故字黃居作處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強大處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河上本作天道

其猶張弓乎邵猶作由補之纂微司馬曹陳補並作與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功成不居纂微司馬蘇曹陳並居作處見賢耶李見如字纂微曹陳無耶字葉賢上有其字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河上本任信清源本作天下莫柔弱於水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葉同上又作莫勝於水陳同上以柔之並莫之能先纂微司馬蘇曹陳葉先並作勝○以其無以易之也李易如字殆也陀也纂微蘇曹陳並上無以字下無也字葉同上又無其字柔之勝剛弱之勝強纂微司馬蘇曹並上有故字無二之字陳葉無二之字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司馬蘇曹陳葉無而之二字聖人言司馬作聖人之言云受國之不祥纂微司馬蘇曹葉清源黃程並無之字是爲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黃程邵並爲作謂正言若反長五司馬上有故字下有也字十七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河上本作任契

和大怨者纂微曹陳葉並無者字必有餘怨葉無必字契李苦計切心也左爲陽心屬陽以其能合前境故曰契徹李直列切法也通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河上本作獨立

使民有什伯之器纂微司馬曹陳並無民字而不用也纂微司馬蘇曹陳業黃程並無也字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李徙斯氏切司馬遠徙作重復蘇業無此一句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李繩食陵切上古之政清源上有故字安其俗纂微司馬蘇曹陳黃俗並作居樂其業纂微司馬蘇曹陳黃業並作俗鄰國相望林望一作平聲與冠蓋相望同聲纂微司馬蘇曹陳黃並作音使民至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使字不相與往來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黃程並無與字黃程上有而字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河上本作顯質

無積纂微司馬曹陳無並作不天之道五注無之字

道德真經集注釋文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上

宋　鶴林　彭耜　纂集　　長六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炁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見東都事畧隱逸傳及高道傳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旦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見高道傳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其師傳授之祕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并纂微篇存道藏目錄

廣川董逌藏書志云唐元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㵎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懽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竇畧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考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傅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仁諝劉仲融王肅戴詵元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王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

玄靜賫畧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巻而董所收乃有七巻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元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傳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顧等奉元宗命撰所注經踈杜光庭又從而為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録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巻其序畧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絶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為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静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黄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巻其說謂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黄老之枝葉爾

○唐太宗謂傅奕曰佛道玄妙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胡中桀黠初正西域漸流中國皆是模寫老莊玄言文飾之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汝等勿學也見舊唐書本傳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恠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東皐子王績字無功兄通隋末大儒也有田仲長子光字不曜開皇末結菴河渚間守令謁者辭以瘖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云見王績仲長先生傳及文中子注

在河渚間仲長子光結廬北渚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常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見新唐書隱逸傳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元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舊書本傳云元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奏上之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為道士久之遊天台元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

○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費紙劄耳復問神仙治煉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與舊書少異故併錄之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傳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為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攷也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桓譚傳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御覽

王弼注道德經以夫佳兵民之飢二章疑非老子所作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一說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平叔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見世說并注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三語掾見晉書本傳世說作阮脩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已召博士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為之屈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見新舊唐書儒學傳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

○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儒學傳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一行傳

太宗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

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茍有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莫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謹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見國朝事實）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

○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國無爲之術臣伏讀神考聖訓曰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臣因考三君之行事知漢文之術得於老子而仁祖之政多似漢文今撫其說十數篇録于后

漢文即位之始先報平勃後封宋昌以有功於社稷爲先以有德於我身爲後此所謂後其身也故天下莫得先焉（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漢文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言之可用者稱善不可用者亦稱善此所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故德善也

漢文初登虎圈嗇夫口對無窮拜爲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陛下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敗亂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蓋知辯者不善而多言之數窮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又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漢文詔曰朝有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也其除之故賈誼上書至於引廟謚爲言而文帝嘉納可謂無忌諱矣民之所以富庶而不貧其以此乎（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孝文爲尉它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以寵之尉它於是下令國中奉詔改號不敢爲帝此即强之弱之與之奪之在我而已矣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更加賞賜以愧其心蓋亦取諸此也（老子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袁盎卻慎夫人坐文帝改怒爲喜厚賞袁盎○可謂自勝而不自是矣德之所以彰而國之所以强也（老子曰不自是故彰又曰自勝者强）

文帝納賈誼譏切之言養臣下以節不辱大臣於是堂陛愈高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乎此哉（老子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無如孝文然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於老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於漢文也謂無間然蓋老異於孔而其本則同漢劣於周而善亦可取此二聖之所以垂訓也仁祖

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見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靜之術助無為之化所謂大而可紀者其在茲乎

○審刑院斷絕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刑若此有以知刑訟之簡有司無稽遲也○乃下詔獎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擢知府王安禮為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賚賞自是內外有司皆以獄空為悅蓋仁祖以訟簡賞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得於老氏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上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聖君當大有為之時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靜無為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說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謂漢文吾無間然則紹述之意可知也

○韓絳言林獻可遺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開陰訐之路可持歸焚之臣曰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韓絳以獻可之言聞于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開陰訐之路拒而不受聖人之慮深矣遠矣昏昏然不可見悶悶然不可識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而其民之所以淳淳也

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請於宗室中擇人攝居儲貳臣曰唐中葉以來人主惡聞立嗣以為不祥之語故天下之士於國家安危之本不敢正言司馬光以疏遠之臣言此而不隱仁祖春秋高矣受此言而不諱老子曰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仁祖有之又曰信言不美司馬光有之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為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得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並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為書

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
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並見本集
潁濵蘇文定公曰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
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
卷發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爲一
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
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見道德經
解後序 又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
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
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
守其器而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
而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
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
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
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二聖人者皆不得
已也合於此必略於彼矣見經注 又曰韓非
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

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
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
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所
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
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
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
差或致千里見欒城集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
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
不該不偏一曲之書而日汩於傳注之卑
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
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爲道德者關
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
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
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
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爲作傳以發其旣
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
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
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
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

註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
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
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
則清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
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
彭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
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
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
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 ○龜
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
乃王見語錄
滎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
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
事事保謹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
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見呂氏雜錄
王子韶聖美言莊子不能窺測列子列子不
能窺測老子滎陽公答云莊子而不能窺
測列子則孰能窺測列子列子而不能窺

測老子則孰能窺測老子故善窺測列子者莫如莊子善窺測老子者莫如列子見呂氏師友雜志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書云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左者右之成者毀之硠硠馬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溫公自號迂叟嘗著書曰迂書內老釋一章云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為自然又云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迂叟以為不然作無為贊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並見溫公傳家集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見李文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仁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見白氏長慶集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為齊相聞膠西

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見本集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為老氏見眉山集

張右史耒老子義曰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袵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敺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又曰惟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又送固始山人張堅序曰至柔敎余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玄通四達真氣應之玆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惟得者知之真氣來降則百疾除而永年矣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而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而為止觀司馬子微得之而為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脩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石去道遠矣見本集

王無咎補之嘗解老子道經四章今取其二篇其一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於為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然後成此其序也又云老子專惡夫多言何也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迫不得已也以其迫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為尤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為尤遠故專惡夫多言也見本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孰謂

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

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先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並見淮海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爲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立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見咸平集）

范忠文公鎮曰老子著書二篇言先天至陰陽相與之際文簡而理備（見蜀公集）

晁文元公迥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

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並見昭德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爲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見耄智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類藁）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眞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九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奕能辨之爾（見本集）

李昭玘曰晁谷韓非之書推本道德時近玄旨二子安足知老子哉其言適中爾（見樂靜先生集）

西臺畢仲游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華而亂之首則其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於法則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見本集

長六　二十二

眉山蘇籀穎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録録者莫測矣並見遺言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上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下　長七

宋鶴林彭耜纂集

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

玄宗天寶二年正月景辰追號玄元皇帝爲大聖祖聖祖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又天寶十四載十月甲午頒御注老子幷義疏於天下又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見新唐書藝文志

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午詔加老君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次年春正月壬寅上發東京丙午至真源縣戊申命宰臣王旦奉上册寶己酉朝謁太清宮見九朝通略

景德二年二月國子監直講孫奭言諸子之書老莊稱首其道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逍遙無爲養生濟物皆聖人南面之術也故先儒論撰以次諸經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內老子釋文三卷今諸經及老子釋文共二十七卷並已雕印頒行惟闕莊子釋文三卷欲請依道德經例差官校定雕印詔可見國朝會要

長七

天禧三年天書降乾祐山中知兗州孫奭上疏曰朱能小人妄言符瑞昔唐明皇得靈寶上清護國經寶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夫老君聖人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兩都盪覆宜天下太平乎明皇僅得歸闕復爲輔國劫遷卒以餒死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明皇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願陛下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見九朝通略

方臘亂浙右聲撼京師中書舍人程振謂太宰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革以順人心黼不悅時振兼太子舍人至東宮太子問焉振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聖人意也見九朝通略幷東都事略本傳

長七　二

李忠定公綱政和六年時爲比部員外郎因奏對乞解易劄子略曰共惟陛下天縱叡智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象數萬機之暇訓釋老莊之書以開悟天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莊之書相爲終始臣愚伏望斷自宸衷爲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又題李伯時畫老子出關圖詩云請說常無衆妙門當時關尹意何勤青牛西去連沙漠紫氣東來見瑞氛妙用不離三十輻至言都在五千文世人不解宗慈儉只欲長生躡白雲（並見梁谿集）

○伊川先生程頤曰道家之說更沒可闢惟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又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並見程氏遺書）

胡文定公安國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之說亦皆至論也（見語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爲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谿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强（並見道鄉集）

○康節先生邵雍曰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觀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見本集觀物篇）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見邵氏聞見錄）

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有妙理（見邵博聞見後錄謝氏語錄亦載）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

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讃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然則欲爲道正得俗之所謂不肖者而俗之所不以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

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肖則不足以爲道也又曰老子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汩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汩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漲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子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汩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歸也清汩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歸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

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以上並見西塘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于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揚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不近人情而要

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爲表裏(並見經注)又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爲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謂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爲柔也故

○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叢下故言)

○北山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筏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又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令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

○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戴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又曰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爲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耶東西耶上下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審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死地哉又曰衆人之見易遣聖賢之疵難除營欲戕性取舍滑心衆人之過也衆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遣

○之也易以覺爲礙以解爲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知故其除之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微以物爲病顯以法爲病微然則理障法病可勝疵乎滌除元覽蓋謂是也元覽見而不除之是爲解縛滌除元覽而即非滌除則無疵矣滌除元覽而存滌除之見是亦爲覺礙又曰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

辨乎方其以道涖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復有靈響景屬之爲哉又惟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雖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群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並見北山唯）

○栟櫚鄧肅曰嘗考道教之所自來其源出於黃帝其道盛於老聃其末流詭異有眞可驗者其爲家三十有七其爲書九百九十有三篇凡有天下者必崇其道論其尤者有三帝焉秦曰始皇漢曰武帝唐曰明皇是三帝者才智絕人蔑視一世窮六合之大不足以厭其欲於是浩然有御風騎氣之志煉丹飛符雜以左道自謂其法可配天地殊不知飛騰之術卒不能濟反禍其國眞可痛哉雖然漢高祖之取天下也則張良爲最其治天下也則以曹參爲最良之道蓋慕赤松子而參之居則避正室以舍蓋公是則道家之術又若無負於天下者蓋漢高祖所以取參與良者在道之本不過於清靜恭儉無爲與民息肩而已矣而始皇武帝明皇之所尚者區區竭力以事其末故妄誕不經者得以行其志此治亂賢否所以相絕不可同日而語也夫末流滏曼變怪百出可以惑人主而禍天下者皆非黃帝老聃氏之道（見栟櫚集）

○嚴谷山人江袤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問道）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爲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小大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考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歎後之學者爲不幸予亦欲路之乎曰願聞其旨曰閒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爲喻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

○其爲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爲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覩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

豈無所覯耶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問德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問命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冦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禦冦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爲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耶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

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之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即體而言之者禦冦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凡動作語嘿亦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冦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覯問身又曰或問何者爲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冦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息又曰

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呴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問氣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氏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毋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累殊途哉宋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于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

楊文安公椿紹興間以從橐侍經筵有進讀老子講義一篇曰老子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臣聞求道於聰明智力之所及則心勞而道愈不明舍聰明智力而求諸日用之間則簡易至當道庶幾乎可見矣任聰明役智力是弊精神於蹇淺者之所

爲以此應物殆有未能釋然忘情者存焉故欲慈焉則失於姑息欲儉焉則失於鄙吝不敢爲天下先則失於怯懦是心勞而道愈不明也審矣有道者則不然生知之妙渾然天成物之來干我者初無容心隨所遇而應之我無忮心故能慈我無欲心故能儉我無爭心故不敢爲天下先其所以日用者簡易至當果非由聰明智力之所能成就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易之乾卦曰體仁足以長人坤卦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則得乎仁者有勇之說故曰慈故能勇節卦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得乎儉以足用之說故曰儉故能廣謙卦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則得乎一謙而四益具之說故曰不可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長七大易老氏之言若合十五符節帝不得不帝王不得不王至仁好生神武不殺非慈耶茅茨土階惡衣卑服非儉耶不矜不伐不競不絿非不敢爲天下先耶下至兩漢寬仁大度如高祖幾於慈以德化民

如文帝幾於儉以柔道理天下如光武幾於不敢爲天下先是則有天下者實其慈且勇實其儉且廣實其後且先雖二帝三王可以追蹤而並美區區兩漢之主不足進也又曰道家者流其來最遠蓋自黃帝氏作至周有老聃得其傳戰國時列禦寇蒙莊之徒和其說逮秦漢間遂名曰黃老之學其道以虛無自然爲宗以清靜澹泊爲事其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中古以來蓋嘗與堯舜周孔之道並行於世而不相戾異乎所謂浮屠氏之學者也浮屠氏本出西方至漢始入中國霍去病擊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金人卽今佛像明帝夢見金人飛空而下傳毅以爲西方之聖人遣使於天竺訪之以歸自是佛法始流傳于時究厥所由其與道家之學本原不同而塗轍各異曷不取道德經五千文考之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嚴其義宏以肆殆與六經相表裏非若氷炭枘鑿之不相入後世學者猥曰佛老佛

老云者吁可惜哉並見芸室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劉子徽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長七或短於此也故師十六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秉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內一篇曰其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

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蠢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焰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籍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損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寧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耶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謬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靜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耶恭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又曰世之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老氏而誚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爲知老氏者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奧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於紀迹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見易老通言）

○沈莊仲問晦菴先生朱文公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是如何文公曰徼是邊徼如邊界相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看又問道可道如何解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文公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卒卒地便是衆妙所在

張以道問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文公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文公曰多藏必厚亡老子說得也是好

陳仲亨問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文公曰此便是老子裏數句是周時有這般書老子爲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禮之屬也

黃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那老子文公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自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却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那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文公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文公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他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他曉得禮之曲折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得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文公曰老子之術沖嗇不肯役精神又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為清靜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禱祈禳這自經兩節變了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又曰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又曰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又曰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有些本領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莊老中來

或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文公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汙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文公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又曰康節之學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他不得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處萬人傑因問擊壤集序以道觀道等說果為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渠自是一様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

陳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文公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因舉云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它是就養精神處其意自好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様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李敬子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文公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

蔡季通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却不會去○理會文公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

文公曰佛徒其初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耳如遠法師文字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以上並見文公語錄

象山陸九淵曰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孔子之時中國不聞

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見象山集）

苕溪劉一止行簡曰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唯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爲一非容不能公王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見苕溪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穉者安於恬淡嘗（長七）（二十二）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雜語）

劉清源曰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令之請矣口而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爲九九章也後人分爲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見道德經通論序）

黃茂材曰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爲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爲道下經爲德甚非作書之旨又曰易六十四卦八八之數也老子之書八十一章九九之數也老子與易相爲表裏其後揚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亦有八十一首蓋得於此（見經注）

○林東曰夫子與老氏垂教蓋亦互相發明夫子以仁義禮樂爲治天下之具老子以虛無恬淡明大道之所從出要之仁義禮樂非出於大道而何而虛無恬淡乃大道之本旨也特後世之不善用老氏者或純尚清虛恬淡而至於廢務有以累夫老氏也（長七）（二十三）且以道心惟微無爲而治吾儒未嘗不用老子如所謂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未嘗不用吾儒也以是而推則大道之與道一而已矣特不無本末先後爾蓋所以互相發明俱爲憂世而作也或謂老氏有絕仁棄義禮爲亂首得非與夫子背馳蓋推尊道原之所從出以仁義禮樂非不可以爲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爲上也（見經解發題）

劉師立自號真靜子紹熙間人著道德經節解十六篇今取其五于右

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是也此乃衆妙之門户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

○玄牝玄陽也牝陰也門者二氣橐籥之門○户如前章云衆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大不可泥以口鼻爲玄牝之門謂天地根小其老子之說未有天地先有元氣是謂天地根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之言深欲救人非謂絕人事處山林者可與入道雖居乎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動而行之

張則必歙强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昭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而不害若是乎

或謂孔子以直報怨長七令云以德報怨二十四何也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爲徒而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若以德報之爲善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佗本相參故幷侯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爲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見老君實錄

道德眞經集注雜說卷下終

長七　二十五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一 信一

吳郡徵士顧歡述

注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注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者當以无爲養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道也○疏道以虛通爲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无極大道衆生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隨機愜當而有聲有說非眞常凝寂之道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思慮知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眞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

注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注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者當如嬰兒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也○疏名者教

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真理既絶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

无名天地之始

注无名者謂道也道无形故不可名始者道吐氣布化出於虛无為天地本始也○王曰道雖无名要能吐氣布化出於虛无與天地萬物作於本始也○疏始本也虛无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莫由斯故指此无名為物之本無名足可言說明矣

有名萬物之母

注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也○疏母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義○顧曰有名謂陰陽無名謂常道常道無體故曰無名陰陽有分故曰有名始者取其無先母者取其有功無先則本不可尋 有功則其理可說謂陰陽含氣稟生萬物 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

注妙要也言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大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化名道讚叙明是非也○節解曰謂守虛無也○疏妙精微也觀照察其已也言人常能無欲無為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已身之妙道遠鑒至理之精微也

常有欲以觀其徼

注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御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紳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疏言人不能無為恬惔觀妙守真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觀死生之歸趣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有欲無欲之勝負○張曰上達之人取捨情夷清虛無欲神情照察得道之微妙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注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之心也異名者所名各異也無欲者長存有欲者亡身○疏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徼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玄

注玄者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疏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原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又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

注天中復有天也言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厚則生貪淫也

疏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袪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顧曰雖同稟氣於天蓋人有高卑氣有清濁天彌高彌清地逾卑逾濁人稟得清氣者則爲賢智稟得濁氣者則爲凡愚賢智無欲觀見其妙凡愚有欲觀見其徼自然有此

○衆妙之門

注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人能除○情去欲守於中和是謂知道之門也○疏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雙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唯群聖之戶牖抑亦衆妙之法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注自揚己美使彰顯也

斯惡已

注有危亡也○疏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躭滯諸塵妄起美惡違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爲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爲美不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以斯而驗豈有美惡哉故知世間執美爲美者此即惡矣○顧曰一切衆生皆知躭美前境五○欲聲色等諸塵爲美美之不息必以身爲患

○斯惡已

皆知善之爲善

注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注人所爭也○疏凡鄙之流迷於眞理非但躭滛聲色抑亦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己害物不知名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子云爲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臧唯當忘善惡而居中方會無爲之致也○羅曰人之受形皆智愛形而貪名其所貪惜無非名善此善無善不免諸苦名雖稱遂何益於己

有無相生

注見有而爲無也○疏有無二名相因而立推窮理性即體而空既知有無相生足明萬法無實○王曰嗜慾爲有心淸虛爲無心

○難易相成

注見難而爲易也○疏空心慧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王曰抑性爲難從情則易抑易從難則善捨難從易則凶兇悖外顯故曰相成

長短相形

注見短而爲長也○疏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曰長短相形而有也○王曰自是爲長非物爲短他亦自是而非彼

高下相傾

注見高而爲下○疏傾奪也夫有高即有下無下即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爲高以丈比尺尺即爲下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也

音聲相和

注上唱下必和也○疏夫宫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皆空以況萬有虛假亦然

先後相隨

注上行下必隨○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何後是知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竟無實體○王曰終始相逐不相遠離如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善惡行於前吉凶追其後

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

注以道治也節解曰謂自然也○疏聖人者體道契眞之人也亦言聖者正也能自正已兼能正他故名爲聖即此聖人慈悲救物持無爲之妙法治有慾之蒼生所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故云是以聖人治又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爲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爲斯乃無爲即爲爲即無爲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云處無爲之事也

行不言之教

注以身帥導之○疏妙體眞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化無方豈唯眞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出處語嘿其致一焉端拱寂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焉

注各自動作

而不辭

注不辭謝而逆止也○疏萬物者一切群生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爲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生而不有

注元氣生萬物而不有也

爲而不恃

注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疏恃怙賴也大聖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

功成弗居

注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疏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夫唯不居

注夫唯功成不居其位也

是以不去

注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也○疏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

毒含靈有大至功而推功於物者其唯聖人乎只爲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

注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爲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御曰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

使民不爭

注不爭功名返自然也○疏非謂君王不尚賢人也直是人行撝謙先物後已不自貴上而賤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人人自貴而賤物則浮競互彰各各退己而先人則爭忿自息故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

注言人君不御琢好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

使民不爲盜

注上化清淨下無貪人○節解曰謂邪氣不來盜賊不入行一握固則邪氣去也○疏難得之貨謂趙珠荆璧等物也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濫竊不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欲

注放鄭聲遠佞人○節解曰謂無爲也

使心不亂

注不邪淫也○節解曰常存一也○疏可欲者即世間色聲等事可貪求染愛之物也而言不見者非塗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心恒虛寂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前不爭不盜是別令不見可欲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獨顯聖人虛懷利物

是以聖人治

注說聖人治國與治身也○節解曰謂治身也

虛其心實其腹

注除嗜欲去煩亂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御曰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節解曰虛其心無邪思也實其腹閉氣養精也○郭曰其惡改盡諸善自生懷道抱一淳和內足實其腹也○疏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既境幻後又心虛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而德充於內故言實其腹也

弱其志

注和柔謙讓不處權強也○御曰心虛則志自弱也○疏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退己也

強其骨

注愛精重氣髓滿骨堅也○御曰腹實則自然骨強也○顧曰骨以含精精散則骨弱保精愛氣則其骨自強○疏言聖人雖復外示和光而內恒寂泊欲明動不傷寂應不離眞故言強其骨也

常使心無知無欲

注反朴守淳也○御曰無爭尚之知絕貪

求之欲也○疏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惠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也

使知者不敢爲

注思慮深不輕言

爲無爲

注不造作動因循也

則無不治

注德化淳百姓安○疏前既捨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爲道而言○不敢爲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爲故繼以不敢也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爲治理無不正也

道沖而用之

注沖中也道匿藏名譽其用在中也一家云道以沖和爲用故言沖也○節解曰沖者一也謂一在身中常行之也

或不盈

注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節解曰謂守自然也○疏言聖人施化爲用多端切當之言莫先中道故云道沖而用之此則以中爲用也而言或不盈者向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令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爲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淵乎似萬物之宗

注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爲萬物之宗祖也疏淵止水也以況聖人言止水能鑒於人聖智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明無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爲澄爲淵宗則大宗師之義

挫其銳

注挫止也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

解其忿

注忿結恨也當念道無爲以解釋之○節解曰謂無恚怒也○疏既重玄行足自利道員爲物宗師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懟生乎違順違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違順之兩空體妄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真實釋散其懷而無嗔癡也

和其光

注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爚亂人也○節解曰謂聖人爲道常和神光也○疏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而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德○潛被不耀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耀

同其塵

注當與衆庶同其垢塵不當自別殊也○疏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點穢淨物聲色等法能汙清行故名爲塵也而言同者夫聖人降世晦迹應凡既韜彼智光亦混玆塵穢聲色無別眼耳固同處染不染所以爲異也

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天地

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缺註

專氣致柔

注專精閉氣使不散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

能如嬰兒乎

注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節解曰謂抱行元氣不勞也大道流布若嬰兒也○御曰能如嬰兒者無所分別也專精沖和之氣所致○張曰以爲專精一也氣氣息也致得也柔和也嬰兒絕知見也夫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人當專精愛氣得柔和之道然後能內息分別外絕知道身不見身其身亦滅心不知心其心亦寂故曰能如嬰兒○疏專精也氣道氣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爲專精道氣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也

○滌除玄覽

注當洗其心使清潔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

能無疵乎

注不邪淫也○疏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五情使神氣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夷而無疵病也然後身無所爲心無所取不爲有生不爲無滅以此而用豈有疵病此明自利也

愛民治國

注治身者愛氣則神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

能無爲乎

注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也○疏前既自利道員此下應須接物接物之行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別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爲治國夫治國者須是淳朴教以無爲杜彼姦邪塞茲分別如此則擊壤之風斯及結繩之政可追下文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明白四達○

注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於十方煥煥煌煌也

能無知乎

注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節解曰四達爲知八方也閉心杜念萬世常存子能行之通於上皇○疏明以能照得名白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慧明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故

略舉四方足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爲也○蔡曰識身命財爲四達無知謂心無分別也

天門開闔

注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也闔謂呼吸也○王曰天有北極之星在紫微之内宫内有五德之帝迭王故門有開闔闔則爲否開則爲泰故春則青帝門開餘門皆闔三時皆然終始五際謂五德廢興交代之時時有開闔代有否泰聖人處之常能守雌靜則不爲終始傾動治身天門謂鼻口之門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修生行人氣息出入無令耳聞常能雌靜自得無爲之道也

能爲雌乎

注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疏河上公本作天地夫天地開闔謂劫運成壞也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不爲三災所及雖劫有廢興而心恒虛靜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也

生之畜之

注道生萬物畜而養之

生而不有

注道生萬物無所取有○郭曰氤氳合化庶物從生顯仁藏用即有爲迹功不歸己故曰不有○疏言聖人自利道員利他德滿故能生化群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雖復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眞空故無蒼生之可化

爲而不恃

注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疏只爲無蒼生之可化故施爲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也

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大不宰割以爲器用○疏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爲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顧曰道則長而不宰聖則宰而不割成就一切實爲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

是謂玄德

注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心如道也○張曰玄深遠也德上德也歎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遠上德也玄德亦天也爲而不恃合天之德也○疏玄言深遠德乃上德也歎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也

三十輻共一轂

注古者車三十輻法月之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總衆弱以扶强也○嚴顧等曰古有作車象月之數月有三十日車有三十輻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亦運載無停是故古車以象月也共一轂者既三十日共一月亦三十輻共一轂欲明諸教雖多同歸一理一理雖少能總諸教治國論者衆必宗寡弱以扶强故以一轂之寡總諸輻之衆○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

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箱轂內空也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折推尋遍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也

當其無有車之用

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輿中空虛人得載其上

埏埴以爲器

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食飲之器也

當其無有器之用

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節解曰謂古人爲土器不燒鍊得水則敗爲不成器也子欲爲道不入室依時鍊形者則爲俗人必死也○疏考工云埏和也埴黏也和水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況聖人心空故能容物○張曰土有器性和之以爲器人有道性修之以成道

鑿戶牖以爲室

注謂作屋室也

當其無有室之用

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覩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疏穿鑿戶牖以爲室屋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況聖人心空故能容物穿鑿戶牖通人往來況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滯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故有之以爲利

注物利於形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其形消亡也○節解曰謂有道也

無之以爲用

注言虛空者可用盛受於物也故曰空虛無形而能制有形也道者空虛也○節解曰謂聖人守一行自然無所用也○疏無賴有以爲利有藉無以爲用二法相假故成車等也言聖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聖人之利用也○顧曰利益也轂中有軸器中有食室中有人身中有神皆爲物致益故曰有之以爲利也然則神之利身無中之有有亦不可見故歸乎無物神爲存生之利虛爲致神之用明道非有非無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有致用在無無謂清虛有謂神明而俗學未達皆師老君全無爲之道道若全無於物何益今明道之爲利利在用形無之爲用以虛容物故也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一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二　信二

吳郡徵士顧歡述

五色令人目盲

注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不能視无色之色○節解曰非謂人之目盲欲自有所見但見玄黃之色神明出入乘朱玉之輦五色光耀子則不見是故目盲也○疏五色者謂青黄赤白黒也言人不能内照眞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覩即色之空與盲何别

五音令人耳聾

注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也○節解曰非謂人之耳聾欲自有所聞但聞鍾鼓之音不聞神明之聲故曰耳聾也○疏五音者宫商角徵羽也心躭絲竹耳滯宫商不能反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唯形體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王曰若滯音淫聲即傷神敗正既有惡聲啼吟即是聾也○顧什等曰但聞嘈囋在耳延曰不聾不知聲相即空與聾何異

五味令人口爽

注爽亡也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也疏五味甘苦辛酸鹹也爽差失也躭貪醲醑咀嚼膻腥不能味道談玄故言口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注人精神好安靜若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節解曰謂人死歸土家室相送婚姻馳走恍惚悲泣藏於塚壙之中送於野田之上親者狂踈者哀故曰若狂○御曰馳騁世務躭著有爲如彼田獵之夫唯求殺獲日以心鬬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疏馳騁猶走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也故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趙璧隋珠珍貴金銀珠玉等物心貪意欲不知猒足則行傷身辱也○疏佳麗之物貪著愛翫爲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爲妨礙

是以聖人爲腹

注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

不爲目

注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也○疏是以仍上文也聖人即舉聖戒凡腹内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内故爲腹也内視無色反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爲目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疏去彼耳目之盲聾取此爲腹之實智

寵辱若驚

注身寵亦驚身辱亦驚○御曰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疏寵是榮愛之名辱是戮恥之稱若如也驚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恚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爲驚即同故言若驚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儻來

死生不撓於神有何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
注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驚○䟽貴謂爵位也亦是自貴忘身也謂煩惱老病等也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是惡身爲貴與大患俱以身爲本也○蔡曰有身者執著我身不能忘遺爲身愁苦憂其勤勞念其飢寒即大患故知執有生累存身患起貴我身者與貴大患不殊故西昇經云身爲惱本痛痒寒温大患之本起乎存身
何謂寵辱
注問何爲寵何爲辱寵者尊榮辱者恥及身還自問者以暁示於人也
寵爲下
注寵辱爲下賤
得之若驚
注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驕富不敢奢也
失之若驚
注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節解曰謂得道則萬神皆來鳴於腹中與子相見言語知身五神元氣流馳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謂失氣亡精神不行而失一則頭白齒落而死衆人所哭上屋呼魂驚於天神故曰失之若驚也○䟽世情顛倒以寵爲上慧心觀照足爲鄙下何者爲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兩驚本由一寵故是爲下
是謂寵辱若驚
注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御曰寵辱循環寵爲辱本凡情惑滯驚辱而不驚寵
何謂貴大患若身
注復還自問何故畏大患至身
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
注吾所以有大患者生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則遇禍患也䟽此答前問也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爲身愁毒即爲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貴患不殊也故西昇經云身爲惱本痛痒寒温吾拘於身知爲大患即其事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注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閒與道通神當有何患○御曰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復有何患○節解曰忘身而養神謂之無身○䟽所言無者坐忘喪我隳體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若可寄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自貴其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長久○䟽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凌物如此之人適可蹔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矣
注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爲己也乃欲爲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爲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䟽寄是蹔時寄寓託謂永相付託言能保愛己身不輕馳鶩謙以自牧雌而順物者則可以託

付化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注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之也○疏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也若其有色色則參差只爲無色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注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也○疏希簡少也體非宮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希也
○摶之不得名曰微
注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摶持而得之也○御曰摶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象故執持不得以其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謂之曰微○疏摶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質不可摶觸而得之故曰微也臧曰夫言希夷微者謂精神氣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測之用氣者形相之目總此三法爲一聖人若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氣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聲無形何爲乃言希夷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絕無若絕無者豈同太虛即成斷見今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也所謂三一者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
注三者謂希夷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强詰問而得之
故混而爲一
注混合也故合於三名而爲一也○疏眞而應即散一以爲三應而眞即混三以歸一一三三一不異故不可詰也又解此眞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卷中
其上不皦
注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也
其下不昧
注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明道上下無窮極也○疏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
注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之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之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節解曰謂道入皮膚骨節之中故曰繩繩不可名也
復歸於無物
注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疏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言聖人既能自正復能正他故繩繩不可執名求理故不可名也○又解繩繩運動之貌言至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
注言一無形狀而能爲萬物作形狀
無物之象
注言一無形質而能爲萬物設形象也○疏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迹能生成故

云之狀之象

是謂惚恍

注言一惚惚恍恍若存若亡不可狀也○御曰無形之形無狀之狀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疏不定貌也妙本非有應迹非無非有非無而無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

注一無端末可預待也除情去慾一自歸已矣○疏王曰象者形而非也謂儀貌可道雖無物而應物有象欲言有也不見其形欲言無也物由之以生成○顧曰其來未兆倏爾不見故言迎之不見其首○疏道非古無始也

隨之不見其後

注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見也○御曰道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道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疏道非今無終也○顧曰其去無迹混然無際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注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萬物知今當有一也○御曰執古无爲之道以御今有爲之事則還反淳樸矣○疏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後生王曰古今雖異其道恒存執之者方能御物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也

注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也○疏古始即無名之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古不今而古而今用期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王曰守古無爲之道制御今之有爲之世鎮此躁動之俗反古淳素之始陶鍊變化是得道綱紀也

古之善爲士者

注謂得道之君也○疏古昔也善者智德也爲修學也前章明執古御今此即御今引古故援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聖人

微妙玄通

注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

深不可識

注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也○御曰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爲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也○疏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使俱深不可以心識知故歎之也

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注謂下句也○御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强爲容狀以明之○疏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於無形之理而强爲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注舉事輒加重慎豫兮若冬涉川心難之也想爾曰豫猶豫行止之貌常當畏敬也冬涉川者恐懼也畏四隣不敢爲非恐隣里知之此遵道奉戒之人謙謹如此也○疏猶豫怖懼也言修道行人懼於世境如冬涉川冰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明意業淨

猶若畏四隣

注其進退猶猶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隣知之也○疏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隣閭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王曰四隣謂生死老病也亦是四魔人不持戒好犯非法爲四魔所録是以小心猶當慎密閑靜似畏人知也

儼若客

注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疏儼矜莊之貌禮記云儼若思言聖人應欽勵身心勿得放縱由如賓客對主人不可輕躁此明身業淨○顧曰恭歛之貌也言聖人恭歛無爲無事若爲客對主人不敢輕躁常和而不唱

渙若冰將釋

注渙者解散釋者消亡謂除情去欲日以空虛也○御曰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爲而不疑滯於物故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疏如前修學智慧增明惑染消散如彼冬冰之逢春也○松靈曰外雖矜莊若衆内恒和暢放散無復滯著渙然如凝冰消散也

敦若朴

注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内守精神外無文彩也○疏敦者淳厚朴者質素前既三業清淨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

曠若谷

注曠者寛大也谷者空虛不有德名無所不包容也○疏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寛曠包容如谷

渾兮若濁

注渾者守本眞濁者不昭然與衆合同不自尊也○御曰和光渾迹若濁而清○疏渾合也和雜也濁有爲也雖復心靈潔素障累久消而渾沌有爲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濁以靜之徐清

注靜止也水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疏徐緩也雖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安靜閑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渾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閑明動而寂也○顧曰濁者昏昧之貌謂其昧智韜明不任聽察如水之濁無所鑒見也○王曰藏精匿照外不異物渾同波塵故曰若濁凡上七事皆人君之德傅曰人君含垢天之道也得道之君其斯之謂若就行人論者渾謂和雜也濁謂有爲也雖心潔素而渾沌有爲之中與塵不異也所言濁以靜之徐清者喻於水水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心亂息緣漸漸而清正也

安以久動之徐生

注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疏雖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物而動心恒閑放而化群品也此文明寂而動也○王曰渾波則濁徐靜則清危躁則死安靜則生志人知濁之可清故同波而後化體危之可安故徐動以教生非體道善化誰能如此故曰孰能生化微妙非速疾可成必須心專行密積勤累代不日求以得故曰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注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也○䟽保持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滿此遣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注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弊不爲新成弊者匿光榮也新成者功貴名盛也○䟽獨此遣中聖人於有爲弊濁之内復能慜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盧曰此猶解前徐清之義和俗而後静徐以守其清安身而後動徐以全其生

致虚極

注致至也道人捐情去欲五内清淨至於虚極也○䟽夫道沖虚德歸清淨心能志虚則得道之極行能守静則合德之厚○盧曰除情慮致虚極也而心恒寂守静篤也

守静篤

注守清淨行篤厚○䟽虚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虚玄極妙之果者必須静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之也

萬物並作

注作生也萬物並作生也

吾以觀其復

注吾言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言人當念重其本也○䟽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爲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顧曰夫静觀其反眞○王曰生生之體性本湛然但受納有形六情外動言行云爲妄作招禍至人觀其本性知可化而復故云觀其復

夫物芸芸

注芸芸者華葉盛也

各歸其根

注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歸其根而更生也○䟽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人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爲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聖服此勸之也

歸根曰静

注静謂根也安静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䟽但能反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也○顧曰草木零落歸根則静人物變化反眞則安

是謂復命

注言安静者是謂復還性命使不死乃道之常也○䟽命者眞性慧命也既屏息嚣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眞性反於慧命

復命曰常

注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䟽反於性命凝然湛不復生死因之曰常○何晏曰復命當使不死是道之所常○盧曰能知復命常理者則是見道之明者也

知常曰明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則爲明也○御曰守静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䟽既知反會眞常之理者則智慧照明無幽不燭○王曰常道難知故知之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注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其神明故凶也○疏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真常之道者則恒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顧曰不知道言知謂之妄作妄作之人失道故凶○孫曰不能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凶也

知常容

注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能去情欲無所不包容也○御曰知守眞常之道則必竟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也○疏體知凝常一中之道悟違順之兩空故能容物也

容乃公

注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也○御曰含容應物應物無私既無私邪故爲公正○疏公平正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也

公乃王

注公正無私則可爲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神萬共湊已身也○御曰人能公正無私則爲物所歸往也○疏王往也只爲包容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爲蒼生之所歸往也

王乃天

注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也○疏既作法王化主爲物所歸復能蔭覆合靈同於旻昊也

天乃道

注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疏既類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道乃久

注與道合同乃能長久○疏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理相符故義說爲久

沒身不殆

注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與天地俱沒終不危殆也○疏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迹謂之歿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也

太上下知有之

注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不見臣事之迹質朴淳厚○御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爲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疏太上即是今玄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爲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悟妙本凝寂體絶形名從本降跡故有位號不執相生解故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之所由也

其次親之譽之

注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御曰淳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疏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躭著經教親愛筌蹄依文生解共相譽讚○顧曰此中古也去道漸遠封言著相其德可見親愛生上則親信於下下則稱譽於上其功可言則康歌載路

其次畏之
注設形法以治之
其次侮之
注禁多則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御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疏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躭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信不足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之民也
有不信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御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也○疏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
猶其貴言
注詭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疏猶其貴重世俗浮僞之言故不信至道眞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障彌深也
功成事遂
注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謂我自然
注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爲己自當然也○御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矣○疏亭毒之功成育養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荷聖恩也○王曰化不由言冥功潛被物各逍遥擊壤自得日用不知欣賴無主莫識所爲故皆謂我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
注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大道廢不用惡逆並生乃有仁義可傳道也○御曰澆淳散朴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而澆淳散朴不足雕粹起於有爲○疏即太古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朴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云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智慧出有大僞
注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爲大僞奸詐也○御曰用智慧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僞矣○疏智慧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則詐僞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爲僞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王曰大道之時無知無欲物皆懷德外用不顯道功既息權詐茲興飾智驚愚耀才動俗朴散淳離奸情並作故曰大僞
六親不和有孝慈
注六紀絕則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御曰皆由失道故有偏名○疏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徒顯其高行
國家昏亂有忠臣
注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

臣匡救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義人盡無欲不知廉各自潔己不知貞各自守信不知忠也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疏萬乘之主以四海爲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也

絶聖

注絶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棄智

注棄智慧反無爲

民利百倍

注農事修公無私○御曰絶聖人言教之迹則化洽無爲棄凡夫智詐之用人歸淳朴人歸淳朴巧僞不作矜徇不行人挹天和物無夭性是有百倍之利○疏絶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爲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竊國是也

絶仁棄義

注絶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言

民復孝慈

注德化淳也○御曰絶兼愛之仁棄財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疏絶偏尚之仁棄執迹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也

絶巧棄利

注絶巧詐僞亂真塞貪路閉權門

盜賊無有

注上化公正下無私邪○御曰人矜偏能之功必有爭利之心故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爲盜矣○疏絶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盜竊莊子云攦工倕之指天下皆巧矣

此三者

注謂上三事所當棄絶也

以爲文不足

注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也○疏三者謂前三絶也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故令有所屬

注當如下句○御曰此三者但令絶棄未示修行故以爲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疏屬謂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乘之教故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

見素抱朴

注見素者當見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其質朴以示天下令可法則也

少私

注正而無私

寡欲

注當知足也○疏見素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絶學

注絶學不真不合道文

無憂
注除浮華則無憂患○節解曰謂去諸經書還行一也○御曰絕有爲之學則淳朴○疏憂患也絕有相之學會無爲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注同爲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疏唯敬諾也阿慢應對也禮記云先生召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違順妄生喜怒聞唯則喜聞阿則嗔不知唯○阿兩聲同出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注善者稱譽惡者諫諍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疏順意爲美逆心爲惡違順既空美惡安寄且唯阿出自一口美惡源乎一心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膽楚越然有爲之學迷執者多是非美惡之中喜怒唯阿之內適爲患累之本絕之所以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絕之狀也

人之所畏
注人謂道人也所畏者畏不絕學之君也

不可不畏
注近令色殺賢人○疏即行人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注必沒溺也前令絕惡示美惡皆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也

荒兮其未央哉
注言世俗之人荒亂欲進學爲邪文未央止也○疏河上公本作荒諸家云莽莽是眇莽歎其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衆○生染滯之心其日固久執者情篤未有休時

衆人熙熙
注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注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

如春登臺
注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淫也○疏言眈著者衆故云衆人即衆生生之別稱也熙熙悅樂也享燕享也太牢牛羊豕也言衆生欣愛聲色情染極深如飢人享太牢之饌悅美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

我獨怕兮未兆
注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形兆也○疏我老君自稱也怕寂也兆狀也言聖人雖處塵俗而心智寂怕不爲前境所牽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

若嬰兒之未孩
注如小兒未能言荅偶時人也○御曰言○我獨怕然安靜於情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魁無所歸
注魁然如窮鄙無所歸就也○御曰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疏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往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染不染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智慧魁敬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任止也

衆人皆有餘

注衆人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

我獨若遺

注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䟽衆人滯有故躭染有餘聖智體空故遺棄不取也

我愚人之心

注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

純純兮

注無所分別也○䟽純純不雜也聖智虚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也

俗人昭昭

注明且達也

我獨若昏

注如闇昧也○御曰自韜匿也○䟽俗之人心靈暗昧昭然分別自炫其能聖智虚通明如日月韜光匿耀故若昏也

俗人察察

注察察急疾也○御曰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

注無所割截也○䟽察察機速是分別之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司察是非妄生迫遽聖智體有冥無體知空幻恒自閑靜也

忽若海

注我獨忽忽若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䟽河上本作海晦者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顯光而不耀故發此言雖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正住止也

飄若無所止

注我獨飄飄若飛颺無所止志意在神域也○御曰我心寂然絶於俗學似無所止著也

衆人皆有以

注以有爲也

我獨頑似鄙

注我獨無爲似鄙若不逮也○御曰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鄙○䟽衆人滯於欲境未甞休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虚假曾無分別既不見是亦不知非譬彼頑愚若茲邪鄙

我獨異於人

注我獨與人異○御曰人有情欲我無染心

而貴食母

注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於道也○䟽人皆照察而分別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別故愛染於聲色忘懷故貴用於眞道所以爲異也

道德眞經注䟽卷之二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三　信三

吳郡徵士顧歡述

孔德之容

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唯道是從

注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疏孔大也甚也容貌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動心施爲獨從於道出處語嘿皆是道場

道之爲物惟怳惟惚

注道之於萬物獨怳惚往來於其所也○御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證用難名故云怳惚○疏言至道之爲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怳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悟即物道迷即道物物道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故一不一而物不一一也○顧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而有情有信以其體不可定故云怳惚

惚怳中有象

注道雖惚怳無形其中獨爲萬物設法像也○御曰惚無也怳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即萬物之象也

怳惚中有物

注道雖怳惚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疏中有物即是神妙妙物爲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不測之物也中有象即是氣雖復非象非色而爲色爲象故是氣也言道種種變現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窈冥中有精

注道雖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以立形神也○節解曰謂腦中元氣化爲精也○御曰惚怳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疏窈冥深遠也有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怳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眞

注言道精氣神妙甚眞非有飾也○疏言眞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顧曰言至道之精靈至眞無假

其中有信

注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節解曰謂精也精不化血不藏則爲眞人一行形中其中有信○疏言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四時必無差爽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注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也○節解曰名者謂道也聖人不死其名常存○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既名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衆甫

注閱稟也甫始也言道能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也○疏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察古今

應夫終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注我何以知萬物從道受氣

以此

注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人動作起居非道不然也○疏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終始之事乎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怳惚窈冥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全

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疏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郄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則直

注枉屈也屈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疏枉濫也體知枉濫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覆正真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注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弊則新

注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疏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己處下不與物競而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卑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日新此又忘榮辱也

少則得

注自取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明託虛

多則惑

注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節解曰謂俗人多思念多所欲行無可信故惑也○疏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得滯二偏故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注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節解曰謂念一行道守身中也○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轍群生故為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不自見故明

注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也○疏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注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也○疏自他平等不是己而非物故其德行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注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疏雖復亭毒羣生而芻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注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疏只為推功於物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疏此則歎美四德之人妙達違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羣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注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妄也○疏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果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物歸於已也
故誠全而歸之
注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希言自然
注希言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也○疏希簡少也希言忘言也自然者重玄之極道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虛玄○顧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王曰希言靜默則合自然之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疏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士執教生迷妄爲躁行以求速報既忘理不久不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之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也○王曰山澤相通爲於飄風陰氣噴擊作於驟雨陰陽失節則驚風驟雨人失中和則爲暴疾殘身喪實不可常行驚暴非恒自然難久故曰不終朝也○蔡曰夫天以陽氣下降散而爲風地以陰氣上騰蒸而爲雨○顧曰天徤地順神氣獨絕爲此暴疾猶不能竟日終朝何況凡夫朝生夕死多言害物其可久乎○盧曰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交錯風驚雨驟猶不能久而況人之細小處天地之間爲於多言速滅可知
孰爲此者天地也
注孰誰也誰爲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爲也
天地尚不能久
注不能終於朝暮
而況於人乎
注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尚不能終朝至暮何況於人欲爲暴卒乎○疏孰誰也此假問誰爲此風雨答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凡夫而爲躁行其可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
注從爲也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也○御曰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道者同於道
注道者謂好道之人也同於道者所爲與道同也○御曰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也○疏從道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蔡曰若舉事皆從於道道則得之則同道之用也○王曰順教反俗所爲從於道兼忘衆累與空虛合體謂之同道道則應之
道得之
注只爲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使相

會○䟽道得之猶得道也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注德謂好德之人也同於德者所爲與德同也○䟽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爲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德故有二文也
失者同於失
注失謂任已而失人也同於失者所爲與失同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注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䟽有爲躁競執教生迷既而爲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經云宿世不學問今復與失隣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注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
注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
信不足
注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
有不信
注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御曰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求是有不信○䟽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言滯教未達眞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跂者不立
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則不可久立身行道
跨者不行
注自以爲貴而跨於人衆共弊之使不得行也
自見者不明
注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其行以爲應道殊不知其形醜操行之鄙也○御曰露才揚已動而見尤故不明也○䟽不能忘我故也
自是者不彰
注自以爲是而非人衆共弊之使不得彰明也○䟽物共弊之故其德不顯也
自伐者無功
注所爲輙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䟽凡有所爲輙自伐取其功物皆不與故無功勳
自矜者不長
注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䟽矜誇自高驕慢凌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
其於道曰餘食贅行
注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賦歛餘祿食以爲貪行也○䟽餘食殘食也贅附生之肉也莊子云附贅懸疣也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也猶如殘食贅病其可猒賤也
物或惡之
注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不畏惡之䟽贅是無用之肉誇是無用之行世閒人物感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誇企

之行乎

故有道者不處

注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注謂道也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也○疏有物者道也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混而混雖混而成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爲老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注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也○疏寂無聲寥無形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遷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絶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

信三　十一

周行不殆

注道遍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貫穿不危不殆也○節解曰謂聖人行一於身周流四支百節九竅百脉之中故曰周行不殆也

可以爲天下母

注道養育萬物精氣亦如母之養子○節解曰謂守道合一爲天下母○疏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也開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爲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注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疏道本不可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取其通生之德故字曰道

○强爲之名曰大

注不知其名强名曰大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疏體無涯際故名爲大不大爲大故稱爲强夫名以召體字以表德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

大曰逝

注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也○疏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衆生至聖境也

逝曰遠

注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

疏超陵三界遠達三清也

信三　十二

遠曰返

注言其遠不超絶乃復返在人身○疏返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内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爲三界悟則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天上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注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天大者無不蓋也地大者無不載也王大者無不制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注八極之内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御曰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王居其一也○疏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

數也莊子云夫道未始有封而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議説域中雖域不域包羅無外也○節解曰謂肺大心大肝大脾大腎水生一也而王處一即脾氣主布四方行一也

人法地

注人君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無怨有功而不置也

地法天

注天湛然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

天法道

注道法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不化自成

道法自然

注道性自然無所法也○疏人王也必須法地安靜爲行定能生慧也故下章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育無私也又天有三光喻其慧照地是定門天是慧門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道自然之妙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體絶修學故言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

注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能長存○疏此戒行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

靜爲躁君

○注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致夭虧○疏靜則無爲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爲長存靜能制動故爲君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靜與重也疏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則動而寂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注榮觀謂宮闕燕舍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疏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宮觀燕寢之處所而遊心虛淡超然物外不以爲娛處染不染也

柰何萬乘之主

注柰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也萬乘之主謂王也○御曰柰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柰何以身縱慾輕用氣命亡其位乎○疏柰何猶如何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淫放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寓內哀歎○之甚故云如何

而以身輕天下

注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失其精也○節解曰謂輕死也雖貴爲天子當守一長生見而不學故爲輕身然後沒命雖有玉珅金鏤何益於身

輕則失臣

注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

躁則失君

注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節解曰謂思慮煩躁之士不得長生○疏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内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善行無轍迹

注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疏以無行為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迹之可見此明身業淨

○善言無瑕讁

注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疵讁過於天下也○御曰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詮言忘故於言教之中而無瑕疵之過○疏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疾也讁過責也語嘿不異故無口過之責謂聖人之言既無的當無所之詣此明口業淨

善計不用籌筭

注善以道計事者守一不移所計雖多不用籌筭而可知也○疏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捨虛假即假體真無勞筭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善閉無關楗不可開

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楗可得而開也○節解曰謂閉氣握固上閉天牝下閉地牡故曰無關楗○御曰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楗豈可開乎○疏外無可欲之境内無能欲之心慾根起用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勞關楗故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不可以解

注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御曰體了真相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其可解乎○疏上士達人先物後己發大弘願化度衆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我法門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第三知真心者有九品即生彼九宮第四出離心者有三品即生三清所謂仙真聖也第五無上心者謂直登道果乃至大羅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終始無替也明結願堅固也○節解曰謂結持魂魄也聖人抱魂持魄故曰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注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疏聖人即是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為能發弘誓願救度衆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

而無棄人

注使貴賤各得其所也

常善救物

注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傷殘也

故無棄物

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疏失
舉聖人者表思被有情後舉物示仁覃無
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
是謂襲明
注聖人善救萬物是謂襲明天道○疏襲
承也用也即結歎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
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善人不善人之師
注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疏善
人即向襲明之人也此人恒懷大心先物
後已引導衆生允當宗匠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注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為善
得以給用也○疏言聖人恒在有中化導
羣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為福田以彼衆生
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
注獨無輔也
不愛其資
注無所使也○御曰若存師資未為致極

今明所以貴師者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
然無貴所以愛資者為存教相於教忘教
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
雖知大迷
注雖自以為知言此人乃大迷惑也○疏
無所化也前以聖導凡勸令修學今明凡
聖平等以遣師資斯則從淺至深漸階衆
妙也
是謂要妙
注能通此意是謂能知微妙要道也○疏
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別雖知大迷
據理而言實成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注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顯
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
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深谿也○
疏谿徑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
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
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為天下之要徑
也○節解曰雄者魂也雌者魄也謂神出

入在身故行一之士法守自然握固閉氣
抱持魂魄也
常德不離
注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恒在不復離已
也
復歸於嬰兒
注當復歸志如嬰兒惷然而無知○節解
曰谿者口也謂行一閉氣澹然無為子則
不老復還嬰兒也○疏離散也嬰兒譬無
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
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注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
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
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也○
疏白昭明也黑闇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
炫燿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韜光晦迹
退守闇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
利害者可為修學者之鴻範也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注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其德常在於已不復差忒也○節解曰謂道行一以仙爲天下式

復歸於無極

注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

節解曰謂常守生行一無極也○疏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忒

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注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汙濁人知己之有榮貴當復守之以汙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疏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比之榮寵翻爲禍基若知倚伏不常貴爲禍始應須自戒勿爲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知榮辱天下歸湊譬彼百川包納虛谷也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

注足止也人能爲天下谷德乃止於已也

復歸於朴

注當復歸身於質朴不復爲文飾也○節解曰謂守自然也○疏樸眞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爲道之要又如虛谷聲無不容所以常道之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眞空歸於妙本

朴散爲器

注器用也萬物之朴散則爲器用若道散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注聖人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御曰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朴常德應用則散而爲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則爲羣才官長矣○疏散布分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既能反朴還淳歸於妙本須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和而爲化用故西昇經云道遂散布分既而爲君以御世爲師以導俗聖人即用斯朴散而爲御導之方

故大制無割

注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害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疏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伏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羣品陶鑄生靈推功於物不爲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也

將欲取天下

注欲爲天下主也

而爲之

注欲以有爲治民

吾見其不得已

注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疏方將欲攝取天下爲取之纔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注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而治之也○疏含識之類悉有精爽並堪受道故名神器神器是帝位也若無爲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爲治之擾動即羣生失性故不可爲也

為者敗之

注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朴

執者失之

注强執敎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䟽滯溺有爲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則失國喪邦

故物或行或隨

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䟽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已也隨從他也言物或先時由已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

或嘘或吹

注嘘温也吹寒也有所温必有所寒○䟽温喻富貴也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凛冽天既炎凉不定人亦貴賤何常

或强或羸

注有所强大必有所羸弱○䟽夫强盛不久當衰故下章云物壯則老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則盛衰不定也

或載或隳

注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爲治國與治身也○䟽河上本或載作或接夫接者連續也隳廢敗也連接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者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以有爲封執而取之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甚謂貪淫聲色奢謂車服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䟽懐道聖人妙體虚假故不執上八法而能行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服翫泰則廣其宫室去此三惑處於中一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

以道佐人主者

注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兵强於天下

注以道自佐人主不以兵革順道任德敵人自服○節解曰謂口爲兵也口言失則兵革至精神踊躍寃寃相加神明恍惚則去其身矣○䟽以用也佐輔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以威用强兵馳暴天下内解身心者即是三業六根兵也

其事好還

注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節解曰謂安心定意行一乃還其身也○䟽還返也報也言外用兵刃内有怨敵之仇内用三毒即有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言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

注農事廢田不修○䟽師軍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荆棘穢草不生禾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唯增惡業不生善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注天應之以惡氣則害五穀五穀盡則傷人

善者果而已

注行善者當果敢而已即休止也○疏果決定也已止也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心而不同兵也

不敢以取强

注不敢以果敢取强大之名也

果而勿矜

注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

果而勿伐

注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

果而勿驕

注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也

果而不得已

注當果敢至誠不得逼迫不得已○疏驕謂慢上矜謂誇下修道之夫撝謙遜讓不用自取强暴驕慢於人亦須決定雌柔不用矜誇於物伐取也推功於物不自取也不得已者如堯攻叢支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伐勿强者結繩已前決定不用兵之行也

是果而勿强

注果敢勿以爲强兵堅甲以侵凌人也○御曰前敵來侵不得已故用兵止之如是則果於應敵非果已取强也

物壯則老

注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言强者不可以久○疏炎極則涼理之恒數物壯則老其義必然

是謂不道

注枯老者坐不行道也

不道早已

注不行道者早已已死也○疏物壯則老兵强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真道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節解曰謂輕言者皆不活其身身危則亡其器此爲不祥之器也○疏佳麗也祥善也雖霜戈曜日寶劒暉天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内即三毒六根之兵若磨鋭諸根而貪取塵境者不善之行也

物或惡之

注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

故有道者不居

注有道之人不處其國

君子居則貴左

注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注貴剛强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疏有君子人物之德爲君子左陽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有時而殺故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兵革者不善之器

非君子之器

注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也○御曰君子以道德爲才器不貴兵謀○節解曰謂口致兵革之言也陰强則殺身之斧也故曰不

祥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

注謂遭衰逢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守○䟽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止而用之權智亦爾

恬惔爲上

注不貪土地不利民財寶

勝而不美

注雖得勝不以美爲利○䟽恬惔無爲也君子心尚無爲故用兵不以爲美也喻行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爲上應不離眞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

注美得勝者是謂喜樂殺人○䟽若以佳兵爲美是即愛樂干戈則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注爲人君樂殺人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命不可妄行刑罰○䟽樂殺之夫天下共疾讎閲既多不可得意也

故吉事尚左

注左主生位也

凶事尚右

注陰道主殺

偏將軍處左

注偏將軍卑而居陽位者以其不專殺故也一家䟽云將軍本一動靜異名靜則侍居故稱偏也

上將軍處右

注上將軍尊居右者以其主殺也○王曰動用威刑閫外專殺自任之道故言爲上以殺主陰雖上而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

注上將軍居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䟽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今偏小將軍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注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人○御曰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䟽兵伐行處屠害必多故上將軍悲哀愍其傷殺既非用道恐濫無辜一羊口殺謂敵人衆謂士卒傷己德薄而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則心爲悲愍而泣之明非所樂也○王曰一夫呼嗟王道爲之傾覆一里違和陰陽爲之改度鄒衍降霜杞妻城毀匹夫釐婦猶感天地而況横屍巨野散骨長源肉飼烏鳶血流絳草愍彼殘傷曷得不喪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注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御曰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爲資○䟽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以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以此格量故知權劣實勝也

道常無名

注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御曰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人故云道常無名○疏虚通之理常湛凝然非色非聲無名無字寂寥獨立超四句之端怳惚希夷離百非之外豈獨得以言象求安可以心智測故下文云天地始又云吾不知其名也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注道朴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御曰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爲臣也○疏朴淳素也小微妙也言淳朴之道其自細微而能開化陰陽亭毒羣品百姓日用而不知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又云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故巢父許由王倪齧缺此之數子皆以窮爲匹夫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即其事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注侯王若能守道無爲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化○疏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異域自來賓伏而歸化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注侯王動作能與天地更相應合則天降下甘露善瑞○疏夫與天地合其德陰陽合其序者故致四時玉燭七曜無愆靈瑞嘉祥芝英甘露國無虛用不亦宜乎

民莫之令而自均

注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疏均平也莫無也德合二儀明齊三景百姓無待教令而自太平道力不可思議守之致有此益也

始制有名

注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疏因無名以立有名寄有名以明無名方欲引導羣迷令其悟解也

名亦既有

注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

天亦將知止

注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止○疏道無稱謂降迹立名意在引物向方歸根反本既知寄言詮理應須止名求實不可滯執筌蹄失於魚兔

知止所以不殆

注夫知止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疏筌蹄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注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流行相通○疏江海善下爲百川之所共湊聖道虛容爲衆生之所歸往故下文云江海所以能爲百川王者以其善下也

知人者智

注能知人好惡是智也○疏謂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淺深無不悉知此是他心智

自知者明

注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明也○御曰智者役用以知

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疏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報應無不明了此是宿命智

勝人者有力

注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疏智力勝人威能制物所以降伏天魔剪除異道此是降魔智、顔曰才幹勝人不過有力有力之人必有其敵有其敵者則强弱未定今以性制情謂之自勝自勝之人無敵於已無敵於己者可謂强矣

自勝者强

注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爲强也○御曰能制勝人者適所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以全其强爾○疏自能克服已心制諸累欲累欲不起智慧日强此是斷惑智

知足者富

注人能知足之爲足則長保福禄故爲富也○疏守分知足無復貪求非直財賄不貪亦乃道德豐富又解並鑒有無則萬境俱照智無不足故受富名此是知足智

强行者有志

注人能强力行善則爲有志於道道亦有志於人○節解曰謂晝夜行道而不休息也○御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强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疏志節操也志力既强即發弘誓願務在先人後己外身濟物至乎道場終無退轉

不失其所者久

注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以長久○節解曰謂不失其一也○疏應機赴感隨病與藥咸使得宜不失其所以斯接物久而强固

死而不亡者壽

注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能長壽也○節解曰謂人尸解者死而後生也○疏行願具足内外道員理當不死不生無夭無壽而今言死而不亡壽者欲明死而不死不壽而壽也應身遷謝名之爲死聖體常在義説爲壽○御曰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强力動得天常死而不亡者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

大道汎兮

注言道汎汎若沉若浮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説之難殊○御曰大道汎兮無係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

其可左右

注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疏汎汎無係也亦普遍之名言大道虚玄汎然無著慈悲普遍感而遂通雖復非陰非陽而應乎左右欲明方圓任物磬無不宜故莊子云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萬物恃之以生

注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

而不辭

注道不辭謝而逆止也○疏一切萬物恃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憚也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

成功不名有

注有道不名其有成功也○御曰言萬物恃賴沖和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爲勞功用備成不名有也○疏生化萬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衣被萬物不爲主

注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

可名於小

注道匿德藏名怕然無爲似若微小○御曰衣被猶覆育也○疏衣被萬物陶鑄生靈而神功潛被不爲主宰旣俯就於物宜其稱小此不小而小也

萬物歸焉不爲主

注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

可名爲大矣

注萬物橫來橫去各使自在可名於大○疏大海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寥廓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旣仰歸於道宜受大名此即不大而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注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爲滿大

故能成其大

注聖人以身師道不言而化萬物修治故成其大○御曰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爲光大故能成其大也○疏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爲大只爲先物後己忘功忘大故爲衆生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

注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己也○疏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忘大聖人持無形之大象常善救物爲天下歸往也莊子云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宣尼引天下歸之是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家安寧而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御曰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疏太大也言蒼生歸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平等之法也不害則明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樂與餌過客止

注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也疏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餐可悅可餐故雙過之客逢必止住躭愛也

道出言淡乎無味

注道出入於口淡泊非如五味有酸鹹甘苦辛也○疏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言淡然無味非如可翫可悅故音樂有聲行者爲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留心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能淫聽有聲之聲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歎愚徒故有斯譬

視之不足見

注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之有青黃赤

白黑可得見也○疏至道窈冥妙絕形色非如餚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

聽之不足聞

注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疏大音希聲非體商角豈如鍾鼓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例亦爾

用之不可既

注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之時也○御曰以道靜鎮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淳風大行萬物殷厚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疏至道之言淡然虛遠非聲非色絕視絕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聖之智感而遂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注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疏翕合也歛也將欲行權攝化群品令其翕歛不爲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翕之昔老君西入罽賓化道之日初恣其兇教然後化之以道是也

將欲弱之必固强之

注先强大之者欲使遇禍害也○疏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强大然後示之以雌柔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注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奢至危也○疏欲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兇暴兇暴既極可以廢之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注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疏先恣其惡名爲與之後令歸道歸善名爲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迷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惡人降伏方得奪其兇惡令歸善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機之人要假於權此則增治陳也

是謂微明

注此四事者其道微其効明○御曰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爲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翕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示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將欲翕歛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翕歛之矣强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効明者故云是謂微明也疏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

柔弱勝剛强

注柔弱者久長剛强者生亡○疏柔弱實智也剛强權智也欲教化衆生故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

注魚脫於淵爲去剛得柔不可復制

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注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疏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爲物所擒

權示人即為人所制故不可以示人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三

道德真經注䟽卷之四　　信四

吳郡徵士顧歡述

道常无為而无不為

注道以无為為常○䟽凝寂之道寂爾无為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无不為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此明本迹迹本寂動動寂之義也○蔡曰道體凝寂真際不動故曰无為應物而動物无不用故曰而无不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己也○御曰妙本清淨故常无為物恃以生而无不為也侯王若能守道无為則萬物自化君之无為而天下淳朴○䟽萬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八荒萬國自然從化行人亦爾所以偏舉侯王者明君王為化利物弘多也○杜曰德能伏物道在則尊皇王守道不令自均公侯懷德不嚴而化○羅什内解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朴

注吾身也无名之朴道也萬物以化効於己復欲作巧偽者侯王當以身鎮撫之以道德也○御曰言人既從君上之化无為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將以无名之朴而鎮靜之无名之朴道也○䟽作起修也朴道也言衆生初起修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无名朴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顧曰作謂偽生也言侯王守道物皆從化忽有人從安化中欲生詐偽之心者老君言我將以道鎮之又曰混沌其心令無分別也又曰无名之朴者教戒是也

无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

注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導化之○䟽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於此无名之朴也前以无遣有此則以无遣无有无雙遣離一中道也

天下將自正

注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安定也○䟽靜

息也前以无名遣有次以不欲遣无有无旣遣不欲還息不欲旣除一中斯泯此則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微索隱窮理盡性者也旣而一切諸法无非正眞稊稗瓦甓悉皆至道故云天下自正此一句結衆妙之門也○御曰无名之朴亦將不欲者言人君旣以无名之朴鎭靜之蒼生不可執此无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无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於欲無欲亦忘泊然清淨天下自正也又曰道常無欲樂清淨故令天地常正天地者道之臣也君王法道行戒臣下之心悉皆自正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注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疏上者高昇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尅獲爲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失兼忘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遣其失不德則遣其得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注下德謂有號諡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以有名號及其身故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注言法道安靜無所施爲故無以名號爲也○疏以用也上德無爲至本凝寂而無以爲迹用虛妙此名無爲而爲爲即無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注言爲教令施政事皆以爲己取名號也疏心不忘德故稱爲之亦仍有事故言有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注上仁爲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也功成事立無以執爲也○疏仁慈悲也有心覆育故言爲之不貴恩報故言無以爲確論上仁不及下德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爲三寶之中以慈爲首故五德之內亦以仁爲先者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注爲義以斷割也動作以爲己殺人以成威賦下以自奉也○疏義主正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律之本被下機士涉有爲未階虛妙故言爲之有以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

注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也爲之者言爲禮制度序威儀也言禮華盛實衰飾僞煩多動則離道不可得應也○疏禮尚威儀即經中教齋威儀等是也且至道沖寂大象無形令乃戢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恬淡唯尚威儀雖爲漸教法門而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內乖於道而乃外亦不能應物故言莫之應○盧曰玉帛之禮以爲行聘之端故曰上爵命有度故曰爲之禮節煩多玉帛斯竭下不供上故曰而莫之應以不應故刑罰行焉

則攘臂而仍之
注言禮煩多不可應則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之也○御曰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相仍引也○疏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爲敎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即其事也
故失道而後德
注言道衰而德化生也○疏德上德也衆生感衰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
失德而後仁
注言德衰而仁愛見也○疏德化漸替仁恩繼之
失仁而後義
注言仁衰而分義明○疏仁慈不行厥義方起
失義而後禮
注言義衰則禮施聘行玉帛○御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則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故論禮於淳朴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醨之世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朴則上德之無以爲之者也○疏自道喪澆醨於斯爲極不能止惡方事節文雖復强作威儀而浮僞以甚
夫禮者忠信之薄
注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
而亂之首
注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疏徒日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中既非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淫勃之源更資昏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
注不知而言知是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也
而愚之始
注言前識之人愚闇之昌始○御曰禮以救亂而貴固知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爲愚昧之始也疏不知强知曰前識識在知前也言此前識之人於修道行中甚爲華僞旣非大智慧源乃是愚癡之始也○顧曰前識者謂不待研求也夫清淨虛妙則深不可識無色無象其道自眞若夫辭說辯贍儀形煥炳相好森羅在前可識此非至眞之實乃是大道之華而愚之始夫愚人始化未見眞實故以前識引其愚道華化其始也序家云此釋最爲勝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注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身於淳朴也
不處其薄
注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疏丈長也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爲羣品之長以扶護蒼生也其志弘普故稱大丈夫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耶
處其實
注處忠信也

不處其華

注不尚言華也○御曰有爲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爲之事其厚也

疏達道之夫方外之士當留情於道德之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華薄取此實厚○疏去彼華薄則是絶仁去義取此實厚則是返朴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於彼此情係於去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亦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取之而取者也去取既爾彼此亦然也

昔之得一者

注昔往也一無爲也道之子也○御曰一者沖和之妙氣也○疏昔古也言曩劫初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於下文斯則御今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注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節解曰謂泥丸在人頭中清氣下灌故曰以清○疏稟得道之氣故積陽成天清浮在上也

地得一以寧

注言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摇也○疏同稟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靜於下○節解曰謂丹田不淫不亂精神居其身故曰寧也

神得一以靈

注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節解曰神謂心也心爲神靈五藏之主故曰以靈○疏神道處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智無方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也

谷得一以盈

注言谷得一故能滿盈而不絶○節解曰谷謂口也口爲華池宮能致醴泉故曰以盈○疏谷川谷也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注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疏有識有情通號萬物同稟一道故得生成○節解曰謂萬物異形皆共得一以生故曰以生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注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節解曰謂脾也位處中黄以一制化四方故曰以正○疏帝王公侯莫不稟道爲化只以無爲得一故能布政天下故勛文命是也

其致之

注言致誡也謂下六事也○御曰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而實喪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疏致得也通結前六事咸得一道也内解云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節解曰謂天地人神靈水泉萬物各共一以成故曰其致之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注言天當有陰陽弛張晝夜更用事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也○節解曰謂泥丸不得一則腦枯頭白齒落故曰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注言地當有高下剛柔節氣五行不可但欲安靜氣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也○

疏發變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災青岐山崩三川震是也○節解曰謂丹田不得一則精氣發泄故曰恐發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注言神當有王相死囚休廢不可但欲靈變無已時恐虛歇不爲神也○節解曰謂心亂不守一則身空早老故曰恐歇○疏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怠既無靈驗將恐歇滅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注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也○節解曰謂口失其一則華池不津液故曰竭也○疏竭塞也言川谷乖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竭流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注言萬物生長收藏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長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也○疏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乖眞則死滅俄頃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注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高貴於人無已時將恐顛蹷失其位也御曰夫得一者不可以矜其用聖人垂教本爲生靈雖遠畢天地淸寧而會歸只在侯王謙和守於雌靜之道則無蹷滅等事疏蹷敗也君王不能用道守貴乖理勃德將恐神器顛覆社稷傾危夏桀殷紂即其人也

故貴必以賤爲本

注言必欲尊貴者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躬耕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節解曰謂人求長生當以元氣爲母故曰本也○疏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下賤之基謙卑是尊高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

高必以下爲基

注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爲本基猶築牆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也○節解曰謂道人養精補腦當用丹田爲主故爲基也○顧曰夫言高以下爲基者貴非自貴由乎賤者所崇高非自高緣於下者所載然則貴因賤立得不以賤爲本乎是以智者務本故居謙而不危愚者殉末故窮高而自墜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

注言孤寡者喻孤獨也不轂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也王侯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以曉示於人也○疏不轂猶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體知傲是喪身之本謙爲貴盛之基故撫接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轂○顧曰所以言不轂者不善也謂德非物宗不能總衆之辭凡上三者皆人之所惡而侯王自以爲稱豈非以賤爲本乎

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

注言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云耳○節解曰非謂其道是元一歟

故致數車無車

注致就也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衡爲轅爲軸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疏輻輳轂輞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五物四大爲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安寄是以處貴應須謙下○蔡曰所言譽者毀譽也言有道王侯卑以自牧既忘貴賤亦一毀譽故人數數譽揚言其有德亦不以爲貴數數毀敗言其無道亦不以爲賤○顧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功行建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迹可顯則深根固蔕不爲是非欲惡之所抽拔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曰琭琭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爲本也

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静雌静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

注天下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

有生於無

注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象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强謙虛勝盈滿也○御曰夫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則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疏有應道也所謂無一之氣也元一妙本所謂冥寂之地言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從妙本而起妙本即至無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注上士聞道勤苦竭力而行之○疏上機之人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所以勤苦修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聞道治身以長生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慾而復亡之○御曰中士可上可下故疑惑則若存若亡○疏中機智暗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若斂情歸定即時得虛心纔涉世塵則滯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注下士貪狠多慾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疏下機之人機性愚鈍聞真道玄遠至言弘博心既不悟謂之虛誕遂生誹謗撫掌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

注下爲下士所笑者不足名之爲道○疏不爲凡人所笑不足稱爲聖道

是以建言有之

注建設之道也設言已有道當如下六句

疏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則明道若昧等是也

明道若昧
注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知也○䟽昧
晴也照達眞道之人昧迹同俗不顯其明
若愚昧也
進道若退
注進取道者若退不及也○䟽大學之人
不見其迹內雖進修外若衰退
夷道若纇
注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纇
也
上德若谷
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濁辱也○䟽勝
尚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
若彼空谷也本欲有作俗宇者言能忘德
不異置俗也

大白若辱
注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也○䟽
白潔淨也辱汙辱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
和光同塵不耀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汙
辱也故東方生潔其道而纖其迹即斯義
也
廣德若不足
注德行廣大之人若頑愚不足也○御曰
大成而執謙也○䟽言懷大德之士體道
虛忘故內至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
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也
建德若偷
注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
䟽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匿迹如
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隣
也
質眞若渝
注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淺不明也○御曰
淳一而和光也○䟽質實也渝變也言素
質體眞之士寂而動眞而應變見無常故
若渝也
大方無隅
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䟽隅角
也言體道大方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
不立小隅角所謂上達無節也
大器晚成
注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倉卒而成
也○䟽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
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劫修守方致虛極
即任公子釣鼇是也○節解曰謂守一不
殆老則得道

大音希聲
注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當愛氣希言
䟽希猶无也至道至虛大音寂乎无響自
妙本降迹無聲也師曠聽而不聞其聲也
瓊音振於宇宙欲明是迹即本故言大音
希聲
大象無形
注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䟽大道之
象象而无形也雖妄視之而莫見其形也
色像逾乎虛空欲明即有而无故云大象
无形也
道隱無名
注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䟽至道妙
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

能詮辯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注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疏貸借也獨此无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偏救衆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注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二生陰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爲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榮曰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注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也陳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
沖氣以爲和
注萬物之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胷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和氣潛通故得長生○榮曰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陰氣寒單亦不足成形因大道以通之借沖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注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爲稱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疏孤獨鰥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爲惡人之常情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
注引之不得推讓心還文子曰爭則不足讓則有餘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益之而損
注夫增高者致崩貪富者致患○御曰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爲稱不亦宜乎御疏曰故者乃上之辭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成疏謙卑柔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全矜誇傲誕益己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葢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
注謂衆人所教我去弱爲强去柔爲剛
我亦義教之
○注言我教衆人使去强爲弱去剛爲柔○○御曰老君云人君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也○疏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爲異
强梁者不得其死
注强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爲天命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終而死也
吾將以爲教父

注父始也老君以强梁之人以爲教戒之始也○御曰吾見强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父○䟽强梁猶剛躁也父始也言强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於天命壽終而死也老君雖復演法多端教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爲善剛强爲惡以此切當將爲學道之先父亦本也○顧曰言此强梁之士既不得其死我即爲其立教說斯无爲道德作其斆學之本父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注至柔若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䟽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无爲至柔能破有爲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也

无有入无間

注无有謂道也道无形質故能出入无間通神明濟群生也○御曰无有者不染塵境也心中無所有也无間者道性自然清淨妙體混成一无間隙天不爲可慾所亂令心境俱靜一无所有則心與道合契出入无間○䟽間隙也言顛倒之流見空爲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无有也入契會也有爲粗疎故有隙无爲微密故无間也而即有即无故能入无間之理也○車曰言水之與風本无質相金石骨體亦无間隙風之與水已能縱入行之所攻至妙之道本自無形煩惱結陋又无間竅道之妙惠早已入訖原其結縛之由要其頑執之本投其悟解之藥開其正性之機此即无有入无間也

吾是以知无爲有益

注吾見道无爲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无爲之有益於人也

不言之教

注道法不言師之以身

无爲之益

注法道无爲治身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於人不煩勞也○孫曰柔能破剛无能遣有以是知无爲之教大益於人

天下希及之

注天下者人主也希能有及道之无爲治身治國也○䟽所謂不言非關杜口在理即有即无在教亦即言即默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即有即无故名无爲之益益既不益而益教豈教而教哉斯乃窮理盡性益世之訣世間名教罕能及者故言天下希及之○顧曰則天玄默而風俗自移故曰不言之教法道无爲人物自化故言无爲之益

名與身孰親

注名遂則身退也○御曰名者實之賓世人徇名以亡身故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眞○䟽身內也實也名外也賓也孰誰也世人皆求外喪內貪名喪實何若夫令譽芳名本爲身也身既爲名身死名竟何施老君愍茲顛倒故覆云名之與身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斯格

量親疎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也

身與貨孰多

注財多則害身○御曰徇多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故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身○疏夫資貨者本爲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爲聚貨喪身利多耶故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得與亡孰病

注好得利則病於行也○疏夫多貪得財必喪己少慾亡貨則存身然則得是喪己之徵亡是存身之驗喪己可以爲病存身可以爲樂世人翻以得爲適以亡爲病者不亦謬乎故教主言得與亡定誰是病

甚愛必大費

注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甚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疏費損也爲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一句解名也

多藏必厚亡

注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塚剖棺之患○疏夫多藏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劫盜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其爲敗亡禍必深厚故書云疋夫无罪懷璧其罪莊子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於是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知足不辱

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其身○疏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辱此一句解貨

知止不殆

注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心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疏既悟名譽非眞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无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一句結名

可以長久

注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常在於己治身則神不勞治國則民不擾故可長久○疏知止於名知足於貨忘名忘利則可長可久此一句總結名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四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五　信五

吳郡徵士顧歡述

大成若缺

注謂道德大成之君也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

注其用心是則无弊盡時也○御曰謙則受益故無困弊時也○疏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只爲能忘其成故終日貨用而無弊損是以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不見成而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而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

大盈若沖　信五

注謂道德大盈滿之君若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

其用不窮

注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疏沖虛也靜盡也言道德大滿之人能滿其滿故能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爲忘滿沖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滿而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即虛即滿滿而若虛

大直若屈

注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若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疏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

大巧若拙

注大巧謂多才術也若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疏匠成萬物鑪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若拙也莊子云彫刻衆形而不爲巧是知工倕小巧也　信五　二

大辯若訥

注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無口辭○御曰不飾小說也○疏妙能剖析眞空詮量玄極者言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故言蹇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

躁勝寒

注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

靜勝熱

注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原也○疏躁陽也靜陰也勝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陰起故一切凋落陽生故庶物咸盛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原以勸行人去躁歸靜也又解從本降迹即躁勝寒息跡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靜適時也○顧曰物極則反動極則靜靜極則動從此而觀盛極則衰衰極則盛人間諸法例皆如此旣非常保何所貪求是以聖人不取不求無得無失而五種大行自清自靜不爲寒熱所侵始爲天下之正主云云　信五　三

清靜以爲天下正

注能清能靜則爲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疏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爲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躁優劣

之義也○御解曰謂得入深山行淸淨守自然則爲眞人也

天下有道

注謂人主有道也

却走馬以糞

注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田農也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也○御曰有道之主无爲化行既不貪求故無交戰屛却走馬之事人得糞於田園○疏言有道之君莅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修文宇内淸夷无爲而治故能却馳走之馬以糞農田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之以學糞其心也

天下無道

注謂人主無道

戎馬生於郊

注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疏郭外曰郊無道之君臨於海内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且輕身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故云生於郊也

罪莫大於可欲

注好色慾也○疏罪者摧也言爲苦之所摧逼也前境美麗稱可慾之心故言可慾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上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不知足

注富貴不能自禁止○疏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猒足害人損物爲罪日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於欲得

注欲得人物利且貪也○御曰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欲得禍深故云咎也○疏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爲咎責莫甚於斯格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具彰二累

故知足之足

注守眞根也

常足矣

注無欲也○疏守分不貪於行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禍遇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病後藥故繼此文

不出户知天下

注聖人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疏户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户也有道之人虛懐内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眞照俗也

不窺牖以見天道

注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淸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炁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御曰垂拱無爲不出教令於户外而天道可知也○疏牖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㝠體坐忘不窺根竅而眞心内朗觀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眞也户通來去從眞照俗窻牖内閉喻返照眞源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注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

益遠所知益少○疏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心逐境彌遠而無猒其知淺近暗昧而少鑒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聖人不上天下入淵能知天下者以心知之也○疏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諸法實相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于天矣

不見而名

注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以知大察内以知外○疏不見者了知諸法虚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敎不見而損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御曰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故能名其太平

不爲而成

注上无所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疏不爲者凝神寂澹絶於有爲也而成者能施化羣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爲學日益

注學者謂政敎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疏爲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俗學之人鋭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

爲道日損

注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使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御曰爲學日益見聞爲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者爲修學之漸損功行者爲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功忘而體道矣○疏爲道謂修道也言修道之士虚夷恬惔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消也

損之又損之

注損之者損情慾也又損之者所以漸去也

以至於无爲

注當恬惔如嬰兒无所造爲也○疏爲學之人執於有欲爲道之士又滞於无爲雖復深淺不同而俱有患今欲治此兩執故有損益之文旣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无爲也

无爲而无不爲也

注情欲斷絶德與道合則无所不施无所不爲也○御曰爲學積功行爲道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至於淡然无爲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无不爲疏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无不爲也上經云道常無爲无不爲

取天下常以無事

注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也○疏取攝化也言攝取宇内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爲無事而化之也雖復應物施爲而心未常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爲事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及其好有事則政敎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疏及其心未虚忘以事爲事而有事者斯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也

聖人無心

注聖人不重改更貴因循若似無心也

以百姓心為心

注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疏體道洞忘虛懷絕慮與死灰均其寂泊故無心也百姓眾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為心心既無心心應亦不應○節解曰謂知道行氣以神為心則流布百節百神百名共於形中故曰以百姓心為心也

善者吾善之

注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注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為善也疏善者謂無欲修學之士也不善者謂有為滯境之人普以平等勝教化之令其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為心之善也

德善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為善矣○節解曰謂行一養神神和形柔邪去正存骨堅隨真故曰得善矣

信者吾信之

注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注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德信矣

注聖人德化百姓為信矣○御曰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也○疏信謂聞經戒愛樂不信謂不樂道文聖人以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普發信心故真迹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問曰聖人无心有感必應不感不應者則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令信與不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答曰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恒救三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紫炁西浮授尹真人道德之文此則別應若別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經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也○節解曰謂人信一也一亦信人人不信一一由人生故道常得其信也

聖人在天下怵怵

注聖人在天下常怵怵恐懼富貴不敢驕奢○疏怵怵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聖人其在天下也恒布大慈護救蒼生恐其沒溺故怵怵而勤懼也

為天下渾其心

注聖人為天下百姓混濁其心若愚暗不通也○疏渾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感情滯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渾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即斯謂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疏河上作注諸本作淫淫者染滯也顛倒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聲色既而漂浪長流愆非日積聖人愍其困苦故顯其病六根之中遍舉兩者欲明此二患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聲色為子留愆然舉

一根諸根可悉爲文備故也

聖人皆孩之

注聖人愛念百姓如育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䟽衆生妄淫耳目淪没愛河聖人勤懼悉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故如嬰兒之可愍

出生入死

注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内魂定魄靜故生也入死謂情欲入於胷臆精神勞惑故死也○御曰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䟽出生者超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沉淪三塗没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以釋生爲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注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舌不妄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也反是○䟽徒類也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忘之故出三界凡夫執著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徒出三界則生之徒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注人欲求生動作反之十三死地也○䟽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爲執此十三滯於前境故也

夫何故

注問之何故動之死地也○䟽假設疑問以生後答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䟽言人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爲有多積物產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答前問意也

蓋聞善攝生者

注攝養也○䟽蓋不盡問之辭猶竊聞也攝衛也養也言善攝衛養生之人淡泊虛夷不染塵境攝衛之美自顯下文

陸行不遇兕虎

注自然遠避害不干也○䟽陸平地也兕毒獸一角形如野牛青色言善攝生之人不爲毒獸所觸内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爲煩惱所加也

入軍不被甲兵

注不好戰以殺也○䟽言攝生之人不入行陣亦不爲干戈所害内解者縱入塵境亦不爲色等所傷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注養生之人兕虎無由傷兵刃無由加也○御曰善攝理生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故外物不可加害○䟽諸本言駐駐立也措安也兕遇物即觸喻癡人也虎性躁暴喻嗔也兵刃銳利能傷於人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爲三毒所害也

夫何故

注問兕虎兵甲何故不害之也○䟽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此

以其無死地

注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也言神明營護之此物自然不敢害也○御曰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也○疏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爲死地也今善攝生之人忘於身相即身無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御解曰謂聖人懷精神守一行氣握固胎息故使此物不害之道尅其心真氣俱存故無刑殺之地也

○道生之

注道生萬物

德畜之

注德一也一生布炁而畜養之也○御曰物得以生養萬類也○疏至道虛玄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生也故云道生德畜也

物形之

注一爲萬物設形象

勢成之

注亦云勢成之一爲萬物作寒暑炁勢以成之○疏陶瑩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注道德所爲無不盡驚動而尊敬之也○御曰萬物皆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疏道德生育具如前旨蒼生荷賴日用不知是以勸示令崇尚也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也○御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也○疏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注言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此○疏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故也西昇經云道德渾沌玄妙同也長之者謂增其善芽育之者謂進其功行也成熟者謂以无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淳熟此猶疊前語來生後文也養覆者養謂酬其果報覆謂蔭以大慈也已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德明能遣其功也

生而不有

注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爲利用○疏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其情故即生而不有既有而不有生亦生而不生此遣道生之也

○爲而不恃

注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疏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爲法教於何可恃此遣德畜之也

長而不宰

注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疏長養蒼生功侔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遣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

注道之所行恩德玄闇不可得見也○疏

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爲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目人可謂玄德○車曰道爲陽極陽即天也天以運動所以生萬物德爲陰極陰即地也地以包含所以畜萬物受炁曰生養形曰畜所云一切萬物之形勢成之者因其業勢而成就之業勢應合爲人即爲作人形而成就之○蔡曰爲諸衆生作四時之勢成就萬物此說在前

○天下有始

注始道也

以爲天下母

注道爲天下萬物母也○御曰始者沖和之妙炁也言此妙炁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也○疏始道本母道迹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絕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令抗言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經云萬物始也以爲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母○蔡曰始本也言一切衆生沈淪五慾不知根本隨流逐末漂浪生死故老君舉本示之明天下有清虛炁爲道德爲汝根本且始則无先母則有功取其生物故稱始也育之功遂稱母也

既知其母又知其子

注子一也既知得道以當復知一也○御曰萬物既得沖炁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炁之子也○疏夫本能生迹母能生物既知道是我母即知我是道子從道而生故也經曰虛无自然是眞父母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注以知其一當復守道反无爲也○蔡曰既知己是道子從而得生則須守清靜无爲復歸其母便與道同也

沒身不殆

注不危殆也○御曰既知身是沖炁之子當守此沖和妙炁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无危殆也○疏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守道會眞迹雖有沒有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末能攝本所以須歸其母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其母守母則久視長生歸本則歿身不殆故勸之也西昇經云常能養母乃能長久

塞其兊

注兊目也使目不妄視

閉其門

注門口也使口不妄言○疏上雖勸其守母猶未示其修守之方故次下文具顯守復方術即閉塞等是也兊口也而六根之中偏舉兊者明口既是三業又沾六根爲罪多也門五門閉五門不染塵境也前舉兊是根之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棲託山林或却掃閑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眞内無能染之心外無可欲之境既而忘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乖眞境豈曰杜耳閉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斯乃閉塞之妙也

終身不勤

注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也○疏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静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真源深淺紛紜唯多種故西昇經云動則有劫戰自唯甚苦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眞心性閑寬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而不苦勤也

開其兊濟其事

注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内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終身不救

注禍亂成也○疏及愚者爲之即開眼耳等根濟於聲色等事終身躭染没命貪淫縱使六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也

見小曰明

注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也○御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謂之明也○疏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日日增明故上經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强

注守柔弱者日以强大○疏既能見小則智慧增明復能用道兼知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强盛也夫學之初有定有惠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惠定之門用柔即是行解之術故六度之中有行有解前五是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惠是空行則兼空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用其光

注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

復歸其明

注復當反其光明於内無使精神泄於外也○疏光照外也既即照而忘韜光晦迹歸明於昧故云復歸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

注内視存神不爲漏失

是謂習常

注人能行此是爲習修常道也○御曰遺與也言還守内明則無與身爲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眞常之道也○疏既即照而忘行圓德滿諸累以盡無復遺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咎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經主教允屬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眞教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注介大也老君疾時主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行无爲之化○節解曰吾夙夜介介心念守一於身也○王及羅什二家亡介小也我小有所知則便行於大道也

唯施是畏

注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恐失道意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御曰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爲是皆可畏之也○疏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别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眞之道甚自平夷假使我微介

起心以知行道者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
虛通妙絶分別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
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
不明履危險而常安臨大難而无畏也今
乃起心分別乖於至道諸所施爲動之死
地故可畏也 信五 二十

大道甚夷

注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注徑邪不平也夫道甚平易而民好從徑
邪也○疏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
等甚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向邪遂使大
道陵遲小成孔熾○節解曰謂人好邪僞
行妄徑也

朝甚除

注高臺榭修宮室○疏無道之君好行邪
徑不崇朴素唯尚華侈既而除其故宇更
起新宮彫楹刻桷窮乎綺麗

田甚蕪

注農事廢不耕治失時也○節解曰謂人
不修其一朝夕自飾而生病故心荒穢也
疏徭役既繁農夫喪業東臯不作南畝荒
蕪

倉甚虛

注五穀傷害國無儲也○節解曰謂不守
固其一則五藏空乏故曰虛也○疏稼穡 信五 二十一
有退國用無貲杼軸既空倉廩斯罄

服文彩

注好飾僞貴外華也

帶利劍

注上剛强武且奢○御曰文德不修尚武
備也○節解曰謂好華服於身一去邪來
帶利劍仗刀備爲鬼邪所病

厭飲食

注多嗜慾無足時○疏黼黻文繡以麗其
身干將莫耶以衛其命醪醴醲腥以爽其
口不崇上德不恤下民嗟乎饕餮一至於
此

資貨有餘是謂盜夸

注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爲
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
之也○節解曰謂好其甘肥以養其容一
去其中百病並生乃以資貨備於死喪也

非道也哉

注人君所行如是死非道也復言也哉者
痛傷之辭○御曰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
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歎也
節解曰謂人不行一但念好服美食可以
爲盜賊不能止病却死故非道也○疏多
貲多斂如盜如賊既畜既積且矜且誇乖
理誇德謂之非道行人道心解之者朝甚
除無善功田甚蕪心荒廢倉甚虛無道德
服文綵好飾詞帶利劍貪心銳猒飲食躭
滋味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善建不拔

注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 信五 二十二
而拔之也○疏建立也拔傾也能建立道
心之人志願堅固直至道場不可傾拔也
王盧曰夫言車者以衆材合成乃名車也
君以衆人共載乃成君也然無材車何以

爲有無人君何以爲高故愛車者當須重材寶元者當須守人也○御解曰謂道眞無名抱一內守不外求故曰無譽也

善抱者不脫

注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也

疏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言善持真行之人一一之永得終無差失

子孫祭祀不輟

注御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真人○疏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所相應道德真實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注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注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注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也○疏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內外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也○疏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默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方歸附化無不被其德能普

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誰亡誰存

以家觀家

注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注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注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

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老君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觀之而知也○疏夫堯舜所以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乃至家國利害斷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爲龜鏡矣

含德之厚

注謂含懷道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

注神明保祐含德之人比若父母之於赤子也○疏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文

毒蟲不螫

注蜂蠆虵虺不螫之也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注赤子不害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虫不傷於人○御曰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毒螫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䟽毒蟲蛇虺類也攫鳥鷹鸇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搏擊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妙達故不為三毒所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

注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專心不移也○䟽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含德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染不染故言握固此

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注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䟽字林云峻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雌雄交合之道而陰恒怒作乃精滿室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和无為虛泊雖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合和之相蓋以精粹之至

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注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杰多之所致也○御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和氣之源動作者由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嗄由純和之至此赤子含杰也○䟽為无心作聲和氣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真宗故能說無所說雖復辯彫萬物而不乖於無言此一句明口業淨也前言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嗄者為無心作聲和氣不散也

知和曰常

注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知道之常也○御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者也○䟽知此不言之言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真常之道也

知常曰明

注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

䟽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益生曰祥

注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䟽祥多也凡惑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

心使氣曰强

注心常專一為和柔故神氣實內而形柔若反使妄有所為則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强○御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强梁之人○䟽心神也氣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物皆空身亦虛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强盛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

注萬物壯極則枯老枯老則不得道矣○䟽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道

非道早已

注不得道者早已早已者死也○御曰凡

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强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已止也○疏已止也既非真道應須止而勿爲也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五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六　信六

吳郡徵士顧歡述

知者不言

注知者貴行不貴言○疏知道之士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无爲謂是也○節解曰謂一不可說也

言者不知

注駟不及舌多言多患○疏封執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故莊子云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知與黄帝是也節解曰謂說者不知一也

塞其兊閉其門

注塞閉之者欲絶其源○御曰了悟若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兊既無愛染則嗜慾之門閉矣○疏塞者息言論閉者制六情也○節解曰謂閉塞九竅固精守氣也

挫其銳

注人情慾有所銳爲者當念道无爲以挫止之○疏止貪競也

解其紛

注紛結恨不休者當念道恢怕以解釋之疏釋恚怒也

和其光

注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耀亂人也○疏接愚俗也

同其塵

注不當自別殊也○疏混世事也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帖文不復詳辯所以重言者明此數句於學門切當故重出之也○

是謂玄同

注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疏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圓德滿故與玄理符同○裴曰光智也塵愚也衆生飾智以耀人縱愚以染患聖人和光不耀同其塵也

故不可得而親

注不以榮譽爲樂獨立爲哀○御曰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也

故不可得而踈

注志靜無欲與人無怨○御曰況然和衆不可得而踈○疏道契重玄境智雙絶既兩忘於物我亦一觀乎親踈

不可得而利

注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御曰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亦不可得而害

注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御曰無欲可爭故不可得而害○疏夫利害者與乎存亡死生無變於己況利害之間乎故莊子云不就利不違害

不可得而貴

注不爲亂世主不處闇君位○御曰體道自然而然故不可得而貴

亦不可得而賤

注不以乘權而驕不以失志故屈○御曰洗然無瑕滓故不可得而賤○疏夫富貴者興乎榮辱也故毁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可以貴以貴賤語其心也

故爲天下貴

注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爲天下貴也○御曰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踈不可貴賤故爲天下貴○疏既遣湯乎親踈又虛忘於利害毁譽不關其慮貴賤莫屆乎懷故蒼生荷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猒是以天下人間尊而貴之

以正理國

注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使至有國也○疏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轄理也夫聖人馭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實智以理國此則偃武修文之時也

以奇用兵

注奇詐也天使詐僞之人令其用兵也○疏奇竊詐也尅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猒詐必資奇譎此則偃文修武之世也○節解曰謂治身者正於心不以口兵自傷也國身也

以無事取天下

注以無事無爲之人使取天下爲之主○御曰在宥天下貴乎無爲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爲可以取天下○疏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遣蘆方兹芻狗執而不遣更增其弊未若無爲無事凝神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物無疵癘用此治民民歌擊壤攝取之妙其在兹乎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注此今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御曰以此下文知之也○疏教主假設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事乎用此下文則知之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謂防禁也令煩則姧生禁多則下詐共相欺紿故貧也○節解曰謂有爲也○疏刑法嚴舉罹罪者衆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眞而篤於禁忌內無道德故貧也一句解以政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注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矣○御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爲多不能返實下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刻畫宮宇彫琢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以滋起○疏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武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勲治身者多知巧許貪取前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重釋用兵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御曰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姦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榮曰珍好之物爲法物也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禮所以整亂作○陳曰亦自然之理也多忌諱則失取舍之和也多利器則權在下也多伎巧則蕩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則弊倖之興不可革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注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也○節解曰謂守自然則元氣流行也疏主上虛淡無爲下民自化改惡從善言老君自是聖人託撝謙之聖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注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節解曰謂人無事則形氣精神血脉充溢也○疏心既無爲迹又無事四民居業六合同歡輕徭薄賦不富如何

我好靜而民自正

注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節解曰謂人虛心不邪念則氣存形中也○疏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自歸正道

我無欲而民自朴

注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隨我以爲質朴○節解曰謂人無情欲守一堅固則精氣淳厚不衰耗也○疏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朴也自聖人已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也

其政悶悶

注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

其民醇醇

注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疏悶悶寬裕也淳質朴也言君上無爲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多淳朴也

其政察察

注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其民缺缺

注政教急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踈薄疏察察嚴速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爲爲政迫遽民遭其暴故多零落也夫治身亦

宜虛忘寬簡不得執心急速也

禍兮福之所倚

注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福來禍去

福兮禍之所伏

注福伏匿於禍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禍來○䟽倚因也匿伏也言悶悶則致福察察則招禍此之三事近由一心福則在於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

孰知其極

注禍福更相生誰知其窮極時也○

其無正

注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而無國也○䟽孰誰也福禍之徵起乎善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塗迴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其極乎上士達人志我濟物體玆正道悟彼重玄不爲禍福之因故無禍福之報故莊子云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今所以輪轉無極者爲其不懷正道故也

正復爲奇

注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爲詐也○䟽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爲正未能忘遣不與實相應故爲虛詐也

善復爲祅

注善人皆復化止爲祅祥也○䟽縱爲善者猶執名言既乖正理適爲妖孽故莊子云爲聲爲名爲妖孽也○顧曰設欲爲善乃爲妖孽名聲之善也○節解曰爲人得道之福不能守一輙有驕盈邪意復生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

注言人君迷惑失正已來其日固久矣○節解曰謂世之人不能守其一惑於邪僞失福得禍從來久遠非獨今日也○䟽言凡鄙之人所以爲妖爲奇者以其愚癡迷惑其日固久故抑乃無始豈曰今生故西昇經云如是迷來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注聖人行方止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節解曰方謂一之正道也守之當堅行之當久無復以邪自傷割也○䟽聖人體道方正執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終不宰割使從己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

廉而不害

注聖人行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民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䟽妙體物境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害也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不穢而穢故莊子云大廉不慊又云廉清不信○節解曰廉謂氣之清也不可以穢濁妨道行也

直而不肆

注肆申也聖人雖曲己從人不自申也○䟽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諂而曲從於物不由己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節解曰謂一之功平隨心委曲不可以繩墨爲正

光而不耀

注聖人雖有獨見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御曰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爲方不識彼而爲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但修之於身而天下自化肆申也○節解曰光謂神明流通內潤形中不須火燭爲耀也○疏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耀於物忘其照也故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圖而域之

治人

注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也

事天

注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也

莫如嗇

注嗇愛惜也治國當愛民財不爲奢泰治身當愛精氣不放逸也○疏天自然也式法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无爲至法也

夫唯嗇是以早服

注早先也服得也夫儉愛民財則人安愛惜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御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四方之人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疏數此无爲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伏魔試用之治國則遠荒歸伏

早服謂之重積德

注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已也○疏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內制魔試外伏遐藩必須積行累功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御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克能也○節解曰謂姧邪伏匿者皆由重一而積氣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注克勝也積德於已則無不勝也○疏克勝也亦得也言累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伏無不獲勝也○節解曰謂重一氣積邪除病愈故無不克勝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注無不克勝則莫知已德之窮極也○疏能知相應理無不契道深功遠莫能知其窮極者也○節解曰謂一行身中除邪愈病莫知盡極則其命長存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注莫知已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爲民致福○疏既理無不契則深遠無極故以有國蒞民爲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注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疏既爲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之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无爲虛淡故可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蔕

注人能以炁爲根以精爲蔕如樹木根不深則拔蔕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泄漏也

長生久視之道

注深根堅蔕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疏根本也蔕迹也根能生蔕以譬本能生迹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蔕夫根不深

則傾危蔕不固則零落只爲根深所以長生蔕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結云長生久視之道根柢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注鮮魚也烹小魚者不去腸不削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疏烹煮也鮮魚也言煮小魚撓之則糜爛任置即自全喻理國無爲即太平躁動則荒亂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注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神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疏蒞臨也言用正道以臨天下者使邪魅之鬼不敢爲妖孽之患也○顧曰神者靈効之謂也以道居位臨理天下則太平太平之代鬼魅不敢神以道修身則眞照得一得一之士尸䰢不靈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注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人也○御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也但其不敢見怪以傷人矣疏神靈驗也非此鬼不靈驗也但以福祐於人不損傷於物治身者鬼以諂魅爲義即是擾動邪娃之心也言以正道理身諂魅之心不能傷於正行縱使心動即其眞照故不能傷行也○節解曰非謂鬼無神也道在人身故神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注非其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御曰鬼見神怪傷人者由聖人有爲失道故也今鬼所以不見怪傷人者蓋以聖人行無爲清淨故爾○疏諸本作亦字張係及陸先生本作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作亦字今用之爲是言非此鬼不傷物但爲聖人以道蒞位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傷害於人力在聖理故云亦不傷人也治身者言非但動心不能傷行以爲聖智制伏故雖動而不能傷寂也○節解曰謂人行治道與神明相合內無陰過故鬼不能傷也外無陽罪故聖人不能刑也人之行一天神在外衛身在裏護形元氣混沌皆共治身已之所行上法於天頭戴日月光明星辰列宿皆在身中精神呼吸食玉英也

夫兩不相傷

注鬼與聖人兩俱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

注夫不相傷者則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疏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傷害而守其分兩無攙閒遂乃人施德於鬼鬼思惠於人恩德往來故交相親附也理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己行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而應非應之而應者也

大國者下流

注治大國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於細微也

天下之交

注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節解曰泥丸爲大國口爲小國口承上下灌丹

田丹田則地郊也○疏大國則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國虛容譬於江海江海處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謙柔故萬邦歸往朝宗慕義滿於郊郭也本亦作交字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故勝牡

注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唱女所以能屈男者陰勝陽也以其安靜不先求也○疏天下之郊疊前文以生後句也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欽附而交會者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雄躁也若用剛躁則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順爲先也

以靜爲下

注陰道以安靜爲謙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注能謙下者則常取之○疏以用也下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謙柔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款附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注此言國無小大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御曰大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助也○節解曰謂泥丸居上爲大國丹田處下爲小國行一之道閉氣嚥液下流丹田液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氣胎息引之還補其腦推而引之雲布四海故上取下聚也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義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注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也○疏或不定言小國用柔故聚於大國之中大國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懽心用下則同聚取斯別故言或也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取畜之使爲臣僕也○疏大國所以用謙者要無餘意也不過欲兼愛小國小國用柔者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也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注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爲謙下也○御曰一求臣妾一求援事是兩者各求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盈滿故云大者宜爲其下○疏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和而大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陵大故陵大者宜爲下此則高者抑之義也○節解曰兩者謂泥丸丹田也泥丸欲氣昇丹田欲氣降共成一神也

道者萬物之奧

注奧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疏道者虛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奧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爲萬物藏府也

善人之寶

注善人以道爲身寶故不敢違失也○御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寶而行之而無患累也○疏修道善人達見眞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

不善人之所保

注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猶知自悔早下也○䟽保守持也流俗之躭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也

美言可以市

注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美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也

尊行可以加人

注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也○御曰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之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善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買之售相率而從善矣○䟽不善之人心行澆薄言多僞美好爲飾詞猶如市井更相覔利又不能守弱撝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已行加淩於人不善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注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時無有棄民德化淳也○御曰不善之人亦在德化而已何棄遺之有乎○䟽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慈救覆被接濟無遺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欲使教化不善人也○䟽既接濟無遺宜設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而論道調治陰陽輯熈治政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羣生自開闢已來眞君出世體道權應而爲帝王上以象三清而置僚署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注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䟽拱璧抱璧也謂圓全大璧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召士必先齎拱璧後遣駟馬之車言縱有高蓋全璧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爲坐忘修進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適爲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空氛藹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顧曰皎潔修名謂之尊行自尊於行者可以加勝於人殊非至也○孫曰美言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可以加衆人之上夫道之出言淡乎無味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詞以悅百姓之耳飾行以耀萬物之目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

注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顧曰無假遠索日日求之但行積於身得之於心玄悟在我也

有罪以免耶

注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可以解怨免於衆邪也羅什等曰迴向善道以免諸惡

故爲天下貴

注道德洞達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也○御曰道在悟不在求不如財帛可日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耶故可爲天下貴也○䟽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爲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迷者累劫不會假使無始以來生死罪譴一得還源可以

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爲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爲無爲

注因循而成故無所造作○疏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爲即無爲是也故無爲即爲爲即無爲也○御解曰謂爲一者不爲身也

事無事

注不預設備除煩省事也○疏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空照不乖寂雖涉事而無事也○御解曰謂事一者不事人也

味無味

注深思遠慮味道之意也○疏味者染著之謂也根塵兩空色味雙寂雖復取味而無滞也

大小多少

注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

報怨以德

注行善修道絶禍於未生也○御曰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爲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爲怨懟今既守分全和是故能報怨以德也○疏怨懟也報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今欲滅除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爲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靜物我冥一何懟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耶斯之謂也

圖難於易

注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疏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度遣却惡道之難者必須觀察初心既無作則無報也

爲大於細

注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御曰肆情縱欲者於爲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與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疏細小也爲巨釁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遣因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注明上文所預圖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注處謙虛也○疏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易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釁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

故能成其大

注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

注不重言也○御解曰謂人輕諾者失自矜之實也○疏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信實後則貽於寡信之責

多易必多難

注不慎患也○御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於易後必多難○疏此合喻也夫輕易許諾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爲罪必

招八難之重殃故修道之士應須疑重不
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
源也
故終無難
注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疏猶尚也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而
不爲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
此舉聖戒凡也故郭注莊子云聖人雖入
火不熱而未曾蹈火又云遠火非逃熱即
斯義也
其安易持
注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疏安靜
也持守也言聖人靈府寂泊未起攀緣如

此之時甚易修守也
其未兆易謀
注情欲禍患未有形兆之時易謀止也○
疏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緣取而於
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
易謀慮也
其脆易破
注禍亂未動於朝夕情欲未見於形色如
脆弱易破除也
其微易散
注其事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疏脆虛
軟也猶如菓瓜結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心
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除也
爲之於未有
注欲有所爲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
也一疏爲學也言聖人修守常在未有緣
染之時此解其安易持也
治之於未亂
注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預閑其門也
疏亂者謂結業以成爲業所牽精神昏亂

也令萌心雖起染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
爲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注從小成大也○疏夫百圍之木生於毫
微喻三塗重釁原乎一念而以木爲喻者
言木從小至大遂能蔭蔽日光譬染心從
微至著亦能覆蓋真性若推此樹起自虛
无即空而至樹亦非有四塵所成故也煩
惱爲義起自虛无即空而言亦非有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注從卑立高也○疏層猶級也言九級之
臺起於一簣之土喻九夜之禍起乎一念
染心勗諸學者深宜戒慎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注從近至遠○疏河上本作千里此言百
仞且七尺曰仞夫陟百仞之高本發自初
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染心前寄九重明
結業已成此託百仞況方造未息
爲者敗之
注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於義廢於悳
仁有爲於色廢於精神也
執者失之
注執利遇患執敵失身堅持不得推讓返
還也○御曰凡情迷執不能忘遣動成執
著執者求得理必失之○疏至道虛空無

爲無執凡情顛倒有執有爲爲即危亡故
言敗之執乖實當故言失之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注聖人不爲華文不爲利色不爲殘害故
無敗壞
無執故無失
注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
藏故無所失於人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注從爲也民之爲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
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之○疏幾近也
凡人從於有爲之務執心躁競分別取捨
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也
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注終當如始不終懈怠○疏此戒慎學人
令道心堅固終始如一豈有敗乎六度之
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
注聖人欲人所不欲者人欲彰顯聖人欲
韜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衆人欲於財
色聖人欲於道德
不貴難得之貨
注聖人不眩晃爲服玩不賤石而貴玉
學不學
注聖人學人所不能學者人學智詐聖人
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眞也
復衆人之所過
注衆人學問反也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
之者使反本實也○御曰聖人不求過分
之學也○疏聖人靈照自天不同凡智了
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
不見欲相既於欲不欲何玉帛之可貴乎
又達眞假無差故能無學學即不學不學
即學不見學異不學異學故西昇經云吾
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河上本作復諸家
作備備防也衆人執滯有爲不能忘學故
執學者以防衆生之禍患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
注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
性
而不敢爲
注言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離
本也○疏輔助也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稟
自然正性迷惑妄執喪道乖眞今聖人欲
持學不學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
理盡性亦無爲無不爲也今言聖人不爲
者亦欲輔導群生復被自然之理故言不
敢爲也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六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七　信七

吳郡徵士顧歡述

古之善爲道者
注謂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
注不以道教民明智姧巧也
將欲愚之
注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朴不詐僞也○御曰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朴令如愚也○疏爲道猶修道也言古昔善修道之士實智内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時不耀於人閉智塞聰韜光晦迹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注以其智太多而爲巧僞○御曰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與是以難理○疏治理也智分別也言衆生所以難治者爲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難化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注使智慧之人治國政之事必遠道德忘作威福爲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注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御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難解自然知詐日薄淳朴日與人和則年豊故是國之福也○疏若用明智察俗以理物者既乖淳和人同賊害言無爲至虛至靜忘心遣智尸居玄默以斯御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
知此兩者亦楷式
注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爲賊不智爲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御曰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亦爲君楷模之法式也○疏兩者前文智與不智也能知智爲賊不智爲德則可爲修身之楷模治國之洪範也○節解曰謂去智守愚則病除氣盛此治身之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注玄天也能知治國治身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疏常能知無分別爲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
玄德深遠
注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
與物反
注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於己玄德欲施與人○節解曰謂一之深遠乃在太清降下絳宮入子形中物皆枯死子獨長生故與物反也○疏冥真契道謂之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智乖於俗故與物反
然後乃至大順
注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疏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降迹問曰前言反物後言順俗則前反後順文豈類乎答曰前言反者此言明不反而反後

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不乖反
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也問曰經
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荅曰夫以順對違
雖順而小今不順不違而順順不異
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語默唯道是從和
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
與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而能順
能不順乃至非順非不順故名爲大順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注江海以卑下故衆流共歸之若人民歸
就王者也○疏王往也百谷百川也言江
海所以百川之所歸往者以其善居窪下
之地也人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爲
蒼生之所歸往也
故能爲百谷王
注以其卑下故能爲百谷王也○疏此結
成其義故經云海爲百川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
注欲在民之上也
以其言下之
注法江海處謙虛○疏欲令一切衆生居
已之上所以言貌柔和恒自謙下
欲先民
注欲在民之前也
以其身後之
注先人而後已也○疏欲令衆生在已之
先已所以退身居物之後故經云一切未
得道我常不有望前則處下而反高此則
守退而翻進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注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
戴仰不以爲重○疏聖人恬淡無爲少私
寡欲處民之上爲君而使輕徭薄賦無重
勞也又解云聖人恩覃於萬物故戴荷而
不亂也
處前而民不害
注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
父母無有欲害之者○疏處物之前而爲
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內清夷利物弘多
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遐曠百姓樂推懷
荷恩澤豈敢傷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
注聖人恩深愛厚視民若赤子故天下樂
共推進以爲主無有猒之也
以其不爭
注天無猒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
後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言人皆爭於有爲無有與吾爭無爲者
疏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猒倦者只爲
善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旣爲順平等是
非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乎故天下莫能
與之爭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注老子言天下皆謂我道大我則佯愚似
於不肖也○疏河上本作肖諸家云笑笑
者老君體達自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
莫不尊之爲大聖也何意得如此只爲接
物謙和不矜夸嗤笑故致然也○顧等曰
不與物同故云不肖言老君道尊德貴誠

可以爲大然則晦迹同塵隱顯不測不似
智不似愚故言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注夫獨名德大者則爲身害故佯愚似若
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
也
若肖久矣
注肖善也謂辯惠也若大辯惠之人身自
高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
其細也夫
○注言辯惠者唯如小人非長者矣○疏獨
猶聖德高大故不夸笑於物若其夸笑久
是群小也河上云肖者猶善也言衆生不
能履於善道者皆爲我大故也獨猶驕慢
我大所以不能履行善道者久當卑小謙
退也○顧等曰大聖之人故無所似也若
形有定質智有常分的有所似則道有封
執此乃細碎之人豈虛妙之大聖乎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注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也○
疏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夸肖於物者
爲歸依三寶寶重而持之故能然也
一曰慈
注愛百姓如赤子○疏慈念蒼生拔苦與
樂此道寶也
二曰儉
注賦斂若取之於己○御曰慈則廣救儉
則足用○疏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
也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注執謙退不爲唱始○疏謙撝柔弱先物○
後己退身度人此師寶也○節解曰謂人
形中有精氣神等寶而藏之可持以生也
夫慈故勇
注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疏內蘊大慈
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蒼生
儉故能廣
注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大○疏諸
法虛幻捨而不貪儉素清高故其德廣大
不敢爲天下先
注不敢爲天下首先
故能成器長
注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
也○御曰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光與人
人必不猒故能成神器之長也○疏又爲
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居界外獨處玉京
爲衆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爲神器之
尊
今捨其慈且勇
注令世捨慈仁爲勇武也○疏捨去慈悲○
○且好行剛勇
捨其儉且廣
注捨其儉約但爲奢泰○疏棄其儉素而
廣貪於物
捨其後且先
注捨其後已但爲人先○疏忘退後之心
趨進先之行
死矣
注所行如此動入死道○疏總結上三捨
既乖三寶適淪溺三塗故言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注夫慈仁者百姓親附併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衞則堅固○疏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爲塵沒故獲勝也又用慈守衞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衞之

注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御曰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衞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衞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衞之○疏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用慈悲俯相衞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爲先四等之中用慈爲首是知慈之爲義大矣哉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

注言貴道德不尚武力也○御曰士事也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於德故云不武疏言古者善修道之士靜退無爲不捨慈而爲武勇也

善戰者不怒

注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胷中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御曰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憑怒者也○節解曰謂閉口和精萬神喜悅也○疏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違順兩空是以無心喜怒也

善勝敵者不爭

注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求遠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伏○御曰師克在和和則不爭○節解曰謂以口行一萬鬼自伏故曰不爭○疏不爲塵染名曰勝敵既無喜怒何所爭耶

善用人者爲下

注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爲人執謙也○疏夫能行謙下者必爲物之所歸故能役用於人也

是以不爭之德

注謂上文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鬬之道德也○疏不與物爭故能成已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也

是謂用人之力

注身能爲人之下者是謂用人臣之力也張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疏謙下雌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爲已用此結善用人爲下也

是爲配天

注能行此者德配天也

古之極也

注是乃古之極要道也○御曰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人之力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疏配合也天自然極道果也言善修道之士妙體真空達於違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結也

用兵有言

注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疏用兵謂權智攝化衆生亦是聖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文也

吾不敢爲主

注主先也我不敢先興兵也

而爲客

注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御解曰上兵謂口也下兵謂陰也口言妄則自傷故言謙讓也輕用陰則喪精故不敢爲唱而爲和也○疏主者我身也客者前塵也言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無我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染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注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池○爲退○御曰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爲則以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寸而退尺○疏進取也退捨也少以況無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忘體玄中一離彼二偏故無無爲之可取亦無有爲之可捨也

是謂行無行

注彼遂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御曰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也○疏既違蕩有爲又洞忘境觀故無以行爲行也

攘無臂

注雖欲攘臂大怒若無臂可攘○御解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也

執無兵

注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不忍喪之也○御曰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爲主故雖執與無兵同也○疏離形去智故無兵可用也

仍無敵

注雖欲行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疏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禍莫大於輕敵

注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節解曰謂自恣交接者則有喪禍之災○疏輕淩侮也敵前境也輕染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

輕敵則幾亡吾寶

注幾近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節解曰寶謂精氣也輕敵數戰則亡失精神也○疏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也捨慈而勇謂之侮敵招於巨釁故盡喪三寶也

故抗兵相加

注兩敵戰也

則哀者勝矣

注哀者慈仁士卒必遠於輕敵也○御曰抗舉也兩國舉兵相加也○疏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鑒前境則能使兩忘物我清淨一切諸法皆成勝妙之境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注老子言我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疏吾言即前章是也所言非此則易知也行無行相甚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注人惡柔弱好剛強也○疏莫無也老子

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虚妙依教而行之也

言有宗事有君

注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返也○顧〔一〕宗本也君主也言雖殊塗同本虚無事雖異趣同主静朴○蔡曰言以無言爲宗事以無事爲主○御曰言者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無言爲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爲君○疏言經教也君天子也言教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煩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易知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注夫唯世人無知是我道德之闇昧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御曰夫唯世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疏不我知猶不知我也唯彼衆生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注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爲貴也疏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也則法則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爲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注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内匿寶藏德不以示於人也○御曰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内故知我者希也○節解曰謂聖人貴道德而賤其形衣皮帶毛含一抱元不貪官爵内養神明以精爲玉以氣爲金故能變化昇入紫宫○顧曰褐者粗賤之服玉是精貴之寶凡庸之人心實不知外假明哲羊質虎皮是乃德之病○疏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行解具足故成聖人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迹同塵被褐也内心虚静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而恒眞被褐也心虚凝而接物

知不知上

注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疏聖人妙契重玄迹不乖本洞忘虚遠知則無知至本虚凝故稱爲上故莊子云孰知不知之知耶吾惡乎知之也

不知知病

注不知道而言知是乃德之病○節解曰謂不明於道但明於俗不知食氣而知食味故病也○疏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事救苦故稱爲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注夫唯能病苦衆人有此强知之病是乃不自病也○疏聖人無知識之疵而凡庸有分別之病爲病衆生之病所以同凡説法演教志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而不病故云不病也

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聖人無此强知之病者以其常苦衆人有此病以悲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智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强知之事以自顯著内傷精神減壽消年○顧曰凡庸之人妄執强知之病以自分别往而不返良可歎息其唯聖人眞知妙本洞遣

言教獨能以其慈仁哀憫衆生强知之病蓋以其自無病也○疏聖人能虛寂兩忘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有何病累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七

道德眞經注疏卷之八

吳郡徵士顧歡述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注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大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保精養神順也承天也

疏威謂威刑即諸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凡夫不悍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無狹其所居

注謂心居神常當寬柔不當急狹也○節解曰謂無狹健在俗間深山廣澤可養性也○御曰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室生白也

無猒其所生

注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託於空虛喜於清淨若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腹爲伐命散神也○節解曰謂猒生死者故行一愛氣惜精爲生之寶○御曰身所生者神也無猒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也虛曰所生謂神也心靜而神安心躁而神去○疏猒捨也狹局也居安處也所生心也言修行道人必須處心無係不得域情狹劣猒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虛幻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躭愛亦不可猒憎故躭愛則滯於有爲猒憎則溺於空見不躭不染處中而忘中是眞學道者也

夫唯不猒是以不猒

注夫唯獨不猒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淡泊無欲即精神居之不猒也○疏唯彼所修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境智相符是以不猒也

是以聖人自知

注自知己之得失

不自見

注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疏智符道境了達眞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坐忘隨體故不自見

自愛

注自愛其身以保精氣

不自貴
注不自高貴榮名於世○疏保養眞性不輕染故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而爲言也
勇於敢則殺
注勇敢有爲則殺身矣○節解曰謂貪爲交接陰陽欲得快心生往死還此曰勇也輕道慢神則致身夭此曰敢也二者皆自殺也
勇於不敢則活
注勇於不敢有爲則活其身也○疏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滅死也活長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此兩者
注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注活身爲利殺身爲害○疏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則長生故利進身貪染則歸於死滅故害也
天之所惡
注惡有爲也
孰知其故
注誰能知天意故不敢犯也○疏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敢行之乎○節解曰謂天常惡其勇敢愛其怯弱含生愛氣誰知天意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注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節解曰天道貴和也○疏自然之道但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巳者必獲勝善報也
不言而善應
注天不言而萬物自動以應時也○御曰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疏禍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應
不召而自來
注天不呼召萬物萬物皆召陰而向陽也御曰天道不召萬物使從己然物不能違自來順天命爾○疏善惡報應隨其行業不待呼召而必自來
繟然而善謀
注繟然寬大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疏謀計數也言幽途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毫分無失也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注天之羅網恢恢甚大雖則踈遠若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疏恢恢寬大也網憲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甚自寬大踈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無差失也○孫曰所謂不言而善應者天道不言而善自應也明夫善應者不在多言也○盧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故曰善應

民常不畏死

注治國者刑罰深酷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慾傷神貪財殺身而民不知畏也

柰何以死懼之

注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其情欲柰何設刑法以死懼之乎○疏此乃凡情迷執深重貪逐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恐懼故發柰何之歎深哀痛之○節解曰謂人不求生快意於情慾聞善不修知惡不改何識益乎

若使民常畏死

注常除己之所殘尅而教人去其利欲之心也

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

注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詐偽乃應王法執而殺之孰敢有犯若老子傷時主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御曰若使世人皆從清淨之化不敢溺情縱慾常畏於死而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疏貪慾之心日生奇詐堅執顛倒遂以為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造罪耶

常有司殺者殺

注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之過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者是也○御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節解曰謂口也在口左為司陰口右為司殺人有陰過則司陰白之於上天考人魂魄人有惡言則司殺白之於司命司命記之罪滿則殺之也○疏此刑網自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北都羅酆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注天道至明司察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成冬藏斗柄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節解曰謂天道賞善罰惡治人之身若大匠作器善者則成惡者則敗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乎

注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矣○御曰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疏衆生造業各招其報刑罰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心專輙强代冥司而行誅戮者何異庸拙之士運斤夫拙士運斤工非其任豈唯所作不成抑亦反傷其手强代司殺其義亦然非徒濫職翻獲其寡也○節解曰謂人治身各有優劣若工匠斲器而有巧拙巧者則器成形拙者則少不自害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

注民之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食稅下大多也○疏飢謂內無道德也上心也心為五藏百行之主也故稱為上稅聚斂也食滋味也言行人所以不懷道德者為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節解曰飢謂氣不足氣所以不足者坐口嗜美味也食多謂

實畜積爲僻故防禦百端也
是以飢
注是以民皆化上爲貪叛道違德故飢也
䟽結前義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爲
注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
也○䟽所以百行馳騖紛然難理者只爲
心貪有爲故也心若無爲則諸行易治也
是知萬境雖在一心
○是以難治
注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也○節
解曰百姓謂百脉也所以盈縮不和平由
口不含一脣乾液竭故脉失精泄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注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活之事太
厚貪利以旨危也○䟽行人所以不終天
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迷順顛倒未能悟
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即死生既多貪六
塵厚資四六故也○節解曰謂人所以不
顧其死者由養形太厚恣其口腹失其生

道故死也
是以輕死
注以其求生太厚故輕入死地也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注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祿不干於意
財利不入於心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則賢於貴生也○䟽賢善也玄悟之士非
色滅空喀爲坐忘而生無生相是以羶腥
榮利猒穢風塵故獨不以生爲者善能攝
衛貴生之人也○節解曰謂夫獨能憂生
○於未生憂形於未形但念無爲含自然者
此乃爲賢貴道安其生也
人之生也柔弱
注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
其死也堅强
注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强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注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注和氣去也○䟽言人生存有命則諸節

柔弱及其死也則骨肉堅强草木之類生
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
軟者和氣存也死而堅强者和氣離也舉
此有識爲辯其勝劣者也
夫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注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强者死柔弱
者生也○䟽徒類也是知行剛强者乖於
和理故與死爲徒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
與生爲徒此合喻也
○是以兵强則不勝
注雖强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
爲一强故不勝也○節解曰兵謂口也口
强爲人所窮陰强爲女所侵也○御曰生
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强和氣散也欲
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爲强梁者亡身失
生也
木强則共
注木强大則枝葉共生其上○䟽兵謂三
業六根也言人縱恣六情强暴前境而貪
取無猒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譬樹

木粗强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梁棟宏壯故椽尾壓其上也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注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强扶弱自然之効也○節解曰謂髮以柔弱爲人所戴體骨堅强爲人所勞○疏堅强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堅强之人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注天道杳邈舉物類以爲喻也○御曰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注言張弓和調之義如是乃可用耳天抑高舉下損强益弱天之道也○疏舉下使高抑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可運箭傲慢有餘者必招損敗和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注天道損有餘而益謙言天道常以中和爲上○疏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出此文

人之道則不然

注人道與天道反

損不足奉有餘

注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强○御曰天道平施裒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者也○疏人間世道好行浮僞趨勢競利違天背理剋損貧賤之人足供奉富貴之有餘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注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禄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也○疏孰誰也言誰能有餘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唯當體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聖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注聖人爲德施惠不恃望其報

功成不處

注功成事就不處其位○御曰推功於物不處其成

其不欲示賢

注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其榮名畏天損有餘也○御曰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盖不欲令物見其賢也○疏體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其勞有大至功而功成不處者意在撝謙退己推功於物韜光晦迹不欲示己之賢能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注言水柔弱圓中則圓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張曰以爲天下萬事凡事不同以柔弱言之莫過於水以喻道行謙柔和綽隨物通生浸潤如水也

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

注水能壞山推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疏物性柔弱莫過於水天下堅强莫先金石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堅强莫在先者無爲破有其義亦然○節解曰水者内即口中津液也漱而嚥之則能攻邪破惡徹於骨髓若麴糵之消米方

樂無復能先也
其無以易之
注夫攻堅强者無以易於水也○御曰以
堅攻强二堅俱損以柔制强則强損柔全
故用攻堅强無以易於水也○疏言水能
攻堅百王不易之事無爲破有萬代不刋
之術
故柔勝剛弱勝强
注水能滅火陰能銷陽舌柔齒剛齒先舌
亡
天下莫能知
注知柔弱者久長剛强者折傷
莫能行
注恥卑謙好强梁○御解曰謂人含精飲
氣統御血脉百姓日用而不知○疏水能
攻於金石故知柔弱勝於剛强此乃愚智
同知而舉世無人能依而行者也
故聖人言
注謂下事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注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細
流即能長保社稷爲一國之君主也○御
曰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
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
故天下之人歸往也○疏國邦域也垢辱
也言體道之士處於人世謙退柔弱達於
達從身受屈辱不與物爭故堪爲社稷之
主以牧蒼生也○御解曰謂人形以左䰟
爲社右䰟爲稷御一氣以爲君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注人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
可以王天下也○御解曰國謂形也言一
出入脾中化滓變液去故受新以養五神
故王於藏府者也○疏不祥猶不善也言
聖鑒虚通達於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輙自
責躬引過歸己此可爲天下君王也昔成
湯自翦千里來雲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
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子
正言若反
注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言也
御解曰謂俗人所欲者以鮮潔爲尊香美
爲上而道以受垢爲主處下爲王言一與
人反也○疏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
皆好美好榮而今乃受垢不祥故若反也
而言若者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恒順
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示反不定反
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
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
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御
曰與身爲怨懟之大者情慾也和調和也
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慾
故曰和大怨也
必有餘怨
注任刑者失人之情必有餘怨及於良民
也○御曰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
還與爲怨故曰必有餘怨○疏怨懟也即
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行人
雖捨有無得非有無和二邊爲中一而猶
是執玄未體於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

不待此是待獨未能獨獨故有餘對

安可以爲善

注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爲善○御曰既有餘怨則不可爲善○䟽安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節解曰謂口也言唱必有和人能行道道來應之唱人以善善人和之則無有餘怨也今時之人好行邪想邪想從之呼召邪鬼鬼來應之唱人以惡惡人和之安能得爲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

注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

而不責於人

注但刻契爲信不責人以他事也○御曰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化於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无爲○䟽契信也合也左陽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使俱會出茲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義言執左契此則不執而執也猶如帝王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契環中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雖復匡御衆生而忘其德芻狗百姓故不責其恩○節解曰左契陽德也言聖人不和大怨但自修德不行責過於人

故有德司契

注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

注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民所失○䟽司主也徹迹也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君猶滯全跡未能洞遣迹既不泯故言司徹也節解曰謂人行道德司命賜筭人行其惡司殺徹其籍此之謂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天道無有親踈唯與善人則與司契同也○䟽天真之理何有親踈上善之人自然符會即向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

小國寡民

注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示以儉約不爲奢泰人民雖衆猶若寡之不敢勞役也

使有什伯

注使民各有部曲什百貧富貴賤不相侵犯也

民之器而不用

注器謂農人之器也而不用者不徵召奪民良時也○御曰什伍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含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爲什伍伯長者亦無所用也○䟽國域也心住空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行器即什惡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不窮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節解曰小國謂形中什伯謂五藏心與背爲什肝與肺爲伯閉口行氣則什伯氣盛而無不用

使民重死

注人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貴生

而不遠徙

注政令不煩則民各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也○御曰少私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也○疏諸行重靜知足守分故得終其天年而不遠遂前境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注清淨無為不作繁華不好出入遊娱也疏舟輿謂三乘教法也舟在於水能濟渡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西昇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處於陸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得理忘言故能遣教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注無怨惡於天下也○疏雖有身心兵甲驟體坐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説此一句覆釋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注弃文反質信不欺也○御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反朴還淳歸於三皇結繩之用也節解曰謂人有道氣自流行為形中之用如結繩之信也○疏曰既虛心證理捨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復結前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甘其食

注甘其蔬餐不漁食百姓○疏味至道也

美其服

注美其惡衣不貴五色也○疏德瑩身也節解曰謂甘食其氣美服其道也

安其居

注安其茅茨之居不好文飾之屋○疏所在皆安動而寂也

樂其俗

注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疏和光人世寂而動也○節解曰謂安形樂神抱腹而歌吟也

隣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

注相去近也○疏鷄以司晨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昏之夜思智慧之晨此之言教近證一心故言相聞也

民至老不相往來

注其無情慾也○節解曰隣國者兩耳也兩耳相望保其安也使神氣各有所守不來往相干故至老常能聰明也○疏會理體真即俗即道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境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信言不美

注信言者實言也不美者朴且質也○御曰信言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不美也

美言不信

注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僞多空虛○御曰美言者世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也○疏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真契道所說言教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云大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也○節解曰謂信道言者則不美於俗事美俗事者則不信於道言也

知者不博

注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
博者不知
注博者多見聞也不知者失真要也○御曰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疏知道之人忘言絶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耽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世人徒知有天地萬物不知己之所由生也是大不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
○善者不辯
注善者以道修身也不辯者不文彩也○
辯者不善
注辯者謂巧言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泉辯口多言亡其身疏辯別也善體至道之人指寫天地故無可分別也且儒墨是非堅執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聖人不積
注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施貧○御曰積者執滯言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遣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也○疏積聚也言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注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疏既盡也爲施化也言已所有道德盡持教人心無鄙悋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也已所有財實盡持施散而果報彌多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注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其生也○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注聖人法天無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天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疏聖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爲至教化被群品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云不爭○張曰所言有舟輿無所乘之者且無爲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本絶往來何所乘用又日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顧曰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八

道德眞經玄德纂序

道本至無能生妙有運至無之道成妙有之功其惟太上老君玄元皇帝乎起於象先尊爲化本融神億劫之始分靈覆載之中亭毒萬殊陶鈞庶品由是三皇受命尚遵淳一之風五帝握圖漸散無爲之朴老君雖歷代降跡隨時應機或爲國師或爲賓友授經傳道以教時君洎唐虞禪讓之初世道交喪之際舉元凱於野行四罪於朝尚賢之迹既彰癉惡之形又舉內雖揖讓外有干戈人心漸澆道朴云散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憫物性之遷訛恐眞宗之陵替以爲三皇大宇不足以程式後王五帝常道不可以垂訓末俗撮重玄奧義著道德二篇欲明道無爲也因德以顯之德有用也因道以明之資立言以暢無言因理本而弘妙本爲理身理國之要乃至精至極之宗以授於舜非謂絕仁義聖智在乎抑澆詐聰明將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見素抱朴泯合於太和體道復元自臻於忠孝世儒不知以爲老君之道棄仁義廢禮智非立教之大方且夫至仁合天地之德至義合天地之宜至樂合天地之和至禮合天地之節至智合天地之辨至信合天地之時弘淳一之源成大同之化混合至道歸仁壽之鄉固不在乎踶跂擁容嚬咻蹩躠然後謂之仁義等也故仲尼亞聖皆默而得之隳體黜聰遺形去智超乎物表永爲眞人非末學小儒之所知也綿夏商周漢越數千百年煥乎與日月齊光巍乎與乾坤並運雖百家詮注羣彥校揚挹之彌深酌之不竭行之於國刑措而太平修之於身神全而久視拊几揮柄時有其人弘農強思齊字默越濛陽人也幼栖玄關早探妙旨丱歲侍先師京金仙觀講論大德賜紫全眞居葛仙中宮熿頌之餘服勤不怠綽有聲稱爲時所推僖宗皇帝順動六飛駐蹕三蜀五月應天節黙起祝壽行殿寵賜紫衣高祖神武皇帝應曆開圖配天立極二月壽春節允承明命賜號玄德大師奕世棲心皆洽光寵羽衣象簡其何盛歟每探討幽玄發揮流俗期以譚講之力少報聖明之恩手纘所講道德二經䟽採諸家之善者明皇御註爲宗蓋取乎文約而義該詞捷而理當者勒成二十卷庶乎攬之易曉傳之無窮後之學者知強君之深意焉乃題曰太上老君道德經玄德纂䟽乾德二年庚辰降聖節戊申日廣成先生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蔡國公杜光庭序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一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濛陽強思齊 纂

此經是三教之冠冕衆經之領袖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窮理盡性不可思議所以題稱道德道是虛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發智智能尅境境智相會故稱道德其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今就上卷三十七章大分三別第一一章標道宗致第二三十五章廣明道法第三一章總結指歸

道可道章第一 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略標理敎第二汎明本迹第三顯二觀不同第四會重玄之致

第一略標理敎 夫大道虛玄言象斯絕理超象繫事出筌跡非常名之所知覺可道之能究大包舉外小入秋毫應現則運於慈舟攝跡則歸於杜默軒轅黃帝齋三月而問之前漢孝文窮數年而不荅其體也寂其名也微或駕龍軒而遊王京或控鸞驂而浮金闕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東方朔過之遊乎漢庭天地得之以財成群方吹萬而生育重

道可道非常道 玄至道其大矣哉

御疏虛極妙本之強名訓由訓徑訓法訓常首一字標宗言此妙本通生萬物之由徑可稱爲道故云可道堪稱爲道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欲使學者了性修心所以字之曰道尋其妙本理竟清虛適莫難知非皎非昧又按下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前之視之不見以色求道聽之不聞以聲求道搏之不得以形求道且妙道幽微實非世間聲色形法而求得按九天生神經云聖人以玄元始三炁爲體言問三天之妙炁也法師臧宗道又用三一爲聖人應身所言三一者一精二神三氣精者靈智慧照之心神者無方不測之用氣者色像形相之法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炁也總此三法爲一聖體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也但老君法體以三一爲身身有眞應之別而解者義有三家第一散一以爲三是聖人應混三以歸一是聖人眞第二云三之與一俱是應非三非一乃是眞爲三爲一俱是名數第三云豈有離名數之外別有無名數之眞耶即此三一非三一是眞非三一而三一是應非三一之應此應是眞應三一而非三一之眞此眞是應眞應眞之眞不可定言眞眞應之應不可定言應所以非眞非應而應而眞但聖人赴感逗機應物或寄人間或生天上隨方顯見應變隨時妙體希夷卒難詳究○榮曰道者虛極之理體不可以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極其眞所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聖人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圓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吾不知其名成道以虛通爲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天道者何也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端杳冥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

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寥無聲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者也元氣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廣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氳漸著混茫無倪萬象之端兆眹於此於是清通澄朗之炁浮而爲天濁滯煩昧之炁積而爲地平和柔順之炁結爲人倫錯謬剛戾之炁散爲雜類自一炁之所育播萬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遷變罔極然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炁也授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故乾坤統天地精魂御人物炁有陰陽之革神無寒暑之變雖群動紛紛不可勝紀滅而復生終而復始而道德之體神明之心應感不窮未嘗疲於動用之境矣道重說包億萬之天而不爲大貫秋毫之末而不爲小先虛無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昇積陽而不爲明淪重陰而不爲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生本無炁也神運而炁化炁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故溺於生死遷於陰陽不能自止非道存而忘也故道能自無而生有豈不能使有同於無乎有同於無則有不滅矣故生我者道滅我者情苟忘其情則全乎性性全則形全形全則炁全炁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故道全則神王神王則炁靈炁靈則形超形超則性徹性徹者反覆流通與道爲一可使有爲無可使虛爲實吾將與造物者爲儔奚死生之能累乎已也可道爲體可名爲用可道者即是言名雖復稱可物宜隨機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嚴曰道德彰非自然功名顯非真素○河上公曰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道○榮曰非是人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己而殉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自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成疏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心慮知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可道可說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御註名者大道之稱號也吾強爲之名曰大夫名非孤立必因體來字不獨生皆由德立理體運之不壅苞之乃無極遂以大道之名名於大道之體令物曉之故曰名可名○御疏名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真理既絕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亦非常非不常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非常名者非常俗榮華之虛名所以斥之於非常者欲令去無常以歸真常也義有因超緣有漸頓開之

以方便捨無常以契眞常陳之以究竟本無非常之可捨亦無眞常之可取何但非常亦非無常亦非常非非無常亦非非常非無常也○河上公曰非自然常在之名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第二泛明本迹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炁權與天地天資資始故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榮曰道玄德妙理絕有無有無既絕名稱斯遣然則虛通之用于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無名為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有名為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成疏指此無名爲物之本道本無名是知不可言說明矣有名萬物母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儀○河上公曰無名天地始無名者道也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爲天地始有名萬物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合炁而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

第三顯二觀不同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御註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能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靜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逑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御疏常無欲者言法性清靜離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逑通化成天下則見衆之歸趣徼歸者也○嚴曰無欲者望無望觀其妙者鑑太清也明有欲無欲○榮曰人之受生咸資始於道德同稟炁於陰陽而皎昧異其靈靜躁殊其性無欲行若也夷心寂路滌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鈍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淨玄鏡湛而明則可以照微通要妙此無欲行也有欲行若未能遣識情在有封馳騖於身非躁競於聲色但歸有爲之事跡豈識無爲之理本此有欲行也○河上公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明是非也○成疏徼歸也欲情染也所境也言人不能無爲不能恬澹觀妙守眞而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有之是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覩死生之歸趣也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無欲有欲之勝負也

第四會重玄之致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御註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者也○御疏兩者俱稟妙本故同自本而降隨用立名故異○河上公曰有欲無欲同出人心無欲長存有欲亡身故異也○榮曰近而言之有

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共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黜聰明而恬澹洞徹道源則稱於妙境前識而紛紜迷淪俗境則稱於徼此異名也遠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遂以道德爲宗是以此之一章盛明斯義雙標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所以云同自靜之從體起用故言出通生之功著道也畜養之義彰德也道殊號是曰異名也○成疏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謂無欲有欲二觀也同出謂同出一道也○異名者徼妙別也原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徼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玄

御註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河上公曰玄天也言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榮曰虛寂之道深妙之德恍惚非易測冥默本難言無能名也寄曰同玄玄之妙也無物可遠雖道與德可以言玄故曰玄德深遠至道玄寂者也○御疏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以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也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成疏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徼妙兩觀源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曰○衆妙之門○河上公曰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稟炁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婬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天氣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榮曰道德窈冥理超於言象眞宗虛湛事絕於有無寄言象之外託有無之表以道幽路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即滯此玄以爲眞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無有無既遣玄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極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無端虛通不礙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戶牖達斯趣者衆妙之門○御疏西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生意因是則同玄妙夫無欲於無欲者爲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今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都忘正觀若斯是爲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成疏玄之又玄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學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妙要妙也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於是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獨群聖之戶牖抑亦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此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有無二觀衆妙不同故次此章即顯無爲之能有爲之弊就此章中義分爲兩事一

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迷第二顯聖智虛凝忘功濟物

第一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迷就此章中又開二別初兩句汎辨美善舉體不眞後六句三雙明諸法無實初汎辨美善舉體不眞夫天下凡夫躭聲滯色有爲纒縛無暫安時趍名利若輕猿騰枝躭愛欲如飛蛾赴火以惡爲善將易作難無名窟中常眠不曉危脆身上因執無閑豈知妙道虛通眞言理淨皎昧難喻隨迎不知七聖迷路於襄城西子同言於恒化聲色相泯彼我形空須排有漏之身將契無爲之道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注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已之所美者爲美所善者爲善美善無主但是妄情皆由封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迭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御䟽已所甘羨者爲美身所履行者爲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妄則不常故不知止也語助者也○河上公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已美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忘也皆知善之爲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嚴曰人之聰明可絶而不可散人之情欲可逆而不可順飭人之容傷人之性養人之欲損人之命世人所謂美善者非至美至善也夫至美非世所能見至善非世所能知也○榮曰美樂也言人之禀性咸不能以道爲娱而以榮爲樂樂不可極樂極則哀來欲不可縱縱欲則傷至故曰人皆以色聲滋味爲上樂不知色聲滋味禍之大朴既爲禍朴傷爲哀本滅性傷身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天下地上君子小人並寡能虛心虛已而各縱欲○縱情情性之愛雖復不同各任性情同有所愛愛名則以名爲善愛利則以利爲善以利爲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爲善殉名以致亡身稱情雖以爲善亡身是爲不善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此爲不善已也○成䟽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皆咸悉也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躭滯諸塵而妄執美惡逆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爲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爲美不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毛嬙孋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以斯所驗豈有美哉故知世間執美爲美皆則惡而已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言凡鄙之流迷於眞理非但躭淫聲色抑乃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已害物不知爲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云爲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者也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藏唯當忘善惡而得居中方會無爲之致也後明諸法無實

故有無相生

御䟽云性空也性法相名長短高下和合三時○河上公曰見有而爲無也○榮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出有自有歸無故曰相生也

難易相成

御疏云法空也陶者易土而難木工者易木而難土也○嚴曰難以易顯易以難彰無難則無以知易無易則無以知難若能巧拙兩忘則難易之名俱息○河上公曰見難而爲易也○榮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難起於易易成難也易由於難難成易也○成疏空心惠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

○長短相形

御疏相空也○嚴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無長則無以明短無短則無以知長長短相空本無實相故云空也○河上公曰見短而爲長者也○榮曰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鳧之脛異故知忘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成疏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知長短相形而有異者也

高下相傾

御疏名空也○嚴曰山以谷推谷以山傾無山則無以知谷無谷則無以知山如彼世間名位遞爲臣妾故無定位也○河上公曰見高而爲下也○榮曰傾危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經云高以下爲基下亦危於高也下之賤也猶乃危高高之貴焉誠能滅下失道則高下相危得道則君臣俱泰成傾奪也夫有高則有下無下則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爲高以尺比丈尺即爲下何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

○音聲相和

御疏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成曲者誰總彼衆聲則能度曲如彼世間諸法並和合成體非眞是皆空故○嚴曰音以聲別聲以音傳無音則無以知聲無聲則無以知音也○河上公曰上唱下必和也○榮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譬之宮商更相唱和夫調高則絃絕上躁則下急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政相和其人胥悅故曰王者人之師而下取則○成疏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此寂以況萬有虛假亦然

○先後相隨

御疏此明過去未來見在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爲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初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念念遷移亦如美惡無定名也○成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何後是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已竟無實體也○嚴曰先以後見後以先明無後則無以知先無先則無以知後○榮曰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隨故爲君父者不得輕躁而失道必宜重靜以契德也○河上公曰上行下必隨之六者相違迺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經道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第二顯聖智虛凝忘功濟物

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

御註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御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知詐者雖拱默非無爲也任眞素者則終日指揮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僞任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爲之事乎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言而未常言豈非不言之教耶論語云夫人不言○河上公曰以道治也○榮曰徧觀萬古或澆或淳遐覽百王時步時驟末有紀尊號於金簡昭聖錄於玉篇皇上應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無厭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先定於無形故言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也猛士上將承威以定四方宰輔阿衡論道而清百揆化不以言故云行不言之教也○成疏是以連上之辭也聖人者體道契理之人也亦言聖正也能自正正故名爲聖治理也即此聖人慈悲救物轉無爲之妙法治有爲之蒼生所以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後故云是以聖人治也處無爲之事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無爲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爲斯乃無爲即爲爲即無爲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言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妙體眞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無方豈唯眞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而出處默語其致一焉端拱默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而不辭

御註令萬物各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御疏作猶動作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爲百姓不知爰猶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此百姓忘聖功也○河上公曰不辭謝而逆止萬物作各自動作○榮曰作者芸芸動作也四人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眞任化自然無所辭謝○成疏爲始萬物一切羣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兹虛谷感而後應不爲物先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御註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爲已有各得所爲而不負恃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愼一日不敢寧居也日愼一日尚書文也○御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已有令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已功如此則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愼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河上公曰生而不有元炁生萬物不有也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其報功成不居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也○榮曰生而不有付之於獨化日用而不知爲而不恃以萬物爲芻狗不恃德以爲功成功不居雖有榮觀宴處超然遠之問道軼於襄城凝神邈於姑射也○成疏又生而不有○又解爲而不恃爲施化也恃怙賴也夫聖人

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成功不處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御註夫唯不敢寧居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御䟽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河上公曰夫唯不居夫唯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无不動亂者也○嚴曰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化與道均不望其功德與天齊不求其報逌功逃名深隱玄域雖欲不居是以不去也○榮曰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雖忘功用百姓戴之垂拱而清九野無為而朝萬國疑神常湛故言不去也○成䟽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毒合靈有大志而推功於物其唯聖人乎只為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汎舉之不以戒行人第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第三重勸學人令忘知會道

第一汎舉之不以戒行人 夫黃帝為君神農作又用大道以治天下將淳樸以安兆民不親其親虞舜所以流象傲不子其子唐堯所以擯丹朱遊峒嶺而順風坐姑山而若雲無為至理豈擇賢○才於後澆季漸紛淳朴日去有一能而自伐舉百行而皆傷故簡公致田子之災周室有河陽之召尚賢之過貪貨居懷不能泯利害於心田獸才能於度外尚賢之病其在茲乎

不尚賢使民不爭

御註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御䟽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人君崇貴才能則有迹飾偽者徇迹而失真失真必尚賢之由徇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為使雲自從龍風自從虎則唐虞在上不乏元凱之臣伊呂昇朝自叶台衡之望各得其分人无覬覦則不爭也○河上公曰不尚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官也使民不爭功名反自然也○嚴曰世尚禮義則人爭而不遠則為偽○榮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塗賢者與愚人共貫此大道之化無爭者也夫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以役罰須以過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役愚越分則困於貧窶驕奢者必欺侮歇窮者亦能鬪則忿爭生也是以日月曜彩不為賢不肖易光天地覆載不為善不善改度也○成䟽尚貴也賢能也非謂君王不尚賢人直是學者撝謙先物後已不自貴尚而賤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使人人自貴賤物則淳競互彰若能各各退已先人則爭忿自息故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

御註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

故云難得夫不安於本分希効所求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御跡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寶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竊盜令使賢愚襲性能否用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已誰為盜乎故莊子云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淨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不為盜○河上公曰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也使民不為盜上化清淨下無貪人○嚴曰藏珠寶玉則人求而不贍則為盜○榮曰棄十城之璧擲千金之珠視如瓦礫豈有盜乎○成疏難得之貨謂隋珠荆璧垂棘照車也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盜竊不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者也○御跡希慕聰明者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賢能亦不要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也○河上公曰不見可欲放鄭聲遠佞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嚴曰發揚三五則人悅悅而不窮則邪亂也○榮曰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眼不見褒姒妲己之色洗心潔已遺情去欲豈有亂乎○成疏可欲者即是世間一切前境色聲等法可貪求染愛之物也所言不見者非杜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而心恒虛靜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也前不盜不爭是別令可欲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

第二獨顯聖心虛懷利物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御註心不為可欲所亂則虛矣○御跡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理身以為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虛其心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真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獨生也故曰虛其心○河上公曰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虛其心除嗜欲去亂煩也○嚴曰虛心以靜氣○榮曰是以聖人之治皇上積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揚聖德故再言之也虛其心除嗜欲絕是非遺萬慮存真一○成疏聖人治同前釋虛其心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境後境又心虛也

實其腹

御註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厭而上不生貪求○御跡腹者含受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註云屬厭而止者春秋閻沒汝寬諫魏武子詞

也欲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河上公曰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嚴曰專精以積神○榮曰道實於懷德充於内○成疏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德充於内故言實腹

弱其志

御註心虛則志弱○御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河上公曰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嚴曰寂然無爲泊然無治○榮曰心志柔弱順道無爲○成疏既内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退已也

強其骨

御註腹實則骨強也○御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内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骨自強矣○河上公曰愛精重施髓滿骨堅○榮曰唯道集虛心懷至道在物無害者得成仙骨自強○成疏骨譬内也言聖人雖復外亦和光而内恒憺泊欲明動不傷性應不離眞故言強骨

第三重勅學人令忘知會道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也○御疏聖人所以行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息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夫無知無欲者已清淨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爲徇迹貪求而無爲也則無不治矣夫得其性而爲之雖爲而無爲也且絕尚賢之迹不貴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眞於爲無爲復何矜徇化既無聲而無臭人故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河上公曰反樸守淳○榮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則無不治上扇無爲之風下行淳樸之化下從於上上下皆安則無不化之也○成疏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惠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御註清淨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爲也○河上公曰思慮深不輕言者也成疏使知者不敢爲則無不治前既捨有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欲爲道而言不敢不爲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爲故繼以不敢也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爲治理無不正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御註於爲無爲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河上公曰爲無爲不造作動因循也則無不治矣德化淳則百姓安也○嚴曰無爵祿以勸之而孝慈自起無刑罰以禁之而姦邪自止反眞復素歸於元始世主無爲天人交市翺翔自然物物而治也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道沖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既令志智會道妙體一中故次此章即明至道以中爲用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雖復以中爲用應須遣中第二顯聖智虛凝爲物宗匠第三示韜光晦迹俯應下凡第四結歎聖人起於萬象之首

第一明以中為用應須遣中夫情虛妙理至道真常迥超三界之先直出有無之境的之不獨同大海之波瀾仰之無窮等高山之峻峙物莫之喻心莫之知生居象帝之先吾不知其誰之子在動而寂處用而沖故孔丘自比於聃雖黃帝得之於罔象湛為物主在至道之宗乎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御註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也○御疏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沖虛也謂道以虛為用也夫和氣沖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沖則道不曾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敢正言他皆倣此○河上公曰道沖而用之沖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也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嚴曰道以至虛故動能至沖德以至無故動而至和萬物得之莫有不通沖和者道德之用神明之常天地所尊陰陽所宗也夫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惡盈滿必招損故曰盈盈必有虧無必有有中和之道固不盈不虧非有非無有無既非盈虧亦非借彼中道之藥以破兩邊之病病除藥遣偏去中忘都無所有此亦不盈之義○成疏沖中也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切當而言莫先中道故云沖而用之此明以中為用也而言又不盈者盈滿也何以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既除一中還遣今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第二顯聖智虛疑為物宗匠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御註淵深靜也道常生於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為萬物宗主○河上公曰道淵深不可知似為萬物宗祖○榮曰海深故百谷朝而歸之道深故萬物宗而奉之○成疏淵止水也以況聖人也言止水能鑒於人聖知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則无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波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之深為淵宗則大宗師義也

第三示韜光晦迹俯應下凡

挫其銳解其紛

御註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御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沖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沖和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文以明道用註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滑欲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河上公曰經挫其銳解其紛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紛結恨也當念道无為以解釋之○嚴曰有志而無銳有心而無思設無設之設圖無圖之圖也○榮曰經挫其銳解其紛前識傷性長惡善人銳也虛懷忘已以道析之挫也可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遺彼忘我遠欲制情解也○成疏挫止也銳進也既重玄行

足自利道圓爲物師宗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怒生乎逆順逆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逆順之兩空體妄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眞實釋散其懷而破嗔癡也

和其光同其塵

御註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爲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御跡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道之沖用於物不遺在光則與光爲一在塵則與塵爲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爲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河上公曰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榮曰和其光同其塵湛然常存光而不耀涅而不緇和而不眩於體同而不累其眞故知湛然清淨而常存者也○成跡和其光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智潛被不曜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曜同其塵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黷穢淨物色聲等法能汙染清行故名爲塵也而言同者夫人遭時逢世俯迹應凡旣韜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色聲無別眼耳固同處染不染所以爲異也

湛兮似或存

御註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湛兮似有所存也○河上公曰道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成跡湛凝寂也似不定也言聖人雖復和同光塵而神凝姑射動不乖寂故云常存而言似者明非應非寂而寂而應寂不定寂而應不定應也

第四結歎聖人超於萬象之首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御註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御跡吾者老君自稱象似也老君見吾至道沖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旣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爲誰子生物必資道故似在乎帝先註云帝者生物之主易云帝出於震王弼云帝者生物之主興動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河上公曰吾不知誰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也象帝之先道似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也○榮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迎隨之所不能知終始惡乎而可定故言不知誰子開自然之治闢之以三才運造化之功羅之以萬方考之事用在天帝之先象天也○成跡吾老君自稱也言此卽寂卽應之聖道不知從誰而生故言誰子也象似也帝天也旣能生天生地似如天帝之九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先天地生而不爲老然至道幽玄寂寥恍惚不生不滅不先不後而今言先者欲明先而不先不先而先故加以象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一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　使二

唐　玄　宗　御　註　并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濛　陽　強　思　齊　纂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超萬象之先故次此章顯忘功用聖人與二儀合德即此章中義開三別第一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第二寄棄篇兩器顯明妙用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真

第一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　夫一氣陶鈞二儀分判天圓清而上覆地方濁而下疑皆資大道之生同稟陰陽之氣女媧鍊石補天柱而何言夸父飲河死地角而準許堅亥步之而不得泰窟對之而無窮不恩仁芻狗萬物滔治天漢查客不知其遠近渺渺河源張窨莫測其短長比之棄篇但見財成窬之虛心無閒屈竭天道運轉夫何以稱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御註不仁者不為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蔽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責望爾當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豈不兼愛乎○御疏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為狗以用祭祀也莊子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巾以文繡及其已陳則蘇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羣物亦如人結草為狗不責其吠守之功不以生成為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爾註云蔽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文也○河上公曰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性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任自然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視意○嚴曰天以高而清明地以厚而潤寧陰陽交通和氣流行泊然行無為而萬物自生非傾心以為仁愛聖人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玄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豈不釋思慮惶以顯仁愛乎○榮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長短相形是非相對理自然也仁愛也有愛則有憎天地無心絕於憎愛以無愛故曰不仁芻狗者結草為狗古人祝所用已而棄之言於芻狗用之不以為愛棄之不以為憎諭明天地煖然若春氣之自和生者不以為仁淒若秋霜之自降殺者不以為義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不仁芻狗義可知矣雖恩霑草木澤被肫魚宣風闡化必先於人故云百姓也○成疏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仁恩也芻狗草狗也莊云已陳之芻狗且圓穹在上方峙於下二儀覆載亭毒群生有大至功而言不仁者視萬物如一狗也何者夫芻狗之為物但有狗名而無狗實也況一切萬物虛幻亦然莫不相與皆空故無恩報之可

責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空心利物功侔造化所以先舉天地次顯聖人聖人雖復拯救蒼生竟不見能化所化亦同芻狗虛幻無實也前舉二儀徧該無識故稱萬物後顯聖人意在有情故言百姓非是不化無識爲有識能禀教故也

第二寄槖籥兩器以明妙用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

御註槖鞴也籥笛也槖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而無心之故也○御疏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槖鞴也謂以皮爲槖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爲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猶槖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諭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河上公曰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槖籥槖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也○榮曰經天地之間其猶槖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經槖排槖籥樂管屈竭也間中也夫槖籥中空故能生品物而無盡言人若能虛心空身運用智德無窮極也○成疏槖鞴袋也籥簫管也夫天地聖人虛心利物譬彼笙管方滋鞴袋虛心之義繼在下文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註出聲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御疏槖籥虛心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河上公曰槖籥空虛無有屈竭時搖動之益出聲氣也○嚴曰天地釋虛而事愛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事愛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升恩不下究功不盡成槖籥釋虛而事愛則中外隔閉氣息不依何則仁愛之弊矣○成疏屈竭也槖籥內空故出聲氣不竭亦猶天地無心故能生化無窮也動而愈出者言槖籥動則聲氣生聖人應則經教出也

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眞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多言而不訓故數被窮屈兼愛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沖和自然皆足也○御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普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沖和則自然皆足矣註云不訓者訓荅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訓荅也○河上公曰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也○嚴曰天地不言以其虛無得物之中生物不窮聖人不言法令虛而合物則天獄空而無禁鬼神靜而無爲天下蕩蕩不識不知而大治也○榮曰窮困也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言而不中亦出口而禍云入也是困窮然禍福在當與不當得失非多與不多今言多則數窮欲戒多言之失

動以守中之得使無滯教內契忘言也○成疏多聞博贍也數窮多言也博學多言雅益世智既不體道理歸於窮中一道也多聞適足有爲守中即長生久視以此校量故不如守中也故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又陽朱云隣人以多岐路所以亡羊學者以多方所以喪道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谷神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多聞博識不如守中故次此章明只爲守中故得谷神不死就此章中義分兩別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第二明不斷不常而用無勞倦

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蓋聞天人得生皆資妙氣若能修養同獲大全故黃帝駕龍而騰雲叔卿騎鹿而朝漢千年返郭笑墳冢之纍纍八月歸査見仙驂之弈弈玄牝氣母綿綿若存谷神衛生眇眇長久守一理以永固餐五牙以致真鶴髮復於徂齡龜歲延於大奇見朝菌而不歡納大椿而有期左拍洪崖之肩右挹高立之抑何以臻此攝衛之理妙乎

谷神不死

御註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爲諭說也○御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者明谷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之名死以休息爲義不測之應未曾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門者以出入爲義天地有形之大者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以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根根本也○河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嚴曰太和妙氣妙物若神空虛爲家寂泊爲常出入無竅往來無間動無不遂靜無不成化化而不化生生而不生也○榮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河上公言以爲養神乃是思存之法輔嗣言谷中之無此則譬喻之義雖眞賢之高見皆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嘗試言之谷空也玄道也牝靜也夫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流動無常豈得言靜若能空其形神喪於物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爲生入無竅氣散不以爲死不死不生此則谷神之義也生死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玄牝之義也○成疏谷空虛也神靈智也河上公言谷養也言蒼生流浪生死皆由著欲故也若能導養精神如彼空谷虛容無滯則不復生死也

是謂玄牝

御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牝地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爲形體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

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曰爲牝也○嚴曰牝以雌柔而能生玄猶幽遠而不見雖于物如母莫覩其形○成疏是謂仍上辭也玄者不滯之名牝以雌柔爲義欲明養神如谷令其不死者無過靜退雌柔虛容不滯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註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生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爲根本也○御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門者以出入爲義天地有形之大者不得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根根本也○河上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嚴曰太和之所以生而不死始而不終開導神明爲天地之根元○榮曰道之靜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生天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得生號之曰根也○成疏言此深玄不滯之道雌虛柔靜之法能開通萬物生化兩儀故云根也

第二明不滯不常而用無勞倦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御註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矣○御疏綿綿者微妙不絕之意虛牝之用應用無私微妙則稱爲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河上公曰綿綿若存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也用之不勤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嚴曰動靜玄妙若亡若存成物遂事無所不然光而不滅用之不勤者以其生不生之生體無形之形也○榮曰綿綿微妙也玄牝之道不生不滅雌靜之理非存非亡欲言也不見其形欲亡也萬物以生不盛不衰不常不斷故曰綿綿也勤者苦也得玄牝之道運用無窮無爲逸樂故曰不勤也○成疏綿綿微細不斷貌也若似也存有也若言神空則是斷見若言神有則是常見前說神空故得不死仍恐學者心滯此空今言若存即治於斷也又恐學人心溺於有故繼似字以治於常也即用此非無非有之行不常不斷之心而爲修道之要術者甚不勤苦而契眞也故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能茨立二儀故次此章即說於二儀而爲修習之法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荅第二略顯聖智修營之能第三結歎聖人獨成尊貴

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荅 夫三才肇啟二儀充○囧日月懸旁明星燭幽乘飛龍而御天載牝馬而行地作咸於雷電指氣於陰陽自適而生有物之母賤而可貴陶侃飛於八門智而不愚淑度澄於萬須不發不泄大道所以貸形久安久寥妙象於爲陶鑄下鎮山嶽上浮埋雲壘卵所以不斷其實大道之力也

天長地久

御註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論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御疏此標章門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河上公曰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榮曰天長

地久天地所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日月迴薄虧昃之運難停陰陽慘舒寒暑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足兩儀所以獨長故標天地之德問手長久之由莫不本彼無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石以長存惠命絡方圓而永固若不能捐是非以契道遺情欲以凝真聲色聾盲於耳目香味困爽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內則百年同於朝露千金齊於暮槿故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也○成疏二儀雖大猶有劫盡之期然就形相之中稍為賒遠故舉天地以況聖人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御註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矣○御疏前標門此假問問云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故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河上公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生之利奪人以自與也故能長久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成疏天地所以能長久者假設疑旨發明其義以其不自生假荅前問釋其所由言天地但施生於萬物不自營己之生也故能長久結釋也○節解天長者謂泥丸也地久者謂丹田也泥丸下至絳宮丹田上昇行一上下元炁流離百節浸潤和氣自生大道畢矣故曰長生也

第二略顯聖智修營之能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淡故身存○御疏是以聖人効天地之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忻賴為下所仰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故身存也○河上公曰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己也而身先天地敬之先以為官長也外其身薄己而厚人也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也○嚴曰聖人威震八表聰明四達委慮於無欲歸計於不為卑身以尊天後己以安人故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人願為主故先人逆身以順道外己以安人功大無外而不可見德高如蓋而不可聞化與神明通流壽與山川為常故存○榮曰忘情息機者少逐欲乖真者多唯聖人能行此行謙退以居物後德尊所以居先存道於是外身身存自與道合也○成疏是以聖人是以仍上以合喻也聖人即與天地合德者也舉其高行揩模群有也後其身先度物也而身先超三界也外其身隳肢體也而身存得長生也

第三結歎聖人獨我尊貴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御疏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乎○河上公曰非以其無私耶聖人爲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人以爲私者欲以厚己聖人無私而己自厚故能成其私也○榮曰凡情幽滯靈識不通無至公之心有偏私之行尊己而加物厚身而薄人欲先而不能超物須存而報體已亡聖人無心欲居物先自然在先無情欲得存圓自然存圓故曰成其私也○成疏此其無尸故能成其尸尸主也言聖人觀物我虛幻名實俱空故能後己先人忘我濟物故無主也而言成其尸者結歎聖人也只爲德合二儀芻狗百姓故獨居三界之尊成天人之化主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略明忘我之行未顯功能故次此章廣舉忘我之人有殊能妙用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第二汎舉三能廣明七德第三結歎柔弱所以無疵

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 夫至德幽玄真宗秘髓鑒萬象於虛室產三才於自然衆妙之門群生並入恬忘之戶蠢動滋生何以喻之其將若水滙能之溢成大海之渤天尾閭之山括洪河而泄地雖浩汗莫測而澄恬至柔蕩垢濁於人閒守清泠於性表道之爲用斯可近乎

上善若水

御註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御疏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上善之行如水之能其在下文皆合法喻○河上公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榮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理本深遠難可測知善人修道行亦微妙故借於水以爲喻焉水能潤物道能濟人故言善利水則壅決任人道則大順平等故言不爭物多惡下人多愛上今水流趣下道行謙退故言處惡幾者近也水性與道相近故取以爲譬焉

○成疏水有二種一執二忘此是忘善故稱爲上水有多種利用故借況之利用功能具列於下○節解善者謂口中津液也以口漱之則甘泉出含而咽之下利萬神子欲行之常以晨朝漱華池令津液滿口即昂頭咽之以利萬神而益精炁

第二汎舉三能廣明七德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御註幾近也○御疏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人乘流遇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甞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衆生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故幾於道幾近也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性之三能也雖至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遠故云近爾○河上公曰水善利萬物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也

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故幾於道水性幾與道同也○成疏水善利萬物言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津潤霑洽利物處多以此功能故況聖德聖德應感善功機權方便開化其義如水故以爲喻也又不爭水性柔和不與物爭方圓任器壅決隨人上善之行應物亦爾處衆人之所惡所惡者卑下之地卑下之地水則居之言衆人皆捨下趣高憍慢陵物上善獨去高取下柔和靜退故幾於道幾近也言行此三能故近於道三能已了次明七德○

居善地

御註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也○御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河上公曰水性善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化動而下人也○榮曰水不擇地隨處俱流行道之人所居皆善也○成疏水性趣下以下爲安上善好謙以謙爲吉故用卑下而爲善地所謂處乎不競之地

心善淵

御註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淵停也○御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源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淵深靜也故云心善淵○河上公曰水心空虛淵深清明○榮曰水心靜而明人心虛而鑒也○成疏淵止水也言止水清潔泓澄淵深難測上善心源虛遠靜照亦然故淵靜則鑒人心虛則照物○

與善仁

御註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矣○御疏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滋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河上公曰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榮曰水洽於物人惠於俗○成疏仁恩也言水性霑濡惠潤於物聖德慈救恩被蒼生慈救則不隅怨親霑濡則豈揀淨穢

言善信

御註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御疏上善之言言必眞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流泉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註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之詞也○河上公曰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清○榮曰水之影物妍醜不失其形仁者爲言終始不乖其實○成疏信實也水能澄鑒儀貌妍醜不欺聖言證理信如符契亦言海水三潮不失時候況聖智逗機不遺三品○節解謂神炁旣行形中萬神合會故口中甘泉自出漱咽無已人旣不知安能行乎故聖人淡泊行一則何華不先也○

政善治

御註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淨矣○御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自從正正則自治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河上公曰無有不洗清且平也○榮

曰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不越於善人○成疏水性平而無僻聖心正而治邪莊云平中准大匠取則焉

事善能

御註於事善能任用亦如水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矣○御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明服了如彼水性決之爲川壅之爲池浮舟涵虛無所不爲是善能也○河上公曰能方能圓曲直隨形○榮曰水之無用不成君子何爲不可○成疏水性多能隨事利益聖智虛察順物成功

動善時

御註物感而應其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也○御疏至人之心諭彼虛谷方之鏡像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善時○河上公曰夏散冬凝應感而動不失天時○榮曰水冬凝夏液不差其節君子相時而動未失其宜也○成疏水冬凝夏釋流結隨時況聖智虛忘感來則應觀機動寂不失事宜出處默語不二而一○節解謂聖人事道以治身去邪偽特爲後賢而作軌範夫此七善者皆因一行形中萬神自善也

第三結柔弱所以無疵

夫唯不爭故無尤

御註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也○御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未嘗爭競波流頹靡委順若斯既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河上公曰夫唯不爭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也○嚴曰人者體柔守弱去高處下受辱如地含垢如海言順人心身在人後人之所惡常獨處之恬若無心蕩若無己變動無常與道流止去己任因莫過於水帝王體之用之爲治其德微妙有何尤矣○榮曰水本無心人能虛己不與物爭自然之道也○成疏夫唯義同前釋唯水與聖獨以不爭爲能虛柔順故無尤過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二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三　使三

唐　玄宗　御註　幷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　成玄英　疏
濛陽　強思齊　纂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廣明無爲上善虛己利他，故次此章即顯有欲下凡自貽伊鏈，欲尔去取，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第三謙柔静退方合天道。

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　夫天地大鑪神功至象出明戒以指勸陳静退以悖幽故日月貞明不失虧盈之度山河深娑將乎崩竭之哭況我凡軀敢持盈滿頓足於聲色之地侈心於人我之中飄飄善芽理無明而不見堂堂惡志入有濁而恒安亦子悲鳴出三宮而上許白骨流淺歷九泉而莫知聖夫一生倒置之甚真言不察深乎可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御註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御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欲求取無厭執守保持使令盈滿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河上公曰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嚴曰汙衆趣時以致財貨財貨愈重神明愈耗財貨累積以生患咎不如未盈而止者矣○榮曰欹器滿而必傾奢侈滿而必敗若欲不傾不敗唯有不驕不盈○成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不能静退謙虛恒欲執求盈滿誇矜我大意在淩人必致傾危不如止而勿行也故莊子云危滿則傾危又書云滿招損謙受益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註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御疏揣量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利欲心鬼瞰人怨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河上公曰揣治也先揣治之後必棄擲也○嚴曰砥心銳志運籌策奮智能爵尊名達身進神去安可長保也○榮曰尊則議廉則挫銳意出群爲人所辱難長保也○成疏揣磨也銳利也夫揣劒磨刀雖利必損況勵己陵物寧不困乎又揣磨心智唯欲貪求其爲傷害甚於戈戟物皆我讎故不可長保○節解上揣者謂言語放散下揣者謂精神放散言語放散者則致兵革精神放散者則致頭白齒落

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御註此明盈難久持之矣○御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雞故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其以貫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也○節解謂悉血爲金精爲玉子能行一上下開通腹中雷鳴支節相扶目光踴躍與一相應也○河上公曰嗜慾傷神財多累身○嚴曰夫金玉之與名勢身之與神若冰之與炭勢不兩存名勢者神之穢財利者身之害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以成而益之所以敗財利日益生悉日盡莫之能守也○榮曰金玉無趾自爾流行水火之災莫之能却盜賊之來難可防

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積而散者合道也○成疏欲甚神倦財富形勞身心既困莫能守也又積不能散必招巨盜內懷憂慼外周摟疏身死財泮故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此明銳不可揣也驕猶心生故咎非佗與○御疏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凌人驕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驕獲咎驕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覆釋揣銳也○河上公曰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嚴曰富貴而不驕易言而難行身愈尊貴志愈高遠而富貴而驕猶炬得大舉明愈大炬明愈盡可不慎乎○榮曰積貨不能散乘貴以凌人咎自內生非自外得○成疏咎釁也遺與也夫處富貴應須濟物不能謙遜反更憍盈自致危亡豈關佗與○節解謂富貴者多貪榮祿財賄不肯學道然後身死身死不能保其官祿財貨也縱積錢至天何益於身身死名滅也

第三謙柔靜退方合天道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註功名成遂者當退身以辭盛未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御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隳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河上公曰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過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榮曰陰陽遞代涼燠推遷物之恒理天之常道若貪榮不退必致危亡二跡所以見機四皓於焉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成疏天者自然之謂也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虧必盈極則反數其然也所以佐世之功成富貴之名遂者必須守分知足謙柔靜退處不競之地遠害全身能如是者深合天真之道也功成名遂者謂退身隱行行自然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者所以次前章前章略顯驕矜之過謙退之德其於修習法門猶自未具故往此一章即廣明內外兩行次第功能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拘魂制魄守一內修第二明廣顯治國利佗之行第三明達道忘功之美

第一明拘魂制魄守一內修

夫奇樹所以芳菲林花所以明媚皆由深根固蔕清而斯流況之於人魂魄須養保和氣以自潤守謙柔以共成雨雪濛濛不憚去來之苦雖鳴叶叶須加風夜之勤必使營魄和安無令心神散越須知子晉控白鶴以排雲方悟琴高乘赤鯉而凌漢如長營代務擯棄真筌大道之為扁心何愚夫之暗昧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御註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御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生全若動用不恒

毗散陽氣則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全生抱守淳一不令染雜無離身乎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河上公曰載營魄營魂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傷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者腐人肝肺故魂靜則志道不亂魄安則得壽延年抱一能無離乎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入為心出為行布則為施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榮曰載運也營護也魄身神也一道也人者神之車故言載身清則魂魄安心濁則真神遠染慮以守神故言營灰心無有二故言一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無離○成疏載營魄載運也營魂是陽神欲人之善魄是陰神欲人之惡故魂營營然而好生魄泊也欲人之泊著生死又魂性雄健好愛喜怒魄性雌柔好愛驚怖驚怖喜怒皆損精神故修道之初先須拘魂制魄使不馳動也抱一能無離抱守也一三一也離散也既能拘魂制魄次須守三一之神虛夷凝靜令不離散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註專一沖氣使致和柔如嬰兒無所分別乎○御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氣為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躭著乎此教養氣也○河上公曰專氣致柔專精其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也能如嬰兒乎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故事則精神不去也○榮曰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得長生之道致柔也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情能如嬰兒也○成疏專精專也柔道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為專精道柔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御註玄覽心照也疵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淨能無疵病乎○御疏滌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躭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情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修心也○河上公曰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能無疵乎不淫邪也○榮曰浴玄流以洗心滌也蕩靈風以遣累除也內外圓淨同水鏡之清凝表裏貞明絕珠玉之瑕類也○成疏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五情神柔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夷而無疵病者

第二明廣顯治國利他之行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御註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放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為之君也○御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此無為也能為之乎○河上公曰愛民治國治身者愛

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知乎治身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布德施惠無令下知○榮曰君上不能自化必藉於人化物理人事資安靜但有爲而躁動者傷物也無爲而安靜者愛人也○成疏前既自利道圓此下應須接物行之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別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爲治國夫治國者必須示其淳朴教以無爲杜彼邪奸塞兹分別如此則擊壤之風斯返結繩之政可追故下文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御註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應斯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常不以雄成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而益謙○御䟽修德可以爲君爲君須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闔爲廢黜天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爲雌乎○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人設教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河上公曰天門開闔天門謂北極紫宮開闔謂終始五際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能爲雌乎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榮曰天有四時之門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白門開而冷黑門開而寒令之細人暑雨祁寒皆生怨嗟此不能靜也闔閉也一門開三門閉雌靜也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於虛玄死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動○成疏闔閉也雌靜也天地開闔謂劫運成壞也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不爲三災所及雖劫有廢興而心恒虛靜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註人君能爲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御䟽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爲功所謂忘功者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河上公曰明白四達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通滿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能無知乎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榮曰聖人智周萬物明齊兩曜四方皆照爲四達也照而常寂光而不曜遺識混心能無知也○成疏明以能照得名白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惠明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故略舉四足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爲也○又解云四達者達三界及道境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爲有修爲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爲主宰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御䟽生之畜之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治道清淨令物得遂其

生理効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爲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爲己有也爲而不恃者令各得動爲而不自負恃爲己功也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河上公曰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有取也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長大不宰割以爲其器用之是謂玄德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如道也○嚴曰不有不恃不以不宰變化冥冥天地自理去華離末歸初反始禍絕於我亂亡於彼福起於天德生於地然默默輓輓萬物齊均其德玄冥莫之見聞也○榮曰生之畜之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黔黎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陳三　十一

忘功德是謂玄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深而且遠故言玄也○成疏生之畜之言聖人自利道圓利佗德滿故能生化群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雖復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真空故無蒼生之可化爲而不恃豈有功用之可稱只爲無蒼生之可化故施爲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長而不宰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爲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

第三結歎忘功之美

是謂玄德

成疏玄言深遠德乃上德歎此忘功聖人實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三十輻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顯自利利佗內外二行其於空有兩惠猶自國故次此章具明資導之義就此一章義分爲兩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夫老君垂範金口所宣秘在紫微宮中題於白簡之上不比三五之經史皆四萬劫之一傳故漢帝不悟於真經軒轅將迷於大隗至聖垂忘流于下凡所以鑄藉白茅得聞玄道立法作論破彼群迷假合此身究竟非我譬如車也何有實名三十輻而共成一百年而何久若其不知虛假深謂迷方者乎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御註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者因言少總衆夫輮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輮廂之有無亦無所用之車中若不空無則輮廂之有皆爲棄物也○御疏輻三十貫一轂者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群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轡則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論則輮廂有也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輮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輮廂之類皆爲棄物故乾坤成列而易功著萬化流動而道用彰是以借麤有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耳○河上公曰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共一轂者轂中

陳三　十二

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當除情去慾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總衆弱共扶強也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轝中空虛人得載其上○榮曰輻外也轂内也内轂空故外輻湊之聖人虛心億兆歸之無者空虛也車形雖有賴無爲用若車無空處其用不成今用本由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借此爲譬以況理教教其文字爲有也理絕名言爲無也教之行也因理而明理之詮焉由教而顯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藉理明無理教何所說既知理教之相由是體有無之爲用○成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㡌轂内空也只爲空能容物故有車用況學人心空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是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析推尋徧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御註埏和也埴粘土也陶匠和土爲瓦缶之器也○御疏埏埴粘土也註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言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河上公曰埏埴以爲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食飲之器也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也○榮曰作器必須和泥泥調則器可用修身理宜鍊行行潔則道可成埏和也埴土也○成疏考工記云埏和也埴粘土也和粘水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以況學人心空故能容物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古者陶穴以爲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耳○御疏鑿穿也門傍窻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耳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勃蹊謂爭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之所利利必資無故有以無爲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爲用也註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耳○河上公曰鑿戶牖以爲室謂作室屋當其無有室之用言戶牖室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是其用也○榮曰爲室内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爲用不以難乎爲道内既闇昧外復聾瞽以此求道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用也人生慧解道成之○成疏穿鑿戶牖以爲屋室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況學人心空故能覆物又穿鑿戶牖通人往來況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滯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御註有體利無以無爲利無用體有以有爲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

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麤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耳○河上公曰故有之以爲利物利於形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爲用言虛空中者乃可用盛受物故曰虛無制有形道者空無也○榮曰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爲利單無而無有無不得爲用明有因無以爲利無因有以爲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麤妙之相籍也○成疏無賴有爲利有藉無爲用二法相假故成車等也言學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學人之利用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五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汎舉車器欲顯假法不真故次此章正辨色聲以明實法虛幻相對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爲二別第一顯塵能敗根應須厭離第二明根染塵境勸令靜息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第一顯塵能敗相應須厭離 夫至道恬忘理相俱稟一氣生資遂成乎人圓首戴天方足履地四肢象於四氣五臟法於五行故得目耳徹明心情洞曉須捨有爲之色來歸真淨之源豈邇馳放之心以結聾盲之業不能割却誣妄行指大方馳彩鳳於丹童控玄虬於聖落去彼取此良爲真人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御註目悅青黃之觀耳躭宮徵之音口嗛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盲聾也○御疏色謂青黃赤白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謂酸鹹甘苦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聾盲爽差尒又況躭滯代間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唯形體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者也○河上公曰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五味令人口爽爽妄也人嗜於五味則口爽言失於道也○嚴曰淫於五色之變視不見禍福之形色者陷目之錐也佚於五音之變者聽不聞吉凶之聲者塞耳之椎也美於五味之變者口不中是非之情味者斬舌之器也○榮曰目雖能見躭色不已喪其明耳雖能聞淫聲無倦失其聽口雖能嘗察味莫窮乖其養爽失也然盲以不見爲義聾以不聞爲義有目而不見真人大聖盲也有耳不聞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口以知味爲用若貪俗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成疏五色令人目盲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真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視即色是空與盲何別五音令人耳聾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躭絲竹耳滯宮商不能返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五味令人口爽五味者甘苦辛酸鹹差失也躭貪酥醴咀嚼膻腥不能味道談玄故曰口爽

第二明根染塵境勸令靜息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御註馳騁代務躭著有爲如彼田獵唯求殺獲莊子云日以心鬬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也○御疏此言躭聲滯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田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以發狂病也○

河上公曰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嚴曰樂於田獵之變者思不免於狂惑田獵者狂惑之師也○榮曰縱之於田漁太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毅發病身亡國失狂之大也○成疏馳騁猶奔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罝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註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御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以材器爲貨難得之貨者即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夫不安本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傷道行○河上公曰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嚴曰貪於貨財之變慮不免於邪傾財貨者害本之物矣○榮曰美色重寶難得也以此亂心傷行也○成疏難得之貨謂趙壁隋珠珍貴佳麗之物也貪著愛玩爲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爲妨礙

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御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爲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爲也故去彼取此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河上公曰是以聖人爲腹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爲目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矣故去彼取此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也○嚴曰夫聖人者服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味無味之味馳騁無境之域經歷無界之方發無形之網獲道德之心矣○榮曰虛心而內實爲腹也反聽而不盲不爲目也有累之業遣去也無爲之道來取也○成疏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是以仍上之聖人即舉戒凡也腹內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爲腹也內視無色返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爲目也故去彼取此去彼爲目之盲聾取此爲腹之實智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四 使四

唐玄宗御註幷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强思齊纂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寵辱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辯根塵等法舉體不真故以此章明身反榮華適為患本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第二假設疑問辯其所以第三校量貴愛顯其得夫）

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夫代上尊榮無過九○五人之死地唯十有三開寵辱之兩途明衆生之不悟家門赫赫大冠長昫之權祿壽寵寵佩昫垂瓔之盛豈知夫玄熟一秩赤族便來歆霍光以芒刺生憂楊惲以豆箕成禍咎君大戒寵辱須驚念我凡夫心情不鑒入朝迷而不賞出當寵而恒安田實所以相傾為執當之要）

○寵辱若驚

御註櫟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御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櫟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名執權既以為光寵失勢自傷於卑辱光寵則矜恃卑辱則驚嗟故陳戒使若驚欲令齊其寵辱○河上公曰身寵亦驚身辱亦驚○榮曰官高而慮危賤極而多耻皆懼也○成疏寵為榮愛之名辱是戮耻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患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為驚即同故言若也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者也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儵來生死不撓其神可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

○御註身為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正標也○御疏貴矜貴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耽翫聲色矜競榮華皆為有身遂成患本即貴其身者復何貴乎貴大患矣即身是患等無有異未能無患秖為有身即此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忘身是知患由貴生身為患本故云貴大患若身○河上公曰復還自問故畏大患至身也○榮曰夫外其身者得失難駭貴其身者寵辱易驚若也貴身即有大患故言貴大患若身也○成疏貴謂爵位亦是自貴己身也大患謂煩惱老病等也言凡人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可惡身為貴與大患俱以身為本故言若也

第二假設疑問辯其所以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御註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憍盈無不生禍足知寵為辱本故荅云寵為下也○御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謂寵辱還自荅云寵為下所以明寵為下者夫恃寵即憍盈憍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本故云寵為下也○河上公曰何謂寵辱問何謂寵何謂辱寵者愛榮辱者恥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寵為下辱為下賤○榮曰

何謂寵辱起問寵爲下釋出也寵爲貴應言上辱爲賤應言下今說寵則知有辱言下自明於上不能具出略舉也若依文而解俗愛榮華以寵爲上居高近危榮來辱及寵爲下○成疏何謂寵辱假設疑問也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解釋其義也世情顛倒以寵爲上患心觀照足爲鄙下何者爲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之兩驚本由一寵故可爲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

○御註寵辱循環寵爲辱本凡情或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經云是謂寵辱若驚○御疏得則爲寵失則爲辱若驚者夫寵辱循環故寵爲辱本代閒衆生得寵則欣喜得辱則驚懼故聖人戒云禍福循環譬之糾墨寵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亦驚其憍逸其驚相若故經云是謂寵辱若驚也○河上公曰得之若驚得者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貴不敢憍富不敢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是爲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而驚失之而驚也○榮曰寵則榮來辱便枯至得之與失並悉皆驚雅虛澹之人不駭其慮是謂寵辱若驚也結上義也○成疏是謂寵辱若驚結成辱寵之義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也○河上公曰復還自問故畏大患至身也○榮曰問也○成疏假設問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御註身相虛幻本無眞實爲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痒寒温故爲身患○御疏吾所以有此大患者爲吾執有身相好榮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懼心神內竭於貪欲形骸外困於奔競苶然疲役非患而何○河上公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饑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榮解也有身滯榮悴之病兼生死之災故云大患也○成疏此荅前問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爲身愁毒即是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患不殊故西昇經云身爲惱本痛痒寒温吾拘於身知爲大患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御註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也○御疏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眞實即當坐忘遺照墮體黜聰同大通之無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繫於大患乎故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註云委和者莊子承荅舜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河上公曰使吾無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嚴曰休心道德記志神明和爲中主澹若不生無計之計經營天地無慮之慮翺翔混冥存忘變化不以爲異尊寵卑賤無所少多貴大亡於身故大患不能得天網不能取也○榮曰虛已忘心無身也是非患累起在於

身身苟忘也則死生不能累寵辱不能驚何患之有○成疏只爲有所以有身患身旣無矣患豈有焉故我無身患將安託所言無者坐忘喪我隳體離形即身無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第三校量貴愛顯其得失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爲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爲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無所復驚忘身即無爲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御疏言人君自矜貴其身以爲天下之主者貴身則陵人人故不附可暫寄耳若自愛其身以爲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人則樂推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長爲之主矣然此章首標驚寵辱結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存貴愛不若忘天下故爲大患爲吾有身驚寵辱未能物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爲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爲無不爲不德而有德矣○河上公曰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言人君故貴其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久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爲已也乃欲爲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爲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榮曰太上貴德不貴身明王愛人不愛已苟能如此則可以長久也若貴身而賤物愛已以憎人不能同天地之仁齊日月而均照則寄託而已○成疏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陵物如此之人適可暫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寄是暫時寄寓託謂永相附託言能保愛已身不輕馳騖謙以自牧雌而順物者則可以託化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身爲大患戒勿耽貪此章則顯妙體希夷勸令修學先病後藥所以次之

今就此章義分爲六第一明不一而一散一爲三第二明不三而三混三歸一第三明道非愚智妙絕名言第四明體離色聲而無方應物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第六明而古而今爲綱爲紀

第一明不二而一散一爲三 夫玄道幽潛洪源湛邃陟三天而罕見昇八境而難尋狀鷄子之未分仰猶龍而莫覩杳冥昏默理絕隨迎故軒帝失之於崑○丘唐堯邀之於姑射不生不滅跨萬古而長存無色無形貫三清而首出從本降迹開衆妙門於天地氤氳生於造化延埴闡真文於篆籙納群生於寶珠故劉安致八公之仙王母獲雙童之侍麻姑暫對擲海水之三移丁令歸歟知鄉關之一變妙道之用其大矣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註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而能色故名曰夷○御疏此章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

色聲形法故求竟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有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夷希微夷希微者所謂明道而非道也夷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持執持也○河上公曰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也○榮曰道遠乎哉眼可不見聖人體之獨見曉焉名之曰夷夷平也大道甚夷坦然善謀也○成疏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體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若其有色色即參差只爲無色故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註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曰希也○河上公曰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榮曰大音希聲耳所不聞聖人洞之獨聞和焉名曰希玄教難遇希言自然也○成疏希簡少也體非宮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希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註搏執持也微妙色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也○河上公曰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榮曰大象無形難可搏觸聖人玄悟了達虛無故言微者機也動而應物機也妙絶有無○成疏搏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質不可搏觸而得故名微妙也又臧公三一解所謂精神炁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測之用炁者形相之目惣此三法爲一聖人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炁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形可爲乃言夷希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絶無若絶無者遂同太虛即成斷見今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

第二不三而三混三歸一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御註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耳道非希微故復混而爲一也○御疏此三者希夷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色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夷希微耳謂之夷希微則三世也夷希微但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聲色形等則夷希微復混同爲一矣○河上公曰此三者不可致詰三者謂夷希微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常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也故混而爲一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而爲一○榮曰希夷微三者也俱非聲色並絶形名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爲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一不成一故三不成三惟其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成疏三者即夷希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合也真而應即散一以爲三應而真即混三以歸一一三三一不一不異故不可致詰又

解此真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義
中

第三明道非愚智妙絶名言

其上不皎其下不昧

御註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惟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也○御䟽皎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昧惟妙本惚怳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昧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河上公曰其上不皎言一在天上不皎皎光明也道上下無極也其下不昧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也○榮曰其上不皎其下不昧乘乘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皎明也昧闇也乘乘猶泛泛也乘物以遊而無繫也言乎至道不皎不昧不可以明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聽得希夷之理既寂三一之致亦空以超群有故曰歸無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無物無物亦無此則玄之又玄遣之又遣也○成䟽皎明也昧闇也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註繩繩者運動不絶之意不皎不昧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御䟽繩繩者運動不絶之意也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不得則妙本湛然未嘗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也○河上公曰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白黑别非一聲也不可以商角徵羽聽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復歸於無物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嚴曰沉沉沉沉復歸虛空曲成萬物皆得以存窮微極妙盡得以然周流上下莫睹其無也○成䟽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也言聖人既能政理復能政他故云不可執名求理故不可名也又解繩繩運動之貌也言至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於無物也

第四非色聲而無方應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怳

御註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怳也○御䟽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為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怳○河上公曰是謂無狀之狀言一無形狀而能為萬物作形狀也無物之象一無物質而為萬物設形象也是謂惚怳言一惚惚怳怳若存若亡不可見也○嚴曰無狀之狀無所不狀無象之象無所不象光於惚怳無所不顯大而若小存而若亡也○榮曰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

聽而契希夷希夷還寂恐迷途之未悟但執無形示失路之有歸更開有象無狀之狀此乃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爲自應還真自應還真攝跡歸本也從體起用自寂之動也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攝迹歸本言其有也忽爾而無忽爾而無無非定無恍然而有有非定有有無恍惚無能名焉○成疏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狀貌象形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亦能生化故云狀之象

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御疏至精無形至大可圍故迎之者不得其首隨之者不得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則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也○河上公曰一無影迹可得見知也○榮曰有也有前可接無也無後可追迎不見非有隨之不見非無也○成疏迎不見其首明道非古無始也隨不見其後明道非今無終也

第六明而古而今爲網爲紀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御註執古無爲之道以御今有爲之事則還反淳樸矣○御疏此明古先帝王能以無爲道化以化人故戒令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爲之化以御理今之有爲之事則不言而化矣○河上公曰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物知今當有一也○榮曰御正也古道無爲正也今道有爲聖也聖人持無爲之道以正有爲息澆薄之風反淳和之化也○成疏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有生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註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也○御疏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爲而理當抱守淳朴爰清爰靜者是知爲理道之綱紀也○河上公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之綱紀也○嚴曰執古自然以御於今不爲夷狄變則不爲中國改容一以知始一以知終仰制於道物無不懸無所不主無所不臨其職溥大無所不然爲虛綱紀天地祖宗也○榮曰玄古之道難知無爲之道罕悟上御下以正下從上以除耶得道之綱要○成疏古始即無名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今不古而古而今用斯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所修之境希夷此章即明能修之智難識境智相會所以次之今就修此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第二強爲容貌令物依修第三明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夫大道之本難尋妙象之形莫覩鸞龍乘氣遊碧洞以翱翔馭鶴驂窅眇丹紅以容豫其性也寂其形也真若不譬之於當今群品格之而不得欲行于道知三冬之雪深忽造于非恐四隣之許覺修奉振慴其狀若斯豈此未忍放情流蕩生理五欲之境死入三塗之中豈識古士之心自矜而若是者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註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爲事者於彼

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也○御疏古者昔也士者事也言古者之人善以道爲事者精微要妙玄深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滯而其宇量冲邃不可識知○河上公曰古之善爲士者謂用道之君也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如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嚴曰上通道德之意下達神明之心秉天地之常挾陰陽之變循以隱匿形容絕滅端緒作事由反不可識知○榮曰昔之道者難行也古之知士能循也道乃機微要妙玄寂虛通行亦極細窮微不滯無壅行與道合不測難知不可以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識識之者乖真故云不可識也○成疏古之善爲士者古昔也善者惡相對也爲者修學也前章執古御今此章即御今引古故爰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學人也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所俱深不可以心識之故歎之也

第二強爲容貌令物依修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御註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爲容狀以明之謂下文也○御疏夫唯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量難窺故強爲容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河上公曰謂下句也○榮曰容相貌也夫道既難思行亦頗識恐來人無因豫體道學者不知立行下文略舉容相以勸勗也○成疏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於無形之理而強爲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御註豫閑豫也善士代世間法如涉冬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滌故閑豫也○御疏豫閑豫也若如也川喻代間愛欲所以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爲愛欲所滌如涉冬川故多閑豫冬川所以閑豫者冬氷堅壯無墜陷之憂也○河上公曰舉事輙加重慎與與兮若冬涉川心難之○榮曰履薄氷者恐陷在浮生者慮危兢兢不敢爲非勤勤唯知進道也○成疏豫猶豫也猶豫怖懼也言修道學人懼於世境意業如冬涉川水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明意業淨

猶若畏四隣

御註猶豫疑難畏懼今我不滌也上言善士不滌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也○御疏猶豫也畏疑難也夫善士無愛欲故多猶豫及觀其行舉動施爲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之知而加戒慎也○河上公曰其進退猶拘制若似人犯法畏四鄰知之○榮曰處俗行惡驚鄰保以覺知志道從善懼幽明以彈糺也○成疏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容恐畏四鄰閭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

儼若客渙若氷將釋

御註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爲而不疑滯

於物渙然若春氷釋散○御疏善士於愛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而爲善之行不疑滯於物渙然若春氷之釋散無留礙爾○河上公曰儼若客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渙若氷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虛空○嚴曰無留礙爾客者因應而不創順道從天常如儼客不爲主人易堂宇改妻妾爾氷者常陰而不陽靜而不譁隨事變化與物推移柔弱潤滑無所不可猶冬積爲氷春釋爲水天順時也○榮曰儼若客爲客唯事安然修道不宜妄動渙若氷將液春日麗而氷釋玄風舉而累消○成疏儼若客儼矜莊貌記云儼若思言學人應須歛勵身心勿得放縱猶如賓對主不可輕躁此明身業淨渙解散也如前修學智慧增明或深明消散如彼冬氷之逢春日也

敦兮其若樸

御註雖渙然氷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質樸無所分別○御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凝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河上公曰敦者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榮曰厚而不薄實而不華也○成疏敦淳厚也樸素質也前既三業已清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

曠兮其若谷

御註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若波空谷也○御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宇量曠然寬大於物悉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河上公曰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名功無所不包容也○榮曰谷之虛也容物而應聲心之虛也懷道而濟俗○成疏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德寬曠包容如谷也

渾兮其若濁

御註和光渾迹若濁而清○御疏善士心照清靜而能容物和光同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河上公曰渾者守本真濁者不照然與衆合同不自尊也榮心無分別混也與俗和同濁也懷玉無染握珠自明似濁也○成疏混和雜也濁有爲也雖復心靈潔素障累分消而混沌有爲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第三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御註孰誰也誰能於彼渾濁以靜澄止之令徐自清乎○御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染則自然靜止故云孰能於代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之濁而澄靜之令徐徐自清乎孰誰也○河上公曰孰誰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榮曰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少故曰誰能○成疏徐緩也雖復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安靜閑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混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閑明動而寂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註誰能安靜於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御疏此教於法無滯也誰能以清淨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以久滯滯則非悟未名了出常須更求勝法運動增修爲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亦以來而次滅則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也○河上公曰孰誰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榮曰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少故曰誰能○成疏雖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動心恒閑放而生化群品也明寂而動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御註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御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滯滯得無所得令復滯清求生是謂盈滿盈滿則妨道故云不欲盈也○河上公曰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榮曰上來陳道行以勸學人人能守之自得清淨義存謙退不事盈○成疏保持也盈滿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滿也此遣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御註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爲敝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御疏夫能無所疑滯以至無爲於法無住不盈滿者能以新證之法以爲敝薄更求勝致不以爲新成而便滯爾○河上公曰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其敝不爲新成守敝者匿光榮新成者貴功名也○榮曰立身者不至滿盈匡輔務存忠正雖老而還少在敝而更新學道者虛心遺於聲色濾慮蕩於紛爭○成疏獨此遣中聖人於有爲敝濁之內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境智相會故能妙極重玄故次此章顯出重玄道果今就此章義分三別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第二勸返本還源歸根復命第三示從小入大妙契虛玄

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 夫虛極真宗詀志要者入希夷之與居惚恍之先理絶百非言忘四句或遣上界坐遣撥而紋神時降下凡持舟航而接物開大圍之境天地納之而不窮處細微之中竟末求之而不得厥理清淨其不恩告夫靜退之夫須臻虛極之道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令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御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是爲正性及受形之後六根愛悅五欲奔競則正性離散失妙本矣令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絶欲無狹而不厭則虛極妙本自致於身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河上公曰致虛極修道之人損情去欲五內清淨致於

虛極守靜篤守淸淨行篤厚○榮曰其性正而貞其行淸而速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成疏致得也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也

第二勸令反本還源歸根復命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註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觀萬物動作云爲及觀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爾之也○御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及觀其歸復常在於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也○河上公曰萬物並作作生也萬物並生也吾以觀其復言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人當念其本○嚴曰始於無爲動於無形發於時和以遂成功也○榮曰萬物並作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爲以安靜爲情而動作去眞以從僞失本而逐末也吾以觀其復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聖人抑末而崇本返澆以還樸也○成疏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爲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不動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御註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爲物花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故本有作芸芸者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於根本耳○御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及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更生虛極妙本人所禀而生也今觀情欲熈熈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榮曰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心攀緣萬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聖人皆勸以反本故言各歸其根也○成疏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心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爲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御註花葉芸芸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禀之性命也○御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木之禀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人禀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禀之性命矣○河上公曰歸根曰靜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能死也靜曰復命言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使不死也○嚴曰天地反復故能長久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龍蛇復蟄故能彰變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寧氣順血脉和平也○榮曰在末所以輪迴也反本寂然不動靜曰復命近而爲語強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夭虛靜保其天年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有死失於其性靜則不死不生復於惠命也○成疏歸根曰靜但能返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靜曰復命命者眞性惠命也既屏息囂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眞性反於惠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御註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御疏復命曰常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註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詞也○河上公曰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知常曰明能知道之常行則爲明也○榮曰復命曰常有死有生故斷不死不生故知常曰明迷斯理者闇悟此道者明○成疏復命曰常反於性命凝然湛然不復生死因之曰常知常曰明既知反命眞常之理者則智惠明照無幽不燭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必矣○御疏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註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辭也○河上公曰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嚴曰失道之人廢棄經常事其聰明縱其志欲妄作凶行故知以受禍明以造殃深察以死慱辯以亡夫何故哉不反元始不復本根動與道乖靜與神殊存故不能存也然故不能然也○榮曰知常信道所行皆善天祐人助故云吉皆道從邪縱情任意觸徒妄作所爲失當人誅鬼害故云凶也○成疏不知性脩反德而會於眞常之道者則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也

第三示從小入大妙契虛玄

知常容

御註知守眞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也○御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含容故曰知常曰容○河上公曰能知道之所常行則除去情欲無所不包容○榮曰知常達理量等虛空無所不包故曰容也○成疏體凝常一道悟違順兩空故能容物

容乃公

御註含容應物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爲公正也○御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無私則天下歸往是爲王矣○河上公曰無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也○榮曰正而無私○成疏公平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

公乃王

御註能公正無私者則爲物所歸往○河上公曰公正無私則可爲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神明千萬共湊己躬○榮曰偏私不堪宰物公正可以君臨也○成疏王往也只爲包含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爲蒼生之所歸往

王乃天

御註群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也○御疏惟天爲大惟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曰王乃天○河上公曰王能德合神明乃與天通也○榮曰無心廣覆運行以時○成疏既作法二化主爲物所歸復蔭覆含靈同於昊昊

天乃道

御註王德如天乃能行道○御疏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天乃道○河上公曰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榮曰與天地合德共道齊真疏通無滯動皆合理○成疏既合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

生化無窮

道乃久

御註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御疏道乃久歿身不殆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為王王德合天乃能行道道行則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雨望之如春則終歿其身復何危殆之事故云歿身不殆○河上公曰與道合同乃能長久○榮曰道則自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壽也○成疏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相符故義說為久

歿身不殆

御註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矣○河上公曰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俗道德弘遠無殃無咎與天地俱沒而不危殆也○榮曰沒終也與天為期與道同久終於此身永無危殆○成疏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跡謂之沒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

使四　　二十八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四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五　　　　使五

唐　玄　宗　御　註　幷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淥　陽　強　思　齊　纂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太上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至極妙本動物起修故次此章顯應感隨時從本降迹說此章中分為二別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第二數至德潛運知若不知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　夫栗陸為君赫胥當代皆遵至道不事文華十二帝之安時數萬年之流美上自為主無事無為上下無知不相親事人如野鹿君若標枝俗成大道之鄉物致華胥之野真氣篤厚飲啄淳和率道性之自然挺太朴之皆一其壽遠其心真何以致之實賴無為之力也

太上下知有之

節解謂上知泥丸下知丹田牡牝會絳官閉心握固元氣流行耳聞神聲下知腹鳴行一御之即有鐘鼓之聲也○御註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御疏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為太

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上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時生育之美不知何以稱其德故云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淳也若不知者没而無謚法者號之曰皇○榮曰太上謂上德之君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太上上懷道德於下無所須下皆自足於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成疏太上即是人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爲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深悟妙本疑神遐寂體絶形名從本降迹故有位號不執相貌殊致故言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所由也

其次親之譽之

御疏太上之君没黄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仁及百姓故親之柔服致平功高天下故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爲後代之患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載之後故爾○河上公曰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嚴曰人樂爲主曰帝也○節解親之者謂魂譽之者謂魄○榮曰下德之君有爲迹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於君上○成疏曰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耽著經教親愛筌蹄依文生情共相譽讃也

○其次畏之侮之

御註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軀○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也○御疏黄帝堯舜氏没下及三王五霸浸以陵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議罪而求功上賞姦而生詐相蒙若此可爲寒心○河上公曰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之也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嚴曰嗟之嘆之故謂之王○榮曰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刑法以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此下古之化也○成疏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耽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也○御疏此覆釋畏之侮之也百姓畏君之教令皆爲君信不足於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耳○河上公曰信不足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之民也○有不信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榮曰夫爲上也化之以道示之以信上能信下下亦信上若能信下下亦信於上○成疏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也

猶其貴言

御註親之譽之者猶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也○御疏此覆釋親之譽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善仁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之言而稱譽之

耳○河上公曰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榮曰此中古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譽是以重言○成疏世俗浮偽之言故不知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大罪障滋深也

第二歎至德潛被日用不知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御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爲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忘帝力適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爲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仁施也○河上公曰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也百姓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爲己自當然也○榮曰帝皇之道隆功成也無爲之風著事遂也前曆明三古言失道後德自淳至澆後重結之欲示絕仁棄義反澆還淳也道淺易覩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神功莫測日用不知言自然也○成疏亭毒之功成生育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須荷聖恩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從本降迹應隱機故次此章即明應迹既興妙本斯隱就此章內義有三重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爲亂

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 夫五帝淳流三王澆栽以結繩道廢干戈事興殷則赤血剖心周旗梟首大道既啓天下崩離吳越以伐國亡驅之以撣權絕命失道之義其在茲乎則知聖治無爲玄風長扇芻狗萬物不親其親陳一物之納惟而百姓之奎戾樂云樂云鐘鼓何爲禮云禮云彫豪奢此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爲然則聖人救伐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耳○御疏大道者代俗澆漓人人浮競玄晏之風斯泯穆清之化不存失夫至道無爲之事故云廢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蹴踖於其間矣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也○河上公曰大道之時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則仁義不見大道廢而惡逆生乃有仁義不傳道也○榮曰夫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移至虛之理空有未足議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盛衰無變何興何廢乎純粹之日彼此不隔於親踈靜泰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然符會未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實至一故言道與行偏愛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道故言道廢時有澆淳道無興廢○成疏即是太上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朴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罪也又云相呴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

智惠出有大偽

御註用智惠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偽矣并竊符璽可不信然○御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檢

俗制典以誥奸恐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恐其不平爲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人兼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失智慧之作法適足侈大其詐僞故云有大僞矣○河上公曰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爲大僞奸詐也○榮曰昏昏默默道之極也昧昧晦晦行之至也未能光而不耀去知與故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非迭起奸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爲道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僞○成疏智慧○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則詐僞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爲僞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中

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爲亂

六親不和有孝慈

御註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踈戚無倫不和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御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大同之俗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怨恩斯起則有扇枕温席人謂之孝入覆出顧人謂之慈被孝慈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爲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視人猶己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人皆可慈也則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河上公曰六紀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牧養也○榮曰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彼此相混是非不作長短相形好惡斯起和以不和標稱孝因不孝立名也○成疏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孝顯其高行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御註太平之時上下皆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御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乎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士之獲進親君於昏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若夫道化大行無爲清靜斯皇多士盡是夔龍彝倫攸序無非作乂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朴之道興則於忠臣乎何有此四者頹弊之極也焉得不返之於淳朴乎○河上公曰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上下各自潔已不知貞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榮曰羲農之時未聞股肱之節桀紂之日始稱關比之賢故知夫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若君昏於上臣亂○於下有能內輔其君外靜於寇忠名顯矣成疏萬乘之主以四海爲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逄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商紂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大道既廢即聖智互興故次此章勸絕聖智反歸至道今就此章中義分三别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第二總歎大乘非下機能悟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 夫懷道之君凝心內照則體方地而生育法圓象而貞明絕代上之

聲塵括囊中之妙旨去人間之智行物外之心堯雲普覆於天雖舜海横流於地紀然後物全于道事任乎真使巧偽絶於人倫忠孝歸於天性行三者而自足豈屬四而多聞見素少思後爲明戒也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註絶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爲棄凡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朴淳朴則巧偽不作無爲則矜徇不行人叶天和物無失性是有百倍之利○御疏聖者有爲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徇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徇之智則非真失真是生巧偽逐迹坐令喪本故皆絶棄之而全其淳朴天和既暢矜徇不行是人有百倍之利○河上公曰絶聖絶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像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棄智慧反無爲民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榮曰聖者凡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絶所未聞也夫聖人合道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偽起用智不及於忘智故須絶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則賊來今言絶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言百倍也○成疏絶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爲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而竊齊國之類是也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註絶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御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云絶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人無私親皆慈孝也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去今六紀廢絶則慈孝名彰若絶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河上公曰絶仁棄義絶仁之恩惠也棄義之尚華言民復孝慈德化淳也○榮曰仁以愛物義以讓人雖曰立人之道實亦矯人之情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慈也○成疏絶偏尚之仁棄執迷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遽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註人矜偏能之巧各有爭利之心故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爲盜賊矣○御疏絶巧者絶彫琢非法淫過之巧棄利者棄徇財兼并乾没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欲不足今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人各自足復誰爲盜賊故云無有○河上公曰絶巧詐偽亂真棄利塞貪路閉權門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邪私○榮曰攞工倕之指息機械之心絶巧也擲玉毀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實無利寧有盜乎○成疏絶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濫竊莊云神農時巧人工倕之指天下皆巧也

第二總歎大乘非下機能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註此三者但令絶棄未示修行故以爲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

○御䟽三者謂絶聖棄智一也絶仁棄義二也絶巧棄利三也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見素等是也○河上公曰此三者謂上三事所絶棄也以爲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故令有所屬當如下句○榮曰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之利今皆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繼以後文示令立行也○成䟽三者謂前三絶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故令有所屬

成䟽屬謂屬著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教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也

見素抱朴少思寡欲

御註見眞素守淳朴少私邪寡貪欲也○御䟽欲求絶聖棄智則當見眞素欲求絶仁棄義則當抱質朴欲求絶巧棄利則當少私邪寡貪欲三絶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邪於中心故必取實於內行爾○河上公曰見素抱朴見素者當抱素守眞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質朴以視下故可法則少私寡欲當知足也○榮曰朴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朴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成䟽見素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棄絶聖智以明遺累故次此章遺於因果爲因能生果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爲五別第一勸令絶學示美惡不殊第二的指妄塵不可就染第三泛列衆生執染之狀第四對辯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迹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第一勸令絶學示美惡不殊（夫上元丹拾之中秘境玄科之內眞言宵宵貯玉匱之長存仙唱冷冷耀金書而迴發實臨於焉巖爾瑤笈所以長誠任秋水而自流置春臺而不取絶有爲之學安分內之眞對善惡而雙忘最惟阿而兩絶豈修人事經染代塵莫混於流俗之鄉低徊於鄙衞之境大聖哀此故絶而去之）

絶學無憂

御註絶有爲俗學則淳朴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患也○御䟽絶學者絶有爲俗學也夫人之稟生必有眞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今都絶不爲是使物無修習今明乃絶有爲過分之學即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其復初者爾若分內之學因性之爲上士勤心行未爲不絶也故曰絶學無憂○河上公曰絶學不眞不合道文除浮華則無憂患○嚴曰俗學則尊辯貴知群居黨議吉人得之以益凶人得之以損天地之○內吉人寡而凶人衆故學之爲利也淺而爲害也深夫凶人之爲學也猶虎之得於羽翼翺翔遊於四海擇肉而食聖人絶之天下休息不教而自化不令而自伏也○榮曰夫志無爲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則得失未聞懷志之於進退則榮枯不驚抱自然之道寧有憂乎存有爲之業者學非爲己懸頭刺股所競者名暎雪聚螢所爭者利懽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來以此存心憂患生矣○成䟽憂累患也

絶有相之學會無爲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唯則恭應阿則慢譍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譍則善慢譍則惡喻俗學絶之則無憂不絶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復相去遠也○御疏唯譍也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阿慢譍也漢書曰不誰何縮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絶否在於心○而絶之則無憂不絶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河上公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爲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稱譽惡者諫諍能相去何如疾時惡直用佞耶○榮曰禮對爲唯野應曰阿稱心爲善乖意爲惡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慮俱遣任真則萬塗皆適實亦無逆無順不美不惡然有爲強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德之鄉唯責人以華薄之禮愜心謂之爲是不問賢與不賢潤己稱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此則智此則智者翻闇於不智賢者到愚於不賢故曰相去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已定益之則憂失進智以殉美譽飾僞以爲惡事雅不同失均也故曰相生幾何也○成疏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敬諾也阿慢應也禮記云先生召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違○順妄生喜怒聞唯則善聞阿則嗔不知唯阿兩聲出乎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順意爲善違心名惡違順既空善惡安寄且唯阿出自一口善惡源乎一心而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膽楚越然有爲之學迷執者多是非善惡之中喜怒唯阿之內適爲患累之本絶之所以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絶之狀也

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躭染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凡人所畏者慢與惡善士所畏俗學與有爲也皆當絶之故不可不畏○御疏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爲過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爲過則物多尤怨以況有爲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絶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不畏而絶之也○河上公曰人之所畏謂道人所畏者畏不絶學爲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仁賢也○榮曰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豺狼可畏不畏終遇於損傷故知人行愛○憎而不已歸茲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危亡今流俗滯之有溺之忘反莽莽欲出無期○成疏學人之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不可不畏必没溺也前絶學亦善惡皆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

第三汎列衆生躭染之狀

荒兮其未央哉

御註若不畏絶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御疏荒荒廢也慢惡爲過俗學失真是皆可畏故當棄絶若不絶

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末有央止時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也○河上公曰世俗人荒亂欲學爲進文未央止也○成疏荒是眇莽歎其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衆生滯之心其日固久執着情篤未有休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御註衆人俗學有爲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登望動生貪欲○御疏熙熙者情欲滛動之貌此明不畏絶俗學之人也夫俗學有爲動生情欲熙熙逐境役役終身如餧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怡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太牢牛羊豕也春臺所以爲愛著謂其卉木滋榮禽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滛蕩也故豳詩云春日遲遲採蘩祁祁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河上公曰衆人熙熙熙熙滛佚多情欲如享太牢如饑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滛佚○榮曰熙熙悅樂也太牢味也春臺色也言流俗衆人務學以規名聲縱情以昏色味悅之以目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不知爽之有日逐欲老而愈滋勞形困而不休仍自欣欣以爲悅樂也○成疏言皝滛者衆故云衆人即衆生之別稱也熙熙悅樂也享燕享也太牢牛羊豕也言衆生欣愛聲色情滛極深如饑人享太牢之饌悅美色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也

○第四對辨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御註我獨泊然安靜於情欲略無形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御疏我者老君自稱言我畏絶俗學學道含和獨能泊然安靜於彼代間有爲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始誰○河上公曰我獨泊兮其未兆我獨泊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荅偶人時○榮曰聖人言衆人馳騖於有爲之境爲聲色之所動我澹泊於無爲之端香味不能惑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滛佚之情心無所在豈定有歸也○成疏我魄未兆我老君自稱也魄寂也兆狀言聖人雖處俗塵而心知寂魄不爲前境之所牽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若嬰兒未孩魁無所歸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住著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滛不滛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又智慧魁弘器量宏博譬彼虚舟而無住上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註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御疏乘乘運動之貌也衆人動生躭著常有執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泊然安靜乘流則逝值坎而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河上公曰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

眾人皆有餘

御註躭嗜塵務矜誇巧智自爲有餘以示光大○御疏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眾人俗學躭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爲有餘我獨損之未常凝滯心無愛滌故若遺忘○河上公曰眾人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榮曰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俗人於清虛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貨以爲外累肆情欲以增內垢聖人塵埃無滌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成疏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眾生滯有故躭滌有餘聖智體空獨遺棄不取

而我獨若遺

御註常若不足似有所遺忘○河上公曰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哉但我心純純故若遺爾○御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則如愚人之心也哉但我心純純質樸無愛欲故曰若遺爾○河上公曰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純純兮無所分別○榮曰俗人愚也自以爲智或於情欲穢亂日深以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虛靜純白日以生也○成疏純不雜也聖智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

俗人昭昭

御註矜巧智也○御疏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者自矜衒巧智也若昏者如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施教法以繩下也悶悶者寬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衒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與有爲故聖人畏絕若昏默也○河上公曰明且達也○榮曰不知強言知內明於心外曜於物自言了了故曰昭昭○成疏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流俗之人心靈闇昧昭然分別自眩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而韜光匿曜故若昏

我獨若昏

御註自韜晦也○河上公曰如暗昧也○榮曰知如不知如將闇也

俗人察察

御註立法制也○河上公曰急且疾立法制也○榮曰鈌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失之路也○成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察機速是分別之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司察是非妄生迫遂聖智空無體知虛幻恒自閑靜

我獨悶悶

御註唯寬大也○河上公曰悶悶無所割○截也○榮曰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好惡故曰悶悶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寂兮絕於俗學似無所止着○御疏絕學行人忽忽無心常若昏昧而心寂兮曾不愛滌於法無住故似無止著爾○河上公曰忽若晦我獨忽忽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寂兮似無所止我獨漂漂若飛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榮曰德宇恢恢心臺澹澹猶如大

海風動波隨漂泊東西終無定止○成疏晦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顯光而不耀故發此言雖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所止也

衆人皆有以

御註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御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常有所以耽滯逐境未曾休息我於代間獨分別有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爾自衆人熙熙已下皆對明也○河上公曰以爲也○榮曰用有爲也○成疏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衆人滯於欲境未甞休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假曾無分別既不見是亦不見非類彼頑愚若兹鄙陋

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我獨頑似鄙

御註頑若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也○河上公曰我獨頑似鄙獨無爲似鄙以若不逮○榮曰若愚人之無知同賤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

御註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也○御疏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絕學之凡人也諸法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爲我獨遺忘情欲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河上公曰我獨與人異○榮曰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人皆得意未假以言物既失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已下並是衆生有爲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無爲之藥救有爲之病藥無所不同故言異也凡夫滯俗聖人用道故言求食於母也○成疏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人皆照察而分別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別故愛染於色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爲異

而貴求食於母

御註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如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爲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君五千餘言則明理謂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爲定略也○御疏老君戒人守樸全和少私寡欲絕視聽之耽著杜聲名之奔競令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貴求食於母○河上公曰食用也母道也我獨用道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五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六　使六

唐　玄宗　御註　幷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　成玄英　疏

濛陽　强思齊　纂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絶學聖人貴用眞道，故次此章，廣顯此人盛德容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爲體；第四明道無去無來，而知始知終。

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　夫大象無形，至人潛運，陟三清而樂賓，淳六氣而超然。欲知其容，誠不可擬，散則爲氣，牢籠百億之天；聚則爲神，出入九元之館。帝鄉之上，將馭白雲；函關之前，仍淳宗氣。應物而動，有千年之鶴歸；乘時而行，變五色之龍躍。惟恍惟惚，孔德之容耶。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也。○御疏：孔，甚也。從，順也。容，容狀也。欲明學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人之容，唯虛極之道是順。○河上公曰：孔，大也。大德之容，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道是從，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榮曰：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也，物無不包，故言容也。動皆順理，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成疏：孔，甚也，大也。容，貌，相也。甚大之德，容貌如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虛容，動止施爲，獨從於道，出處默語，皆是道場。

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御註：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御疏：此明虛極妙本，爲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爲物，其運動靜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爲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謂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爲恍惚爾。○河上公曰：道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所。○榮曰：未知道是何物，而今德從明。夫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無也，則有混成；言其有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成疏：言至道之爲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明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故一不一，而物故不一一也。

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爲體

惚兮恍，其中有象

御註：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也。○御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河上公曰：道雖恍惚無形，之中獨爲萬物法象也。○榮曰：恍惚中有象，惚

恍中有物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奧之道剖一元而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成疏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爲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而無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炁雖復非象非色而爲色爲象故是炁也言道種種變見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物者即上道之爲物也自有而歸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御疏物者即上道之爲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衆象性修反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言人修性反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河上公曰道之恍惚其中有一經營生化因氣立質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御註恍惚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御疏窈冥深昧也虛極降生性修反德攝迹歸本妙物或存窈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也○河上公曰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榮曰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有變故言真也○成疏窈冥深遠也有精即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御註冥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御疏至道妙物就本非假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徧被群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也○河上公曰其精甚真言道精氣甚真非真飾也其中有信道匿功名其信在中○榮曰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響斯在○成疏其精甚真言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炁色神用之本也其中有信玄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者四時必無差爽

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御註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御疏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窈冥真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常不去也故註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精真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令各遂其生成之用爾○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也○榮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有滯謂窈冥之理本絕因緣恍惚之中元無果報遂令行善者有怠長惡者不悛未識精而有靈豈知真而有實言其中有信欲照理非虛爲教衆生開方設教從終至始簡其善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行忠孝者賞之以爵篡弑者罰之以刑合貫空有彌羅宇宙體既獨立常存名亦湛然而不去○成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

無來無去旣名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衆甫

御註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河上公曰閱禀也甫始也言萬物之生從道受氣也○成疏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古察今應夫終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註以此令知萬物皆禀道妙用生成故爾○御疏又詳質云吾何以知萬物本始皆資禀於道道必度閱之令遂其生成之用之然哉荅云此者以此甚精甚信凡今萬物皆禀妙用生成故知之爾○河上公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我何以知道受氣也以此此今也以今萬物之精皆得道之精氣而生人動作起居非其道不然也○榮曰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始至終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成疏此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始終之事只用此眞精純信之道恍恍冥冥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孔德容觀於數未同故次此章重顯礼德之行能以爲物範就此一章文開四別也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謙和第二明妙體一中爲物楷式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第四援引古實結難曲全

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謙和 夫大象以天地爲鑑聖人以道德爲本萬物云衆納之於泰來之中四大稱高載之於師子之上雲徹成曲比眞人於列麻風琴動聲召群仙於霄樹以慈貸物用法資生曲全之行旣深不伐之功彌著僣之於我王子晉之排害得不在人李少君之翔漢人能抱一道也斯尊成全歸之豈虛語矣

曲則全

御註曲已以應務則全也○御疏曲者委曲從順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河上公曰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也○嚴曰侯王雖聖猶以爲曲任百官而理其德則全也○榮曰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外順於物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屈已從人身不失道正也謙退處下窪也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言得有爲萬境群典百端故言多也逐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成疏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屈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則直

御註枉已以伸人則直也○御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爲直言人雖不與物逆若物來枉已已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已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河上公曰枉已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成疏枉濫也體知枉直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　正理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御註執謙德則常盈○御疏窪坳下也盈滿也此諭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

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成疏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己處下不與物競高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下

弊則新

御註守弊薄則日新○御疏弊薄惡之謂也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云弊則新○河上公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成疏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新也此一句忘榮辱也

第二明妙體一中為物楷式

少則得

御註抱一不離則無失也○御疏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舉者人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於歧路喪生諒在於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式矣式法也○河上公曰自受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明託虛也○嚴曰所約者寡所得者衆猶為寡少而物物自得當矣○成疏少則得多則惑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滯二偏故迷惑也

多則惑

御註有為多門則惑亂也○河上公曰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嚴曰信己思慮不取於人多言多知則狂亂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御註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萬事畢故能為天下法式○榮曰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成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範群生故為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

不自見故明

御註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則其德全自明○御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當委順於物則其全德日益明白也故云故明○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嚴曰聖人不自矜見其明任天下之目以視天下故離婁不得齊其明矣○榮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損物我以全真道德自彰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而不長也○成疏云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御註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己以伸人則其是直自彰也○御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自伸說以為己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著故云故彰○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成疏自他平等不是己非物故其德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也○御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常爲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必盈焉故云有功○河上公曰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嚴曰伐猶攻伐也因天下之怒以伐天下故黃帝不能與並威因天下之力以戰天下故湯武不能與之量功是以普天之下可任諸侯之後可臣也○成疏伐取也雖亭毒億生而芻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御註人能常守弊薄不自矜誇則人推其長也○御疏此覆釋弊則新也言人能守弊薄不自矜衒則人必讓善行能益長故云故長○河上公曰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成疏只爲推功於物所以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不與物爭誰與爭者○御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是直則天下人物誰能與不爭者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河上公曰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嚴曰夫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既不與物爭誰爭之○榮曰以我爲是指他爲非不能順人唯知逆物而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谿蕩是非不爭功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成疏此即歎美四德之人妙達違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群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第四援引古實結歎曲全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御註古者曲全之言豈虛言哉實能曲者則必全理歸之也○御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己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河上公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全而歸之能誠實也能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之者也○榮曰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等行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爲實録也○成疏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諒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總歸於己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曲全四德令物依修故次此一章廣明諸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第二明執心躁競所以無常第三結成忘言之得第四正結執教之失

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　夫木以柔弱破堅德以慈悲致廣天何言矣四時於是獨行制之修焉萬物以之自得飄風欲作玄化制之於蒼蒼驟雨頃馳白日拘之於皎皎天不可以長發泄地不可以久飄驟故二儀可以長存百姓於焉析中豈容凡物敢肆狂跡夸父飲河水而致亡共公觸周山而自溢乎暴之行老君戒焉者也

希言自然

御註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證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

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矣○御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云希言自然也○河上公曰希言謂愛言愛言者自然之道也○榮曰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非空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而失真故少言而合道○成疏希簡少也希言猶忘言自然者重玄之極道也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虛玄也

第二明執心躁競所以無常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御註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也○御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於物而不久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若執言滯教則無由悟了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也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舉飄雨之喻也○河上公曰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言疾風不能長暴雨不能久也○榮曰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躁多言豈得全身速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成疏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河能竟日譬滯言之多執教生迷妄爲躁行以求速報既乖至理不可久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新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故也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天地至大欲爲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御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爲此飄風驟雨者荅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爲狂暴尚不能久況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爲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河上公曰孰爲此者天地孰誰也誰爲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爲天地尚不能久不終於朝暮也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人欲爲暴卒也○成疏孰誰也假問誰爲此風雨荅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人爲躁行其可久乎

第三結成忘言之得

故從事於道者

御註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也○御疏從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河上公曰從爲也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榮曰道者清虛無爲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道道亦得之○成疏從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能隨順世事而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道得之者

只爲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所相會道得之猶得道也

道者同於道

御註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矣○御疏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於道則不疑滯悟了言教一無封執可與道同故云同於道爾○河上公曰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謂與道同者也

德者同於德

御註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爲同於道用矣○御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之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豈隹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爲同於道用故云德者同於德爾○河上公曰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爲與德同也○榮曰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人能行同於德德亦得人也○成疏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爲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德故有二文也

第四結執教之失

失者同於失

御註執言滯教無由悟了不悟即迷道故自同於失○御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有筌蹄者乃在魚免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免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失妙理則無由得道是同於失矣○河上公曰失謂任己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榮曰不能行同於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爲非同罪人之受罰也○成疏有爲躁競執教生迷既而爲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云宿世不學問令復愈失鄰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御註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可知○御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起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風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河上公曰同於道者道亦得之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嚴曰事從於道道從於事事從於德德從於事事從於失失從於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御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卻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也故云有不信也○河上公曰信不足君信不足於下有不信下則應君以不信此言物類相從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者也○嚴曰信不足謂主身也

有不信謂天人也○榮曰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道信人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成疏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滯名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章所以次前章者前章正舉躁競之人執教之失故次此章重明其義就此一章義有三別第一舉跨跂兩惑近繼驟雨前章第二重辨四迷遠對曲全四德第三舉警勸令厭捨

第一舉跨跂兩惑近繼驟雨前章 夫三

界之中唯宗玄元之聖八天之內皆尊黃老之真自謙自柔不跨不跂囊氣母以生物陳學父以教愚堂堂無為皎皎清白的不可埳匪同朝夕之池仰之適高豈比蒼蒼之色在涅不滌凝淨空而難思於塵能同處沙界而常寂脩矜伐於餘食歎彰明於贅行端然不動宗氣射於西闇澹爾無為白光聞於南曆欲知其妙斯之謂歟 使六

十八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跂舉踵而望也跨者跨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跨求行履乎○御疏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跂則危故不可久立以跨挾物物為礙必不可行亦如下文自見自是等也故跂則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河上公曰跂者不立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如此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跨者不行自以為貴而跨越於人眾共蔽之使不得行○榮曰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跂踵越分行不久也喻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跂矜伐者自危亡也○成疏跂者不久跂慕羨也言躁競之夫心非懷道不能任真守素而分外羨欲然物有素分不可希跂既乖其道豈得久長跨者不行跨謂矜傲也修道之夫應須謙遜方乃跨誕矜傲於人以此為懷不可行道故莊子云寄鵬鵰以息跂 使六 十九

又云權勢不久則夸者悲

第二重辨四迷遠對曲全四德

自見者不明

御註露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也○御疏夫自見之人失之殷鑒露才揚己欲以自明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已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不明也○河上公曰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以為應道殊不知其形容醜操行之鄙也○榮曰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忘懷之士哉○成疏不能忘我自見有身此乃昏愚非明智也

自是者不彰

御註是己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也○御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以為是且欲大誇諸己而以出眾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為怨府人所不堪眾毀日聞故難彰著故云自是不彰○河上公曰自以為是而非於人眾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成疏心恒自是口每非他物共蔽之故其德不顯

自伐者無功

御註專固伐取物所以不與故無功○御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

無從而可況自專固伐取以求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河上公曰所以輙自伐取其功美自失有功於人○嚴曰萬人未動天下未應爲之起兵失君之道爲兵之道失君之機萬民怨恨天心不平宗廟危殆終身無功也○成疏凡有所爲輙自伐取物皆不免故無功績

自矜者不長

御註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也○御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衒名器醜行則多人所鄙薄生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河上公曰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也○成疏矜誇自高驕慢陵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乎

第三舉譬喻勸令厭捨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御疏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惡也謂爲贅行者爲自見自是等爲德行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云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此自見自是等既如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爲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矣○河上公曰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日賦歛餘祿爲貪行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之者故有道者不處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者也○榮曰殘餘之食不可以薦饗誇跂之行不可以進道昏亂者愛斯行之爲是乃安之違理者惡此道之爲非故不愛也○成疏其在道曰餘食贅行餘食猶殘食也贅附生之害也莊云附贅懸疣也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實猶殘食贅病甚可厭賤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贅是無用之肉跨是無用之行世間人物咸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矜誇贅行乎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六

道德真經玄德纂䟽卷之七

唐　玄　宗　御　註　并　䟽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䟽
濛　陽　強　思　齊　纂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汎舉矜誇勸其厭好故次此章顯道之體狀令物起脩夫設教處方必先病俟樂藥病相對所以次之今就此章義開爲五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第二明本無稱謂降迹立名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脩第五示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夫有物混成先天地而作始氣含庶品超遣化而爲功理性湛然寂寞獨立見其善貸強與之名物得以主字之曰道遙也暫會或聞黃竹之歌峒巖斯達即見白茅之詠其爲遊也遠其爲精也真十二帝稱無名之君五下言作有物之母自然之道天何言哉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也○御䟽有物者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申明強名所由不可即稱道故云有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化乃在乎天地之先故云先天地生爾○河上公曰謂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榮曰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辨混沌無形自然而成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内闡之以氣象原其本者先天地生也○成䟽有物者道也明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混而混雖混而成不成而成雖成而混即此混成之道在天地先生還是不先先不生生義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爲老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御註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爲天下母也○御䟽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寂寥者歎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故獨立而不移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徧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可以爲天下母妙本生化徧於群有群有之物無非匠成萬物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爾母以茂養爲義也○河上公曰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榮曰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勤不殆也覆載生畜母之義也○成䟽寂寥獨立不改寂無聲也寥無形也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遷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絶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而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群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爲母

第二明本無稱謂降迹立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御註吾見其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合目其體故強名曰大○御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生化沖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族氏故吾不知其名但見其大通欲表其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自小而成大而道先字而後名者以其從本而降迹爾○河上公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強爲之名曰大不知而名曰強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曰大○榮曰夫有形者稱無像者絕名約通生而爲用字之曰道無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本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成疏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本無名不可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取其有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即初章云有名萬物母也強爲之名曰大體無涯際故名爲大故稱爲強名以名體字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故不同而同有名有字同而不同先字後名也

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御註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御疏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惟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則強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身心矣故曰遠曰返莊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河上公曰大曰逝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逝曰遠言遠者窮於無窮布炁天地無所不通也遠曰返言其遠不超然絕遠乃復返在人身也○榮曰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成疏大曰逝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衆生往至聖境也逝曰遠超凌三界遠適三清也遠曰返返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內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爲三界悟即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之上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修

御註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也○御疏因強名道曰大而舉所况大者故天能顛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凝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靜無爲而化萬物此三天也吾道一以貫之○河上公曰道大者無所不容包羅諸天地也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載王大者無不

制也○榮曰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隔於貴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蚩帝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字育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大也○成疏道大無不包也天大無不覆也地大無不載也王大無不制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伸其鑒誡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令有所法謂下之文也○御疏域者限域也今云域中之大則道不只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爲限域亦不秪在域中矣夫遺語以伸玄理不必曲生異義存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今明域者名也名爲體域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名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居一者王爲人靈之首有道即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家其害故特標而王居一欲令法道自然○河上公曰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焉○嚴曰功德同也○榮曰寰宇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當稱謂羅之雖具萬品究之唯有四大大名既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也○成疏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莊云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義說域中雖域不域包羅無外也

第五示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御註人謂王也爲主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淨無爲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御疏人謂王也所以云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淨則天下歸往是以爲王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爲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淨無爲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則合道法自然言道之爲法自然非復倣法自然也若如惑者難以道法効於自然是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則以爲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且嘗試論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約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之道爾尋其所以即一妙本復何所相倣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夫玄鍵矣○河上公曰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種得五穀掘得甘泉勞而不怨有功而不置之也地法天天澹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也天法道道法清淨不言陰陽運行精氣萬物自成也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榮曰夫爲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載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爲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

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已理絶於經營任物義歸於獨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成疏人主也王必須法地安靜而靜爲行先定能生惠故下章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育無私也天有三光諭人有惠照地是定門天是惠門也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自然之妙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之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

○無所法體絶修學故言法自然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人法於地表學道以靜爲先故次此章即校量靜躁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正辨輕躁之劣重靜之勝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乖寂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第一正辨輕躁之劣重靜之勝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靜以制動三十輻之備環重爲輕根九五君之瑞袞登太山者宏大歸衆阜之高佩玉康者爲君握庶人之紀是知六文將設上一制之於釋象八府初分下五蝶之於果位則知玄鑒妙遠准靜與清貴屋尊歎准高雖大聖關厥理詳而可知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御註重者制輕故重爲輕根靜者持躁故靜爲躁君○御疏根本也草木根蔕重花葉輕花草稟根蔕而生則根蔕爲花葉之本故曰重爲輕根夫重則靜輕則躁既重爲輕者根則靜爲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故權重則是屬鼻之續斯舉心靜則朶頤之求自息○河上公曰重爲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靜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虎躁故夭虧○榮曰大小俱輕不能爲於根本上下皆躁豈可爲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爲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爲主故無爲重靜者君之德也有爲輕躁者臣之事也上下各司其業爲君必須重靜○成疏重爲輕根譬重爲樹根輕爲花葉輕者凋落重者長存此戒學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靜爲躁君靜則無爲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爲長存靜能制動故爲君也

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乖寂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註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也○御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德可以君子人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此舉諭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行者之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必離散必生患禍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也○河上公曰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於靜與重○榮曰有道之主君人子物務於重靜不爲輕躁舉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攝衛不至危亡由重靜也○成疏是以仍前生後文也輜靜也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即動而寂者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御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苦高臺深池撞鍾舞女以爲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遠離而不顧○河上公曰榮觀爲宮闕燕舍后妃所居超然遠避而不處也○榮曰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瓊室之麗館身之所託者虛寂孅姮飛燕之美御心之所遊者無爲情欲不足以累真華屋未能以惑己物無累者故曰超然○成疏重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宮觀燕寢之處所以遊心虛澹超然物外不以爲娛處染不染也

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御註柰何者傷嘆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柰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乎○御疏天子提封百萬井定出賦稅六十四萬井出戎馬百萬疋兵車萬乘故云萬乘之主柰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令子孫千億本枝百代善建則無爲偃化善抱則有截歸仁柰何承此重器躭樂是從以身充欲淪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傷歎故云柰何○河上公曰柰何萬乘之主柰何者疾時王傷痛之也萬乘之主謂王者而以身輕天下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奢恣輕淫也○榮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君豈宜妄動○成疏如何柰何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淫勃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宇內哀歎之甚故云柰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云失君○御疏夫君多輕易則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爲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君也爲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迹干祿飾詐衒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竄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伸戒人臣也○河上公曰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嚴曰失臣作失本言君好輕躁如樹之根本而搖動根搖動則枝木枯而槁矣人主不靜則百姓搖蕩宗廟傾危則失其國君之位也○榮曰前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有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也○成疏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善行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重靜聖人動不乘寂故次此章廣顯此人行能功用軌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第二明重靜之人結頑堅固六根解脫第三明降迹慈救應物無遺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而言之也

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

夫聖應閑通真心湛寂不行而去遠遊良閒之中不出而知返踐璞京之上寂而能動處牖常明慈我蒼生永昔於九幽之內歡汝邪識良昏於五慾之中如嗔蛇

善行無轍跡

頭賢聖於焉不敢如醉象背違人所以棄之哀彼凡迷從何得悟故善行無跡將欲教之師資之道一齊凡聖之心雙泯也

御註於諸法中體了具性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迹可尋求也○御䟽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滅行無行相心與道合故云善行能如此則空有一齊境心俱淨欲求轍迹不亦難乎○河上公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也○榮曰七香流水之車動之者有轍千里浮雲之馬躡之者有跡不疾而速雲軿不輾地不行而至鳳鳥本無跡言聖人垂拱廟堂不偏周王之轍賢士銷聲丘壑不削孔丘之跡也○成䟽以無行爲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迹之可見也此明身業淨

善言無瑕讁

御註能了言教不爲滯執遺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讁過也○御䟽此明學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讁責也言謂言教也夫善行無迹則能了言教不爲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則遺象存意埋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善言無瑕讁○河上公曰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病讁過於天下○榮曰言必有中千里應之非法不言有何過也○成䟽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未甞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病也讁過責也默語不異故無口過之責也本文作的字謂聖人之言旣無的當故無所之謂此明口業淨

善計無籌筭

御註能了諸法本無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見故無勞籌筭自然照了計無計相非善而何也○御䟽此明言教無滯則不計異門也夫執言滯行辨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筭筭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筭故云善計不用籌筭○河上公曰善以道計事者守一不移所計不多不用籌策而可知者也○榮曰籌策者以筭物數以道觀之物無不盡道非於數寧用籌策也○成䟽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設虛假即假體眞無勞筭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第二明結願堅固六根解脫

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

御註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揵其可開乎○御䟽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關竪曰揵夫善行善言不躭不滯則心照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揵其可開乎故云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河上公曰善以道閉情欲守精者不如門戶有關揵不可得開之○榮曰門以關揵有閉有開若能以道制之無開無閉是以理國者以道纂栻無以窺窬修身者以道聲色無

由開鑿○成疏外無可欲之境内無能欲之心恣根起用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勞關揵故不可開也此明六根解脫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御註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御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約解以道結者心靜則道寅適使萬緣盡與終能一無所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河上公曰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之○榮曰用繩之者有縛有解以道控制於四方善結也萬國共戴於一人不解也修身者心契於道故言善結抱一無離不可解○成疏上士達人先物後己發大弘願化度衆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於法門也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就伏心有文丈尸三解解有三品惣成九品通前發心爲十轉行也第三知真心有九品即生彼九宮也第四出離心有三品即生彼三清所謂仙真聖也第五無上心謂直登道果至大羅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始終無替也此明結願堅固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第三明降迹慈救應物無遺者也

御註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成之故無棄者○御疏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凝寂教則流通故常用五善以救人令必釋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隅凡是於人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物者通有識無識也救人善教故不棄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使令動植咸遂無殘傷者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河上公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正者欲以救人之性命也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榮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一物失所慮軫納隍視人如子寧有棄乎真聖闡經以開化赴感以導凡以道濟之曾無遺棄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始終用道故言常惠及萬方故言善德能廣濟故言救通言一切故言物○成疏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聖人即是前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爲能發弘誓願救度衆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先舉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者示仁覃無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

是謂襲明

御註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遣忘遣則無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也○御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也善行救人在於忘遣若滯教矜有轍迹必存故雖常善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能悟了故云是謂襲明○河上公曰聖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天道○榮曰善行五者人物兼濟承道而用是謂襲明○成疏襲承也用也此即結歎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師法資取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以役使之也○御疏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愛染則心清淨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所鑒者照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爲不善人之師法也不善人之資資取也夫火有其炎寒者附之聞道勤行必資宗匠既說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以役使爾○河上公曰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者聖人猶教道使爲善得以給用之○榮曰行與道合德能利物善人也人之儀表物之楷模師也聞者求明明者不求於闇愛之以作役具之以束脩資也○成疏善人不善人之師善人即向來襲明之人也言此人恒懷大心先物後己引導衆生允當宗匠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用也亦是助益之義言善人恒在有中化導群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爲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爲極致今明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也○御疏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夫初第進修兩存學相未能忘教故貴愛師資若能體了行門學無所學師資之名既去貴愛之目不存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遣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爲師爲資示進修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將導悟證之空則明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魚相忘於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旨凡俗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爲大迷故老君格量云雖知凡俗以此爲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河上公曰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榮曰尊師重道貴也仁惠善誘愛也師資之義當貴愛也若師不愛於資擁玄流而不潤資不貴於師失慧路而難反悟之者要妙昏之者大迷也○成疏不貴其師無能化也不愛其資無所化也前以聖導凡勸令修學今明凡聖平等故遣師資斯則從淺之深漸階衆妙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爲
大迷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爲大迷以道
觀之是謂要妙○河上公曰雖知大迷雖
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
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成疏師資
兩忘聖凡一揆俗知分別雖似大迷據理
而言實成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善行之士常善救人其於救物之方猶自未顯故次此章略示其要就此章中文開四別第一明去剛取柔是修行人要還第二勸遣明歸闇爲學道指模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修行人要還 夫剛涗者山道家明戒雄壯者屈亢皆恪言故兵強不勝於前水弱破堅於後張華有言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陰陸者墜賢達所作誠不虛言是知四時去來寒著易唯二儀迴淳日月虧全何況體道駁明知白守黑妙象圓照去雄歸雌歷萬劫而不爲觀一心而常住爲谿谷天下歸焉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御註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其
雌靜謙德物歸是爲天下谿谷則眞常之
德不離其身抱道含和復歸嬰兒之行矣
○御疏曰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
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當雌則卑
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督以爲經故
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
知其雄躁知雄守雌則可知雌守雄則敗
敗則妨行故特戒守雌能守雌柔是爲謙
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爾雅曰水注川
曰谿經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知雄守雌是名善行物皆歸往爲天下谿
能如此則眞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不散
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未兆
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河上公
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以喻尊雌
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顯當復守之以卑
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
歸之如水之流入深谿也爲天下谿常德
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離已
也○嚴曰於嬰兒復歸於志於嬰兒惷然
而無所知也○榮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
下谿不諂不驕在於中平君子之行也不
靜不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
猛之心者未可全眞抱雌柔之性者不能
忘道今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
性雌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
中道然行雄猛者衆守雌柔者少故喻明
谿壑處下衆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
○成疏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谿還也
雄陽也是剛躁之名雌陰也是柔靜之義
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
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爲天下之要還常德
不離復歸於嬰兒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
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
於本性歸無分別智

第二勸遣明歸闇爲學道指模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

御註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
暗昧如此則爲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
差違德用不窮故復歸於無極忒差也○

御疏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曰照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務物當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爲天下之法矣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爲天下法式則真常之德隨應而用應用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窮極也○河上公曰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喻昭昭黑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也復歸於無極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嚴曰反於未生復於未始與道爲常歸於無極矣○榮曰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大白若辱大智若愚晦爾安身斯爲法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也人不以智耀人不爲名害己內雖潔白外實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真無極○成疏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眩曜於人人必挫之良非知者韜光晦迹退守暗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爲修學之洪範也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既復清虛歸於至道

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御註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也○御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爲天下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爲貴無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朴矣夫道爲德體德爲道用論其用則常德乃足論其體則云復歸於朴歸朴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者○河上公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汙濁人能自知己之有榮貴當復守之以汙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爲天下谷常德乃足足止也人能爲天下谷則德乃常止於己復歸於朴當復歸身於質朴不爲文飾也○嚴曰道德是祐神明是助道充德足則萬物大淳朴矣○榮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有官即有爵榮也無位即無名辱也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辱可謂包含一切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真常之德自然滿足常德反歸故言復朴者也○成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此之榮寵翻爲禍基若知倚伏不可常貴爲禍始應須自戒勿爲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知榮守辱天下歸湊譬

彼川谷包納虛容也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眞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爲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不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眞空歸於妙本也

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復七 二十五

御註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朴常德應用則散而爲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爲群材之官長矣○御疏器形器也自知雄下論性修返德則復歸於道此云朴散爲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麤涉於形器故云朴散則爲器也既涉形器其材用必有精麤故凡人用之適能偶全淳朴聖人弘濟則爲群材之官長矣○河上公曰朴散則爲器萬物之朴散則爲器用也若道散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聖人外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榮曰種散爲器聖人以爲官長是以大制無割一氣未分種也三種有位器也自無形以開有象故言散朴以爲器天尊地卑之體既著君貴臣賤之體亦明樹之以君故云官長統御萬國故言大制上能守育下獲不傷故言無割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此即散朴爲器也眞仙之主爲官長也以道攝物物無不歸大制也慈能救物物得以全無割○成疏散分布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既能反朴還淳歸於妙本次須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朴而爲化用故西昇經云道遂散布分既而爲君以馭世爲師以導俗聖人即用斯朴散而爲馭導之方也

故大制不割

御註聖人用道大制群生腔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御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群有法乾坤 復七 二十六 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令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以爲己用故云大制不割○河上公曰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割傷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傷精神也○成疏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伏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群品陶鑄生靈推功於物不爲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七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八　使八

唐　玄宗　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濛陽強思齊　纂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功利物為國主師匠故此章即顯治國治身利物之術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有欲有為敗身毀國第二舉有為之相示諸法無常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權

第一明有欲有為敗身毀國　夫有道之君無為化主欲取天下順時應人故周武剋商白旗懸於紂首項王禦漢亦帝亡於刎身不知天命之來安起雖強之忘敗運命論曰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不其然乎祖禪讓而嗣興秦皇暴勇而宗滅吾見其不得已豈虛言哉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御註天下者大寶之位也爲君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爲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矣○御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群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寓而姦亂之賊山暴之夫將欲以力取天下而爲之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如此之人必不得所爲之事已語助也○河上公曰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欲以有爲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也○嚴曰天下者神靈所成太和所遂神靈所察聖智所不能及而威力之所不能制○榮曰夫無爲無事可以攝天下也若以有事有爲吾見其不得已也○成疏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爲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爲取之纔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御註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爲神器故不可以力爲也故曰爲者敗之此戒姦亂之臣○御疏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爲者爲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令流布愷悌之化使山暴之徒力爲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爲爲亦必敗此戒姦亂之賊臣也○河上公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爲者敗之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朴也○榮曰若乃與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飲和萬物從化以樂俗可以安大寶守神器若不知有爲之非而執之以爲是則敗失也○成疏天下神器不可爲合識之類悉有精靈並堪受道故名神器神器亦是帝位也若無爲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爲擾動即群生失性故不可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滯溺有爲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失國喪邦

執者失之

御註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陵雲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帝王也○御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政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陵雲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福善禍淫神怨人怒是生災沴亂乃斯作誰

奉爲君亦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河上公曰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爲詐僞

第二舉有爲之相示諸法無常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御註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噓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扶之則強抑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隳廢也○御疏曰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噓暖氣也吹寒氣也羸弱也載事也隳壞也且夫爲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噓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持使強或抑損令弱或引之以載事或推之以隳壞且同糺纆不可隹絕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厭爾○河上公曰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或噓或吹噓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或強或羸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或載或隳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爲治國與治身也○榮曰夫有爲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一溫一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接散之則隳若行有爲雖成必敗若用無爲能弊復成也○成疏夫物或行或隨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己也隨從他言物或先時由己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或噓或吹噓炁溫喻富貴也吹炁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凜冽天既炎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或強或羸夫強盛者不久當衰故下文云物壯即老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明盛衰不定也或載或隳載連續也隳廢敗也連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有爲封執而取之也

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離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註聖人覩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過分爾○御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覩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己檢身割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者去情欲之泰者論其名數且分爲三目徵其事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過分爾○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之也○嚴曰甚有爲也奢不中和也泰高大也故去之也○榮曰奢泰者即有爲之事也逐欲爲甚心存侈靡爲奢極樂無厭曰泰聖人虛心知足去甚也見素抱朴去奢也忘歡而後樂足去泰也○成疏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之八法而能去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服玩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於一中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爲君溘物不可執滯有爲故次此章即明爲臣輔君亦須去兵用道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第三明有爲爭道必致危亡

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夫雲龍一變天地為之晝冥風鵬載飛河水為之怒擊何者雲助龍勢水漲鵬圖警之人君必俟良佐高宗遇傅說商道所以中興晉王失樂毅燕國於焉絶滅人能弘道豈不然乎明君得賢狀飛鴻之有羽翼聖主遇善若和羹之得鹽梅故江充絶命於風池霍光圖像於麟閣不其然乎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御註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甲兵之威取強於天下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兵加於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御疏以用也佐輔佐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今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宇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窮黷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亦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誰能預剋○河上公曰以道佐人主者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不以兵強天下以道佐人主以輔佐之主不以兵革順道任德敵人自服也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榮曰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陽以道勝於海內不以兵強天下之事上猶以道佐上自有道寧專用兵以道則彼此各安用兵則互相侵伐一來一往故曰好還也○成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用也佐輔弼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盛用強兵逞暴天下若作身心解者即是三毒六根兵也其事好還還返報也言外用兵刃即有怨敵之仇內用三毒還招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云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荊棘兵器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矣○御疏師君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行齎居送則妨功害農農事不修故生荊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加以和氣致祥兵器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成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河上公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農事廢田事不修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五穀盡則傷人也○榮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嘉禾不得植荊棘所以生此亦用兵之過也○成疏師軍衆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荊棘穢草不生禾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但增惡業不生善患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御註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衆必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為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故為深戒也○御疏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春秋曰殺敵為果令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故老君云凡事不得已而欲用兵之士但求止敵令不為寇必不得以衆暴寡陵人取強則其事好却還報是以戒令不敢云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

雖能止敵愼勿矜誇矜誇則傷於伐取故
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若必伐取其
功是則自爲驕泰驕泰則樂殺故敗不旋
踵此爲明戒可不愼乎○河上公曰故善
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敢而已然也不敢
以取強不以亦敢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
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果而勿伐當果敢
推讓勿自伐取其美果而勿驕驕欺也果
敢勿以驕欺○榮曰故善者果而已不以
取強能用爲善止敵爲果賊來侵我所以
除之不以國兵強專用爲是也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自大爲
矜取功爲伐好勝不已示賢於敵謂之驕
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
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憍迫不
得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
好戰也○成疏故善者果而已果決定也
已止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心而不用
兵也

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

是果而勿強

御註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
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御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陵人也但前
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
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
強故云果而勿強○河上公曰果而不得
已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是果而
勿強果敢勿以爲強兵堅甲以侵陵人○
榮曰必定能不憍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
而勿強也○成疏果而不得已如堯攻有
苗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戈是果而
勿強結成以前是決定不用強兵之行也

第三明有爲乖道必致危亡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御註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
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也
○御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
之恃強猶物之用壯物之用壯適足以速
其衰老兵之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
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
於道當須早止不爲故云不道早已猶
止也○河上公曰物壯則老草木壯極則
枯落人壯極則衰老言強者不可以爲久
是謂不道枯老者坐不行道也不道早已
不行道者早死之也○榮曰少而必長盛
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明以兵爲強者兵
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是道可以常行非
道理宜先止也○成疏物壯則老炎極則
涼理之常數物壯則老其義必然謂之非
道非道早已物壯則老兵強則衰既不謙
柔故非眞道故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息兵用道而於用道之義未弘故次此章明用道臣時須資權實兩智此一章義闕四別第一明兵強欲盛有道不爲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第三明權不貴實應不離眞第四況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第一明兵強欲盛有道不爲 夫天道助順逆之則凶人理須安動之致禍三皇之代淳化而素於干戈五帝之時揖讓而猜於征戰自茲以降梟心競興欲白起爲單詐坑趙卒田單作特大破燕城不能順人與時消息深惡萬代取安一身豈知老君惡用凶器獨立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自守居左無言養明戒以訓人令無抛於凶器生曰大德何用殺乎

御註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之爲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爲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御疏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好也兵者韜略屬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圃閲思墳誥之林使光昭令名開濟成務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爲佳好者夫謀略之設以正爲奇兵鈐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材器爾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畜德於身是爲能事既云不祥之器所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河上公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也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榮曰精飾爲佳祥善也兵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故言不善存者人之所愛亡者物之所惡亡爲物之所惡故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成疏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麗也祥善也雖復霜戈耀日寶劒輝天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内解是三毒六根之兵若磨鈗諸根而貪取愛境者不善之行也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一切人物皆畏兵而惡貪故有道行人不處心於兵戈及貪欲

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御註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御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河上公曰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嚴曰君子者有土之君也貴左者尚生長也○榮曰經天曰文止戈爲武其爲用也彼此實齊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動必以時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爲重行兵主殺以右爲貴也○成疏有君人子物之德爲君子左陽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踰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有時而殺故度人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

御註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不爲善之材器○御疏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者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爲材器故無不利爾○河上公曰兵革者不善之器也○榮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兵雖可用多有損傷是爪牙之所司非元首之器用○成疏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疊前

來文重顯兵是不祥之器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已而用之權智亦爾致兵革之主陰強爲殺身之斧故曰不祥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

御註君子以道德爲材器不貴兵之謀也○河上公曰非君子所貴重器也

第三明權不喪實應不離真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

御註戎狄內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澹爲上○御疏夫文德者理代之器兵謀也蓋其輔助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克定節制宜存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皆在乎事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猶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澹爲上也○河上公曰澹爲上不貪土地利人則實也○榮曰恬澹靜也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靜故言恬澹不好用兵不以爲美也○成疏恬澹無爲也君子心亦無爲故雖用兵而不以爲美也俞修行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爲上應不離真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御註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爲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爲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御疏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克勝猶慚德薄不以爲美夫勝必多殺故以勝爲美者是好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人者當順天地之德以全濟爲務焉不可苟騁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即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河上公曰勝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爲利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美得勝者是爲喜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爲人君而樂殺人者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矣爲人主必專制人命不妄行刑誅也○榮曰君者人之父母美兵好殺非謂養人○成疏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若以佳兵爲美即是愛樂干戈樂殺之夫天下共疾讎閲既多不可得意

第四汎舉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御註偏將軍卑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之尊處右者主兵謀也○御疏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則專殺故處右偏將軍爲副不專命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却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河上公曰吉事尚左吉生位也凶事尚右陰道殺人偏將軍處左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尊故居右其主殺○榮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陽道貴生所以吉陰道貴殺故云凶也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上將閫外以行誅故居右○成疏言以喪禮處之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令偏小之將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言以喪禮處之

御註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矣○河上公曰上將軍於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御註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仁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御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則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惻隱爲哀泣不亦宜乎○河上公曰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榮曰兵之所用義在救人哀其失道悲其遇害古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敵之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成疏兵戈行處屠害必多故上將悲哀愍其傷害旣非用道恐濫無辜

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註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爲資也○御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爲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縗杖杖然後稱之爲喪禮乎諸註此義云皆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旣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也不樂之心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也○成疏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動兵戈雖戰勝前敵不以爲善故素服而哭仍以喪禮葬之旣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以此校量故知權劣實勝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八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九

使九

唐　玄宗　御註　并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　陽　強　思　齊　纂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佳兵不祥故有道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就此章中自分爲四第一標无名將以明道第二舉守道而能降瑞第三始制下廣其制用第四譬道下將以結成

第一標無名將以明道

夫玄至道窅冥眞宗希夷莫測其源恬澹自居其性短長一揆朝菌與椿木齊齡愚智同祛檮杌共離朱變泯從本降跡一相言分稱體歸眞三生總淨名稱斯絕塵色一空化日康於仁安下業斡於亂祖其用斯現其名常无王侯守之仙掌均於甘露列士歸向冷耳洽於乘風大混无名良有以也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御註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御疏應用不窮惟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道常無名○河上公曰大道能陰能陽能施能張能大能小能存能亡故無常名朴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朴妙本精一故寂然而應用匠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爲臣者○榮曰有名之物普悉無常今謂歸常道朴本也臣賤也常道妙本非大非小非大能大雖大不可貴非小能小雖小不可賤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御註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爲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御疏言侯王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爲無事則八埏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服矣

第二舉守道而能降瑞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祆沴災害地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灑甘露善瑞侯王也○河上公曰成同云天地相合者謂人君守道德合天地和氣流洽嘉瑞自臻人無命令化自均平甘露者和氣之液也

第三始制下廣其制用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御註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既盡也○御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河上公曰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

○夫將知止知止不殆

御註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御疏殆危殆也侯王若以道而化萬物自賓服則夫有名之物亦依止於侯王能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所以不殆○河上公曰有名之法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致毀辱經云知止所以不殆○成疏筌蹄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榮

曰子依母必無傷害人依道故無危殆也

第四譬道下將以結成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御註天降甘露以瑞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庶心之猶川谷之與江海通流耳○御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海通流耳王弼曰此舉諭言道不居一天下令將在天下法譬之猶川谷之與江海川谷爲末以諭於有名江海是本以諭於無名川谷從何而來從江海而來今日欲歸何處還復歸於江海有名從何而來從無名而來今日攝化衆生欲歸何處還歸於無名河海若無川谷則無以滿川谷若無江海則無以流無名若無有名則無以顯有名若無無名則無以出江海猶川谷故所以滿無名由有名故以顯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章所以次前者前者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此章明所賓服有道之君此一章內物有三句具一意連次而來遂分爲四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第二明自勝自則全強第三明知足強行明安貧而樂道第四結其死而不知善其不遠天理

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 夫明鏡以淨鑒形幽谷以虛納物大冶陶鑄先忌爲於鉄鋣逆化入形必不言於人耳則知用智迷滴夫所者亡故七聖馳車問襄坎而不得一乎疑觀坐河陽而突然堯舜以揖讓大全燕秦以爭權失國見知息智自勝道洽於誰耶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御註知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無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御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成曰謂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深淺無不悉知爲智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代報應无不明也○河上公曰能知人好惡是智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爲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明也○榮曰聞而知之謂之聖見而知之謂之智然則外難知者人也內難知者己也鑒人而知善惡者智也照己而知得失者明也知善就君子知惡遠小人如去飽肆智得盡之以忠貞知失除之以悔悋此乃明智也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虛寂之門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身之非有一身非有內豈貪於名利萬境皆空外何滐於聲色內外清淨故曰明哉物我皆通故曰智也按南華經曰黃帝遊手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得之乎若用人間之巧智辨是與非欲求道原未聞斯旨惟當滅智可契眞詮故經云非以明民將與愚之即其義也

第二明自勝自勝則全強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御註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全其強矣○御疏勝人者謂以權智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謂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強爾

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剛弱勝強故云自勝者強○河上公曰才幹勝人不過有力之人必有其敵有其敵者則強弱未定今以性制情謂之自勝自勝之人無敵於外無敵於外者可謂強矣○榮曰夫用力者力大則勝人用德者德高則伏物進道修業自強不息不溺於非斯自勝也修道者忘懷則外物無害故曰勝人虛心而弱骨曰強故言自勝

第三明知足強行明安貧而樂道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御註知止足者無貪求可為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御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簞食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河上公曰強由勤也人能勤力行道道亦有意於人○榮曰知分之人雖一瓢而為富貪利之者積百萬而為貧飾躬勵己為強行信道彌篤為有志按南華經云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者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蓋謂知足也

第四結其死而不忘善其不違天理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御註知足強力不失其所則是久於其道又註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乃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一期○之盡可謂壽矣○御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其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云同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又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和頹然任化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後生理不全雖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豐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為之壽乎故莊子曰天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河上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以長久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賓服有道之君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為法道忘功就此門中分為三別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第二明功成不有明小大雖與為名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

夫四大居尊一人為首明者為之視智者為之謀端坐紫宮無為自得況大道廣汎具物資生河上真人騰青雲於百丈淮山仙客齎丹桂於三秋吳主謁葛玄於水中漢武接上元於雲路則知可左可右其斯之謂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御註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御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為物非陰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眾象可左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河上公曰汎是無滯言道汎汎若浮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殊離無不宜在人所用故用周內外左右咸得故云其可左右不可左右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御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無心雖則物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爲勞倦又解云物不辭謝於道爾○河上公曰恃待也辭惲也物實貸待至道而得生成道能生成而不辭憚也

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爲名

功成而不名有

御註言萬物恃賴沖用之道而生化而道不辭憚以爲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御疏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爲已之有又解道之生物雖則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有言忘功也○成疏生化群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御註愛養群材而不宰於物於物無欲則可名於小言不可名小也○御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小者是不可名小爾夫道萬物愛養熟成而不爲主宰衣被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耶故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於小○成疏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萬物而匿德藏名泊然無形故不爲主似若微小以是聲義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御註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物不同而不爲主則可名爲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以難名矣○御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歸道道不爲主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爲名註云有萬物不同者莊子文也○成疏道能生長爲物所歸譬彼大海方滋虛谷雖物所歸不爲物主既不爲物主可名大耶言不可名大

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爲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御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爲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也○成疏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爲大只爲先物後已忘功忘大故爲衆聖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九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　可一

唐　玄　宗　御　註　弁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濛　陽　强　思　齊　纂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大象章所以次前者前章無方之用利物忘功故次此章顯忘功之人爲物之所歸往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第二舉樂餌爲譬表理教虛玄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夫五嶽分形泰山爲長三才肇位聖主居尊舉綱則衆目自至挹概則群方是執大象也天下歸焉虛忘之德既弘坐進之言可大豈比陽春白雪郢曲奏而成虛芳餌紅鱗過農止而無實則知玄言味澹俗士拖之而無知金格理清爲夫求之而罕得非執大象者孰能體之乎）

○

執大象天下往

御註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萬物歸往矣○御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持大道以理天下無爲無事物遂其生俟日觀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

○河上公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己○榮曰大象無形無形者虛無之大道執專也持也能持身於玄德之境專心於幽寂之門有道則物歸故言天下往也○成疏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章忘成大之聖人持無形之象常善救物故爲天下之所歸往也莊子云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宣尼將引天下歸之是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御註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泰平矣○御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綏撫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者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大者言功業之光大也

○河上公曰萬民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體安而大壽也○榮曰油雲布而萬物潤膏雨降而百草滋但以被微物而有益是知歸大道而無害無害之理其致云何身神不動曰安死生泯然曰平彼此玄通曰泰也○成疏太大也言蒼生往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和等大乘之法不害則明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第二舉樂餌爲譬表理教虛玄

樂與餌過客止

御註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御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執大象而天下之人則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爲之留止爾○河上公曰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榮曰五音之聲樂也八珍之味餌也百年寄身過客也止留也依也歸往於道可以平泰物情不悟少能依止乃留心於絲竹以此暢情依身於蘭桂用茲適己不能執象欲泰難乎○成疏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翫故暫過之客逢必止住就變也

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

御註人君以道德清淨爲教初出於口澹乎其無味不似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也○御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淨之法以爲不言無爲之教者初出於口澹然無味豈如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爲滋味乎○河上公曰道出入於口澹澹非如五味有酸鹹甘苦辛也○榮曰繁華者物情之所悅虛寂者人性不能安情悅謂之爲美不安謂之爲澹也○成疏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口澹然無味非如樂餌可翫可悅故音樂有聲行者爲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惠能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知淫聽有聲之聲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歎愚徒故有斯譬

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註以道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和泰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御疏既盡也道化無爲澹然平正既不爲察察之苛急亦無滋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具物允亨故用不可盡也○河上公曰視之不足見足得也道無形非若有五色青赤白黑黃可得見也聽之不足聞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用之不可既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時也○榮曰既盡也自可見者色炫之於青黃耳所聞者聲惑之於宮徵心所貪者利昏之於珍寶實雖爲利用有盡也聲雖可悅聾不遠也色雖可愛盲在近也故知止樂餌者有斯患也然恬澹無爲之道視雖不能見致之者洞視無不明聽雖不能聞契之者洞聽而更聰心雖不能計會之者運用而不盡道俗之好如彼利害之徒如此也○成疏視不足見至道窈冥妙絕形色非如餚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聽不足聞大音希聲體非商角豈如鐘鼓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義例爾用不可既既盡也至道之言澹然虛遠非聲非色絕視絕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谷之響感而遂通是以知无用之用其用難盡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功大聖爲物歸依故次此章即顯忘功之人權道方便夫聖應多途運機匝一或隨緣而數小教或起感而聞大象故有真應兩身權實二智用權以寵下士持實以度上機就權實之中非無優劣今之此章略申斯義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第二校量智明權不及實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　夫大道順行尽夫逆計歛河將死空疲逐日之心吸露全生自喜畀霞之望春芳夏寂四○時於是行焉雨歛雲收七政於焉合矣或反而後合示君子之明科或改而更張前德人之靜退豈如盲者與其無知留情愛怨之門必失生馳之境譬海魚之脫水如利器之示人若此凡索言歎何盡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御註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爲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云執大象斯謂之實

此章繼以歙歛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照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歙歛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歙歛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効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御疏翕歛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衆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教亦有權有實聖人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衆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略示方便則深達根源鈍根衆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欲翕歛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慾即當自歙歛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者乍聞斯語以爲非道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註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爲詐譎下文又云不可示人者正以權道之難故爾○河上公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也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使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此四者其道微其效明也○嚴曰此四者明絶聖而德自起廢智而化自行翕天下之心而使自張弱天下之志而使自強矣○榮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塞兊而閉門愚夫不服縱其開兊而濟事困而後已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息其雄猛之心縱其剛強之志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若至當止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欲衰而更盛物極而自反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欲奪其惡惡行不除惡積滅身臨時自悟是謂微明上之權道觀之則未似施教究理則極有潜資甚自微妙分明歷然有益故謂微明八十一章廣陳化導而凡情有繫所執不同以實示之而不從將權化之令知返玄教深遠左右宜之權釋辯於前實解彰於後欲歙歛之開經化之欲弱俗情強其仙骨欲廢邪志

與之正道欲奪惡行與之善業○成疏將欲歙之必固張之歙合也歛也將欲行權攝化群品歙歛不爲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歙之昔者老君西入罽賔化胡之日初恣其凶悖後化之以道是也其委曲逗留具在文始内傳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以雌柔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欲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凶暴凶暴既極可以廢之即胡王肆其猛毒燒溺老君水火既不爲災然後爲其說法是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恣其惡名曰與之後令歸善名曰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迹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胡人降伏方得奪其凶惡令歸善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根之者要假於權此則增法除妄是謂微明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又云微隱密也明智慧也言此權道是隱密明智也

第二校量二智明權不及實

柔弱勝剛強

御註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御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翕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強卒令其翕弱者是柔弱之道能制勝於剛強故云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榮曰權道順之而不違故言柔弱必竟能制於剛強故言勝也○成疏柔弱實道也剛強權智也欲教難化衆生故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權也

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諭云魚若失泉則爲人所擒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爲詐譎矣○御疏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主之秉權魚之失水猶主之失權則爲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竊弄而爲詐譎也○河上公曰魚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爲去剛得柔不可復制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者也○榮曰脫失也魚之游泳事藉於江湖聖人大寶理資於利器魚不可以失水失水則魚亡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殆故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執權之道不易其人○成疏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即爲物所擒權示人即爲人所制故不可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此一章即是第三段文正明結會就此章內文開兩別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事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 夫無爲妙道高謝聽迎在古非長處幽何昧昭昭大德含生日用而不知寂寂玄根品物富同而誰辨恪瓊蘊之與天書則工清太清濱玉攝之科罪福則三塗九夜孤魂叫叫於衆路滯魄恆悔於苦庭非大道而濟之孰排幽而出晴難謂玄默而無不爲諭欲凡生方知道力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御註妙本清靜故常無爲物恃以生而無不爲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爲而民淳朴矣○御疏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性清淨妙本湛然故常無爲也萬物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爲也夫有爲者則有所不爲矣故無爲者則無所不爲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侯王若能守道清淨無爲無事則萬物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朴矣○河上公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以無爲爲常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成疏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凝常之道寂爾無爲從體起用應物動作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明此本迹迹本寂動動寂義也侯王若能守萬物當自化萬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者八荒萬國自然從化學人亦爾所以偏舉王侯者明君王爲化利物弘多

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御註言人既從君上之化以無爲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無名之朴而鎮靜之無名之朴者道也○御疏無名之朴道也欲作者欲動作有爲也吾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爲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朴而鎮之令其清淨不欲作也○河上公曰吾身也無名之朴謂道也萬物已化而後欲作巧僞者王侯當鎮撫以道德也○成疏作起僞也朴道也言衆生初從化起僞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無名朴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註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朴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無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於欲無欲亦忘泊然清淨而天下自正矣○御疏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爲者人君則將無名之朴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朴亦將不欲者所以鎮無名之朴爲衆生興動欲心若復執滯無名還將有迹令此衆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爲則興彼欲心等無差別故初用無名之朴以鎮靜蒼生欲心衆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病瘉而忘藥舟以濟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嘗藥豈唯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夫無名之朴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淨是名了出君無爲而上理人遂性而化下不煩教令而天下平正故曰天下將自正○河上公曰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言王侯鎮撫以道德於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道化之者也天下自正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安定也○成疏無名之朴亦將不欲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此無名之朴也前以無遣有此以有遣無有無雙離一中道也不欲以靜天下自正靜息也前以無名遣有次以不欲遣無有無還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幽索隱窮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真稊稗瓦甓悉皆至道故云天下將自正此句結衆妙之門者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一　可二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上經明道下經辨德上經亦具明道德但以道為正以德為傍下經亦具明道德然以道為傍以德為正據傍正為論故有道德經上下此經一卷凡四十四章一經大分義開三別第一一章正開德宗第二四十二章廣明德義第三一章總結前旨也

○第一正開德宗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顯上下二德妄執不同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明澆淳世異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今息末宗本第四斥禮為浮偽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第一顯上下二德妄執不同夫羲頊道尊唐虞化美皆處無為之事同緣自得之場不矜名聲無善誇代合天地之清鎮齊日月之貞明

在物能知行身不費可謂上德不德玄之又玄謙卑而光道合三皇之音動而能寂炎標陸乘之時則知行禮行仁洎乎澆浮漸興故憲法斯執正卯誅兩館之間賢聖不明姬昌致七年之禍不能忘義在遺遜乃處薄居華失妙於大全定息夫之弟鑒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淳醨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為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逮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迹涉有為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迹涉矜有比上為麤故云是以無德爾○御疏上者舉時也德者辨用也謂上古淳朴無為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淳德故云上德至德潛運人無○能名故云不德而淳風和暢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註云物得以生謂之德者此莊子雜篇之文○河上公曰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強名故言上德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榮曰明古之皇道宅太虛以為心凝至一而為體不言均天地之化無事成萬物之功未規揖讓之名豈有干戈之爭雖

○復處宗處極而乃非爭非名無為自然故云上德為而不恃成功不居故云不德畜養萬物物得以成故云有德內明德與道合厥義可尊故云上德道既無象德亦虛玄韜光藏用故云不得雖藏於用無用之用用矣乃韜於光不耀之光光矣有用有光濟人濟物故云是以有德○成疏上者高勝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赳獲為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失兼忘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遣其失不德則遣其得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為之風而百姓尚無為之迹尚迹為劣故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德稱不失迹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是以無德○河上公曰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是以無德蓋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也○榮曰道德之風

幾乎將失仁義之化殆欲斯興文字既彰澆漓漸矣故云下德以德爲德以功爲功恃德伐功故云不失德執言有德不及無爲故云是以無德內明體同虛寂者德之上事有紛累者德之下封執在心故云不失德執者失之是以無德也○成䟽證未造極故稱爲下執德不忘故言不失未能冥會故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御註知無爲而無爲者非至也無以無爲○○而無爲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爲非徇無爲之美但含孕淳朴適自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爲○御䟽此覆釋上德也夫上德潛運無爲而理淳樸不散故無名迹今言上德之無爲者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爲非知無爲之美而爲此無爲故云而無以爲豈惟無迹可矜抑亦無心自化故註云此心迹俱無爲也○河上公曰上德無爲言法道安靜無所施爲而無以爲言無以名號爲○榮曰以用也上用無爲以化下下用無爲以事上也○成䟽以用也上德無爲至本凝寂而無以爲迹用虛妙此明無爲而爲爲即無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下德爲之者謂心雖無爲以功用彰著而迹涉有爲故云爲之言下德無爲有所以爲而爲此心無爲爾○御䟽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爲之者爲心美無爲之化而爲此無爲故云爲之語心雖欲無爲論迹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爲言下德之爲有○○所以而爲也故註云心無爲迹有爲也○河上公曰下德爲之言爲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爲言以爲己取名號也○榮曰上用有爲以導下下亦以有爲以事上何者草則逐風以西東影則隨形而曲直故知君海內者不可以多事理歸虛靜訓弟子者不可以非禮義存忠孝也○成䟽心不忘德故稱爲之迹仍有事故言有爲

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明澆淳世異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御註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兼愛爲仁故云爲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爲故云而無以爲則此心有爲而迹無爲也且上仁稱無爲者據迹欲無爲而方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爲○御䟽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仁爲上他皆做此仁者兼愛之名也大道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爲之行止而忘仁雖云施不求報兼愛即難普終是小○○惠未孚是以語心常爲有事故云爲之論迹即近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故註云此則心有爲而迹無爲也○河上公曰上仁爲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也而無以爲功成事立無以執爲○榮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兼愛慱施仁也賞善罰惡義也恒其道德其宜上也上德下德亦澆淳之化有殊無爲有爲明得失之政斯別下德之稱有爲者是上德之劣也上仁

之稱無爲者是上義之優也○成疏仁慈也有心覆育故言爲之不責恩報故言無以爲確論上仁不及下德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爲三寶之中以慈爲首故五德之内亦以仁爲先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義者裁非之謂謂爲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之事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御疏義者宜也謂裁非斷割令物得宜夫淳朴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義爲之謂心有裁非就是有所以而爲故云而有以爲故註云此則心迹俱有爲也○河上公曰上義爲之爲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爲動作以爲已殺人以成威賦下以自奉○成疏義主止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之起本被下機事涉有爲末階虛妙故言而有以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御註六紀不和則爲禮以救故云爲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爾○御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也莊子曰以禮爲翼所以行於世也夫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淳源一失衆務爭馳且在檢外之迹非日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玉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令上禮爲之往而莫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故云攘臂而仍之○河上公曰上禮之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也爲之者言爲禮制度序威儀也而莫之應言禮者華盛實衰飾僞煩多動即離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榮曰上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以此教人故曰爲之禮煩則亂下不能行故云而莫之應可謂信不足有不信相信自可忘言不信則生忿爭是以揮拳攘臂更相牽引○成疏上禮爲之而莫之應禮尚威儀即經中數齋威儀等是也且至道沖寂大象無形令乃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忘淡雅尚威儀雖爲漸教法門而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内乖於道外亦不能應物故言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爲教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邯鄲圍即其事也

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令息末崇本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

○御註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云道衰而德見德失仁存仁亡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改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樸則上德之無以爲○御疏此却明致弊之由也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云道隱

於小成道無不在而此云失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代俗淳醨之殊聖人適時之務爾故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喪則失德而後仁兼愛之迹存則失仁而後義裁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醨之日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河上公曰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德化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分義明也失義而後禮義衰則施禮躬行玉帛也○榮曰玄古淳和物情誠實人皆自足不假仁義以煦濡家悉無爲各懷道德以游泳文象不作教迹未興混親踈忘貴賤此則太上下知大道之化也此風既散謚號乃興畜養之義行焉成濟之功見矣聖人潜被黎首自安此上德之化也親忠情生汎愛功起親則有所不普愛則有所不同澆風以漸也親愛不足以化俗賞罰於是以理人又喪賞罰之義廢仁義之禮教之以折旋行之以玉帛而君欺於上臣誑於下淳源已遠澆浮孔熾也○成疏故失道而後德道上德也有情衆生澆波漸感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失德而後仁德化漸替仁恩繼之失仁而後義仁惡不行厥義方起失義而後禮自道喪淳漓於斯爲極不能止惡方事節文雖復強作威儀而浮僞已甚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第四斥禮爲浮僞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御註夫者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所以行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忠信復奚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防亂則但可爲理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正也○御疏制禮者爲忠信衰薄而以禮爲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玉帛乎哉○河上公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衰薄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榮曰人皆敦厚各懷忠信亦無煩曲禮但忠信已薄澆浮更厚惑亂滋甚以禮理之賤質貴文轉增邪亂故言亂始也○成疏徒自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衷既非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浮悖之元更資昏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御註識者人之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愚昧之始○御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存外迹以此之道乖夫質素所以爲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救之實在恊和歸於淳樸而代之行禮者不務由中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爲愚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河上公曰前識

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唱始○榮曰道德者道之實也仁義者道之華也先知仁義者識華不識實也夫明者自然合理闇者方俟師教知禮非上智之基乃是下愚之始○成疏不知而強知曰前識謂識在知前也言此前識之人於脩道行中甚為華偽既非大智慧源乃是愚癡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御註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為之事處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不居其華也自居其實矣○御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為謂之厚實禮義有為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河上公曰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在身敦朴也不居其薄不處身違道為世煩亂也處其實處忠信也不居其華不上華言也○榮曰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云去彼取此散樸以為器原其始也至淳失道而後德要其終也澆薄是以仁非本性義異自然信不由衷禮飾於外是非戰爭姦巧紛紜父子失慈孝之心君臣乖忠義之道於是大聖老君痛時命之大謬愍至道之崩淪欲抑末而崇本息澆以歸淳故與大丈夫經國理家脩身立行必須取此道德之厚實去彼仁義之華薄則捐俗禮歸真道○成疏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丈長也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為群品之長以扶護蒼生也其志弘普故稱大丈夫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耶居其實不居其華達道之人方外之士當留情於淳樸之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御註去彼華薄取此淳厚○御疏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確論聖人百慮歸一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耶設教引凡託言之爾○河上公曰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成疏去彼華薄則是絕仁棄義取此實厚則是反樸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於彼此情係於去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非取之而取者也去取既尒彼此亦然

○昔之得一者章第三十九昔之章則是第二大段第一章正廣明德義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舉得一之能示其有益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必損第三明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第一舉得一之能示其有益夫一炁初分天地様二儀之大三才肇位王侯稱萬國之尊既流清濁之源又執陶鈞之柄迎不見首瀆文帝於是迷方隨不見終河上公於焉發覆實實善貸具物成資谷得以盈王得以貴故知沖融妙本混三界而彝思實默真宗貫九重而莫測生妙之理其在茲乎

○昔之得一者

御註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

物爲一故謂之一爾○御疏昔往古也一
者沖和之氣也稱爲一者以其與物合同
古今不二是謂之一故易繫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
陽合一爾言昔得者將欲原始要終抑末
歸本故引昔得以證今得得一之數略如
下云○河上公曰昔往也一無爲也道之
子也○嚴曰一者道之子於神爲無於道
爲有元元之元始始之始窅然獨存玄妙
獨處變化之要也○榮曰昔之得一者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
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
下正一元氣也未分無二故言一也天地
雖大所禀者元一萬物雖富所資者沖和
王侯雖貴所賴者真道是以清澄以廣覆
寧靜以厚載變化以精靈虛豁以盈滿安
樂以全生無爲而正定何以致然皆得一
於道○成疏昔古也一道也言曩昔劫初
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下文斯則御今
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御註氣象之大者莫過乾穹崇廣覆也
御疏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
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一故故能穹崇
廣覆資始萬物○河上公曰天得一故能
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也
成疏禀得道炁積陽成天清浮在上
地得一以寧
御註形質之大者莫過乎坤儀純陰之質
由得一故能磅礴厚載資生萬物○御疏
○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
一故故能磅礴厚載資生萬物○成疏同
禀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靜於下
神得一以靈
御疏神者妙萬物以爲言由得一故故能
通變無方不可形詰○河上公曰神得一
故能變化無形也○成疏神道處陰幽冥
難測由其得一故靈知無方莊子云神鬼
神帝生天生地
谷得一以盈

御註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物者通
該動植有識無情運動無竭○御疏水注
川爲溪注溪爲谷由得一故故能泉源流
潤盈滿不竭○河上公曰谷得一故能盈
滿而不絕也○成疏谷川谷也言谷得一
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御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
得沖氣故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河
上公曰萬物皆須道生成○成疏有識無
○情通號萬物同禀一道故得生成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御註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物得
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名立用失而實喪矣
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爾
故云其致之云爾也○御疏侯王人主也
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主言侯王得
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爲天下正
平也正有作貞字者貞即正也○河上公
曰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成疏帝

王公侯真不稟爲化只以無爲得一故能布正天下放勛文命是也

其致之

御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谷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爲益下文誡失道之爲損○河上公曰致誡也謂下六事也○榮曰道無興廢物有得失得之者益如前失之者損如後也○成疏致得也○通結前六成得一道也若作内解者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

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必損

天無以清將恐裂

御註此致誡之辭○御疏無以者致誡之辭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以致清浮若不守道沖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之於破裂不成象也○河上公曰天當有陰陽施張晝夜更相用事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也

榮曰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高貴將恐蹶真一之道不可失也失之成象恐之於破裂成形恐之於動發不測將恐以歇絶虛閒將恐以枯竭生靈將恐以死滅尊貴將恐於顛蹷也○成疏以用也無不也裂壞也言天不能用道清虛則日月勃蝕星辰失度災變屢彰恐當圻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御註誡其矜用爾○御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靜將恐至於發洩不成形也○河上公曰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也○成疏發變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災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御註誡神矜用不能妙爾○御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精靈若矜用其靈將恐之於歇絶不妙用也○河上公曰神當有王相囚死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爲神也○成疏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殆既無靈驗恐將廢歇

谷無以盈將恐竭

御註誡將矜滿爾○御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忘其盈滿若矜用盈滿將恐之於枯竭不能流潤也○河上公曰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成疏竭塞也言川谷乖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竭流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御註誡其有用生成爾○御疏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成當須忘其生若矜而有之將恐之於死滅不爲生靈也○河上公曰萬物當隨四時死生不可常生將恐滅亡不爲物也○成疏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乖真則死滅俄頃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御註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誡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恐發洩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蹷矣聖教垂世本爲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秪在於侯王守雌靜爾○御疏蹷顛仆也言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爲天下之主當忘其尊榮謙以自牧若矜其尊貴將恐之於顛仆不能正定天下也註云聖教垂世本爲生靈者書云天生萬物唯人爲靈元后○作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雖始誡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誡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河上公曰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高貴於人將恐顛蹷失其位也○成疏蹷敗也君王不能用道守貴而乖理悖德將恐神器顛覆社稷傾危夏桀殷紂即其人也

第三明用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御註侯王高貴兆人賤下爲國者以人爲本基當勞謙以聚人令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離散○御疏高貴言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庶而得貴是知賤下爲高貴之本基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人君務謙聚人可謂固邦之本也註云令樂其愷悌之化者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言君子有樂易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於父母也若爲德反是者則人離散矣○河上公曰故貴以賤爲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高以下爲基言必欲尊高當以下爲本基由築牆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榮曰故貴以賤爲本此則國以人爲本亦言從賤以至貴也高以下爲基九重之臺起於累土○成疏故貴以賤爲本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賤下之基謙卑是尊貴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高以下爲基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亢乎一簣以況尊貴卑下爲基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御註孤寡不穀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爲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爲本爾○御疏是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者按左氏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是也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爲賢之例是也稱不穀者即不穀惡其無誠德之例是也又案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穀○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侯王以爲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此其以賤爲本耶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爲本非乎者假問之辭應荅云實是以賤爲本也○河上公曰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此其以賤爲本耶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以曉於人也非乎嗟歎之辭○榮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此亦不忘於

本此其以賤爲本耶非言其實以賤爲本○成疏不轂由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放體縱傲是喪身之本謙爲貴盛之基故能俯接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穀豈非以賤爲本耶而言非乎者蓋是嗟歎假問之辭云爾

故致數輿無輿

御註數輿則無輿輪輻轂爲輿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爲貴本輳爲輿本當存輳以定輿賤爲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爲本故致數輿之談耳○御疏故者仍上之辭也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輿以況之極輿之數竟無輿名乃是輪轅假合爲輿之名本以諭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爲侯王之貴本輪輳爲輿本當存本則有輿無本則無輿賤下爲貴本當存本則有位去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愛養下人不棄悍獨爾○河上公曰致就也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衡爲輿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以諭侯王不以尊號爲名故能成其貴也○榮曰王侯實貴而以賤爲名者此有道之君也歌謠頌德不以爲譽此則數譽無譽懸謗從諫不以爲毀此則數毀無毀也明體道君子外寵辱得失不驚心忘毀譽惰愊不形色也○成疏輿車也箱輻轂輞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五物四大爲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安寄是故處貴應須謙下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琭琭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爲本○御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自謙也侯王既以賤爲本故不欲琭琭如玉而自尊貴當須落落如石以守謙卑也○河上公曰琭琭諭少落落諭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嚴曰不少不多不貴不賤無以身爲故神明不釋無以天爲故天下與之俱也○榮曰玉琭琭少故貴石落落多故賤者人所惡貴者物所攻俱不安也處貴而謙退不欲如玉之被攻在賤而思齊不欲如石之被棄得之以一處之以中唯上與下無不安也○成疏玉貴也石賤也琭琭少也落落多也若內惑於身外迷於物者則賤物而貴身也今既數車無車即悟物我虛幻故能自化乎等貴賤不殊離形去知寘於至道所以不欲琭琭如玉之可貴落落如石之可賤也

○

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得一之人謙虛用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從本降迹俯應蒼生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慈悲教物反聖同凡第二明難復教迹多端元過柔弱第三明二儀萬象從道而生

第一明慈悲救物反聖同凡　夫寂然不動常疑大赤之中妙矣難名迴亘始青之上合元一之炁布三才之功判天地之剛柔運陰陽之孝育使龍置爲德獨裁寰蟲兗兕爲成行曨晝奉天書晃朗七十二宇之文雲篆光芒八十一窩之興夏爲尊之而作速闡閬竊之而國亡瑤池有鬱之后而宴遊漢水問昭王不復則知得道之要靈祇所以福人失道之凶妖祥於焉喪滅反者謂動誠如所書語寂則妙想湛然論應則接凡爲用至道反貸實信言乎

反者道之動

御註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御疏反以反俗爲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動設權令物反俗順道爾註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今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有以無爲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順合於道故謂此爲道之運動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棠棣之偷言其華反而後合以偷權道先逆而後順也○河上公曰反本也道之所以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榮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以柔弱爲用動皆反俗俗以剛強在心舉皆失道者也○成疏反還也動悲也得道聖人超淩三境但以慈悲救物反入三羅混迹有中赴機應化故上經云遠曰反

第二明雖復敎迹多端無過柔弱

弱者道之用

御註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御疏此明實道也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道以和柔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是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河上公曰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也○成疏逗機設教抑乃多端欲論切當無過柔弱故即以此柔弱爲化用之先也

第三明二儀萬象從道而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註夫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責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故致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爾○御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尒有無既爾權實亦然故註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凝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與無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有無權實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爾○河上公曰天下萬物生於有天下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有生於無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榮曰有者天地也天地有形故稱有天覆地載物得以生故言生於有無者道也道非形相理本清虛故曰無天地從道生有生於無也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迷者失道不識本元聖人垂教明於祖始若能歸道超生死而出有無必其昏俗淪有無而繫生死形神合而見相故言生於有

形神散而無體故言生於無○成疏有其應道所謂元一之炁也無爲妙本所謂寘寂之地也言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道從妙本而起元乎妙本即至無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二

唐　玄宗　御註　并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　成玄英　疏

濠陽　強思齊　纂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應道虛玄本迹俱妙故次此章即明上士能悟非下士所聞今就此章義開三別第一明三人聞道機性不同第二辨體道之人韜光匿耀第三歎道功能生成無品

第一明三人聞道機性不同

夫道設三科○人稟萬品自有高飛天路萬里壓於鵬雲自有踢跡泯丘百年埋於螻垤惡者調下賢人氣高故海畔有逐堯之夫澳聞有含香之士上智勤行于道下流拊掌笑之逃於清泉恒遊涸水嗚乎風雨如晦何不思之鷦鷯既其不勤相鼠如何知醜三等差異在於斯耶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註了悟故勤行也○御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則柔弱聞斯行諸曾不懈怠故云勤而行之○河上公曰上士聞道勤苦竭力而行也○榮曰信道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一確乎不拔勤行也○成疏上機之士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所以勤苦脩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御註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御疏中庸之士明昧未分聞說妙道或信或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謂昧則若亡而疑貳未果決志故曰若存若亡○河上公曰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亡之也○榮曰素絲無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真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也○成疏中機智闇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若歛情歸道即時得空心纔涉世塵即滯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御註迷而不信故笑之也○御疏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爲虛誕則嗤笑之亦

由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爾○河上公曰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而笑之也○榮曰心迷得失知近不知遠情昏真僞識淺不識深但悅塵垢之小行反笑清虛之大道也○成疏下機之人根性愚鈍聞真道玄遠至言宏博心既不悟謂爲虛誕遂生誹謗拊掌笑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御註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道○御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情所以致笑若不爲下士所笑未曰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爲道以道非代間法故爲凡愚所笑是以爲妙道也○河上公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道○榮曰道深甚奧下士之所難知微妙玄通下愚故非易識令笑之不能令真使混濁適足彰道之清遠也○成疏不爲凡人所笑不足稱爲聖道

建言有之

御註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也○御疏建立也將立言以釋上士勤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所笑之由有之者指下明道等也○河上公曰建設也道設言已有道當如下句○榮曰物情不一取捨異心聖人設法無教無不教凡情向背有不信之也○成疏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即明道等文是也

○明道若昧　第一明體道之人韜光匿耀

御註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士勤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纇故中士疑之而下士大笑爾○御疏明照了也昧昏闇也謂道德脩行之人以昧養明遺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士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忘爾○河上公曰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也○榮曰智無不周明也光而不耀昧也○成疏昧闇也照達真道之人晦迹同俗不顯其明若愚闇也

進道若退

御疏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敗○河上公曰進取道者若退不及也○榮曰聞道勤行進也大成若缺退也○成疏大學之人不見其迹內雖進脩外若其退

○夷道若纇

御疏夷平也纇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淨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纇然○河上公曰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殊別若多比纇也○榮曰絪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纇也○成疏夷平也證太平等道脩行之人知一切衆生與己同體不見愚智之別等差一類也此義河成李三家所解即爲纇字

上德若谷

御註虛緣而容物也○御疏言勤行之士

謂之上德德用光備則無不含容故云若谷○河上公曰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榮曰無不容也○成疏勝上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若彼空谷也本亦作俗字者言亦能忘德不異羣俗也

大白若辱

御註純潔而含垢也○御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晦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河上公曰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也○榮曰麤而不穢大白也混而似濁若辱也○成疏白潔淨也辱汙涤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和光同塵不曜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汙辱也故東方先生云潔其道而穢其迹即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

御註大成而執謙也○御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也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河上公曰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榮曰大滿若沖也○成疏廣大也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內智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良賈深藏若虛大德容貌若愚

建德若偷

御註立功而不衒也○御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脩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河上公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榮曰潛行密被○成疏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隱迹如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鄰

質真若渝

御註淳一而和光也○御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其光也○河上公曰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也○榮曰渝變也性無涤濁體實常存質真也忘死生合變化若渝也○成疏質實也渝變也言素實體真之士寂而動真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也

大方無隅

御註不小立圭角也○御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為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河上公曰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榮曰寰寓有象有方也至道無形無隅也○成疏隅角也言體道大智方雅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不立隅角所謂上達節也

大器晚成

御註且無匠功○御疏備物之用曰器以晚故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河上公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榮曰積習生常美成在久故知脩行非一朝一日可以致也○成疏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

劫脩研方致虛極即任公子釣魚是也

大音希聲

御註不飾小說○御疏夫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以況聖人開闡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而應故曰希聲○河上公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炁希言也○榮曰鴻鍾應節而鳴玄教隨機而作也○成疏希猶无也至道大音寂乎無聲自本降迹而聲無聲也故師曠聽之而不聞瓊音震乎宇宙欲明即迹即本故言大音希聲也

大象無形

御註故能應萬類也○御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惟大象之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衆形故曰大象無形○河上公曰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也○榮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虛無羅於有象故言大象大象無象故曰無形形不可覩故言道隱絕於稱謂故曰無名也○成疏大道之象象而無形無形而形無形也離朱視之莫見其形也色象遍乎虛空欲明即有而無故云大象無形也

道隱無名

御註不彰功用○御疏目其通生則強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無名氏欲用名以詔體而妙本無象則體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成疏至道妙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能詮辯

第三歎道功能生成庶品

夫唯道善貸且成

御註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貸貸萬物且成熟之○御疏此結道之功用夫歎也唯獨也貸施與也歎美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熟之故曰善貸且成○河上公曰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榮曰夫進而若退進無進也若退而進退無退也明若昧非明也昧若明非昧也至真之道非進非退非明非昧無色無聲無形無名雖復無名亦何名而不立雖復無象亦何象而不見是故布氣施化貸生於萬有爲而不恃付之於自然也○成疏貸借也獨此無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介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大道權應善貸生成故次此章即明所生之物無由次第就此一章義開三分第一明權道應化生物所由第二顯出物情勸脩中順第三廣辨柔弱爲學之先

第一明權道應化生物所由 夫一炁裁成理[illegible]帝夷之妙三清首出義歸沖寂之[illegible]或駕雲龍而遊大羅視不見或[illegible]蕭鼓而昇實界聽之不聞虛淡出於人間靜默超於象外雖千乘萬騎元君適於巖賓亦勤而不行天尊生於黎土則知生三吹萬負陰抱陽皆有納於弘和真妙定之巨力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御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者沖氣也言道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

爾三生萬物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生成故云三生萬物○御䟽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於應化之理由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謂之二也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就二故謂之三也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遍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河上公曰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陰與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榮曰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者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于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成䟽一元氣也二陰陽也三天地人也萬物一切有識無情也言至道妙本體絕形名從本降迹肇生元氣又從元氣變生陰陽於是陽氣清浮昇而為天陰氣沈濁降而為地二氣昇降和氣為人有三才次生萬物欲明道能善貸次第列之

第二顯出物情勸脩中順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御註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含養沖氣以為柔和○御䟽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為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也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禀和氣以生則氣為生本人當固柔和守雌弱此存本也○河上公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迴心而就日沖氣以為和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胷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榮曰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陰氣寒單亦不足成形故因大道以通之借沖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成䟽萬物負陰而抱陽負背也抱向也陽生也陰死也言一切萬物有識無情莫不背陰向陽好生惡死然惡死不遂免死好生未嘗得生聖人愍之故此下為說長生之術也沖氣以為和沖中也和順也言人欲得不死者必須處心中正謙和柔弱此則長生也故下文云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也

第三廣辨柔弱為學行之先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轂而王公以為稱

御註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為本而沖氣和柔守本者當須謙卑守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轂者以謙柔為本故也○御䟽沖氣柔弱為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敬其本孤寡不轂不善之名非尊榮之稱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為名者謙之至也言王公為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取謙柔為本以致巍巍之功也○河上公曰孤寡不轂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榮曰抱沖和之

氣無好無惡夫一元之道有愛有憎但斂富貴之名不悅孤寡之稱雅有道王公畢以自牧義存謙退以此爲名也○成疏孤獨鰥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爲惡人之常情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以勸脩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註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爲稱不亦宜乎○御疏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憍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河上公曰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讓必還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貪富貴者致患○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日新益也無德虛貴自以爲益材下位高必至傾覆損也○成疏謙畢柔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全矜誇傲誕益己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御註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御疏人謂人君也人君爲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昌言之曰人君欲行言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沖虛柔弱之義以教之也○河上公曰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我亦教之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爲弱去剛爲柔也○榮曰人間所行之教理歸仁義事在剛強然剛強者死之類仁義者道之華亦我義教之者欲使去剛強而存柔弱遠仁義而安道德也亦言聖人是於能教衆生是於所教以能教所緣教得宜義者宜也○成疏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然儒俗謙柔猶懷封執我之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爲異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御註強梁之人動與物抗求益而損物或擊之故不得其死○御疏強梁謂剛暴屈強之人也強暴之人失養生之要必夭天其天數不得壽終而死註云動與物抗物或擊之者抗敵也物擊之者易益卦上九辭云莫益之或擊之○河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皆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不得其死者爲天之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命終也○嚴曰強秦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而昌強梁者失道剛躁者失神安得存矣○榮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榮而守勝尊己以凌人強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夭不得其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與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強梁之性演柔弱之法父本也以強梁爲教之本也○成疏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爲教父強梁猶剛躁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天命壽終而死老君雖復闡法多端妙教法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爲善剛強爲惡以此切當將爲學道之先

吾將以爲教父

御註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父○御疏父本也此一句結脩學之元老君舉強梁者亡以之爲誡表柔弱者全以之爲勸以爲教父者父爲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本○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爲教父○河上公曰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爲教戒之始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柔弱之教爲學道之先故次此章重顯柔弱之能無爲之益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舉譬明柔勝剛劣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第三明結歎無爲是希有之教

第一舉譬明柔勝剛劣夫五才並用唯水德之當長四大分形乃至柔之最騰馳騁天下夯突堅強八月權至巘君平之言蜀三秋禍決誠孟安之入秦河彭所以昭昭清流於焉湛湛水之有鑒道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無心混沌所以能生柔弱借之爲酌不可竭斯近道乎

御註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淼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爲天下之至堅爾○御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爲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淼著世塵爲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爲至堅也○河上公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嚴曰道能馳騁經綸天地萬物也○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消金穿石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遺彼忘我破兹固執言人若能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之於人我經之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之至堅也○成疏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是攻擊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无爲至弱能破有爲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

無有入無間

御註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無有者不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爲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爲之教不如無爲爾○御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同也以道爲無間者明道性清淨混然無際而無間隙也○河上公曰夫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明濟群生○嚴曰神明在身出入無間無爲之益也○榮曰水無有礙道無有形有間無處不入○成疏間隙也言顛倒之流空見爲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無有也有爲麁跡故有隙無爲微密故無間既而即有即無故能入無間之妙理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御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誡人君

以無爲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上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若從照了心境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爲理國理身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爲之教不及無爲之有益也○河上公曰吾見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於人也○榮曰道無形物得成至無爲人得化此乃是無爲之益○成疏至柔能破剛無能遣有是以知無爲之教大益脩行之人

第三明結歎無爲是希有之教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者○御疏至道無言物以之生聖人無爲化以之清即不恃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爲之教者也又云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也○河上公曰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師之以身也無爲之益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爲無爲之治治身治國者同○嚴曰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無外言之所言者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不言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往復也○榮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前稱無爲之益未知何曰無爲行不言之教教即忘言任因循之事事即無事君安於上臣悅於下此無爲之益也天下希及之得有爲者多及無爲者少也○成疏所謂不言非關杜口在理既即有即無在教亦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即有即無故名無爲之益益即不益而益教豈不教而教哉斯乃盡性窮理蓋世之談世間名教罕能逮者故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歎美柔弱爲道之樞機故次此章明知足捨貪是脩真之要術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假設三問科簡得失第二明執著名利損智敗身第三明知足捨貪可以長久

第一假設三問科簡得失 夫天地有形乃東西而傾缺陰陽含質信母子之殂亡故問曰名身孰親得亡誰病故伯夷高道去君位於首陽武仲潛名脫[illegible]蒙於穎水周公爵官而不受伊竟[illegible]帝而見辭四子蹈無爲之風二士[illegible]飯貧之學何者名位虛假揚雄有赤族之談富貴傷軀孔子發白雲之[illegible]甚愛大費多藏厚亡聖人真言誠宜大誠也

名與身孰親

御註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御疏此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畢誰者與全[illegible]保年之道爲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存身爾○河上公曰名遂身則退也○榮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爲忠孝之本抑亦道德之基理須外名利存身神反無爲脩至道而弱喪者不反逐欲者失真逐爲名以殺身因財而害己迷淪者衆聖人憫之故詳問云爲得名得利爲病爲失名失利爲病俗得名利爲善而得之則身亡失之爲惡亡之則己立得失病利誰能定

乎亡失也○成疏身內也實也名外也實
也孰誰也世皆求外喪內貪名亡實何者
夫令譽芳名本爲身者也身既爲名致死
名竟何所施爲老君慈玆顛倒故問之名
之與身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
斯校量親踈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
首陽之下

身與貨孰多

御註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
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御疏多
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別誰
可貴耶云此者欲令悟身爲多不貴於貨
也註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之辭也○
河上公曰財多則害己身也○成疏夫資
貨者本爲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故老
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耶聚貨喪身利
多耶故莊子曰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得與亡孰病

御註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也
○御疏此總問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
爲病耶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歷
然殊致爲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
故後文詳荅之爾○河上公曰好得利則
病於行也○成疏夫多貪得財必喪己少
欲亡貨則存身然則得是喪己之徵亡是
存身之驗喪己可以爲病存身可以爲藥
世人翻以得爲遇以亡爲病者不亦謬乎
故教主云得之與亡定誰是病耶

第二明躭著名利損智敗身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御註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
者必累身非厚亡乎○御疏此兩句總荅
前問甚愛必大費者此荅名與身孰親費
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
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
亡者此荅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其亡亦
厚劒玉賈害譬諸懷璧詩書發冢秖爲含
珠唯貨之損可爲殷鑒○河上公曰甚愛
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
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也多藏
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
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冢探柩之患○榮曰
是故甚愛必大費爲名以殺身斯大費多
藏必厚亡爲財以傷己斯厚亡○成疏是
故甚愛必大費費損也爲是義故甚愛名
譽之人必大於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句
解名也

多藏必厚亡

御疏夫多藏賄於府庫者必有劫盜之患
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其爲敗亡
禍必深厚故書云疋夫無罪懷璧其辜莊
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
布施死何含珠爲於是以金椎控其頤徐
別其頰无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第三明知足捨貪可以長久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御註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
辱殆故可長久○御疏辱損累也殆危亡
也夫不遭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
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

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河上公曰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絶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止不殆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也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榮曰知足不辱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知止不殆不非理以窺財無危殆也可以長久外之以名利遠之於危殆理國可以長存脩身可以久視○成疏知足不辱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辱此一句結貨知止不殆既悟名譽非其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無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將知止此句結名可以長久知止於名知足於貨亡名亡利可以長久 可三 二十二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知足知止於脩學之道未圓故次此章顯大滿大成以示虛妄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汎辯五大爲學行楷模第二舉譬明躁劣靜勝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第一汎辯五大爲學行楷模 夫自造洪鑪戴鼇山而稱大陶甄妙匠亘鴨域而成高盡包一氣之中視之如缺總括七重之內用之若沖則知象帝亂氣鑒虛空於掌握至精恍惚藏海宇於心田堅玄步之而不窮大撓推之而莫得清淨之風避扇則九五无爲安徐之道廓然則萬姓咸遂大成之器理會於斯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註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弊時○御疏凡曰學人功行大成衆德圓備常自虛忘有如玷缺如是則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玷缺以斯爲用用則無窮也○河上公曰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 可三 二十三 ○榮曰道圓德備名曰大成猶如不足故云若缺然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鏡應之而忘疲不弊也○成疏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只爲忘其成故終日作用而得無弊損是以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也不見成異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謂目光也閉目內觀致神明也若月之缺而復盛故曰缺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註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所用不窮○御疏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爲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也○河上公曰大盈若沖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也○榮曰四達有是而俱照六通無幽而不燭斯大滿也不以照爲照不以盈爲盈若沖也用不以心故無極也○成疏沖虛也窮盡也言道德大盈滿足之人能忘其滿故雖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爲忘滿沖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滿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即虛即滿滿而若

虛也

大直若屈

御註直而不肆故若屈也○御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此下三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知也夫潔已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不執是以辨非不正已而矯物大直也曲隨物宜故云若屈也註云直而不肆下章經文也○河上公曰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謂平肩正身元一流行○榮曰寘同正道大直也以欲從人若屈也○成疏屈曲也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

大巧若拙

御註巧者傷於分外故若拙也○御疏矜粉繪之工騁鉤繩之妙小巧也因材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割不見其工似若樸拙爾莊子稱造化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河上公曰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示不敢見其能○榮曰匠成萬物大巧也似不能爲若拙也○成疏匠成萬物鑪錘群生有大功巧而忘巧用晦迹同凡故若拙莊子云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是知工倕小巧也

大辯若訥

御註不飾小說故若訥也○御疏合譬飾辭結繩竄句小辯也行不言之教辯雕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無所抑揚如蹇訥爾○河上公曰大辯智無疑也如訥者無口辭○榮曰談天暢理大辯也言即無言如訥之也○成疏妙能剖析真宗銓量玄極者所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故若蹇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

第二舉譬明躁劣靜勝

躁勝寒靜勝熱

御註於躁勝者寒寒薄也於靜勝者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靜者爲正節躁勝寒謂形動則津液流注○御疏此舉喻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見大成其如缺所以無弊位尊萬乘視盛位其若沖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諭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由之以衰死以明躁爲死本盛爲衰源諭功成不缺者必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爲剛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爲生本亦爲躁君取諭大成大滿由能缺能沖所以無弊無窮而致生爾夫能無爲清淨者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河上公曰躁勝寒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靜勝熱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也○榮曰陰陽二氣迭相爲用陽氣躁而熱陰氣靜而寒陽氣盛則熱勝而寒劣陰氣盛則靜勝

而躁劣此則氣序遷移互為勝劣夫大成若缺大滿若沖則盛無盛也其用不弊其用不窮則衰無衰也不盛不衰不寒不熱遺成而不敗忘勝而無劣也○節解靜勝熱謂其無為則精神守一成疏躁陽也靜陰也勝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陰起故一切彫落陽生故庶物咸盛諭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元以勸學之人去躁歸靜也又解云從本降迹即躁勝寒息迹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寂適時也

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清靜為天下正

御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氣之進退知躁為趣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則可為天下之正爾○河上公曰能清能靜則為天下長持身正則無終已時也○榮曰為陰陽之所寒熱者未清也為生死之所流動者不靜也明聖人生死無變於己寒熱不累於身清靜也有輪轉處生死皆為恥也無輪轉絕生死為天下正○成疏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為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躁劣之義也○節解謂得道入深山清淨以守自然則為真人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三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靜躁兩行勝負不同故次此章顯有道无道優劣亦異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有道之君无為虛靜第二明无道之主躁競貪求第三明廣顯躁競之心欲纂深重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脩行人

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為虛靜 夫道體幽玄神○功不宰天地得之而靜默群聖契之而妟然風不鳴條帝堯稱之於邑穆雨不破塊虞舜致之於太平是以周之克商致華陽而牧馬湯之勝桀遂桃野以閑牛五帝之與三皇並風淳而化美則知有覩遥條邑之師故有道之代卻走馬以糞田無道之年鏡戎駒於郊野大聖垂訓豈虛言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御註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貪求故無交戰屏卻走馬之事人得糞理田園○御疏卻屏去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疆埸無事不必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卻兵

草走馬之事人得俶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河上公曰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以糞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榮曰君上有道除棄命之馬臣下無爲糞乘田之業脩真者去馳騁之浮情糞身神以道德務學者絶飄蕩之懈惰糞心靈以藝文○成疏言有道之君莅於天下干戈静息偃武脩文宇内清夷無爲而治故能却馳走之馬以糞農畝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知以學糞其心也

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註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戎士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爾○御疏郊者交也謂交境之際拒守之地也言天下無用道之君則荒寒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也○河上公曰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嚴曰人之生也懸命於君君之建也懸命於人君有道而萬姓昌宗廟顯君無道而宗廟傾萬民喪自然之應○榮曰生起也不用道而脩文事飾兵而用武四郊多壘五兵斯起戎馬生於郊也理不内明心王無道馳六識之馬遍萬境之中得失紛紜是非交爭○成疏郭外曰郊無道之人臨於海内禽荒色荒四方不静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治身者言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内不覽真恒緣外物故云生郊也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謂午也正陽之精生於午午者馬也故心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欲南則南欲北則北心有四門能知四方晝夜所見夜寐則夢心中有道則正氣流行支體滋潤髮膚玄長故却走馬以糞之心無道則生淫亂戎馬四走於郊邪脉致以害身故曰戎馬生於郊

第三明廣顯躁競之心欲纍彌重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心見可欲爲罪大○御疏犯法爲罪貪求爲欲言戎馬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河上公曰好色淫也○榮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欲莫甚於欲得有道之人遣情去欲罪禍自除無識之徒縱性任心殃欲斯至善積成禍幽顯咸亨惡積成殃存亡俱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悞祖先咎也○成疏罪摧也言爲苦之所摧逼也可欲境也言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脩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求取不已爲禍大也○御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夫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不祐而嬰

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爲禍禍之大也○河上公曰富貴不能自禁止也○成疏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爲罪日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於欲得

御註殃咎之大莫大於欲必令皆得則禍深故爾○御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則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而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已得欲心尚無厭足則咎之爲過斯甚於禍也○河上公曰欲得人利物且貪也○成疏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爲咎責莫甚於此校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其彰三舉也

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行人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心若知足此足則常足矣○御疏以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爲天下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交讓而常足也註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爾○河上公曰故知足之足守真根也常足矣無慾心也○榮曰除可欲則外無所求清本性則內無所之故言知足動皆合道事無不足之足也無不足之時常足也○成疏守分不貪於行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遇禍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貪後樂故述此文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正辨有道之人知足不知足者無道故次此章即明有道者照而不由於心無道者由心而不能照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第三重結虛照之人寂而能動

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 夫大聖不作至人無心產清濁之兩形何曾有物皺山河之二氣不見神功歷衆口而無

不出戶知天下 言坐虛心而自得故不出戶天下咸知豈同周穆迎方空射瑤池之宴秦皇觀日虛播鞭石之威足跡雖歷於九荒控馭徒疲於八駿廣窺戶牖視聽增迷我之大聖不出而見也

御註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垂拱無爲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之道可知○御疏有道聖君無爲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矣○河上公曰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矣○榮曰觀之以道則理無不達照之以智則事無不知所謂不行而知者也○成疏戶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也有道之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真照俗也

不窺牖見天道

御疏天人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為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述咸侮五行陰陽由其舛候故書云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於己象著于天豈俟窺牖然後知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河上公曰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也○榮曰二景麗天五星耿漢寧須窺牖方始見乎內明窺牖者穿鑿求解也天道者自然之理也不假筌蹄得魚兎無勞言教悟至理此不窺牖見天道也○成疏窺覘視也牖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也隳體坐忘不窺根竅而真心內朗覩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戶通來去譬從真照俗窓牖內明喻反照真源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

御註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天下之道彌少也○御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為而恭己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彌遠既失無為所知政理更為微少○河上公曰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也○榮曰跡周於宇宙未識山川覽遍於經籍寧知至理此謂無知也○成疏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出心逐境彌遠而無厭其知淺近闇昧而少鑒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第三重結虛寂照之人寂而能動

御註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淳樸而知為理之道○御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為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遠知來物故我無為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河上公曰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者以心知之也○榮曰獨悟○成疏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者法必竟空寂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乎此一句解不出戶知天下

不見而名

御註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也○御疏此覆釋不窺牖而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和行感而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已可以知物元吉所召存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心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河上公曰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以知大察內以知外也○榮曰玄覽也○成疏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也不見而名不應而應名而不見應而不應也此一句解不窺牖見天道也

不為而成

御註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也○御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為下必有擾今聖人凝神端扆玄默廟堂君無為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河上公曰上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

化而成就也○榮曰自然就也○成疏不為者凝神寂泊妙絶於有為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凡聖二心緣照差異故次此章即明道俗兩學損益不同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第二辨次第虛妄以階玄極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 夫希夷理靜混沌義深開妙鍵而難思扇玄門而聽入其音傳其趣微堂堂稱象帝之先湛湛為大羅之士天書照耀見八角之垂芒玉字蔽獻總一乘之標牓宜○比俗學日益奢浮張芝墨池不出契寵之戶揚雄書閣終經生死之津不能日損有為乃更牆而之甚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御註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御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聞見以為益因益為道則忘遺功行以為損所以者何夫為學者無不初則因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遺功而去執故註云益聞見為修學之漸蓋言其初損功行為悟道之門蓋言其終也○河上公曰為學日益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也為道日損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嚴曰去知也不知之知知之祖也不教之教教之宗也神明所因天地之師也○榮曰為學日益增之以卷軸長之以見聞利之以名聲加之以嗜欲也為道日損行不言之教文理雙忘體虛玄之道物我同遣為無為則百為兼喪事無事則萬事都損豈唯憍盈奢侈也○成疏為學日益為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世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為道日損為道猶修道也言修道之人虛夷恬淡所以智德漸明果惑日損也

第二辨次第虛妄以階玄極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御註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爾○御疏損之者謂損為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則前損忘迹後損忘心心迹俱忘可為造極造極則至於無為○河上公曰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之也以至於無為當恬然如嬰兒無所造為也○榮曰捨有歸無損者也有去無忘又損之也理冥真寂至無為也○成疏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道之士又滯無為雖復深淺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治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御註絶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御疏夫有為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為今既無為無為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為也此謂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榮曰夫欲去有累

所以歸無爲而惑者聞無爲兀然常拱手以死灰爲大道土塊爲至心恐其封執無爲不能懸解故云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而無不爲非無爲也有爲而歸無爲非有爲也此則爲學爲道道學皆忘唯動與寂寂動俱息也○成疏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無所不爲也上卷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取天下常以無事　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御註無爲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御疏此勸人君行無爲也取猶攝化也攝化天下必須無爲無事無事則下人不擾無爲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莅于何不可所言常者無事御物不可斯須離也○河上公曰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也○榮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取天下取攝也忘則無捨無不捨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爲攝天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得可皆不可也○成疏取攝化也言攝取宇內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事無爲而化之也雖復應物施爲而心未嘗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爲事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有事則煩勞勞煩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也○御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凝密令苛則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此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矣○河上公曰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也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取治也○榮疏取攝也忘則無捨無不捨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爲攝天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得可皆不可也○成疏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爲事而有事者斯則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章所以

次前著前章明即事無事雖應無心故次此章即顯聖人無心而能赴感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第二明善救蒼生而無棄捨第三顯衆生執滯故聖起慈悲

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　夫太帝乘時面嚮方而設教真君御物握乾軸而安民鼓腹咸歌不荷皇王之帝力被衿自詠豈知天地之深功十亂齊驅見罔家之化溢八元斯事酌竟代之風清故曰聖人無心股肱畢力爲理日亂易簡不傾久自推移任玄功之濟物開赤心於天下爲欲化人既同百姓之心匪惵惵之云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註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心雖無常唯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御疏聖人虛忘物感斯應應必緣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以百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故云無常心○河上公曰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嚴曰無心之心心之主也夫一人之身去心則危者復寧用心則安者復亡若上含道德之化下包萬人之心物無大小視心如

身去我情欲取人所安與人大同也○榮曰君上無心於有爲任百姓之自化聖人無情以分別遂萬有而感通○成疏體道凝淡虛懷絕慮心與太空均其寂泊故無心也百姓衆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爲心既無心而應亦不應應也

第二明善救蒼生而無棄捨

善者吾善之

御註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善信也○御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正道之心聖人獎之以進修以果其行使至夫吾善之大善也○河上公曰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嚴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信誠實也感德以變其情也○榮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若有心分別有善有不善有善有不善不得以爲善令既無心分別非唯善於善亦善於不善亦善則與不善皆善是以謂之得善也○成疏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善者爲無欲修學之士不善者謂有爲滯境之人普以平等勝善教之令其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爲心義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御註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以善道而汲引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爲善也○河上公曰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爲善也

信者吾信之

御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也○河上公曰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榮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信順也物情既有可有不可從事有順有不順不得以俱順令聖人無可無不可皆可無順無不順皆順是以名爲大順也○成疏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信謂聞經愛樂不信謂不樂道聞聖人以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普發信心也故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問曰聖人無心有感必應不應不感不感不應者故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令信與不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荅曰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恒救三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紫炁西浮授尹生道德之徒此則別應若別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卷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第三顯衆生躭染聖起慈悲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化導之令化聖人之德捨疑而歸信也故云德信○河上公曰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

御註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慄慄用心令德善信而聖心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爲天下故云爲天下渾其心○御疏此明聖人混迹用心也慄慄憂勤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區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慄慄憂勤然聖人無心復何憂喜令所言慄慄者皆爲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也故云爲天下混其心尒○河上公曰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也爲天下渾其心言聖人爲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嚴曰慄慄若恢恢言虛心以包萬方也○榮曰慄慄不住也凡情分別見善見不善有信有不信聖人慄慄不住泛泛隨機混其分別之心齊其是非之意也○成疏慄慄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之聖人其在天下也恒布大慈拯救蒼生恐其没溺故慄慄而勤懼也爲天下混其心混混沌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惑情滯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混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則斯謂乎

百姓皆注其耳目

御註百姓化聖德爲善故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御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仰淳化而觀風故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取則於聖人也○河上公曰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聽○榮曰百姓不能以性制情而乃縱心逐欲注耳目於聲色專鼻口於香味因茲惛惑以此聾盲聖人逐病行醫隨機闡教因心救物說已化他乃云我止如嬰孩赤子不知聲色悅於耳目也○成疏淫滌滯也顛倒之徒迷没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色聲既而漂浪長流望返無日聖人愍其迷甚故顯其病狀而六根之中偏舉兩者欲明此二爲患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色聲爲子留愆然舉此二根諸根可悉爲文略故也

聖人皆孩之

御註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姓皆如嬰兒爾○御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視之如慈母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令如嬰孩無所分別爾○河上公曰聖人愛念百姓如蠕虫赤子養之長之而不責望其報也○成疏衆生妄淫耳目淪没愛河聖人勤懼慈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如嬰孩之可愍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四 可五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濛陽強思齊纂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章前章明凡諸耳目望混其心故次此章即明皆有生死凡溺生死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正標凡聖示妄執不同第二假設問荅辯其所以第三顯善攝生人不爲三毒所害第四重設疑問歎美結成

第一正標凡聖示妄執不同 夫紫極無名之尊玄德甚深之道假息上方之界從容太極之宮高謝隨迎超生之流閬苑山上嵯峨白玉之樓西谷關前天閑紫雲之瑞哀哀凡鄙出死入生受欲長皆行運十三之事迷情同執將安一百之年命過一箭射於窮泉魂魄流離於閻獄墳塋一閉空閑松栢之風形質一埋詎鑒軒庭之月大聖流演痛悼此言

出生入死

御註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爾○御疏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爲出生迷執人我動之於死名爲入死此標章門也○河上公曰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内魂定魄靜故出生入死謂情欲入於胷臆精神勞惑故死○榮曰從幽至顯名曰出生自有歸無稱之入死○成疏出生者超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沉淪三塗沒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以釋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爲死也

生之徒十有三

御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人矣○御疏徒者類也此則汎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貴適來爲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凡而論十中有三人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河上公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臭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也反是○嚴曰虛無清淨微寡柔弱卑損時和嗇此十三事虛生充實無生常存清生聰達靜則內明微生彰顯寡則生衆柔生剛徤弱生堅強卑生高大損生盈滿時則通達和則得中嗇則有餘用之治身與天地長久用之治國則國祚長延也○榮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九竅四關十三也若能絶欲則爲生之類必其放蕩則爲死之徒也○成疏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徒類也十三謂四關九竅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不執身爲身忘懷迷執故能出三界凡夫爲執迷是非心恒起滅因斯迷倒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類出三界則生之徒也

死之徒十有三

御疏此亦汎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爲順一無驚怛如此之者亦十中有三人爾○嚴曰實有濁擾顯衆堅強高滿過泰費此十三事也實生空虛有生消亡濁則聽塞擾則失明顯則生微衆則生寡堅生柔強生弱高生卑賤滿生損空過生閉塞泰生困窮費生禍患是不祥死之徒矣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御註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旣心矜此生故動之死地此則生理旣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爾〇御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性也言人雖欲修生不能悟了動往喪生之地安生之理旣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〇河上公曰人之欲求生動作反之十有三死地也〇榮曰所以流至死地者由十有三重造過〇成疏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爲執此十有三徒染滯前境故也

〇第二假設問答辯其所以

夫何故

御註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之爾〇御疏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〇河上公曰問之何故動之死地也〇榮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何爲得至於死地言用之九竅運之四關多取有爲之死業愛養無常之生身厚過其分動之死地也〇成疏假設疑問以生後答

以其生生之厚

御疏此正答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躭滯有爲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生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〇河上公曰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〇成疏言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爲有多積財產厚貿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答前問意也

第三顯善攝生人不爲三毒所害

〇蓋聞善攝生者

御註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也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矣〇御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淨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〇河上公曰攝養也〇榮曰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不能養性內爲情欲之所傷外爲毒蟲之所害善攝生者不躭染性不傷無毒心物無害也〇成疏蓋不盡之辭聞猶竊聞也攝衛也亦養也言善能攝衛養生之人忘淡虛夷不輕染境攝衛之目顯下文也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御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〇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求遇於兕虎入軍不被帶於甲兵故虎兕甲兵亦無傷害之意〇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〇成疏陸行不遇兕虎陸平地也兕毒獸一角形如牛色青言善攝生人不爲毒獸所觸內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爲煩惱所加入軍不被甲兵言攝生之人縱入軍陣亦不爲干戈所害內解者言縱入塵境亦不爲色等所傷也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御跡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遇兕虎此明設所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縶而游況傷害乎故無是也○河上公曰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傷兵刃無從加也○榮曰言養生以道積善以行是前顯不與惡遇今明雖遇無傷也○成跡駐立也措安也兕遇物則觸喻癡也虎性躁暴喻嗔也兵刃銳利能傷於物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爲三毒所害

第四重設疑問歎美結成

夫何故

御註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夫何故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御跡此問虎兕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爪角無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故以曉於人○河上公曰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傷害○榮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夫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我殺由心心爲死地若能灰心息慮不搆有爲無死地也○成跡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是

以其無死地

御跡此正荅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爲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兕兵刃能害其生乎○河上公曰以其不犯上十三之死地言神營護之此物不敢害之○成跡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爲死地今善攝生人忘於身相即身無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此荅前問意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標善攝生人能設虛假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第三廣顯虛通慈悲生化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 夫蠢動之形有

道生之德畜之 生之類資氣氤以生育假要妙以播靈愚智之品不問貴賤之形各異鵬鷄之不知遠近螗蛄之莫辨春秋椿抑以上月芬數花蝶以中圓明消莊爵之功何測自然之道爲常譬之大海無所不容比之於天無所不覆一花一葉道在其中

御跡道生之者言道降沖和之氣陶冶萬物物得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氣者妙本道也至道降氣爲物根本故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則約道畜養之處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河上公曰道生萬物○成跡至道虛玄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品故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物形之勢成之

御註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故云物形之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繫辭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爲形上下爲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爲用也勢成之者言爲萬物化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云勢成之○御跡同物形之乾知坤作兆形位

矣勢成之道生德畜品物流形乾知坤作兆形位者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爲形上下爲位陰陽之勢而物資之故云勢成之寒暑之勢各成遂爾○河上公曰物形之一爲萬物設形像也勢成之一爲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也○巖曰物形之乾知坤作兆形位勢成之寒暑相成各得成遂也○榮曰至道運而無壅何適而不能玄德動而不滯何事而不可今約事分用道生則理歸於道德畜則義在於德生畜於物物各有形既秀而實曰熟生畜俱全曰成也○成疏物形之勢成之物形言稟道而有形質此釋道生之也勢成言以德化導陶甄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也此釋德畜之也

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御註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也以道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令敦本而崇道也夫世之尊榮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爲尊令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備物耳○御疏以道德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令敦本而崇道也○河上公曰道德所爲無不盡敬動而尊敬之也○巖曰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也○榮曰父母所生天地覆載誠可尊也今道德恩隆於父母功蓋於天地理當尊貴○成疏道德育覆具如前旨蒼生荷賴日用不知是以勸示令其崇尚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御註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爾○御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爲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者蓋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貴爾○河上公曰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也○嚴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被物自然尊貴○榮曰道德虛忘自然尊貴非由爵命方見敬重也○成疏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第三廣顯虛通慈悲生化

故道生之畜之

御註增進曰長也○御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也始之爲生養之爲畜○河上公曰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覆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之也○嚴曰生畜則覆結首兩句增進曰長字撫曰育輔相曰成遂終曰熟資給曰養廕庇曰覆此八者皆道德之功用也故尊貴之○榮曰此廣明道德生畜之義也進益曰長撫恤曰育構立曰成圓足曰熟資給曰養衣被曰覆也○成疏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直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也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長之育之

御註安撫爲育也○御疏增進曰長安撫

曰育○成疏長之謂增其善芽育之謂進其功行也

成之熟之

御註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是以人莫不尊道貴德○御疏輔相曰成遂終曰熟○成疏以無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淳熟此猶是疊前語以生後文也

養之覆之

御疏資給曰養廕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謂所以萬物尊而貴之○成疏養之謂酬其果報覆之謂廕以大慈也以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句明能遣其功也

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生而不有

御註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明道用同人○御疏道生萬物不見有生之可生忘生之功結上道生之義也○河上公曰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爲利也○榮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夫伐其功者非至功也恃其德者非大德也今既生長不恃不宰深妙之德也○成疏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群情故即生而不有有既有而不有生亦不生而生此遣道生之也

爲而不恃

御疏德之爲養不見有物之可爲不恃其功結上德畜之之義○河上公曰道可施爲不恃望其報也○成疏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爲法教於何可恃此遣德畜之也

長而不宰

御疏以道德忘生畜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長育成熟而不爲主宰責望於物言此者欲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河上公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器用也○成疏長養蒼生功侔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遣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

御疏此歎忘之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也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跡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河上公曰道之所行恩德玄闇不可得見○成疏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爲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聖人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能生化利物忘功故次此章即顯道爲始母勸令修習今就此章義分四別第一明道爲始母勸物起修第二顯修習之方明塞之妙第三汎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第四明積迹韜光能繼常道

第一明道爲始母勸物起修 夫真理以圓淨得名妙本以虛通受稱故能子育萬物母主衆形應世界以大權納虛無於指掌寂然不動乃能遊於物初靜默恬忘復刻心於道本孔丘著誡遂驚歎猶龍莊子成言乃沉形而在幾常塞其兌弗開其門終身無動濟生全矣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御註始者沖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御疏資氣曰始資生曰母言道能以沖妙氣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以爲天下

母始母雖殊於道氣布化常一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者欲令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河上公曰天下有始始有道也以爲天下母道爲天下萬物母也○榮曰道爲物本故云始德能畜養故云母也○成疏始道本也母道迹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絕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今況言天下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也以爲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御疏言人既得沖和之氣茂養爲母當知其身是沖氣之子○河上公曰子一也既知得道已當復知一也○榮曰道德生畜母之義也物從道生子可知也○成疏夫本能生迹迹能生物也既得知道大慈能引接凡庶者即是我母方知我身即是道子從道而生故也經云虛無自然是真父母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御註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歿其身身長無危殆也○御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道氣而生當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氣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爲來今却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歿身不殆者言人能常無欲以歸道用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河上公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爲也不危殆也○榮曰子從親生必須孝於親物從道生必須守於道子孝於母母慈於子通天地感神明物無傷也人守於道道愛於人積功行著幽顯物無害者故言不殆也此明母子相守本末相收能行者家國安也○成疏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體道會真迹雖有沒有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本能攝末所以須歸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守母則久視長存歸本則歿身不殆故勸之也西昇經云常能養母身乃長久

第二顯修習之方閉塞之妙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御註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御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爲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門閉則終身無勤勞也故云終身不勤○河上公曰塞其兌兌目也目不妄視也閉其門門口也使不妄言說非也終身不勤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榮曰掩目閉口外患不生既無疲勞人絕勤苦會無名之始歸有名之母修身之道也○成疏塞其兌閉其門上雖勸其母猶末示修守之方故此下文具顯守復方術即塞閉等是也兌口也而六根之中偏

舉兊者明口既是三業又害六根爲罪多也門五門也閉五門不著色聲香味觸諸塵境也前舉兊是根之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栖託山林或即塞閉其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真內無嗜欲之心外無可染之境既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乖真境豈曰杜耳掩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見無可見之相聽無定實之聲視聽本不馳心斯乃閉塞之○妙也終身不勤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真源深淺紛紜寔唯多種故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雅甚若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真心性寛閑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命而不勞勤苦者也

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

御註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御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愛悅之事則禍患日增故終身不能救理也○河上公曰開其兊開目視情欲也濟其事濟益也益情欲之事也終身不救禍亂成也○嚴曰若夫塞其聰明閉其天門闗之以否鍵之以心夫不聽之聽與天同聽不視之視與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豈俟於開濟之乎○榮曰失道滯俗去本求末通六情之兊開五欲之門雖成有累之事終失無爲之道亡沒此身難可救拔○成疏及愚者爲之即開其眼耳等根濟於○色聲等事終身躭染沒命貪淫縱使大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度之也

第三泛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

見小曰明

御註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矣○御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故憂悔吝之時則存乎纖介守毋之人防萌杜漸理之於未亂能如此者可謂之明○河上公曰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嚴曰昭然獨見無形之變毫毛之害不生禍患則不得及於身矣○榮曰見小曰明用柔曰強禍亂初起爲小預能防患曰明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成疏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即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則日日增明故上卷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強

御註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爾○御疏守柔弱之行者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河上公○曰守柔弱曰已強大也○成疏既能見小即智慧增明復能用道謙和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夫學道之初有定有慧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慧解之門用柔即是定行之術故六度之中即有定行慧解前五是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慧其行則兼定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第四明晦迹韜光能繼常道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内明則長無患累矣○御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内融而常靜由見小守柔則為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光外照還歸内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内故曰復歸其明○河上公曰用其光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也復歸其明復當反其光明於内無使精神泄也○嚴曰神外動也用其光以外照不違衣食不求過分當賤不望貴貧不望富若如此則反歸其明故神明不耗我能入道道亦入我我道相入渾而為一守靜致虛我為道宗自然之應○榮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智能照機以之防禍用其光也覩見未萌皎然無失内視反照復歸其明也已不罹患無與身殃也○成疏光智照也既空有行圓故能慧照於物也雖復用光照物即照而忘韜光晦迹歸明於昧故云復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莊子滑疑之曜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遺與也言還守内明則無與身為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也○御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内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返照本源自無殃咎也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人能察微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母密用真常之道也○河上公曰無遺身殃内視存神不為漏失也是謂襲常人能行此是謂修常道○榮曰是以襲常於情極慾遣本徇末患難斯至歸無常也○成疏既知照而忘行圓德備諸累已盡無復遺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釁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燈至教允屬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真教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照之人能繼真常之道故以此章歎真常之道甚自平夷介然起知即乖於至理就此章内義分有三別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絕分別第二明不懷道者饕餮多貪第三指此貪竊之人乖於至理

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絕分別　夫至聖介然大悟於道混知離子天地不產其形浩若鷲山波濤不測其量豈方儒墨識謬淺深呂虔歸其佩刀王祥知其位重郭璞誓以淮水將表王導門高並沉傾溺之津不造希夷之境致俗流而弗悟為臭腐而稱奇淪於慾海之中墜在邪山之下不知正理失在於斯耶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御註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也○御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辭也介然謂耿介然有知之貌夫道非知法而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故言之曰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為大道於天下者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為清淨之化故唯所施為將害於物甚可畏懼也○河上公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無為之化絕威嚴之政唯施是畏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失道意欲賞善恐偽善生欲信

忠恐詐忠起○榮曰老君傷時王不從夷路雅履嶮途服文綵而帶利劒厭飲食而積貨財農田荒穢倉廩空虛此乃誇道之人豈知純粹之行若使我微知政事必行無爲之大道不涉有爲之小徑有所施爲之事尤畏不行也○成疏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真之道甚自平夷假使我微介起心以知行道者此即妄起攀緣乃爲流動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虛通妙絕分別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履危嶮而常安臨大難而無懼故無畏也今乃起心分別乖於本心諸所施爲動之死地故可畏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御註大道平易是畏有知人而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御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也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但大道之化貴夫無爲無爲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將役心以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河上公曰大道甚夷夷平也大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徑邪不平正○榮曰正道平而易邪徑險而難理國者多履其難修身者少從其易斥無道○成疏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等甚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好邪遂使大道陵遲小成孔熾也

第二明不懷道者饕餮多貪

朝甚除

御註尚賢矜智生巧僞除理也○御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爲之化但以有爲爲理雖云甚除有爲則傷巧詐故註云尚賢矜智生巧僞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彫牆故云甚除○河上公曰高臺榭修宫室○榮曰朝甚除田甚蕪彫牆峻宇除故造新下人妨農良田蕪穢徇名好利棄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荒廢○成疏失道之君好行邪徑不崇朴素雅尚華侈既而除去故宇更造新宫彫楹刻桷窮乎綺麗

田甚蕪

御註浮食惰業廢農事也○御疏草長曰蕪謠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熟何望如坻之積○河上公曰農事廢業耕治失時○成疏徭役既繁農夫喪業遂使東皐不作南畝荒蕪也

倉甚虛

御註南畝不收無儲積○御疏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河上公曰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榮曰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行薄則業虛德充則道實也○成疏稼穡有限而國費無貲杼軸其空倉廩斯罄

服文綵

御註刻彫綺繡害工利○御疏青赤爲文色絲爲綵也言賤質而貴文○河上公曰好飾僞貴外華○榮曰服文綵帶利劒捐素以事華賤文而貴武修真者內不存於道德外唯飾以威儀毒意未袪帶利劒也

○成疏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觽散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鏌鋣以衛其命醪醴膻腥以爽其口不崇上德不恤下人嗟乎饕餮一至於此

帶利劒

御註文德不修尚武備○御疏利劒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武功者文德之輔助而文爲本武爲末今若專事武功是棄本而崇末也○河上公曰尚強武且奢

○厭飲食

御註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爾○御疏厭飫足也庖廚濃厚厭飫芳鮮上多玉食之資則下有凍餒之患矣○河上公曰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無足時○榮曰厭飲食資貨有餘夫味無味者飲和浴德爲無爲者禮士愛賢鄙芻豢以簞食爲樂散貨財以不貪爲寶此則內外無不可也而厭之以芳鮮積之以珠玉是盜誇之行非家國之基也

○財貨有餘

御註聚斂積實饒珍異○御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斂有餘也末學不貪爲寶但欲多財累愚爾○成疏輕躁荒淫於政不足重賦百姓積斂有餘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第三指此貪竊之人乖於至理

御註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歎也哉者嘆辭爾○御疏非理而取爲盜矜其所有爲誇且○頭會而斂取於不足縱欲而費奉其有餘傲然自得以爲誇尚謂之爲盜不亦宜乎所爲如此則非吾欲行之道矣也哉者傷歎之辭○河上公曰是謂盜誇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致劫盜以爲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之也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嚴曰道德不爲智巧故能陶冶天下造化陰陽天地不爲智巧故能含吐變化萬物不能逃乎易而無穢要約而易行無爲而巧成無事而福生悲夫反道而爲智巧動暴於外而與天戾既非大道可爲痛哉○榮曰取不足積有餘盜之謂也愛文綵事奢侈誇之義也唯盜與誇俱非道行○成疏多賦多斂如盜如賊既蓄既積且矜且誇乖理悖德謂之非道若作行道人心解者朝甚除無善功也田甚蕪心荒廢也倉甚虛無道德也服文綵好飾辭也帶利劒貪心銳也厭飲食耽滋味也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五

可六

唐 玄 宗 御 註 并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濛 陽 強 思 齊 纂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善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貪淼之人乖常失道故次此章即明善建之士契理合真欲勸物起修所以相次就此章中義分三別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後嗣第二明自利利他其德增廣第三格量利害以勗學人

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後嗣夫軒帝以鑄鼎昇龍淮王以飛丹馭鶴紫微之圖會萬聖於瓊林碧落之天朝千真於寶闕何以臻此善建之力致之見陳寔之修鄉德星遐聚聞景公之脩國熒惑退飛的衛蹲而飲和脫左縣而見美周稱大賚子孫乘八百之年齊市義還門庭列三千之客不拔之德於斯見焉

善建者不拔 可六

御註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御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不爲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樸樹之風聲使儀刑作孚樂推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河上公曰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榮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能立行於至道之境則根深而不拔妙樹功於玄德之鄉則蔕固而不脫爲國則百代宗廟而常安爲家則萬葉蒸嘗而不絕師資結影於真氣授繼饗於玄風也○成疏建立也拔傾也善能建立道心定志心願堅固至真道場不可傾拔

善抱者不脫

御註若能以道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也○御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可存過客猶止況夫道德有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爲物所歸固其宜也○河上公曰善以 可六 二 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也○成疏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言善持真行之人一得永得終無差失也

子孫祭祀不輟

御註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御疏祭薦也繼代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禮於宗祖也輟止也○河上公曰輟絕也爲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也○成疏輟絕也善抱之士與理相應既而持此真行傳諸來葉猶如元始傳於太上徐真授於葛仙師資相襲長爲教主譬彼傳燈明明不絕故西昇經云學爾教爾不失道真又解言善建之人樹德深重積善多慶逮乎子孫遂使家門隆盛宗廟延永

第二明自利利他其德增廣 可六 三

修之身其德乃真

御註修道於身德乃真純○御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終於天下例

可知也言善建之人照了真性清淨無諸僞雜僞雜既盡德乃真純○河上公曰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真人○榮曰修之身其德能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能長修之國其德能豐修之天下其德能普夫道不可不修德不可不立立德修道自家形國何往不安死生無變曰真慶及後昆曰餘邇安遠至曰長物皆自足曰豐惠無不周曰普也○成疏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行

○相應道德真實也

○修之家其德有餘

御註一家盡修德乃餘爾○御疏修道於家上和下睦移修身於家故其德有餘謂餘慶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河上公曰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順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成疏修身獨善以明自利修家兼濟明於利物化其家門並令修道功行漸博故言有餘昔天師修學舉家得仙雞鳴天上犬吠雲中是也

修之鄉其德乃長

御註一鄉盡修德乃長久○御疏按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乃可長久○河上公曰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成疏修家及鄉自狹之廣化功更博其德優長

○修之國其德乃豐

御註一國盡修德乃豐盈○御疏修道於國俗易風移還淳返樸不偏於所近一鄉修道猶爲未遍一國盡修德乃豐厚也○河上公曰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也○成疏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境內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爾○御疏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堂德流海外者蓋由君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爲普也○河上公曰人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也○成疏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嘿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夷欵伏澤無不被故其德能普

第三格量利害以勗學人

○故以身觀身

御註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御疏觀者照察也註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真也謂觀身實相本來清淨不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迴契中道可謂清淨而契真矣○河上公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榮曰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至道之源實自無善無惡建德之始理須知是知非知非者則去惡慮不遠知是者則就

善恐不及察邪察正照存照亡修道之身則歸真不修者則入僞修道之家則有餘不修者則不足修道之鄉則久長不修則短促修道之國則豐富不修則窮儉修道之於天下則周普不修則缺少○成疏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夫堯舜所以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修道身觀不修道身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也乃至家國利害斷可知矣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爲龜鏡

以家觀家

御註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御疏以修家之法觀家家人和睦則福慶有餘矣○河上公曰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御註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御疏用此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尊卑順序化功漸廣德乃延長也○河上公曰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御註以修國之法觀國人能勤儉者乃豐爾○御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勤而且儉德乃豐盈也○河上公曰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

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以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爲者乃普也○御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觀身爾人君清淨無爲以道善建善抱自然百姓胥附國祚又安矣○河上公曰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御註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爾○御疏此假設之辭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乎善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家刑國由內及外則知之爾故易曰觀我生又曰觀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河上公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者觀而知之○榮曰如何得知修道者昌不修道者亡觀一身則百身可知矣觀一國則萬國斯覩矣豈唯三代乎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修道利物體道合真故次此章即却指此人爲含德之厚就此章中義分四別第一舉猰兒爲喻表三毒不加第二明體道虛忘故三業淸淨第三歎善美含德知和體常第四對顯執心所作非道

第一舉猰兒爲喻表三毒不加 夫道心准歛含德雖厚赤子之愛先開周桒之言爲塗之全昔彰楚人之語筋骨○既弱抱和氣而無爲牝牡不知守雌柔而自固耿介拔俗滿混出塵形潛白屋之中心抗青雲之上豈許由之受讓賓成子之辭侯隸雷霆之不聞柳太山而何見冥日忽手行無所拘此上士之用心乃赤子之斯得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將比於赤子○御疏含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爲道德之所保外爲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全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攖兒之小者取在內無分別不生

害物之心爾○河上公曰含德之厚謂含懷道德之厚者也比於赤子神明保祐含德之人若父母之於赤子○榮曰懷道抱德積行深厚氣專精固絶欲無貪不散真童類於赤子○成疏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御註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螫搏之地此至人之含德○御疏此釋至人之全德毒蟲蜂蠆之屬猛獸虎兕之屬攫鳥鷹鸇之屬螫謂以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按物也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德全於内和氣充盈心冥乎道故有毒之蟲不能螫猛殺之獸不能據鷙攫之鳥不能搏盖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河上公曰毒蟲不螫蜂蠆虵虺不螫也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也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剌之物還返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也○榮曰以毒曰螫以足曰據以爪曰搏嬰兒所以無害者一爲内無毒意一爲慈母加護故不傷也含德之人既其無復惡心又以天靈垂祐是以毒蟲不得流其毒猛獸無以施其猛○成疏毒蟲虵虺類也攫鳥鷹鸇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搏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妙達違從故不爲三毒所加也

第二明體道虛忘故三業清淨

骨弱筋柔而握固

御註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嗄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御疏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而所持握不當牢固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乎○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握固者以其意專心不移也○榮曰嬰兒筋骨柔弱而握拇指牢固者非由力也本爲心專人雖欲開不可得也含德之人屈身以順物柔心以從道可欲不能開全真自然固也○成疏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含德之人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染不染故握固此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御疏雌曰牝雄曰牡峻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辨陰陽之配合而合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河上公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榮曰牝牡之合即陰陽之會也峻童兒陰也作動也赤子未知男女之禮而動作者至精不散也精散則身枯身枯則命竭含德之人外情欲而愛其精去勞弊而實其氣無心於動動不妨寂虛己於寂寂不妨動寂不妨動雖動而非動動不妨寂雖寂而非寂動

無非寂精之至也○成疏字林云朘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雌雄交合之道而陰恒怒作乃精炁滿實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和無爲虛淡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和合之相蓋精粹之至也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御疏嗄聲嘶破也赤子竟日啼號而聲不嘶破者豈不由其和氣至純之所致也○河上公曰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之所致○榮曰啼極無聲曰嗄赤子旦夕恒啼而聲不嗄者和氣未散也含德之人闡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無絕此亦抱沖和之所致也○成疏言赤子終日啼號而聲不嗄者爲無意作聲和炁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真宗故能說無所說雖復辯用萬物而不乖於無言也此一句明口業淨也

第三歎善美含德知和體常

知和曰常

御註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御疏此結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敗固之以示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謂知真常之行也○河上公曰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爲知道之常也○榮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亡精損氣歸無常知和不死保真常含德既知和理又體常義物無不照故曰明○成疏知此不言言不言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真常之常道也

知常曰明

御註守和知常是曰明了○御疏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復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河上公曰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也○成疏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第四對顯執心所作乖道

益生曰祥

御註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過分動之死地是凶○御疏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則求益生分是凶祥也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河上公曰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久也○榮曰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祥善也強盛也此明流俗有爲之徒不能同赤子之握固似含德之知和遂欲喪其精運力傷其氣益生以滋味補氣以藥石中心欲使氣盛而不衰體善而不惡其可乎故曰皆知善斯不善已也○成疏祥多也凡或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也

心使氣曰強

御註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爾○御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強梁今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氣氣爲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河上公曰心當專一爲和柔而神氣實內

故形德柔弱而反使妄有所為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〇成疏心神也炁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境皆空寧識一身是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御註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早止已〇御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衰憊也夫物盛必衰壯極則老明夫用心使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者道貴柔弱今恃強梁既與道不合故勸令早止〇河上公曰物壯則老萬物壯極則枯老也謂之不道老不得道者不得道早已不得道早已死也〇榮曰物極則反體盛則衰此是俗塵之恒累豈會虛寂之常道老君痛衆生未解知常不能愛氣以有為益生益之更損既乖至理戒以止之〇成疏物壯則老是謂非道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道非道早已已止也既能悟識無常非真道應須早已而勿為非法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含德體常益生失道故次此章即顯含德忘言益生執欲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第二明斷眼有心次第修習第三明同塵迹與理相應第四明妙達道從故為尊貴

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 夫造物以自運無心聖人以含弘成大孔丘之象出三尺而臨長老君之心用百姓而為主天路既遠空聽鷄犬之音雲篤方遺但聞蕭鼓之響形不別見言不可知故張華悖物而易窮孫龍口味此勿而難合話則乖遺行則失真離真崇殊而更深宜述異凡而自解老君〇著訓塞兌閉門知者不言良有以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御註知了悟言辭說〇御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以詮理終理契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〇河上公曰知者不言知者貴行不貴言也言者不知駟不及舌多言多患〇榮曰知者不言得意忘言悟理遺教言者不知多言則喪道執教則失真〇成疏知者不言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即無為謂是也言者不知封滯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故莊子云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知道與黃帝是也

第二明斷眼有心次第修習

塞其兌閉其門

御註塞其兌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也閉其門既無愛染則耆欲之門閉矣〇御疏具如天下有始章乃釋彼則約道清淨以塞六根愛悅此則因教辯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為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〇河上公曰塞閉之者欲絕其源〇榮曰杜欲路絕禍源〇成疏塞其兌息言論也閉其門制六情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御註解具如道沖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〇御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沖章彼則就道以論功

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丈者以其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重言之也○河上公曰挫其銳情欲有所銳爲當念道無爲以挫止之也解其紛忿結恨不休當念道恬泊以解釋之也和其光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闇昧不使曜亂人也同其塵不當自別殊也○榮曰挫其銳解其紛折貪欲之鋒釋是非之爭也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爭得失則或可或否競是非則一彼一此今和光則與智無分同塵亦共愚不別通萬有而齊致亦何法而不同也○成疏挫其銳止貪競也解其紛釋恚怒也和其光接愚俗也同其塵混世事也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貼文不復詳辯所以重言者明此數句於學問切當故再出之耳

第三明同塵晦迹與理相應

是謂玄同

御疏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光混迹行符於道是謂與玄同德○河上公曰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成疏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充德滿故與玄理符同

第四明妙達違從故爲尊貴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御註故不可得而親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踈○御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之和光順物不可得踈而遠之○河上公曰故不可得而親不以榮譽爲樂獨立爲哀亦不可得而踈志靜無欲與人無怨○榮曰故不可得親不可得踈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故爲天下貴夫有遠近則親踈明矣存得失則利害生矣定上下則貴賤成矣今解紛挫銳和光同塵愛憎平等親踈不能入毀譽齊一利害不能干榮辱同忘貴賤無由得能行此者可以爲天下貴○成疏道契重玄境知雙絕既兩忘乎物我亦一觀乎親踈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御註不可得而利無欲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爭故不可得而害○御疏恬淡無欲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河上公曰不可得而利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亦不可得而害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成疏夫利害者與乎存亡也死生無變於己況利害之間乎故莊子云不就利不違害也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御註不可得而貴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洸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矣○御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榮貴也超然絕累非凡俗所得賤也○河上公曰不可得而貴不爲亂世主不處闇君位亦不可得而賤不以乘權故驕不以失志故屈也○成疏夫貴賤者與乎榮辱也既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可貴賤語其心也

故爲天下貴

御註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

亦同既難親踈不可貴賤爾○御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兊閉門根塵無染銼紛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爲天下之所尊貴也○河上公曰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爲天下貴也○成疏既遣蕩乎親踈又虛忘乎利害毀譽不關其慮貴賤莫介于懷故蒼生荷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下人間尊之貴之也

○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章所以次前者前章○以明體道之人天下之所尊敬次此章即明應爲帝王以示治化之方就此章中義開四別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第二攝化蒼生莫先無事第三假設疑問廣辯有爲第四爰引聖人顯無爲之美

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 夫道者爲物之奥兵者百姓之勞故上代聖君行干戈以爲凶器後世迷勸持兵戟以爲威刑是以兵用詐奇道貫玄默處心實廢之士則子罰謝於桓良貪名勇烈之夫則聶政殺於韓相但知剽西爲天下之害誚詐讖忘心作衆中之師衆既君多忌諱人也斯貧奇物滋彰推堦盜賊聖人無事群生自安恨道之夫預知聖誡

以政治國

○

御註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取理也在宥天下貴乎無爲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雅無事無爲可取天下○御疏此標也以用也政謂政教言有爲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爲理不能無爲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河上公曰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正有國○嚴曰用心思公之慮不若無心大同可欲禁過不若無求之得忠扶黃帝太公之慮秉孫吳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事智力之策要也○榮曰養百姓者妙在平均宣風化者要歸於正直此所謂諸侯牧宰道德齊禮文之教也○成疏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緝理也夫聖人御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實智以治國此則偃武修文用實之時也

以奇用兵

御疏此亦標也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河上公曰奇詐也天使詐僞之人使用兵也○榮曰奇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三略太奇九攻百勝上將軍師静難息寇武之功也○成疏奇譎詐也尅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厭詐必資奇譎此則偃文修武用權之世也

第二攝化蒼生莫先無事

以無事取天下

御疏此亦標也有道之君無爲而理夫無爲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河上公曰以無事無爲之人使取天下爲之主也○榮曰明君之攝化天下論道宣風則賢相守方討逆則名將主位垂旒坐朝於萬國塞耳凝神於九重○成疏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蘧廬方資芻狗執而不遺更增其弊未若無爲無事疑神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物無疵癘用此治民民歌擊壤攝取之妙其在兹乎

第三假設疑問廣辯有爲

吾何以知其然以此

御註以此下文知之○御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荅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無爲以此文云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爲則人自化驗可知爾○河上公曰此今也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哉以今日所見知之也○榮曰何以得知無事可以取天下即以此下文云我無爲人自化我無事人自富○成疏教主假設云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事乎用此下文觀之則知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御註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彌貧爾○御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爲天下之主不能敦清淨以化人崇簡易而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河上公曰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姦詭相殆故貧也○榮曰忌諱多端政煩網密煩則人勞密則人懼從法妨業焉得不貧也○成疏忌諱猶禁制也刑法嚴酷羅罪者衆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真而篤於禁忌內無道德故彌貧也此一句解以政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御註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爲多不能返實下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亂○御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返實下必應之以譎詐故多滋益昏亂也○河上公曰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也○榮曰機權不可多與人兵器不可家皆有家有兵器思爲賊人多執權恐至亂也○成疏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亂之世不崇文德唯事戈矛傷害既多荒亂日甚治身者銳情貪欲心喪神昏此一句解用兵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註人主以伎巧爲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故令淫奇之物滋起○御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彫瑑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純樸而好浮華則百姓效上而爲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河上公曰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刻畫宮宇彫瑑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已滋起○榮曰多奇巧異物生上玩物下起欲○成疏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武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勳治身者多知巧詐貪取前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重釋用兵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御註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姦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御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上不能寡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耻吏則竊法而爲姦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也○河上公曰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

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榮曰珍好之物爲法物也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禮所以整亂而亂作○成疏法物猶法令言刑名彰著法令滋繁有布凝脂無開三面不堪苛虐逃竄者多因生濫竊盜賊斯起所謂政之愈巧避之愈冢此一句重釋以政

第四爰引聖人顯無爲之美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御註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則清淨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化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御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爲無爲者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爲故言而人自化○河上公曰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也○榮曰前忌諱下是四種有爲之病是故聖人說四種無爲之藥欲令除亂得化去動之靜家安俗樂無事無爲付自然之運曰化人皆知足曰富履道無偏曰正遣華處實曰朴○成疏主上虛淡無爲下民化惡從善老君自是聖人撝謙託諸他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御疏上無賦歛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人足故而人自富也○河上公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使民安其業故皆自富○成疏心既無爲迹又無事四民各業六合同軌輕徭薄賦不富何爲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御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擾則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河上公曰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成疏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自歸正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御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感化自淳朴也○河上公曰我常無欲去華服實民則隨我爲質朴○成疏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朴也自聖人以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其政章所以次前者前章以明有道之君無爲而治無道之主法令滋繁故次此章廣辯有道之治悶悶無道之化察察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爲四別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第二明禍福兩徒倚伏無定第三歎凡迷日久非適今生第四顯聖忘功韜光匿曜

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蓋開堯闢四門人懷擊壤之樂秦并百郡國成墟廢之笑則知政教在於淳淳布化何須祭容啟肴武作亦焚雉頭而致和不變爲臣數馬足而循性蒞心契道同象所以得珠執意亡身刑剸所以復刎禍福所倚不其然乎歎天衆生之迷其日固久悲俠地獄鼓頭聚於其中權樂天堂心各離而不上入宗然後挂尾窮也如何受苦方始叩頭悔將何及努力照鑒拂衣長往耶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御註政教悶悶無爲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朴爾○御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朴敦厚也言無爲之君政教寬大任

物自成既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朴也
○河上公曰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昧
似若不明其民淳淳政教寬大故民淳淳
富厚相親睦○榮曰其政寬其人悦上恬
靜下淳一○成疏悶悶寬裕也淳淳質朴
也言君上無爲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淳
朴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御註政教察察有爲苛急人則應之缺缺
然而凋弊矣○御疏察察有爲嚴急也缺
缺凋弊離散也有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
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
離散矣○河上公曰其政察察其政急疾
言決於口聽決其耳其民缺缺政教急疾
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也○榮曰其
政急而煩其人困而乏○成疏察察嚴速
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爲爲政迫遽民遭
其暴故零落也夫治身者亦宜虛忘寬簡
不得執心急速也

第二明禍福兩徒倚伏無定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註倚因也伏藏也上言悶悶俗則以爲
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朴此則禍
爲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爲有
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爲禍
所藏○御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
政俗以爲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豈非
福因倚禍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
察察之政俗以爲善物却缺缺而凋弊豈
非禍伏藏於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
失道喪德習僞尚華故禍福循環倚伏無
准誰有知其窮極者○河上公曰禍兮福
之所倚倚因也夫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
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也福
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爲
驕恣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
無能知其窮極時也○嚴曰福生於禍禍
生於福禍之與福同營異域故去福則無
禍無禍則無福無福之福至微玄極天下
好知莫能窮極也○榮曰禍福之所倚福
禍之所伏倚因也伏匿也言人在苦而思
樂改惡而從善因禍而得福則處樂而荒
滛在貴而驕縱則禍匿於福中矣孰知其
極行善惡之因得禍福之果輪迴苦樂之
境來去誰知窮極○成疏禍福之所倚福
禍之所伏倚因也伏匿也言悶悶則致福
察察則招禍此之二事近由一心福則倚
在禍中禍則伏在福内其則不遠也孰知
其極其無正孰誰也言禍福之徼起乎善
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羅迴
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極乎唯上士達人
忘我濟物體玆正道悟彼重玄不爲善惡
之因故無禍福之報莊子云禍亦不至福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所以輪轉無
極者爲其不懷正道故也

第三歎凡迷日久非適今生

其無正耶

御註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祅禍福
之極豈無正耶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爲
奇詐善者復以爲祅祥故禍福倚伏若無

正爾○御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不能體道無爲妄生迷執失其正爾○河上公曰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榮曰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祆奇異也祆惡也善惡往還之業此並是耶寂寞獨立之眞始乃爲正言人多積塵垢之行少有清虛之基故云其無正事邪者衆從正者寡設令爲正正不常正俄然變異故曰爲奇並皆行惡不肯修善設令爲善善不恒善還即造惡故曰爲祆○

○正復爲奇善復爲祆

御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爲奇詐於善不了謂善者爲祆祥故若無正爾○河上公曰正復爲奇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爲詐善復爲祆善人皆復化上爲祆祥也○成疏正復爲奇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爲正未解忘遣不與實性相應故爲虛詐也善復爲祆縱爲善者猶執名言既乖正理適爲妖孽故莊子云爲聲爲名爲祆爲孽

民之迷其日固久

御註以正爲奇以善爲祆如此迷倒其爲日也固以久○御疏此歎衆生迷於正善妄以爲奇爲祆其所由來尚矣故云其日固久○河上公曰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固久也○榮曰迷禍福之源惑邪正之路此非旦夕其日固久○成疏言凡鄙之人所以爲祆奇者以其愚癡迷惑故也此之迷惑其日久固抑乃無始豈曰今生○

○西昇經云如是迷來久

第四顯聖人忘功韜光匿曜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註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爲方不穢彼而爲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御疏方正也舉聖德以勸脩聖人弘道濟世示物向方身行方正物則應之而自正非立言教截割於物使從已也○河上公曰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榮曰方正也割傷也邪行則物我俱傷正道則彼此無割○成疏聖人體道方正軌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不宰不割使從已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

廉而不穢

御疏廉清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化下非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爲劌字者劌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河上公曰聖人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已以害人也○榮曰凡情貪而濁聖道廉而清○成疏妙體物境也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穢而不穢故莊子云大廉不嗛又云廉清不信

直而不肆

御疏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非爲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也○河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自申也○榮曰大直若屈不顯正以示人○

成疏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諂而曲從於物不申已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御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河上公曰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闇眛不以耀亂人也○榮曰明道若眛也前標得失之政次指禍福之門而没溺者既多昏迷者已久祆奇則繫累之境倚伏非懸解之場是以○廉而不穢始體清虛之道光而不耀方識慧源之路冥得失何禍何福乎混是非孰邪孰正乎泛兮無繫無不繫肅然無可無不可○成疏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於物忘其照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圖而域之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六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濛陽強思齊 纂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治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用道而治以致淳和故次此章重明治人及事天無過用道就此章內文有四道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用道第二明難復用通必須積行累功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為化主第四明深根穿極久視長存

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用道夫道式空懸成

○迷夫之大誇重德長立為我輩之決網有國之君當行正直則峨嵋嶺上風降軒皇華肩山中退招李聖豈非德能早伏道在斯尊王法今而一行無疑嫌於三點納忠入孝王陽光馭先登精丘酒池墨翟迴車不入是知正為國本邪乃人斷理人及天莫先用道用道則易極斷亂則難修深根國華久視長生之士外資言教內養恬和精天之侵不漂指地之炙何熱

莫知其極積德之致乎

治民事天莫若嗇

御註嗇愛也人君將理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有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

○御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為德之先無如愛費愛費即儉德也儉即是用可以聚人粢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嗇也○河上公曰治人謂人君理人民也事天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也莫若嗇嗇儉也治國當愛惜民財不為奢泰治身者愛惜精炁不放逸也○榮曰下理於人上事於天莫過以道用為法式○成疏天自然也式法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無為之法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御註何以聚人曰財君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繈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御疏夫唯嗇疊出上文是以早服釋儉嗇之義也凡有七轉義皆倣此夫唯者發語之辭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儉為政者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君矣○河上公曰早先服德也夫能愛惜民財愛惜精氣能先得天道○榮曰以道

爲式物先以歸○成䟽歎此無爲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諸魔試用之治國遠鄉歸伏

第二明雖復用道必須積行累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御註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爾○御䟽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河上公曰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榮曰道輕德薄人不歸依重積深厚物自賔伏○成䟽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内制魔試外伏遐蕃者也必須積累功行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御䟽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爲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無有不能制服者矣○河上公曰克勝也重積德於己則無不服○榮曰德重仁深無不克勝也○成䟽克勝也亦言得也言累積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内外制服無不獲勝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御䟽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化絶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也○河上公曰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嚴曰以儉爲理天下玄同豈知其極也○榮曰四夷賔伏國界無邊與道玄同有何窮極○成䟽能所相應理無不契道德深遠莫能知其窮極也

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爲化主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莫知其德窮極然後可以爲有國○御䟽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德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爲有國故易曰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往豈爲有國乎○河上公曰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爲民致福○榮曰境土無邊道德無際始可以有於家國○成䟽既理無不契深遠無極故可以有國莅民爲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爾○御䟽母者道也以茂養爲義夫所以得稱有國者秪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河上公曰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榮曰有道則國安無道則國危國由道生道爲國母以道爲母所以長久○成䟽既爲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之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無爲虚淡故可長久

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積德有國則根深而蔕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御䟽夫積德之君以道爲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蔕之喻以申其義也蔕花趺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蔕

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蔕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恒照謂之久視故云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河上公曰是謂深根固蔕人能以氣爲根以精爲蔕如樹根不深則拔蔕不堅則落言人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泄漏也長生久視之道深根固蔕者乃長生久視之道也◯榮曰夫根枯則抜蔕朽則落今理國以道爲根則根深修身以德爲蔕則蔕固蔕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天人之式家國之要也◯成疏根本也蔕迹也根能生蔕以譬本能生迹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蔕夫根不深則傾危蔕不固則零落只爲根深所以長生蔕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經云長生久視之道視照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理人儉嗇則萬事早服此章明早服不擾則其德交歸文分爲三第一初舉理國之喻不可有爲第二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第三結歎交歸之德以勸有國之君

第一初舉理國之喻不可有爲 蓋聞君爲元首合道炁而臨人臣作股肱燮陰陽而理物熊軒拜職下仙閣而設風或鬼飛入宮降天衢而驚化垂欲虔無爲之事安動靜之心使行虔而自虔刑害烹鮮而莫撓今四方得所百姓成安西門豹之不仁沉嫗太甚美子才之抱德神女泣庭理亂俗若解絕功清能如製錦然後叩頭天虔茲頊人成火爲戚於江陵異見亡於都市鬼弟爲祟神何以傷故德交歸仰清貞之令範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疏烹煑也小鮮魚也烹小魚者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第二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榮曰治國煩則下亂修身煩則精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用也莅臨也人神處幽爲鬼神者靈効之謂夫人有求則神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任豈唯上忘帝力亦不傍請鬼神故處幽之鬼無以効其明靈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御註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其神不見怪以傷人◯御疏此復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歇滅而不爲神但祆之將興由人有釁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怪而傷人也春秋曰其氣焰以取之◯河上公曰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榮曰非其鬼無精靈而不害人由上用於正道所以邪不爲害◯成疏神靈驗也非此鬼無靈驗但福祐於人不損傷物也治傷者鬼以諂曲爲義即是擾動邪淫心也言以正道治身諂媚之心不能傷於正行縱使心動即爲真照故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御註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爲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以聖人無爲清靜故也◯御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無靈効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爲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怪以傷人者由聖

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河上公曰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亦不敢干○榮曰非其鬼神不能害人但聖人在上德被幽明鬼神無害由聖不傷也又能利物亦自不傷○成疏諸本皆作亦字唯張係師及陸先生本作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寫者誤作亦字今用之爲是言非此鬼之不傷物但爲聖人以道莅天下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復傷害於人力在聖治故云聖人之不傷人也治身者言非動心不能傷行爲以聖智伏制故雖動而不傷寂也

第三幽顯守分德慧相歸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註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之祀今兩不傷物故德交歸○御疏兩者謂聖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若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之主今兩不傷害故德交歸豈唯神聖獨豈抑亦兆人咸賴○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鬼與聖人俱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夫兩不相傷則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榮曰鬼神聖人兩者也俱能利物不相傷也聖人慈善鬼神正直慈善處顯而光潤正直在幽以潛資俱以德澤交歸衆人也○成疏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損害既而各守其分兩無雙闘遂乃人施德於鬼鬼恩惠於人恩德往來故交相歸附也治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己行從寂起動以應蒼生動不乖寂故無傷害所以內外兩行交歸於己也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而應非應之而應者也

大國者章第六十一

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用道無爲而能降伏魔試故次此章即明用道接物守能謙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躁第二明小大守分各有雌柔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跨企

第一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躁 夫萬川之委輸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謂海四大之尊嚴曰王王稱孤寡居高海以含弘成大則知山形峻峙益下地之卑柔海德弘深綜百川之歸湊下流納衆卑退物宗子貢借而不遑劉寬乞牛而後送心然馳志洽雌和小國得歸於附庸大人必資於推讓杞勝于壯其言不差後下之賢可則斯旨

御註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天下之人交至矣○御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令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河上公曰大國者下流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也天下之交大國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嚴曰大國者地廣也有道則固於磐石寧於泰山失道則危於累卵輕於鴻毛不當矜貴○榮曰交會也海在乎衆流之下百川於是交歸理國者自視鈌然萬國所以同會也○成疏大國即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國虛容譬於江海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

謙柔故萬國歸往潮宗慕義滿於郊郭也本亦交字者言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

御註天下之人爻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靜常爲牡動所求由以靜爲下○御疏天下之交疊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言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猶大國謙下之故喻如牝者常以雌靜致爲牡動者所求故云牝常以靜勝牡○河上公曰天下之交牝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唱也牝常以靜勝牡女所以能屈男陰勝陽以其安靜不先求也○榮曰牝雌而靜牡雄而動夫靜可以制動陰可以屈陽故知謙撝伏跨企柔弱勝剛強也

以靜爲下

御疏前云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而至者由人君用謙卑之道則如牝者常以雌靜爲牡動所求此云以靜爲下則明牝常以雌靜而能勝牡者由以靜爲下故爾○河上公曰陰道以安靜爲謙下也○成疏天下之交疊前生後也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欵附而交會者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於雄躁也若用剛躁則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順爲先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第二明小大守分各用雌柔

御註大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助○御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爲臣妾爾○河上公曰能謙下之則常有之也○榮曰以謙爲德可以容人未能卑退不可取聚○成疏以用也下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謙和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欵附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御疏言大國之君既以謙卑之道而柔服小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爲援助爾○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成疏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義爾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御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能令其可左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謙下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能令其左右隨意故云而取○河上公曰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讓相取也○榮曰結二國也○成疏或不定也言小國用柔故取於大國大國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歡心用下則同取之則別故言或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御註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

畜小國爲臣妾小國贄貢賦以奉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爲援助爾○御䟽言大國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之人爲之君長小國用謙陳薦贄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資爲援助○河上公曰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國不可失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使爲臣僕也○榮曰國之大也必欲遠扇於皇風境之小焉不過遐欽於道化○成䟽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小國用柔者亦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跨企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御註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求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云宜下○御䟽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大者宜爲下者夫物未嘗以小輕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憍盈致禍解能下下故誡云大者特宜爲謙下爾○河上公曰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爲謙下也○榮曰扇皇風者遠覃於聲教欽道化者來服於禮儀俱稱所懷各得所欲衣冠是一文軌大同仍恐大者蔑小貴者凌賤重誡大者以爲下○成䟽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和而大國特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凌大故令大者爲下此則高者抑之之義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守靜謙和接物用道故次此章仰顯道體仲與仝物歸依道能包容勸物珍重第二明不棄愚鄙恒布大惪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第四假設疑問歎道功能

第一顯道能包容勸物珍重　夫大道無私成凡衆之奧藏神功不宰爲善識之實持香然金闕之前迥出鐵圍之外下俾黎而濡足爲識爾浮生居太極而疑心復寂然歸本空歇永泰天樂長鳥談御子之座中則猛獸圍遠應緣時動機息則忘心遊解既淹中純慈瓶而倚物故立天子置三公卸駟馬之驅馳惟一乘之坐進拱璧之飾何其達哉不如勿行日益斷道矣

道者萬物之奧

御註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與言爲萬物之奧内也○御䟽道者妙本之強名也奧内也言道包含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爲萬物之奧内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泉此之謂也○河上公曰奧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嚴曰萬物之形生於天地天地生於無形道以無形之形開虛無導神明通天地達陰陽流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終始以爲無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也○榮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寶重也道本無形理惟虛寂無形包之於有象虛寂納之於動植故言萬物之奧也淑人君子體正可以重真不肖下愚從邪於焉輕道故有寶不寶也○成䟽道者虛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奧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能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爲此府藏也

善人之寶

御註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

貴之而無患累爾○御疏寶者珍貴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爲身心清靜故寶貴之無暫違之○河上公曰善人以道爲身寶不敢違也○成疏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

不善人之所保

御註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御疏保任也倚也不肖之徒心無明智惑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於道倚以求安也○河上公曰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也○成疏保守持也流俗之人耽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御註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加美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而從善矣○御疏此喻說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註云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淨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河上公曰美言可以市美言者獨可於市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疾欲得賣者疾欲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榮曰體道忘言信言不美飾非之辯未可契真喪實之言豈足稱道華辭惑衆飾僞以爲真浮說亂人以惡而爲善適可用之於市肆焉能立德而懷道達至治者忘之於彼此悟自然者混之於和同豈可尊己而卑人是我而非彼自加於物上也○成疏不善之人心行澆薄多言佞美好爲飾辭猶如市井更相覔利又不能柔弱撝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己行加凌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

第二明不棄愚鄙恒布大慈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御註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遺之有○御疏言人言行不善何棄遺之有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棄之而不化故云何棄之有○河上公曰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無有棄民德化淳也○榮曰聖教所設本以開悟於無知妙道遐通亦乃匠成於未悟欲使善不善而皆善知不知而共知常善救人寧容有棄也○成疏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明慈悲覆被接濟無遺

故立天子置三公

御註共教不善之人○御疏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爲三公論道皆所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河上公曰欲使教化不善之人○榮曰上古至淳賢愚平等身不失道行合自然人皆寶道也逮乎三五已降物漸澆漓無君不可導人有主方能化物故上樹垂拱之后下設論道之官示之以好惡誡之以禮律化彼不善陶此淳風也○

成疏既能接物無遺冝設濟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坐而論道調理陰陽緝熈治政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群生自開闢以來真君出世皆是大道權應而為帝王所以上象三清而置僚庶者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

御註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璧先導駟乘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於君以化人爾○御疏合拱之璧璧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者言三公輔相雖以璧馬獻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坐進無為之道令化懸歸善爾拱璧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璧為導故稱先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之類是也○河上公曰雖有拱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榮曰古之徵士先進以璧次進以馬故言以先駟馬也夫倒置之徒必須發之以蒙蔽抱愚之者亦冝權之於智炬作君上之心腹為元首之股肱義在匡救其惡助宣風教然而尚名者不安其分妄規非次之榮好寵者不以其道雅希高貴之爵驕奢自貽伊戚遂至危亡之禍未若增修至道寵辱不驚○成疏拱璧即拱把之璧圓全大璧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召士必先齋拱璧後遣駟馬言從有高蓋金璧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忘進修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空氣藹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第四假設疑問歎道功能

御註何問辭也○御疏舉古證今令物生信古人即前實道善人也問其所以保貴此道其意何也○河上公曰古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榮曰自昔至今重於此道者何謂也求之非一日而得行之免百年之禍保於福禄絶於危亡今古同尊天人普貴也○成疏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為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迷者累刧不會也假使無始已來生死罪惱一得還源可以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為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御註道在悟不在求不如財帛可日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悟則無罪累可為貴○御疏此荅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為之法積日計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窒欲則純白自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忘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忘則罪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為天下善人之所寶貴爾○河上公曰有罪以免耶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則可以解死也免於衆耶故為天下貴道德洞遠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為故可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

明勸物歸依有罪以免故次此章即顯歸依之術免罪之方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動不乘寂是歸依之方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事三戒凡舉聖言以助修行之人

第一動不乘寂是歸依之方

夫道性玄微理相俱寂真門幽邃聲色難尋窅然大混之中蕤爾隨迎之外事厭天下而難久何如爲而不爲敵當覺而莫闕凡所不則拯苦寡信多言數窮聖人無難一運而至天尊說法經七劫而恒安河上騰空昇百丈而無憚濱丈早悟嚴憚儉而邪興秦帝成迷阿房奢而閱滅斯言在耳豈不棠之老若哀此流浮將經杜漸則知執怨以德至聖明科爲大於細豈虛哉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御註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別求不爲怨府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爲怨對今既守分全和以德○御疏爲造作也修道之人坐忘去欲心無造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爲非有故曰無爲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躭故於味而無味也此明口也三業既靜六塵自息爾○河上公曰爲無爲因成修之故無所造作事無事豫設備除煩省事也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意也○榮曰息躁動凝神於安靜絕繁務虛已於自然除嗜欲躭之於玄妙也○成疏爲無爲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爲即無爲也故無爲則爲爲則無爲也事無事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宗照不乘寂雖涉事而有即有體空內則雖照而無心外則雖涉而無事味無味者滌著之謂也根塵兩空境智雙寂雖復求○滌而無著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疏夫大小之爲多少之事苟涉有爲之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爲捨茲有欲悟真實相無起滅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河上公曰大小多少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道也報怨以德修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榮曰怨之生也或大或小仇之起也乍少乍多涉有事之境即拘斯累怨怨相報無有盡期若能歸無爲之大道保自然之無累遣滋混濁味此清虛欲過不生怨讎不起此報怨以德也○成疏怨罪對也報讎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今盡滅除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爲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淨物我冥一何對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耶斯之謂也

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御註肆情縱欲者於爲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於其易細○御疏圖度也爲營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營爲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若謀難於難爲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圖而爲之將無益於患○河上公曰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

禍亂從小來也○榮曰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作起也事之起也必自易成難物之生也亦因細至大所謀欲除難罪必息於易所慮欲除大惡先折於細根本若除枝葉自喪也○成疏圖難於易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圖遣却惡道之難難者必須觀察初心心既無作則無報也爲大於細細小也爲巨釁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遣因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御註明上文所以預圖爲○御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故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下而總之爾○河上公曰處謙也○成疏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累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

第三戒凡舉聖言以助修行之人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爲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御疏前明凡人嘗爲難大之事故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爲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河上公曰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御註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御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然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愼終多易其事者後必生難而爲患累○河上公曰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愼患也○榮曰定辭必信輕諾必虛難於所爲罪業生死皆易易爲非法之事終始皆難也○成疏夫輕諾必寡信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故失信則貽寡信之責也多易必多難此合喻也夫輕易然許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爲罪多招八難之殃故修道之夫應須凝重不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註難爲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御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爲輕諾多易之事況不如聖者乎聖人難爲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河上公曰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榮曰輕爲惡事動入罪因聖人聰明猶尚難於有爲之○事故得終始無難況盲瞑之徒不能重愼欲免禍難其可得乎○成疏猶尚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罪不爲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戒凡也故郭註莊子云聖人雖入火不熱而未嘗蹈火也又云遠火而非逃熱即斯義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六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七　可八

唐　玄　宗　御　註　并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濛　陽　強　思　齊　纂

○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滅罪之術於行未圖故次此章重顯其義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第二衆諭明罪從微起第三明衆生迷執乖理表真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

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 夫地之不動坤德用寧山岳常安鑑根本鎮凡沒四迷之境將昏玉澗之術不如安者易持微而可散只如十抱之木生於毫末之中九層之臺起於一畚之土千里之行發於始足之下小必成大譬罪根之斷深惡乃成怨如累臺之益應須決無明之聯來游玄極之方莫問漢武之機內多騎少剋豎也君之戒實殘虛心憂革備不可圖況情欲之流散必須早除根蒂無所滋繁難爲功之自然以契長生之道矣

其安易持

御註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爲易也○

御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淨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河上公曰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榮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安靜也未兆機不動也患難防惡難止思除其惡制之於未動慮息其患持之於安靜惡兆無由得起不謀自然無患此謂上士防患也○成疏安靜也言修行人靈府寂泊未起攀緣如此之時甚易修守○

其未兆易謀○

御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之將起未有萌兆謀度絕之亦爲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河上公曰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也○成疏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未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易謀慮也

其脆易破

御註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御疏言欲心巳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河上公曰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榮曰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經罪小易滅惡長難除不能防於未動必須制之於微脆此中士除患也○成疏其脆易破其微易散脆虛軟也猶如菓瓜結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心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散也

其微易散○

御疏細微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欲令散釋亦甚易爾○河上公曰其事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

爲之於未有

御註覆上易持易謀所以者爲營爲之於未有形兆爾○御疏爲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絕欲惡不生故云爲之於未有○河上公曰欲有所爲當以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榮曰所謂其安易持

也○成疏爲修學也言行人修守當在未有緣染之時此解其安易持也

治之於未亂

御註履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爲除理之於未成禍亂爾○御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理爾○河上公曰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榮曰所謂微脆易破也○成疏亂者謂結業已爲業所牽精神昏亂也今明心雖起染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爲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

第二舉喻明罪從微起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後乃成患爲謂營爲執爲執著必生禍患也○御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大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土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舉足之下此明遂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爲始而人多惑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河上公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以成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也○榮曰合抱之木自小而成大九重之臺因下以至高千里之行從近以及遠若制之以靜毫末之罪不生止之於微一簣之基易破安然不動千里之行無至若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爲有爲而不已必至敗之執惡行以爲是終歸喪失此謂下士闇於成事以至敗亡也○成疏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夫百圍大木生於毫微喻三塗重累元乎一念而以木爲喻者言木從小至大遂能蔭蔽日光譬染心從微至著亦能覆蓋真性也若推此樹起自虛無即空而言樹亦非有爲四塵不成故也煩惱爲義亦起自虛無即空而言亦非有也九重之臺起於累土重級之臺起於一簣之土喻九夜之禍起於一念染心勗諸學者深宜戒慎百仞之高起於足下七尺曰仞陟百仞之高峯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染心前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託百仞況方造未息也

第三明衆生迷執乖理喪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御註凡情不能因任營爲分外爲者求遂理心敗之於事不能忘遺動成執者執者求得理必失○御疏爲謂營爲也執爲執著也言人不能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爲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河上公曰爲者敗之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於義廢於仁者有爲於色廢於精神也○成疏至道虛玄無爲無執凡情顛倒有執有爲爲即危亡故言敗之執乖實當故言失也

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註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

敗之○御疏聖人無爲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河上公曰聖人無爲故無敗聖人不爲華文故無敗不爲利色故無壞也聖人無執故無失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榮曰凡庸闇之於即事故有敗失之非聖人玄鑒於機前無復有爲之患也○成疏聖人體道無爲故無隳敗虛妄不執故不喪其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忘敗也○河上公曰從爲也民之爲事常於其功德幾成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敗之也○榮曰幾近也凡人爲惡不能早除惡事近成自然已破若能同聖去危求安始不爲非終不獲罪無得無失何敗何成也○成疏幾近也凡人從於有爲之務執心躁競分別取捨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註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御疏此老君重申勸誡也人若能慎末如初始終常一則無事無敗也故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河上公曰終當如始不當懈怠○成疏此戒慎學人令心堅固始終若一豈有敗乎六度之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御註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爲於分外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御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之所無外不營於累德之貨爾○河上公曰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也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眩晃爲服不賤石而貴玉也○榮曰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凡情逐欲賤道貴財聖人不貪重真輕寶若也修不爲已學乃爲人貪利則過生爭名則欲至聖人無欲則遺利絕學則忘名不耀一己之能防備衆人之過也○成疏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聖人虛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不見欲相既於欲不欲何玉帛之貴乎又達真假無差故能忘學學即不學不學即學學與不學不學異學故西昇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備防也衆人執滯有爲不能忘學故說學不學者以防衆生之過患也

○學不學復衆民之所過

御註學不學復衆民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自然之性故不敢爲俗多欲○御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矜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

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所過分之學爾○河上公曰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御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衆生起妄失於性本聖人忞誘勸學無爲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故不敢爲於俗學及多欲也○河上公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而不敢爲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遠本也○榮曰物之性也本乎自然欲者以滌愛累真學者以分別妨道遂使真一之源不顯至道之性難明不入於無爲但歸於敗失聖人順自然之本性輔萬物以保真不敢行於有爲導之以歸虛靜也○成疏輔助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稟自然正性迷惑妄執喪道乖真今聖人欲持學不學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無爲無不爲也今言聖人不爲者示欲輔導群生復此自然之性故言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聖人忘學而能輔萬衆生故次此章即顯爲學之人濟物之行就此章内義分有三別第一引古證令用遣文明第二料簡勝劣以爲楷模第三反俗合真示其妙趣

第一引古證令用遣文明 夫至道玄根妙極真淨遣其耳目視聽如愚孔丘發覆而不知顛同對言而莫解故以智治國如盜賊之害人用道修身契無爲而各得正之楷式不在慈乎則知虛白真源理貫恬忘之外重玄妙本義超無有六因非欲咎之所關宜迷達之可抑人行之事其殆之矢故日會滿既鑿其身乃因秦貲既貴厭宗亦貞翔而復集厥鳴於高閣衛引不飛融退於退路逆時則喪雖道則亡若能與物反行斯其大順之理矣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註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爾○御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爲化者貴夫無爲恬淡非炫燿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純和杜絕智詐令質樸如愚爾○河上公曰古之善爲道者謂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不以道教民使明智姧巧也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樸質不詐僞也○嚴曰昔者帝王經道德化神明綜清虛欽太和也非以生知起事導俗務以明人也將以塗人耳目塞人之心使人不得知歸之自然故人易治而世和平也○榮曰欲教令俗先引古人古人用道修身理國不將姧智役心眩物此非以明人也含光藏耀全真抱朴分別智息將以愚之也○成疏爲道猶修道之夫實智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昧不曜於人閉智塞聰韜光晦迹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註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多使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難治○御疏人之所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大多猶人君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姧詐故難理爾○河上公曰民不可治理者以其智太多而爲巧僞也○榮曰君上守

質臣下歸淳未假威刑自然順化若也不行虛寂道德雖用姧巧智慧智多亂甚故難理也○成疏治理也智分別也言衆生所以難理者爲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難化也

第二料簡勝劣以爲楷摸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註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姦生故云賊國也○御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僞斯起僞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河上公曰使智慧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也○榮曰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智慧姧巧傷害人深國之賊也質撲無智任物自化各事其業俗樂家安物我無傷君臣俱泰國之德也○成疏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若用明察俗以智治物者既乖淳和又同賊害而無欲無爲至虛至靜忘心遺智尸居玄默以斯馭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註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偃息藩醜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朴日興人和年豐曰福○御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使坐進無爲之道行大朴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河上公曰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註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臣爲楷模法式○御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摸也式法也人君知用智則爲賊不用則爲福即當去賊取福如此者可爲理國之楷摸法式也○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爲賊不智者能爲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榮曰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廼至大順用智不用智兩者也用之賊害不用則無傷能知百姓無傷此知理國楷摸法式也能知法式本固邦寧德之妙也德妙不測曰深尋求不逮曰遠人皆用智此獨用愚與物反也不逆物性任之自然斯大順也亦言道本虛玄俗便滓穢順俗求道失之於真反俗修德入之於妙入妙則無可無不可歸真則無通無不通既其虛應無方故能大順平等○成疏兩者謂前文智與不智能用智爲賊不智爲德者則可爲修身之楷摸治國之洪範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御註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至德爾○御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兩者爲楷摸法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爾○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成疏常能知無分別爲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

第三反俗合真示其妙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爾○御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爲而化不測其量深也德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河上公曰玄德深矣遠矣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與物反矣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已玄德欲施人也乃至大順玄德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成疏玄德深遠與物反實真契道謂之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智乖於俗故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降迹問曰前言反物後言順俗前反後順文豈類乎荅曰前言反者此明不反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不乖反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耶問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荅曰夫以順對違雖順而小令不順不違而爲不順順不異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嘿語唯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與順順與不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亦無無不順而能無不順乃至非不順故名爲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玄德之人反俗順道故次此章廣顯順道之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舉譬以表虛忘第二法說用彰謙退第三結歎柔弱之能

第一舉譬以表虛忘 夫東注百川並朝宗於太海春生萬物各陶形於自然何故自然能虛大海能下不虛所以致於谷王乎明夫聖人用此爲諭大遣聲色都忘是非納巨衆以圓通照微塵於方寸所之皆謙下所處旨卑柔則天人樂推誰能與爭馬身在後不足矜功虵足先成齇然奪酒則知玄樞寂運靜遠恒安堅白徒鴆昧終莫曉共工何力折天柱而貽殃春帝何慝穿地市而招禍不能懷柔服遠逐乃剛強安知國破家亡身屠族滅嚮天下於凡人之手何其劇哉如楊雄著言蓋不虛矣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御註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御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爾○河上公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人歸就王者能爲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爲百谷王也○榮曰此舉喻也但海處卑下故爲百谷之王明聖人謙虛方爲萬國之主也○成疏王往也百谷猶百川也言江海所以爲百川所往者以其善居窪下之地也人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蒼生之所歸也故能爲百谷王此結成其義故經云海爲百川王也

第二法說用彰謙退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

御註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謙爲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

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爲重以身退後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爲害之爾○御疏此合喻也言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言謙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言下之耶但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爲物所推上爾○河上公曰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以其言下之法江海處謙虛○榮曰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謙居物下有德故推之以爲上退身度人懷道故尊之以在先百姓樂戴不以爲重人皆忠孝誰有害心○成疏欲令一切衆生居己之上所以言說柔和恒自謙下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御疏聖人亦不欲先人直以撝謙後己先物物自先之○河上公曰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成疏欲令衆生在己身先度所以退身居物之後故經云一切未得度我不有望前處下而反高此則守退而翻進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御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生故不以爲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爲害○河上公曰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爲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也○成疏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聖人恬淡無爲少思寡欲故處民之上爲君而使民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解云聖人恩覃於萬物故百姓荷戴而不辭也處前而民不害處物之前而爲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內清夷利物弘多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遐廣百姓樂推懷荷恩澤豈敢傷害

第三結歎柔弱之能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御註以是不重不害之故天下之人樂推崇爲之主而不厭倦○御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爲春望之如日既不爲重爲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而無厭倦也○河上公曰聖人恩深愛厚視民若赤子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爲主無有厭之者○榮曰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無德者物所同厭有道者人皆樂推行揖讓之風順萬物之化誰當與爭也○成疏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厭倦者只爲善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違順平等是非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共推誰與爭者○御疏令天下樂推聖人而不厭者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矣○河上公曰以其不爭天下無厭聖

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人皆爭有為無與吾爭無為者也

天下章第六十七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善能謙下韜德處高故次此章廣辨功能具陳三寶就此章內義有五重第一爾不矜誇故能高大第二具陳三寶令物歸依第三重疊三寶歎其功用第四行乖三寶論弱死生第五總歎大慈功能勝妙

第一爾不矜誇故能高大 夫玄玄至道肇居五太之先窈窈真宗貫出元和之首其體大其悳凝高排色受之律橫載凡紫之界愚夫所見咫尺無多既不違於幽玄故謂大而不肖豈知我三寶○理寂真素不敢為先常守慈儉夫盍君之賢智初迷市義之方漢文之大才不會積薪之諭何況區區凡鄙況斯生得知妙道之深以識洪源之與若不非矣豈名大道哉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御註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無所象似我則荅云○御疏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虛無廣大似無所象似故下文荅之○河上公曰老子言天下謂我道大我則佯愚似不肖也○榮曰天下皆以我大不肖夫唯大故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老君道尊德貴誠可以為大也然則晦迹同塵隱顯不測不似於智不似於愚故言不肖不肖不似也唯當大聖之人故無所似也若形有定質智有常分的有所似道有所得此乃細碎之小人豈是虛通之大聖也○成疏言老君體達自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莫不尊之為大聖也何意得如此耶只為接物謙和不矜誇嗤笑於物故致然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註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稱大久已微細○御疏此荅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廣大迥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賾所知故得稱大若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為大久矣是微細麁淺之法與俗不殊何足稱大也夫者助語也○河上公曰夫唯大故似不肖夫獨名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之也若肖久矣肖善也謂辯慧也若大辯慧之人身高自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其細也夫言辯慧者唯如小人也非長者○成疏獨由聖德高大故不誇笑於物若其誇父是群小也河公本作肖字不肖猶不善言衆生不能履善道者皆為我大故也獨由憍慢我大所以不善若能履行善道者當卑小謙退也

第二具陳三寶令物歸依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御註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御疏此明所以似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寶甚可珍貴於汝代人當須保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河上公曰老君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也○榮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俗存於利貴之以七珍道在於真重之以三寶三寶之義未是外求若能仁慧於萬物好生而惡殺慈之義也薄

賦輕徭謹身節用不奢不侈儉之義也忘已濟物退身度人不敢爲天下先也持行修身用此三者安國寧家實之大也○成疏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誇笑於物者爲歸依三寶保而守持之故得然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御註慈則廣救儉則用足不敢爲先故樂推而不厭○御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爲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爲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其如下文○河上公曰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歛若取之於已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執謙退不爲唱始也○成疏一曰慈愍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寶也二曰儉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謙靡柔弱先物後已退身度人此師寶也

第三重疊三寶歎其功用

夫慈故能勇

御註慈仁慈慧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御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爲行故能勇於濟度論語曰仁者必有勇○河上公曰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也○榮曰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慈心於物物無害者物既無害自無前敵以無敵故故言勇也用之奢侈於事不足行之儉約處理有餘周於遠大故言廣也尚之於謙退守之於雌柔其德能普厭行有終爲物所尊故能成器長也○成疏内韞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蒼生

儉故能廣

御註節儉愛費則財有餘故功施益廣○御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益廣○河上公曰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寬廣○成疏諸法虛幻捨而不貪儉素清高其德廣大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註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先與人人必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也○御疏損已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爲天下先也故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爾○河上公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首先也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成疏只爲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方外則獨處玉京爲衆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爲神器之尊

第四明行乖三寶淪溺死生

○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御註今捨其慈且勇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廣則傷財捨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爾○御疏且苟且也代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河上公曰今捨慈且勇今世人捨慈仁但爲勇武也捨儉且廣捨其儉約但爲奢泰捨後且先捨其後

已但爲人先死矣所行如此動入死道○榮曰前明得三寶者處慈而得勇守儉而致廣居後以至先今明失三寶者必竟不能慈苟且雅知好勇節行不能履儉無度但當廣費未解卑身處後銳意欲在物先好勇而不仁則亡用廣而不節則困無德而居物先則危故云死矣○嚴曰反和逆神動違自然福之與遠禍之與近大命以絶神氣分散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廢道而尚力

○第五總歎大慈功能勝妙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註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勝固爾○御疏慈爲三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拒戰則能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能勝固也○河上公曰夫慈仁者百姓親附併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守衛則堅固○榮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以慈爲用不失其道在於戰陣必克前敵故言勝也以之守固無復傾危逐言固也以慈爲心玄天所以加護故曰救之至道於焉保守故曰衛之內明是非交戰爲陣解能破惑爲勝身不失道爲守與道同久曰固自然無害天將救也外物不傷道之衛也○成疏夫慈以戰則勝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爲塵沒故獲勝也以守則固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故云天救慈衛○御疏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河上公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成疏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同慈悲俯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爲先四等之中用慈爲首是知慈之爲義其大矣哉

古之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具陳三寶歎美大慈故次此章即顯能持三寶之人會於古之極道

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爰引古實以昴行人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第三結成極道歎美功能

第一爰引古實以昴行人 夫雲司火正之時含道懷純之代人心質朴不事矜華爲士者自守恬和善戰者止戈爲勝死厥其慈橋木其形入獸伴而無驚馴鳥群而不亂故巢公飲犢聽堯讓而無聞伯成耕田抗高詞而不顧阜山其行如華岳之峭謙卑其容若尺山之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對龍而不驚處木爲而何懼此乃古之善士可若以配天乎

○善爲士者不武

御註士事也武威武也明德之君用道爲理行慈儉而伏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御疏士事也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河上公曰言貴道德不好武功○榮曰以慈來物以德伏人無鬬以力不好以勇無爲而化斯不

武也○成疏言古者善修道之士靜退無爲不捨慈而武勇也

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

善戰者不怒

御註事不得已必應敵以慈則善不憑怒若用力以爭非善勝今柔遠能邇也○御疏師出應敵事在慈哀蚑蝻致螫驅除而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善戰不怒○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胷心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榮曰能息寇亂善戰也救物用慈不怒也○成疏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違順兩空是以心無喜怒

善勝敵者不爭

御註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御疏善勝在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善勝也今柔遠能邇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服也○榮曰道濟天下四海來王德綏寰內五兵不作物則靡之而不刃故言勝敵無心自然受推故言不爭○成疏不爲塵染名曰勝敵旣不喜怒何所爭乎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御註設以使人人盡其力必先下之是爲善用爾○御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河上公曰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爲人執謙下也○榮曰使人不失方圓之器任物各得文武之材善用也寬則得衆謙則無咎故言爲下也○成疏夫能行謙下者必爲物所歸故能用於人也

第三結成極道歎美功能

是謂不爭之德

御註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御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者常謙而爲下夫如是者物竭其能人盡其用皆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河上公曰謂上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鬭道德也○榮曰此結上不武不怒而能勝敵也○成疏不與物爭故成已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

是謂用人之力

御疏夫玄默恭己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其力故詩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是用人之力也○河上公曰身能爲人下是謂用人臣之力○榮曰此結善用人爲下人爲之盡力也○成疏謙下雌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爲已用此結善用人爲下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御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河上公曰是謂配天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也是乃古之極約要道者也○榮曰懷物以道來遠用文不戰而自勝無爭而獨尊其德高大比之上天其化淳

和比之極古明虛心實腹坐忘合道不假威權無勞勇猛故言善爲士者不武也泯是非之情除愛憎之見善戰不怒也物無害武順而不逆善勝敵不爭也心王既靜志在沖虛耳目無擾手足不勞善用人爲下也合自然之理故曰配天契昔之真際古之極也○成疏配合也天自然也極道果也言善修之士妙體其空達於逆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結成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八　覆一

唐　玄　宗　御　註　并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濛　陽　強　思　齊　纂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守持三寶之人能會古之極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覺遠空有不捨大慈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第二重辯前義以顯真空第三明捨慈之人輕敵夫道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

夫唐堯爲君誅共工而蕩惡大禹作乂斬防風而示威湯放桀於鳴條武梟紂於牧野玄女灼灼白對亭亭雖外戰於凶人終內愬於善勝老君明戒用兵有言退一又則我所先行進一寸則吾將不敢恐亡厭實所以愼之歎我浮生況迭莫悟豈知高爲盡而良弓藏敵國滅而諜臣死軍并未遺將不言渴軍飯未狄將不言飲蜂然白起賜死於秦庶韓信見誅於漢獄何不仰二疎之執掛冠東門慕四皓之風養渴南顧尊大聖明訓知止足惟我身常存豈有衰亡矣

有言

御註老君傷時輕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誡有言者謂下文○御疏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誡所稱有言謂下句也○河上公曰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榮曰引古兵法○成疏用兵謂權智攝化蒼生亦是修行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文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御註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爲則用慈自守善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而退尺彌○御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寸爲主後應爲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誡令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爲主而爲客者也○河上公曰吾不敢爲主主先也先舉兵也而爲客客者和而不唱用兵常承天而後動也○榮曰在國先舉爲主在陣先動爲主先舉先動憍盈必危今欲保全故云不敢爲主和而不唱後

而不先故言而客也○成疏主我身也客前敵也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無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涂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今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而退尺也○河上公曰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嚴曰幸彼還也恐人財殫力屈○榮曰不以兵強外侵故云不進寸而以積德内守故云退尺也○成疏進取也退捨也寸少以況無尺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幻體玆中一離彼兩偏故無爲之可取亦無有爲之可捨也

第二重辯前義以顯真空 覆三

是謂行無行

御註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御疏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今爲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河上公曰彼遂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榮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行無心而動行無行也○成疏既遣蕩有無又洞忘境觀故以無行爲行也

攘無臂

御疏註云攘臂所以表怒今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河上公曰不怒若無臂可攘也○嚴曰示不傷人也先發號施令先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利大下者昌有罪者免有能者官若無臂而憑怒○榮曰怒而行兵用兵所以攘臂爲客退尺不假臂以攘之故言攘無臂也○成疏隳肢體故無臂可攘

仍無敵

御註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御疏仍謂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爲德則是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河上公曰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榮曰仍引彼敵使歸無敵也○成疏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執無兵

御註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爲主故雖執與無兵同○御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持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爲主自戢干戈則雖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河上公曰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愍忍哀之痛也○榮曰傷彼無道爲此執兵以息兵刑期無刑未失慈義慕道自歸無兵可執○成疏離形去智故無兵可用 覆四

第三明捨慈之人輕敵失道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亡吾寶

御註爲禍之大莫大於輕敵輕敵則殆喪吾以慈之寶○御疏幾近也亡失也寶謂慈也夫爲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失吾以慈之寶矣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代閭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河上公

曰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則敗亡也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嚴曰輕敵者自專也戰雖萬全不可輕易敵人輕敵好生亡時失利福去禍來是喪自然之寶也○榮曰兵主於殺不可常行於有事道貴幽靜是故制物以無為務在安人不令有害若退失無為之道進無靜寇之兵輕侮前敵國破人亡禍之大也國實人富主聖臣賢是名得寶人亡粟盡臣辱主危失近吾寶也○成疏禍莫大於侮敵侮輕凌也敵前境也輕淩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也侮敵則幾亡吾寶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捨慈而勇謂之侮敵招之巨釁故盡喪三寶

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御註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也○御疏抗舉也夫兩國舉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河上公曰故抗兵相加兩敵相戰也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近於死也○嚴曰人主者國之腹心兵者國之威神隱之玄域不得已而後行是以喻我豪俊悅我士卒哀慈於人動得天助也○榮曰兩邊舉衆名曰抗兵多少均齊故云相若輕敵無備貪而好殺者劣也靜必依道動必以律不失於慈慈能制物哀者勝也內明煩惱多端非智不破欲陳其法故云用兵有言為主必雄強作客多雌弱行人欲息動歸靜知雄守雌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學無所學修無所修不進寸而退尺也識因緣之皆假達理教之俱空行無行也非唯萬境虛寂抑亦一身空淨攘無臂也內亡智慧執無兵也外絕情欲仍無敵也若也放情極欲失道喪身亡吾寶也智慧煩惱二種恒隨抗兵相若也方便用於智慧微妙不失慈悲漏盡或祛肅然無累哀者勝○成疏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察前境則能所兩空物我清淨故一切諸法皆成勝妙之境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以正明按物運推示真空之道故次此章即明所說之教歎物不能知就此一章文開二別第一歎至教甚易知而凡不能解第二舉聖人妙達故外敵內明

第一歎至教甚易知而凡不能解　典虞曰道心惟微微則易鑒人心惟闇闇則難明驗流俗琭琭名利福輕知明不知載之於身禍重如山不知避之於己凡迷何其信哉斯言天下易

行無過正法不干不預無欲無求作心何有之鄉縱志洞庭之野放東西南此盡能遠而無拘出夜天堂並同塗而總淨閑日則起於壞國忘心則坐於玉虛寂寞無隔於塵濛知者何為而不易遵得屈強其志荒唐佚遊皆肥賊於朝餚淚色聲於愛奢心情閑執惡業斯上滴於難捨之曹不悟易行之教被物之聖良所哀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御註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御疏老君云我所言者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事者事於無事簡事則無為故易行也○河上公曰

老君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嚴曰聖人言不言之言爲不爲之爲絶言之道去心除意止爲之術去仁與智止術去行歸於自然群生得志以至長存言易知事易行○榮曰聖人言教詞約理豐昭然義見易知也抱一絶於多惑無爲斷於有累故易行也○成疏吾言即前章是也所深非深此則易知也行無行相甚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也○御疏此歎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河上公曰惡柔弱好剛強也○榮曰凡情不遵於玄教守愚未開於智慧不識此道莫能知也迷淪有欲弗習無爲棄正從邪莫能行也○成疏莫無也老君之言甚易知易行而天下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行者也

言有宗事有君

御註言者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無言爲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爲君爾○御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言而爲宗本事者所以在功成功而遣事以無事爲君主此豈不易知易行耶○河上公曰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與我反○榮曰宗本也君主也以道德爲本其實易知以無爲爲主其實易行失本逐末者多矣不體真宗放情違性者衆焉寧知君主舉衆並皆如此故云天下莫能知行也○成疏言經教也君天子也言教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繁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易知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御註夫惟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爾○御疏不我知謂不知我也夫惟代人迷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惟我所知唯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河上公曰夫惟世人無知是我道德之暗昧不見於外窮極微妙故無知○榮曰物皆闇惑内無一毫之鑒故云無知迷理失道外無萬境之智故不吾知○成疏不吾知猶不知吾也惟彼衆生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御註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不言之教者至貴之爾○御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契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者則可尊貴矣○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爲貴之也○榮曰役役之輩所重者名區區之徒所愛者利少能體道故言知我者希弱喪不歸歸之由於正路漂浪不反反之入彼真源道在則尊法之爲貴也○成疏

知我者希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則我者貴則法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以為貴

第二舉聖人妙達故外蔽內明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註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御疏褐裘也賤者之服龔裘褐者所以蔽下之美衣也玉者潔而潤可以比德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以如愚之狀故云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也匿寶藏德不示人也○嚴曰被褐者薄其身懷玉者厚其神○榮曰順俗同塵外示麁服被褐也玄德無染純白光生懷玉也○成疏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解行具足故成聖人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迹同塵被褐也內心虛靜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而恒真被褐也心虛凝而接物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

聖人知道故外蔽內明故次此章明雖復能知而多知無知相就此一章義分二別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應物隨機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應物隨機 夫閑門塞兌大聖之供規撿欲快微先賢之今襄故周公之廟復黃金之口三緘夫子定中白珪之言再復季布見重於一諾何曾奢至於萬錢約則清怙奢則詬厲劉昆含道苍潰帝稱顯然類子無譏居孔門如愚昧豈同轟轟盜跖遂利死於東陵察察江充讒毒亡於北獄虎絕相譏於市井使還大禍孔光不洩於溫樹方乃全軀為者攻之須觀混沌之鑿不知妙矣必照欲器之箴馬鉤百而致亡雖養全而勝矣聖人成病為我凡夫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御註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不知強知是行之病○御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不有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為行之病此辯迷也○河上公曰知不知上知道不言知是乃德之上不知知病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也○嚴曰知而絕知不困於知知故不生禍亂息矣不知知而絕知欲求於知是病也○榮曰慧徹空有知通真俗知也所照之境觸境皆空能鑒之智無智不寂能所俱泯境智同忘不知也照如無照知如無知此為上德也不知強知多知多失傷身損命是知之病○成疏知不知上聖人妙契重玄迹不乖本洞忘虛寂知則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為上故莊子云知子之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不知知病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事救苦故稱為病

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御註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病病強知所病○御疏眾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為病惱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為強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河上公曰夫唯病苦眾人有強知之病是乃不自病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註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眾人強知之病是以不病也○御疏聖人正知元

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爲知之所病所以者以其病凡夫有強知之病故說真智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也○河上公曰聖人不病以其病病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若衆人有此病也是以不病以此非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智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減壽消年矣○榮曰聖本遺知是以不病○痛彼衆生有強知之病以其病病也痛惜衆生雖爲軫慮而分別塵累不染聖人是以不病也亦言以其病病者言衆人爲分別之病所病也教以除分別忘知見既無有爲之患故言是以不病也○成疏是以聖人不病聖人能行所兩忘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有何病累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無知覺之疵而凡有分別之病爲病衆生之病所以降迹同凡說法闡教志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而不病故不病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人不畏威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次此章即顯治病之術愈病之方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第二勸處心寬裕方會真源第三明舉聖擅成示其取捨

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夫上天有龍象雷霆冥司有三塗五苦苦人不畏破聚殞吏地獄之中極爲辛苦隱隱悖天之刑飛劫石而難剛唳咳日月之釋眠幽塗而臭曉纍纍鋼柱左右傷身霎凜刀山獄橫碎骨魂魄號叫思變脫而無關出氣成煙吞鐵丸而猴爛前生何罪得至於斯良由獲其所昏不修于今豈知悟先化美廣開四○門殺害含仁大開三面吉祥止止道德淳淳其度量若大鵬之舉亦霄具深沉似長鯤之躍滄海而逸翮而縱凌喉直壓雲天昔巨鱗而鼓波濤橫擊溟渤不知上下莫辯東西豈厭其生以成偽獲去彼取此者聖人之圖也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

御註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忽於慎微則至大可畏○御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爲彼大威人不知慎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嚴曰昌衰吉凶皆由於己若不畏微則必畏彰○榮曰威刑法也若不畏於小罪積惡不休犯網觸羅亡身損命大威至也內明不懼塵累縱欲不止欲縱則精散形穢則神離神離則形敗精散則體弊故入真道而無緣爲生死之所害則大威至○成疏威謂威刑即所謂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遭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第二勸處心寬裕方會真源

無狹其所居

御註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御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河上公曰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嚴曰禍莫大於亡軀福莫大乎存身存身之道莫過乎養神養神之要當靜心而寬也○榮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人

以所生爲樂受生爲貴不能閑居以養生修善以防死流宕失鄉受著他處以他處爲廣大以本鄉爲狹陋此狹其所居也長惡傷行縱欲傷身動之死地不存久視厭其生也勸言無者莫令如此也○成疏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死生厭捨也狹劣也居安處也所生心也言修道行人必須處心無係不得域情狹劣厭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虛空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躭愛亦不可厭憎故躭愛則滯於有爲厭憎則溺於空見不躭不厭處中而忘中乃守眞學者也

無厭其所生

御註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欲不勞倦也○御疏身所生者神也厭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爲所生也神明託處好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黷神營爲滑性則精氣散越散越則生亡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河上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爲伐本厭神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御註夫唯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爾○御疏善貸曰道資形者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厭人故云是以不厭○河上公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泊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榮曰通生由道成形藉神若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志靜形清神既附人道亦愛己言是以不厭也○成疏唯被所修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憎智相符是以不厭也

第三明舉聖證成示其取捨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御註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無厭神之欲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去此自見自貴取此知愛也○御疏自知者返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才能炫耀於物違理失當以招患也○河上公曰是以聖人自知自知己之得失也不自見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也○榮曰故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凡情失道乃爲無識聖智達理故曰自知忘於人我泯於聞見故曰不自見寶神惜氣固精志道不輕此生故云自愛不自大以賤小不尊行以加人忘於高下故言不自貴自知自愛者悟理自見自貴者迷方聖人說己化物使物知歸去彼自見自貴之悟物取此自知自愛以全眞○成疏智符道境了達眞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坐忘隳體不自見也

自愛不自貴

御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厭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怨爾○河上公曰自愛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也不自貴不自貴高榮名於世也○成疏保養眞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

靜退先物後巳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
御註去彼見貴取此知愛○御疏去彼自
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平等智了
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引凡寓言之爾○
河上公曰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也○成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爲言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九

唐 玄 宗 御 註 并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 華 法 師 成玄英 疏
溧 陽 強 思 齊 纂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無知衆生不畏威網淪溺三塗故次此章重明此人勇進有爲故歸流生死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第二明福善禍淫比乎天理第三結天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 夫聖人之心若天之用道帝王立國謙卑能先柔善所以咸用剛勇而致偏故赤帝順而昌漢宗白公逆而殘楚身勇敢必殺可善哉明兩者示人可不照鑒豈隆根響達夏帝而將鳴鴻嚮于飛屬秋陰而必舉凡物無識猶感時而獨行況人懷心不像道而何去天網不恭日月所以貞明地理無差山河於焉靜鎮不顧崩於朽壞無發泄於巳閒致柔之道既弘亂禁之德斯一固不言而應不召而來繟天網之恢恢積善惡而無失矣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註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則失
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
則可以活○御疏剛決爲勇必果爲敢言
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
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曰勇於
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
歛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
活身之道故云勇於不敢則活○河上公
曰勇於敢則殺勇敢有爲則殺身也勇於
不敢則活勇於不敢有爲則活其身者也
○榮曰不懼爲勇心果爲敢白刃交於前
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然智非計策力
異驍雄貪利而前必喪身命故言則殺義
不爭利仁必以慈或以道德來人或以策○
智伏物於物無害在我全身故言則活內
明勇於聲色者殺身不敢情塵者活巳○
成疏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死滅也活長
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若
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御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
其故兩者敢與不敢或有也能知不敢者
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

人動有災害乃天之所惡誰能知其故哉爾○御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河上公曰常知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活身爲利殺身爲害○榮曰謂殺活也○成疏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得長生故利進心貪滐歸於死滅故害也

第二明福善禍滛出乎天理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疏孰誰也故猶意故也勇敢於有爲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也而代俗之人誰能知其意故者乎○河上公曰天之所惡惡有爲也孰知其故誰能知天意之故不犯之○榮曰言天道好生惡殺人多不能就利遠害此乃不識天之意故也○成疏天然之理福善禍滛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聖人猶難爲勇敢之事○御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懼其爲害況於凡人欲爲勇敢焉得無害乎○河上公曰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御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負所以有爭天道乎施惟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也○河上公曰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也○榮曰天道無心與物不競自然尊貴而居物先也○成疏自然之道但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己者必獲於勝善之報也

不言而善應

御註天何言哉福善禍滛曾無差忒故云善應○御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滛吉凶感應故曰不言而善應○河上公曰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榮曰報於罪福信之影響毫分不失故言善應○成疏禍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應

不召而自來

御註天道不召物使從己物不相違自來順天爾○御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使從己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河上公曰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榮曰春生冬謝寒往暑來往者既非所遣來者亦非命召也○成疏善惡報應隨其行業不待呼召而必自來也

繟然而善謀

御註與疏解同○御疏註云天道玄遠繟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河上公曰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榮曰寂然盪盪無所不圖也○榮曰大道甚夷故曰繟然圖人之得失賞罰無差黴人之善惡災祥不爽故曰善謀○成疏謀計數也言幽冥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毫分

無失也

第三結天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御註天之網羅恢恢遠也刑淫賞善分毫不失○御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道網羅雖復寬大踈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毫分也○河上公曰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踈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榮曰羅之以太虛網之於有象既寬且大故曰恢恢罪有公私愆無大小微著皆盡踈容無遺故言不失○成疏恢恢寬大也網憲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甚自寬大踈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終無差失也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所以次前者人不畏死章

故章明衆生不畏威刑必遭天網故次此章明於天網自有司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衆生障重不懼威刑第二明爲罪既深必招苦報第三明此苦報自有司第四明強代司殺反獲其咎

第一明衆生障重不懼威刑 夫天道正名司刑自然奈何君主以死懼人但佩玉暴而臨時權金鉦而御極伊呂作相平勃爲謀鼎業克昌務俟太平之大也神功獨配方稱揖讓之君然後鼓腹于康擊壤于野不知帝力豈荷王恩五月披裘不羨輕肥之家一尸少布唯存正直之人則知百年大理並詐于命生則金珠異宅苯祐自知死則石碑生金刻璞光識敗傳曰知死生有命識爲信哉分明妄譯行刑以代司殺理既不泯邪何合爲如代匠之規必致傷手之禍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御註縱欲情慾動之死地習以爲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御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慾動之死地積習生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爲化而教導之奈何行刑法誅殺而恐懼之乎○河上公曰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奈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情慾奈何設刑罰以死懼之也○嚴曰人之情性得意而安寧失意則圖非窮困而輕死安寧而愛身民心不得性命不全則號令不動也窮溪之獸不避兕虎其性非易事理然也○榮曰時逢有道物皆愛生代屬無爲人咸惜死若不能綏之以至德而制之以嚴刑人不聊生故言人不畏死人不畏死本由酷罰宜須在宥用德忘刑如何還以酷法理人欲人懼之於死此歎當時之失也○成疏此序凡情迷惑染滯深重貪逐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恐懼故發奈何之歎深長痛之

第二明爲罪既深必招苦報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御註若使代人皆從清淨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爾○御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爲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爲於奇詐不善之行者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誰敢即殺所以不殺者爲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河上公曰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殘剋教民去利欲也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

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榮曰奇者詭異亂群也若時王用道人盡全生名爲畏死也其有強梁之者亂群之人爲於罪業彌更奇異天不長惡故得執殺之懼死自無爲過之人修生執敢爲非之者也○成疏貪欲之心日生奇詐堅執顛倒遂以爲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敢造罪耶

第三明此苦報自有冥司

常有司殺者殺

御註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用勢得執殺而便殺之是代司殺○御疏司主也天鑒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河上公曰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者是也○嚴曰司殺者大臣也帝王之道無事無爲前後左右各有所任作禍者身死竊威者宗亡百官趍職主無與焉也○榮曰司主也賞罰之理是常生殺之官有主不可以爲非犯法者合死而欲擅代殺之○成疏此之刑網自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及北都羅酆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第四強代冥司反獲其咎

夫代司殺者謂代大匠斲

御註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御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若勢得執殺而便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河上公曰天道至明司殺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成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勞而無功○嚴曰代司殺者人君也百官失理政事亡也人主自斲工人拱手人君自殺百官失宜○榮曰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天道雖遠玄鑒孔明賞善罰惡著在於冥司春生夏長彰之於見代時政不能任之以天理而代之以人功亦失之於道也然則頑人少能從化姧黠多有難防隨時定宜制之法令自有司刑之職主殺之官若推之不以其主司殺之不由其主而擅殺者猶拙夫之代巧匠必有傷手之憂少有不傷所傷多矣○成疏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衆生造業各招其報刑辟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心専輙強代冥司而行誅戮者何異庸拙之士代匠運斲夫拙士運斲斲非其任豈唯所作不成抑乃反傷其手強代司殺其義亦然非徒濫職翻獲其咎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註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惟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御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墨惡得不損於材而傷其手乎天網不失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害於人而喪其天和乎柰何以

死懼之斯之謂也○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失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嚴曰工人拱手則大厦不成人君專殺則天下失理大厦不成則無以庇子孫天下失治則無以安社稷也

人之飢章第七十五 人之飢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以明衆生爲罪既深必招苦報故次此章即明所以獲斯苦報爲飢者有爲故此章中具明有爲之狀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爲耽滐有爲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爲資生太甚第三示忘生之美以易學○人

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爲耽滐有爲 夫遺術相忘人斯得趣江湖放曠無也自全至如文景思流成康化美囹圄周稱大賚漢曰措刑矣東來神醪西至四人安泰百姓無爲鄉貢八蠶之綿田收稼熟之稻和風靡於辰夕甘露下於軒庭太子德宮於青宮公御道弼於丹闕天平地正訟息刑清寔人比屋而可封不遠斯得軒轂胥庭而俗阜可假同年將衛正理之歡豈有人飢之稅既不輕死家懷養生聖化無爲我自安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註天下之人所以飢之不足以其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御疏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飢乏爾○河上公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故是以飢爾是以民皆化上爲貪叛道違德故飢也○榮曰百姓飢窮四民困乏非佗由也稅重賦多○成疏云民之飢上其食稅之多飢謂內無德也上心也心爲五藏百行之主故稱爲上也稅者聚斂也食者滋味也言修行人所以壞德者爲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是以飢結前義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御註天下之人所以難治化爲其君上有爲則難理詐興多爾○御疏蠢爾蒼生資君以理爲理之本諒在無爲故我無爲而人自化令人所以難理者由君上之有爲有爲則政煩而人擾動生大僞是以難理○河上公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也是以難治○嚴曰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也○榮曰有爲撓物所以難治無爲正身自然易化○成疏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所以百行馳鶩紛然難理只爲心耽有爲故心若無爲則諸行易治也是知萬境雅在一心是以難治結前也

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爲資生太甚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御註天下人輕死者以其違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爾○御疏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河上公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嚴曰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榮曰重生之人制浮情於正性輕死之輩溺邪識於愛流取彼有生之生命以養虛假之生身故言生生之厚厚者積也多也事積則亂心味多則爽

曰不能重慎以保長生縱欲喪身輕之死亡也○成疏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修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迷情顛倒未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無生既而多貪六塵厚資四大故也是以輕死結前義也

第三示忘生之美以勗學人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御註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養過其分分過則生亡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乎○御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遴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當之外則惑矣故不厚生而生全求厚生而生喪故知夫無以生爲憂者是賢勝於矜貴其生之人○河上公曰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嚴曰自然之道常與物反無身者生有身者死主而趨利者爲死之元無生去利者爲生之始無以人爲可以康寧無以生爲可以長生也○榮曰天以生爲有而厚養過其分遂致傷生此未能重生也達至道者觀身非有悟理無生不見虛假之形自祛涂愛之累與虛淨而合德共至道而同根雖不養生而生自養此所謂能重生也賢德也貴重也○成疏賢善也玄悟之士非滅色空焉能坐忘而生無相是以臚滕榮利厭穢風塵故獨不以生爲生者是善能攝衛貴生之人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生生之人斷欲輕死忘生之者反覆長生故次此章即明柔弱之難必獲長生剛強之徒體歸死滅欲料簡勝劣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雙舉二踰以況剛柔第二合踰結其勝劣第三法踰並陳重結其義未

第一雙舉二踰以況剛柔 夫調正南呂注生自而柔弱者都北帝握死籍而強梁家宇輕清長保風雲之潤地理實厚唯聞金石之堅堅則堅而可銷潤則潤而無棄至道制則常處下流用劓單爲不祥將抉眼爲非命要離何詐殺素子之求人盜跖何愚違父見而埒勇豈知物我奇遣謙柔每居不假蓋於卜商自秉羽於孫叔太尚沈水枯業如風香鄙之殖纖錢季儉之亡金斧死而後悔誰之過與未若湛恬保真名利都絕榮華劓於春夢富貴比於浮雲則柔弱者長生處心者仙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御註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爲強梁者亡身失性○御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百體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離散四支以之堅強言此者示柔弱堅強爲死生之戒也○河上公曰人生也柔弱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其死也堅強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榮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是以人受生必資道氣存則屈伸由己道在則動靜任神順心無逆從事靡違故言柔弱不能保氣氣竭則身亡未解怡神神逝則命殞命殞則身亡不能轉動故曰堅強也○成疏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萬物草木之生柔弱及其死枯槁言人生存有命則支節柔弱及其死也骨肉堅強草木之類生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軟者和氣

歸也死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無
識爲喻者意在勗勵學人令去剛用柔也
第二合喻辯其勝劣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御疏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
葉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衰而
枯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
散爲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爲生死○河
上公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和氣去也○榮曰無情之物
有氣故生無氣故死是知有識之類得道
於爲柔弱失道所以堅強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御註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
堅強則知人爲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
爲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河上公曰
以其上二事觀之知堅強者死柔弱者生
也○嚴曰人之生也柔弱爲神在身血氣
流行骨弱筋柔動止屈伸無不得也及其
死也神去於身形容枯槁舌縮體伸是堅
強也又曰柔弱嬰孩也堅強少壯也血氣
方剛則衰老將至骨枯筋急食飲無味死
期不遠強盛所致柔弱者則曰以強矣人
之既然草木亦爾○榮曰結上有識無情
生死二理各有徒類○成疏徒類也是知
行剛強者乖於和理故與死爲類行柔弱
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爲徒此合喻也
第三法喻並陳重結其義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註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也○御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爲主
故云兵恃強則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爾○
河上公曰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
衆弱共一強故不勝也○嚴曰敵四應之
兵以恃強利人土壤欲人財貨夷人宗廟
喪人社稷以顯其威親之者死事之者禍
生爲天下病死爲天下利衆弱四應共爲
一強故不勝也○榮曰是以兵強則不勝
木強則共不以德而固乃恃兵爲強兵強
暴於天下好殺物之所惡聚寡爲衆扶弱
爲強反共攻之則有不勝是以木之強也
枝葉共生其上柱之強也梁棟鎮之於下
以斯曉喻欲令務修德以柔弱不飾兵以
堅強○成疏是以兵強不勝木強則共兵
謂三毒六根也言人縱恣六情強暴前境
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
譬如樹木麁強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棟
梁宏壯故椽瓦共壓其上也
木強則共
御註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
於上蓋取柔弱在上強梁者在下也○御
疏云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
於上蓋取其柔弱者處上強梁者在下故
下文云○河上公曰木強大枝葉共生其
上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疏結上文木根本強大即枝葉共生其
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爾
○河上公曰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
上天道抑強扶弱自然之効也○嚴曰神

明之道小不載大輕不載重何則強人爲天下憂愁強木處下根本枯槁此自明強人不得爲王也○榮曰生者人之所欲柔弱者生之徒豈非上耶死者物之所惑堅強者死之徒寧非下耶○成疏堅強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知堅強之人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天之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辯剛柔勝劣以勸學人故次此章重明剛柔損益以使修學就此章內義分三別第一起譬喻略示高下第二正說廣明損益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第一起譬喻略示高下夫宵人無知直語難曉要資爲喻方可易明天道虛無非情可則欲知其意稍似張弓高下得中遠道必當張衛妙術萬里動於風馬漢武仙才二扶驚於雲霧應時而赴不爽其來天道損於有餘人道減於不足天人反用損益殊塗豈知元氣不亂虛玄守渺邈中有真寂陶鈞歛興不以人助天不用心損道持盈九萬任大鵬之自飛擊水三千從游鯤之獨運言之弓矢皆積數中舉抑高途無今聽技譬之鏑也弄王徇浮雲而始吹比之琴高妙蘇張任水而成曲斯乃合心合理可及可含其難有道之夫方契幽玄之妙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御註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御疏此法喻雙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具如下文○河上公曰天道孔明舉物類以爲喻○榮曰人事近而淺面之而不測其情天道遠而深仰之而豈覩其理迷徒易曉正道難明故借彼張弓以之爲喻○成疏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猶喻也自然之道喻若張弓舉下使高抑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始運箭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御註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御疏夫弓之爲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者爲架箭之時准的也有餘損之不足與之者爲發矢之時遠近如此則能命中矣天道亦然日月寒暑一往一來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河上公曰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地之道○嚴曰夫弓之爲用也必在調和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餘者削而損之其有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調和爲常故弓可用而矢可行○榮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高不下中前期也爲國之者損有餘之富益不足之貧貧被益而不貧富經損而不富中於爲國之政也太高恐於邈空抑之令不空也極下慮之滯有舉之令不有也不有不空合於中道也

第二正說廣明損益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成疏慠慢有餘者必招損敗謙和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註天道平施裒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

不足也○御疏此明人不能同天損益註云裒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詞也○河上公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損有餘而益謙天常尚中和爲上人之道則不然人道則與天道反也損不足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榮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釋天道以合喻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言人爲行與天道反未能損強益弱而乃滅貧增富○成疏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起此文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人間世道好行淫僞趍世競物違天背理割損貧賤不足供奉富貴之有餘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註誰能以己有餘奉與天下之人不足者獨有道爾○御疏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用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贍奉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乃能然爾○河上公曰言誰能居有餘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耳○榮曰誰能法天道以爲行損盈益謙有道之君當能如此也○成疏孰誰也言誰能有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唯當懷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聖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也

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御註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乎於物不恃其功也○御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矜恃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河上公曰聖人爲德施不恃望其報○榮曰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斯不貴賢聖人爲德不賴其報成物不處其功所以爾者欲隱其聖德晦其賢才上既如此下自法之爭名之患自除尚賢之愆不作也○成疏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示賢爾體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其勞有大至功而成功不處者意在撝謙退己推功於物韜光晦迹不欲示見己之賢能也

功成不處

御註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也○御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洽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群材而不處其功勳爾○河上公曰功成事就不處其位

其不欲見賢也

御註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御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者聖人雖盛德內充嘉聲外隱所以不恃爲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河上公曰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曰畏天損有餘也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十　覆三

唐　玄　宗　御　註　并　疏
河上公　嚴君平　李榮　註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濛　陽　強　思　齊　纂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對論剛柔具陳損益故次此章舉水爲喻明柔弱之能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起譬喻明剛劣柔勝第二合諭歎凡不能行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第一起譬喻明剛劣柔勝

夫至德早柔莫過於水大匹承則賢人此心東流于川孔丘湧發逝者南注于瀆都璞發其靈長秋水初來莫辯牛馬冬冰始結行聽狐狸濟河從於毛車歸海乘於將筏柔弱之德大破堅強白石鑿焚石成泥黄金之靈鍊金成粉皆水之力無物能加爲天下主必稱孤寡受國之垢誠謂吉祥諺曰欲不欲於身肥乘鶴必資於體瘦君子以淡交比德明靈用傾酌標心臣能懷忠呼風召雨婦若恭孝庭果自流其大矣哉水之爲義也言人爲行須處恬和不得以我臨人必委蛇而順物水性清鑒吾將德焉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御註以堅破堅必兩堅俱損柔擊強者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強其無以易於水者矣○御疏水之爲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矣而攻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石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俱損以水攻石石損而水全故知攻堅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河上公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在圓中則圓在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能懷山襄陵磨鐵銷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榮曰觀之於一切總之於萬有柔弱之至者水之爲最也銷金石破丘陵無能過水水最勝也破堅強法水既爲勝故不可易之理身者若能以謙爲德以道爲用必可破之於強敵摧之於驍雄而道最爲先故無易於道也修身者能守雌柔之至自破剛強之人我解宅虛靜之至理妙絕是非之交爭准道爲勝無以代之○成疏物性柔弱無過於水天下堅強莫先金石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強堅莫在先者無爲破有其義亦然

其無以易之

御疏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無守勝之心乎理國修身亦當如此○河上公曰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成疏言水能攻擊自然不易之事無爲破有萬代不刊之術

第二合諭歎凡不能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人莫能知此道不能行○御疏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於自賢以己爲尚無能行其所知者故云不能行○河上公曰弱之勝強水能滅火陰能消陽柔之勝剛舌柔齒剛齒先舌亡天下莫不知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莫能行耻謙卑好強梁○榮曰多好剛強少存柔弱不能謙退競處物先也○成疏水能攻於金石故知柔勝於剛強此乃愚智同知而舉世無能依行者也

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御註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獨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也○御疏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能行以柔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已則人仰德美而不離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居用柔受國之不善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仁是謂天下王矣○河上公曰故聖人言謂下事也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社稷爲一國君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可以王有天下也○嚴曰忍人所醜受人所惡當民大禍不以爲德計在喪國不失天心慮在殺身不失民福夫如是者天地與之俯仰所加者亡所圖者服天下蕩蕩弁爲一域向風仰化靡不蒙澤○榮曰體柔弱之道則物無不包悟幽玄之境則事無不納含非過惡受國之垢也罪已責躬受國不祥也適可以爲物主故言天下王也此言反於俗而合於道故云正言若反也垢穢也祥善也修身者雖復歷之於穢淨穢淨兼忘經之於善惡善惡同捨照一理之元寂建萬境之皆空可以成道爲法王也以俗觀之垢淨善惡心爲有以道觀之並悉是空故云反也○成疏是以聖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國邦域也垢辱也言體道之主處於人世謙退柔弱達於違從身受屈辱而不與物爭故堪爲社稷主以牧蒼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故不祥猶不善也言聖人靈鑒虛通達於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輙自責躬引過歸已此可爲天下君王也湯自焚千里來雲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下

正言若反

御註受國之垢爲社稷主受國不祥爲天下王是必正言初如反俗故云正言若反○御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即爲社稷主受國不祥即爲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質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河上公曰此乃爲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言也○嚴曰輕已重人安於醜辱反俗情之見乃治國之正言也○成疏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善好榮而今乃受垢辱不善故若反也而言若者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示反不定反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廣明剛強柔弱其於至極猶未洞忘故次此章盡即遣前玄以彰重玄之致就此章中義開三別第一雖離二邊未階極道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第三辯有德無德忘執之異

第一雖離二邊未階極道 夫經天無親能行則善大怨將設雖和不寧是以聖人虛心利物執左契而無責悑有德而司

生警重明登天六合俱照陽和發地萬物皆春有力之載悖焉無情之道大矣如何守輒恒計是非予建東傾心巳馳於吳會剸輞南望志欲劝於燕春変怨蹟於洛川乃悲欲於易水豈若鹽魚鱠美見蒓鱸之思歸白鹿松貞間劉倉之令舊常楯移本善業斷宗也元悉於一純不流情於三惡體合真寂識洞玄微多迷風下之燈大覺鏡中之像即為登長生之道入妙門聊

和大怨必有餘怨

御註和大怨與身爲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曰和大怨也必有餘怨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故曰必有餘怨○御疏厥初生人身心清靜而令躭染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爲也則知與身爲怨之大者其唯情欲爭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已困於情欲而生矯僞人君不能我無爲令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奸詐調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既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故云必有餘怨○河上公曰和大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必有餘怨任刑者失人情必有餘怨及於良民○榮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物我齊一則是非不起彼此紛紛則怨讎斯作故禮有報怨之義法有償死之刑怨往怨來怨怨不息思欲息怨和之令去逆以從順乎使反惡而爲善然口善而心不善面從而意不從不善不從餘怨餘恨此則更起於惡何得用之爲善欲得爲善未若無爲怨無爲怨何須和順既不和順亦無忤逆逆順斯忘怨讎自息不知善之爲善始可名爲至善○成疏怨對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學人雖捨有無得非有非無和二邊爲中一而猶是前玄未體於重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不待此是待獨未能獨獨故有餘對

安可以爲善

御註既有餘怨則安可爲善○御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爲善是則善性於學以求復其初者爾若能上化清淨無事無爲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爲善矣○河上公曰一人吁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爲善○成疏安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

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民

御註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御疏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令不散亂下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矣○河上公曰是以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無文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而不責於人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嚴曰契符信也聖人執道之符操德之信合之於我不責於人故將欲有行必契於天將欲有爲必驗於符信求過於我不尤於人歸禍於己不怨於人爾○榮曰古

者聖人刻木爲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爲信合人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符於物無罰故言不責於人也○成疏契信也合也左陽也生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所虛會超遊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義言執左此即不執而執也猶如常主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契衆中故能臣御億兆而言不責者聖人雖復臣御衆生而忘其德芻狗百姓故不責其恩報

第三辯有德無德執忘之異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御註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之無德之主則立法制以通於人爲法之弊故未爲善○御疏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己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爲無德爾○河上公曰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之所失○嚴曰徹亦作殺也無德之主政失亂生不求於已專司人失督以嚴刑故人有過咎家有罪名有德之主是非自定黑白自分未動而天下應不令而天下然也○榮曰司主也契合也徹離也有德之君心之所主上合無爲之道混然冥一下爲萬物所歸信之符契若其無德不解行善非執契於道抑亦衆人離散也內明有德合理故云司契無德乖真故云司徹也○成疏司主也徹迹也言上德之人主意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者猶滯筌蹄未能洞遺迹既不泯故言司徹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司契則清淨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化淳於無爲不可立法而生事也○御疏雖天道平施而與善不欺故司契雅清靜者天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可逃豈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者乎○河上公曰天道無有親踈唯與善人則司契者也○榮曰天道平等無有親踈惡人遠道致有踈善者近真故生親稱至理爲語不踈不親但以善人行善天乃福之故云與善人也然乃與善及不與不善是知輔德不輔無德若能行於德善善德自然歸之也○成疏天真之理何有親踈上善之人自然符會即向執左契不責於人者是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辯顯二玄之致於行未圓故次此章正明從小入大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小學之人不入塵境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第四體真會道妙絕往來

第一明小學之人不入塵境 夫失漢之時君雅和於端拱羲農之代人但守於無爲穴處用避於風霜巢居將造於夏署十五載而一孕數百年而方終死官積薪生乃合哺豈有大國稱帝小國稱臣云官不助其謀風后不施其智何許什伯之器誰爲令長者哉雖有舟輿置之推於江陸雖有甲兵藏之守而不用結繩之化自高辨樂之風轉至老死不相往來淆季末代澆危君王戰爭殺奉夏政周侵紂邦伊尹則負鼎而來同誅放桀相如則佩壁而去詐妄欺秦始皇焚网帮爲庶人劉格蕃晉恭於殿桂臣奪芸政鳴呼執堪豈知大道之時各抱無爲之化以令方古何病深哉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御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風著適使有人之材器堪爲什伍之伯長以絕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河上公曰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由若寡之不敢勞也使民有什伯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人之器而不用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者不徵召奪民良時也○嚴曰小國者地狹人少無磐石之固有累卵之危以道治人則轉禍爲福矣○榮曰聖人理國用無爲之道所有軍戎器械或少或多者伯若千皆悉不用小國猶爾況大國乎○成疏國域也謂域心住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人亦是謙小國寡欲之行器即六根十惡之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无窮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朴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河上公曰使民重死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貪生不遠徙正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也○嚴曰建之以道德人則樂生安壽不爲盜賊當此之時無鍾鼓而萬人娛不賞與而萬人足各安其居不遷其鄉有百倍之利者亦不去其國也○榮曰政逢有事物乃輕生化屬無爲人皆重死父既保子妻不失夫各得樂業安居無復流亡遷徙○成疏諸行重靜知足守分故得修其天年而不遠逐前境也

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御疏舟輿之設本以通水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輿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河上公曰清淨無爲不作繁華不好出入遊娛也○榮曰夫水行用舟陸行用輿無爲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輿謂絕本去末何乘之有○成疏舟輿謂三乘之教也舟在於水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昇玄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處於陸輿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也得理忘言故能達教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禦寇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卻攻戰之事則甲兵韜戢而無陳也○河上公曰無怨惡於天下○榮曰兵以討逆武以靖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也○成疏雖有身心兵甲隳體坐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設此一句覆結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御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僞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

人後結繩而用之○河上公曰去文反質信無欺也○榮曰古者書契未作結繩爲政文字既興澆薄尤甚聖人設教義在無爲欲使反澆還淳去華歸實也○成疏既虛心證理捨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結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

甘其食美其服

御疏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則雖玉食錦衣不足稱甘美也○河上公曰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美其服美其惡衣不貴五色○榮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物情不悅食玉衣錦不以爲美人心既適飯蔬被褐足可爲甘今陶聖化過大鈞人無貴賤所食者皆甘也服無好惡所衣者皆美也家無貧富所居者皆安也鄉無豐儉所住者皆樂也既無遠徙之者故絕弱喪之人○成疏甘其食味至道也美其服德瑩身也

安其居樂其俗

御疏無欲故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逐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苛政且煩焉得復樂其俗○河上公曰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也樂其俗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成疏安其居所在皆安動而寂也樂其俗和光人世寂而動也

第四明體真會道妙絕往來

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御疏列國相望鷄犬相聞蓋言其近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爾○河上公曰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情欲也○榮曰兩國爲隣望之在目鷄鳴狗吠聽之聞耳從始至終以少及老不相往來人人皆自足家家俱有道故曰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此謂也○成疏鄰國相望鄰近也國謂生死之域與道境也言此二域近在內心故言相望也鷄狗之聲相聞鷄以伺晨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昏之夜伺智慧之晨也此之言教近詮一心故云相聞也使民至老不相往來會理體真即道即道既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理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章即是第三段文經結前旨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從兩施第三絕結上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 夫良藥苦口信言不美大辯若訥博者不知欲道德○以歎凡愚聖人不積數長昏而迷不戢載華斯凡聊欲海不解褰裳見邪山誰能舉足不鳴不飛之鳥一起沖天懷痴懷駭之夫百年何悟勞大道捨訓枉造化生成瞻而不知更何言矣余竊覽至誠修身理國上致曰日膺录翱翔雲天下可清勝洗心從遵人代行無爲之事道也斯尊處沖和之源德可貴物良治之子必自爲衆吾徒佩真何不集矣所媿黃卷學淺請谿道貧夙夜兢惶無措寐寤恨不得想像聖影物色函關藏骨殘魂勞數何極罔忘之者無忘此心也

信言不美

御疏信言謂聖教信實之言也老君欲以自明所立言教化導衆生實爲精信故與

俗相違代人以爲不美○河上公曰信言者如其實也不美者朴且質也○榮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以宣心非關矣作務存實理不在華詞故云信言不美甘言失真輕諾寡實故言美言不信也○成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冥契道所說言教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子云犬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也

○美言不信

御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信言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河上公曰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辭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

善者不辯

御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滯故不辯說也○河上公曰善者以道修身不采文也○嚴曰容蹂者訥謂之不辯輗輗而成默默而信故能成善何也動得天心靜得地意君子之本爲百行之長矣○榮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大辯若訥無勞詞費善者不辯也偏詞過當多言數窮辯者不善也○成疏辯別也善體至道之人指馬天地以爲喻故無可分別也儒墨是非堅執人我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辯者不善

御疏但能辯說者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惑滯既多故爲不善○河上公曰辯者謂巧言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竭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也○嚴曰散朴澆淳誣天誣地變化文辭以傾家國故不善也

知者不博

御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河上公曰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嚴曰趍枝務本多識萬端目窺人事無所窮極爲道之博萬物離散是不知於道者也○榮曰子能知一萬事畢知者不博也文滅質博溺心迷至理不知也○成疏知道之人忘言絕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躭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人能岡知天地萬物不知已之所由生是大不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

○博者不知

御疏夫多聞者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盡物既非了悟故曰不知○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重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聖人不積

御疏積滯聚也聖人妙達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遣則於彼言教一無滯積故云聖人不積爾○河上公曰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嚴曰

聖人去博與辯如彼虛空無所貯積與物俱變爾○榮曰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不積者虛懷也猶如日月流輝照臨方㝢物物得已見轉益光華猶聖人智徹於物法施無窮也江海灑潤善利萬物物得以生而源流不竭亦猶聖人財施不盡也○成疏積聚也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衆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淨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多註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數學者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河上公曰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為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化已愈有德也既以與人已愈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已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嚴曰無為之旨盡以與人已益明盡以與人已益壽矣○成疏既以與人已愈有既盡也為施化也言已所有道德盡持教人而無鄙吝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既以與人已愈多所有財實盡持施散而果報彌廣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第三總結上德利物忘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傷割不害也舉諭欲明聖人之道弘益爾○河上公曰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榮曰天道施生利也常善救人而不害也爭由心起為因事生聖人無心自然無事事既無事為亦無為○成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御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為而與物不爭者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河上公曰聖人法天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人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成疏聖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為至教化被群品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言不爭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二十

道德眞經序

覆四

太上道德上下篇凡五千餘言內而脩鍊存養之道外而修齊治平之事無不備焉此所謂內聖外王之學也史氏列之申韓聞世因稱之黃老刑名則與道家者流之所謂大殊不能無病焉蓋周衰王道浸微其弊世揉俗之意寓焉而非一本諸自脩也而曹參蓋公以清靜無爲有驗於治其用之去經世之理不遠矣別出世之教由是而大者焉或不求其端緒之奧一槩訾以爲虛無恠誕之說是豈眞知道者哉古今註疏凡百餘家各持其見而必以辭理該貫者爲善苟理塞義晦辭雖工無取焉盱江道紀危大有端謹有志行間探索諸家擇其尤善者類編成集將募工鋟梓以傳其志亦勸矣使善味之者求之言外踐之身心則脩鍊存養之道內充而修齊治平之事亦外著矣道豈二哉因其請遂冒書于篇首歲昭陽作噩仲冬晦日嗣四十三代天師三洞弟子張宇初謹序

太上道德經乃吾道經之祖也以無爲自然爲體以謙退慈儉爲用以致修齊治平之道靡不具焉葛玄眞人曰五千文實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之經倪文節公曰老子五千文誠修身治國之要道濟時救世之良劑也由此而觀非特道經之祖也三教諸經亦豈外此而別有其理哉當今聖明在位特加崇尚復設道司以掌其教後之學者必諳通經義然後授以度牒柰何世俗凋弊讀亦未知況其義乎大有甞於祝釐之暇將諸家註釋校之或異或同有得有失學者於此不能無惑於是將河上公及何心山等十餘家註解取其訓釋詳明理長意同而不牽強者集成一部上下二卷名曰道德經集義欲俾後之學者知一定之論而無異同之惑也若夫因義以明經因經以造道而樂乎無爲之業者豈無其人焉時洪武丁卯盱江道紀危大有焚香謹書

集義姓氏

河上公 河上丈人也　　呂氏 名知常

何氏 名心山 字庵尹　　李氏 名道純 號清菴

劉氏 名師立 號眞靜子　　倪氏 名思 號齊齋

林氏 名希逸 號鬳齋　　蘇氏 名轍 字子由

董氏 思靖　　晁氏 迥

柴氏 元皐 字知白　　吳氏 名澄 號草廬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盱江危大有集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何氏曰夫道者元炁虛無混沌自然二儀從之而生萬有資之而形不可得而名强爲之名曰道故首章之首宜以道一字句絶如經中道沖而用之之章亦是首揭一道字尊而稱之以示人于以見其高無上其大無對名以道立故併標云下句可道可名者所謂道術爲天下裂以名爲表者也常道常名者所謂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繩繩不可名者也夫道乃常道則名乃常名而可道可名皆其暫也曰可則有可有不可云胡而常所謂强然即不然也曰常則無可無不可云胡而變所謂自然即常然也道其體而名其用也有固爲名而無亦名也道原於無窅然空然以名天地之始物生於有油然勃然以名萬物之母○李氏曰虛無自然真常之道本無可道可道之道非真常之道元始祖炁化生諸天隨時應變之道也道本無形可名之名非真常之名天地運化長養萬物著於形迹之名也○林氏曰道不容言纔涉有言皆落第二義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何氏曰無非暫無自古固然故曰常無列子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炁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循之不得故曰渾淪於無而觀豈不微妙有非暫有無時不然故曰常有列子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又曰有形則復於無形於有而觀豈無歸徼此徼字老列二註皆云歸也乃歸宿之義莊子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此也一有一無欲於兩者並觀而得之他有所不欲觀者非其道也觀此兩者本同也因出而異名經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本同而名異妙無非無有非有故曰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有無同名爲常故得同稱爲玄也有無一也無固玄也有亦玄也故曰同玄經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命曰常經中三觀曰妙曰徼曰復然後知觀復之觀徼妙一也○林氏曰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爲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老子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倪氏曰無與有皆道之常常無道之未形者也常有道之已著者也道常無亦常有有無相生不可缺一道之常無者欲人觀道之妙也妙者精而在其中者也道之常有者欲人觀道之徼也徼者粗而在邊者也世謂老子專言無不言有以此首章有無並舉未嘗偏有所取舍也於首章言之可見其作書之意也諸

家說多以無欲有欲為句夫欲者道之蔽也無欲可爾豈可有哉○呂氏曰觀妙者觀於內也妙者神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故內觀者攝動心止欲念聚神光結正炁凝胎真也太上有內觀定觀之經仙真有收視返聽之訣真誥曰內觀者為靈仙之根也徼邊隅也又歸也○董氏曰凡遠而無所至極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關尹子所謂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是也○或曰諸家皆以常無欲常有欲句解之今獨取常無常有句解者何也曰諸家皆以常無欲常有欲句解者理非不通也但與下文同謂之玄意不相屬若常有欲豈可謂玄又曰有欲者亡身亡身為玄可乎又有以常有欲為運用工夫此說非不妙亦未免牽強耳不若常無常有句絕者平易而理長也今故取之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何氏曰妙固妙也徼亦妙也故曰衆妙○林氏曰玄之又玄者贊言其妙也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從心上理會○呂氏曰玄者微妙之極也又曰玄天也玄之又玄則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在人乃天谷神宮也為腦血之瓊房津液之山源百靈之命宅自已長生大君居之人能以神內觀於天中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出入故曰衆妙之門○柴氏曰乾坤闔闢體用出入之所何莫由斯門也○劉氏曰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也此乃衆妙之門戶此章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黃氏曰理事皆從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何氏曰夫道者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陶冶變化天地之美具焉一陰一陽之道繼善成性知之者不如忘所知況天下皆知乎哉故知美為美不如不知之美為至美人皆知為美則美中有惡以知之淺也知善之為善不如不知之善為至善人皆知為善則善有不善以知之外也○呂氏曰夫體道全德之士與物混成等其自然天下皆知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善者自善吾不知其善大齊物我超乎對偶之外豈有美惡善不善之為對哉世人不悟乎未始有物溺於私見或以貌象聲色為美功名富貴為善妄心一起雖惡而美之雖不善而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昔之所是今或非之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奚擇焉○吳氏曰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以有惡故有美以有不善故有善皆知此之為美則彼為惡矣皆知此之為善則彼為不善矣欲二者皆泯於無則無美惡善不善矣○林氏曰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何氏曰夫言無必有言有必無相生也難
作於易易圖於難相成也尺有所短寸有
所長相形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相傾也
鶴鳴子和如聲音形動影隨如前後善否
美惡常對立於天下凡小知小識有美有
善不如不識不知盡善盡美也○李氏曰
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難事易事難長則
短短則長纔有高便有下有聲音便相和
前隨後後隨前故有無難易互相倚伏有
美便有惡有善便有不善也○呂氏曰兩
儀既立物物爲對故相生之以有無相成
之以難易相形之以長短相傾之以高下
相和之以音聲相隨之以前後動涉有爲
也○林氏曰此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
善之意○歐陽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
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老子之
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何氏曰聖人能知無知道之樞機故人皆
事事我處無事之事於物與之爲娛吾何
心於事人皆言言我行不言之言言未嘗
言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吾何心於言○呂
氏曰且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既
有對偶未免乎累是以聖人遺物離人獨
立乎萬物之上不與物爲對經所謂獨立
而不改物無能偶之者故能爲無爲事無
事忘言忘象默符自然豈假容聲哉南華
言至爲去爲至言去言故曰處無爲之事
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
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何氏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萬物作聖人烏
得而辭雖不辭生之爲之之責而亦不有
不恃不居其成而功在聖人自不可却而
去者勢也非聖人意也○林氏曰天地之
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
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
如春生秋殺而造化何嘗恃以爲能故曰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
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
作猶易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之意有其有者不能有無其有者能
有之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故曰夫惟不居
是以不去○李氏曰不辭不有不恃不居
彼此兩忘有無不立是以真一常存而不
去也○呂氏曰聖人體道在已其用心也
不勞其應物也無方故萬物並作隨感而
應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萬
物並作而不辭自形自色自生自化各極
其小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關尹子物非
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故應
物而未嘗有物養我而未嘗有我故曰生
而不有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而
不爲大故曰爲而不恃功蓋天下而似不
自已出認之則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
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遷也惟
其不自居不自有不自恃所以與物翱翔
於萬物之上而自若未始或去也○吳氏

曰作謂物將生不辭不有不恃不居此天地無爲之事也不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常久而不去○董氏曰此章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李氏曰不矜自己之賢能則民淳不貴奇貨則民富不見可欲則心定○吳氏曰尚謂尊崇之貴謂寶重之見猶示也不尚之不貴之是不示之以可欲使民之心不爭不爲盜是不亂也○林氏曰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貴則民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

是以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李氏曰虛其心全性也實其腹全命也弱其志全神也強其骨全形也○呂氏曰前言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即是虛其心也不尚賢即是弱其志若曰止是虛其心則恐泥於頑空若曰止是弱其志則恐不能自立故復言聖人之治身也須虛其心更須實其腹既弱其志更須強其骨虛者實之對弱者強之敵靈臺朗徹虛室生白不受一塵是虛其心也心既虛矣不能吐納太和咀嚼沆瀣欽玄英之炁母食大梵之天粱以實其腹徒守性空安能脫胎神化白日上昇也哉由是觀之虛心實腹不可偏廢也明矣以謙自下以卑自牧是弱其志也志既弱矣然聞道不能銳於力行則無所卓立安得如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內鍊之士或斡旋泝流上通三關而補於腦腦滿則骨強矣弱志強骨不可偏廢也亦明矣○何氏曰虛心者清本超原也實腹者積精累炁也離虛坎實之道其神全矣弱志者專炁致柔也強骨者聞道勤行也坤順乾健之道其德全矣○柴氏曰無自賢無貴貨無所欲則心中自虛靈腹中氣自實心虛無物志自柔和腹中有養骨自強健矣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何氏曰神與德俱全自有不言之化使民由之而不自知也昔有知而今無知昔有欲而今無欲莊子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豈敢自私用智而他爲哉下之人則不敢爲上之人則爲無爲薰然至治之感無迹可尋○林氏曰古者其民淳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爲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無爲爲之所以無不治也○呂氏曰無爲即道也聖人以道唱於上百姓以道和於下朝斯夕斯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非道不行非道不言凡所作爲則無爲之道若爲於有所爲則心勞形役而終於憊矣爲之於無所爲者雖服餌英華噏吸天炁漱嚥雲液運鍊玄珠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妙

用縱横神疑迹移百體俱理矣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董氏曰此章言忘貴尚泯思慮則復於無爲而合至理也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吳氏曰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體虛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盈則非道矣淵深不可測也宗者宗祖之宗族之統也道者萬物之統也故曰萬物之宗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何氏曰沖虛也道貴以沖虛爲至用也莊子知無用而始可言用如盈則中不虛其用小矣似者杳乎難正言之也虛之至也○林氏曰沖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以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李氏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謂不自滿也不自滿者必受益挫銳解紛虛中忘我之謂也○呂氏曰天一生水其用在中故曰沖沖字從水從中言炁中有真一之水是名爲沖沖者炁也和也金華真人曰沖和入體以活谷神能知沖用飛昇崑崙正言道以沖炁爲用也嚴君平曰沖以虛爲宅和以無爲家以虛無爲之用自然不至於盈溢也惟其不盈故能淵兮似萬物之宗夫淵者至深而不可測至靜而莫能動之謂也萬物之宗即至道爾宗者祖也生一生二生三生萬物則道者豈不爲萬物之宗祖乎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吳氏曰夫銳者必鈍光者必暗猶盈者之必溢道不欲盈故銳者挫之而不欲其銳光者和之而不欲其光此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林氏曰挫其銳言其磨礲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處其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李氏曰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者虛中忘我之謂也○呂氏曰挫其銳者摧挫其剛銳名利之氣澹泊自居不露圭角之謂也解其紛者解釋其紛譁擾亂之心沉默自處不與物交之謂也光者光華也塵者塵俗也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儒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令也以沖爲用則雲腴天光日精月華流入四肢內既充實光輝自然發越莫不粹然見面而盎背其與常人亦異矣沖和既實於內神光又發於外直須溫柔平易混世同塵並處雜居而不決擇不然則人將指爲傲世怪誕不經之人也○何氏曰其虛云何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也此四者泯然無迹則心如太虛谷以虛應道以沖用此章兩言似或者所謂活句宜詳味

湛兮似或存

吳氏曰湛澄寂之意道之體虛故其存於此也似或存而非實有一物存於此也此一句言道之體虛也○呂氏曰湛澄清瑩徹似或存者如在而非在非有非無之象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也○林氏曰若存若亡似有似無故曰湛兮似或存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吳氏曰吾不知誰之子問辭也象帝之先答辭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也天亦由道而生故曰象帝之先○李氏曰象帝之先者太極未分前也○呂氏曰黃庭經問誰家子在我身即所謂吾不知誰之子也即自已性真自古以固存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故曰象帝之先○董氏曰此章言妙本沖虛而其用不測也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吳氏曰仁謂有心於愛之也芻狗縛草爲狗之形禱雨所用也既禱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其自生自成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芻狗爲喻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若有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林氏曰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爲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爲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於意而相忘爾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大仁不仁又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也亦是此意○呂氏曰天地無思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以其無私也故謂之不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化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惟元炁之所運天地聖人未嘗容心於其間譬猶芻狗耳芻者草也束芻爲狗以供祭祀當其用也盛以中篋被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敬之至也及其已事行者践之爨者焚之抑無用之棄物耳天地於春生夏長之時疑若仁愛之厚及其凋落之際天地所不能生聖人於矜憐撫養之時疑若仁愛之厚及其死亡之際聖人所不能救亦猶尊芻狗於未祭之前而棄之於已祭之後未祭之前所當敬也已祭之後所當棄也故以芻狗爲萬物百姓生殺之喻不如是則不足以見天地聖人之無私因其不仁乃所以見天地之大也○李氏曰天覆地載化民育物可謂至仁言不仁者忘其所自也聖人愛民治國亦復如是修身養命亦復如是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吳氏曰橐籥噓風熾火之器也天地間猶橐籥者橐象太虛包含周徧籥象元炁絪緼流行之用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動而橐之生生者日富在天地之間如此其在人也則惟心虛無物而氣之道路不壅故炁動有常而虛中之生出益多數猶速也窮謂氣乏人而多言則氣耗損是速其匱竭也不如虛心固守其神使外不入內不出則其中虛也無涯而所生之氣亦無涯矣○林氏曰橐籥用而風生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焉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

容心焉故以此喻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者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此意也○李氏曰此章乃結上章道冲而用之之義天地之間其猶槖籥者虛中也虛而不屈者無心也動而愈出者應變無窮也不如守中者亦虛中而已○陸氏釋屈作竭文始妙道真人問老子曰道德脩身至要在於何章老子曰在於守中抱一深根固蔕曰何謂守中老子曰中者中宮也○原夫赤子在母腹中臍蔕與母臍蔕相連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氣足神備脫蔕而生亦猶果之受氣既足脫蔕而下也臍間深入三寸謂之中宮亦曰黃庭男子謂之氣海女人謂之子宮吾昔受太上道君訣曰勤守中莫放逸外不入內不出還本元萬事畢勤守中者一意以守元海也不出入者令往來之息元然注於中宮氣海勿使息之出入也還本元者臍間乃一萬二千五百息之源五臟六腑生氣之本以息還歸本源以神御之使息定息住也右此乃呂氏本所載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呂氏曰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禀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名紫府九宮之外別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寥天又名天關又名玉京山崑崙頂太淵池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且日之接於物夜則交於夢者神不安其居也使其去而不還遊而不返則死生之途隔矣由是觀之人不能生而神生之人不能死而神死之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玄陽也天也牝陰也地也玄者天之色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字從無從大自無而生居於玄元之宮故為玄也牝者地之性也純陰穀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氣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為牝也二炁升降於呼吸之間有法以制之逆其所順使陰不得而長還其所生使陽不得而微以無為有易有為無以坤元穀實之氣升而出之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為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魂然則玄牝二炁各有深旨非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可得而知也苟知二氣之所由則知玄牝之妙食其太和襲其炁母以養其神神依其炁得以歸其谷而不死豈非玄牝之功乎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靈樞神景內經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下玄牝子母相親又曰玄牝乃天地之器奪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道也○何氏曰谷虛也神所舍也人自壯趍老自老趍死以精神耗散不知安靜頤神雖日宴坐而馳心於外則谷不虛而神不存何以

不死惟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可以長生玄天也虛也牝地也靜也人能積虛以通神致靜以養真則玄牝不死之道得矣○李氏曰谷神不死虛靈不昧也玄牝者一陰一陽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呂氏曰既以昇降為玄牝則門者乃玄牝二炁出入之門戶也泥丸宮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故鼻為玄門鼻通六府出入者輕清之炁以接於天故謂之天根牝元宮之上有黃庭黃庭通重樓而至口故口為牝門口通五臟出入者重濁之炁以接於地故謂之地根世人不窮其本不究其源便以鼻為玄口為牝則玄牝之門又將何以名之此由不造其妙也○何氏曰致虛極守靜篤入得此門天地之根盡在是矣蓋天付以炁地付以精聚而為神此其根也根不拔則命可久也故曰我命在我不在天地又曰我與天地分一炁而治自守根本是也○倪氏曰玄者陽也乾也天玄是也牝者陰也坤也牝馬是也門者所由出入乾坤一闔一闢也根者猶木之根生之本也易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乾坤易之門是也○李氏曰一闔一闢生天生地○劉氏曰玄陽也牝陰也門者二炁橐籥之門如前章云衆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未有天地先有元炁是謂天地之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呂氏曰綿綿者不絕如綫之謂也當其玄牝二炁入乎其根閉極則失之於急任之則失之於蕩皆非正也欲其綿綿續續勿令間斷若存而非存若無而非無真息來臻於泰定之中如龜之藏如蛇之蟄未嘗至於勤勞迫切也莊子云古之真人其息深深息之以踵靈樞內經混沌靈藏昇雲煉根綿綿不息用之胡勤○何氏曰綿綿永存繩繩不窮湛兮似或存也用之雖不可既終身有不勤者勤則勞且竭矣太史公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形神離則死○吳氏曰綿綿謂長久不絕存謂神之存勤勞也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長存於中則氣不消耗也○李氏曰一闔一闢往來不息莫知其極動靜不忒不勞功力生生化化而無窮也列子全載此章乃曰黃帝書曰云云按葛仙公內傳黃帝時老君為廣成子為帝說此經故帝著書乃引此章云

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何氏曰天地一於生物而不自生經曰生而不有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皆言天地不自生乃能長生故曰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記三言物皆主於生物而不言天地之自生○李氏曰天不自天地不自地故生不息○林氏曰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私邪故能成其私

何氏曰聖人配天地而無疆奉覆載以無私以勞天下豈不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人皆取先己獨取後自後而人先之人皆取實己獨取虛形外而道存之又曰聖人以道爲身而無身何私之有此其所以參天地而無窮歟○吳氏曰後謂卑賤在下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靜無爲存謂長生住世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成其私謂身先身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身先身存之效假設衆人有心成其私者言之則爲能成其私也○李氏曰聖人不自聖故與天地合德○林氏曰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無私而能成其私此一私字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爲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是老子誘人爲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曰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河上公曰人以爲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己自厚故能成其私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一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二　覆五

盱江危大有集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林氏曰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道矣幾近也○吳氏曰上善至極之善有道者之善其若水者何也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乃處衆人所惡卑汙之地故幾於有道之善幾近也○呂氏曰得天一之妙體道一之端全上善之功者莫過於水水者方圓凝釋俱協其宜是以聖人研其道法其善應變隨時如水之性或剛或柔或方或圓無可無不可故曰上善若水至人由一以貫道即道以會一故以水喻心以心造道且參同契言一者道

樞知白守黑彭真人所解皆爲一也蓋金液玉液爲金丹之道樞灌溉五臟滋益三田漱咽則順下斡旋則泝流黃庭經言漱咽靈液災不干夫炁中有真一之水水中有真一之炁是以華池爲上善之利源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何氏曰首句上善若水非徒以水爲善甚欲人皆似之與水相似俱備此善之上也若水者若道也故人之善居若水之於地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柔豈有扶其所居乎人之善心若水之於淵人無鑒於流水鑒於止水豈有失其本心乎人之善與若水之於仁則酌彼注茲豈肯以人從欲乎人之善言若水之善信則如潮之有時豈得自食其言乎人之善政若水之於治則如手中準豈復高下其手乎人之善事若水之於能則能方能圓豈不達權盡變乎人之於動若水之於時則時止時行豈不應機任運乎○李氏曰居善地利物也心善淵容物也與善仁生物也言善信應物也政善治化物也事善能成物也動善時順物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林氏曰上七句之善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解者多以此爲水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本旨○何氏曰兼其數善又始此不爭終此不爭善之善者也誰能似之故無尤夫不善故有尤既善矣而不免於爭則亦有尤有善且無爭又何尤爲此若水之爲善而與道相似者歟○李氏曰水取柔和之義處下之義也利物無爭故無尤○吳氏曰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處下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故欲上人者不免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

林氏曰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鋭爲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也不如不盈之易持耳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鋭銛也治器至於極銛極鋭無有不折不如不鋭者可以長保○吳氏曰持捧之也已止也此章謂道不欲盈盈則易至於溢也不如已之而不使盈也鋒者不可以鋭鋭者則易至於剉而不可長保其鋭矣盈之則不可長保其盈亦由是也○劉氏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鋭則必鈍戒之在進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林氏曰富貴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爲成耶何時爲遂耶此四字須仔細看○吳氏曰世有金玉滿堂而不能守者何哉蓋因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耳是以功成名遂身退乃合

天之道此言不可盈之也金玉滿堂謂富驕謂盈之者自遺由己所致非由乎人功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盈之者天之道虛而不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李氏曰功成名遂身退戒盈勸謙之義○呂氏曰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至於從赤松之遊泛扁舟而去亦明於持盈之義也○劉氏曰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之言深欲救人非謂絕人事處山林者可以入道雖居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炁致柔能嬰兒乎

何氏曰抱一無離子能守一一亦守子也專炁致柔能嬰兒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專炁者純氣之守也致柔至和不遷也此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林氏曰載猶車載物也嬰兒未有見聞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此老子設問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呂氏曰魂強者生之徒魄壯者死之徒蓋魂者屬於陽而喜於清虛魄者屬於陰而好營擾蓋魄者陽之賊也且魄之爲物喜人躭於聲色尚於浮華迷於昏寐馳騁遊走耗人精氣使人趍於死地形謝之後得以享其祭祀○也是以聖人以神御炁以形制魄法地之用安靜厚載鎮以不動陰魄雖欲營營動我念慮其可得乎故曰載營魄原其載之之法則抱一無離之耳抱一者如鑑之含明明豈離於鑑乎猶恐載之不至故雖純一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是謂不二乃能神全而不虧精用而不竭未嘗須臾離也故曰抱一能無離乎且神不治則氣亂神治則氣不妄作矣至人善於調御專於精誠乳之以虛息之以踵純粹柔弱其養炁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李氏曰載營魄猶車載物之喻魄好運動好馳騁好剛銳故曰營魄魄屬陰陰盛則害陽情盛則役性能制伏者抱一無離致柔無疵無爲爲雌無知使陰魄不能肆其情至於魄伏陰消則神靈性寂矣不用拘束自然不動如獲寶滿載而歸自抱一以下純是載營魄之義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何氏曰關尹子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故不敬玄妙之言心思玄妙者神愈傷此言濯去玄覽除心之瑕乃無疵也○呂氏曰外不爲魄所蕩內不爲氣所使消滌思慮絕棄情慾是謂玄覽夫玄覽者觀其妙而非目之所見除至真之外一切屏去表裏虛徹空洞自然靈府湛寂始能玄覽既能玄覽爲玄覽礙玄覽亦除則無疵矣○李氏曰不見不聞塵淨鑒明○董氏曰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爲

解縛滌除之迹猶存是爲覺礙無疵則法愛忘而能雙泯矣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何氏曰黃帝書富國安民者鍊氣之法也聖人以身爲國以心爲君精氣爲民民安國泰民散國虛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呂氏曰至人治身亦循治國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保其身善愛身者以心爲君以血爲臣以氣爲民一其性養其氣使充塞百關珍之調之使其自然又何爲之有治國治身義均一體○李氏曰不動不摇道泰時清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何氏曰莊子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又曰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此言天門即玄門也一闔一闢之變守靜守柔乃守雌也○林氏曰天門者天地間自然之理也○倪氏曰天門者乾也易謂之戶有開必有闔開闔相爲用者也能無雌諸家皆作能爲雌然以上文例之曰能無雌乎是不欲其有疵也曰能無爲乎是不欲其有爲也今曰能無雌是不欲其有雌也老子以柔爲上宜欲雌者而曰無雌蓋一於雌而無雄是能闔而不能開也非天門也故發無雌之義欲以陽濟陰也○諸本皆曰能爲雌獨倪氏曰能無雌然以上下文觀之不若無雌文意爲順或云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無雌也又曰無雌乃無陰邪以問之也亦通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何氏曰明白四達覺也照也能若無知則覺而不照見而常寂所謂無知乃真知也○呂氏曰性天朗徹光被四表洞燭八荒實而若虛有而若無智周萬物而返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於昧使人日用而不知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林氏曰明白四達無所不通而以無知爲知則能抱一矣○李氏曰出聰屏智和光同塵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何氏曰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聖人身擬天地愛養萬物生者道畜者德雖生與不生同雖爲與不爲同雖爲器長與不長同虛之至靜之極也玄天德也寧復有之恃之宰之以累其通玄之妙德乎○李氏曰生之畜之不有不恃不宰者忘其所自也○吳氏曰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無心以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爲而實無心於爲之故曰不恃如爲官長者雖宰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爲玄妙不可測之德也○林氏曰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化何嘗恃之以爲有何嘗恃之以爲能雖爲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爲而爲自然而然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李氏曰以輻輳轂利車之用即總萬法歸心全神之妙也輻不輳轂何以名車法不歸心無以通神轂虛其中車所以運行心虛其中神所以通變故虛爲實利實爲虛用虛實相通去來無礙即上章載營魄之義也至於無物可載輻轂兩忘車復無也猶心法雙忘神歸虛也器與室並同此義○吳氏曰輻輪之輮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有此車此器此室皆所以爲天下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車器室皆以中虛爲用故曰無之以爲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此二物爲喻也○林氏曰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器爲室皆虛中之用也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呂氏曰車以虛而運行器以虛而容物室以虛而四達引此三者詳言之貴乎以物喻己存無守有焉故有則存乎器無則存乎道至人假有爲之體鍊無爲之神非有則無以施其利非無則無以致其用以形爲存生之利以虛爲致神之用有爲則利於物無爲則利於用○何氏曰有不能用有者形也以無而用有者神也轂以一孔之虛而運三十輻之衆豈以車爲車蓋以車之無處而用車也陶爲坏如未治則敗速器固以埏成苟不虛其中物于何受豈以器爲器蓋以器之無處而用器也宮室雖美塞以墻壁將焉用此升堂必自戶牖豈以室○爲室蓋以室之無處而用室也身也物也猶車器室皆形質之具也道也心也猶轂牖等有神明之妙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但先道而後器無形而有形而一器之中自具一道所以運斯器者人見其器之實有吾見其道之妙無則沖用虛通之中有不器於器者矣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李氏曰發上章虛用虛其用則不爲聲色眩故次之以五色令人目盲色聲味物皆是根塵一切世人皆受其盜惟有道者不受他瞞視聽言動非禮勿爲則六賊化爲六通矣○林氏曰目盲謂惑視也耳聾惑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內也○呂氏曰視色聽音嘗味皆爲性真之累方嬰兒之未孩孰爲聲色孰爲滋味及其○情竇一開方知有青黑之色錦繡之麗隨物奔競不能徹視無色之色與盲何殊徹視者非謂外視於物見獨而已惟至人審其目者乃太乙之日月能於空寂之中收視返矚神光瑩徹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又豈爲五色之盲乎五音者何宮商角徵羽耳鄭衛鏗鏘使人耽樂蕩其真性損其靈聽不能返聽無聲之聲與聾何殊返聽者非謂外聆於彼獨聞和焉而已惟聖人察

其耳者乃帝君之聽門能於大定之中徐以氣聽則天籟自鳴天樂自響或如金玉之聲或如琴瑟之韻一聞是音故外雖大風振海疾雷破山皆不聞也又豈為五音之所聾乎五味者何辛鹹甘苦酸耳烹麟庖鳳食前方丈窮奢極侈使人舌端耽嗜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與爽何殊也爽者亡也內嘗者非謂嗜彼外味自嘗而已矣惟至人知其口者乃絳宮之朱淵是以餐沆瀣茹玉英飲金液吸瓊醴以灌溉其靈根也故曰淡然無味天人粮子丹進饌餚正黃乃曰琅膏及玉霜豈膏粱異味所能奪乎夫畋獵國之常經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失其時矣若夫極流連之樂成荒亡之行晝夕不息烏得不汩僞其真乎至人內心恬淡不動絕其聲利之弊不恣其性不伐其仁太乙澄靜狂蕩奚自而發乎噫服乘之珠連城之璧世之所珍人之所重苟貪求之不厭過逾其分一念之失則一己之行悉泯然而黜虧矣至人視萬物為蟬翼覩嵩嶽為贅疣不汩於嗜慾以道自沖雖有難得之貨又安能妨其行乎○何氏曰莊子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意與此章同昔有好畋獵者自謂此樂令人忘死豈非狂心之發有清旦適市攫金者捕者問之則曰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此非妨行之貨此章言令字與莊子言使字皆物重而志反輕謗深而得反淺不知不覺被他役去莫知主宰人不知道以至於此爽字訓差乃失也非爽快之爽○晁氏曰人能不耽耳目之娛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李氏曰為腹不為目者內境不出外境不入收視返聽○林氏曰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而不務外故曰去彼取此彼上五者此道也○呂氏曰坤為腹以載物離為目以外視腹者有容於內受物以養其實道炁沖滿故內全其精神也目者有見於外著於諸色亂其真宅也故聖人治其內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收視返聽復命還原去彼為目之神取此為腹之精故曰去彼取此○何氏曰快其情者疲其神飾其外者傷其內故為腹則惟內而精神專一為目則外而目見心動物能引而去之者眾矣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實其腹則中有所主取此者道也去彼者物也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呂氏曰寵辱者得失之常理幻身者性真之大患寵則繼以辱辱則生於寵夫美爵厚祿錦衣玉食固足以為寵然其來則喜其去則悲而辱亦多矣豈不驚乎故曰寵辱若驚身本無貴所可貴者性與命爾人本無患所可患者得與失爾故人之生也愆於寒暑涉於是非拘於怵迫難於進退苟惟患得失於外物亦猶一身遺患於性真故曰貴大患若身○吳氏曰貴猶重也

貨財之富人以爲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身謂不能外之而以之自累也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呂氏曰且寵辱奚也豈非親權操柄折節汗顏善其言辭承暇侯便覘其提撕揄揚神交氣合哺糟啜醨言聽計從謂之寵乎既受其寵是處其執事之列唯恐其不寵也安得不爲之下故曰寵辱若驚寵爲下

然寵者辱之本福者禍之因其寵之臨也高車駟馬峻宇雕墻佩玉鳴珂位躋極品澤及後昆無施不可既得之矣怳然若驚其辱之至也一旦恩弛幸衰浸潤之譖行焉朝吹噓而暮沙汰深責厚罰禍不旋踵遽失矣凜然若驚是以一寵一辱如影隨形俱可驚也惟聖人則不爲形役視寵爲辱逃名棄世全身遠害齊毀譽一死生不營營於外不擾擾於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趍俗回視寵辱得失豈能驚乎○何氏曰何謂寵辱寵爲下言名起謗隨是名爲下官高身危是官爲下寵即爲下得乃爲失言不待辱而知其爲下也○林氏曰此即患得患失之意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呂氏曰世之所貴乎大患若身者以謂人之生也天地同根萬物資其養小人則殉利士則殉名權勢雖殊爲有身則一爾世謂無其身則無患是失老子之旨矣烏知至人所謂有身之大患者非謂忘形喪軀入於頑空也謂其逐物認已不體於道故也是以心如死灰形如枯木雖貴不辱雖辱無患外身以身爲無身忘心以心爲無心脫幻妄證真常遺照坐忘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不爲有身之所病豈能爲大患也哉○何氏曰何謂貴大患若身貴者重也身爲大患宜重而不可輕也身小而患大身忘而禍息有由矣故曰耳目聲色爲子留殃鼻口是喜香味是怨身爲惱本痛痒寒温吾拘於身知有大患然一受其成形未能使遽無徙患之何益聖人一言以蔽之曰外身而身存盍思夫形非我有名非我留我所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結炁而成體也故我受形形亦非我形也寄之以爲形示之以爲相故得道之士外形骸以理自勝變化氣質勤習清虛超入無形之道則人之所患吾有所不患矣抑此身固爲患之本而有身必有物所以爲患之招也列子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其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者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爲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此言能不以身物爲我有而天下公其身物則身可忘而患亦可忘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託於天下

吳氏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身爲天

下者也知道之人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爲天下寧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於天下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所以唐虞之禪也彼寵其辱以爲榮貴其大患以爲大利者鄙夫耳何可付之以天下○何氏曰有貴愛此身過於天下之大者此人必不以天下動其心乃可受天下之寄託莊子道之真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殉物豈不悲夫此固有隋珠彈雀之喻○林氏曰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董氏曰此章明去妄情而復正性也謂遺寵則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爲累況於他物乎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林氏曰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别皆形容道之不可聞不可見不可得爾摶執也三者夷希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别也故混而爲一者言皆道也○吳氏曰夷謂平夷夷則泯滅無迹故視之不見希謂希踈希則間闊無聲故聽之不聞微謂微茫微則杳漠無形故摶之不得希夷微三者雖欲究極言之而不可故混同無所分别而名之爲一○呂氏曰夫無色之色使離朱子羽方晝拭目揚眉而望之弗見也無聲之聲使虒俞師曠方夜俛首側耳而聽之弗聞也無形之形使賁育五丁持勇鼓臂竭力而摶之不得也目既無所施其明耳既無所施其聰形既無所竭其力則曰夷曰希曰微三者其名雖殊於道之體則一而已亦猶萬籟一風而異聲七竅同氣而用殊此三者皆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然合而言之則混然脗合爲一雖有視聽搏摸皆不可得而分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林氏曰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之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恍惚耳○吳氏曰其上其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繩續而不絕也復反還也無物指道而言復還返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道無物也故無狀無象然其狀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似有似無故曰恍惚○呂氏曰夫形色之物皆有涯際惟道也先天先地亘古亘今散爲沖氣布爲大虛與兩儀並著而其明不耀忽焉處乎九地之下與死礫同隱而其幽不晦循環斡旋混成不間繩繩不絕不可以名稱不可以迹見德備不顯雖欲以物俞不可得也故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蕩然巍然淵兮深兮不可擬議測度於無形中則有無狀之狀於無物中則有無象

之象謂其有狀則狀執云有謂其無象則象執云無故曰妙有不有真無不無恍恍惚惚縹緲氤氳有無莫定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氏曰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吳氏曰惟其惚恍故迎之隨之皆不可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之源皆出於道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道也○何氏曰此章自執古之道以上極虛本無末乃言一有字于以見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道御而王大制不割皆以至无為宗也經曰執大象天下往蓋有不能御有而御有者无也言執者持此以往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覆六

盱江危大有集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吳氏曰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妙也微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辯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強為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也○林氏曰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識不知故其容之見於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何氏曰士之為道也微妙而難窺玄通而不滯誰得而測識之既非情識所到雖名狀亦強耳故取譬如下文所云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吳氏曰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鄰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為天下先其容如此儼矜莊貌若客隨而不迎也渙解散貌若氷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敦篤厚貌樸材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虛而善應也渾黄濁貌若濁美惡玄同不自潔也○何氏曰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冬涉之難士之持重而豫兮者似之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此四鄰可畏也士之慎密而猶兮者似之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士之不為物先而儼兮者似之水結成氷氷消反水士之於物無滯而渙兮者似之敦兮若樸之未斵曠兮若谷之不盈渾兮若濁之受垢歷歷形容善士之道相似未易殫於言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吳氏曰此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繼而靜則徐徐然

而清矣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安謂靜定生謂活動蓋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推之則曠者不盈而盈敦者不器而器渙者不疑而疑儼者不為主而主猶豫者不為先而先從可知矣○何氏曰是道未嘗不包體用貫動靜而非直空言也和其光同其塵與世混濁而有淡乎泊乎者清寓於濁也閉兊塞門雖安汝止而有油然勃然者動生乎靜也兩云徐者言徐徐自然而非數數然也此言靜則可使濁者徐徐而清動則可使安者徐徐而生動靜互用也○林氏曰此兩句只是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吳氏曰成謂完備凡物敝則缺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也新而成者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為敝缺不為新成也章內七容皆敝缺而不新成也○何氏曰保此道者不欲盈虛其中也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惟不盈故與物相反人皆趍新趍成而我甘其敝不急於新成○林氏曰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敝而不新則千載猶一日也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新新是一句成是一句○李氏曰接上章道紀之義發明後學存誠致敬常慎其獨不住於相而抱一潛虛為日用至於頓息諸緣消融萬幻撓之不濁澄之不清是謂微妙玄通深隱也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

吳氏曰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謂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其處也守固內禦外如守城之守靜謂不動內心不出乎外也篤力不倦也○呂氏曰虛之又虛神得其居靜之又靜神得其正列子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昇經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而道自歸之○何氏曰列子或謂子奚貴虛曰虛者無貴也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故曰虛者道之常令至虛且極則性太空矣故曰靜者萬物之始令守靜且篤則心永寂矣性空心寂自然道生虛極生神靜極生覺矣於此可以坐觀物化而不化於物者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吳氏曰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返還也物生由靜而動故返還其初之靜為復植物之生氣下藏動物之定心內寂也○呂氏曰且萬物之並作光於和氣發於無形觀其復也反於杳冥歸於自然至人體自然之妙用猶天地之於萬物作者動復者靜斡旋樞機運煉元和含養胎息則真炁來復返本還元矣○何氏曰列子有生者有生生者又曰有生則復於不生聖人妙見作復之理觀物之出於機者必入於機故吾不與之俱盈觀物始於艮必終於艮故吾靜而不與之俱往復也者謂歸於道而常存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吳氏曰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物春夏

則生氣自根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而返還下藏於根是曰靜夫以此氣生而爲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呂氏曰萬物皆作於性類草木之根也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終歸於其根也夫草木枝在上根在下人則不然四肢在下根在上即泥丸宮是其根也黄庭經腦神精根字泥丸乃帝真之靈域精神所聚處也人能内觀於此則萬神自集萬氣咸臻胎仙成矣故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夫至士造道必始於窮理次之以盡性終之於復命未有不窮理盡性而能至於復命者也今夫明白四達窮其理也致虚極守靜篤盡其性也廣成子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必靜必清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長生則命乃復矣○李氏曰致虚靜篤復命歸根純是神妙若向這裏具隻眼一生叅學事畢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林氏曰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不易之道方謂之明人惟不知此常久不變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久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之有何氏曰夫惟知時物代謝之爲常則盈虚消息之理得而不察察於細故曰常乃容知美惡是非可容則蕩蕩無偏故曰容乃公至公無私則公之道即王道也至大無外則王之道即天道也悠久不息則天之道即常道也道歷千萬世而無弊何殆之有此虚靜之極功也○吳氏曰殆謂危其身也按殆字從歹訓危訓將訓近凡字從歹者多是死之義也殆者危而將近於死也没猶終也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呂氏曰太上者其教無爲其治無迹與道同體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其位而不自尊不尚責任物自然各安其所若華胥之國則天下不聞治而自治人雖知有其君而謂帝力於我何有周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太上下知有之且上古之世民結繩而用巢居穴處不知四時歲月推遷可謂至治矣伏羲神農氏作民始耕而食織而衣趍於仁義禮樂毀譽之說著焉爲君者澤加於民被其仁者則視之如父母懷其義者譽之如日月親譽之理愈彰則於上古之道日愈遠矣南華經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是也故曰其次親之譽之後世治出變詐仁義失禮樂廢愚智相欺天下衰矣未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示其威令使民僶而從之故民不畏威而化爲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心生矣故曰其次畏之侮之五常者以信爲主魯語云民

無信不立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儻焉文質相勝得喪相隨權詐聿興欺罔並起此信之不足也信既不足則民有不信之心生焉所謂周人作誓而民始叛是也故曰信不足有不信○林氏曰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世天下之人但見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道愈降而愈下也上德既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之意○何氏曰聖人在上懷道不言而澤及萬物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勞役無究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當是時知有君而不知其它如魚相忘於江湖時也此太上之道也其次大道廢有仁義則與天下相親相譽於禮樂之中如魚相呴濡時也又其次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天下始畏於法令之下又其次則法立而奸生令行而詐起而民始罔上行私疾視其上而玩侮於後矣此如魚相呑噬時也莊子古之明大道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賞罰最居其後正有見乎此世道愈降如江河固難復望帝力何有於我之世而伯王道雜人心隨之遂有愛畏敬慢之變皆起於上之人誠信不足以感人以至此極也又曰必我不足於信而後人有不吾信○李氏曰太上以下不能無爲親之譽之不言之教也畏之者刑禁也侮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於民則民不信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李氏曰猶兮其貴言不言之教也不言之教無爲而成刑不試而民自服也至於功業成遂還淳返朴則親譽畏侮皆忘矣百姓安居樂俗忘其所自故曰謂我自然○何氏曰聖人所以豫兮猶兮以言爲重而不敢事聲色之化民也必得不言之教無爲之爲功成事遂自然之化使民贊美而不自已者乃所以救世變於無窮也○吕氏曰太古之化無爲之理不言之教而已其貴言也如此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知聖人一言而爲天下之法自知其言之可貴是以損之又損默之又默猶貴其言未嘗輕發令之人徒貴其言亦虚文也故曰猶兮其貴言有道之君使民日改月化遷善遠罪安居樂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淳化之風可復功既成事既遂百姓咸謂得其自然之道也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林氏曰大道行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則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僞生○吳氏曰前章下知有之者大道也親之譽之者仁義也畏之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而一降再降已是三等智慧又變爲大僞則共有四等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稍緩智慧出遂有大僞則其變爲甚亟○吕氏曰大道者太古無爲之道也大道之隆仁

義行於中民用之而不知其爲道耳聖人之學先道德而後仁義世俗之學先仁義而後道德殊不知陰陽者天之道剛柔者地之道仁義者人之道其仁義初未甞離於道而道亦何甞棄於仁義柰何後人執於仁義爲定名遂使朴素之道微而蒙蔽之害生焉曾未若絶仁棄義返本還元造乎自然則道不廢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起於仁義盜賊起於貧窮仁義隱則智慧生智慧生則大僞出智不足則繼之以僞故曰智慧出有大僞○何氏曰莊子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是以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由是而觀之仁義忠信之名不立而有其實所以爲至德之世大道之行也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林氏曰六親不和而後有孝子之名國家昏亂而後知有忠臣之名此二句皆是譬喻○吳氏曰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苟尊卑長幼各由其道而無有不和則子孝者乃其常分不知其爲孝也瞽叟不父嚚傲叅會而後知有大舜之孝子國謂君之國家謂臣之家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則臣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爲忠也商受不君奸回羣聚而後知有三仁之忠臣○李氏曰接上章親譽畏侮之義與其國亂顯忠臣不若無爲民自化○呂氏曰夏桀立而龍逄彰商紂亡而比干顯

第十九章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吳氏曰絶謂絶之而不爲棄謂棄之而不用聖智即智慧也巧利即大僞也○呂氏曰形度法象功用陳迹皆爲聖也權變謀慮揣摩縱横皆爲智也苟有心於爲智豈知至智者乎至人恐天下之人惑於聖智失眞愈甚貴乎務本絶其聖棄其智使民如童蒙專事農桑其利於民也豈止百倍故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夫孝慈者天之性仁義者人之情也天性出於自然不可易也仁者愛物則民親之義者宜物則民譽之親譽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至人絶之於未有棄之於未然使人返於本復於初則孝慈之道全矣故曰絶仁棄義民復孝慈夫雕琢刻削機械爲巧事之巧也珠玉斛斗權衡符契物之利也競事之巧則不顧其恥趍物之利則不顧其義起盜賊一端也苟能返其性宅歸於朴鄙則盜賊何自而起乎故曰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林氏曰聖智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絶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絶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絶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李氏曰發上章之蘊聖智仁義巧利一切棄絶不復見用則民從其化而返朴也○林氏曰或謂老氏絶仁棄義得非與孔子背馳蓋推尊道源之所從出以仁

義禮樂非不可以爲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爲上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呂氏曰絶聖棄智一也絶仁棄義二也絶巧棄利三也皆入道之序未覩其實也道不可言言之皆其似者也達者聞似而失真未免紀之以文垂之以教猶恐人之疑似焉是明而不著知而不用去文而尚質別有所循使其渙然氷釋故曰此三者以爲文不足何謂令有所屬純粹而不雜見素也靜一而不變抱樸也守己至公不好外美少私也節儉制情恬然安容寡欲也如是而治國則躋民於仁壽之鄉羲皇之世不難及矣如是而治身則其神虛白物不能滌豈非見素其神不虧存於混沌豈非抱朴食息起居無非公正豈非少私棲神希夷諸緣迴絶豈非寡欲以彼易此有何不可○何氏曰非聖智巧利之不可用於天下也謂此三者之名皆其文而非其實也使天下安其性命之情則三者可無以名爲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而人徒尊三者之名而惜之惑之甚也文則有所不足者若屬之道德之鄉始爲實也故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故曰蹩萬物而不以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故曰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也此言利之假之無以誠之則皆文之以義而已於仁義何有去道遠矣但世俗未達其旨笑絶聖棄智爲荒唐鄙絶仁棄義爲徑庭曷不思玄聖之意欲使天下惛混成之道捨文返質以遊其天故曰守其一不雜其二治其內不飾其外明白入素無爲返朴體性抱神夫如是何以文爲由少私寡欲而入於無私無欲淳厚既返澆競自祛則昭灼之聖無所用機鐍之志無所行兼愛之仁無所措裁制之義無所施利器伎巧無所用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則聖人立言之大旨也世俗未足以識此柰何輕議○吳氏曰大道之民外之相示以素內之自守以朴素者未染色之絲也朴者未斲器之木也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第二十章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李氏曰絶學者絶常人之學而學人之不學絶世之學也俗人惟務學於事益其所聞惟恐進道不精故常憂聖人棄絶所有惟務於味道故無憂也相去幾何言相去不遠也相去何若言太遠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言善惡可畏也○何氏曰此絶學即大道也自然無爲乃至離色離名此絶學也宜其憂思頓忘也既曰無憂夫又何畏雖無思無慮然必敬必戒蓋以唯阿一聲也幾何其遠而唯敬阿慢善惡一念也幾何其濶而善美惡醜莊子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此又於無憂之中有

可畏者聖人雖忘世而不敢玩世由絶學
無憂而言則無色之色爲之見無聲之聲
爲之聞無味之味爲之甘不言之教爲之
教目中無全牛又何憂焉由唯阿善惡而
言則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口不敢妄
言形不敢妄動視蝨有大如車輪柰何不
畏莊子曰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此人畏
亦畏之説也曰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此絶
學無憂之説也蓋道至無爲而極弘道則
自善而始無巨無細無起無止欲求其渠○
○央荒乎其不可尋也吾復何所用其心○
董氏曰荒大而莫知其畔岸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吳氏曰熙熙和樂貌泊靜也兆如龜兆之
微坼衆人之爲學者循外爲悅如享太牢
而食可悅口者甚美如登春臺而觀可悅
目者甚備我則泊然而靜情慾未開無端
倪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
物之爲樂也○林氏曰衆人之樂於世味

也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而我獨甘守淡泊
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兆形也萌也
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孩稍長
也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何氏曰衆人方
如享太牢之適口體也如登春臺而恣遊
觀也熙熙然其足樂也吾則兆朕未形如
嬰兒初生未至於孩迎之不見其首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吳氏曰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
住著於物○何氏曰乘乘兮無所歸乘物○
○遊心如乘風履虛無所湊泊隨之不見其
後也又曰乘乘如乘風乘雲皆乘風駕浮
之象○呂氏曰隨世混迹與物同波心融
形釋與神爲一若虛舟汎汎而東西木葉
飄飄而高下不知風之乘我我之乘風莫
知所往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林氏曰衆人皆有求盈餘之心而我獨若
遺棄之此意謂我之爲道而無有餘之心
也○呂氏曰世人循其所知汩於富貴自

謂樂有餘矣至人則不然粃糠名利針芥
軒冕知身世皆妄心如虛空無乎不忘故
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吳氏曰遺
失也衆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一無所得
而慊然若有失也○董氏曰遺忘也蓋有
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呂氏曰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極
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終日如愚者
以其不虧其神也○吳氏曰沌如渾沌之○
○沌冥昧無所分別也與莊子愚芚之芚同
謂無知也○林氏曰沌沌混沌無知之貌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呂氏曰世人用神於外光而且耀惟求多
聞增益其見學以衒人若揭日月而行至
人則智週萬慮靈光内燭被褐懷玉外無
文彩故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世人嚴明
苛刻矜誇有爲執持其偏急從事於細微
見察淵魚智窮毫末而不知止也至人則
體天法道逍遙任物寞然寬大無乎不容

昏默難知晦冥罔測故曰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林氏曰昏昏悶悶即混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吴氏曰昭昭巳明察察尤明昏昏巳不明悶悶尤不明也俗人皆以有知爲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漂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

林氏曰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飂飂然而無所止宿此若乘乘兮無所歸之意○吴氏曰如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所定向如飂飂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所止息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吴氏曰衆人皆有以者有以知其所止所定也頑謂面頑如麻痺不知痒痛者鄙謂鄙人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遠鄙之愚人也凡人居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居於遠鄙僻陋之地者無知也○林氏曰有以有爲也衆人皆有爲而我甘於不求故若頑若鄙○董氏曰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吴氏曰此一句總結上文自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言人爲學者務多能而我獨一無所能自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言人之爲學者務多知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之所以獨異於人而我之所貴者則大道玄德也大道者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食母即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元和○林氏曰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巳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爲貴也○李氏曰聖人棄絶所有惟務於道而求食於母守雌抱一而巳故曰無憂○吕氏曰道者萬物之宗如魚之有水魚失其水則死人失其道當何如哉要當知其神爲炁之子炁爲神之母非母乳之無以自活非炁飼之無以自生故曰虚而乳之綿綿上下則形可以不化神可以不虧故曰而貴食母○或曰有以而貴求食於母而解者有以兒貴食於母而解者其辭不同何也曰其辭雖不同而其理則皆歸於味道也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吕氏曰常道無名惟德以顯至德無本順道而成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未嘗須臾離道故曰惟道是從○吴氏曰孔德猶言盛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也萬有皆本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林氏曰孔盛也知道之士惟道是從而有見外者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爲言得也得之於巳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爲道之容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吕氏曰夫道杳然難言何物之可擬也言物者強名以究妙理也道既無形當何所從乎今也即物求道不可得捨物求道道亦無涯知其恍惚之無則恍似有也無中之有惚似無也有中之無居無非無即空

是色居有非有即色是空恍惚之理可想像矣故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吳氏曰似有似無不可得見故曰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呂氏曰恍中之象方其有象也其來無所從故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視聽既不可得所謂杳冥之物又安得涯涘也謂之無則能妙萬物謂之有則莫見其形太虛之象似有而無造化生焉萬物兆焉太虛之物似無而有風雷生焉霜露降焉有象則物之名立矣有物則因至精而生焉杳而深窈冥而寂默無中妙有包乎萬化之根藏乎太虛之精畜乎自然之信是以萬類生焉三才備焉廣成子言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原其身也心為恍惚之宮腎為杳冥之府心藏神腎藏精一身之精神寓於恍惚之中矣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若精者經緯萬方妙乎一身在丹謂之大藥在易謂之中孚萬變不能遷自然不可移妙中之妙真中之真感之立應故能春生秋殺未嘗差忒注之於身飛騰祖炁斡旋泝流回黃轉赤其道應時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何氏曰昔有通玄者論此章曰物非常物精非常精也天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靈夫能抱玄守一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矣夫曰象曰物曰精皆在恍惚杳冥無中有也而曰其精甚真且言有信則無無而有有也○吳氏曰先儒謂沖漠無眹而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呂氏曰爰自上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隨時顯用未始有名強名真精亘千古而不動儼一性之長存坐觀天地之衆美死生之終始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然衆甫之變日逝不停何以知萬物資稟乎亦由其道之所至也蓋道者杳冥恍惚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為治也如此○何氏曰是道也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雖常無名而名不去即首章常名之名是謂常道之道坐閱衆甫之自出甫美也衆甫全美也以備道也故曰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以此道也閱衆甫如閱天下義理之閱皆更歷意○林氏曰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道也○吳氏曰不去謂長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萬有也萬有之美皆有時變滅惟孔德由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滅變而常存然如此也吾何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以此孔德有常之道而知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盱江　危大有　集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呂氏曰聖人鈎深致遠動必循理理之所在天下莫能與之較也以謂治性者莫若明心全身者莫若遠害是以屈曲才能出處語默隨順其宜與物無競不虧大全故能成其無爭之德故曰曲則全聰達明察曉辯諸物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其直如矢其端若弦常且委蛇同波類尺蠖之未伸屈伏而不有其直斯可謂大直矣故曰枉則直川谷窪下則水就之雖欲不盈不可得也於己謙虛則衆德歸之故曰窪則盈至人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大白若辱質真若渝則天下樂推而不厭其道日新矣楊子或問新弊何如新則襲之弊則益之然可謂日新其德不為外物之弊者矣故曰弊則新夫道不貴繁聞見之多不如其守之約也易則易行簡則易從易簡得則天下之理得矣攝生之士少思少慮少欲少念持而勿失則得之矣故曰少則得人情好勝以多為貴蓋道不欲多多則雜而擾路多歧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治身之道多思則神散多機則智沉非所以抱一也故曰多則惑○何氏曰此章首言曲則全末言全而歸于以見天然混全之道如川谷之於海不以萬折而妨其東也道初非曲所能強全特以其本全之天外以曲成其物者耳要知天地大全皆備於我與物委蛇以同其波為斯世不得直行其道也何嘗違道干譽如後世見惡之曲者哉如是則四方均齊道本直也外以枉全之六虛周流道本盈也外以窪全之謙受益也長古不老道本新也外以弊全之晦而明也少則得一也多則惑雜也列子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道○林氏曰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能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紬繹作兩句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呂氏曰一者人之真性也道之所言一者亦有數種不可不知也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炁之一一炁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此言抱一者乃真一之一也知一者無一之不知昔黃帝往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曰請問真一之道天真皇人曰此道家之至重其經上帝祕在五城之內吾聞之經曰一在北極太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窿此真一之大畧也夫言北極太淵之中者言真一所居之神室也乃在兩耳交通之穴前明堂後玉枕上華蓋下絳宮即泥丸天帝上一赤子之所居也謂耳屬腎故曰北極太淵之中也西昇經子得一萬事畢知而行之乃可為脩真之法式故曰抱一為天下式○何氏曰聖

人抱一爲世法式一者道所自生乃混然天全者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吳氏曰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見者用晦而明也自是猶云自賢彰謂明之彰不自是者闇然而日彰也夸其功曰伐功謂事之成績矜其長曰矜長謂能之過人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餘也○林氏曰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李氏曰不自見以下皆戒盈勸謙之義也謙下故無爭無爭則全其本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吳氏曰曲則全三字蓋古有是語而老子述之以爲此章首句章內抱一爲綱曲則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十事爲目皆曲則全一句所可該也故重述之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是虛爲此言而無實哉蓋以其誠實能全而遂以全之效歸之○董氏曰蓋老子述而不作以謂曲則全等語皆古文也此申其言之不妄者勸之深也使學者果能明曲枉之道則道大全實皆歸諸己矣道乃人之固有故云歸言復其初也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何氏曰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夫希者何言自然也言大道之言也此句當以希字句絕不可以希言與多言對解淺矣學道者遊心於淡合炁於漠廓然無形寂然無聲故首言以希之一字大音希聲之希自然也曰希曰自然此玄門也飄風暴雨不終日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久而滅此也夫飄暴之氣不自然則不能以常然天地者尚不能以此爲久而況人乎○吳氏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飄風強疾之風自旦至食時爲終朝驟雨急暴之雨自旦至暮時爲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譬如天地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爲變怪者也天地反自然之常尚不能久不及終朝終日而止矣況人而不能因其自然可乎○李氏曰飄風驟雨言妄動躁進不久遠之喻○呂氏曰飄風驟雨不久之喻者此太上戒人之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動止失常也希者視之不見之道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吳氏曰從事於道謂以道爲事也道者謂有道之人德者謂有德之人失者謂庸下之人所爲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齊物論之齊相近謂與之合一而不相非異也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之人皆視之一同而無相非異也蓋道者德者與我爲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人雖以爲失彼則自以爲是固亦有自然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是以是之而乃妄

言以非之哉莊子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李氏曰從事於道者和順於道德混同於事物自然感通於物物亦自然相應也又曰道者同於道一體同觀也德者同於德謂不生二見失者同於失無分別也○呂氏曰至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失不與物親不知其有道不知其有德不知其有失超然出於形器之外而無得失之憂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吳氏曰道德之人以我同之與我印證叅同夫何間然失者之人以我同之亦或緣彼之獨是以悟我之公是則三者之人皆以我同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實者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己則其待人必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是是非非強加分別矣豈能如此玄同也哉○李氏曰我同於我道亦同於我我同於德德亦同於我我同於失失亦同於我我疑於物物亦疑於我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李氏曰此章總證前三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如飄風驟雨之謂也○吳氏曰此章又以人之行立譬前章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跂起其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步暫時如此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以行○呂氏曰跂者似立而非立人貴其有立非道則不立跨者似行而非行人貴其有行非道則不行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而未足加之以跨未見其可也類夫冒進之士跂望非分欲求榮寵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哉而又材力卑劣欲超軼於人跨步挾物心覩速達何由得行乎是以違其常性而強其所不能若夫以道獨立乎萬法之表超然不移者曷可同日而語○何氏曰跂翹足也則離於立言人企望之心重不可與有立也跨大步也則促其行言人進取之心重則不足與有行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李氏曰自見自是自矜自伐渾是私意確則害公何可久也故有道者不處餘食贅行殘飯贅疣衆所不美○呂氏曰至人遊心太虛睨物玩世以生死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回視自見自彰自矜自伐之人譬諸棄餘之食贅餘之行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而況至人窮理盡性造道之極曷嘗顧之終身當勿處也○林氏曰自見自彰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也○吳氏曰自見者之終不能明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功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跂者之不可立跨者之終不可以行也食之不盡曰餘肉之附生曰贅或曰行讀作形古字通用

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呂氏曰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者炁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始相離故曰渾淪非清非濁湛然常存非高非下萬派莫分天地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歸根復命返性於初恍惚之中千和萬合極物之真原其本來先乎覆載混沌成體道之源也在人爲妙覺之性亘萬劫而不間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林氏曰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生也○吳氏曰有物混成物謂道也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猶首章所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先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呂氏曰寂兮無聲寥兮無象空洞杳冥無今無古獨立無配未嘗遷革何物可偶故能周遊八紘應用無盡斡旋不忒物有盛衰道無窮極萬物莫見其行而行莫見其止而止行而復止止而復行如環無端物無大小咸向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損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林氏曰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爲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寂閒靜也寥虛廓也言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乎萬物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於萬物之中無不徧及而未嘗窮匱故曰不殆生育萬物故曰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林氏曰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又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又不足以盡之又強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李氏曰大者無有限量逝者無有疆界遠者無有邊際反者收拾來歸○何氏曰反者則復歸於無物也○柴氏曰反者用復歸體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吳氏曰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惟道最大無可與並此以天地聖人與道而言而曰四大何也蓋天得此道以爲天地得此道以爲地聖人得此道以爲聖人其所以能大者以其有此道故也○李氏曰人只知域中有四大殊不知自己一物更大○呂氏曰至人翕之於已道者虛無神妙天者天谷神宮地者黃庭真土王者真性元神元神乃心也不離方寸潛天潛地經緯萬方亦可謂大者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呂氏曰王者淵默沉靜與陰同德所宰無私是法乎地也地者守一不動剛健中正與陽同波是法乎天也天者高明至公出真先聖酬酢萬變惟德是輔與道同體是法道也惟道則任物遂性無爲自然守而勿失與神爲一道體圓通出入無碍所謂自然也其誰曰不可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吳氏曰人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故曰法地地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以大以其與道一故曰法道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林氏曰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何氏曰人法地之人即王也

第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

吳氏曰根猶本也躁動也君猶主也言輕以重爲本動以靜爲主也君子之行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輕之後有輜車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之重車雖乘輕車以行而終日不與重車相離不敢以輕車疾行竟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此言輕本乎重也○呂氏曰重者任物者也輕者爲物所任者也將制於輕不可失之於重靜者役物者也躁者爲物役者也將制於躁不可失之於靜蓋靜則有制輕之功靜則有持躁之方是以治國之君當以厚重安靜爲基則百姓安康而無擾亂之憂矣有若終日行邁未嘗敢離輜軿之重載者以其衣食之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有中途委頓之患其於立身行道豈可須臾忘於靜與重邪至人處已亦然貴乎重靜謹乎輕躁重者首輕者股靜者神躁者情取此靜重之德去其輕躁之情則聖胎安逸終日如乘安車大道雖夷不敢輕易其行○林氏曰根言輕自重生也君言躁以靜爲主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吳氏曰燕閑也處居也雖有榮華之境可以遊觀亦超然無一物之繫累其心此言動主乎靜也○林氏曰其胷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於輕重躁靜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何氏曰雖有崇高榮華之觀而超然清閑之燕萬物毋足以撓其心於治天下乎何有列子至觀不知所視靜重之至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吳氏曰國勢之居重馭輕兵法以靜制動與夫人之治身治心皆當本之於重主之以靜○林氏曰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伏天下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以身輕天下者以天下爲重以身爲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呂氏曰至人取之於已則心者君也炁者臣也輕則心動而損其氣躁則炁

耗而蕩其心內而脩身外而役物靜重之體性理之分哉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吳氏曰善謂善於其事轍謂車轍迹足迹也瑕疵玷讁過責計計數之多寡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關楗拒門木也橫曰關竪曰楗繩約索也合而成體曰繩用而束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讁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須用關楗結繫者必須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爲爾有道者觀之則豈謂之善哉蓋善於行者以不行爲行故無轍迹善於言者以不言爲言故無瑕讁善於計者以不計爲計故不用籌策善於閉者以不閉爲閉故無關楗而其閉自不可開善於結者以不結爲結故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舉五事以爲譬以起下文聖人善救之意

○呂氏曰神無方道無體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至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爲乎無爲行所不行不出戶庭其德流傳如風披拂萬物何轍迹之可尋乎且不善言多爲言之所累未能忘言也明矣夫瑕者玉之病讁者言之咎夫豈知言之所以言哉至人以日新之德發而爲言垂訓於世舉合自然又曷有瑕疵譴讁之可玷乎故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道不可求於度數也今以籌策而知者豈自得之妙邪惟善計者不然守一無爲能任萬物縱橫運用不墮諸數使大小多少各盡其分不損其材何假於籌策哉故曰善計不用籌策且善閉者六通四闢雖天地容移鬼神靈響不得其門無自而入以其形全精復塞兌閉門諸境莫入雖無關楗終莫能開也故曰善閉無關楗而自不可開噫物之膠固水之凝結事之和合雖無繩約不可解也至人簡易沖虛神凝氣定恬然清靜雖天地不能犯也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李氏曰謹於言行則無迹無讁心之計其可筭心之閉其可開心之結其可解乎

○林氏曰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爲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吳氏曰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爲救亦若上文所譬以不爲其事爲善也蓋有所救者必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千萬物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救也聖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也無所救則無所棄矣不見其爲救此而棄彼也故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而不救之物○何氏曰道在天下周普萬有人人皆欲化之物物皆欲成之而不見其迹神應故妙也關尹子翕然竅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故人物皆得遂其性而無遺棄者聖人無爲之道也是謂襲明夫靈明之性人所同稟特不全明爾聖人委曲導人使還其靈明之天於不壞不滅之地繼之者善也

故曰襲明○呂氏曰至人收視返聽虛室生白宇定光發如燈之明傳襲而不絕故曰襲明○董氏曰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爾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為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為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有兼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吳氏曰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師者人之所尊事而為法者也資者如以貨財給人俾人藉之而得有所成也因彼之不善而成此之善名故曰資○何氏曰人不善之人師善者而受其教善者資不善者以行其化此道之所以生生不息者是謂襲明○林氏曰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呂氏曰師資者能資人而亦資於人相成之義也○倪氏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固也不善人乃為善人之資者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猶以不善者為師況賢乎資之為言助也因彼不善吾鑒之而知改過以從善是之謂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十六

呂氏曰人雖因其師而指南及其頓悟至理物我兩忘不貴不愛如列子師老商友伯高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盡矣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故能見性之性開天之天深造乎道使有智者亦皆迷其津雖有巧計無所施之雖有至言無所喻之可謂真要妙矣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李氏曰師資兩忘黜聰屏智終日如愚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呂氏曰雄者剛而動雌者柔而靜聖人知己之尊榮若縱乎剛勝則患生未若守其柔弱卑退善下而天下之德皆歸之如水之就下焉為天下谿沛若細流決之四方何所不納復能守其常德溫粹不雜類嬰兒之未孩是謂全德於己亦然雄者陰中之陽也在人為精雌者陽中之陰也在人為神知雄者保其精守雌者存其神神之十七靈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若水之注于溪任物汚濁比於赤子○吳氏曰雄謂剛強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知識○林氏曰知守能有為而不為之意知雄守雌不求勝也常德即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嬰兒無知焉○李氏曰知雄守雌不自大也○何氏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吾寧靜為下弱勝強也○倪氏曰先之以知其雄而後言守其雌者於雄之剛強非不知也乃能守雌之柔弱故可貴也若本不知雄雌守雌而已則凡世之愚弱者亦可謂知道可乎故必先知之而能不用此所以為有道也嬰兒者譬道之始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

呂氏曰白以諭道之著也黑者諭道之復也聖人知我心澄潔純素無有一疵慧而不用乃能收其淵奧實智若愚持以自晦光而不耀行之於已施之於人可爲天下模式既楷模法則於世矣正而不妄公而不私動而有常絶無差忒之愆其於人之身也白者金之鄉黑者水之府知金之與水相生相成爲命之基當煉金液守元精斡旋運動成真金之體可爲舉世修真之依式也且真常之德獨覺無爲一了百當毫毛匪差神契無寘豈有窮極哉○何上公白以諭昭昭黑以諭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知是則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林氏曰不忒無差失也無極無物也○何氏曰毋履太白可令永存吾寧以玄爲德明若昧也○吳氏曰白謂光明黑謂暗昧無極無所窮盡也○李氏曰知白守黑者不自見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呂氏曰榮辱之來人莫得而先知倘來適去初無交涉聖人知其位之崇高榮觀燕處守其卑辱納汙藏垢如谷之虛谷既虛矣靡所不容無彼此之間內德充足一性純常復歸于朴○李氏曰知榮守辱不自貴也守雌守黑不見自已之明也○何氏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吾寧受垢受不祥損而益也曰嬰兒曰無極曰朴皆混然返始之道也○林氏曰乃足備至之也朴太朴也天地之始也、吳氏曰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朴謂木質未斲爲器此章之意欲常德而返本復始以歸於太初之道常德者沖虛不盈之德也故寧黑無白寧雌無雄寧辱無榮知其守其者雖知彼之可尚然寧守而自處於下既全此沖虛之德乃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曰朴皆以諭太初之道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林氏曰大朴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覆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爲天地之間官萬物者之長也莊子官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即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之意○何氏曰朴者大道無爲之始器者事物有爲之名聖人不能使朴之不器而善用之以官天地長民物雖大制御方而不割生而不傷大道之力也○吳氏曰有所裁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爲制故不割裂也大散者不散大用者不用亦如大制之不割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何氏曰經中言天下之戒者三欲革千萬

世亂臣賊子之心所謂眛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自取喪滅者示其禍戒也故曰以無事取天下不可萌一毫有爲之心天下大物曰神器非人力可覬覦也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何嘗有爲之之心堯之黄屋非心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何嘗有執之之心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事事物物莫不皆然一以無心處之況天下之大神明之祚其可以智力求哉○呂氏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夫何故以其未嘗有心於爲也所以能合天道之常理輔萬物之自然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苟有心取而爲之無乃用智尚力咈逆天理而失其自然之道乎神器者大寶之位天地神明之所主宰制萬有役使羣動果不可爲也若一已之私從事天下爲物所拘認而有之動而不知其止涉乎憂患之域非惟喪其至理亦將失其眞矣奚暇治天下哉人之一心天下衆妙皆歸焉所貴乎自然而已既爲之則不能無爲以人滅天以故滅命道愈不可得也原其形體法天象地妙契陰陽乃神聖之器也黄帝南望而玄珠遺七竅鑿而混沌死是不可爲也爲之者欲其成故敗之執之者欲其得故失之倘若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其於道也至矣哉○李氏曰無爲則無事有爲則有事執者失爲者敗有爲之戒也○林氏曰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可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强爲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何氏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往來相接列子所謂螳蜋捕蟬不知黄雀在後亦是此意故物或行而前已有隨其後者或呴而煖已有吹之寒者或强而勝已有羸而弱之者或載而成已有隳而壞之者如相守然故曰影之守人也物之守物也況天下大於物而可以有心有爲有執哉甚者過當道以弱爲表以虚爲實不爲已甚故去甚奢者浮靡也道以本爲精以物爲粗奢則不遜故去奢泰者驕肆也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而不以天下爲泰故去泰此三者皆有作爲之侈心去此三者聖人之心虚矣不以天下動其心矣○李氏曰强羸載隳互相倚伏如影隨形纔有成便有敗是以聖人去貪甚去奢侈去驕泰深戒後世○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煖或吹而寒或强而益或羸而損或載而成或隳而毁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可免者也○吳氏曰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爲我有而不亡也哉蓋得失存亡之相禪如行隨呴吹强羸載隳八者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則必衰惟不使過盛則可以不衰也甚

奢泰三者盛之極也能不過盛則可以保
天下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霞八

盱江危大有集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呂氏曰有道之士輔佐其君莫不務以德爲本三軍五兵德之末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爲而民自化庶俗熙熙知帝力之何有以從事於甲兵豈道也哉兵者凶象戰者危事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有勝則有敗有利則有害豈可以強侵弱暴凌善獸窮則搏物極則反此必然也○倪氏曰不曰人主而曰以道佐人主者蓋言人主雖有用兵之意苟大臣不從史之末必用也○林氏曰佐人主而以強兵爲心則非知道矣兵凶器也我以害人則人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不以兵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呂氏曰師旅所過之地古今爭戰之場鮮有所濟田荒室露荆棘森然可不畏乎大軍一過上違天時下奪民力和氣不應於上殺氣橫流於下民之與物悉被戕賊六氣不均雨暘失時疵癘災害兵興荒歉必至凶年理之常也○蘇氏曰兵興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政和註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林氏曰用師之地農不得耕荆棘生焉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呂氏曰強兵戰勝禁暴禦亂之術亦不可廢猶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善用兵者果決而已不敢以取強也德所不能化政所不能及不得已而後起迫而後動動罔不利非恃強而有取也此善勝之道也明矣果而不矜其能自矜則不長果而勿伐其善自伐則無功果而勿驕其勢自驕則不足侵伐之事救而可也

非用果以爲強也○何氏曰善不在用兵而善用其所謂果者蓋見善明用心剛之謂果凡果者決於爲善而不果決以爲兵也傳所謂心競力爭之辨故曰果而不敢以取強又曰果而勿強也夫勿矜能勿伐功勿驕氣不得已而後應者皆善心之所發則果斷以行之是不以心競也惟至強兵一事則果斷以去之是不以力爭也○董氏曰兵固有道者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可去譬水火焉在乎善用惟以止暴濟難則果決於理而已凡理義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春秋傳曰殺敵爲果言殺敵者令不相侵而已何敢取強於天下哉果以理勝強以力勝惟果則隱然有必克之勢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不得已而後應之勿強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林氏曰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猶萬物之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爲不道則當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爲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何氏曰聖人何以自視退怯不忍求勝於天下哉則有見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物壯則老將至豈道之常哉如知其非常道則早復於道早去其非道亡國之事故不一而佳兵者必亡以道相人國家可不以佳兵爲戒而善用其果哉○董氏曰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物之用壯適所以速其衰老皆非合道宜早知止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林氏曰佳兵喜用兵也以用兵爲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爲也○李氏曰不以兵強天下故次之以兵者不祥之器聖人於此深戒萬世之下有國之君以無爲清淨治化自然家國安寧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永無爭奪之患也○呂氏曰兵非太平致治之具伐暴可也既不得已而用之豈免多陰謀乎夫好戈甲以爲服玩者是尚不善之用也所謂佳其凶器以幸天下非特人惡物亦憚之○續資治通鑑宋太宗謂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林氏曰君子居每以左爲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以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爲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爲上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爲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爲喜則是以殺人爲

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是此意○呂氏曰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主柔弱平居則貴之陰主刑主殺主剛強用兵則尚之○吳氏曰恬者不歡愉淡者不濃厚爲上不喜好用兵乃爲上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爲美事若以戰勝爲美事則是以殺人爲樂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以示戒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林氏曰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爲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求勝者皆爲凶而不爲吉也○何氏曰戰勝如不勝以喪禮處之慈之至也秦師敗於崤而歸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此戰敗則宜之未有戰勝反爲之哀者自非深體天地好生而兼愛民物者疇能動心及此慈故能勇哀故能勝有道存焉若乃以兵爲佳以殺爲樂以勝爲美是不知道是不知天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氏曰夫道之難言包羅萬有貫穿毫芒豈得而名喻之以朴且樸者眞精純素一而不雜洋洋乎大哉無乎不在小者非小大之謂以其無方無體無爲無形微妙之極也摶摸擬議莫得髣髴故名之以小夫世之材器既有名則爲無名所役矣惟道之樸也萬物之所係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而天下豈能臣之乎爲侯爲王能守其樸則天下罔不治矣喻之於己侯王者本來赤子無相天君謂之元神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泰定萬氣朝之故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何氏曰道常二字句絶如天常眞常等字即常道也大道無形無名強名曰道無名乃道之常也樸也凡可名可道者非眞常也器也故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原俱出於太素虛無之始端樸太素也無名之始也未判爲萬有之衆體惟包於大混之一樸微乎芒乎難知難見故曰小也聖人決本常根見素抱朴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中心無爲以守至正道虛而實無而有以之居重御輕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何敢臣之以之處靜制動可以爲萬物主而萬物將自賓之○李氏曰道常無名者虛無自然也樸雖小至微也天下不敢臣至尊也萬物將自賓無不服也○林氏曰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爲王侯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呂氏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勛

成況聖人作而萬物覩和氣䵷應上際于天下蟠於地甘露降嘉禾生品彙根荄咸被其澤道恭天地德合神明民不待命令而自然胥悅此皆皇國符瑞之兆非使然而然知之已焉坎離交而二炁合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化爲甘露潤澤一切初莫知令升降均平出入玄牝會于黄庭洞達斯旨立反嬰兒○何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則時雨降醴泉出甘露可致也與億兆同心則教化美風俗移天下不待令而自均也甘露者王者之瑞應也靈液如脂美味如飴松竹可受之以聖人之樸靜漠恬澹故自然之應如此○李氏曰天地相合者惟德是輔也以降甘露者和氣所致也自均者自然和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呂氏曰時逐歲行物因事顯散樸爲器因器制名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于上下若不知止徇名忘樸棄本逐末則失其根本矣其知止者既明且哲自足於內無求於外豈有危殆乎○林氏曰道之始本無名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爲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知止則不危殆矣○何氏曰自無名而有名自有始而爲母每於樸散爲器之中自有大制不割之妙沿流遡源傍本探末復始相中泯於無形不使失道遠而忘返則於止知止何殆何辱故曰有名則復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此也故曰不可得而名道之初可得而名道之餘知初者合元始之道也知餘者契陰陽之樞混之而爲一可與天地符○吳氏曰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爲也有名者德也道無名自道而爲德則有名也道之無名而爲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此章之意若曰自無而適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名以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猶未遠於道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呂氏曰道者萬物之所宗川谷者水之所分江海者水之所鍾而道之在天下上則欝乎清都紫微下則溷乎尨麗秭稗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譬于海焉善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湃爲沴殊不知道愈下而愈高海愈傾而愈有聖人德兼天地澤被邇遐則民罔不歸之○吳氏曰上文言自無而有此又言自有而無當復於道也蓋道之在天下猶江海德者猶溪谷之會歸于江海○何氏曰道之在天下如江海之納百谷江海非欲於水而水自歸之人能返樸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自然而非強然也聖人冥心無爲之始而脫累有名之後其道歷萬世而不變則謂之眞常者宜哉○林氏曰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呂氏曰知人則求備於物制命於外未若自知無所知自明無所明可謂眞自知眞自明務於外者以力勝人務於內者以道自勝若夫建國立號攬權作威以號令天下臣服諸侯此非以力而勝於人乎自勝者尊道德行仁義克己復禮謙而自下而人歸之故天下莫能勝非強而何○何氏曰人之常情明於知人暗於知己強於勝人怯於勝己故知人不過是非利害之間而一念知非靈光常現自明之大也勝人不過剛柔勇怯之際而一念勝邪天下大勇自強之大也比之務外不務內者遠矣○吳氏曰智能知人循外之智爾能自知則內能盡性也故謂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能自勝則內能克己故謂之強

知足者富強行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呂氏曰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不失其所不忘其本著於久遠使後世不能企及其於身也守眞抱一不爲物遷未嘗須臾離也然後入乎眞常之域亘古不變與道同體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聖人之道傳諸萬世布在方策後世尊之師之其人雖亡其政若存有道之士以生爲寄以死爲歸其生也識趣圓明與道合眞其死也脫胎神化如蟬蛻焉身雖死而眞身不亡壽與二儀齊其綿邈故曰死而不亡者壽○何氏曰自知而明可矣必也爲知足之知則富不在天下其足爲道足爲神足也是謂知之至自強而勝可矣必也爲強行之強則志可挫萬物其行者爲勤行爲獨行也是謂強之至此二句知足強行粘上句一知字一強字義可見矣久在不失其所夫所者歸宿之地易曰艮其止止其所謂止之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萬物庶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故久失其所則悖焉能久壽在死不在亡死者一終之義列子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是也如傳云立德功言三不朽亦其不亡者○李氏曰知足者貧亦樂強行者終始不怠固守者無危殆內明者出生死死而不亡者眞一長存也○吳氏曰老子之道以昧爲明以弱爲強而此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爾內非不強外示弱爾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內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董氏曰所猶艮卦止其所之所惟知道而能行則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故雖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乃無入而不自得所以久也惟能自知自強而不失其所乃壽之實也此即不隨生死所變者卓然而獨存是烏可以數量論哉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呂氏曰至高無上至深無下莫測其涯涘莫尋其根源其唯道乎包藏宇宙而無表裏充塞太虛動靜不失往來無窮汎然無所繫碍遊於萬物左之右之而無不可其

用大矣至於一身大道元氣瀰漫百骸在節滿節在關滿關汎然無乎不至○柴氏曰道者萬物之奥無往不在經中句法多是兮字聯其字如荒兮其未央哉怕兮其未兆之句又十五章皆是兮字聯其字蓋老子文法如此○林氏曰汎兮其可左右無所繫著也○何氏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汎者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復始也左之左之宜於左右之右之宜於右經曰執大象天下往言無往而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吕氏曰生化之力本於自然而已而道何嘗施其巧矜其能乎天地至大猶恃賴焉其於萬物往者資之求者與之六合雖大未離其内秋毫雖小待之成形豈辭勞哉卓然獨立生之而不違成之而不有弗居其功是法道之體也○何氏曰物物倚之孕育在在隨之呈露而聖人處之裕如也○林氏曰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爲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吕氏曰夫道復於至幽顯於至變生之畜之若無端紀覆之育之各遂其性若赤子之晝賴其乳食宵藉其襁褓廣其愛育之德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任其自然而常無所欲内觀其妙而無物不入羣動莫窺其歸往之迹可名於小矣故曰萬物歸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道隱無名無名也者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未始有物惟其無物則萬物歸之而無不同同之而不爲主可以大名之矣　何氏曰衣被者覆露之義莊子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詶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則不辭不有不主之意可見矣常無欲者靜也聖人一於無爲無欲者則心本無心欲之不盈一握樸雖似小而萬物歸焉不爲主則物各付物散之則彌六合何其大也固曰天地固有恒矣日月固有明矣禽獸固有羣矣林木固有立矣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由是而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何心於主宰哉故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此也○李氏曰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忘其所自也萬物歸之而不爲主任運自然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林氏曰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爲大者故能成其功也此即守其雌爲天下谿之意　何氏曰聖人終不爲大而大以之成始雖不明有而終不可掩其名之大其以是道歟○吴氏曰此章首言天地之道結句乃言聖人蓋聖人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焉道之至大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而萬物不知所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爲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　吕氏曰域中有四大而帝王居其一焉聖人執謙以爲柄處損以自居下於人而人高之卑於人而人尊之

忘其穹窿之勢去其矜伐之容則可以成
其道之大全矣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何氏曰大道無象故無象之象其爲象也
大矣夫道也大包天地細入毫芒不可得
而名狀故曰大象言執云者謂持此以往
人能體無名無形之道循自然常然之化
則理身理國貫古貫今何往而不通雖天
下吾往矣不惟往而不害且安其性命之
情平中之福泰然無復事極其所往天人
和同之際也莊子苟得其道無自而不可
○林氏曰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
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
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
矣政和註安則無危平則無陂泰則通治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何氏曰五音六律足於耳八珍九鼎足於
口此舉其聲味之切於人者言之僅可爲
過客口耳一時之娛而非所以怡神養壽
之源也席罷客散於我何有凡物欲之足
以攖人心者皆此類也大道則不然靜以
脩身聲色有所不樂儉以養生滋味有所
不嗜遊心於淡合炁於漠養其無象象固
長存守其無體體固全真味無味而甘視
無視而明聞無聞而聰用無用而大用之
不可既夫既者盡也非用之無盡乃道之
本不可盡也○李氏曰樂與餌聲味俱美
喪其無象安能久乎道之出口無味無象
無聲無色以其無體故應用無盡○林氏
曰樂鐘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
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
道之可味雖若至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
雖不可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
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
道之出口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爲言
也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李氏曰執大象則能見事之機微纔見固
張便知將歙未萌先兆未舉先知非天下
之微明其孰能及此○林氏曰此八句皆
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歙歛
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興者必廢得
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爲
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
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何氏曰天
不可信理無常是誰能一之日之將暝也
大明天之奪鑑者益疾氣有歙張勢有強
弱數有廢興物有與奪是事之不可常者
此理之自然非有欲不欲也經曰飄風不
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
乎是故以氣言陽極陰生非欲歙而先張
乎以勢言物壯則老非欲弱而先強乎以
數言盛者必衰非欲廢而先興乎以物言
所貴能賤非欲奪而先與乎將欲如此必
先如彼借人事以明天理不過盈虛消息

之自然耳天何容心哉聖人何容心哉後世不知此道遂認爲權譎操縱之用此乃有機事必有機心去聖遠矣此章大義豈可以有心有爲觀之哉莊子曰將眇者先觀秋毫耳將瞶者先聞蚋飛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及註者以爲窮上及下自然之數聖人居中履和終身全具是道也微乎深哉難乎其明哉○劉氏曰張則必歙强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物理之自然也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着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而不害若是乎○董氏曰消息盈虛相因之理其機雖甚微隱而理明著惟凊靜柔弱自處者不入其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李氏曰學道之士存其無象守其至柔與物無競則自然知幾苟用剛暴尚權謀智術求之勝物非道也哉比如魚乃水中物求異羣魚欲脫於淵可乎既不可則人亦不可尚權尚權者反常也如魚離淵必死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可與權同一義聖人用權反常合道尚不可輕爲而況常人乎可不戒哉○何氏曰天下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言柔弱之勝剛强也故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水在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此言魚以潜淵人以道養輕脫則必敗矣利器者開闔變通之權如庖丁解牛神行肯綮善刀而藏十九年刃若新發於硎夫豈可以示人老氏曰權者聖人所以獨見莊子曾舉此章魚不可脫於淵二句而繼之曰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神而用之所以救世變於無窮其不以示人夫豈愚其民慮患之意深矣○吕氏曰魚在水藏於深淵以自存則孰能苦之倘失於淵則人得而取之盪而失水則蟻得而困之利器權也民或得而竊之是猶持太阿而授以柄輕用其國國必危矣内取諸身則魚在水中水在魚中人在氣中氣在人中魚去水則死人失氣則亡魚能韜鱗掩藻吐納其水則本不死人能退栖福地吐納其氣則本不亡國之利器道之天機也若以輕泄於人則天譴立至大洞天憲經曰非人傳之謂之泄天寶至哉天機豈妄宣泄南華經云夫有干越之劒匣而藏之不敢用也保之至也意蓋以此○河上公曰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林氏曰淵喻道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何氏曰莊子萬物雖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前章無名之上冠以道常二字此章亦然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惟常無故無

為常有固無不為其道一也此無為而無不為所以為道之大常也道常句絕是總標也無為無不為乃並言之莊子虛則實實則倫靜則動動則得此所謂無為者虛靜自然之常道也聖人曷常沉空滯寂而一無所為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其何故也無為而無不為天地也聖人以天地為本故得性者此真常也應物者亦此真常也動靜無端體用一源蓋無為者道之常也而無不為者亦道之常也道無在而○無不在侯王能守此道則道行於萬物不期化而自化也 林氏曰此章與道常無名章句皆同無為而無不為自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呂氏曰身之所擬應接無心凝神太定斯無為也侯王者泥丸帝一守而勿失津化為液液化為髓髓化為精精化為元珠元珠化為金丹此非萬化之化而何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何氏曰化雖上作下應而欲作將作之機聖人尤謹之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先時而躁不後時而縮其機如此聖人亦不認為己功吾將由無為之化還無名之樸鎮之云者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之意雖感而遂通之中有寂然不動者在夫所謂無名之樸道之始也不可得而名也聖人亦將不欲而況樸散之器非常之名乎○言道尚無心而況非道乎如是則聖人之心靜矣一心定而萬物服天下其不正乎○吳氏曰欲謂有心為之作猶起也言未能純乎無為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遽有心於欲其化欲之之心一起則非無為之道矣鎮謂壓定使之不起也無名之樸謂無為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有心之欲謂以道而自治也既以此無名之朴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呂氏曰其於己也一念纔動則謂之情情動則萬化作矣念既已漏急須反照滅其動心還其純素鎮之以朴庶可一其性故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且夫道本無形假樸以為言聖人又恐滯迹之流執其朴而為用憂其弊之不救以謂使天下之羣實心莫若虛應天下之羣動心莫若靜惟窒慾以空其性絕學以虛其心以之修身無自而不○得以之治性無往而不可如此則天下泰然將正而定矣○李氏曰天地無為萬物發生聖人無為萬民安泰以修煉言之都無作為於安靜之時存其無象毫髮之動便要先覺既覺便以無名樸鎮之樸本無形又曰無名謂空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盱　江　危　大　有　集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何氏曰莊子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莫知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章大旨盡在是矣夫上德不德則混茫澹漠也不失德而無德則爲者敗執者失矣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則至一自然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所謂始爲天下矣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至仁無親去德猶未遠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以義制事則下仁已一等以仁義視道德則所謂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也曰不德曰無以爲皆無心無所爲而爲之謂天曰不失德曰有以爲皆有心有所爲而爲之謂人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又下義一等附之以文禮也於忠信爲薄益之以博智也於道爲華其去性初轉遠矣上禮者盛禮也施厚報宜厚報不敵施爭由是起攘臂引去貌敗禮之人也扔引也字從扌者非○林氏曰爲之而莫之應者強民而民不從之也扔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強制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扔之○李氏曰上章云常無爲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爲故合道下德有爲不合道仁義猶近德可爲進道之階禮者純是作爲以禮齊物轉不齊蓋有爲終有失也執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而反德自德而反道直造無爲也○淮海秦氏曰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以道爲本以仁義爲用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何氏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歷歷舉此失道而後德以下五句而曰今也以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則云然抑且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雖此數者有上下先後之序而以聖人並用之則何莫非道也昔有通玄者云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之上者爲道得之中者爲仁義得之涼者爲禮智涼而失之者非人也此言最簡而明也○呂氏曰夫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仁義由出於中爲可尚也至於禮則去性益遠華盛而實虧從事乎繁文末節而不求其本忠信日以衰薄雖施於日用之間外則爍然而其中則無有也順之

則治違之則亂間不容髮豈非亂之首乎故曰三皇之有道也不知其道化爲五帝之德五帝之有德不知其德化爲三王之仁義三王之有仁義不知其仁義化爲秦漢之戰爭此之謂也且世人以智爲鑿從事浮華雖自以爲見而不知至愚自此而始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吳氏曰忠信者德之厚也漸變而薄一降而爲仁再降而爲義三降而爲禮而忠信之厚德薄矣禮者欲其理而不亂也而適以基亂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先知謂智也道猶木之實也未生之初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也仁其榦也義其枝也禮其葉也智其華也根榦枝葉華皆自道中生出智者欲其晳而不愚而適以肇愚故曰愚之始也○李氏曰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

有道者不處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何氏曰夫處厚不處薄言其及禮於忠信所以息禮之爭也居實不居華言真智於道也所以救智之弊也故曰見其文者弊其真飾其外者傷其內去彼取此捨澆返朴之道也○吳氏曰結上文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尚禮居實不居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其薄其華此謂其厚其實又曰此篇乃分說道德仁義禮智六字以道爲無名以德爲有名自德而爲仁義禮智每降而愈下也故此章之等以道爲一德爲二仁爲三義爲四禮爲五智爲六也○呂氏曰聖人目擊道存尚其淳厚捨其澆薄安其誠實摘其華綺去彼禮之華末取此道之大體天下治矣譬如己之攝生反其質素敦兮若朴處其厚也行乎無路遊乎無迹遠其薄也出乎無門入乎大方居其實也屬其精神偃其聞見去其華也去彼華薄取此厚實何不可之有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何氏曰莊子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夫以昔之得一者冠於章首言一之爲道自古以固存也一者道之所生不曰得道而曰得一者見道之尊其獨無對爲物不二列子不生者疑獨此言獨者即一之旨也故曰疑獨其道不可窮○林氏曰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盈生貞皆因此道而得之○呂氏曰昔之得一者謂往古太極既判而天地谷神萬物侯王所以能清能寧能靈能生能盈能貞者無他蓋得一氣之妙用也夫一氣者無匹合於天下也爲大道之子神明之母混元之先萬化之祖上下匪常古今不二是以聖人近取諸身天者首之圓象也得之則髮紺

髭黑目碧耳聦百靈清爽矣地者黄庭真土也得此則覆載萬物滋生百昌安寧不動神得之咀嚼六氣凝結胎仙然後變化通靈矣谷得之則腦滿髓實天谷虛盈中生紫真萬物者六腑五臟九竅百骸是也得之則七液洞流五内堅固沖和滋潤故能久視而長生矣侯王乃元神心君也得之則頓躋聖位形將自正矣此無他皆一炁之所致也○吳氏曰一者沖虛之德也上篇所謂抱一所謂爲一後章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而言莊子謂之太乙又但謂之一此乃自然之道所爲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前章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藴得者謂得此一以爲德以者謂以此故能若是也言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生不窮侯王之立乎天下之上其所以致之者皆得此一之故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

何氏曰清明者爲天不知此一此道以之清無以則晝冥宵光清者將分裂矣寧靜者爲地不知此一此道以之寧無以則山崩川涸寧者將發泄矣靈應者爲神不知此一此道以之靈無以則其神不靈而將消歇矣盈滿者谷不知此一此道以之盈無以則谷不盈而將枯竭矣主生化化者萬物不知此道此一以之生無以則其生不植而將衰滅況侯王以一身處臣民之○上得一且致一而後可以爲天下貞苟非此一此道之有以也則位高者危德二三者凶蹷敗之來可不戒哉貞者正也○呂氏曰天者積陽之德表君之象倘無以清則陰陽謬矣紀綱弛絶沖一不運而闕裂之兆見矣地者積陰之德表臣之象倘無以寧則剛柔巻折山川崩決沖一不守而發泄之形著矣神者陰陽不測無以靈則禍福生佐祅祥勃興沖一不居而廢歇之時至矣谷者虛以容物倘無以盈則流潤之失崩夷之憂沖一不盈則枯竭之患作矣萬物有形者也倘無生則堅強枯槁沖一散去則滅亡之期應矣王者貫三才而有萬物儻無以貞而貴高則百官不職四海不歸而蹷敗之禍隨之矣且夫人之一身至陽赫赫在乎上自天柱第一椎玉京關之上皆天也其不清則腦髓減齒落目昏形將壞裂矣已之地無以寧則真土乾枯黄芽不生靈津發泄矣已之神無以靈則赤子困悴胎仙蕩散七液不流久而逝○竭矣已之萬物不生則關節無寶臟腑虛羸而終於寂滅矣已之侯王恃其高貴則丹元不正性真失常心影既偏將恐蹷仆矣○林氏曰裂分裂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蹷顛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顛蹷之矣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林氏曰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

何以為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曰不轂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為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此兩字亦是文之奇處○吳氏曰此章以六句並言而此以下承上文貴高二字專為侯王言之蓋侯王之位貴且高而沖虛之德不欲盈惟當自處於下賤也孤如無父之孤寡如無夫之寡不轂不善此皆不美之名非人所願有者而侯王以此自謂是以○下賤自處也先云下為基賤為本而後但云賤為本蓋舉一以包二省文也○李氏曰非乎豈不然哉○何氏曰貴本於賤高基於下是以侯王自謂孤寡無助不轂不德亦可反其本而不失其道矣易曰常以一德謙以制禮常德之固謙德之柄是也此道家所謂雌一之道守約施博也

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林氏曰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轝無轝轝字誤也此兩句本譬喻若作轝字下文如玉如石意不相屬矣○李氏曰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轂輳合一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不欲如玉如石者貴賤兩忘惟抱一也○何氏曰如數車而裂於名數之異如玉石而偏於貴賤之質則非一與本之道莊子萬物一齊孰短孰長以道觀物何貴何賤此也故章末取喻以戒之○柴氏曰輪輻等物皆車中微賤者然非此莫成車盡其名件數之無一名曰車者故曰數車無車石中出○玉不敢貴玉賤石蓋愈久愈不忘初也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林氏曰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所以成始成終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為用強以弱為用○吳氏曰道之至靜反於道故動道本至無反於道故有是以虛無恍惚之根萬物共本之元囿於出入之機墮於動靜之域皆道之體用也極物之真必守其本命物之化必守其宗故動而生者不與之俱化則知出者之必入不與之俱徂則知動者之必靜觀物之出必終於反觀物之動必終於靜而天地之心可見矣且春夏則萬物芸芸競作根荄芽甲並發于外出而有生豈非反於動乎秋冬則萬物去華而就實各歛于內歸吾性宅順而不亂豈非弱而用乎譬之身焉欲修長生要識所生之本欲求不死當明出入之機謂之反還謂之動靜反者返其真元也動者發其○天機也自一陽來復於靜定之中運轉樞要斡旋泝流得七返之旨鎮補三田流通百脉非動則無以復命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夫道無形無聲非柔不能制剛非弱不能制強故專守雌靜若嬰兒之未孩且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水莫過於氣氣莫過於道道氣神水之所柔弱者通貫金石爍銳磨堅無乎不入故曰弱者道之用○李氏曰反者道之動神一出便收來弱者道之用專氣致柔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强弱而推言有無之始也○呂氏曰天下之物有無相生迭出迭入未始有盡非有則不能顯無非無則不能生有萬物生於天地之内是因有而生也天地形於太虛之中是因無而有也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而反復之義大矣哉聖人深達厭理即水以觀之不觀其流必觀○其反流即木以觀之不觀其華必觀其去華則物雖有萬之不同目擊而道存矣然天地爲萬物父母而人爲萬物之最靈已之有者形也已之無者神也胞胎成其形有生於無也百靈生於身無生於有也故眞有不有眞無不無達斯旨者自契於眞有眞無也○何氏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求其初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也天地者萬物之一初先天地生有物混成混淪者又天地之一初無有生有無形生形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始自無而散諸有終自有而反諸無則道朴豈終散於器乎彼流蕩而忘反者宜其失於强盛而去道遠矣○李氏曰天下萬物生於有即有名萬物之母有生於無即無名天地之始也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林氏曰勤而行之者言聞曰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疑又以爲有又以爲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爲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耳曰人笑之則以爲喜况道乎○何氏曰道者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能行勤行士之上也中人求道不宏不篤焉有焉無繫念存心萬中無一至於世俗浮薄雖譏下爲懦弱笑虛無爲荒唐然不足發或者之笑亦不足見此道之大以知道者希故也

呂氏曰上士者大資純厚達於妙理聞道則洞然曉悟信而不疑篤志行之惟恐不得故曰勤而行之中士受性中庸可上可下始樂而終厭初勤而後惰聞道則猶豫多疑取捨不決欲進則不能果於力爲欲退則猶有所顧惜故曰若存若亡下士賦性汚濁不達至理聞道則以爲迂闊荒唐不止於不信又且大笑而非之然而不爲下士之所笑者豈足以爲清淨之道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林氏曰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爲進也夷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上德若谷能虛而

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為而不敢為也建立其德是有為者為之於不敢為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之質純一而不變而自有若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如鑄鼎之類豈能速成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何氏曰建言有之古之立言之士如下文所云皆為世所訕笑而大道存焉明道若昧大悟同未悟也進道若退大勇同無勇也夷道若類平等同無等也上德若谷實若虛也大白若辱清若濁也廣德若不足有餘不敢盡也建德若偷建諸天地而如朝夕偷安者質真若渝質如金石而如長久渝變者大方無隅無門無房大器晚成匪雕匪琢大音希聲非律非呂大象無形離色離名混沌太無非可名狀可謂費而隱矣此皆極大道之形容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也○呂氏曰夫過欲陽而功欲陰過陽則能消功陰則能全謗謂之陰德者不欲人知因物自然興著不顯其能退藏於密故曰建德若渝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林氏曰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己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何氏曰無名者不可指定而名也故有如上文摸寫不盡者然道雖無名而有實善貸且成貸訖韻施也人人咸備物物周普如天施地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何莫非道也莊子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者此也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何氏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萬物抱一而成得微妙氣化凡人物背寒向暖背暗向明背惡向善皆為負陰抱陽之意抱陽即抱一道之生氣之化也人與天地參為三而於物最靈故人也者天付以神地付以精沖和付以氣人貴護氣保精愛神與天地並立所以保養沖和以謙不以盈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林氏曰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萬物之始自然之理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負抱陰陽之氣以沖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呂氏曰道生一氣一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所以道生一者太極未判一氣之渾淪也一生二者謂清濁既分而天地位焉易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矣赫赫發乎天肅肅出乎地兩者交通而成和故人倫成焉一陰一陽之謂道言負而且抱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煉養家以月為魄陰之母

日爲衆陽之父所以負抱者常當噏吸天光咀嚼沖氣則天谷虛盈二景纏絡萬神安寧出入元化飛騈玉清○董氏曰凡動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鼻耳目居前陽動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陽如植物則背寒而向暖而沖氣則運乎其間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質陰神運於中曰抱質見於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濟之以中和而沖乎形質爲神所乘之機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何氏曰稱孤稱寡不穀者托於無輔無善之稱此王公卑以自牧之名三名者人之所甚惡而亦人之所以教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固理之常而損中有益益中有損又物之變故聖人爲三才宗主執沖含和寧處人之所惡寧受物之所損安知自下者人不高之自後者人不先之惡未必非美損未必非益也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盈者沖之反也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與盈相反也○林氏曰人之所惡莫若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爲質而其所以生之者皆沖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爲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爲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爲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何氏曰金背銘強梁者不得其死又繼以好勝者必遇其敵亦以見古之人皆以此爲教而我亦不求異以爲教然且爲教之父者蓋指約而易操也教之父道之母也無他天地物類生皆從一道以沖爲宗○李氏曰人之所教無非爲善我亦如是教之也○吳氏曰此言用弱之事梁亦強也以木絕水以木負棟皆曰梁也取其力之強也不得其死謂不得善終如子路之行行夫子以爲不得其死後果死於孔悝之難教父猶言教之本父謂尊而無出於上者人之所教教以用弱我亦以此教之強梁而不能弱者必不能保其身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所謂益之而損者此最爲教人第一義故曰教父○倪氏曰老子言道每譬之母此特曰父者母主於養父主於教爲人師者必尊嚴如父可也

○第四十三章

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林氏曰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行於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榮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以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無間也○何氏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老子嘗

以是語關尹知道與氣所以柔也天地之氣雖至堅如金石無所不透其道亦然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故至柔非弱至堅非強如泰山之溜穿石如單極之綆斷幹亦此類也馳騁者莊子所謂乘天地馳萬物之意可以執道御有者由至堅而遡至柔由至柔而遡至元列子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舉此見無介然之間道其至矣乎然後知無為之有益無為神歸無動氣泯決本常根入乎無間默悟之可也○呂氏曰天下至柔莫過於水然猶未免有形者也或似無形而入於有形則氣是矣氣本柔也且氣本柔養之至大至剛人莫能禦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摩堅亦不病夫一已之至柔者道氣是也馳騁乎至堅者謂氣能穿關過節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以有入有捍而不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惟大梵之氣無有形質故能包裹天地而無外容纖秋毫而無內聖人體之德性是也見道朗徹何往不通所以致治四海謂之神化踰夫至人臻襲氣母引鍊太和神明在躬出入無間淵乎不可測度故曰無有入於無間無為者居象帝之先處太極之中道之妙用實寓于此聖人則之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無有不可豈小補哉至人無為無事而形不勞忘我忘人而精不虧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故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林氏曰前兩句皆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何氏曰何謂不言之教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精誠所感吾何言哉何謂無為之益如水行用舟山行用橇因高為田因下為池簡易之化吾何為哉此皆專氣致柔極虛本無以道運化故也故天下希及之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保真懷道而天下自從又誰得而企及之哉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林氏曰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何氏曰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烈士殉名貪夫殉利以身殉之雖死不悔曾不知身重於天下況死名死利乎知道者身尚非我有況美名美利皆外物耳不知道者試以名比身世以名為華身固有名高而身危則名豈不踈於身乎試以財比身世以財為貨身固有財多而身害則財豈不少於身乎故曰生我名者殺我身益我貨者損我神當其無得無失之初如水未汲及亡於既失之後無病自灸孰若本無之無事乎孰能自遣於既失之餘乎○呂氏曰先身而後名

貴身而賤貨是猶未能忘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貨蓋名無實實無名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踈矣富者苦身疾作競名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然聖人貴以身爲天下非忘我則不然使天下之人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故伯夷餓死於首陽之下是殉名也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是殉利也其於身貨孰多孰寡焉以身殉名世必謂之君子以身殉利世必謂之小人得之○則悅失之則憂貪得忘失見利忘義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雖得雀而珠已亡蓋所亡者重所得者輕也可不哀哉蓋志在乎得而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於失則病又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始無疵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林氏曰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何氏曰多取美名是謂甚愛名者爲實之賓名大而費心亦大矣居其奇貨是謂多藏利者治亂之媒利厚而亡物亦亡矣○吳氏曰愛謂愛名大謂身也以名比身則身大於名慕名者甚其愛而愛身反不如愛名必至耗費心神而損壽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耗費也故曰大費藏謂藏貨厚亦謂身也以貨比身則身厚於貨嗜貨者多其藏而重身反不○如重貨必至喪亡身命而隕生是因貨而使身之厚者喪亡也故曰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林氏曰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惟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何氏曰知足則於名於利已得之中知有分重而此身早退何辱之有知止則於不當得之名與利截然一毫不求而此身能隱何殆之有乃可久也○呂氏曰心足則無求於外故無辱心止則萬緣俱息故無殆可以長可以久也○吳氏曰知內分之有定則足而不貪故不至失舉虧行之辱知外物之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至損壽隕生之殆而可長久也○李氏曰名貨得失皆有爲也終不長久惟知足知止可以長久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林氏曰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必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李氏曰上章知足不辱故次之以大成若缺德有餘而爲不足者壽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沖至於若屈若拙若訥皆德餘而爲不足者用之無盡也○吳氏曰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爲巧以辯爲辯小矣

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爲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林氏曰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二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爲病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爲天下正○何氏曰道以清靜爲正亦惟清靜爲大躁勝寒陽極生陰靜勝熱陰極生陽皆極於所偏勝若○夫天清地靜乃天下至正之道無勝無極而可以大且久者經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是也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六

道德眞經集義卷之七　器一

盱江危大有集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呂氏曰夫時之泰也庶民㫜四海治兵戈息民多務本戶競田桑糞治田疇雖有良馬無所用之不謂之有道而何時之否也百事疲災異生強暴相凌彼疆我界矣其守而爭奪之端起矣戎馬交馳集於戰地○故陰陽自此閉塞品彙自此夭閼不謂之無道而何夫一身者一天下也南華經野馬也塵埃也是以馬而喻氣也楊子云氣也者適善惡之馬也蓋氣即道也道即炁也自一炁以生萬物氣之所生萬物柔弱而生氣之所去萬物堅強而死却者反也走者運也運其精氣泝流直上補其腦血糞其根本以養其身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已之天下无道則忘本逐物心動意躁其息自奔上有重樓浩浩而出下有金龜續續而泄日以心鬭六賊生於郊境矣○何氏曰天下植有道之君則不以兵強天下而以務農重穀爲本故却善走之馬而惟糞治其田疇不舍內以事外傳曰糞除先人之弊廬糞除皆修治意無道之世戎馬生於郊駉駉牡馬在坰坰之野郊本言畜馬之地彼以是妨農業者則可戒也○按吳氏澄所註本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下有車字言有道之世不相侵伐故善走之馬不以服戎車而退却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諸家並無車字惟晦菴朱子語録有之張衡東京賦云却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吳氏本自有理學者不可不知也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氏曰戰爭之事皆自欲心之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惟得是務所以爲罪爲禍爲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爲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吳氏曰罪

謂愆惡咎禍皆謂災殃而禍重於咎得隴又望蜀此不知足也○李氏曰曰罪曰咎曰禍皆欲心所致故結語云知足常足知足者貧亦樂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何氏曰老子語文子曰精神發於內神氣動於天專言精神可以前知也○李氏曰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若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吳氏曰天下萬物萬事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徧知之矣天道者萬理之一原內觀而得非如在外之有形者必窺牖而後見也不知其皆備於我者必出至一處而後知此一事故出彌遠而知彌少烏能不出戶而知天下哉○林氏曰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雖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自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何氏曰知人不以忖度而以道知見天不以揣摩而以道見人即我也我即天也使必待出戶窺牖則是捨心而外馳也精神不足知見矣足於道何有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又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不行不見不為而能知能明能成自然之道也○林氏曰不行而自至不求見而自明不為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為用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即此義也○吳氏曰不待行處而已知通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明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不為而成言上二句之效驗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不窺而洞見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為而事無不成完也

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何氏曰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非學自學而道自道也學則開於知見積而後成道則忘其知見本來混成學所以求道博所以反約勤修無為悟真道成先益而損由有入無既損而損雖無亦無乃合道真此無為妙境也老子語文子曰所謂無為非謂迫之不應感之不動堅滯而不流謂其循理而舉事因時而立功任下責成舉過無事此乃無為而無不為之事○李氏曰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也其出彌遠外事也故次之以為學日益言為學者求其增益為道者事事減損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正謂此也至於無忿可懲無慾可窒以至無為則萬民化而天下歸往矣○呂氏曰至人損之又損是非俱泯寂然不動以至於無為守性之真體道之原與天地合德造化同功然後煉大梵相

炁飛肘後金精胎閉納息回風混合灌漱元泉此皆無為而無不為也○倪氏曰為學日益學貴博也為道日損道貴約也先博而後約先益而後損不益則安所取約徒益而不損則博反惑矣是故學者道之筌蹄道者學之歸宿也孔子曰多學而識之學之益也一以貫之道之損也既損之又加之以損損之至也損之至則無所為矣雖无為則實無所不為此無為之所以貴若止於無為不能無所不為則淪於虛無非所謂道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何氏曰無心於事無事於心雖天下之大吾何容心焉昔聖人之得天下此自然之道也如堯之黃屋非心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此皆行乎其所無事若有事於天下是有心也經曰為者敗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無為而天下治此也此古人不以天下易此道而每言取天下之戒者深戒不知道者將以天下為足貴於道也豈知無為無事自然之道哉○林氏曰取天下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為諭其言亦足以戒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吳氏曰無事者無所事即無為也因言取天下者亦止是無為蓋德盛而天下自歸之也若必用志用力而有作為之事則何足取天下哉○李氏曰苟或妄有作為則民亂而難治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呂氏曰天本無心於物因物見天之心是以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初無他心何常心之有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是以譬諸己焉淵默寂淡能應能定不將不迎和其光同其塵大齊物我而未嘗異於物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李氏曰上章云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所謂無常心者隨機應變不逆民物之情故百姓遵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從聖人之化天下同一心也○何氏曰聖人心若太虛何常之有其常心者天下之心而已政和註聖人之心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鏡對影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呂氏曰夫善否相非誕信相譏善與不善信與不信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耳故有好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輔之以上善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者亦因以善待之善不善在彼而吾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百行無非善而天下莫不服其化德之厚矣故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輔之以大信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之心者亦因以信待之而吾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萬情無非信而百姓確然無不信德之至矣夫至人者是非一致真僞兩忘美亦善之惡亦善之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可亦信之

否亦信之常善救人而無棄人是也○何氏曰大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未必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未必信此常人之心也未是德善德信事也聖人德與天地參天地無私覆載日月容光必照聖心渾乎以物我爲一也故能善人之不善信人所不信彼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吾一以自然之道待之書曰簡厥脩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何善何否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何信何誕有孚顒若下觀而化此也莊子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此也○林氏曰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同信不信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吾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爲善不信爲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耳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呂氏曰聖人體道合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旁礴萬物渾其心而同其塵順其性而同其化未始自爲取舍天下一心渾渾然無所分別無善無惡無信無僞真一不二待之以道故曰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林氏曰慄慄者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呂氏曰道生一炁炁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者炁之聚萬物之出於機者也生變而有死死者炁之散萬物之入於機者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有生則復於無生物有死生性無加損蓋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此乃有卒未離乎域中者也離乎域中者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出生入死出死入生無可無不可修鍊之士以清陽而無質者爲生炁以濁陰而凝滓者爲死炁人者稟沖和之炁非濁非清而生也入清陽而出陰濁陽純則爲上仙入陰滓而出清陽陰純則爲下鬼若乃服六氣飱元精吸沆瀣皆天氣感化無形無質故能通神明而壽齊二景此之謂出死入生世之人食穀實嗜五味有形有質盜其真炁散其清陽入其陰滓此之謂出生入死○吳氏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忻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林氏曰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出則爲生入則爲死出則超然而脫離之也入則迷而自汨沒也能入而出者惟有道者則然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呂氏曰陰陽不離於大道造化不離於五行和合有無而成天地出機而生入機而死順道者寡違道者衆故養生者不妄視不妄聽不妄談不妄覆動靜恬然以自滋育者生之徒也趨死者目亂采色耳聽淫聲口美非道足涉邪逕動靜沒溺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且生死之道既分為二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知進而不知退以及於盡則所謂動之死地生死之道以十有三言之三者各居其三而不生不死之道在於虛一而已所以不言者欲其自悟也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稍可取者一二家而已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中七六覓無蹤此指水火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水火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寓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一身精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

死之徒也蓋水火能活人能殺人豈非生死之徒乎赤蛇繞動靈龜逐行應速於谷發疾於機豈非動之死地乎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列子指髑髏而言之曰此過樂乎此過養乎夫煖衣燠室肯酒膏粱服食金石彼以養之之厚而反傷其生未若灰心息慮薄滋味養谷神雖若輕生可以長生也○李氏曰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柔弱生之徒強大死之徒柔弱者則能懲忿窒慾強大者為忿慾所使能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水火既濟則生故曰生之徒起忿則無明火熾縱慾則苦海波翻水火相違則死故曰死之徒人之生皆賴水火動之死地水火相違以丹道言之水火既濟則聖胎凝矣○林氏曰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動之死地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轂之動乙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發問之辭也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

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於死地也此即外身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之意也○何氏曰生死之徒各十有三諸家頗各有見皆不過牽合十有三之數而已要知上壽百歲中壽下壽有差與富康寧皆福也此生之徒凶短折疾憂貧弱皆極也此死之徒未說及德與惡而前之二者各受命於天誰能齊之未是患處若愚不肖貪生失理自作不靜以速其死者不但為死徒且趨死地患在人耳死地謂動於惡而不好德者泛論世人如前三者十分中各有其三不必如前人牽合數目但死之徒已十有三而之死地又十有三死之分數十居其六生之徒數僅有三可畏哉若攝生避死德人十有其一乎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是則所患者在死地而不在死徒可見也○吳氏曰之猶適也趨也生生求以生其生也厚謂用心太重或仙術延生而

失宜或煉藥衛生而過劑其意正欲趨生
而返趨於死地者爲其求生之心太重而
不順乎自然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
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
林氏曰言我蓋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
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
被甲兵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
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
○其無心故也莊子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亦
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
能傷者以我能虛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
○吳氏曰攝猶攝政攝官之攝謂不認生
爲已有若暫焉管攝之也以虛靜爲裏以
柔弱爲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侗然若嬰
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亦不能爲害也
蓋其查滓消融神炁澹泊如風如影莫可
執捉無可死之質縱有傷害之者何從而
傷害之哉○李氏曰無死地者忘其死生
也○何氏曰虎兕者以獸之猛者言之兕
野牛也重千斤一角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夫道之尊德之貴夫莫知命
而常自然
何氏曰天覆以道而萬物生物物受炁於
天也地載以物而萬物畜物物受質於地
也故萬物生者自形自色非待物物而雕
琢之陰陽相照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其勢
○因成孰能禦之夫形有時而弊勢有時而
傾惟道德在天地高厚悠久不壞不滅易
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故道爲至尊其獨
無對德爲至貴其高無上物雖有萬之不
齊孰能如此蓋道德超然物勢之上而行
乎形氣之內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盈天
地之間皆蒙衣被本本元元之所共推非
由於諄諄之命非有假於人爲之力其生
之畜之一自然也可尊可貴亦一自然也
然生畜形成次第雖有道德物勢之分合
而言之一道而已○林氏曰道自然也無
也凡物皆徇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則有
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
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
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知命者猶
曰莫之爲而爲也非有所使然則爲常自
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
李氏曰道本無形因生育天地而形可見
道本無名因長養萬物而名始立一切有
相受命于天成形于地禀炁中和皆道之
蔭也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孰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何氏曰莊子道者萬物所共由庶物失之
者死得之者生故道生之畜之有如春道
長之育之有如夏道成之孰之有如秋道
養之覆之有如冬道庚桑子春炁發而百草
生正得秋而萬寶成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此也此道何道也虛無自然之道
能生出萬物於始又能牧藏萬物於終乾

坤動靜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庚桑子即春生秋成而見大道老子以發生致覆藏爲一道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是矣天地無心也雖生全不傷亦不名有雖施爲不辭亦不恃功雖長養不窮亦不爲主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太虛寘寘誰能强名玄德天德也道也○林氏曰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化不有之以爲有不恃之以爲功雖爲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爲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呂氏曰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者炁之始也原夫道者未始有始也外包乾坤內充宇宙無形無名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得以資生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爲天下始生育天地長養萬物故爲天下母而萬物所以成也譬夫一身之天下始因三元育德九炁結形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運莫能生也則爲一身之始母焉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炁以爲百骸之母當知其子子神也既以子爲元神母爲元炁母在則子存母去則子泣以其炁能生神而神能服炁也丹經謂之君臣亦云母子古之真人云子母乍逢情眷戀君臣相會喜團欒蓋形中子母炁以守神神以守炁交相戀守混融爲一結就胎仙與天相畢故曰既得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林氏曰天下有始以爲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復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董思靖曰人受炁以生炁爲母神寓於炁故爲子守母則炁專神安○何氏曰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即此章始與母之旨太始有無而已自無適有者爲母如道生一是也自有適有者爲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呂氏曰夫乾坤者易之門戶開闔有常衆卦從而出焉生化之機準的不差而兌者悅也散也蓋耳目諸根色塵之所由若塞愛悅之視聽則禍福之門閉矣自然而身不勤勞也倘開其愛悅之門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終身危亡不可救也以己論之兌者口也門者目也常緘其口則五炁內固元精不乾常瞑其目則內境不出外境不入寂然泰定與道爲一矣參同契曰耳目己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此所謂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若乃開其喜悅之門而勿塞濟其愛欲之事而弗閉物誘於外情動於中氣亡液

漏精神散去其神夭閼而莫之能救故曰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林氏曰兊者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諭萬物所自出之地塞其兊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動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兊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危殆不可救也○何氏曰門古註指口亦不拘此但有出有入者總謂之門閉其門者實心大道也外想不入內想不出莊子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是也○

○蓋塞兊閉門入無滅有於子知母乃返吾初終其身而用之不勤矣若開兊濟事則一念一動迷惑本來毀無失有如母誕子托相萬狀子壯母衰轉輪無已終其身而難救○李氏曰塞兊閉門內境不出外境不入終身不動不勞而治也開其兊濟其事內境出外境入終身不救永失真道

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林氏曰所見者大能歛而小則為至明所主者剛能退而守柔則為至强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何氏曰凡能大不能小能强不能弱能明不能晦則棄本徇末子復生子流落忘返其如母何是則自遺其殃矣蓋始者常無之道母者常有之道自無生有自有返無此大常不變之道也又曰用光歸明聖人光○

○而不耀也察見淵魚者不祥○呂氏曰水鏡之照物謂之光其光之體謂之明用其照外之光回光照內復反而歸藏於其內體之明也夫神太用則竭照見淵魚者不祥此用光於外而遺其身殃者能含光以混世則不為身殃矣是謂能掩藏其常光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吳氏曰我者汎言衆人非老子自謂也介音戛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同謂倏然之頃也知字句絕施如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矜誇張大也聖門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無施勞老子之用蓋亦若此誇張冣其所忌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誇張若使其人倏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大道則必專以施為畏而不敢為也○李氏曰惟施是畏識法者恐○柴氏曰大道之外行者皆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吳氏曰徑小路也與大道相反卑卑欲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夷而易行堂堂誇張者小徑也而人多好行之○呂氏曰大道亨衢也平易坦然何往不通雖千萬里之遥其行必始於足下聖人患其太直躊躇興事豈貴其速達而要其近功哉世人利於速達故由捷徑然崎嶇迷惑不知所趣倒行逆施去道愈遠無由上達也鍊養之道夷然如砥甚易知易行一曲之士滯於方隅欲其速得遊於傍門陷於邪徑而不

知也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何氏曰
大道平夷本若大路然而捨之入邪徑則
迷之甚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
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吳氏曰此言誇張之事有廷內而弗洒弗
掃者唐風之儉嗇朝甚除治則其宮室之
奢靡可知矣田甚蕪倉甚虛謂奪其民時
而民不得耕耨竭其民力而民無所蓄積
也華其佩服以為飾豐其酒肉以為養私○
其府庫以為富是猶為盜之人得物之多
以誇張於外者爾夏季商辛是也豈知道
者所肯為哉○林氏曰大道甚平人之求
道不知適正好行邪徑之路譬如有國家
者治其朝廷則甚整為宮室臺榭之類也
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
文彩為服佩帶利劒厭足飲食積其資財
務為富強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
可久此譬喻之語也言人不知大道而自
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

道故曰非道哉○何氏曰朝甚除此除者
脩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弊廬又云除道
皆修治意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呂氏曰善以道建國者獨立萬物之上終
古不易翱翔萬物之表終古不極以是道
而立身以是道而建天下守之以中體之
以常鎮之以無名之樸而不為物之遷變
福及後世其德彌廣其用彌大不可動搖○
也若夫根拔則氣竭青去木矣炁敗則精
竭神明去身矣是以至人固蔕深根獨立
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綿綿寘寘屹立不
可拔善以道抱民者乘天地之正御六炁
之辯天下之士定於一心百姓歸附矣脩
一己則抱元守一神全精反迴風混合於
丹田永無脫離矣故曰善抱者不脫夫善
建善抱者豈惟不拔不脫乎亦將德澤流
于上下孝慈被于子孫世祚綿遠傳之無
窮豈不美哉○何氏曰莊子名為建德之

國其民愚而朴故善言建者無加於德則
人亦與立而不拔去之矣經曰抱一為天
下式故善於言抱者無出於一則人亦不
離心而脫去之矣豈惟在其身將子孫亦
嘉賴之承祀悠遠以道觀者故不私為子
孫計而立教垂世非專為山谷枯槁者言
所謂大德必得其祿位名壽而宗廟享之
子孫保之是也○林氏曰建者無不拔抱
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矣有
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生而不窮亦猶子孫
嗣其家者也此三句皆是比喻以言道雖
有無而實長存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
呂氏曰修身之道舉措施設酬酢應變未
嘗不自我而起煉炁養神少私寡欲諸偽
咸盡乃為真人矣修之於家則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九族和睦積善有餘慶流來世

矣修之於鄉則尊奉耆老教誨愚鄙上下信向其德久長矣修之於國則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物充實矣修之於天下則不教而治不言而化和於大通比屋可封德施周普矣夫修之家鄉國天下上言其德乃餘乃長乃豐乃普惟修之身言其德乃真者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本在身末在彼其理備矣○林氏曰修諸身則實而無僞修諸家則積而有餘慶修之鄉則一鄉之所尊○修諸國則其及人愈盛修之天下則及人者愈徧○吳氏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族之內鄉者一家之外鄉遂之內國者鄉遂之外邦畿之內天下者邦畿之外四海之內修之於家鄉國天下者言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豈是人人教之使然我無爲而民自化爾○何氏曰內而身與家以此道修之則真積力久且有餘矣外而鄉國天下以此道修之則源深流長且豐且普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林氏曰即吾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即吾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李氏曰以之修身觀心察性心定則身之修也以之治國觀民察已民化則國之治也天下有一不善則是自己政化不善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之謂也反觀諸己心有一塵染著則是我之性天不明也○董氏曰觀之之道其則不遠豈假他求哉蓋物分雖殊一本而已以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當昇於語言之外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盱江　危大有　集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林氏曰含德含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何氏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則厚德者大人事也護精保氣執沖合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也○李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吳氏曰含懷至厚之德於內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氣至柔能嬰兒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蘇氏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比之者言其體未及於用也○呂氏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純粹無爲無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如赤子焉赤子者取其始生之色而喻之也又曰上一赤子乃泥丸天帝之名也素抱內蘊真純不散若嬰兒之未孩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林氏曰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不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吳氏曰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董氏曰全天之人物無害者○何氏曰含蓄厚德不露于外與物兩無傷閑而物亦無得而傷之○李氏曰赤子之心純無害於物物亦不能害○蘇氏曰無心之人物無與敵曷由而傷之○呂氏曰至人其神全其道大透金貫石坐在立亡驅龍伏虎役鬼制魔毒蟲不敢肆其口尾猛獸無所施其爪牙攫鳥不能逞其爪距○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林氏曰赤子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朘亦作者精氣盛也朘赤子之命元也終日雖號而其嗌不嗄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嗌咽喉也嗄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何氏曰朘赤子陰也人之初生筋骨未勞柔軟綽約所握堅固而陰陽作怒非知牝牡之欲以其精氣之盛也而有德者固精固氣固神積至易筋易骨易形者似之嗄聲破也號雖終日而聲不破以其和氣之全也而有德者敬之不喜侮之不怒同乎天和者似之○李氏曰不知有男女之別其朘亦作精氣全也雖作而無心故能全其至精終日號而其聲不變沖和所至也修身以此○純全其本然是謂含德之厚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林氏曰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也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為殃矣祥祆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何氏曰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何常如之和也是非美惡不藏靈府何明如之常也人生有涯欲益反損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身莊子曰言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又曰過度益也故曰無以生為者乃賢於貴生如餘食贅行則為妖為孽之祥矣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如心使氣則氣反動心為猛為隘之強矣○呂氏曰和之為言以直自養初無趨歷謬戾之患豈為自暴而失其常哉既知其和終不失其所守靜一而不變與天地為常既知常道朝徹見獨無古無今明白四達與日月參光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然而○謂之神者寧不為生之所累若非理益之必至凶祥故有喪於執迷謂之氣者寧不為心所使氣血安作強暴滋甚故溺於邪僻若夫生生之厚安念不斷弗知常道凶祥至矣專氣至柔攝生之理今反為心所使役其氣勇暴豈道哉惟知道者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林氏曰早已速已之而弗為也已者止也

○呂氏曰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强者必至於凶且道以柔弱含德爲用今以壯强爲心謂之不道故不道者早亡而已夫人萬物中最靈者有生則有少有少則有壯有壯則有老有老則有死此皆不知道而不能逃於造化之內者也倘能奪天地之機逹陰陽還返之妙則形可以不生神可以不化我命在我不屬天地矣如其未逹非欲壯不得不壯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吳氏曰常如赤子則不壯矣惡乎老既不老惡乎已○何氏曰善養德者辯之在早素不以事變滑其和故德全而神不虧所以爲含德之厚也不見少壯老之氣有三變者此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林氏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容言也必塞兌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鋭而磨礲之使無圭角必解其紛而調理之使不紊亂必和光同塵而自不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何氏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本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道者以道深妙故不言昧道者以道相煩故不知塞其兌者悅不以道不悅也閉其門者由不以道不由也挫其鋭者破險峻之圭角也解其紛者離邪見之纏網也和其光者守智如愚也同其塵者忘機混迹也此六者必以其道則行真歸身能通其玄德與天爲徒故曰玄同○呂氏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蓋道存乎默貴乎簡默而辯簡而當莊子曰知之者終日言而未嘗言不知者終日言而未嘗知至人知道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倘然而齧缺之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乃真知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至人能塞其兌收視返聽沉默守神胎仙泰定矣能閉乎門退藏於密禍患不能入邪氣不得襲矣能挫乎鋭則以深爲根剛强息矣能解其紛則以約爲紀繁亂除矣能和其光則不眩耀能同其塵則不與物競夫如是則復於至幽歸乎至一至幽謂之玄至一謂之同無可無不可矣○李氏曰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林氏曰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言其超出於親踈利害貴賤之外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呂氏曰造道之微不與陰陽爲用超於形數之外上與造化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無外於物安能親也無求其惡安能踈也無求於用利莫侵也無心於物害莫及也高爵厚祿不足動其心是不以榮爲貴也蒙垢受耻不足移其志是不以汙爲賤也可以存生可以養形所謂道之至高至

極舉天下不可得而及之○吳氏曰我既玄同則不能親踈利害貴賤我矣恩雖如父母而人與之相忘不可得而親也邈然如途人而人不認相遠不可得而踈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盃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雖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貴也眇然如匹夫而人莫能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故爲天下之最貴也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知其然哉以此

呂氏曰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真也以正教爲治則足以盡爲政之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一時之變古之聖人立可久可大之基初非所以用兵爲心也不得已而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爲正以兵爲奇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惟體道者恬然無事順物自然何思何慮雖不取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矣以已言之心平志定氣血和暢則外魔不侵自然神宇泰定天光秀發亦猶治國之行其道則邊境寧謐也若乃六賊未除七情未去則吾身之患猶在方其塵念一起業火自焚是不得已之時也强兵不得以不用殺機不得以不發亦猶四夷八蠻交侵中國而六軍之師有不能自已者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且何以知天人之意哉蓋以治國用兵取天下之事而見之也○吳氏曰正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之謂管商之徒以正治國者也帝王之治國則以修身齊家爲本而不恃法制禁令以爲正奇者權謀詭詐譎而不正之謂孫吳之徒以奇用兵者也帝王之用兵則以吊民伐罪爲心而不尚權謀詭詐以爲奇故奇者僅可施之於用兵而不可以治國正者僅可施之於治國而不可以治天下無事者三皇無爲之治也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期人之服從而天下無不服從故惟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林氏曰以正治國言治國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爲可以此道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呂氏曰夫生民之所以貧富壽夭付之自爾未嘗容心於其閒苟禁網繁密民多避忌不敢云爲舉措失業日愈貧窮矣故至人之接物以無事爲真定以有事爲應迹有事無事常在定中若處喧而無惡涉事而無惱此爲真定以無事無念爲常也且心猶君也炁猶民也多忌則心神不安元炁彫零矣故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夫利器者權也權勢人主之斧斤人臣豈得而用之哉且一人之器天下皆得而用之是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也權既下移則

國家昏亂矣其於已也心不能絶一反為七情六慾之所制神明安得而不昏濁矣故曰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夫技巧者工妙也人君不能無為志在滛奢則民為雕琢服玩金玉奇恠之物苟容取媚投其所欲矣其於已也不能絶物而溺於異服玩好日已滋深則大朴耗散去道遠矣故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夫法令者刑教也尅核太至嚴威酷烈而舞文弄法姦宄之吏得以滋其惡民不勝其弊小則盜財大則盜國矣其於已也拘於小法執著傍門外境滋奪心靈攖亂盜我之真賊我之性者紛如也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何氏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言國之多制也山澤各有守關市各有征徵斂無度民人苦病如晏子所對齊侯者觸手犯禁民不堪命豈非忌諱多而彌貧乎忌諱少則安業矣經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若民多利器則國家滋昏慮其竊上之機權也故曰工無滛巧其器完而不飾若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慮其敗俗之朴素也上無苛令其事任而不擾若網密文峻奸宄不勝則流為盜賊之歸者慮其法令之過也然後盍知我無為而民自化等語古聖人不我欺也○李氏曰多忌諱多利器多技巧多法令皆不正也上無忌諱則民裕絶權謀則民化薄稅斂則民富道之以德則民朴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呂氏曰老君為萬教之祖猶舉故聖人云守之以謙不敢自陳也故有國有民無所制作未嘗不以無為為治則民遂其生庶俗自化矣夫煉真之士以我為神以民為炁神凝無為元氣自化為液液自化為血血自化為筋筋自化為骨骨自化為髓髓自化為精精自化為玄珠玄珠自化為金丹陰符經所謂萬化生乎身是也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節用愛人去華務實未嘗不以儉嗇為先則民厚其業家自富已煉真之士常無欲則息長息長則炁滿於三田之內故曰我無事而民自富安靜不言淡泊自守未嘗不以厚本為意則民抱天全其俗純正矣夫人神躁動則炁息麄驟神寧謐則百關調暢元氣自正矣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無欲沖虛崇本棄末未嘗不以簡要為務則民誇企其性自朴矣鍊真之士元神恬寂欲念不生炁鍊真凝成胎結象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朴○何氏曰我無為而民自化若為者敗之民反不化矣我好靜而民自正若動而失之民反不正矣我無事而民自富若多爭則多患民反不富矣我無欲而民自朴若多欲則多累民反不朴矣此至治之要道也昔蓋公善治黃老所與曹參言者惟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曹參得其術相齊國九年大治○李氏曰無為無欲無事好靜皆正也以此治國則海晏河清以此行道則道泰時康以此修身則氣固神凝一人正萬人皆正一心正萬化皆正一身正萬事皆正正之義大矣哉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訞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林氏曰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淳淳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爲害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爲正正或爲奇善或爲訞訞或爲善利害是非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訞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李氏曰上章無爲無事使民自化寬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悶悶是謂上寬裕則民純實上多事則民昏暴悶悶寬也察察謹也寬則得衆盡法無民禍福自倚正奇相待善訞相反理之然也可不戒諸修福不如避禍用正不若閑邪正雖爲善苟自矜爲奇德則反爲訞正之爲正斯不正矣善之爲善斯不善矣○呂氏曰古之人體天之行政教寬大任物自然常若悶悶故其俗淳朴修真之士抱神溟涬漠然寬大忘乎視聽無所分別其息深深淳淳仙道得成矣故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後世有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察見淵魚猶以爲未至民之失性莫甚於此由是動觸禁網彫弊離散風俗日益衰矣末學初真之士未造道妙真炁不凝役心運思於事物之中專務苛察崇尚機變以是而治身則缺缺然喘息粗急真元離體非養生之道也故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且治亂之首禍福之源自古有之亦由人所召夫禍之藏於福中也福至于極著不能謙抑祇畏而乃妄自驕奢未有不爲禍者矣福之隱於禍内也若處患難之中頓改前非内自修省則必反爲福矣天地之道有休否日月之運有虧盈此倚伏之數禍福相因莫知紀極也有天下者曾未若守之以清静任其自然不利貨財不樂壽不禁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何有於我我造真之士不爲福先不爲禍始物我兼忘豈禍福倚伏之可累乎故曰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孰知其極陰陽之運生殺係焉動静之間吉凶倚焉邪之與正善之與訞孰能定之哉正則正道也奇則邪徑也善則善性也訞則異類也本乎一心流而爲四非一炁之正也其正之者必聖人有心正之恢譎詭怪反害于正有心爲正訞祥變異反害乎善善訞奇正迭相用事民性不一處於邪正之間迷惑其所由來久矣譬諸中下之士有聞道者方且隙然生善之一念而無卓然獨立之定力乃惑於見聞一彈指間妄念忽起而正復化爲奇惟善復化爲訞邪莊聖所謂神奇復化臭腐是也聖智難知鬼神莫識況常流乎故人迷妄其來久矣豈獨今哉故曰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訞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何氏曰割害劌傷也方則易割廉則易劌吾以方以廉以身率民使化而遂以此為害人傷人之事有不為也肆逞耀眩也直則易肆光則易耀吾以直以光以道示民使化而遂以此為自逞自眩之事有不為也廉而不劌古全句見聘義經注甚明改劌作穢者非是莊子廉劌雕琢字義相近董氏曰行方而德圓故無割截之迹劌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劌肆布列也大直若屈而不肆光而不耀者復歸其明也此四者皆悶悶政也蓋聖人惟恬淡無為而方廉直光之用整然於其中而人不知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劌肆耀之過而禍福何有哉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呂氏曰聖人之治無為無事省財節用則倉廩充實民康俗阜然後保精愛神齊心潔己以昭祀上帝則人神皆和矣且夫聰明睿智動靜思慮是其心內受用者屈伸俯仰貌像聲色是吾身外受用者兩者交通脗然契合要在各得其宜此嗇之為義也修諸內者以修身為治人治自己之人也以養元為事天事自己之天也天則腦宮是矣純陽赫赫在乎上九天之上無陰也自玉京闕之上皆天也嗇者保愛也愛視則養神愛聽則養虛愛言則養氣愛息則養和愛腦則養血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何氏曰有國者處天人之際凡所以上事天下治人多求之外而不求之身太史公以道為六家首專取其精神專一謂之大道其曰動合無形則與天符合者此精神也曰贍足萬物則使民贍給者亦此精神也又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疲精神離則死故聖人重之夫重之即嗇之之說嗇者吝惜之至也聖人守內不守外夫曰節曰愛曰守皆嗇之意也不嗇口則多言損氣五味厲爽不嗇耳目則五聲亂耳五色亂目如曰快其情者疲其神其嗇也弍嗇精嗇氣嗇神此道上可賓九清下可福羣生○吳氏曰嗇也者留形惜氣之要術也○李氏曰治人事天莫若從儉以國言之省刑罰薄稅歛以身言之也省言語節飲食以心言之省思慮絕視聽存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也

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呂氏曰且嗇者愛育精神勤儉有常如性無易如德不遷省費儲用自足儉嗇而智恬交養情不外蕩性自內復若夫愛其形保其神貴其氣固其根精神腦血不致耗散早得復本還元故曰夫惟嗇是謂早復夫節儉理民愛嗇其神以上心德之一也服從于道積而彌新人皆和悅德之二也有一有二德之重也修之內者早能嗇復則氣柔和萬神安暢復我本來不隨物轉深矣遠矣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然重積者克己復禮修道以仁未嘗眩鬻天人信

順無一物敢違是以四方向慕無不克服矣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而無不克者萬物歸化道德無窮何往不通內鍊之士大德有容以其不爭奚往不克至一不逆真常不變參萬歲而不老豈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其極之莫知後其身而身先天下樂推而不厭被堯之仁樂堯之化其國可保而有餘裕矣內鍊之士體道之無窮毓德之無極國可以有者喻乎身可以存也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何氏曰重積德則積水成海積氣成神也無不克則應物變化無所不宜也莫知其極乃合大道混混溟溟也為國者果能此道亦可以有其國而久安矣○林氏曰早復者言嗇則歸復於根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而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

呂氏曰始也修性以反德今也積德而入道為有國之母也則可以茂養百姓福祚社稷亘萬古之長久矣喻之於身有國之母者氣也形為受氣之本氣是有形之根氣因神識而生形乃因氣而立故伏羲得之以襲氣母蓋神是氣之子而氣是神之母也形不得氣無因而成氣不治形將何為主氣散則身謝氣在則身存且久也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積德之君治人事天厚國養民者植根於無為固蔕於清靜社稷綿遠故謂之長生臨御常照故謂之久視己之根者腦也蔕者臍也深根運元氣以補腦也仙諺云欲得不老還精補腦然後密樞機閉欲戶藏元精於杳冥之府結胎息於丹元之宮上赤下黑左青右白中央黃暈之間乃黃庭結寶之處正當臍間是謂固蔕也今欲修長生當先固蔕呼吸太和返神服氣胎息綿綿伏往臍間長生與天地為常久視與日月參光矣仙諺曰欲得長生先須久視久視者內視也○林氏曰此章以治國喻養生也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蔕可以長生可以久視也○蘇氏曰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蔕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蔕固而不可拔雖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一也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呂氏曰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民亂烹小鮮者不可擾擾則魚爛故善治國者若烹膚寸之魚調其水火使之自熟則魚可全若乃擾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釜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其自得其民自安若乃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於國矣是以治道貴清靜國以民為本身以氣為本愛民治國則國昌愛氣治身則身久故設此喻愛民惜氣之法如烹小鮮不可攪擾動則耗廢矣○李氏曰以正治國其政悶悶治人事天皆治國之義小鮮者細小之魚也譬以烹鮮撓之則糜言平治天下撓之則亂也○林氏曰烹小鮮者攪之則碎治國

者擾之則亂清靜無為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呂氏曰聖人神明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以無為之道治之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人心沖和鬼神咸服於明德鬼既安於幽趣不敢出其靈響現其神變矣以道治一身之天下者智恬交養神宇泰定天光內發祅氣淪滅邪鬼豈敢現其神變哉○吳氏曰蒞臨也鬼謂天地之氣神靈恠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有道之主以道蒞臨天下者簡靜而治不擾動以傷害其民故民氣和平充塞兩間相為感應而天地之氣無或乖戾故其鬼不為靈恠以興災也○何氏曰夫以道蒞天下神民安之莊子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則人安其性命之情莫之為而常自然萬物莫能為之害也○河上公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現其精神以犯人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呂氏曰非其鬼無神變靈響蓋聖人守其常位宜其幽贊天地之大美戩助協順惟福是宜非特鬼不敢神神亦不敢妄肆妖禍傷吾之民矣且有道之士非其鬼無神變以其不能傷犯自然之人也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既安於正直非不傷害於民以其服聖人之明德自處幽暗而不敢示其恠變爾聖人憫一夫之失所未嘗不思所以拯之之力父臨子育雖紬繹惸懞保惜之不暇何傷之有揄於人得道自然非獨神明不敢犯聖人亦不傷之也聖人方且尊道貴德豈傷於有道之民哉故曰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吳氏曰鬼之所以不靈恠者非不靈恠也雖能靈恠而不為妖災以傷害人也又謂鬼之靈恠所以不傷人者非自能如此也以聖人能使民氣和平而不傷天地之氣故天地之氣亦和平而不傷害人也曰鬼曰神皆天地之氣名二而實一○河上公其鬼非無精神也不能傷自然之人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呂氏曰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性命鬼得全至神兩者交悅無所傷焉遂至天清地寧陰陽調泰年穀常豐物無札傷國無疵癘鬼無靈響其德交歸之矣○林氏曰幽則為陰陽明則為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其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焉不相傷不相侵也○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卻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蒞天下此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河上公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何氏曰古之人在混茫

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當是時陰陽知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是之謂至一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也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林氏曰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爲喻爾下流者自處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地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爲道故曰以靜爲下○呂氏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百川朝宗亦猶大國能自下無不包容則民交趨而會之矣傳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此之謂與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忘其身則百骸理虛其心則和氣歸虛無者聖人之所居可謂大國矣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交而會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者初不容心於勝惟其靜是以常勝以勝爲下故天下之交歸焉牝靜牡動柔靜剛動也剛爲柔所制動爲靜所伏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此實用謙下之德有國有民故無往而不克也取之已也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知雄守雌專氣致柔以陰鍊陽爲待機妙用也故牝常以靜勝焉靜則群動趨也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林氏曰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呂氏曰以大事小唯仁者能之以小事大唯智者能之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知天命畏天者保其身○吳氏曰大國本在小國之上者不恃其尊而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素在大國之下者甘處於卑而俯仰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樂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見容也○何氏曰大國以下小國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小國以下大國如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之類○李氏曰上以下下下以下順上上遜下順德交歸焉修身以此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進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林氏曰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小國之意不過欲鐫刺入求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各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爲宜矣黄茂林解云此一章全是借物以明道此語最的當○吳氏曰大國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

小者素在人下不患其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故專言大者宜為下○呂氏曰大國以下小國者不過欲兼并畜聚小國之衆為其君長爾小國以下大國者不過盡禮以敬事大國資為援助爾然小大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撓安其居樂其俗而小國柔服理之常也大國謙下故宜曲而下全之使可小可大所以致天下之交也○何氏曰此章首言大國者天下流末言大者宜為下中間雖合大國小國並言而先後惟主於大國而言者小者易為下此不待教大者易以盈難為下雖教未必行故再三言之與易同道也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何氏曰道者陶冶萬物修治無形寂然不動大道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此所謂物之奧也如屋之堂奧非造次所得見莊子道者萬物所共由故此章先曰寶後曰貴也道不遠人人自遠道雖有善不善之判而不善人之所保亦隱然藉此道以為安也○吳氏曰萬物之奧謂萬物之尊貴者奧室西南隅也尊者所居故奧為貴道之尊貴猶奧也寶謂善人所重善人向道而進修則可以取重於人故曰善人之寶不善人向道而改悔亦可自保其身故曰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李氏曰美言可以市足以悅衆尊行可以加人足以出衆也人之不善我亦善之何棄之有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之師教化下民使不善者從其化拱璧駟馬不足為貴不如坐進此道修己以安百姓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紫氏曰道味有益如寶入市故曰美言可以市德重無不服故曰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教以化之何敢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所以輔行此道也○吳氏曰善人以道而取重於人者其嘉言可愛如美物可鬻於市其卓行可宗可以高出衆人之上不善人以道自保其身者畏威寡罪身獲全安是此不善之人道亦何嘗棄之也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駟馬為至貴然未足為貴也不如進此道之為尤貴拱璧駟馬之貴不如此道也故萬物貴之而以為奧也○何氏曰不以寶玉車馬為榮而以坐進此道為貴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林氏曰且古之以此道為貴者何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也不曰如謂詩不云乎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為可貴故曰故為天下貴○何氏曰無一夫不獲所欲與聚所求皆得君子樂得其道

而止於善小人樂得其欲而恥爲不善雖有不善者亦莫不回心向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此有道之士獲大用於世而亦以見斯道之功用貴而益貴也謂之古之貴此道者匪今斯今振古如斯

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呂氏曰聖人爲無所爲而任物性之自爲則無爲而無不爲心曷常動哉事無所事而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而無不事身曷常勞哉味無所味而隨物氣之本味物本味則無味而無不味口曷常嗜哉心不動則衆妙可觀身不勞則精神不虧口不嗜則靈液不竭至人爲於鍊養而不爲妄作事於修真而不事於塵務味於道德而不味於腥羶故曰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林氏曰無爲而後無不爲故曰爲無爲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李氏曰爲無爲發上章萬物之奥爲無爲無所不爲事無事事事有成味無味其味幽長此三者道之奥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呂氏曰涉乎有形則有小大係乎有形則有多少物量無窮原其有用應而不藏付之素定可以大則大可以小則小可以多則多可以少則少萬有不同俱歸于一皆以道御之報之以德人無重惡何怨之有至人其道甚大其朴甚小其用雖多其要甚少大小含太虛於方寸多少總萬有於一真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爲一奚所怨哉故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始於易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使圖度於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爲於初細之日則於後必大矣故艱難之事必啓於容易之時而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細微欲令於細微之時而去之已之難事者脩仙也已之大事者行道也莫難於修真苟如易以圖之其志固心堅何難之有莫大於行道苟如細事以爲之爲之不輟積細而漸至於大矣○林氏曰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能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爲大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劉氏曰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也以德報怨何也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爲徒而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若報之以德爲善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呂氏曰聖人不爲難大之事而無爲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久可大之基聖人懷抱道德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終不爲大方寸之中真性之内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故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李氏曰聖人功業大成不自爲大天不自天成天者物

聖不自聖成聖者民以其不自聖故能成聖〇林氏曰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呂氏曰輕諾者不誠信也妄應之必為虛誕矣多易每事忽略也妄為之必為難矣夫以聖人之材尚難於細易輕諾至於每事不敢輕易其於道則勤而行之終亦無難矣輕諾之後其信必寡多易之後其難必多故謂先難而後獲者難易相成也〇李氏曰難事易成易事難成易事不可輕是輕則人忽之故聖人猶難之得之難失之難凡事不輕易故終無難〇林氏曰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一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斡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之遂至於無難況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為無事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為易也〇何氏曰口惠而實不至災必及其身輕諾者信亦輕也言之得無訒易者多則難亦多也聖人處無為之事沖淡無之味已深入無形之道而有無相生細大難易相成隨物而形皆道也雖物物而不物於物又能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曰無不忘也無不有也乃見聖人之心非有亦非無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盱江危大有集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呂氏曰古之君天下者治必有亂對安必有危對當其國家安靜則易為維持及其傾危則難於守禦故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蓋芽蘖未堅則其脆易破悔吝未著則幾微易散取之已也少壯身安之時易於行持見功猶速蓋疾病未兆其修鍊則易謀而易成暨乎嗜慾過多神衰精損疾病一作便逐逝波儻保養得宜神氣沖和或染微痾亦易治也故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且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為謀也若預為之防則未然之禍何由而萌若先為之計則未形之患何緣而起是以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況禍福本相倚伏自其胎基之未兆而慮之禍可轉而為福任其

已然忽之福可移而為禍不可救藥矣故
治身調心之道盍亦預防其情慾和適其
神氣而使之不亂也○李氏曰按上章之
義其安易持言作事謀始修真志士正心
於思慮之先抑情於感物之前則心易正
情易絕苟治事於已亂速禍於已萌不亦
難乎○林氏曰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
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謀之則易見其形
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
堅則難攻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
○於未亂之始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呂氏曰患不預防惡不杜漸其由搷木乎
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甚易為力矣及
其合抱青青百尋烏可伐哉又若築臺焉
起土於一畚可蹴而起之又何難哉及其
九層也聳百尺之勢烏可毀哉又若遠行
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長涉渺
渺烏可還哉故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
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李氏曰積小成大不可救也故易有履霜
堅冰之戒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辯之不早
辯也○林氏曰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
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
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
皆言學道者必知幾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
呂氏曰有為於分別則敗其自然有執於○
欲利則失其精神未若安其所安守其所
守則治而不知其治為而不見其為矣聖
人察夫事之所敗起於有為不為則何敗
之有意之所失失有所執不執則何失之
有治身有為則形勞神役心靈疲薾有執
則偏滯方隅不離衆有去道遠矣曾未嘗
無為無執天真純粹故亘萬劫而無敗無
象可執何失之有○何氏曰聖人作事謀
始善始善終曾不敢輕於有為執其所見
蓋懷微妙抱朴質不敢起天下之爭心循
理而舉事吾何為因時而立功吾何執名
各自命事由自然吾何敗何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
敗事
呂氏曰世人雖務於善事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皆初勤而後惰始樂而終厭幾於成
而復敗之良由抱一不固則胎真不凝丹
液漏泄故乃曰炁亡液漏非已形若夫至
人則用志不分始終如一萬神自正孰能
敗之○何氏曰凡民好為者以因循為無○
能好執者以通變為無守所以事敗於垂
成此言不能慎終如始而為有初鮮終之
戒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
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呂氏曰至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不
以物易性則難得之貨又奚貴之有非無
學也學人之所不學不以搏溺為心凡衆
人之所過吾得以復之故曰是以聖人欲

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至不益生不助長順物自然無容私焉道可以爲親德可以爲反以道德輔佐其體觸事莫非自然而然曷敢有所爲也○吴氏曰聖人之欲以不欲爲欲聖人之學以不學爲學難得之貨人所欲者不貴重之是不欲其所可欲也故曰欲不欲衆人之所趨者我則不趨衆人掉臂過之而不顧者我則還反其處是不學衆人之所學也故曰學不學凡此不欲不學者蓋以萬物之理無爲而自然故吾亦無爲與萬物同一自然如輔之以輪輻相依附而爲一也○何氏曰此章先言爲之於未有中言爲者敗之末又言不敢爲然則爲者是乎不爲者是乎皆是也豈不曰爲無爲則無不治○林氏曰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借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返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爲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呂氏曰古之時善爲治化民者以道集虛以性開天正心誠意欲導斯民於朴質之地感德容貌終日如愚使民終身由之而莫之所以然善以道自治者非顯彰其光耀以眩惑於世俗同乎無知抱朴而已○吴氏曰上古無爲而治其民淳朴而無知後世有爲而治其民澆僞而有之是以難治也○林氏曰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也○李氏曰將以愚之者謂其政悶悶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者謂其政察察故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於大順

林氏曰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智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爲賊不智之爲福則可爲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以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歎美之辭也大順即自然也○呂氏曰夫弓弩畢弋之智多則禽亂於上矣鈎餌網罟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夫上以智御下則下以智應上故上下殽亂奸臣賊子侵權怙勢何所不有此不謂之以智治國而何且古之有國者結繩畫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不治而自治所以開人之天曾未若開天之天此不謂不以智治國而何若治身而以智自役則神明不安烏得不盜其真氣爭生而不以智爲者謂之以智養恬也智與恬交相養則百神平泰萬氣皆融非忘形抱道者孰能此乎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蓋用智者盡政害

民不用智者善政養民兩者楷模而法式之也既知楷式而不用其智致斯民於富壽循天之理與天同德矣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夫玄德者深不可測遠不可窺至幽至微不可察也然觀其用似與物違反究其理則與物同歸入于自然之境而無所逆也至人者與世俗萬事相反而復乎素朴同於大通大通則無得矣故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何氏曰聖人不以智治○智與天下相尋於機巧法術之中而以愚治智挽之歸簡易平直之道有由也哉故曰上誠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也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智多則人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智自三代以下是矣以智治國則賊夫民不以智治國乃福夫民知此兩者亦楷式乃有國者之良法常守此良法則德玄且深且遠矣故曰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多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為也天德而已矣與物反者彼以其智我以其玄彼以其賊我以其福相反而不相入也正言若反乃至大順順之至也豈在用私用智與物相靡相刃而莫之能止也○李氏曰無為寬大治平天下民之福也有為謹嚴宰制下民國之賊也民之難治以其多事是以聖人以無為清靜治國使夫○知者不敢為也雖與物相反反貫自然民遂其生獲百倍之慶天下治平成大順之化盡此道者是謂玄德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

呂氏曰江海之王百谷者謙卑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為求而百川自然來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為道也大矣人身以臍間下丹田為氣海乃五臟六腑生氣之本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十二經脉之祖人能謹守下丹田氣海守之不間則百關之氣自然朝之○何氏曰江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自有王百谷氣象然非強為大也水無分於東西而分於上下也海居下則百谷斯朝宗矣經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此道何道也聖王知雄守雌也○林氏曰百谷之水皆歸之於江海江海為百谷王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之意

○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樂推而不厭

呂氏曰聖人能體謙下之道將欲處人之上故必先以其言下於人者知滿之必招損也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日崇大寶彌固自然為物所推而居於上矣將欲首出庶物必先身謙言遜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為物所推而處於先矣故曰是以聖人欲上

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故能處人之上而不以爲重其從之也輕處物之前而不以爲害其利之也衆不重故不輕不利故不害利害輕重付之自爾其何容心哉故天下共黃老清靜之化而無厭者以其謙卑之德所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上學之士天下自然欽敬上於人先於人謙光而尊德之所致何厭之有○何氏曰聖人心如太虛道如天地以柔靜待天下又何欲爲欲上人欲先人示人以可則可效順人情而言之也聖人何心哉人皆取福已獨曲全故處民之上而彼不以爲重而壓已自下者人高之也人皆取實已獨取虛故處民之前而彼不以爲害而傷身自後者人先之也托小包大志弱事強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常情所惡而忌者變爲樂推無復厭斁○吳氏曰以言下之謂卑屈其言而不尊高以身後之謂退却其身而不前進然此皆聖人謙讓之盛德非有心於欲上人欲先人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林氏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而後爲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人上人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呂氏曰聖人常以虛爲身以無爲心心形既定物孰可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夫至人者忘其耳目遺其肝膽消殞萬緣泯絕身世和以天倪與物委蛇而天下孰與爭乎○何氏曰人心天理可以道感不可以力爭也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所守者約而服從者衆理也老子嘗語文子曰聖人欲貴於人者先貴人欲卑人者先自卑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呂氏曰夫道曠然無形無名充徧萬物雖有而若無其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肖似於物道亦物爾而何足大哉○董氏曰若有所肖似則同於一物何足爲大也○何氏曰聖人以玄德自持不欲見貴於世宜其天下亦以爲博大無所肖似夫惟大則混混冥冥人不可得而名如有所肖似則細行之人爾肖似也○林氏曰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也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呂氏曰人能抱道持身有如持寶固而愛護持守而不失也所履踐者有三體仁博施愛育羣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爲事始和而不倡不敢先也至人保持三寶者廣度衆苦衣被萬物慈之至也儉視聽則神不蕩儉言語則氣不耗儉嗜慾則心不搖此養生之至寶也能後其身謙光自隆故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何氏曰聖人不以珠玉爲寶而所寶惟道何道也慈儉後三者之道也匹夫撫劍疾視是則

好勇者細人自逞之氣而我以慈為寶小器塞門反坫是則好廣者細人自侈之見而我以儉為寶也名利都府衆人所馳是則好先者細人自矜伐以為能而我以不先為寶○吴氏曰持謂守之而不失慈謂柔弱哀憫而不剛强儉謂寡小節約而不侈肆不敢為天下先謂謙讓退却而不銳進持此三寶故雖大而似不肖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

呂氏曰知謙和柔弱能勝剛强順化有情曰慈遂可以言勇知節儉為可貴用之不可既曰儉遂可以言廣知先人後已可以克己復禮惟仁是與遂可為器用之長夫剛强則易挫慈柔則不可敵慈也者不剛而勇儉愛精氣神明不勞而我道彌廣未嘗先人故樂推不厭遂成法器之主故曰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世俗則不然捨棄慈仁將為勇義費氣輕生不能保嗇節用崇奢尚侈傷財害民反招匱乏無謙退之心有剛强之志好處物先恥居人後皆非長生大道之術乃喪身之具爾故曰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林氏曰器形也成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為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死矣○吴氏曰舍謂不用不用慈儉退後之寶而剛强以為勇侈肆以為廣銳進以求為先則將不能保其生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呂氏曰且慈兵入於敵境也則人知有所庇矣不踐禾稼不穴丘墓不踐積聚不焚屋室則人人悦之何必陳兵以戰野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為守固哉故天道福善禍淫善人自天祐之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為之衛矣至人能守慈勇以戰世緣則萬邪不能入千魔不敢干其道日固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林氏曰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為搆日與心鬭也守猶莊子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為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吴氏曰慈者生之道仁之德為三寶之首故此以下專言慈之一寶而二寶在其中矣慈者人人親之如父母豈有子而敵其父母攻其父母者哉故以慈而戰則人不忍敵是能勝也以慈而守則人不忍攻是能固也縱有來敵來攻之寇人之助其父母者多亦必能勝能固或人力不逮天亦救助之而不令其敗且潰天之所以救助之者以其能慈而救護之也○李氏曰慈之一字戰則勝守則固仁者無敵真勇也○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善

用人者為之下

何氏曰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周宣王備禮以聘之觀形懦夫也宣王曰爾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斷秋蟬之翼王曰吾之力能裂犀角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汝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曰善哉王之問也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其未嘗用其力故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彰臣之能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為下者不武騶事見吳莊于市南儀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不怒者善戰不爭者善勝也韓信解廣武君之縛東向師事之問燕齊之策此善用人者為下也古之善為士者不怒而威於斧鉞不戰而屈人兵則有道存故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吳氏曰古者車戰為士謂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執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將戰必激發其勇與所敵爭雄而取勝慈者之用兵則不以此為善也士不欲其強武戰不欲其奮怒勝敵不待與之較力兵刃不施彼將自屈古之智能○林氏曰四者之善皆不爭之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何氏曰不爭之德仁不以勇也用人之力羣策屈羣力也配天古之極天道不爭而善勝自古以固存道合其極○林氏曰以其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李氏曰不爭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謂故曰配天以此修身則形存而壽永也○柴氏曰惟善則合上古立極之道故曰配天古之極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何氏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者是所謂應兵也故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無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老子嘗以語文子今言不敢為主而為客者主先而客應之非得已不敢進寸而退尺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慎之至也而非怯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呂氏曰古之有言兵畧者必以先舉為主後應為客也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且聖人之兵沉機密用雖有敵至我則坐觀其變隨變而應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動若輕動者所謂輕敵也大抵有意於爭爭之末必勝無意於爭爭之末必負機謀進止其亦有待焉至人應世一視一聽一語一笑萬緣交接皆謂之魔也戰勝之決不敢為主之先倡儼然若客常居靜定之中精神不亂進寸則有

敵退尺則無爭故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是以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

何氏曰兵之常勢行有行陣攘有手臂扔有對敵執有兵徒而乃一無有焉如無手行拳又如枕席上過師不戰而屈人兵之意所以然者重而不輕也扔引也如攘臂而扔之扔扔古本並從才音同有揮敵意河上公曰彼遂不正爲天下賊雖欲行誅之不成行列也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雖欲扔引之若無敵可扔也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可持也○林氏曰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扔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也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王弼本仍作扔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何氏曰勿曰何害其患甚大此輕敵之戒禍之大者聖人以慈爲寶而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今對敵而輕用其鋒以求勝於天下則是先自喪其道之寶矣故兩兵相遇哀矜者勝故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俱死以慈戰則勝一言而三軍如挾纊吮疽而士卒父子爭死夫誰與敵此章言兵不可輕用而不用爲之大用有出于兵之外○吳氏曰行三軍者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輕敵則輕戰以致殺人而喪吾慈寶矣禍莫大焉雖未進戰然一有輕敵之心則以有殺人喪寶之漸故曰幾喪吾寶抗舉也哀者慈心之見而天人助之勝也○蘇氏曰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憫殺傷之心哀心見而有天人助順之勝矣○林氏曰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何氏曰道者何清靜是也簡易爲上耳道本清也人自濁之道本靜也人自動之道本簡也人自繁之道本易也人自難之去聖所言以我觀甚易知易行以人觀乃不能知不能行術豈異哉蓋亦反其本矣且言剛強則難言柔弱豈不易言華飾則難言朴素豈不易而惟其易知反成不知惟其易行反成不行爲其太近也列子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知道之言也○李氏曰前章云哀者勝謂仁慈無敵故次之以甚易知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信不及也間有信者又不能行力不及也○吳氏曰老子之言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甚易知其事甚易行也世降俗末天下之人莫能知其言之可貴故莫有能行柔弱謙下之事者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何氏曰老子兩語文子以言有宗事有君而曰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曰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此也秉要執本則得所以知所以行所以易也無他泛知則難寡者衆宗於此而知斯易矣泛行則難靜爲躁君於此而行斯易矣然知道之說有三

甚易者近也莫能知者味也而惟無知者忘也故道由易知而至於無知聖人事也吾超然不識不知之境又誰得而測識之關尹子能忘道乃能有道又曰有人問於我我尚不知我將何爲我所此無言無事內知而抱玄也吾尚不自知宜其人之不吾知人之得以知其道亦何貴哉故得道畏人知又先畏自知人已兩忘云爲俱泯至貴者道大音希聲豈在求知哉而難易之知又不足言矣○林氏曰衆言之中必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爲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何氏曰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由是觀之聖人譬如被者褐懷者玉外不自貴而中有至貴者存褐毛布賤者之服故云褐寬博○吕氏曰聖人無名至人無已神人無光雖衣弊履穿蒙以養正心如玉石積蓄至寶韜藏光耀未嘗顯露默養道胎故曰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林氏曰聖人之道足於內而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林氏曰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爲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爲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蓋知此知爲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字最奇○李氏曰知不知上接上章吾言甚易知聖人無所不知不自以爲知真知也世人無所知自以爲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爲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瘥矣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病也○吕氏曰至哉妙道沖默淵奧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不可得而測度不可得而擬議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聖人稟氣沖粹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萬事自悟始能無知不以自矜是謂真知真識乃知不知不識者也且世之人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駭內多挾智徒事誇大而實不知道弊精神役思慮以文滅質以博溺心而強辯飾說以爲知之是德之病也至士達道明真得之固窮鉗口結舌保而祕藏不敢宣泄常若不知而況不知其道而乃肆高雄之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也○何氏曰莊子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故深知而不自以爲知於道爲上知於不可知之中強自以爲能知於學爲病莊子太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曰吾不知也又問無爲曰吾知道問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太清知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大畏至矣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可不畏小害不畏小害大害至矣○呂氏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人能體常盡變以全性命之理則內真赫然充塞于外思慮憂愁無自而入衆之所畏不可不畏世愚不知天命樂髙好大負威任勢矜尚賢能南華經大愚者終身不靈大惑者終身不解勿謂小惡無傷遂闇畧而不知悔苟積累之久人威將不能加天威必至○何氏曰昔人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是則人心最不可無所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大人者君父之嚴及大德之人固可畏不可狎聖人所言犯其告戒必不免其有身固可畏不可侮而三畏之中又以畏天命為先天命者乃天所付與萬物當然之理畏之一念一動一言天地鬼神臨之罔敢玩易道者萬物共由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取福敗者取禍故君子畏義小人畏刑皆畏天也不此威之畏則威有大於此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荷校滅耳凶豈非不畏威而來大威哉○林氏曰不畏刑者常遭刑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是以不厭

河上公曰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若忽其道好其色是○謂伐本厭神夫惟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滌垢澹泊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何氏曰人與道居則能居天下之廣居故欲無狹所自居不則室無空虛婦姑勃磎矣人以道生則能生天地之所生故欲無厭所自生否則心無天遊六鑿相攘矣夫惟樂道而內不自厭則上不見厭於天下不見厭於人是以皆不厭也○林氏曰居廣居也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能安於退而務於進不能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飭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董氏曰狹隘也厭棄也无當作毋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體矣生者氣之聚含太乙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溺於小術而實諸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於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棄之心所以體無非強無而無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下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於人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曰自知者自見己之得失不自見者不自顯露德美於外藏之於內也自愛

者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者不自貴高榮名於世也去彼者去彼自見自貴也取此者取此自知自愛也○何氏曰聖人自知則是非美惡不敢昧而自見則自是之心生矣自愛則安危去就不敢輕而自貴則自驕之氣動矣此乃畏不畏之所以分一彼一此何去何取可不知所擇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署四

盱江危大有集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林氏曰勇於敢爲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道爲難能也○何氏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此勇於敢則殺之戒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勇於不敢則活之道也爲此說者言君子則吉小人則凶也然此二者或利或害爲善得吉故多其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爲惡未始不及於凶其幸免者亦時有焉由前之說吉凶之於善惡猶影響也由後之說禍福之來似不在我常人之慮遂以天道好惡有不可知其故有不可知其事有不可信者聖人畏天命修身以俟曾不敢以常人之見而輕用其心也惟知天之不假易而其難其慎又豈無其故哉○李氏曰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人不畏公法敢以好勇殺身之本也勇於不敢終身無害勇於敢血氣之勇也勇於不敢者義理之勇也天之所惡造化不容也孰知其故知則不敢是以聖人猶難知者不敢輕示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林氏曰聖人之於道雖以無爲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何氏曰天雖剛德猶不干時此不爭也而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乃勝之善者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感必有應應復爲感乃應者不召而自來如日月寒暑之往來天高日鑒於陟降誰其召之繟然而善謀古韻繟緩也寬也於義爲長如作默然則與不言之意重如作坦然則與不爭之

意復天道雖似悠緩而其巧於報應尤甚於人之機謀則似有神其筭者繟然寛緩如書云須暇之意故天網恢恢乎有容雖不審亦不漏也○河上公曰繟寛也天之網羅恢恢甚大雖曰踈遠而審人之善惡無有所失○董氏曰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之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林氏曰此章言人之分别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者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諭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常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奇衺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衺者未嘗不殺而民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呉氏曰奇不正也使民常有畏死之心而奇衺為惡之人吾得以執而殺之則人人知畏孰敢為惡然雖殺惡人而人之敢為惡者不止則是民愚不知畏死雖為惡者必遭刑殺彼亦無所惧上之人柰何欲以死惧之而輕易殺人乎○河上公曰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民而先刑罰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

林氏曰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為善為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為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斵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諭之中又借諭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容無心可也○呉氏曰不以殺人惧其民則為惡之人可不殺乎曰有司殺者在司殺者天也惟天能殺人惟大匠能斵木人而欲代天殺人猶非匠而欲代匠斵木也代匠者其手必多有傷以譬代殺者其身必有害也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氏曰夫刑威雖一人之權而非一己之所得私常有司其刑殺者人主敢不欲以己代之孰為司殺之司上有司於冥冥之中者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下有司於昭昭之中者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是也人主中持其柄折民惟刑有不得已者則奉天憲付有司以示平民之治曰百姓自有罪爾自有罪于一人何心焉殺人者天也士也非我也人誰得而怨其上者此而不行乃拂天之理倚官之刑認作威為己事是猶大匠宜斵彼袖手傍觀而吾血指汗顔以代之豈不傷哉人主以天人之心為心欲善而民善矣焉用殺有君如此則天下遷善遠罪皆樂其生而重其死導迎和氣之大者此聖人言外之意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林氏曰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為言為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

民愈饑上好智則民愈難治○吳氏曰食謂君所食於民者稅則民之所出以供上之食者也上多取於民則民貧而饑矣上有為而以智術御其下則下以奸詐欺其上而難治也○呂氏曰民者國之本也八政以食為先食之為論以鄙而司農以為大計其如此用在於民稍失其宜為害亦大聖人授之田勸督百官使不違其時征輸有制使不傷其力疏為九一之法定為什一之賦務從其輕耳倘或違民之時奪民之力以非常之求供無厭之欲民困其稅歛之重薾爾疲瘵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盜賊貧窮變詐百出姦生於國人莫之知矣身以氣為民氣足則神全今言其饑是氣之不滿也是其不能忘言蹇慾故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古之民安居樂俗耕而足食織而足衣孰云難治乎若上以有為有欲有事網密令苛政煩信弛故擾其民而民不勝其擾故難治也譬之已也氣之難清而易濁息之易麄而難柔況有為而擾之乎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林氏曰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其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貴猶勝也○吳氏曰輕易也生生之厚謂求生之心太重也賢猶勝也貴生謂重其生即生生之厚者也求生之心重而保養太過將欲不死而適以易死至人非不愛生順其自然無所容心若無以生為者然外其身而身存賢重於其心以貴生而反易死者也○何氏曰夫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所謂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則不以物傷生此乃過於賢厚其生天下亦賴以全其生豈不美哉

第七十六章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呂氏曰夫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身之主道存則神存神存則氣存故人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全神旺萬炁朝元流通不息故其柔弱可知也及其死也元和之氣散真一之精竭形虧神逝百體堅強矣故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嘗試論之萬物草木之生也天地之炁流行乎其內陰陽之炁潤澤乎其外春氣一動膏雨徧沾葉蘗敷榮鮮妍秀發風霜繞扇殺氣相仍枯槁變更柯條凋謝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無識者以氣聚散為枯榮故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吳氏曰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屈伸死則肌膚冷硬而強直而不能屈伸也草木生則枝莖軟脆死則枝莖枯槁堅硬也○林氏曰柔弱堅強皆借

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艸木之生死為喻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呂氏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氷可析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滋潤物之芽也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今夫堅強不能養和也與物為敵豈免傷乎柔弱者不失中也與物同波故能全其生也○何氏曰天下之柔弱者道也氣也所以能貫天地而包萬物故人物與生為徒者必其道與氣存焉與死為徒者必其道與氣去之○林氏曰徒類也○吳氏曰上文言人與草木之形體生則柔死則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不得其死是死之徒也柔弱者善保其生是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呂氏曰兵凶險之器鬪爭之具也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恃其強而輕其敵非義也不義而輕於用事豈勝乎故曰兵強則不勝木之小也柔且弱及其強則合拱矣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故曰木強則拱強大者勇敢之士柔弱者君子之道推以力者強大為勝推以德者柔弱為勝故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有常敗之道曰剛蓋世之人任力不任德忘本而逐末達者以道觀之則柔弱勝剛強此理之必然者也○何氏曰齒剛則折舌柔而存理也共如木之拱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兵強則反不勝何也以其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國者故曰驕兵兵驕者滅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非但以木為喻而以柔道理天下乃君上之道如妄自尊大不過井蛙之見耳為人上者可不鑒哉非但道家以卑弱自持也○林氏曰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則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為上堅強為下○吳氏曰共兩手所圍也○董氏曰此章言柔弱可以保沖和之氣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呂氏曰天法于道與道同功無為而成不言而化四時資之以行百物待之以生未嘗差忒而不失公平正直之理故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故弓可抨而矢可行也人君道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弛之張之調之練之百發百中以準的為道虧盈益謙稱物平施相為表裏與夫天道均其用也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故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李氏曰接上章強弱之義損有益無天道也強大者必受損柔弱者必受益○董氏曰天道無私皆當適中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呂氏曰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卑者人道也主道化者天道宰禮法者人道蓋天地有餘則損不足則與非有心者所能得遠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感而遂通默而行之者也人則不然性失中而情不一好高惡下奉有棄無不能同天道損益去道遠矣○林氏曰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為道何為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己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為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呂氏曰且夫其有餘者不可不損其不足者不可不補也故有道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以天下之子而為子其待人也如此之重其待己也不輕矣非聖賢之心其孰能為是也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林氏曰惟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李氏曰惟有道者則天而行損情益性損多益寡損己益人損有餘補不足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呂氏曰聖人圓通為智因物為心韲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無自伐之心施為而不矜恃其美無自滿之志功成事遂而不居其不欲人知其賢德也若昭昭于世則是自賢豈有道之士乎○林氏曰聖人雖有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為道日損必至損之而又損也○吳氏曰聖人之功能蓋天下此其有餘者也不自恃其所為之能而若無能不自居其所成之功而若無功不欲顯示其能之賢於人皆損己之有餘也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也

呂氏曰天下之物不同而柔弱之極者莫過乎水而已平山澤穿金石通滯礙攻堅強善利萬物善入萬物任人壅決隨器方圓化而為氣為雲雨為霜雪故天一生水源泉混混浩浩蕩蕩雖千曲萬折未始失其為水者是得夫沖一之妙者然施之於物能強能弱能剛能柔故能勝物幾於道不可以易一身柔弱莫過於華池靈液至人斡旋運轉無爭不至或漱咽以溉五臟或搬運而達三關至於透尾閭過夾脊泝流直上而補於腦非神水其可以易哉○何氏曰東西可決而流天下至柔弱者莫如水而穿太山之石決千金之堤攻堅強者亦莫如水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林氏曰水之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呂氏曰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齒剛舌存齒亡天下莫不知而世俗之所共聞也天之道不與物爭故勝物世之人常欲勝物故鮮有勝者蓋知而莫能行之者不可

得志於天下有知而能行之者決能得志於天下也○何氏曰列子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黄石公授子房亦惟柔勝剛弱勝強兩言耳此易知而未知且雖有知者而莫能行惟聖人能知能行耳○林氏曰弱勝強柔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李氏曰柔勝剛弱勝強天下人皆知而莫能行何哉不肯畀下故也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呂氏曰聖人之德同於天地天地至大洪纖巨細好惡皆在其中聖人至尊賢愚貴賤皆往資之又能忍垢藏蓄柰辱包荒以輔仁義柔弱善勝之道則民仰其德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主矣聖人謙讓柔順法天之行兵戈水火疾厄旱蝗皆劫運之所至是天之或有警策于人也惟其不移罪於人而移罪於己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亦可為天下之王矣故曰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世俗以受垢受不祥為可惡聖君以受垢受不祥為可樂樂其樂也未必不為福惡其惡也未必不為禍正言若與俗相反蓋世俗掩己之惡揚人之惡聖人認己之惡而掩人之惡所以背馳非至正者故曰正言若反○何氏曰孤寡不穀王公所稱皆是柔勝剛之意此天下之正理而世人不知不行聞聖人有柔勝剛之言似乎相反而實正論也○董氏曰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為物所歸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林氏曰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呂氏怨讎已深仇隙已甚卒未易以口舌和也縱然非其所是而是其所非報之以德直之以義豈能終無憾乎不若兩忘其和而化之以道則怨者不待和而和矣碧虛子言知有怨而和之不若無怨而不和若以刑政和報怨惡安可以為善乎○李氏曰接上章剛柔之義以恩和怨怨雖解而心尚存安可為善不如責己恩怨兩忘恩怨兩忘則民自然而感德契之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林氏曰左契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之也○呂氏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是以聖人以人道而合天道以人心而合天心故執之于左為契合之于右為信不責於人亦應于天在此無歉在彼無惡上下相親無責於怨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吳氏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謂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

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臨川王氏曰史記云操左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左契是知左爲受責之所執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林氏曰有德者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爲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道無親而此等之人天必祐之故曰常與善人○何氏曰契爲要約也書契合同之類有德則得道多助如契在我不求而自合無德則失道寡助雖强求通徹於人人誰應之莊子好通物者非聖人此也夫苟有道德豈惟人與之而天固與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行善者我不知行惡者我不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積善神明輔成天道猶祐於善人此也○李氏曰契者信約也徹通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無德之人司其明徹只知通爲明斷殊不知盡法無民矣安可爲善司契者存誠信與民心契也○呂氏曰書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蓋天之道未嘗分別取與爲善則善氣生爲惡則惡氣生自然相應也若乃上善之人自然符會惟善是與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太古之風也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林氏曰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不爲惡而各安其居也○何氏曰小國寡民非不可於廣土衆民也以道用國即小以明大耳什伯人之器按西漢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儲偫顏師古注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之什伍之具爲什物猶今從軍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也十人爲什伯人爲伯可以數計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無往來免儲偫省徭役事無事之意國於天地無小無大無爲則治有爲則難民卒流亡始輕其生今既樂生則無復轉道塗者孰使之與○吳氏曰十人爲什伯人爲伯什伯之器謂重大之器衆人所共者也不用者不營爲不貪求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爲重事而愛養其生也不遠徙者生於此則死於此而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以國大民衆而難治故謙退而言若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則當使民無慕於外自足於內如此也

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林氏曰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

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歸於素朴也甘食美衣安居樂俗鄰國相近雞犬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求也○何氏曰舟車以通其欲令民少欲又何所乘甲兵以用於爭令民無爭又何所陳結繩未有書契以前事自今復用反古之淳又孰使之與甘食美服耕而食織而衣不饑不寒也安居樂俗其卧徐徐其覺于于自得自適也鄰國相望雞鳴犬吠相聞而莫往草來無求於世以老以死以淳風之○盛皆由上古之人有道以使然爾○吳氏曰此言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舟車甲兵皆非一人所可獨用也所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之無所陳之謂不用也無所行往則無用乎舟車無所爭競則無用乎甲兵民淳事簡則雖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以代結繩而亦不可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充然自足以愛養其生所謂重死也以此守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為樂而然之謂不遠徙也重其死者惟老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則雖有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其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雖知此至近而亦不相從至不但不從於遠而已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呂氏曰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水淡而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言甘而滋益能悅於人其猶醴也醴甘則易絕不信者以華為虛也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於心者貴乎能行而不求辯守素朴也辯於口者貴其能說滯於是非未必能知也故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其道者明於理而達其根本得其要而已矣所謂通於一萬事畢也何必博乎博者通於物務於事文滅質博溺心求彼是而已矣不知所謂多則惑也故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林氏曰真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言隱於榮華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者○李氏曰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巧言令色也真實之言淡泊虛妄之言華飾善為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之由也故不善真知者光而不燿故不博廣博者明見於外故不知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呂氏曰莊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人之所謂不積者演道德以為人人受其益而聖德愈彰如鑑之明未嘗少疲分浮財以與貧貧受其賜而浮財愈有若井之泉清徹不竭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子列子以財惠人謂之賢人以德分人謂之聖人皆無積之謂也有積也故不足無蘊也故有餘故曰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何氏曰聖人不積何也莊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聖人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故曰以有積也

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所以既以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或分人以德或分人以財示人以信與人爲善積而能散博而能化莫非天下爲公之意○林氏曰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爲人也而在已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已者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爲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呂氏曰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謂之有利而無害春夏故生之育之秋冬故成之熟之以其至公無私每成人之善而不成人之惡與人之利而不與人害故曰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不言而善應常應之以實而不以文聖人體之以爲和法之以爲用施而爲之明於天通於聖所謂六通四闢爲萬物之宗而不爭也○何氏曰善利萬物而不害者天之道善爲萬事而不爭者聖人之道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體乾聖人備道全美博施濟衆大有爲而靡有爭一乾元之妙用也老子末章先去言中及人後同天聖人功用至此豈不大備哉知易則知老○林氏曰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爲而無不爲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爲主故亦以此語結○李氏曰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不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只這不爭二字爲日用久久純熟則自然造混元之境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象帝之先明妙之本得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朝議郎使持節懷州諸軍事守懷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右臣伏以君之至明貴能下聽臣之至誠貴有上聞微臣性識庸愚智慮寡薄久從戎府不到朝廷特蒙陛下曲貸殊私擢居重任四年之內再領方州無分聖主憂勤不救生靈罷弊胡顏尸素久冒寵榮夙夜兢慚啟處無地臣每伏念筋力駑鈍無可以驅馳身命輕微不足以報效退難補過進貴思忠願獻芻蕘庶裨萬一至於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地理莫不竭盡臣子之誠冀報君父之德惟詩也三百義必在於無邪惟經也五千理必歸於自正伏惟

皇帝陛下體至道爲人君以無事理天下一自臨馭萬國康寧日月不照之鄉聲教備暨霜露表均之地恩信仍加刑罰措而得謂無寬干戈戢而亦不復用無爲無事雖休勿休海內歡娛天下幸甚是以微臣狂簡輒敢竊跡前件論兵要義述上下兩卷今離爲四卷并叙表等不揆荒蕪用申懇款伏乞

聖慈昭鑒俯賜優容布問公卿式明穿鑿然後退死溝壑臣所甘心瀝血吐誠伏待罪責不勝悃迫戰越之至謹差子將尚璀謹具別封進上謹奏

元和四年七月日

手詔

勑王真尚璀至省所陳獻具悉卿職在藩條誠存裨補本乎道德之旨參以理化之源用究玄微有茲述作省閱之際嘉歎良深秋涼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九日

敘表

臣真言臣聞昔者庖犧氏作承天地理萬物猶以為皇道不足故寂然思化精義感通然則天既不言而生地既不言而育故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所以示其文也由是得以畫卦象制文字焉建夫智慧萌生真樸潛消則文字之理又不足故載誕我玄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將善救其弊者也是以諄諄然五千之文殷勤懇惻斯亦至矣可謂啓道德之根源絕言語之枝葉比之文章則三辰昭回于天也擬乎動植則萬物充盈于地也論其教戒則百行全備于人也何謂禮者亂之首亂猶理也亂矣非禮則無以理之故曰亂之首也夫文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備也斯蓋二柄兼行兩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廢墜故曰忘戰則危好戰則亡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戰也不可忘也自軒轅黃帝以兵遏亂少昊以降無代無之暨于三王之興雖有聖德咸以兵定天下則三王之兵皆因時而動動畢而後戢戢即不復用也及至嗣君或驕或僻或暴或淫或怒或貪或矜或忌乃為我師我旅我國我家動必取強用必求勝載寢載饋且戰且前或不戢而自焚或無厭而取滅塗萬姓之肝腦決一人之忿慾毒痛海內炎流天下是以道君哀其若此又不可得而廢去遂不得已而用之夫聖人用兵之道不以其慍怒也不以其爭奪也不以其貪愛也不以其報怨也蓋整而理之蓄而藏之以謹無良以威不聽非用之於戰陣非用之於殺伐非用之於田獵非用之於強梁此聖人用兵之深旨也又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甚惡也若以逆德用凶器行人之所甚惡豈容易哉故曰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德者人不歸也人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之道也故謂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先務於道德而重用兵也抑臣又聞之創業之主亡亡以成其功繼體之君存存以保其位故聖人以必不必則兵戎可得而戢衆人以不必必之則戰伐益興故道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蓋亦防其後代人君輕用其兵也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舉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為之事不言之教皆數十章之後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衷微旨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何者伏惟道君降於殷之末代征伐出於諸侯當其時王已失衆正之道也久矣且不得指斥而言

故極論沖虛不爭之道柔弱自卑之德以戒之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也聖人先欲堙其源絕其本故經中首尾重疊唯以不爭爲要也夫唯不爭則兵革何由而興戰陣何因而列故

道君叮嚀深誠其有旨哉其有旨哉夫天地何言陰陽不測是以

道君强爲之名而立文字欲人知之使其行之非難知也非難行也況我國家祖有道而宗有德流聖裔而派仙源乎唐武皇哉不可得而稱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聰明文思濬哲溫恭纘十葉之鴻輝傳千億之命緒闡皇道而育萬物弘帝德而貞百度寂然不動神而化之戢干戈於方興之時卻行陣於已列之地無爲無事上德上仁貴五千之至言賤百二之重險結繩而理大化克被於生靈擊壤之歌至德亟聞於野老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少習儒業長無武功覩昇平於明盛之時賴亭育於仁壽之域是以不揆庸陋敢侮聖人之言甘心從鼎鑊之誅徼倖納芻蕘之志臣伏以道德經文遠有河公訓釋中存嚴氏指歸近經開元注解微臣狂簡豈敢措詞今之所言獨以兵戰之要採摭玄微輒錄道德經中章首爲題序列如左各於題後粗述

玄元皇帝聖旨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義謬將臆度用達管窺既無百中之能庶均萬分之一因號曰道德論兵要義述詞理荒鄙塵瀆

宸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謹言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道可道章第一

臣真述曰夫稟二氣而生居三才之際靈於萬物者謂之最靈靈於最靈者謂之聖人聖人代天地而理萬物者也於是因言以立道因道以制名然異於真常之元故曰可道既爲萬物之母故曰可名又天地之道無跡可尋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聖人之作有物有物可覩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徼觀猶示也且乾坤之用因無入有是以同出異名變化之理因有歸無是以同謂之玄蓋天地之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爲一玄也聖人之道代天理物各正性命復爲一玄也故曰玄之又玄是以道君將明王者治天下安萬國正師旅孰不由於此戶者也故曰衆妙之門臣伏惟玄元皇帝所建五千之文將垂億兆之祀同天地之覆載比日月之照臨利將無窮人受其賜故王者得之可以適天下諸侯得之可以安萬邦卿大夫得之可以凝庶績士庶

人得之可以知其所歸若好徑之徒不遵此道必有倒行之悔矧其違易即險而欲僥倖者哉微乎微至乎至不可得而言也已是以初標道非常道指其殊塗而同歸末言衆妙之門明其百慮而一致冠於篇首識有旨哉

天下皆知章第二

臣真述曰夫美者對惡之謂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美之爲美者此已知其惡也久矣皆知善之爲善者此已知其不善也久矣故其下文云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夫物既有名人既有情則是非彼我存乎其間是非彼我存乎其間則愛惡起而相攻矣愛惡起而相攻則戰爭興矣夫戰爭者不必皆用干戈斧鉞也至於匹夫之相手足蟲獸之相爪牙禽鳥之相觜距皆爭鬭之徒也然至於王侯之動即無不用其金革矣爲患之大莫甚於斯故偃武修文興利除害其事既理故曰無爲其教既行故曰不言是以云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夫無爲之事蓋欲令潛運其功陰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此之謂無爲也夫不言之教蓋欲令正身率下而不欲使躬之不逮也古者言之不出同此義也夫王者無爲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無爲於求取則賦斂不厚供奉不繁無爲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無爲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無爲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無爲於百姓則天下安矣其無爲之美利信如是哉又萬物作焉而不辭者言上下皆得自然之分悉無言辭也又生而不有其恩爲而不恃其德獨立造化而不居其功不怙其強果以自守所以事業簡易而長不離其身故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臣真述曰夫聖人之理不伐其善不顯其長上行其風下承其化既絕矜尚遂無鬭爭非謂其不用賢能而使人不爭也且自三皇五帝至于王霸未有不上尊三事下敬百寮外資卿相之弼諧內有后妃之輔助此奚謂其不尚賢乎哉必不然也又難得之貨皆是遠方異物若在上貴之無厭則在下之人供輸無已更相求取非盜而何盜賊既興兵革斯起矣又珍物麗容是人之所欲而聖人達理不蕩於胷中故其心不可得而亂也是以聖人虛其心者除垢止念也實其腹者懷忠抱信也弱其志者謙柔不犯於外也強其骨者堅固有備於內也常使人無知無欲者蓋率身以正人故使夫智者亦不敢爲也故此下文云爲無爲者直是戒其人君無爲兵戰之事也語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若人君皆能如舜之德則天下安得不治矣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道沖而用章第四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體道用心無有滿溢之志長使淵然澄靜如萬物之祖宗則自然挫折鋒銛之銛銳解釋紛擾之云爲故能和其光耀降嚴威也同其塵雜含垢氛也然玄元深歎此有道之君能存其至德如是故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言似天帝之先

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臣真述曰此言不仁者猶下經云不德也言天道與王者同施仁恩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且不責生成之報焉王者既不責於人則刑罰自然不用矣刑罰不用則兵革自然不興矣兵革不興則天下自然無事矣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言國君能調和元氣應理萬機如槖籥之用焉終無屈撓之弊也又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其此之謂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臣真述曰谷養也又虛空也言神氣遊息於虛空之中故得長存也玄天為鼻牝地為口天根於清地根於寧此言人君長能固守清寧之道以理其天下國家則自然無動用勤勞之事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章第七

臣真述曰夫天清而運動不已地寧而安靜無窮皆以其順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矜其功不厚其生施陽布陰復不為主故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能則象天地之德清寧沖虛不敢為天下先故能長先矣又外其身者謂不矜貴其身則憂患不能及所以得其身長存也又經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此之謂歟若夫人君克己復禮使天下歸仁既得億兆歡心蠻夷稽顙自然干戈止息宗廟安寧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諭理兵之要深至矣夫○上善之兵方之於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墊之災兵之亂也有塗炭之害故水治則潤澤萬物通濟舟檝兵理則鎮安兆庶保衛邦家若理兵能象水之不爭又能居所惡之地不侵害者則近於道矣是以兵之動息必當擇利而處之故曰居善地也主將之心必在清澄深淨故曰心善淵也兵者類多兇害故戒之曰與善仁也夫軍旅之政失則為亂故曰政善治也兵者所尚謀慮精微故曰事善能也凡興兵整衆應敵救災必當其期故曰動善時也既上文具標七善不爭之德矣此又重云夫唯不爭故無尤者臣伏以道君之意深切誨諭者正欲勸其人君無為於上不爭於下爾夫無為者戢兵之源不爭者息戰之本若王侯能明鑒其源洞觀其本簡其云為息其爭鬬則金革寧矣臣又竊嘗習讀五千之文每至探索奧旨詳研大歸未嘗不先於無為次於不爭以為教父凡人之情不能無爭唯聖人乃能無爭又爭之徒衆矣今臣畧舉○梗槩皆起於無思慮無禮法不畏懼不容忍故亂逆必爭剛強必爭暴慢必爭忿至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愎必爭進取必爭勇猛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夫如是王者有一于此則師興於海內諸侯有一于此則兵交於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則賊亂於其家士庶人有一于此則害成於其身是以王者知能官人能安人之道必當先除其病俾之無爭則戰可息矣戰可息矣則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於不爭且夫

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爭則兵矧乎王者豈固有爭乎哉故下經末章云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此所謂知終終之之義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臣真述曰夫兵者人情之所恃賴也且匹夫之徒帶三尺利劒持數寸匕首至有憑淩天子劫脅諸侯或邀盟於前或請命於後往往而得矧乎當九五之位全億兆之師尊居一○人下臨萬物乃知持盈不易揣銳實難故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此道君又以時人最所重者金玉故指以爲戒莫其能保惜之用存兢惕之意也此又特戒其王侯令守彼謙沖去兹奢泰永言伊戚無至自貽故下文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言身退者非謂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故經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其此之謂乎

營魄抱一章第十

臣真述曰嵬者陰之質也一者陽之精也此言人君常當抱守一氣專致柔和使如嬰兒之德善也滌除玄覽欲其洗心內照志無瑕穢也愛人治國能無爲者夫欲治其國先愛其人欲愛其人先當無爲無爲者即是無爲兵戰之事兵戰之事爲害之深欲愛其人先去其害故曰無爲兵戰之事也天門者鼻息之謂也欲其綿綿雖靜常令呼吸進退得其自然也明白者視聽之謂也欲其周流四達而常若無知也自此以上皆言理身理國兼○愛之道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以上聖人順天之道以養萬物故不居其功乃云此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

臣真述曰此車器及室三者皆取其因無而利有因有而用無故引之以爲證何者夫五兵之屬亦當其無有兵之用且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不必傷人然後爲用故知兵者備之以爲有戰之以爲無此即用其所不用者也蓋無之以爲用亦明矣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臣真述曰五色所以養目也視過則盲五音所以養耳也聽過則聾五味所以養口也食過則爽故聖王之理常復衆人之所過以全其身以安其神夫人君之心以睿聖爲本清靜爲根若乃逐獸荒原奔車絕巘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鷹鷂而爭先並熊羆而賈勇日月虧蔽旌旗糺紛馳騁忘歸殺獲無補風雨恒若宮室或空謂之發狂蓋由此矣故經曰○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其是之謂乎○又人君所貴難得之貨則盜賊生盜賊生則兵由此起兵由此起害莫大焉令人行妨固其宜矣是以聖人爲腹者貴其容受而無情也不爲目者賤其觸見而有欲焉故曰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臣真述曰夫王者守位皆承天之寵也諸侯得國皆承王之寵也故因寵所以爲貴因貴所以生驕因驕所以獲罪因罪所以蒙辱是

以聖人之得失常若驚也又王侯在上若不能以貴下賤自卑尊人但好戰恃兵乘勝輕敵必即禍患及之矣故以有其身乃爲身患外其身乃爲身存豈不至哉是以貴其身者適可以暫寄於天下愛其身者可以永託於天下也故經曰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其是之謂乎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臣真述曰夷者平易之稱所謂天之道故可視而不可見也希者依違之稱所謂地之道故可聽而不可聞也微者精妙之稱所謂人之道故可搏而不可得也然天雖清光運行終不爲皦潔以自顯也地雖寧静博厚亦不爲闇昧以自幽也人雖生生無窮終不爲分別以自尊也故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也是以散而陳之則爲三才合而渾之則爲一德故曰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此以上又言萬物因無入有從有歸無惚有恍無故云忽恍也又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言自三而復一無始無終從一成三無終無始故使人君執此上古無爲之道以治當今有名之物也無爲者亦謂無兵戰之事也有名者謂軍國之務也故能知始樸素之義乃可爲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臣真述曰此古之善爲士者謂上士也所謂若聖與賢而在王侯之位者也微妙玄通者皆道德之用不可得而稱也言聖人賢人治天下軍國無不兢懼畏慼皆若臨深履薄其容貌志意故常若冬寒涉川畏恥四鄰言慎之至也儼兮若客者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也渙若冰之將釋言合散屈伸當無結滞也敦樸者質素之謂曠谷者深邃之謂夫濁久徐清安久徐生皆順自然之理動静不失其時言孰能如此唯聖賢耳故曰保此道不欲盈言若王侯守此道者不欲滿溢而驕盈也故曰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此言能守道因循終無矜耀乃得長如弊故不立新成之跡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臣真述曰夫天之道常清虛太極無私於覆燾地之道常沉静博厚無私於亭毒則是陰陽各得其恒故人與萬物俱得盡其生成之理故曰萬物並作復者其見天地之心故曰吾觀其復夫物芸芸者生生之謂也生生之理盡故各復歸其根本以守其静是則歸根曰静静曰復命復命曰常言萬物盡無大傷各得復其性命以足自然之分即可謂得真常之道也故聖人能知此真常之道則是明白四達無所疑惑也若人君不能知此真常之道而乃縱其嗜欲妄作不祥興動干戈流行毒螫則必有凶災之報故曰妄作凶又知常容者言王侯若能容人畜衆則可謂至公無私至公無私即王道自著王道自著則其德象天德象天乃可與之適道既可適道自然能長且久故得終竟千齡必無危殆之患也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臣真述曰太古大道之行上德不德是以其

下之人但知其在上有君而已蓋日用而不知是也至於中古仁德無施恩惠日及是以愛而親之美而譽之其事漸著其次以義爲治小罪用刑罰大罪興甲兵是以畏之其下以禮爲治禮煩則亂誠喪欺生是以侮之又信不由衷人不信矣飾詞相詐猶或貴言悲夫是以王者當宜成不居之功守不敗之事使百姓不知帝力皆謂我自然而然善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大道廢章第十八

臣真述曰大道既隱下德有爲仁義之行遂從此始巧智小慧大僞生焉孝慈出於不和忠臣生於昏亂茲亦美惡相形之謂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臣真述曰此言絶有跡之聖棄矜詐之智則人受大利矣故曰百倍又仁生於不仁義生於不義令欲令絶矯妄之仁棄詭譎之義俾親戚自然和同則孝慈復矣又絶淫巧棄私利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盜賊不作矣然猶恐後代不曉正言若反之意故又曰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慾夫見素者外其質野之容抱樸者内其真實之意又思慮嗜慾者人之大性存焉可節也不可絶也故勸王侯令少之寡之則國延其祚人受其賜也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臣真述曰絶日益之學則無憂矣唯之與阿善之與惡相去甚近又戒其人曰何故不恭而好慢邪去善而爲惡邪豈不甚惑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今衆人熙熙然大荒乎嗜慾常如對享太牢之饌共登陽春之臺縱放其情無央極哉是以道君曰我獨怕然靜默若嬰兒之未有所知又如乘其車乘悠悠未有所止此蓋示人以謙卑退讓之貌不學衆人矜誇炫耀自言智慧有餘也故下文又曰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言我豈若愚人之心哉言非也我但昏昏悶悶忽忘若晦寂而無所止獨頑似鄙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食者服也母者道也蓋欲勸君服道於身以處無爲之事則兵革自戢天下獲安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臣真述曰孔甚也言甚大德之形容謂天地也天地因道而生承道而化故曰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言太初之氣從無入有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言太始之氣因有成形之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言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雖在窈冥之

中常不失其信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又言萬物始生皆自於恍惚窈冥之中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所言曲者謂柔順屈曲之義也非謂回邪委曲之徒也自此以下皆正言若反之意是以聖人抱一者唯抱此曲全之道以為天下之法式也又從不自見以下四節皆不爭之道也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兵戰自然息矣故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以此曲全之道而歸根於正靜者也治軍治國之道先此為妙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臣真述曰希言者無為無事之謂但使為上者希其言省其事即合於自然之道也又理國理戎皆忌於繁促猛暴之政故舉飄風驟雨之諭以明之夫同道同德之順也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以其迷日固久同失之人各自得之亦俱不知是失故曰失亦得之也信不足者此言下信不足亦由上之人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臣真述曰凡踶跂闊步之人皆不得正立而安行者也此論躁競之徒舉兵動衆皆不得中正之道也而況自見其明自是其彰自伐其功自矜其長故聖人舉此餘穢之食贅醜之行總皆惡之則有道者安得而處之哉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臣真述曰此一章極言道體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名之名無物之物故曰强為之名曰大凡言大者無窮無際之謂也且群方廣大道無不之之猶逝也逝而不已必遠遠而至極必還故曰返也此言道之周行無所不在故為天下之母母者道之宗宗者一也故經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此所謂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是以三才相法以至於道道乃法其自然故王者法其自然則能事畢矣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臣真述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又靜者仁之性也古之所謂君子者通言天子與諸侯也終日行者言君子假如終竟一朝一日之行亦必須崇備法駕居其輜重之中以謹其不虞也輜重者兵車營衛之具也又言人君雖有離宮別館超然高逸豈可以萬乘之重自輕於天下此又深戒其單車疋馬潛服微行之失是以輕舉則失於為君使臣之禮躁動則失於為臣事君之義豈可不畏哉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其是之謂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臣真述曰無轍迹者行無行也無瑕讁者守中也不用籌策者戰必勝也不可開者守必固也不可解者無端緒也此五善者皆聖人密謀潛運不露其才不揚其己不顯其跡不呈其形常欲令戢兵於未動之際息戰於不爭之前是以國無棄人人無棄物此皆襲用明聖之妙道以至是乎又聖人不立德於人不衒仁於物但使百姓日用而不知故亦不尚師資之義然恐衆人不窮至理以為大迷深論與旨誠為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臣真述曰夫爲人君者已有雄才英略盛容猛氣矣又居至尊之位處兆人之上六軍環衛百司具存不惡而嚴矣不怒而威矣故常欲令守其雌靜如爲天下之溪溪者沖虛容受藏疾納污之地也夫如是則其德常不離於身也復歸於嬰兒言其守道懷德其性還如嬰兒真常未散使矯僞之端不能入其心境也又雖知其明白皦潔要令常守拱默闇然之道乃可爲天下法式夫如是則其德無有差忒復歸於中正之極也夫榮辱者相隨之物也人君能知其榮華倏忽而來常思困辱襲其後者則爲天下谷谷與溪義同也以是道德常足復歸於樸樸者元氣之質也故聖人散樸則爲器量用人則爲官長大制者謂制天下國家也夫制天下者豈有細碎割截之事邪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特言非望之人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已見其不得也爲之者謂興動兵戎之事也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不可爲者言不可用干戈而取之也若以此爲之者必敗也以此縱有暫執而得之者亦旋而失之也故物有行有隨有煦有吹有强有羸有載有隳者皆禍福之倚伏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將欲立於中道守之無怠戒之至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戒將相輔弼之臣也言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於天下其事好還者臣敢借秦事以言之李斯趙高白起蒙恬之類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强吞噬攫搏焚詩書坑儒士血趙卒四十餘萬其於所下之處悉殘滅之使無遺種始皇猶獨竊視天下未足其心雖天祿已終而毒螫之餘仍相殘害不經時而土崩魚爛矣是以胡亥弒於望夷子嬰戮於咸陽扶蘇死於長城李斯父子糜潰於雲陽白起齒劍於杜郵趙高取滅於宮闈此皆事之還也又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且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十萬之師在野則百萬之人流離於道路矣加以殺氣感害旱疫相乘災沴之深莫甚於此故善爲將者當須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不得已者是聖人用兵之要道也即是宜果行勿强之道不伐其功不樂殺人恬淡爲上雖勝不美此是果而勿强之義也夫物壯則老師曲之謂也所謂早已者言不道之師早當止已而勿復進用向使李斯白起之師早圖退止豈有自焚之禍邪

夫佳兵者章第三十一

臣真述曰兵者劒戟戈矛之類也佳好也言器械者唯修飾犀利珍好者適是不善之器也又左陽爲吉右陰爲凶君子必不得已而用之則當以恬淡爲上恬是安靜淡無味也言戰陣雖勝當須淡而無味故曰不美美之者則爲喜樂於殺人也且所殺者皆吾人也吾人也安得而樂殺之必也樂殺之則王者何以得志於天下也又古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爲所殺者皆吾人安得不以喪禮處之乎後代則不然師徒所

征之處大抵成敗相半矣設有一勝必先以大帛顯書其事露布其文彼主將者仍皆以十作百以百為千以千為萬用要其功上之人或知其詐欺且借以為勢務立其威此則使人怨於顯明之中神怒於幽闇之處故曰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如此為將豈得謂以道佐人主乎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臣真述曰樸者道之實以其精妙微細無所不在故曰小也言王侯若能守此微妙之道常能無為清靜則萬物自來賓服矣天地陰陽自然和合矣甘露時雨自然降潤矣如是則言不令人人自得其均平矣由此之故始復制致萬物之名物既有名則夫君臣上下萬物萬事無不各知其所止矣故為君者知止於仁為臣者知止於忠為子者知止於孝為朋友者知止於信為夫婦者知止於義為干戈者知止於戰為賦斂者知止於薄既各知其所止故皆得不至於危殆也譬如道在天下用之為治猶川谷之與江海言其感應走集晝夜朝宗無時休息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臣真述曰夫測度淺深聽言觀行人焉廋哉此庶可以智知故曰知人者智至於澄心內照無我無人了然自知非明孰可故曰自知者亞聖之稱言人自知之難也夫羸不及霸始僭稱皇項未及強而先稱霸然泰兼天下楚伏諸侯併吞則六國逡巡叱咤則三軍辟易夫如是適可謂有力而勝人者也夫有力而勝人者未嘗不終為人所勝若乃周家忠厚之德豈不謂自勝者歟且避狄愛人從之者如市觀兵誓眾闇會者如期是以前徒自攻一戎大定至其末裔淩遲諸侯力政猶不敢為主海內空位四五十年斯豈不謂自勝者歟故曰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能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故強大者有道則不戰而克小弱者有道則不爭而得又知足之富貨財無數人之道也自強其志乾乾不息天之道也善守其道不失其所非久而何慎終如始則無敗事非壽而何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臣真述曰此言大道汎然盈滿天下可左可右者謂萬物無不從也無不在也萬物所以恃之而生育長茂亦所辭謝其恩功成而不名有者言聖人順道而理加以無心之愛被以無情之養故不為萬物之主自然常無所欲此豈可名之為小邪又萬物悉皆歸之而聖人以至公之道御之亦不曰我為萬物之主此豈得不謂之大邪是以聖人常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明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臣真述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王者執持大象不失其道則天下之人無不歸往往者又皆以道德安之養之使其通泰無害則何異於置飲食宴樂於康衢之上而恍飽行過之人哉又以微妙之道治軍行師皆以恬淡無味為上自然無形無迹故使視聽者不可得而聞見也又大道之行愈多愈有無盡無窮

故曰用之不可既既盡也已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臣真述曰此一章正言其天地鬼神害盈福謙之義也言治國治軍者必須仰思天道俯察人事常宜深自儆戒曰夫天時人事乃令固開張我者莫將欲歙歙我乎乃令固强大我者莫將欲弱小我乎乃令固興盛我者莫將欲廢黜我乎乃令固饒與我者莫將欲刼奪我乎王侯若能始終戒慎若此者可謂知微知彰矣故下文云柔弱勝剛强此亦非謂○使柔弱之徒必能制勝剛强之敵直指言王侯者已處剛强之地宜存柔克之心耳故謙卑儉約即永享其年驕亢奢淫即自遺其咎蓋物理之恒也聖人猶恐不悟下文又切戒之曰魚不可脫於淵魚喻衆庶也淵喻道德也夫王者理人當須置之仁壽之域使魚在深水之中常無困涸網罟之患則獲其安樂矣又先王耀德不觀兵兵者國之利器也固不可以示見於人兵者戰而不用存而不廢之物唯當備守於內不可窮黷於外者也若示人於外終有敗績之辱豈不慎哉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臣真述曰夫常道者謂無名之始道常者謂有名之初故本初無字乃爲一氣之宗亦既有名爲萬物之始又道法自然天地陰陽皆自然和合無所云爲故曰無爲也至於四時運行百物成熟故曰無不爲也又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以王者當行天之道凡天下之害知之盡無爲也天下之利知之即無不爲也夫天下之害莫大於用兵天下之利莫大於○戢兵言王侯但能守此自然之道則物無不自化者既而化成又有嗜慾將作者即當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以不欲爲根靜而歸根常而復命可謂復守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既復即萬物安得不從而正也故曰天下將自正經曰我靜而民自正又論語云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是之謂乎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臣真述曰上德者與道同體所謂三皇之時不可得而稱也故曰不德下德者爲道之用所謂五帝之時親愛萌生故曰有德仁義禮者兼而行之所謂三王之初防患救亂之功興矣名怨而論之將以理天下國家以及於身其揆一也故曰三皇五帝之與三王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者也是以道德仁義○禮王者當兼而用之亦猶五材相資闕一不可也道君所以援古及今明其失得者蓋以其干羽寢於兩階金革興於三代忠信既薄玉帛空行優劣於下衰庶政及於前古夫禮失則亂救亂者必以禮亂猶理也言禮者理亂之首也然道君之意蓋欲其時王捨禮而行義去義而成仁除仁而尚德違德而適道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以去彼禮義之薄取此道德之厚將以爲王者之理化也豈不至哉故曰去彼取

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臣真述曰夫唯道君廣引天地神谷及萬物之得一者觀其指歸皆在於戒侯王也以用也故若曰天地無用其清寧以自安泰當須常恐有裂發之變也神谷無用其靈盈以自恃當須常恐有歇竭之困也萬物無用其生成以自長久當須常恐有絶滅之時也侯王無用其貴高以自強大當須常恐有顛蹶之禍也故曰以賤為本也非乎夫不自強大則○不爭不爭則兵戰自息兵戰自息則長保天祿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臣真述曰此言萬物動出芸芸無不反歸於根故曰反者道之動夫常物之動動之於動唯道之動動之於靜故曰反者道之動反猶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靜為心以動為用今反其動是復其靜也故曰反者道之動也是以聖人慎其動而常處無為深達歸根守靜之義乃能知常能知常然後能不妄作能不妄作故為之明又柔弱者道之用言聖人必用柔弱之道以勝天下強暴之人也又物猶事也凡天下之事皆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以聖人常處無為之事歸復於靜則萬物皆得自然生成不假云為動作故曰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臣真述曰若聖與賢猶多品彙凡百庶士詎知等夷故道君於此畧舉上中下三級以明識道之深淺爾文宣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上士勤行之志可得而知矣又以可上可下之性故有若存若亡之譏夏蟲疑冰之談故有聞道大笑之説故復建立其言有之曰明道若昧此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闇昧也進道若退此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夷道若纇此言人君之德也雖巍巍則天常同衆類不自標異夫如是故雖上德之君必如溪谷之卑下虚受納汚也雖大絜白之君亦常如自居穢辱也雖廣大悉備常若不足也雖欲立德於人又須常畏人知故曰若偷也雖體道真實常若渝變也大方無隅寧見圭角大器晩成不求速達大音希聲必震蟄藏大象何形無狀之狀道本無名強為名字作萬物毋皆假借自然而生育之故曰善貸且成夫人君執德謙柔用晦無為之若此天下其孰能與之爭既無所爭則兵革自然戢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臣真述曰夫元氣始生生生不已故有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又萬物之出莫不皆負背陰○肅之氣抱向陽和之中中而和者乃得為人故謂之最靈既靈且智是能知損益之義乃稱號其所惡者蓋欲自取其損以冀其益爾故曰物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其是之謂歟言人之教戒亦當須取我此義以教戒之言若不知損益之道但恃衆好兵暴強輕敵必當摧辱破敗覆軍屠城即是失其死所明矣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治天下國家禍之大者莫過於此是以云吾將以為教父言教戒之重者亦莫過於此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臣真述曰至柔者謙虛清靜所謂自然之氣也至堅者剛強運動所謂有為之徒也夫柔靜剛動弱必勝強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若人君能以精微密妙之道致無為之理則無所不入故曰無有入無間無為之事亦所謂清靜致理無為戢馬之事也不言之教欲其正身率下則人從之不待其言也故曰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也又經曰行不言之教是也然聖人之治無以加於是乎又道君歎其當代罕能行之故曰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臣真述曰名者祿位也爭者忘其身貨者財寶也貪者輕其死夫名踈於身身多於貨雖甚愚者猶必知之及在得喪之間與奪之際則中智之徒盡未能免其惑也故唯聖人能知戰鬪之可息不爭其名知財貨之可足不害其身不多藏不厚亡是終厥身而辱殆所不能及故可以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臣真述曰夫聖人雖處萬全之地亦不矜其成常若虧缺故其用也終無弊敗之憂雖居至滿之勢亦不驕其盈常自謙虛故其用也永無窮困之厄又直於其人曲於其己故曰若屈藏其機微用其質樸故曰若拙際其文詞絕其給佞故曰若訥且此上文數節詳其大歸終本於清靜之德故引躁靜相形寒熱相勝之義以證之夫清靜者無為也無為者亦謂無為於兵戰之事乃可為天下之長也又經曰我好靜而人自正又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皆此類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臣真述曰夫去奔走之馬糞其荆棘之田非有道歟四郊多壘戎馬生於其間非無道歟是以人君恣可慾於心則天下之人皆得罪矣嗜慾至而不知止足之分則天下之人皆受禍矣又人君所欲盡得則天下之人悉罹於殃咎矣必也上之人能知足之為足則天下之人孰不常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章第四十七

臣真述曰夫人君則天效地恭己正南面無為於上垂拱而已無不為於下各有司存自然百度惟貞萬物咸若何必行而後知見而後名為而後成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臣真述曰為學者謂傳習前王禮法政令滋章故曰日益也為道者謂善閉七門克持三寶故曰日損也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故曰損之聖人之道損有餘奉天下故曰又損之能用此道自然以至於無為矣夫聖人少思寡欲偃武修文自然無所云為也又天下之利知無不為故曰而無不為也又聖人為君常無為無事以百姓心為心乃可以取天下之心也及其有事也則以賦稅奪人之貨財及其有為也則以干戈害人之性命夫如是則親離衆叛國滅人危又何可以取天下之心哉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臣真述曰聖人以百姓心為心者蓋所謂以欲從人之義也人之不善吾亦善之者謂亦

以道德教之使之為善故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也又人之不信吾亦信之者言我信不足使人不信亦以道德教之使之有信故曰德信又在猶察也聖人察天下常惵惵然不停不息而為渾同其心皆使去惡從善是以百姓悉傾注其耳目而視聽聖人之恩意而聖人咸子愛之故曰皆孩之既孩撫天下之人則為人之父母明矣豈有人之父母肯以干戈刑罰而欲害其子乎必不然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臣真述曰動出為生休入為死十有三者所謂四關之與九竅也夫四關者性命之源流九竅者嗜慾之門戶源流則動靜存其節門戶則啓閉有其時順之所以長生逆之所以致死又存生者莫過於養養過者復傷其生故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善攝生者謂聖賢也伏以道君謙不自言故曰蓋聞也夫聖人之道利而不害物豈能傷故雖之原陸亦不畋獵而求遇虎兕以殺之雖入軍中亦不被帶甲兵而求殺其敵是以終無角爪鋒刃之患者以其能和光同塵調養元氣存綿綿之道得生生之理故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又末世用兵置之死欲求不死其可得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臣真述曰夫乾道無情而生坤德無情而畜是以物得流形勢得化成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尊德貴皆自然受天之爵禄也其孰能有封建者乎於是王侯則而象之言王者當宜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萬物而不失其時仍不有其功不恃其力絕其宰割息其鬪爭夫如是乃可謂合天之德也故曰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臣真述曰道始有名乃為天下母王在域中故象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言王者必當守道育物塞聰蔽明則永無勤苦危殆之事又能見其微細之萌而防杜之乃可曰明又能守其柔弱之道必終得其強大矣用其光言耀德於外歸其明謂體道于中治國治軍無害於物何殃之有故曰襲常襲猶密用也言王者常當密用斯道也已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臣真述曰我者我侯王也言侯王有能介然獨知行於大道唯所施為之事正當最可畏慎爾言其大道坦然甚平易而人不行但好趨其斜徑以求捷速之幸益欲速必不達故深戒之又言朝廷公署雖甚掃除修潔然而田野亦甚荒蕪倉廩亦甚空虛而戎臣武將不限有功無功皆被服羅紈橫帶刀劒屬厭飲食多藏貨賄專取不足之人奉有餘之室此誠所謂盜賊之矜誇豈可謂大道也哉此蓋道君深歎衰困之時天下若此之過故立此章以切戒之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臣真述曰善建者謂創業之主以德昇聞故一立而不可拔也善抱者謂繼體之君以仁守位故一持而不可脫也此一章蓋明其全用修德行仁以傳萬祀之福都不在曆數時運干戈強力以取之也故經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自古天皇以降至于五帝于

孫承繼其位者多至數萬年少亦數千歲曁于三代雖有辟王傷之猶得八九百年然後分崩離析以喪其國由是而言豈有曆數時運干戈強力者耶必不然矣又文王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故經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豈不謂然乎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德厚之君必精全氣和有如赤子之狀無機無慮自誠而明是以物莫能害○夫毒蟲猛獸攫鳥者喻兇惡賊害之人言○兇惡之徒雖有猛銳鴆毒之氣終亦不能傷於德厚之君也又引號而不嗄和之至者夫五常畢備謂之和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生生滋益乃謂之祥言君人者當宜日自損戒其身心必令柔弱慈哀不能使氣任力故為強梁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明其使氣者不可久也又強者為壯壯者則老師老為曲義亦在茲故戒之早止令勿復行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臣真述曰夫以道用兵則知者必不言其機也言者必不知其要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者兵之深機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者兵之至要也並不可得而言也是以謂之玄同故聖人之師以戰則勝以守則固非天下之所敵也然而不敢輕天下之敵是以遠近者不可得而親踈患怨者不可得而利害等夷者不可得而貴賤故為天下之所貴重也○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臣真述曰治國者以政政者正也君率以正孰敢不正用兵者必奇奇者權也權與道合庸何傷乎以無事取天下無爭者無兵革之事故曰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又曰天下多忌諱者以其漁獵竭澤禁止多門財不足於人利不流於下下之彌貧固其宜矣又使天下之人皆得肆其權謀操其利器非昏而何昏猶亂也民多伎巧奇物滋起必蕩上心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人不畏死也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人自化言無為兵戰之事則人安而從化也我無事而人自富言無賦役之事則人理而日富也我好靜而人自正言歸根復命而人自正也我無慾而民自樸言不為嗜慾所遷則自樸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臣真述曰夫為君之道必當隱其聰明寬其教命常悶悶然則民自樸素矣若上有苛察之心則其下之人必欺違苟免不誠不信矣○又福倚禍中禍藏福內唯人所召因事而生○往來勝負之場追隨寵辱之際將迎或異休戚必同自身及家自家及國以至于天下無大無小所宜畏慎唯此倚伏爾又凡人之情但欣福來罕憂禍至且處禍之時萬慮思福居福之地一不防禍故曰孰知其極矧乃以正為邪以善為祆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自居其方亦不栽割於人自守其廉亦不穢鄙其俗屈己伸人故曰直而不肆藏明用晦故曰光而不耀

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

臣真述曰嗇猶愛也言王者治人事天必當以仁愛爲宗故曰莫若嗇夫仁愛之道行焉則天下早服天下早服故謂之重積德重積德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道也謂王者守國有道自然根蔕深固以享長生久視之福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治大國章第六十

臣真述曰治天下國家之人皆似烹煮小魚也當以安靜不撓爲本既以安靜爲本自然不失其道道既不失陰陽大和陰陽大和則風雨時若風雨時若則百靈獲安百靈既安則妖精之徒不能爲變恠之事故曰其鬼不神且明王在上兵革不興信順之人天地福祐是以聖神協應盛德交歸焉不亦宜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臣真述曰此章極言王者常以謙下爲德也豈以兵革强力而求勝負於其間哉夫大國小國之交人事兼畜之義考其情理豈非各務其所欲耶夫各求其所欲必則大者宜爲下明矣凡謙卑之道皆損上益下其用在上不在下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是之謂乎

道者萬物章第六十二

臣真述曰聖人所以寶此道者以其可保保養天下之人也夫天下之人善者少不善者多其可盡棄之耶是以聖人立天子置三公務戢干戈不用刑罰美其言尊其行冀其遷善理而化之故爲天下貴何拱璧駟馬而欲較其優劣哉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臣真述曰至道之君端拱垂衣而治故曰爲無爲也偃武不爭故曰事無事也合道存神故曰味無味也夫萬國之心兆人之性冬寒夏雨尚有咨嗟王者之心豈限大小寧論多少皆當以德綏之俾無怨咨故曰報怨以德夫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者言人君若有所慢易則必有禍難之事生於其間也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者言人君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是以聖人防微以至於著積小以成其大若於已著已大而後爲之則不及已故曰終不爲大乃能成其大若故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理固然矣又簡易之道則易從也慢易之失則難生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者重慎之至然後能於萬事萬機竟無所難故曰終無

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臣真述曰此章全言成敗在人始終有道聖人以此不敢妄動以求速成者也是以居安思危故曰易持也先天不違故曰易謀也忽有奸宄作難必當乘其危脆之初破之必易接其細微之始散之無難故曰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此皆以先見先覺未萌未兆之前欲早爲之恐其滋蔓即難圖也又大樹生於纖毫高臺起於覆簣遠行發於自邇此三者皆明積小以至於大由近以及其遠若循涯而俟之則必至之期也若過分而求之則欲速之累也故師旅之事不可爲爲者必當自敗也干戈之器不可執執者必當自失也是以聖人無所爲無所執故無以敗無以失明矣又世間之人皆從事多疑臨途好徑行師守國多於垂成而自敗之此皆是失其本末迷於始終者也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人之所不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人之所不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蓋欲輔助萬物使自然而成熟之終亦不敢專擅獨見有所云爲者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古者之善爲道之君不教天下之人使有智者以其詐所藏也將以天下之人愚之者以其直所在也故曰人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何者凡衆庶之徒恒性淺劣智慮未發狙詐先行怨讟豈辨於是非逆順寧知其撫虐或蟻聚於州黨或蜂起於河山一兇首謀萬人隨唱征伐之舉恒必由之此亦非謂其用智治國即爲國之賊也言其使衆庶之徒多智即盡能爲國之賊害也故欲使天下之人皆能守其愚直樸素者乃所以爲國之福祿也若國君常能知此兩者即自爲楷模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夫其玄德深矣遠矣欲令人君則之象之自然與萬物反其樸素則天下之人必能至於大順故曰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臣真述曰此特引江海之爲諭者蓋欲其人君謙柔卑巽之極也夫謙柔卑巽之極乃得天下之歡心得天下之歡心然後得樂推而不厭得樂推而不厭則自然上下無爭夫不爭之義與天同德美利萬物不言善應周流六虛不謀善勝且天下之人孰能與不爭者爭乎哉必不然矣

天下皆謂我大章第六十七

臣真述曰此章欲明三寶之要先舉我大之文夫大者道之體也下士不知故謂似不肖此欲其人君深詳三寶之義保而持之故先開用捨之端以明慈儉之德也夫言慈故能勇者謂以一人之慈心而得天下之死力非能勇而何夫言儉故能廣者謂以一人之儉嗇而得天下之富有非能廣而何是以三皇用之以剋九黎五帝用之而去四兇湯武用之而以兵勝天下成康文景用之而刑罰皆措及其桀紂捨之而國滅幽厲捨之而身亡秦嬴捨之而二代夷戮項籍捨之而五體割分漢武捨之而天下減半曹公捨之而吳蜀

鼎峙故曰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夫言捨其慈者謂去其慈愛於人人無死力之報乃以一人之膽烈欲敵天下之仇讎安可施其勇敢哉夫言捨其儉者謂不知愛嗇厚其聚斂奢其宮室加其師旅財穀皆空君孰與足又經曰後其身而身先又云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常不敢為天下先而終為天下先矣故自黃帝至于文景用之之效也如彼自桀紂至于曹公捨之之驗也如此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臣真述曰夫體道之君皆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奚武之所尚哉又善戰者不敗必以恬淡為上既曰勝而不美猶以悲哀喪禮而處之何怒之有哉又聖君德合天地自然無爭故曰善勝敵者不爭夫王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此必先得其心後用其力者也故曰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不爭之德可以配天立極故曰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臣真述曰道君謙讓不能自言故假用兵者有言也夫兵者必以先舉者為主後應者為客也且聖人之兵常為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為客也進少退多者是沉機密用重敵之意也故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善師而不陣即自無征伐矣故曰行無行也既無征行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何攘臂之有哉夫有道之君縱有兇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師告之以文詞舞之以干羽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故曰仍無敵敵既退卻干戈戢藏故曰執無兵兵既戢藏恐其忘戰故又戒之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輕敵者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與其無備於內寧好戰於外好戰於外猶有勝負無備於內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天下然以其時主理亂言之則敵亦眾矣何者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即天下皆吾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甲小之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卿大夫不失其臣妾即得小大之歡心矣士庶人不忘於修身即得真實之歡心矣夫然乃可以全吾所寶矣吾寶者身與位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凡言哀者慈愛發於哀誠之謂也若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勇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即何向而不勝哉故曰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臣真述曰天下之利害莫大於用兵是以道君殷勤懇惻於此前章已極言用兵重敵之義矣猶恐後之人不能曉達故於此章又特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又曰言有宗事有君宗者根本之謂君者主守之謂此謂吾之云言皆有宗本吾之叙事皆有主守而人但不能知不能行爾故歎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則法也貴亦猶希也今既不能見知於我又

不能法則於我即是道德不行道德不行是以聖人見闇於外藏明於内處而不出之義也故曰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臣真述曰夫有知其所知而不言其所知此人之上也蓋有不知其所知而強言其所知者是人之病也故知此安知為病則不病也至於用兵之機尤在於此唯聖與賢乃能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大威者甲兵之謂也凡士庶人無所畏則刑罰至卿大夫無所畏則黜辱至侯王無所畏則甲兵至又書云不畏入畏同此義也又戒其為人上者當以寛大居心無令狹隘為體又不得自鄙薄其生之理夫不自鄙薄必重於治人重於治人人必樂推人既樂推又誰厭乎故先為不可厭之事然後得人不厭故曰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聖人之明固已自知安肯揚己露才以自呈見聖人之仁固當自愛安肯驕人傲物以為尊貴是以去彼自見自貴之大迷取此自知自愛之弘益故曰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若果敢而為勇猛者必好兵強於天下而殘殺其人也若果敢而不為勇猛者必務道行於域中而全活其人也故曰知此兩者有利有害夫天之所惡者好殺之人也聖人知之久矣今又言猶難之者蓋重戒之極也夫聖人則天行道無為而立事不言而設教在天下豈有爭之者乎既無所爭則何從而不勝故曰不爭而善勝夫天從人欲疾於影響非善應歟寒則夏至熱則冬至非自來歟品物流形各正性命非善謀歟恢恢之綱人君象法也宥過無大非踈而何刑故無小非不失而何又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同此義也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臣真述曰夫窮兵黷武峻制嚴刑則人必無聊也人既無聊則不得畏其死明矣既不畏死如何更以罪罪之民免而無恥其在茲乎若人君以道德化之則人必懷生而畏死自然有恥且格既有恥且格而復有兇惡之徒忽為奇者即吾得執而殺之此謂用兵之徒作奇巧詐偽而亂人惑衆者也則吾得執持而誅殺之然以其是天之所惡猶不得自專故曰孰敢常有司殺者司殺者謂天綱也且王者萬方有罪當自責躬以俟天神自行誅殛也豈可寄情遷怒濫罰無辜故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人之饑章第七十五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役繁賦厚稅重入多由此凶饑理固然矣又言有為者是人君好為兵革之事夫一家有兵以及一鄉一鄉有兵以及一國一國有兵以及天下天下有兵亂靡有定於是耕夫釋耒而執干戈工女投機而休織紝齊人編戶太半從戎子弟父兄隣里宗黨同為鋒俠共作奸回雖善誘恂恂孰云孔易故曰難治夫人之輕死者為君上營求之過厚使下之人無聊是以輕死故歎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善也

此謂好積財以貴其生者也非保道以養其生者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臣真述曰此章又極言柔弱之用指陳生死之徒臣愚竊稽其深意都在於兵強則不勝之義又下文云木強則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者蓋又切戒其兵強之患也何者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鬬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強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衰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新莽既篡而旋滅苻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強則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然後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豈不信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臣真述曰此一章所引張弓之諭者正在於損益之道爾言侯王若能知此損益利害之要則天下將自均平矣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且成財者耕織之人也破財者軍旅之人也夫成者寡而破者衆此其所以長損不足而奉有餘也若使化兵為農損上益下則自然無偏無黨平施大同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此言理財正辭以佐佑人之義也又聖人雖能變化兩儀而不恃其力雖能生成萬物不處其功蓋欲陰德潛行不言所利故曰不欲見賢見賢謂揚己伐善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又特引水柔弱能攻堅強者也嘗試論之曰且夫五行之用土能制水原其至極土在水中鑽石流金無所不尅萬川朝海四海宗天孰云剛強而有勝此故曰其無以易之是以道君深歎天下之人不能知此之妙用勤而行之故曰莫能知莫能行復引聖人之言受國之垢與其不祥此所謂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王者之心誠兼此義言之有似反倒故曰正言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臣真述曰夫天生蒸人而大欲各存於心爭勝逐利背正為邪大者相讎小者相怨天既愍之樹君以理令其革弊乃有餘弊生焉豈得為善也故曰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持德信之心行不言之教加恩於九有恕罪於萬方夫契者德信之謂又吉事尚左無問智愚皆同赤子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若人君不以道化天下但齊之以刑道之以政即不得盡善之道故曰無德司徹徹者有跡之謂也言守其禮法之徹跡耳又言人君若長也體道理國者則天地靈祇必常隆其景祚也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臣真述曰此章言為君之道雖處大國之強亦常須自為卑小雖有衆庶之力亦常須自示寡弱夫自為卑小者且無矜大之過不失

謙柔之道自示寡弱者且無恃賴之尤不失隄防之備設使國中有什人之豪百人之長者亦不任用以生其必夫如是則人各懷戀其生畏重其死既安鄉土寧遠遷移又饋餉不行則舟車無所用戰爭既息則兵甲無所陳自然人致太平以復結繩之政由是甘其食美其服止足存於衷也安其居樂其俗風化行於時也自然隣國對境無相覬覦詐偽不行忠信為實不相姑息俱無聘問之私不懷隱欺自絕往來之禮故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自以為親著五千之文將傳億萬之代明彰日月德合乾坤弘大道先天而生表聖人法地而理定德仁之優劣論禮義之重輕去彼薄華居斯厚實是以重標三節將明兩端此蓋同出而異塗言行之深戒者也夫誠信者不務諂諛不矜捷給無甘巧之說絕詭飾之詞安得而美哉夫善德善言天之道也聖人奉而行之豈容辯偽生乎其間又曰聖人不積者此言聖人非無積也但以其財積則能散之德積則能行之故下文又言天之道利而不害者終欲重明聖人象天地之大德以佐佑生生之理故又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夫聖人所以貴之者無為也今此乃言為而不爭何也臣以為此之一章乃是八十篇之末章此之一句又是五千文之末句故知言之宗事之君其義盡在此矣此蓋不言有為與無為而直言為者欲其人君為無為也又欲其無不為也其義明矣夫一家不爭即鬬訟息矣一國不爭即戰陣息矣天下不爭則征伐息矣夫鬬訟息於家戰陣息於國征伐息於天下此聖人之理也故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其此之謂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　欲一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為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于李氏降生于商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胎託娠經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常逍遙李樹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無果母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或云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顙聃耳大目踈齒方口厚脣頟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淵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午手握十文蓋稟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為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為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卑秩居周久之見周衰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

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夆車徐甲
為御遂去周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
字陽公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或今西升經是又莊列所引之句或上）
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
莫知也喜姿形長美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
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
情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博愛損身濟物
入為東宮賓友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有
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
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真人當過京邑乃戒嚴○
○門吏掃路焚香以候應兆至七月十二日甲
子老子到關喜擎跽曲拳邀迎就舍巾櫛盥
漱齋戒問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
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
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
夫流沙異域獷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
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
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
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
空冉冉升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

樓居清齋屏絕重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
凝形釋骨肉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
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去家超然高蹈
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為文始
先生俱遊乎流沙之域或曰昭王時出關化
導西胡至幽王時却還中夏故孔子適周嚴
事老子而問禮焉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
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
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
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
○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
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
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
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
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
子其猶龍邪是時天下闇王道衰故再出關
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老子受
學於容成問道於常摐皆古之隱君子也老
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為將軍封於段干宗之
子注注之子宮宮之遠孫假假仕於漢孝文

帝假之子解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
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自
伏羲以來至于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論
之老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時俗
見其久壽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老者尊稱
也子者通號也人受命自有通神達見者稟
氣與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
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
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
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固教戒役使○
○鬼魅皆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極者
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土苴聖人之餘
事也老子恬淡無為專以長生為務故在周
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和光同塵內實自然
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無為故著書稱微妙
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真人也且老子
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于玉京莊子之鼓盆
送妻而入侍帝宸皆為道之宗師者使後世
之人信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
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歷代尊崇廟

貌不絕至唐乾封元年高宗詔贈老子為玄元皇帝光宅元年太后詔贈尹氏為先天太后故為有唐聖祖焉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篇今曰老子道德經者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耳夫道者杳然難言有物混成強名曰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又道路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道者德之欽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德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經可法之義又經者書之尊稱也今言道經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之也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化之後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五常是明道德為眾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八十一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道以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天數奇故上經三十有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有四章此皆起自先賢且仍舊貫此經以重淵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則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則塞其兌閉其門谷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淵之又淵眾妙之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遊其廊廡者皆自以謂升堂覩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輒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恍惚杳冥在達者之自悟耳

老子論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著書所以傳道其垂教所以救時救時之弊不同故述之出亦異其述既異故立言有不同使後世之士於此異觀而以孔老為殊訓也茍通其道而不窒以時會其心而不拘以述得其意而不泥以言則諸聖之書相為終始固未嘗少戾也自三代之季聖王不作天下溺於文勝之弊無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道降德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老聃氏生於周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故其去藏室而隱也關令尹喜請著書遂作八十一章以暢道德之旨其辭簡其理遠以深為根以約為紀以本為精以末為粗必欲使斯民復結繩之朴而後已其所以扶衰救時可謂切至矣不幸後世不見天地之全功聖人之大體儒者若馬遷氏至謂學儒者黜老學老者黜儒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楊雄氏曰絕滅禮樂吾無取焉韓愈氏曰坐井觀天其見者小也三君子者一何不知聖人之甚歟蓋道猶歲也聖人時也夏以生出為功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蕃鮮一則使之凋悴而反本相因而歲功成焉且自伏羲始造法迄于堯舜三代禮樂制作炳然大備則夏之時也當老子之時禮文過度若不斂浮華而歸道德聖功何由而成哉其言失道而後德至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謂天下莫尊於道德而莫卑於禮茍自禮反之於仁

義仁義復歸於道德其於治天下有不足爲矣所以黜仁義禮智而皆以道德著書詔天下後世其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太易之初渾淪而已無形體之可見無氣質之可名逮乎易變而爲一始有數矣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乃復歸而爲一即其所生而歸之也如此變化往復何有窮盡故老氏著書九九篇以明陰陽消息禍福倚伏天道往來人事終始無不備焉孔子與老氏同時皆著書以垂不朽孔子曰我學不厭老氏則絕學孔子曰必也聖乎老氏則絕聖孔子貴仁義老氏棄仁義孔子舉賢才老氏不尚賢孔子曰智者不惑老氏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其立言大率相反是豈故相乖背耶蓋孔子立道之常以經世變老子明道之本以救時弊其勢不得不然也絕學則使已任其性命之情而造坐忘日損之妙絕聖則使人安其性命之情而無驚愚明汚之志棄仁義則無蹩躠踶跂之私使天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同歸於孝慈不尚賢則無儒墨畢起之爭使天下無夸跂相軋之心以智治國國之賊言澆僞多而智愈困執若政悶悶而民淳淳哉其所以立言不同者以此及莊周之書寓言十九發明玄旨多假孔老相爲問答而傳亦載其問禮之事使其道異耶何爲有竊比老彭及猶龍之語是必有名異而實同者後世東教之士以迹觀聖人相去益遠矣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萬世之後一遇聖賢既以其所知行之而成清靜之治又以其所言發之而爲博大之書使四海還淳道德不廢抑何幸歟抑何幸歟文康公葛邲次仲述

碧虛子陳君景元師事天台山鴻濛子張無夢得老氏心印有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摭諸家注疏之精華而參以師傳之秘文義該贍道物兼明發揮清靜之宗丕贊聖神之化熙寧中召對便殿因進所著膺眷殊渥宣附道藏鎮諸名山四海學徒典刑是賴仲庚西蜀末偈訪道東南課習是經垂髫逮白義海重玄望洋竊歎幸窺纂微之奧若披雲霧而覩日月也第以世無善本流行未博敬就藏帙詳加校正募化善士命工刊梓以傳不朽上答玄元道祖立言開教之恩次酬父師生成訓迪之賜普祈同志潛心玩繹因言會道俱證無爲益衍真風保安國祚庶表林下野人報本之萬一云皇宋寶祐戊午上元日瞻山靈應觀開山管轄住持觀事臣楊仲庚拜手謹書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上 篇明道以常道爲宗常道者虛心以待物者也

道可道非常道

夫道者杳然難言非心口所能辯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自悟爾謂之無爲自然令標道者已是強名便屬可道既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是曰教典何異糟粕嘗試舉揚且從訓釋曰道通也萬物得之無所不通亦曰道蹈也取道路以爲稱說文曰一達謂之道先賢令人體而行之故曰道也至于仁義禮智信皆道之用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非常道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接物不窮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含光藏暉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耳嚴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令之行者晝不操燭爲日明也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大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

名可名非常名

道者體也名者用也用因體生名自道出既標其名即可稱用稱用既立故曰可名可名既著即非常名常名者謂應用無方支離其德也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眞也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此眞守常名者也

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指道而言也萬化未作無以強名及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樸將離則妙之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朕與神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爲天地始此體道者也

有名萬物之母

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夫大道杳冥豈繫乎有名無名哉聖人約用立教以明本迹同異爾凡日新之道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爲無名成萬物者爲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爲化也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爲萬物母此用道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欲者逐境生心妙者要又微之極也徼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徼謂存思也嘗謂眞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道本無物物感道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士知微知章觀其未然已盡其妙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中士因循任物見其群材乃得其用故有萬不同眞理難測但覘其邊徼耳又解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靜之要復性命之極不爲外物所誘則志意虛澹可以

觀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志如駒犢者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有欲之人貪遂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見邊小之微迹而不返喪失真原先賢或以謂無欲者體道內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有欲者從本起用施于可道立教應物成濟衆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前以約身爲說後以化民爲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

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也俱縕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體用未彰善惡都泯故云同也

出而異名

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離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別賢愚有隔有變萬端壽夭存亡其名各異也

同謂之玄

玄者深妙也冥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稟性於自然中和濁辱形類萬狀蓋由玄之又玄神之又神所謂自然而然也若乃通悟深妙洞達冥默者是謂有玄德也

衆妙之門

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圍無門無旁四達皇皇也約身而論出則同衆人入則爲妙本舉教言則衆眞講妙而出群聖蘊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有妙道然後萬物生焉生萬物者其唯妙道乎用道者其唯聖人乎聖人之道日新其變應用無方故曰常也出處有迹欲異而爲故曰可也可道必名名必有知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美善生於妄情以情之所好爲美情之所惡爲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爲善已之所非爲不善縱已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以美善化天下使知其美之爲美蓋未盡善也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是矣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矯其治迹竊而傚之斯爲惡矣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疏始於仲春薺麥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物愁悲謂其盛必有衰美必有惡陰陽尚爾況於人乎斯戒其矜夸美善者也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此六事因矜美善動入有爲有爲既彰偏執斯起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無爲而玄德不去夫有無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

必難於治搷彼此相易則難就各守其工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本不相形見鶴而知鳬脛之短觀鳬而識鶴脛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無高之者若企羨交馳則遞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自鳴自已而世謂音律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和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舉足下足何先何後遷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相隨也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無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無無難無以知易無易無以知難無長無以知短無短無以知長無山無以知谷無谷無以知山無音無以知聲無聲無以知音無先無以知後無後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待陳列暴慢然否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遁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為為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上古無為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無為者非拱默閒堂也謂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也行不言之教者以身帥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之謂也

萬物作而不辭

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含餔而熈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皆飲無為之化也故聖人任之而不辭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已也不居者不以位為已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此功成不居之謂也知則善惡互生高下之傾不能逃也難易對陳長短之才無由隱也長短彰則爭尚賢德故次之以不尚賢

不尚賢使民不爭

夫人君之謙下雖靜不矜尚已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

下賢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君依違大臣回佞雖尚賢求士外忠內僻情表言和之才至至則姦僞生而交爭起君平曰盛德者爲主微劣者爲臣賢者不萬一聖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由尚出也又曰譬如使駑馬騁騶並馳於夷道鴻鵠鷦鷯雙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由尚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又解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民無貪盜賊於何而有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鴻烈解曰引神農之法曰丈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矣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可欲者謂外物感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日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爲見而爲無爲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爲色塵所染亂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眞一矣人君能守乎眞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朴之風可致矣君平曰世不尚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爲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爲盜世絕三五則民無喜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自然之數也鴻烈解曰令尹子佩請飲楚莊王王許之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令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彊臺彊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傳奕音義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本作使心不亂亦通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聖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後及于家國也虛其心者謂無邪思也不役心逐暗泊然內寂嗜欲頓消神物自定則其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虛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

實其腹

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憺怕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其腹

弱其志

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舉心行事當守謙靜柔弱則道全矣

彊其骨

骨者體之幹夫淳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彊亦自然之理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聖人所以常修身虛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淳悅然自化也語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民雖有貴尚之知飾僞之迹者然已被其

清靜之風淳朴之化而自交心槁體不敢興動有爲之欲心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爲無爲猶言行無爲之道也無爲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所爲皆無爲也物物無爲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尚賢能已則民從而爭盜縱此欲心則亂生乎彼雖聖人治之以虛沖故次之以道沖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盈古本作滿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又常也言道以沖虛爲用夫和氣沖虛故爲通用王者得沖虛之用故萬乘遺其富匹夫得沖虛之用故環堵忘其貧身在廟堂之上心同巖穴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異軒冕之華此深得沖虛之用而不盈滿也君平曰爲沖者不沖爲和者不和不爲沖和乃得沖和沖以虛爲宅和者無爲家能虛能無至沖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眞得大道沖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和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詞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善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爲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抑止也又折其鋒曰挫銳銛利也又進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言銛利進趣功名之人當念道沖虛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或憤惱奔馳內外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解紛湛爾澄清以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曰結恨也謂陰賊瞋恚忿恨牢結若存道沖和乃渙然冰釋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虛極之道以沖和爲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在光則能和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與塵而不異應物則混於光塵歸根則湛然不染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爲昭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用道虛沖則淵兮不滿和光同塵故爲萬物之所宗尋其宗而先乎天地故次之以天地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芻草也謂束芻爲狗古人用以祭祀除祓不祥用已而棄之言當用之時不甚愛及乎棄之亦不爲憎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天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萬物之報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責百姓之報蓋天地之自然也君平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氣流行怕然無爲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利布恩

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爲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明王聖主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擾心滑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徨徨顯顯仁生事利領理萬民而有以爲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槖者鞴也謂以槖鼓風而吹火也籥者笛也言大地之間虛空無爲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槖之懷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含聲吹之而調音律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君平曰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并恩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爲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制以授無窮之勢其不相贍由川竭而益之以沍也又曰蟣蝨動於毛髮則寐爲之不安蚑蟲著於皮膚則精神驚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中心爲之慘痛末害於耳目而百節爲之不用此言愛利存乎胷中豈得無屈撓純和耗蠹血氣乎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徧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槖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乎不言之教也鴻烈解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運處而無私中含虛而不屈者由其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夫大人以太虛爲空谷以造化爲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既甚深冥又能毋養故曰玄牝或谷喻天地神喻大道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爲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懷谿無方法太虛之廣存任神眞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乎如是則冥然茂養物受其賜故曰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爲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爲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何道之可存哉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夫太虛造化萬類由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故謂之門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逃其有形有形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爲其根本故曰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爲形骸骨肉血脈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爲牝也根者元

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爲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爲死不死不生其谷之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雖靜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

○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緜緜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緜緜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鍊形則呼吸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節宣暢而不勤勞此方可與天地同根衆妙共門也太虛其谷造化其神牝養萬物緜緜不死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標也天以氣象廣覆古今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永固故言久也結喻成義在乎下文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沖虛復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垂誡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聖人無爲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爲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能久以其長久故如能成其私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己之私已成矣鴻烈解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不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河上公嚴君平本作以其無私王弼古本作不以其無私邪開元御本作非以其無私邪互有其義○讀者詳之聖人後身外身能公於己而私於人善柔順而利物故次之以上善若水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上善若水

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志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令物潔白獨納汙辱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遐故曰近爾又解曰水爲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謂之一道一者無一之一水一者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姸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矣

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道體虛無而水數一唯至人用之則幾於道又不盈而善持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盈滿也已止也夫執持盈滿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休止此垂誡也嚴君平作殖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度也又治也銳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欲心而貪趣富貴殊不知揣度妄情思治憍恣禍患之來不可長保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雹之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鴻烈解曰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與人不若焚之無令人害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衆出高庫之兵以賊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難久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滿室徒爲潤屋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齒而焚身雖畏犧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嚴君平王弼本作金玉滿室

富貴而憍自遺其咎

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與而何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若氷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爲利失之以爲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不能長守貴而憍則得其禍富而憍則益其過憍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結義也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兎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外物盈滿理必傷生與其銳心於富貴不若抱一而無咎故次之以載營魄抱一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生陰鬼曰魄魄好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者不定貌故謂魂爲營也舊說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也魂爲陽精魄爲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感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人欲抱一之術當令心無散離若無散離者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乎下皆以此義釋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

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爲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若能如嬰兒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人欲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能自省己躬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舊說曰治國者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爲之化也今解曰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爲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其唯大人乎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爲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胷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開則爲泰闔則爲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知天知命常守雌靜則不爲變動所傾故永亨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言人雌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緜緜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無爲也今解曰天門開闔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雌靜謙下故陰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內當塞聰蔽明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道今解曰欲得智慧明白四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常守無知即是明白四達之原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群類各自營爲聖人何恃乎哉物自長養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玄德也王弼曰玄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 抱一不離

專氣致嬰兒之和和則物歸如輻之輳轂故次之三十輻共一轂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縣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運轉無窮是故車以象月三十日共一月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爲不事乎智巧飲則用𤮕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爲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猒貢獻遼遠男女負戴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爲推轂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轂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費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爲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熟不別乾濆不分故智者埏土爲器以熟酸鹹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群生刳胎殺㲉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爲盂盤樸散爲器一至於斯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窻謂之牖門戶窻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爲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悉恨蟲蛇起毒螫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爲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窻候望堅關固閉閑闔疾利蜂蠆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爲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爲治後世以爲亂者此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爾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者之以爲利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爲用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爲利也必存其外外資空用而成空之爲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爲利而有藉無以爲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形而上者曰道道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形而下者曰器器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若夫治身則神爲存生之利虛爲致神之用故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乎有而致用在乎無無者虛靜之謂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虛靜則至無妙有之利在乎存生至無之用在乎致神存生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車器之設用無而利有用無是空利有是色故次之以五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黼黻文章别尊卑之節斯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爲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而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嗜不已蕩性塞聰不能冥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鹽梅調適養人倫之損斯則五味之用也而後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羙口饕餮無猒濁神穢具不能内嘗無味之味非爽而何爽亡也差失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爲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爲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田不以時則謂之暴天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若不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心神發亂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金銀珠玉難得之貨人若貪取無猒求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爽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椎五味者斬舌之鐖田獵狂惑之帥利遠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違也貴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閤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賊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謂有道之君也有道之君任聲色之外馳養浩然之内景腹者受物養實其腹則不逐物故内全而神王是以聖人法之而爲腹也目者著色役亂其目則逐物移故外盲而精喪是以聖人戒之而不爲目也去彼取此者令人去目之逐物取腹之内全也耽悅聲色則戮辱及之不貴難得之貨而寵榮可待故次之以寵辱

寵辱若驚

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者謂貧賤刑罰諸凶也達道之士以形骸爲逆旅生死如贅瘫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外物之寄託耳豈有寵辱係懷而驚怛哉此言寵辱若驚謂中人耳中智之士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世俗趨末則驚辱中智觀本故驚寵故曰寵辱若驚

貴大患若身

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養身之屬也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之況尊愛他物乎今世人謂軒冕寶貨可以資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與物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貴也

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

開元御本作寵爲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憍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爲辱

本故曰寵爲下河上公本作寵爲上辱爲
下於經義完全理無迂闊下文解之其義
詳矣皇甫謐本亦作寵爲上辱爲下言以
得爲上以失爲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結義也夫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慄捨之
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懾也中智
之士知禍福循環譬如糾纆得其寵榮必
有忤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列子曰
趙襄子使使攻翟取二邑而有憂色謂無
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孔子聞之
曰趙氏其昌乎此得之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何謂者再問答張本以起後義也吾者汎
舉自稱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
且人之身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
爲養性全生之具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
地故大患隨之是由封執塵累矜其有身
也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爲身忘其心不以
心爲心寘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
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
之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齊物論子綦
謂顏偃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夫遺照
坐忘尚諸患莫侵況體合自然者乎無者
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爲滅壞空寂者失老
氏之宗旨矣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
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自無身而上汎論士民驚執寵辱致其大
患也自貴愛而下專說王者未能兼忘天
下故有寄託之名耳然寄託之說實非上
德之君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
然而無容私者則可復太古之風矣陸希
聲曰若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
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爲天下之正
居域中之大乎雖能貴用其身以爲天下
愛用其身以爲天下者則是貴愛天下非
貴愛其身也夫如是則得失不在已憂患
不在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爲
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
下之意也開元御本作故貴以身爲天下
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注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
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爲未
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
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
存貴愛者未爲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
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
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
無爲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王弼
本作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
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弼
注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如此乃可以
託天下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如此乃
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
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正經今取莊子
在宥篇所引爲定王弼本次之注解輔嗣
希聲爲優疑開元御本校勘時以別本增
損有失古意寵辱皆驚未免攖拂其心唯達者順道無形故次之以視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夷古本作幾幾者幽無象也易曰幾者動之微雖有此義今存而不論

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道之難狀難說也如是聖人不得已而强爲之名耳且道非色不可以目視而見故於無色之中能色衆色因而詺之曰夷夷者平也謂漠然平夷無涯涘貌在色而無色也道非聲不可以耳聽而聞故於無聲之中能聲衆聲因而詺之曰希希者跳也如物之希跳無擊觸之聲在聲而無聲也道非形不可以手搏而得故於無形之中能形衆形因而詺之曰微微者妙也微妙無質破在形而無形也唯至人以神視可見無色之色而出於衆色以氣聽可聞無聲之聲而出於衆聲以心察可得無形之形而出於衆形言此希夷微三者皆道之應用强名豈可以爲實有而得致詰責問哉故當混合而冥爲至一耳君平曰夫鴻之未成剖其卵而視之非鴻也然其形聲首尾皆已具存此是無鴻之鴻也而況乎未有鴻卵之時而造化爲之者哉由此觀之太極之原天地之先素有形聲端緒而不可見聞亦明矣不以視視者能見之不以聽聽者能聞之不以循循者能得之不以言言者能辯之是故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冥其循搏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不能出其定方唯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而不爲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爲高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沈然没於九地之外而不爲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爲深使其學者在下與瓦甓同寂而其明不昧而繩繩運動無窮無絶生育萬物而道不屬生物自生爾變化萬物而道不屬化物自化爾萬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而不可指名於道也既而尋本究原歸於杳冥復於沈默斯乃道之運用生化之妙數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接連不絶之貌又無際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夫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之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有無不定是謂惚恍惚無也言無而非無恍有也言有而非有故曰惚恍爾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夫道先乎天地長於上古湛然何來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而又終古不息後乎億劫寂爾常存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使人廓其靈臺而法其道體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即視不見聽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執持上古無為自然之道以御即今有為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視聽莫詰恍惚無狀能執持古道以御今之有為者其唯善士乎故次之以古之善為士者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治國而為士者其德用淵微神明遠妙智照玄冥精誠通達是以體貌深厚孰能知識者哉故道大似乎不肖列子居鄭而人莫識此乃古之善為士者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有道之士德量深遠難可知識恐後世無以為師法故強為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下文也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弗逆萬物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然而舉事退藏輙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沒溺有如寒冱之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而疑難恐沈於不測之淵也

猶若畏四鄰

有道之士常履虛無而不敢有為故出處而深思猶然而畏慎謹於去就而慮幽明之司察有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竊知此戒之深也

儼若客

有道之士儼然端謹心無散亂如賓對主人曷敢造次言無事無為也如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含光居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

渙若冰將釋

有道之士外雖矜莊內心開放其智智如春冰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

敦兮其若樸

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言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質素未分語默恬和無文飾也

曠兮其若谷

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言有道之士德淳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

之去來如空谷之應答而常虛也
渾兮其若濁
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言有道之士内心清靜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昌分別乎妍醜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
言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靜之則徐復其清矣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言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全其生矣舊說云至人外示混濁不異凡流内本澄清同乎道體徐徐而登假于清眞也復爲學人恐安此徐清之道久而不還住於諸境故勉之令動別求勝法逮及徐徐漸生不住諸相以至生生不絕也一本作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孰能安以動之而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自牧安其虛靜夫唯不盈者再舉獨有至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雖有新成之功而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善士師古識量深微敦樸空曠得幽谷虛極之道故次之以致虛極
致虛極守靜篤
致得也言人能心無愛欲得沖虛之道參杳冥之極復能常守清靜則德化淳厚矣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升經曰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嚴君平曰道德虛無故能稟授天地清靜故能變化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能以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不退則日月不能以明終而不始則萬物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無實而歸虛心無所載志無所彰無爲如塞不憂如狂抱眞復素捐棄聰明不知爲首空虛爲常則神明極而自然窮矣動作反身思慮復神藏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不使生者不以役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變内流而外不化覆視反聽與神推移上與天遊下與世交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捨屈伸正得中道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人生而靜天之性今言致虛極守靜篤者使人修之復於妙本也非止於人蓋萬物之並動作者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形生於和氣而應於變化及觀其復也盡反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形眞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至無也君平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飛鳥復集故能高翔走獸復止故能遠騰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此皆暫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

芸芸茂盛貌謂草木植物之類也或作云云動作貌衆多貌謂飛走動物之類也以義推之動植雖殊咸歸其根虛者沖漠之謂靜者寂怕之謂沖漠寂怕者乃動植之根本也且無者有之本靜者躁之君動之極也必歸乎靜有之窮也必復乎無草木之根重靜處下則長生花葉輕動居上則凋落物尚如斯何況人乎故聖人舉喻使民息愛欲之心歸乎虛靜之本則可以復其性命之原矣性命之原即杳然冥然視不見而聽不聞者也此唯明哲之自悟爾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虛靜寂冥而應變不遷是得常道而復命者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此言常道之難如此知猶悟也悟常道者神變無方性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不知萬物之爲我我之爲萬物故能蹈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此神合常道者也其次則毓質不衰顏如處子住世千載猒而上仙此形同常道者也其次則語默有法出處合時動與陽同波光而不耀靜與陰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無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體爲宗則用常道爲上矣故曰知常曰明或作日明者言日益明達此有漸之說也既悟常道當如上說或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爲妖長生爲誕虛極靜篤爲空曠歸根復命爲滅亡不知强知不識强識擧心僞妄動作皆凶易所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夫知常道者應用萬物善救無棄而無所不包容也包容動植於己無私則襟懷蕩然而至公矣至公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無不歸往者矣王往也人既歸往天將祐之理同自然於物無逆是曰眞人而能出有入無冥乎大通久與道合莫知窮極則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世患莫侵有何危殆致虛守靜歸根復命是知常知常之人道同大上故次之以太上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者謂太古之上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爲其治無迹隨時擧事因資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已謂帝何力於我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此太上之世也

其次親之譽之

上德既衰仁義章顯故天下被其仁者親而附之懷其義者譽而擧之莊子曰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疑則親譽生焉又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堯聞其賢擧之登庸因而禪位此親之譽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

仁義失而刑法立刑法立則禁令嚴禁令

嚴而民畏之夫禁令雖嚴而權詐爲事者民從其化而爲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深者也鴻烈解曰太上仁化謂太上下知有之也其次使不得爲非謂親之譽之也其次賞賢而罰暴謂畏之侮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心有孚之謂誠言可復之謂信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聿興欺罔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應之夫上之化下也如明鑑之接形容而理無差焉王弼曰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眞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矣

猶其貴言

自親而下已喪太上無爲之化不能復淳古之風猶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爲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者乎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夫有道之君垂拱無爲故功業成而不有憺默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民皆淳朴無所妄爲謂我自然而然也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舊說信不足有不信覆釋畏之侮之猶其貴言覆釋親之譽之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覆釋太上下知有之類予膠柱調絃令不從焉太上無爲至德不顯及其仁愛親之譽之則大道廢故次之以大道廢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即太古無爲之道廢猶隱也又陵替不行也人心不淳則大道隱廢至德不行也然後仁愛漸生義利浸長故樸散以爲器斯則大道廢有仁義也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此喻大道之世也及其兼愛爲仁裁非爲義故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此諭大道廢有仁義也

智慧出有大僞

夫敦愨隱廢則智慧出智慧出則大僞生理勢然也莊子曰馬之眞性齕草飲水翹足而陸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智已此矣及至伯樂治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馬乃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之智生矣夫太古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餔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飭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辯生矣此所謂智慧出有大僞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至仁忘親也忘親者撫諸姪如己子事伯叔如己父六親無有不和孝慈於何而彰如是則衆之奉我親亦如我之奉衆親矣是以上下和睦而親親相忘也若在長失均平之教居幼有高下之心故違於大順則六親不和而慈愛養親之迹見矣且聖人均平則四海一家遊心姑射之山杳然忘其天下矣

此則君上無為而蒼生自化於何而有扶目剖心之臣哉是故瞽瞍頑而舜稱大孝曾皙嚴而參稱能養夏桀立而龍逢彰商紂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為之非樂然也大道廢而仁義彰智慧出而大偽作欲復淳風在乎絕滅聖迹棄去智詐故次之以絕聖棄智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聖者謂制度法象功用陳迹之聖也絕之者欲復其渾樸也何上公曰五帝畫象倉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智者○謂權變謀慮揣摩縱橫之智也棄之者欲歸於無為也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夫不顯功用陳迹之聖不用揣摩縱橫之智則姦宄不生禍亂不作民如童蒙專事農業則利民何止乎百倍莊子曰去小知則大知明又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故須絕棄之民始獲其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者愛物則人親之義者宜物則人譽之而仁義之弊在乎親譽親譽既行則跂尚奔競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失則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令使絕而棄之是欲人全性命而復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者雕斲刻削機械局鏑之謂也利者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謂也夫機械局鏑權衡符璽之屬於小則能守備於大則不可禦冠今日絕棄之者是猶擿玉毀珠焚符破璽使民朴鄙而盜自止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屬繼也三者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言此三者雖欲不用而復其淳古之風然紀之為文乖之為教尚未明白於理不足故人多有疑難之者別令有所屬繼使羣心渙然如氷之釋在下文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素謂守其純素不雜文飾聖迹智謀自然絕矣抱樸謂歸其樸厚不徇矜夸仁義之情自然棄矣少私謂守分至公不好外羨而機巧自然絕矣寡欲謂節儉制情泊然安靜而浮利自然遺矣夫聖智之迹可以救近而不知傷遠仁義之情可以濟急而不知違真巧利之器可以助小而不知害大故聖人明而不顯知而不用唯以見素抱樸為懷少私寡欲為念如是治國而民躋富壽復于古風修身則槁體灰心嗒然喪耦矣聖迹絕則機智自忘仁義絕則慈孝親睦斯由學者之弊故次之以絕學無憂

○絕學無憂

夫道者杳然難言豈學者可得而進故可○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具輪扁之伎非不傳也蓋無受伎之質也況聖人之道乎今之學者但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非謂其絕滅不學也謂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學也猶如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夫離朱師曠天生聰明後之學者或致眇塞性之長短豈跂慕矜夸所能逮哉去其跂慕則無憂樂蓋稟其自然之氣得乎聖人之心是以真邑足求而安

不足除也世之務學而有憂者垂首刺股所趣不過虛名映雪聚螢所逐止存浮利以致寵辱皆驚憂樂兩陷何其迷哉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者恭譍也阿者慢應也以名教言之則唯恭而阿慢以誠理論之唯阿皆譍聲也而世之執者使變阿為唯或以唯異阿是未明唯阿之同出乎一聲相去何遠也若忘世之執則無唯阿之分善者吉之稱惡者凶之名學而履之者善也不學而悖之者凶也夫道杳然虛極淵兮沉靜豈係學與不學哉今為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為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相去奚異哉唯其絕學者雖有聖智而不自知況善惡唯阿乎或說云變俗學為真學變阿為唯變惡為善如反掌耳上之言至理也此之言世教也若以此辯又何以異乎唯阿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至人寘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胷中必順唯阿於形外善惡之戒不敢不畏其唯蘊道之深者乎小夫則不然慕善而不行善畏惡而不去惡猒溺世學往而不反荒發真性未嘗有中止之時央中也止也

衆人熈熈如饗太牢如春登臺

熈熈悅樂之貌春臺時物之華此舉人俗也世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汨沒於愛欲之波熈熈悅樂如餓夫之臨饗太牢志無猒足馳騁乎軒冕之途欣然觀望若遊子之登賞春臺心迷不反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

怕寂也又安靜無為貌兆者形狀之初孩笑貌乘乘運動貌夫至人之心寂然安靜無為虛憺莫知其形狀之迹雖處乎囂塵之間觀物之遷變瞳然若嬰兒之不能分別笑耦也既而隨世混迹與物同波乘衆人之所乘行不崖異浩然都任若無所趣也又解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止也怕一本作魄王弼作廓乘乘王弼作儡儡一本作魁魁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

沌沌不分貌夫人心有所係觸境如歸饕餮於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矣是以至人秕糠世務屣繳紳修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此乃心宇沌沌而莫分礡礴萬物以為一愚人之心固欲辯其美惡矣一本作純純者質樸無欲貌我愚人之心也哉猶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言非愚人之心實無分別則至人之心憒然若此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昭昭光燿自衒貌夫世俗為學而日益浮麗自謂昭昭光燿衒鬻才藝是以至人智周萬物未嘗矜夸如同昏闇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似無所

止

察察嚴明貌又苛急貌又矜持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惛惛者昧昧貌夫世俗因畏爲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爲故民不聊生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民乃全其眞也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然雖昏默不分晦冥難測而萬物歸之莫知其所往百姓用之不知其所竭善下廣納莫測其深故曰若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漂揚無

○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尸居其心寂靜無所縶縶比壺丘子林之波流九變也二義俱通今從上說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以用也世人崇尚學業不能無爲而有所施用故曰有以至人行若曳槁木居若聚死灰不外飾其形故獨似頑鄙爾夫至人出處語默非欲異於人而自然與人異何也貴用其道爾用道者體與造化冥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本也或說食養也母神也神能生身故曰母世人貴有欲以喪形至人貴無欲以養神故異於人又曰母氣也世人嗜好滋味而至人貴食和氣所以異於人也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爲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也夫至人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云爾失禮之憂因學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而有沌沌若昏德容光大故次之以孔德之容

孔甚也大也容狀也從順也至人冥於道者也常道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夫大德之人於諸相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髣髴是其狀矣

道之爲物唯怳唯惚

夫道杳然難言故眂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邪今言物者蓋因强名以究妙理也夫大德之人能從順于道道既無形何從之有既無其形又不可名當何以爲從乎唯叩其怳惚者則可以影響其象罔耳怳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無非無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即色是空也有無不可測復假借于象物以明道也

惚兮怳其中有象怳兮惚其中有物

象者氣象物者神物即莊子之所謂眞君今之所謂性者也夫道怳惚不定謂其無邪惚然自無形之中怳爾變其氣象將爲萬物之朕兆也謂其有邪怳然自有象之

○初惚爾而化歸於無有也然而至無之中有神物焉神物者陰陽不測妙萬物以爲言者也千變萬化無所窮極經營天地造化陰陽因氣立質而爲萬類治身治國鍊粗入妙未有不由神物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窈深遠貌冥寂墨貌夫道怳惚不能定象物不能見又窈兮深遠冥兮寂墨問者不知其體應者不明其理然而中蘊純粹之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僞故曰眞其化

應時故曰信猶烏足之爲蠐螬人血之爲野火朽瓜爲魚賢女爲石雖動植之類萬殊未有不精感而變信至而不化者也非至德孰能通於此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閱度也又披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而不去形雖不見名常在焉以俞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其皆始於道故閱之以成其形質也又設問我何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答以道之怳惚窈寘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爲治清靜無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有不資稟于道者以此也

大德之人從順於道順道則曲全故次之以曲則全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夫聖賢之士博通古今鈎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燿者欲遠害全身也聰達明察功業顯著心直如矢志端如弦常枉己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又解至人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則屈伏以受之彼必内省知非則直自歸之故曰枉則直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不常川谷窪下則水就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剝而頹之人之謙下則衆仰而歸之以致其光大故曰窪則盈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則衆共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多者博學之謂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經曰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亦太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爲也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以復太古無爲之風可以爲天下法式何以謂一爲無爲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爲可以兼包之故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此四事皆無爲之識夫聖人無爲何嘗顯見己之才能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其旨略同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聖人恬惔何嘗自伐取其德美則天下自

然稱其功業矣聖人寂寞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鴻烈解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千丈襄子擊金而退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年聞其義乃請降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夫聖人純一無為何嘗有爭競之心哉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蟲獸尚爾況於人乎然而上古有此曲全之語豈今日之寓言哉人能行之誠有全德之義而歸之于身此再三勸勵之深旨也曲全抱一不矜不伐不矜伐則希言故次之以希言自然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貴其希䟽而戒其不常也言希䟽則合自然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以時故合自然以諭風雨時若則利乎萬物暴卒不常則為害飄猛烈也驟暴急也從旦至晡為終朝自早及暮為終日夫山澤相通為此飄風陰陽噴激作此驟雨蓋由陰陽失節和氣不洽而致此故不能長久也以況於人語言違戾喜怒不常其於純和寧不喪乎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設問誰為此飄風驟雨者乎答是天地之所為也夫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擊天地交錯而為猛風暴雨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天地之間如毫末之在馬體況敢縱愛欲任喜怒暴卒無節趣取速亡不亦悲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為也順也夫道虛無自然安靜簡易之謂也言人為事當從順于道希言愛氣永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然而順道者動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出有入無同於妙道行乎德者內全諸己不喪精神外濟于物澤及萬葉功成不居同於上德趣嚮失者以嗜欲為樂韁鎖為榮苶然疲役而心不悔甘乎死地同於喪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言氣類相感有如此也夫體實妙道者非但民之樂推而大道之君亦得其人矣功合上德者非但民之仰戴而至德之士亦得其人矣心溺于喪失者非但尸魄之欣樂而失喪之徒亦得其人矣蓋各以類應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德不信于道輕忽于德故道亦不應德亦無稱天下豈有信之者哉故曰信不足有不信希言寡辭自然同道道同德洽而無跨跂故次之以跂者不立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者舉踵而望又進貌跨者夾物也又起

略貌夫饕餮冒進之夫跂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而又才力卑劣欲超略勝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言跨步夾物心欲速達何由得行乎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曲則全第二十二章明聖人無為不自矜伐而未嘗彰顯此章言小夫則不然自見己之才羨賈衒而蔽人其於事也豈得明乎自是而非彼羨己而惡人其於理也豈得彰乎仁不濟物義不裁非自取名譽以為光耀其於治也豈有功乎矜大己能以壓愚下其於道也豈得長乎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附形曰贅疣之類也已上自矜等行其於無為常道猶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曷嘗曆身處之乎跨跂贅行有道不處其迹混成故次之以有物混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故眡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夫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真道萬派而莫分故謂之混成然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經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者無聲寥者無形既云有物混成尋其形聲窅冥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夫大塊卓然無物可比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況妙道廓然何物能偶故曰獨立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革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沖和之氣徧于太無斂則純精之物藏于黍粟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不殆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殞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故曰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夫大道無形故眡聽莫聞搏取不得既無形聲端緒故不知其名然而前稱有物則有體用體用既彰通生萬物就用表德字之曰道包含天地其體極大故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往也凡物之大皆有邊際唯道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大曰逝愈逝愈遠莫究其源故逝曰遠雖遠出八荒之外而收眡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間若鑑之明應而不藏故遠曰反反復也往而還復沒而復生陰而復陽皆道之化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道為天地之始曠蕩無不制圍萬物得之則生士民懷之則尊故曰道大天者顛而在上運動不息覆物無窮故曰天大地者凝而在下寂然不動柔順安靜厚載無窮

故曰地大王者淸靜無爲化被萬物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爲比故云亦大也域中四大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于天不必高遠蒼蒼之謂也天在地外地處天內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皆處于域中故曰域中四大也而王者參天地之道秉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可不愼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爲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謂王者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空言也混成之道是謂强名强名四大王居其一王者以重制輕故次之以重爲輕根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夫草木花葉輕脆而居標枝者則爲風霜之所零落根本堅重而處于深下者則物莫能傷而長存以况治身治國當以厚重爲根本夫龍蛇蟠屈沉靜則能變化升騰虎豹威猛躁動故遭射獵夭虧以况治身者心安靜則萬神和悅故無嗜欲奔躁之患治國者君無爲則百姓樂康故無權臣撓亂之憂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輜屛車又大車也重者重其行事也夫至人君子未嘗容易其言行凡所行必具輜車所言必重其事言行尚爾况於至道豈敢須臾離乎或以輜訓靜者亦戒其靜與重也又解行邁之人未嘗遠離其輜車重載者以其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有委困道途之患以况君子若離道之重靜以行輕躁其於身患豈爲細哉○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榮觀紛華貌宴安也言至人君子常憺怕其心不以紛華榮觀爲美無爲宴安超然遠寄遺其驕侈此亦守重靜之旨也一本作榮館燕舍者謂不樂榮華之館宴安于小舍而超然遠適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柰何猶如何傷歎之辭也言爲萬乘之尊處大寶之位豈可不守重靜輕身縱欲哉夫爲臣而不鎭重則失其身本而亡其職分古本作輕則失本人君不守無爲淸靜○躁動擾民則失其君位而喪其天和矣舊說曰人君輕易煩擾則民離散誰與爲臣人臣飾詐干祿躁求權勢坐招竄殛不得事君二義俱通重靜之法唯君子善行故次之以善行無轍迹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行者順自然而行也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謂觀自然之道無所觀也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夫無觀無執蓋得之於心則不出户而無轍迹也善言猶莊子

之巵言酌中之言日新之變合於自然涯分而無過溢之談如是則無瑕疵讁責之過也善計者謂守一無爲因任萬物使長短痯狹大小多少各盡其分而不損其自然之材器也莊子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此貴夫無爲而去其籌策也陰符經曰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此皆有爲機變休咎之學也至人游心於物之初任萬物之自治而不爲萬物所役計已之身即知于彼故不用籌策善閉謂心無爲也心無爲者雖聲色在前而諸境不入于眡聽此不用關楗而莫能開也橫曰關立曰楗善結者謂以道約事也至人簡易無爲善以道繩約禽縱自然結縛情欲而脩然清靜無勞解釋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容用曰襲聖人謂能行五善之聖人也夫聖人體合自然心實至一故能芻狗萬物爲而不恃因人賢愚就之職分使人性全形完各得其用故無棄人又能隨其動植任其材器使方圓曲直不損天理至于瓦甓稊稗咸有所施故無棄物常善者謂蘊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鴻烈解曰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於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曰無棄人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者謂有道之士也經曰立天子置三公比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以漸化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爲資給役用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良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遂還師無技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夫聖人雖遊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怜愛其資泥於陳迹不至遠達故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也夫人雖因師發蒙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故伯樂不能御駑駘

為騏驥良匠不能伐樗櫟為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道之極故列子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此真忘其師資者也聖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大為迷謬然而垂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善行善言所以救人救物也為師為資所以知柔知剛也故次之以知其雄）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尊強也先也雌卑弱也退也夫知己之○尊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強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天下歸服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守如谿是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去剛躁之欲心復性歸於嬰兒也嬰兒者諭其怕然淳和是非都泯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有道之士心守如谿則虛室生白昭昭明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燿此可為天下之法式矣人取以為法式者是見其常德無所差忒將與道冥極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有道之士雖為人所法式當守卑辱持勝自汙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谷器量如谷是德充而無名復歸於道樸樸謂隱材藏用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復於道樸則渾淪窅冥視聽無得此乃體冥真理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為器河上公曰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夫人真心之散則為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廢事生庶事者材器也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能而用為百官之元長故能大制群物任之自然而不割傷也陸希聲曰於乎大道廢有仁義大樸散而為器聖人能用其器故可以為群材之帥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於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矣（知雄守雌謙德如谿谷之就下知白守黑自晦為天下之法式法式既用將欲有所取焉故次之以將欲取天下）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夫道無為自然也雖秋毫之小而尚由之況天下乎今若不由其無為自然而恃其果敢將欲力取天下大器而自縱有為者○○非徒失道吾必見其不得死已已者死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此謂不治天下也不治天下者是以因循無為任物自然故天下安而神物寧也不任無為自然而有所為者猶拙夫斲木雖加其工

所敗多矣故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馬力竭豈非爲者敗之乎而又執而不移自謂聖治非唯喪王理亦將自失其眞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

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夫世有誠心行其事者有僞意而隨之者誠心則治僞意則亂治則自然亂則有爲也或有呴之爲溫謂譽成人之美者或有吹之爲寒謂毀訾致人之惡者又解呴溫諭富貴吹寒諭貧賤猶春夏之長養秋冬之肅殺世事代謝亦復如是或有見强而扶之者或有見羸而抑之者或有扶之使强者或有抑之致羸者此人情之傾奪也或有載而安之者或有隳而危之者自此已上並是失於自然專任有爲果敢欲有所取而致斯弊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奢泰皆過當越分之謂也是以治天下之聖君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捨乎有爲歸乎無欲去造作之甚者復乎自然去服玩之奢者復于純儉去情欲之泰者復于清靜雖甚奢泰之三名乃無爲自然之一體因茲奢泰致其爲之故老氏特垂深戒也將欲必敗强羸傾奪縱已奢泰不若以道佐人故次之以道佐人主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盈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以用也夫賢臣用自然之道輔佐聖君者當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用道輔佐聖君之術也是以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豈可示强兵于天下兵之兆在心懷恚未發兵也疾眡作色兵也傲言推梭兵也侈鬪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且人以暴陵物物必傷之是謂獸窮即搏故曰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師旅所居之處必多害物侵民妨稼致田荒室露荆棘亂生又大軍一過誅戮無涯生死之冤感傷和氣陰陽凶變必水旱繼

生治身解則多事爲師旅煩惱爲荆棘嗜欲爲大軍疾病爲凶年隨義縱横淵旨莫盡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夫兵之害物也神人共惡之然而明王聖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又曰有以㗚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乗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故以道輔佐人主者當守雌靜不敢以兵强天下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果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不敢以兵刃取强於天下也雖有果敢濟難之勇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是謂善用者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言雖果敢濟難止敵然皆不得已也但當以除暴爲事非用果以爲强也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幼也柔弱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暴興暴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非道之事不可法則而行不如早止也故義兵主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决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不得已而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非恃力好戰也治身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佐主當以道德不可以佳兵美强兵故次之以夫佳兵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佳者好也尚也夫好尚兵戈以爲服玩者是尚不善之器用也且兵戈之屬傷人形神唯凶頑者樂爲也凡物尚或惡之况有道之士曷甞處之乎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生主柔弱陰主刑殺主剛强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戎事則以有勇者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此重疊而言是經解經也夫兵既主殺主剛强以傷害爲用是謂不善之器也君子以無爲自然爲心道德仁義爲用兵只可以爲武備固非君子常用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爲上

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有道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然未甞爲起戎之首故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也蓋義兵以尅定禍亂應敵爲用非貪土地利財寶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斯所謂不戰而善勝恬憺爲上也又解不亂曰恬夷心曰憺事至而不動撓者此治身之法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之所共貴也今不能以德懐來而興師用兵殺伐求勝豈有道者之所佳義哉列子曰趙襄子使家臣攻翟勝之而有憂色此賢主持勝也故曰勝而不美然而有美之者是好樂殺人也

樂殺人者非但人不歸附亦將有殺之者矣此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天豈祐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左爲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爲陰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當復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令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夫義兵者不得已而戰也戰勝則殺人多勝而不美故悲哀而傷泣之上將軍居右右位主喪故也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君子所貴唯道之常故次之以道常無名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包羅萬有貫穿毫微虛中藏實陽内含陰所謂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曰道常無名既而無名即非器用器用未彰乃謂之樸道樸微妙故眡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之小夫世之材器有明可以役其眡有聰可以役其聽有心可以役其志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辯可以役其詞有巧可以役其事此諸有名皆無爲者之所役使唯道樸無名故天下莫敢臣夫侯王若能執守無爲之本恍然在上窅然虛懐則外物不能累其眞嗜欲不能滑其神萬物將自賓四民無不服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天無爲則陰氣降地無爲則陽氣騰兩無爲相合則和氣弁甘露垂而嘉祥生此乃侯王道矣天地德洽神明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皆不待命令而自然從化均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者道也無名也即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爲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名器者亦盡爲王者之所有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于上下故亦將知所止足能知止足是自知曰明既明且哲豈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隨注解釋義理相通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之在天下無所不徧上則清都紫府下則旡覺稊稗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侯王能守清靜無爲則上感和氣下得民心本末相洽無不被其澤矣是猶川谷之流與江海源通順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湃爲

診也守道則萬物賓服能自知而知人也故次之以知人者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而分別之謂智故知言之所以知人也是謂適人之智而不自知也自知而默守之謂明故知而不言所以知天也是謂自適其明而已此超乎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不常勝之道也不常勝之道曰強而有力遇不及己者則勝至於知己者則殆矣自勝者常勝之道也常勝之道曰柔柔能自謙物必推先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常安無殆非強而何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足者謂止其欲也欲心不侈儉嗇自足可謂富矣強行者謂勤而行之也勤行必獲可謂有志節矣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斯所謂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所者謂天之所受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也保其常理安之於命不以得喪動其懷是能久矣如是則當生不以生為樂知脩然而來遇死不以死為憂知脩然而往直順命以待終不殘生以自喪故曰壽也嚴君平曰不知人則無以通事不通事則無以交世不自知則無以知天不知天則無以睹未然不勝人則無以在上不在上則無以為王不自勝則無以自得不自得則無以得人不知足則無以知富不知富則無以止欲不強行則無以順道不順道則無以得意動作非任無以得和不得和則無以久生不久生則無以畜精神精神不積無以得壽故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莫廣乎知人攝聰畜明建國子民達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佚樂處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遊神明於胎胎之間恬憺安寧尊顯榮華莫善乎得意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過乎可久天地並興靡與爭寵莫美乎壽陸希聲曰知出於外謂之智如日火之外光知反於內謂之明如金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為有德之強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強行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常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知人則勝人自知則知天已而不失其所死而不亡汎然無繫得其道歟故次之以大道汎兮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繫著貌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而直乎繩圓乎規而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汎汎

兮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唯道之體乎或可于左或可于右皆逢其源而無所不周者其唯道之用乎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恃賴也夫天恃道之陽氣而運轉于上地恃道之陰氣而安處于下天地至大猶恃賴道以爲用況萬物之繁何莫由之以生乎且大道無情生育天地其於萬物豈有辭勞哉而又大道無形造物無物萬物雖有恃賴之名尋其生也卓然獨化物化而自生故無因代辭謝之迹聖人功業成而不名已有者是法道之用也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夫道能覆育群品而不望其報故聖人以仁愛畜養萬類使各遂其性長而不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則無所不入可以名其樸爲小矣一本作衣被萬物衣被爲覆育也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夫道覆載萬物無不制圍萬物歸之而無不同同之而不爲主莊子曰不同同之之謂大大則無所不容可名道爲大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執道自謙而稱孤寡不穀是終不爲大也萬國歸之樂推不猒是能成其大也

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爲大故能成此尊大也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伐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爲私衆善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大道汎兮而左右逢其源萬物歸之其由執大法法象也故次之以執大象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大法也八卦九疇之謂也太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逮乎聖人設卦觀象吉凶明而變化生故有得失進退也夫鴻荒作變執守大法以治天下天下之淳朴去矣往去也淳朴初去而大法可扶故往而不害往而不害者是由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量材授職不傷性分故天下安而平泰矣嚴君平曰道無形故天地資之以生道無有故陰陽資之以始道無法故四時資之爲業道無象故萬類資之以往故大法無法大象無象大無不無大有不有爲生於不生爲否於不否故道無爲而天地成德無事而萬物處夫何爲哉不無不有不爲不否道自得於此而萬物自得於彼矣斯所謂天德而已矣使道變化待有爲而後然則其所然者寡矣待有事而後施功則萬物所蒙者鮮矣斯所謂有得失進退也故下文云

樂與餌過客止

此舉喻也夫音樂之和人必爲之少留饌餌之美客必爲之暫止樂之佚也耳滿而

過焉餌之飲也舌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猒焉夫法之初興民皆覩之譽之及其弊也則畏之侮之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隨世汙隆滯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哉既受其害則奚足言其安平泰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夫樂佚餌飲則過爽隨焉大法一弊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所謂信言不美也清靜無爲則民樂其性故含餔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美之味審聽咀嚼哉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法象有爲屬於眡聽則窮矣自然無爲而聲色莫能究也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用之不可既也無象之象則無所執無執則用之不既若執而有之豈免歙張與奪故次之以將欲歙之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此章先賢解者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明之者或引國家權變爲辭近乎縱橫之說亦未可據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者密用爾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處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爲體權以反經爲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鴻烈解曰齊桓公好味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嚴君平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含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狼將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含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閨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爲虎狼仇之與雠時爲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歎而聖智之留心也莊子稱徐無鬼見魏武侯先相狗馬然後勞君之神形而結以政治斯乃智者歙張之權也若以此理而推之則微明之旨見矣

柔弱勝剛強

夫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其道之理歟就此而論權變之用明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國家之權謀利物之大器也夫魚脫離於淵泉則螻能砦之國家之權謀泄于下則小夫得以玩弄況姦雄乎陰符經曰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豈可輕以示人乎又解魚脫於淵不可復得權失於臣不可復收韓非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淵之魚也古人難以直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國之利器可不慎乎鴻烈解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與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朞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此魚脫於淵而利器移於下也

歛張與奪之術是謂微明明則魚脫於淵微則入於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爲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爲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爲侯王若能常以虛爲心以無爲身持守而不撓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是以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欲動作背道者聖人亦自寬宥將以無名道樸鎮撫之使其清靜無爲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本無迹假淳樸以爲言而滯迹之流執淳樸之有而爲後世之弊聖人憂其弊之不救亦將不欲存此無名之樸則天下俛然自定入於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以重淵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道常無爲是謂常道常道應變而無不爲也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下篇明德以不德爲元不德者忘德以應用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本由蘊道故有德有德而無名道之深也有德而有名道之淺也道有深淺故德有上下所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匿耀支離所爲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其德全矣故曰有德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澡散因循任物物係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己雖其德不喪已遠於至德也故曰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無慮心自無爲忘功忘名迹無以爲用也謂無用

已為而自得也古本作上德無為而無不為言上德之人心既寂默性亦恬憺縱心所好不違自然任性所為不逆萬物故無為而無不為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下德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氏皆仰戴咸共樂推故曰有以為古本作下德為之而無以為言下德之人心存仿像執守沖虛應物臨機不敢造次故曰無以為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愽施兼愛皆可為也可為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為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無以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虧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為之其所為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以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擎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為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為之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艴然作色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為爭競之端又失禮之甚者也老氏舉渾淪分散一至於此在下文也嚴君平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搏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之體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既分矣五事彰而迹狀著故隨世而施設也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離體為用故失道而後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有生必愛故失德而後仁仁者親也親愛物宜故失仁而後義義者宜也宜則謙恭故失義而後禮禮者履也履道成文簡直則易行煩曲則殽亂也失者亡也末盛而本亡自然之理也嚴君平曰帝王根本道為之元德為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為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不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謂下文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為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

治哉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此與亂之首義同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爲先見故曰前識識旣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反其質素矣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丈夫者有道之士也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憺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合乎上德也居忠信而務誠實曷嘗華綺詐僞哉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也古本四句並作處字有妙道然後萬物生焉天地之大德曰生物得以生謂之德不德之德故曰上也在德不失故曰下也上下雖殊而各得其一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昔者往古也一者元氣也元氣爲大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結爲靈物散爲光耀在陰則與陰同德在陽則與陽同波居玉京而不清處尾閭而不涸上下無常古今不二故曰一也藏乎心內則曰靈府升之心上則曰靈臺寂然不動則謂之真君制御形軀則謂之真宰卷之則隱入毫竅舒之則充塞太空西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人能虛心待之一自歸已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天者純陽之氣也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焉地者純陰之質也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焉神者妙萬物以爲言也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焉谷者溪之絕深者也且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焉萬者數之大物者形之可見也物得之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滅焉侯者五等之爵王者君之通稱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爲天下正焉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生者皆由君道正使然也正者得其沖一之謂沖一失則凡物喪亡在下文也開元御本作其致之無一也二字於義闕焉此衆古本爲正嚴君平本無萬物得之以生并下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以人爲萬物之靈侯王爲人之君故總而言之也有之則文句備略之則義未闕於理亦通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無以者致誡之辭也天者陽之德表君象言天無以清自恃若恃之則失至明之道致陰陽繆戾紀綱弛絕沖一不運將恐有開裂之兆且陽氣之亢也必爲災衰沖和

之散也必致開裂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也自此以下皆垂誡之辭也夫地者陰之德表臣象言地無以寧自恃若恃之則失安靜之道致剛柔卷折山川崩鈌沖一不守將恐有發泄之應且陰氣之極也必有水沴沖和之消也必致發泄故陰陽書曰地震者陰氣有餘臣道失職也夫神者靈變也凡物精通皆有其神陰陽不測者也言神無以靈自恃若恃之則失至變之道致禍生恠祅祥勃興沖○

○一不居將恐有廢歇之時也故神失道則傷民民被傷則反毀之毀之無神非歇而何谷者虛以待物者也言谷無以盈自恃若恃之則失流潤之道致崩夷之憂沖一不通將恐有枯竭之隔枯竭則繫於邦國故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也物有形質當任遷言物無以生自恃若恃之則失順從之道致適逆生性沖一散去將恐有滅亡之期王者貫三才而為主統萬物而有之當謙以自牧寄託群才也言侯王無以貴高自恃若恃之則失清淨之化百官失職萬民不歸致覆敗之虞顛仆之禍自此已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耳況黎庶乎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自此以下結成其義也夫貴者豈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此以賤為本也高者豈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此以下為基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

○非乎

孤寡不穀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為稱者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豈非以賤為本邪而云非乎言實以賤為本耳

故致數譽無譽

有道之君忘名忘已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不貴哉開元御本作故致數輿無輿言就輿數則有輪蕀箱軸群材之名無有名為輿者合之則與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萬民之號無有名為國者合之則為國矣忽群材與何以成棄萬民國何以存此重戒侯王令愛民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琭琭玉貌落落石貌言有道之君不欲顯燿琭琭如玉冥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沖一之道為天下正者也古本作若玉若石傅奕徐鉉取之 得一貴高以賤為本自稱孤寡反復謙下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動

○反者道之動

反者復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虛靜之原及其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故曰易復卦曰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既反虛靜為道之動則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萬物皆生於元氣元氣屬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

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萬物莫不獨化也嚴君平曰天地生於太和太和生於虛冥是謂反復虛靜之原也物之將動先反乎虛靜之原能虛靜動用者其唯上士乎故次之以上士聞道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憺寂漠虛無無爲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人觀其迹真以爲勤行而實無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所不用也則就藪澤處閒曠吐故納新熊經鳳騫養形保神而已及乎爲世用也則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此之謂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聞其恬憺無爲則大笑而非之若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上道也嚴君平曰鵾鷄高飛終日馳騖而志在乎蒿茅鴻鵠大舉經歷東西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翱翔萬仞之上優游太清之中磨薄日月高覽遠逝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爲娛故無窮之源萬尋之泉乃神龍之所歸而小魚之所去也高山大丘深林巨壑乃鴻鵠虎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惡也是以掮聰明廢智慮反真歸樸遊於太素輕物傲世淖然不汙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棲於意貴賤同域抱德含和大聖之所尚乃上士之所務也中士之所眩乃下士之所大笑也陸希聲曰形而上者之謂道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之謂器正其形内者也上士知微知著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著之際處道器之間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著而不知微止乎形内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者微妙冥通深不可識苟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真精之道也

建言有之

建立也將立道行之言明三士所見之差被笑之狀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

明昭也悟道之人含光不耀舉措施爲有若暗昧故中士疑其存亡下士所大笑也

進道若退

上士頴達不行而至又況進乎雖有聖功進而不取同塵接物外若退敗

夷道若纇

夷平也纇絲之不勻者乃織者之所棄也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際支離其德若絲之有纇不爲世用也河上公本作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類參同不自分別也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無爲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有若深谷無所不容

大白若辱

大白者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禿

甍汙涸之處施而無擇有道之士豈異于
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而不雜染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跡見遠遺略小節
智若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
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
斯廣德若不足也
建德若偷
此言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
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綱論
曰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易
改此之謂也
質眞若渝
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眞者純素之士動無
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華不發也傳奕音
義云古本作輸廣雅云輸愚也或本作揄
董遇作搖今依王弼傳奕本作渝
大方無隅
開元御注曰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
以作廉隅此謂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

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和光同塵行
不崖異無隅也
大器晚成
備物之用曰器河上公曰大器之人若九
鼎瑚璉非一朝而可成積習生常美成在 欲六 十二
久也
大音希聲
河上公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諭愛氣
希言也雷霆尚耳況至言乎陸希聲曰以
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
希聲也
大象無形
河上公曰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夫有
大法象者無象而不應曰大象能應衆象
者不可以形定故曰無形
道隱無名
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
何有此眞所謂滅迹匿端也
天唯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夫歎羨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

帝生天生地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物且
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君平曰道之爲化也
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於不貸
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聲曰夫
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
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 徒六 十三
之不信其能若此耳上士勤行達德故次之以道生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者虛之虛無之無自然之然也混洞太
無冥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
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
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
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寘
然而出各有所歸是以清氣爲天濁氣爲
地和氣爲人三才既具萬物資生也嚴君
平曰虛之虛生無之無無之無生無無生
有形故諸有形皆屬於物類物類有宗類
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而人次之夫天人
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
神明因於道道之自然萬物以存故使天

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谷神子曰夫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河上公曰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陰陽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天地人共生萬物天施地化人長養之開元御注曰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也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物然於應化之理猶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曰一生二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二故曰二生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徧生庶彙也三家之說大同小異今備存之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負背也抱向也動物則畏死而趣生植物則背寒而向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陰氣之所結故曰負陰骨髓充實于內骨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充和之氣運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沖和之氣盛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沖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離而入于死地矣故大人虛其靈府則純白來并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純白浩然者沖氣之異名沖氣柔弱可以調和陰陽故曰沖氣以為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流俗之所惡嫌獨大人君子取以自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決沖氣之為和損心志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夫物有能減損情欲不自矜伐卑以自牧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也俗物則惟好盈滿饕餮富貴不知住止而危敗及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夫物情之損有道之益也有道之益物情之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世人所教各立其我義教之者如諸子百氏自成一家之法其旨善者則歸乎聖人之教其旨悖者則變為縱橫之學縱橫則陷於強暴而不得其死矣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柔弱屬陽生之徒也強梁屬陰死之徒也在上強梁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在下強梁則為衆之所加而顛躓可待矣不得其死謂不得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將以為後世法知謙損柔弱者必吉貪暴強梁者必凶書之垂誡以為教父父先也本也法一沖和以謙受益去我義之強梁必守其至柔也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馳騁奔競不息貌水之流注如駿馬之奔競也水以至柔為用而能貫穿金石沉溺萬物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也

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道也間隙也夫道混然之氣無有形質故能包裹乾坤而無外密襲秋毫而無內與其有形安得入其無間也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謂藏道氣也君平曰有形

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竅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矣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吾老氏自稱也言虛無之道柔弱無形而無所不通也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有益於物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

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爲則滯迹損物既而無爲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天下稀及之也經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文子曰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耶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耶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柔弱不識在乎無爲無爲之益唯身是親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

名與身孰親

身爲實名爲賓捨實從賓是謂倒置列子曰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可賓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也逸樂順性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

貨資財也凡在富貴而樂其資身之具未有不貪財貨者夫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雖有金玉滿室而無仁惠之心者空得竊名贓貨之譏及至家亡身辱所喪豈少哉

得與亡孰病

夫虛名浮利得之乎輕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費損也夫甚愛名者矯情僞行致損神之患豈謂小哉多藏貨者貪滿苟得致滅身之禍何脊薄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殆危亡也知足者不貪貨財也不貪貨財詎有戮辱之患莊子稱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見之是丘之得也知止者不貪名位也不貪名位終無危殆之憂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平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

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若乃知足知止之士固無戮辱危殆之憂可以長久也覩身則知足誅名則不辱知足不辱道成如缺故次之以大成若缺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缺破也敝困也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含藏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完全而無困敗之敝也又如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蔽故曰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沖虛也盛德大業者謙沖而不驕富貴滿堵者虛儉而不奢其所用也常有羨餘豈能窮匱哉

俠六　十九

大直若屈

大直謂隨物而直彼含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已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謂因物性之自然而成器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列子曰宋人有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夫道化者可謂大巧矣因物而成不矜已能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謂智無不周也因物所言而言之而無壅蔽若恃已言辯則於物理有所不及矣其於非法不說非禮不言而已無所造為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

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明躁為死本盛為衰原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滿不沖者必傾有為剛躁者必死君平曰天地之動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氷凝清風颼厲霜雪蚩蚩魚鼈蟄伏萬物宛拳當此之時處溫室臨爐火重狐貉襲毳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流捐衣出室煖有餘身矣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寒泉之下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熱則和氣發

秋六　二十

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躁嚴君平曰陽之至也煎沙爛石飛鳥絕水蟲疾萬物枯槁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出衣絺綌遊燕高臺服食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遊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身矣此言躁為死本靜為生根者以況君王躁強則拒敵飾非犯物之性以致家國凋敝是謂躁殘則寂然而寒薄寒薄則衰滅矣靜理則垂拱無為全物之真以致社稷永安是謂靜理則煦然而人和人和則隆盛矣

清靜為天下正

此結明前義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至靜者處動而事莫能撓且大成大盈

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不窮若屈若缺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持衆事而爲天下之中正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也外缺內全是爲有道故次之以天下有道

欲六 二十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欲七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却屏去也糞治田也天下有道言時泰也時泰則萬民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四海清夷兵革寢息人多務本户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也故天心和洽群物樂康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無道謂時否也時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帑藏虛而水旱數郡縣盜起强弱相陵人皆失業習尚戰爭自然戎騎之馬生于郊境故陰陽隔閡庶類悽愴也

罪莫大於可欲　欲七

夫人有可尚欲愛之心則非理貪求火馳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縱憍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爲罪之因莫重乎此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禍害也夫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禍釁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

咎莫大於欲得

咎殃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爲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爲罪亦名爲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爲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爲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之所爲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欲七 二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外物雖足而心不知足也外物不足而心常足者是謂知足也髙士傳曰嚴君平與蜀郡冨人羅沖相善問君平辟命不起而問之曰何不仕仕君平曰無能自發沖即爲備車馬衣粮僕從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一㡿萬金子無儋石之資而曰有餘謬矣君平曰吾甞宿於子之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有足時今我以卜爲業不下㡿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萬上塵厚寸不知所用我有餘而子不足乎沖退而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若乃知足之足安有戎馬生於郊禍咎之重大乎道無不在何必遠求故次之以不出户

不出户知天下

夫聖賢之爲治必先身心以度之自近而及遠也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也夫如是又何出户而知天下哉

不窺牖見天道

夫人七尺之軀四支九竅五藏六府賅而存焉是以身之元氣與天道相通也人君守形清靜則天氣高明而自正人君縱其多欲則天氣昏瞑而煩濁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矣嚴君平曰是以聖人不出户上原父母下揆子孫危寧利害反於己故明於死生之説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原達於治亂之本以己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靜爲師太和爲友天下爲家萬物爲體眡彼如己眡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舉指棄知故絶滅三五因而不作巖居穴處不殺群類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終不采天地人物各保其有此所謂以一體之中法天地萬物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夫道之君不能法天行道而恃聰明察物求之愈遠知之愈尟君平曰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家者知人之根本也身者知天地之淵泉也觀天下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户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愈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眂不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誠其意故君子不誠無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夫聖人不行天下而察知人情者以身觀身以内知外所謂獨悟也不見天象而能名命天道者原小以知大明近以諭遠所謂寘覽也

不爲而成

聖人無為而化成天下蓋明物性自然因任而已矣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蓋因學悟故次之以為學日益

為學日益

可道可名既彰而崇德尚賢滋起則為學之士博覽多識日益聞見遞相夸企喪滅淳風而不自知也

為道日損

夫道因為學日益既益即損而知子守毋復初歸根也復初歸根先去智原乘要執○本日損云為漸入虛妙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夫損之者無麤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若乃是非都忘欲利自泯性與道合以至無為已既無為不與物競而任萬物之自為也自為則無不為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賢行道先修身心然後及乎天下上言治身以無為此言治天下以無事故聖賢之用心常慮一物之失所將欲救弊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當以無事為術無為為教無欲為寶自然俗化清靜民皆樂推而不猒也若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側目而眡則百姓望而畏之何足以取天下人之心哉既益反損損至無心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體道虛心物感斯應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使人人得其所欲者豈非以百姓心為心乎莊子曰至人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聖人無常心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應之以善其性本善者聖人固以上善輔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聖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遷其心為善矣則天下無有不善者此乃聖人順物性為化終不役物使從己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夫百姓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應之以信其信確然者聖人固以大信輔之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其信者聖人亦以信待之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而自發其誠為信矣則天下無有不信者此乃聖人能任物情非愛利之使為也

○聖人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

惵惵憂勤貌又不停也渾者無分別也古○之人君在天下也雖治迹憂勤同乎民事而心常虛澹冥乎自然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磅礴萬物以為一而無物不然為天下之民渾其心而同其欲順其性而同其化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愉然應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未嘗自有所為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

為無不為也河上公本作怵怵王弼本作歙歙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注傾也用也聖人以無為德化不逆萬物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其能明者為眂聽者為聽皆傾注其耳目以倣聖人自然之法而聖人晃旒垂目黈纊塞耳不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蒼生皆如赤子故曰孩之無常心則渾然應變皆孩之則冥其生死故次之以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

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氣一氣變而有物故謂之出生生之極也變而無形故謂之入死此乃有始有卒未出乎域中者也出乎域中者生死曷嘗係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徒類也生之徒謂攝生者之類也死之徒謂趣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眂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手不妄持足不妄履動靜脩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亂於釆色耳耽於淫聲鼻困於羶膻口羨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於邪徑動靜沒溺諸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孫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順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趍逆死者多故死之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

○以理推之九竅四支所論最長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夫人之生皆為欲利所誘唯貪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以滋九竅四支故舉動諲諲然如將不得已陷之于死地往而不知者未有不由十三事也

夫何故

問世俗舉動趣於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

生生猶進生也夫忘生薄已則長生可冀而進生厚已則近於死地且進生必先之以外物外物足可以安體樂性以為久生之具然而忘身貪貨者過求養生之物太厚致其十三事滑亂而速于死地矣

蓋聞善攝生者

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不期而會曰遇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夫善攝生之人內得於身故諸疾不生外得於物故諸惡莫犯欲利都忘自然與吉會也器之害者莫甚於兵戈獸之猛者莫甚乎虎兕故兵戈在前而不懾是無所容其鋒刃也虎兕當道而不驚是無所措其爪角也故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無心也

夫何故

問何故諸惡不犯免死之由

以其無死地

夫至人內不縱其欲心而外無害物之意故能忘身而身存以其無死地也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死則喪道悟則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之

道生之德畜之

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養形故曰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

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曰形之物既形矣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夫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合和氣而養物之形故萬物無不尊仰於道而貴重於德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爵者錫命也公侯伯子男之例是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爵命故也而道以純精生物物共尊之若父德以和氣養物物共貴之若母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又非假於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上言道生德畜此不言德者以道無不貫而略其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蛸翹蠉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生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道養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道生德養資物有始故次之以天下有始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始道也本也無名也母養也有名也夫道外包乾坤內滿宇宙萬物資之以生由之以成所以成者子也所以生者母也子者一也一者沖氣爲道之子道爲眞精之體一爲妙物之用既得道體以知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妙物之用復守眞精之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無爲無不爲故沒身不殆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此明絕欲守母之行兌悅也謂耳目悅聲色鼻口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爲義夫耳目諸根乃色塵之所由也若塞其愛悅之門則禍患息而身不勤勞也又解兌目也緘無猒之目則諸境自絕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衆禍莫干諸境絕則嗜欲之源塞衆禍息則云爲之路閉如是則恬憺安逸終身不勤也

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

若乃不守母道者開愛恱之源而弗塞則嗜欲之情長矣通云爲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濟矣如是則憂沓危亡終身不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彊

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禍亂未見曰小昭然獨見爲明若知塞兑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欲之銳解云爲之紛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彊矣

○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也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者智照也智主外外照而常動動爲物之用明者慧解也慧主内内映而常静静爲己之體智照出則應事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復歸其明此重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内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與也貽也若事理雙明體用冥一不役智外照而守慧内映復嗜欲之未萌而歸子母之元故無自與之殃是謂容用常道也有始而有卒知子而守母塞閉恱愛其介然有知者乎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知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介孤也耿介也嗟時不行古道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政事則行於大道也大道者無爲清静至公至直之道也然而行道者必有所施爲施爲簡易則導民于清静之域施爲煩撓則引民於貪濁獨有所施爲是可畏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甚夷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趣故老氏病之唯慎其所施之敎令畏其導民於衺路謂下文也

朝甚除

朝宮室也除修治也

田甚蕪

草長曰蕪

倉甚虛服文采

青赤爲文色絲爲采傳云采乃是古文繡字

帶利劔猒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作資貨有餘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劔剛强而競鬬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猒飫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聚斂無已民力殫竭非聖人之道也

是謂盗夸非道也哉

上之七事皆用權術非理而陰取民也故曰盗既爲盗矣猶自夸大故曰盗夸而非

道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玆乎知道而善行者其德不可傾拔故次之以善建不拔

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植國者先固其根本而後營其標枝故根深枝茂則不可傾拔也

善抱者不脫

脫失也解離也善以道懷抱民者百姓歸附而不脫離善以道抱元守一者精神完全而不脫失

○子孫祭祀不輟

輟止也善以道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享祚長久世世祭祀無輟止時也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修道於身者心閑性恢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乃爲眞人矣修道於家者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賢九族和睦慶流來世矣修道於鄉者尊老撫幼教誨愚鄙百姓和集上下信向其德久長矣修道於國者禮樂自興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則物充實矣修道於天下者不言而化不教而治平易無爲和一大通比屋可封化被異域而德施周普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觀者照察也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眞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於親則其國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矣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若吾天下之民能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向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答曰我以上所陳五事反觀照察是以知之也經曰不出戶知天下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善以道立身植國德及天下其含德之厚殴故次之以含德之厚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憺怕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赤子者取其純和之至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拏按曰據攫鳥鵰鶚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嚴君平曰夫赤子之爲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若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爲於不爲與道周密生不生之生身不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爲無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礙神氣不依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柔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同故蜂蠆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據搏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明赤子之全和喻至人之純德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至堅者其眞性專一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峻者赤子之命源也赤子情欲未萌陽德自動者眞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人虛心無情氣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峻作古本爲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上清洞眞品曰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爲神爲形受元一之氣爲液爲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迴元之道泝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外髓凝爲骨腸化爲筋純粹不雜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嗄又聲嘶也赤子終日嘷啼而嗌不嘶散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眞人之息以踵其嗌不哇和氣全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赤子以和全眞至人知和爲貴故用之爲常道知常不變守之自明此含德之厚者也杜光庭曰五常備具曰和夫人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眞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爲義大矣哉此知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

祥者吉凶之兆夫一受成形素分已定非理益之必致凶祥莊子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彊梁又志能動氣氣能動志以心任氣氣盛心彊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是心使氣也益生使氣失道者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之壯也必至枯老心之彊也必至凶暴且道以柔弱爲用今以彊壯爲心者謂之

不道老氏故戒之云不道之行無如早止
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德厚靜默了悟忘言故次之以知者不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
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嚴
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
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
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
味尚爾況妙道乎莊子曰智北遊首音三
問無為謂而不答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意○
與此合西昇經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
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
相聞是以故談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
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
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
知者不言識音聲悲抑音內惟心令口言
言者不知此在能行能言者也
塞其兌閉其門
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彼則約道
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
故興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
眂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
不能議此至人所以不待收視緘口而自
然塞兌閉門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此巳出第四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
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
身而無體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
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
○是謂玄同
夫至人之遊處也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
則與虛無混其根故語默隨時而不殊卮
言日出而應變是謂玄同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
下貴
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譽之而不勸故不
可得而親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
不沮故不可得而踈澹泊無欲守分知足
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不
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汙權勢不能動
何得而貴寵哉失志不屈居貧愈安何得
而賤鄙哉至人行此六者不縶通不醜窮
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故為天下貴不言
自治而治物以政故次之以政治國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用也政者政教也有為之君用政教為
治者民雖不濫而凋弊日深迹用旣彰安
能長久也霸王之君以奇謀用兵者國雖
不傾而禍亂日積怨望既多安能永固也○
夫有道之君將欲取天下之心為可大可
久之業者莫若無事故第四十八章云取
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老氏垂教治天下太平之法也政河上
公本作正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
是哉以今時所見可以言之謂下文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忌諱禁令也夫君不能無爲而以政敎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措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爲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爲務上下欺紿則民多權譎偷安其生包藏禍心日至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爲好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怪異物日益滋生古本作民多智慧邪事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令刑敎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小則盜鉤大則竊國也河上公本作法物滋彰

故聖人云

老氏不敢自尊其言故舉聖人云或謂老氏爲周柱下史遍觀上世遺書三墳古文故舉以證之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者治世之君自稱也言我無爲也天無所改作民遂其生其俗自化也我無事騷擾節用儉嗇民厚其業其家自富也我安靜不言憺怕自守民抱天和其俗純正也我無欲沖虛去華崇本民無奢企其性自樸也苟有爲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河上公本又有我無情而民自清注曰修道守眞絕去六情民自隨我而清也治國化民莫若無事無事則其政寬裕故次之以其政悶悶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開元御疏曰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樸敦厚也言無爲之君政敎寬大任物自成政無苛暴故其俗淳樸安於清靜而曰益敦厚也古本作偆偆王弼本作惇惇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開元御疏曰察察有爲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言有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凋弊而離散動觸禁網畏而避之由是風化日益殘缺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倚因也伏藏也夫悶悶之政世謂之慢而民淳淳然實樂之察察之政世謂之能而民缺缺然實憂之夫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之畏則戒愼而福生其中矣世之所謂○福者莫不喜之喜則憍矜而禍藏其間矣禍福相因莫知其窮極也故天地有休否日月有盈虧此倚伏之數也夫禍藏福中有福而憍矜則禍至福隱禍內有禍而戒愼則福來此世之必然也故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哉

其無正邪

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在乎有道之君無爲

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爲正其正必復爲奇有心爲善其善必復爲妖矣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夫百姓之心其心不一有道之君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也若以正正其不正其正也不正則奇謀譎詐生故曰爲奇以善善其不善其善也不善則妖祥狂妄興故曰爲妖若任物之自正自善則禍福無緣而相倚伏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

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眞爲正逆性爲善而反爲奇爲妖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西昇經曰爲正無處正自歸之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爲道自然助之○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有道之君方正其身俾物自悟不以已之方正斷割於物使物從之而失其性也

廉而不穢

廉清穢濁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自化不以已之潔揚彼之汙但使物知勸而洗除穢濁耳古本作劌傷也言聖人廉以自清而不刑物使傷也

直而不肆

肆申也有道之君稟氣耿直自任不曲而不以已之直意申肆激拂於物亦猶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光謂明慧也有道之君明慧鑒照復能葆蔽隱晦不以已之强智熗耀於物使之沮喪也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也 政寬則民福治嚴則民禍福禍倚伏由人由天故次之以治人事天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世俗則耗神多求奢侈而不足聖人則愛神省費儉嗇而有餘故治人者無事無爲清靜簡易省費民財使倉廩實而知禮節然後葆精愛神蠲潔祭祀粢盛豐備人神皆和故曰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

省費而不奢侈儉嗇而愛精神是能服從於道也聖人於禍福未兆之前常服從於道是謂早服也古本作早復

早服謂之重積德

夫節儉民財愛嗇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也又能早服從於道使人悅神和故曰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夫重積德之士可以臨御百姓四方嚮慕無有不克伏者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無不克伏則萬物歸化道德無窮故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夫道德無窮者必能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天下樂推而不猒可以爲有土之君矣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顛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此所謂道德莫極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有國之母謂重積德也德可以茂養百姓百姓豐厚則社稷福祚可以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根本也蔕花趺也夫藝果木者根深則蔕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根本落其花實故根深則枝葉榮茂蔕固則花實不落可謂長久矣積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國養民者植根於無爲固蔕於清靜社稷延遠故謂之長生臨御常照故謂之久視杜光庭曰修道之士嗇神安體積氣全和內固○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蔕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之鄉與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固柢本也 事天積德可以有國故次之以治大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廿八 十一

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調其水火使其自熟則全若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之自得則安若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以無爲清靜之道臨莅天下沖和之氣徧于區宇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人心自然不求妄福也雖有鬼神不敢見其神變矣西昇經曰所謂爲道自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神者靈變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非其鬼無神變而歇滅也是由人不作釁則祆祥何緣而興人守常德則神變無因而傷民此理之自然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其鬼非無神變而不傷民蓋聖人無爲清靜則鬼神感其明德而自處其陰靈也列子之言聖治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天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兩者謂聖人與神也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又君能存神神能福君故曰德交歸焉杜光庭曰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爲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爲治既不傷人鬼神感聖人之功亦不害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 十八國 交歸 十二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以靜安小故次之以大國者下流 廿八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大國所以能爲諸國帝者以其謙下之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疊上文以生下義夫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使其歸己蓋以至靜謙下不貪之所致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居於大而忘其大故無小而不攝在上而謙下不以威武爲用故鄰國柔服咸爲臣妾是能取小國之歡心也嚴君平曰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

不以求地裹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吏割地以招賢俊耕織以裒畜積結縱連横以戒不虞發倉散財養老恤孤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爲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者猶以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縣命殺身請爲子弟之國蕃墻之臣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小國居於小而忘其小故無大而不統處下而恭謹不以慢傲爲事故鄰國撫恤皆欲援助是能取大國之威權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嚴君平曰其處小弱也因道而動循德也無行以舟與實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樸貴耕上下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專一同和可與俱死大國之君雖負衆强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湧泉者猶以爲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原泉之敵揚不測之威辱身厚體竭誠縣命欵欵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感精諭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爲諾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或者不定之辭以取者謂上以取下抑損謙卑以得人之歡心也而取者謂下而取上順奉康慎而得事其威權也斯乃互以義相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夫大國之君崇謙卑尊禮法修身以下小國者豈有越分貪欲之心兼并畜聚小國之人哉但執謙尊之義以爲常道也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夫小國之君存忠順遵制度修身而下大國者非有過分貪欲之心泛入矯事於大國之人哉惟持自全之志而守其常德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兩者謂大國小國也夫小大止足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擾所謂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然而小國柔服禮之常也大國謙下誠亦曲全宜爲下者勸勵之深使可大可久而兢兢業業所以致天下之交也大國謙下蘊道之奧故次之以道者萬物之奧

○道者萬物之奧

奧藏也晙也蘊也夫道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奧爲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者西昇經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爲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以至圓蓋之高方輿之厚日月之廣照動植之細繁皆稟道之所育晙然無不賴其庇廕矣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錬質資神超逆輕舉固守妙本以爲長久之寶

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迕道悖德履凶蹊禍思欲返復元吉復仰道之所保庇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言之甘美則無往而不可雖市井之機心亦混然而同得矣豈得與信言不美淡乎無味同論哉行之自尊則無適而不勝雖逆旅小子亦知其醜惡矣豈得與夷道若纇大白若辱爲比哉此舉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衆貨之賈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夫不善之人矯妄之士猶假美言尊行可以悅衆知道之可以保倚也由此省之人豈長爲不善耶但恐化之不至又何遺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

夫天以其道付人君令化不善之人人君恐化未備更置三公以佐之杜光庭曰四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尊事上帝父天母地謂之天子也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公焉尚書周官曰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治陰陽親萬民廣教化此其職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杜光庭曰兩手相合曰拱璧者瑞玉也拱璧璧之大者也駟馬者馬四匹爲乘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於小國或遇於野兩君相見皆有贄幣之禮以先貨幣爲導謂之爲先今三公當以論道爲務經邦爲事雖欲以駟馬大璧獻之於君亦臣之分也徒有益於淫奢無裨於治政不若進之以無爲清靜之道以化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馬爲夫務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況有道之君乎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此道無爲清靜之道也發問古之貴此道者何謂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夫道之微始悟於身心之內卒明於宇宙之外妙則入於無間舒則塞乎太空體之則善于一身用之則濟于天下雖不曰求以得而不可不求也不求而得自得也自得則安用三公哉故不曰求以得此乃有求有得也有求有得則古之常道也明乎常道者豈有罪累邪設若偶失道而偶有罪者在乎改過遷善復此無爲清靜之道亦可免戮辱之責也古本作不曰求以得嚴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得道之奧妙者施爲而無爲故次之以爲無爲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至人爲無所爲任物之自爲物自爲則無爲而無不爲然至人之心曷嘗動哉事無所事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則無事而不事然至人之身曷嘗勞哉味無所味隨物氣之自味物自味則無味而不味然至人之口曷嘗嗜哉若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

則衆妙可覩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神不虧口不嗜則恬漠恬漠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人之云為有大有小世之造事有多有少云為造事皆損其天性而失乎自然損天性則怨生失自然則惡起既怨且惡禍亂之階也唯至人無為無事無味能灰心槁骸雖有有為之怨咸以無心至德報之或問報怨以德設有德者又何以為報乎曰世之為事大小多少怨怒恩德以其無心至德報之一也陸希聲曰夫體道之士妙淵通應世之為而本無為應物之事而本無事應物無味而本無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妙甚少故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為萬物所撓耳夫唯如此則無欲無欲則無私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聖人能無私欲無私欲故無私恩無私恩故無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欲故有恩怨然天下有怨者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者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之謂也仲尼曰行滿天下無怨惡聖人豈有怨於物乎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難易大細即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於已難為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夫艱難之事必起於容易當於容易之時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微細當於微細之時去之事類實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言之也嚴君平曰大難之將生猶風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分理微鍼取之在於藏府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夫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濕見於連滴緜緜消消流為谿谷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失道之人好為難大之事故多敗喪此引聖人終不為大者慎微之至也聖人不為難大之事而無為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之業也嚴君平曰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為君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許諾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行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可不慎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夫以聖人之才之德尚難於細易之事況無聖人之才德而欲忽之乎是以世俗多患累而聖人終無難也嚴君平曰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

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爲而成不言而行進則無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之憂國無毫髮之患也無爲之安必由簡易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難一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夫家國安靜易爲維持及將傾危則難守禦衰心未兆易謀消滅惡狀已形難圖泯絕蘖芽柔脆易爲破除枝幹既成難乎掊擊悔吝幾微憂虞易散凶咎已彰其災莫逭古本作其脆易判或作泮

爲之於未有

爲謂脩除也夫家國未傾危衰心未萌兆其預爲之防則未然之禍曷由而有

治之於未亂

治者救也夫蘖芽未成凶咎未著若救治在先無巨惡之害矣嚴君平曰未疾之人易爲醫未危之國易爲謀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掊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罾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虎也熱羣獸食牛馬劒戟不能難羅網不能禁也故漣滴之流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三者喻不見幾愼微以致後患也患不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梢侵於陽嶺青青百尋蔽日月惡可伐哉此明自性而生也又如築臺起土於一畚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擬丘陵之大惡可毀哉此明積習而成也又如遠行之人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瀰峻嶺巇嶮途隘而可畏路僻而多岐惡可還哉此明遠行不止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九層古本作九成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有爲於分外則廢敗自然有爲於欲利

則廢敗精神然而執有好名患至身失執勇好敵禍來國失良由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夫事之所敗敗於有爲不爲何敗之有意之所失失於有執不執何失之有是以聖人措意不在乎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爲心自然無爲無執無敗無失莊子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爲者敗之之證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始而無卒先勤而後惰功崇近成不能戒慎乃復亡敗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重申戒勸也夫世俗若能慎末如初則所爲無不成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爲憂聖人以不欲爲樂聖人貴清靖節儉世俗貴貪濁奢侈是以世俗所不欲者乃聖人之所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世俗損天眞以務外學而失分內之眞性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分內之天和然世俗以不學爲過聖人以不學爲眞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聖人以不欲不學爲教者以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造爲異端恐失其大本也持之無敗者審其未兆未亂之微無失宗法輔物自然古之善道也故次之以古之善爲道者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善爲道治身化民者自脩胷中之誠使道洽於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能而親譽莫聞也不欲明其教令使物欣欣悴悴而智詐萌生將以導斯民於質朴而復自然也此說古之有道以勸于今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民之多智則姦宄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難治也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夫人君任用智詐之臣治國者必以權謀蠹政爲事致民擾亂是國之賊也經曰智慧出有大僞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夫人君任用淳德之士治國者則必以無爲簡易爲事致民安静是國之福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杜光庭曰君猶表也

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匪由他也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興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爲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夫用智者害政蠹民爲國之賊以致亡身喪家是以爲不用智者楷模法式也夫不用智者德政澤民爲國之福以致榮鄉顯族是亦爲用智者之楷模法式也古本作稽式稽考也謂考古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玄深也冥也人君當知福可任而賊可去致黔首於富壽是有深冥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夫聖人之玄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然觀其迹似與物違戾究其理則與民同歸然後入於自然之境而無所不然者謂之大順矣嚴君平曰愚智之識無所不克清天寧地爲類陰福衆世莫見故曰玄德深矣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之能克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此謂玄德深遠乃至大順也善爲道者不逞於寡德量深遠

○如水朝宗故次之以江海爲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嚴君平曰江海之王也非積德累仁加恩惠以懐之也又非崇禮廣遜飾知巧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以制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爲無求而百川自爲來也百川非聞江海之美被其德化而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介導而趨之也然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赴江海而無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爲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智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爲與萬物市譬夫谿谷爲卑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故能王而不休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聖人謂能體江海之下流者將欲處人之上必先以其言下人者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而盛德日崇大業彌固自然爲物所推舉於上矣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將欲首出庶物必須身謙言巽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爲物所推讓於先矣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一身而

逸萬民薄眇弱而厚庇物民皆忻戴猶以爲輕庇物之前民得以治故人皆悅隨安有所害哉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夫有道之君羣生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推崇爲主而無厭倦以其謙偽之德所致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謙德化下下皆化而爲謙退也故聖人常以虛爲身以無爲心心形既空物孰與爭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爲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爲德而爲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爲德而爲天下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江海居下流聖王處謙卑俗尚强梁以雌靜爲不肖故次之以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老氏曰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廣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無所象似猶如不賢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獨我道虛無廣大不爲下士所信故以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于今亦以久矣君爲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爲大邪莊子云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美爲貴久矣傳所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近之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雖我道虛無無所象似然有三行可以保倚執持實爲脩身治國之至寶謂下文也古本作持而寶之言世人若遵守三行以爲珍寶執持不捨何所不適河上公本作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開元御疏曰夫體仁博施愛育羣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爲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爲天下先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聖人以慈爲行勇於濟物仁者必有勇不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見羣龍无首吉此所謂大道似不肖也李約曰自下行成而昇高業就故得爲天下君長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今世俗則不然所謂肖者則與道反矣皆棄捨慈仁將爲勇義負氣輕死以陷物則過涉滅頂之凶矣不能愛嗇節用復爲奢泰貪求廣貴斂掠不足必致傷財害民則反招匱乏之患矣既而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好處物先恥居人後進無謙退之心動有剛强之志縱而不止則犯上作亂矣此三行皆非大道久長之術乃致喪家亡身故曰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三寶之中慈最爲貴故偏歎美也夫主將用慈則撫養士卒可無敵於天下矣且

慈兵入於敵境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歸降者若强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爲固哉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士卒人民也道大似不肖慈儉誠如不武故次之以善爲士者不武

善爲士者不武

士將士也夫善爲將士者體慈仁用德義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凌孤弱也

善戰者不怒

夫善臨戰陣者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苟在應敵非樂殺人也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豈憑怒而好戰哉

善勝敵者不爭

夫善勝者在德不在爭師克以和和則善勝不以利動因勢而取也如魯仲連之吟嘯熊宜僚之弄丸善勝者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師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先之以德而後用其力者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夫善爲士善戰善勝善用人者常柔弱不爭謙以自牧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豈非不爭之德用人之力乎彼唱如此我和如彼猶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不言而四時行可以配天而代天治物是古道之極致者也不爭之德法在用兵故次之以用兵有言

用兵有言

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爲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申誡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兵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聖人之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所以常爲客也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自無征伐矣又用師之法爲主者以起戎爲謀爲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止敵不行殺心也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先登則若無臂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遠退干戈戢藏雖有執持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幾近也寶者身與位也輕敵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也好戰於外猶有勝有負無備於內則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

天下然以其時有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何者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天下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一家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小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侮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志士不忘脩身即神悦而天樂矣然後可以全吾所寶耳云幾喪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則爲喪矣所亡未大故曰幾喪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於衷誠之謂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良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兵戒輕敵

其言易知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經曰爲無爲事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並是無爲分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繁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莫能知者下士也下士欲惡滑涽但見邊徼多惑於有爲好攻乎異端不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至於虛無之道黮闇而不知茫然而莫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此釋易知易行所由也宗本也君主也夫百家之言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忘言故言以不言爲宗本矣萬緒之事事雖異趣而同會于功成功而遣事故事以無事爲君主矣此以不言無事爲教豈不易知易行邪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常處其反在言默之間甚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聰若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爲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獨無知之下士好覓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聞吾忘言道事之旨忽去不信而大笑之是所以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嚴君平曰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之道小而不足知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爲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不我從也天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者踰於情欲終世溺於所聞神氣不我安而心意不我然也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夫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稀少踈闊矣得是道者萬物尊之故曰則我貴矣閑元御本作則我者貴言法則我者貴矣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聰不我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恱於衆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褐裘也賤者之服玉潔潤而比君子之德夫聖人内蘊道德喻懷玉也外無文采喻被褐也是以内雖昭曠外若愚昏珠藏蚌

胎玉蘊石閒天下莫能知則我道貴矣凡闇妄知聖人藏知故次之以知不知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聖人稟氣純粹天性高明內懷眞知萬事自悟雖能通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中下之士受氣昏濁屬性剛強內多機智而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爲知之是德之病也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眞知妙本洞達杳冥是以六通四闢上下無常恍然無心釋然無累而又常患世俗妄執強知之病動入死地往而不返者良可歎息此明聖人慈心獨能病患世俗有此強知之病其於聖德何病之有則是眞知不病而強知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聖人者能知無知達道之機損聰棄智實無世病慈仁哀憫能病衆生之病者以其自無病也使其有病又安能病衆生之病哉莊子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此先能正己然後能正羣生猶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也強知失道禍冒致災災數至而民不畏故次之以民不畏威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夫世俗不畏天威國威則大威至矣上人威謂死兆也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人立身以畏爲本若以小惡爲無傷而不畏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爲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安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己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愼於小者不懼於大誡於近者不悔於遠

無狎其所居

古本作狎習也所居謂所處也言畏愼之人凡居處當擇善鄰無習惡友清淨自守卑退自持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畏愼之深也開元御本作狹者謂寬其所居之處不可強梁自處在乎和光容衆不迕於物也舊說曰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

○無猒其所生

猒惡也道所生形故曰所生夫人不可猒惡其道當服勤尊仰畏道畏天則可永保○元吉若縱其欲猒道慢德禍不旋踵矣舊說身所生者神也人由神而生所生謂神也神明託虛好靜人能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黷神營爲滑性則神氣散越而生亡故勸令無猒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也

夫唯不猒是以不猒

夫獨畏道畏天之士惟精惟一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安有猒惡怠惰之心是以天道密祐降之百祥是故交相保愛而不

猒惡也開元御䟽曰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夫聖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有己心原自知善惡澡雪滌除使塵垢不入其舍是之謂自知也既而體道淵默晝夜勤行不賣衒才能淪亂於物恐其違理失當同乎不畏威者也

自愛不自貴

聖人葆愛其身知身乃大道之所生不縱嗜好猒惡怠惰傷於至理虧損形神是之謂自愛若乃貪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肆情性之所安耳目之所娛自貴而賤物是徇其所居而不能清靜自守豈畏慎於細微者也

故去彼取此

若去彼自見自貴之憍縱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尊道奉天之理天道不猒惡於人是故威罰外消生道內足也不為為惡務於勇敢

故次之以勇於敢則殺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雜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剛決為勇必果為敢夫剛毅之人無所畏忌見威不懼必果無迴恃其兇頑便施誅戮故曰勇於敢則殺夫懷道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有為不忍殺傷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慈為寶而不樂殺人也死者人倫之荼毒含生之類皆惡之勇於果敢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今曰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邪夫人為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闇之所鬼得而殺之此雖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若乃宥而赦

之必有反報之禍夫有可以殺而殺之者有可以活而活之者有可以殺而不可殺者有可以活而不可活者有活之而爲禍者有殺之而爲福者何邪然天之所惡而人孰知其故若非體眞造化安知禍福之端利害之元雖有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之事况非聖人而敢私心殺活哉故猶難之也嚴君平曰凡此二功勇敢均計策外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爲亡虜或以匹夫轉爲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爲福或生之而爲禍或殺之而爲福或殺之而爲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大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專之豈與人校其敢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能善勝者也所謂勝物而不傷二田勇敢也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嘗呼召萬物而萬物皆背陰嚮陽春生秋實者陰陽生殺之正令也

默然而善謀

開元御本河上公本並作繟然嚴君平令作默王弼本作坦夫天道寂默無情至公不二行吉者以吉祥報之行凶者以凶祥報之其於人倫生殺之威象緯行度之軌未嘗差忒豈非善能謀晝者也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踈幽明難逃是謂不失也勇敢則殺常不畏死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民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無爲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爲非欺紿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縵縵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令恐懼良民哉古本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天死而脩德也違惡偷安之人畏刑死而矯法也且人之自然也含餔而熙手擔怕鼓腹而遊乎混茫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也民畏死則偷安其生而興奇變姦詐之心以矯其法令姦詐生而禍亂作則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　砍其姦詐絕蹤誰敢犯之者也

常有司殺者殺

河上公曰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殺人

之過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言天鑒孔明無
所不察何須推相𩎟斷深嚴刑典也杜光
庭曰司主也大之養人也厚愛人也至南
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黒簿紀過而主
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
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筭
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較焉天有司命四
司之星在虗危之間主人功過年壽所謂
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脩善戒
惡焉人君以善教人動懷慈恕其不善者
天之司殺當自殺之天網寛大踈而不漏
違天反道於何逃罪哉
天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夫主司荷察專壬刑法以代造化生殺之
權者如拙夫之代良工也
夫代大匠 斲稀有不傷其手者矣
夫以拙夫而代良匠斲木豈唯殘材毀樸
抑亦傷手碎指矣以喻主司代造化生殺
之權而輕肆其刑政不惟悮害良民抑亦
斲喪和氣夫天道高明人識近蔽用近蔽
之人代高明之天以致物理繆誤而失自
然之治矣(民不畏死惟懼於飢故次之以民之飢)
民之飢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飢
夫民者國之本也政令煩則賦歛重民貧
乏則國本弊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資下而
立君税取多則上下同飢剥下盈上則君
人俱弊杜光庭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
也充君之庖税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税務
在其輕賦重則民貧賦輕則民足民足則
國泰民貧則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
以鑄刑書而物怨作丘賦而邦貧齊侯以
重歛致亡田氏以厚施成霸皎然 目君
宜鑒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有爲則政煩無爲則簡易易則易從煩則
難治夫上有擊鮮玉食之猒則下有𥼶糗
糟糠之美網密令苛故難治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政令煩苛賦歛重大而民亡本業亡業
則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
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
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夫貪生趨利如羊就屠自速其死耳獨有
外形忘生者處皁隷而不辱食藜藿而常
甘雖世事嶮巇亦陸沈而安隱是有以異
乎貴生者也貴生益生也又自貴也目貴
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
目欲好色耳欲音聲若不得則大憂以懼
以至乎過貪分外而輕入死地也(民飢則精神散)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而輕死足則柔和全而重生故次之以民之生也柔弱)
夫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眞一之精形
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及乎死也元和之
氣散眞一之精竭形虧神亡故百骸堅强
也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夫萬物草木生也則天地之氣流行乎内
陰陽之液潤澤乎外故春條青青而可結
夏葉敷榮而可卷者柔脆也逮乎死也則

天地之氣消散乎內陰陽之液乾燥乎外故秋實丹黄而凋落冬枝焦朽而可折者枯槁也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

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開元御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强則知人為堅强之行是入死之徒為柔弱之行是出生之類也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生長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强實死之形象柔弱潤滑生之徒類也

是以兵强則不勝

玉真曰夫兵者凶險之器鬬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兵强則君逸而將憍憍則卒暴以逸君御憍將憍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桀紂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遂亡王莽既簒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水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恃其成以取敗此皆兵强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乃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

木强則共

開元御疏曰木本强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强梁者在下故也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夫木之强榦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生氣存則柔弱柔弱者謙之道天道好謙故次之以天之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開元御疏曰天道高遠非喻莫明故舉張弓之法以昭天德之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開元御疏曰夫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抑高舉下者為架箭之時準的也損有餘與不足者為發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命中矣次結歸天道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歲功成矣人君當法天道抑强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規矩晳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抨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開元御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裒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

而爲損☰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而爲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雖有道者

此設問答詳解其義問曰誰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減損有餘之爵祿以奉天下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聖君哲人乃能然也而言奉者明聖君居物之上心不忘下一如卑者之奉尊不以高貴加人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夫聖人者圓通爲智因物爲心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豈以己所施爲矜恃其美功成事遂固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爲羣材之師也天道主寡損餘抑高舉下唯有道者法之柔弱故次之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夫天下之物柔弱之極者無過於水而貫金石攻堅強無有能勝之者又爲人壅止決流處方置圓坎險高下汙瀆百數以其柔弱之性終無以移易之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而存齒剛則折此天下莫不知世俗之所共聞也而乃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老氏所以重歎息故引聖人之言以明柔弱之行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謙辭言

○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爲主矣鴻烈解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衿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此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一也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以尊祖配天社稷以尊稼穡備粢盛爲生民粒食之本也人以食爲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爲之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不祥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是也鴻烈解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

○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飢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子韋再拜曰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舍行七里故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是夕也星果徙三舍此受國不祥爲天下王也

正言若反

夫能行柔弱則為君主尚剛強則招禍咎聖人受垢惡永保元吉世俗樂美榮終致災凶正言俗意不反如此水之受垢衆惡皆和故次之以和大怨

和大怨必有餘怨

國君不能無為謙弱民乃多欲好爭遂使輕生殉死之徒攘臂於道術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和報其怨而翻濟其怨有怨而和之未若無怨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是猶代大匠斲木稀有不傷手矣若乃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

安可以為善

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姦詐愈甚而怨望益多如是則安可以為善哉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其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合之以為信不復制以法律故不責於人不責何怨和之有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通也道也司主也有德者謂中古之君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為信約而民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謂遠古之君德大無名物皆自然穴處巢居各安其分其君無思無慮朝徹見獨不為不恃道冥德淵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徹而已故稱無德為此杜光庭說也舊說以徹為跡或謂作轍法以通人則凋弊生故曰無德也今取杜說為長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是與所謂天網恢恢踈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和怨則怨未盡息怨則無為無為則在小而不貪故次之以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夫國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反乎太古矣使民各有部曲什伯令其貴賤不相犯由君之無為故民資業豐盛林器偉奇而無所施用此至治之極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無為則德化淳民質朴則不輕死崇本棄末耕食織衣各戀舊鄉而不遷徙雖軒皇几蘧之治不足過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刳木為舟以濟水斲輪為輿以通陸蓋通遠之用也今論守道之君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不相侵奪不相貿易有舟有輿棄而弗用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此之謂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甲兵所設本以討逆臣禦亂寇而已君既無為下乃守職百姓不撓四境帖然則甲

兵無所陳設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開元御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結繩之代人人淳朴文字既興詐僞日漸令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足雖疏食藜羹而飽滿淡味爲甘葛衣鹿裘而温凉無文爲美茅茨蓬蓽而風雨不侵爲安南夾北沍而水土任適爲樂自然俗無夭傷土無札癘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鄰國相望言郡縣相接也雞犬相聞謂民豐境近也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不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此可以同赫胥尊盧氏之風也民各知足則信實而不華故次之以信言不美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甘而滋溢其猶醴也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於心者貴能行不辯者本其素樸辯於口者貴能說不善者滯於是非

知者不慱慱者不知

夫知者謂知道也明理知本得其要而已何必慱乎所謂少則得也西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也慱謂慱通物務攻異端求彼是而已不知者謂多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慱溺心是矣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積者蘊聚也聖人道濟天下不蘊德以自高積而能散不蓄財以自潤既不滯功於外亦不聚智於内二者俱通故曰不積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夫聖人所以不積者演道德以爲人人受其益而聖德愈明如鑑照人不藏好惡而鑑之明未嘗少減此喻内智也分財利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多如井任汲普蒙利潤而井泉清徹不竭此況外功也開元御本二句並作既以與人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春夏生育之秋冬成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夫聖人之道在所施爲也所爲順理不與物爭者是以法天道而然也信言不美絕辯忘言强名復泯還歸妙本也

右老氏經二篇統論空洞虛無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之類所謂廣大而無不蘊細微而無不襲也約而語之上之首章明可道常道爲教之宗敘體而合乎妙上之末章以無爲無不爲陳教之旨敘用而適乎道故體用兼忘始末相貫也下之首章明有德無德爲

教之應因時之澆淳而次乎妙也下之末章以信言不信言爲教之用任物之華實而施乎道也是以因時任物而不逆不爭是有其元德而大順於造化復其常道而入於妙門者矣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疏鈔序

老子道德五千言行於世者千五百年矣燦然如日月之麗天固不待贊古今注釋不啻百餘家顔淺深詳畧雖有不同至於發揮妙理啓迪人心要皆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竊嘗觀碧虛陳君所解中間貫穿百氏剖析玄微引證詳明本末畢備尤爲近世所貴然初機之士開卷茫然往往有望洋之歎太霞眞人性純德粹問學該通號爲羽流宗匠執經講演垂五十年可謂陞堂覩奧矣迺於静練之暇撰成科文義疏七卷纂微開題及總章夾頌各二卷丁寧覼縷蓋數十萬言意欲使學者泝流而知源因博以求約如躡梯磴以陟九層之臺舉足愈高而所見益廣及乎造重玄之極致悟大道之强名體用兩忘有無雙遣超然自得於筌蹄之外然後敬爲此老拈一瓣香庶幾不負平昔用力之勤也書旣成旣久祕而不出鳳翔張公大師美原白公顯道冉三懇請欲鋟版以廣其傳京兆劉伯英贊而成之且屬僕爲序引其心俱可尚故樂爲之書浮陽李庭序

天地萬物之一會於聖人之心明於聖人之言覩聖人之言不察其所從出無惑乎事物之多紛紛藉藉有萬不同而莫能爲之總持而兼攝也夫道生於一散於萬不知萬之歸於一者皆推本窮源之學不講也老子道德經之所從出者一而已矣曰上經曰下經似不一也曰八十一章曰五千言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蓋以天地萬物之一寓於上下經八十一章五千言之中使天下後世由於一而知夫一也夫一之理廣大渾淪難乎擬議形容也謂之有邪則不得其言謂之無邪則不離乎物方天地萬物未形之先是一也已萌乎其中及天地奠位萬物品彙之後是一也無所往而不在天地得一而爲天地萬物得一而爲萬物聖人得天地萬物之一開悟天下後世蓋非一言一論所能究悉此老子道德五千言所由以作也碧虛子生乎千載之後虛心守一得玄學之傳爲之纂微開題其言至矣而太霞眞人以細明碧

虛子博極羣書數引廣輿非謭學謏聞之士所能窺測也況變故之後典籍焚蕩無所攷閱恐久而失其傳也於是乎推本碧虛質以平昔所學更互演繹著爲科文疏鈔又附之以總章無慮數十萬言支分節解血絡通貫曲暢旁搜巨細畢舉遂爲完書蓋其慮之也至故言之也審憂之也深故說之也詳碧虛子之所述殆無餘蘊矣噫是經也老子作之碧虛纂之太霞又從而釋之何經歷世數之久而述作之多益一之理難乎擬議形容也

○雖然後之學者不可畏高而怯其難亦不可躐等而爲之易必也睿思明辨日就月將孜孜汲汲無少間斷深玩而實體之則是一也洞然胸中有不期悟而自悟者矣將見自凡超聖超然物外神遊八極身居閬苑者未必不由茲學始其緒餘土苴猶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云沖素大師美田白公顯道葆光大師長安劉公伯英同鳳翔張公大師鋟梓以行於世且以蒲城党公講師公叔書來抵余願丏序引姑爲題其端首焉大蒙古國歲己酉秋七月既望宣差陝西規措三白渠副使

太華郭時中序

康節先生云先天圖心法也心乎心乎天地間一大義理之府乎太易六十四卦潔淨精微之旨皆自心畫中來二帝三王精一執中之傳皆從心法中出洙泗師弟子一貫忠恕之妙皆由心學中得靈府淵微之地古初聖賢以此而極深研幾探賾索隱以此而超凡入聖悟道參眞學者欲悟先天圖之秘參道德經之奧大抵自一心而入千萬世而下以

○心印心以聖契聖得老氏不言之教抉先天未露之機獨惟太霞眞人爲能得之方其潄藝苑派詞源濟濟乎儒中領袖造其造道閫探玄機井井然教門準繩恩沐兩朝名高千古向棲神華嶽風賓樹友睥睨世塵眞復寶踐有日矣丁未冬平涼元帥王公加禮延請我眞人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鞭鸞跨鶴以崆峒爲久駐之地宛然廣成子之復出山川改觀草木增輝薰蒸乎和氣之襲人洋溢乎教聲之盈耳闔下風而望餘光者豈特陝西數十州而已哉蓋寸地明而太空無礙靈臺徹而止水湛然霽月光風一襟灑落冰輪玉鑑胸次昭融以一心自得之學造二經無爲之旨開題訓注援經引子奧義冰釋科文疏解摭古驗今羣疑睍消言言皆玄妙之門字字盡眞常之理開者易悟悟者易得老氏胸懷本趣燦若日星玄中有悟妙處無疑讀之者耳目惺憁覽之者形神混合目曰道德眞經疏義後生晚學如披雲霧覩青天登崑崙獲片玉幸惠後學豈不偉歟元帥王公一日登

○諸生于庭囑僕曰眞人道德眞經疏義與老氏同一心法誠後學所未見道侶中西岐張公大師已爲鋟諸梓矣猶恐流傳未廣欲從是邦黙庭珪之漆貯蔡生之楮廣爲印施以大其傳爲學者抽關啓鑰眞大惠也子盍爲引其端予應之曰隋珠趙璧安用賈乎僕素不才何足以知聖人邪固辭弗獲僭爲贅是猶模倣天地繪畫日月多見其不知量云若夫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得象忘言又在後之造道者自得爾時己酉無射寓平涼貢士

馮復述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碧虛眞人曰夫老子道德二經者統論空洞虛无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之類而已矣所謂廣大而無不緼細微而無不襲者也是故司馬遷稱之曰九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今將釋此經先明垂經之主次顯造疏之人夫此經者乃太上老君所說也纂微者陳君碧虛眞人之所作也開題者亦眞人之所自述也大霞老人不揆淺陋浪述科文疏義兼以消釋開題庶使學人識玄元應世垂經之本末知眞人開發玄元之次序由此科文而入之也以蠡(落戈切)測海以管窺天眞所謂不知量也今將開題大判分爲二十門具列于後

一者明碧虛眞人始纂微開題之義

三者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謚號次明或爲萬天主或爲百王師隱顯之迹

三者明太上感孕誕胎降生時代年月日時所據也

四者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嚴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及所居之鄉國也

五者明太上隱聖同凡潛居卑秩以佐時主并去周年代也

六者明關令眞人本傳及瞻星望氣知有聖人度關之兆

七者明太上度關歲月及再約尹眞人於蜀都青羊肆相會之事

八者明太上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廣聖義謂平王時復來中夏孔子得以問禮而嘆其猶龍

九者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再出關變名易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者

十者明太上懷道抱德隱聖同凡世系綿長子明孫孫祭祀不輟

十一者明太上乃得道之靈受老子之號

十二者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爲道主垂世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

十三者明太上以恬淡無爲守之於內和光同塵應之於外故稱爲博大之眞人

十四者明老莊亦有妻室子孫然爲大道
之宗師者欲使後人知長生之道可力
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
十五者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遐長歷代
尊崇廟貌不絕故有唐尊爲聖祖焉
十六者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著經字之
由
十七者正明道德訓釋之義
十八者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二經八十
一章取法之旨
十九者明道德二篇之宗本治國治身之
大旨
二十者明碧虛眞人纂集訓釋之由發揮
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
疏曰此第一門明碧虛眞人始造纂微開
題之義今將釋此經先明開題既解開題
須明始造開題之人夫此纂微開題者乃
碧虛眞人所作也眞人姓陳氏諱景元字
太初玄號碧虛子家世建昌曾大父知遜
大父令恍並事親以孝聞皆養高不仕先

府君正擢進士第解朐許玉切山令寓居高
郵以疾終母夫人居貧無以歸子男四人
眞人季焉逮除釋而伯仲繼夭乃介然獨
有方外志慶曆二年即高郵天慶觀禮崇
道大師韓知止爲師三年試經度爲道士
十八負笈遊名山抵天台閱三洞經遇高
士張無夢得老莊微旨爾後隱逸於江淮
間以琴書自娛久之欲觀光京輦維揚使
君禮部侍郎王琪以詩薦于王岐公云鼇
山舊詞長還喜見方瞳時岐公爲翰林承
旨且喜其來俾隸籍於瑞雲由是上宮觀
請講道德二篇及南華疊疊不絕于時公
卿大夫無不欲爭識者於是醴泉觀提總
奏充本觀修撰遇邸王謁眞君祠下召問
道家事以該通奏賜紫衣神宗設普天大
醮有勑令修撰青詞進上稱旨復令預建
章閣同天節修奉因召見賜眞靖之號熙
寧五年進所注道德經御札批降中書云
陳景元所進經剖玄析微貫穿百氏厥旨
詳備誠可取也其在輩流宜爲奬論特充

右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羽服中一時
之榮鮮有其比謁告還高郵葬親上時命
中使賜白金三十鎰仍宣諭云比期中太
乙宮成俾陳景元主之逮還闕令選舉博
加精進戒潔之士共不過二十人同焚修
者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延和殿引見各錫
賚差等十五日奉安太乙翊日聖駕詣宮
朝謁禮畢於延祺殿召見特轉額外右街
副道録并度弟子三人仍本宮每歲許度
弟子一人月給齋糧米六十斛緡二萬錢
兼給賜南北兩莊土田以贍衆久之以事
累稠還乞去隱廬阜有司具以奏朝廷不
允復有旨主本宮事令官吏不干預每歲
增賜度牒二道續奉勑旨以九等齋科說
料普天聖位升降無倫理令有司置局選
道士三人備撿討俾眞人考校之命右諫
議大夫李肅之樞密直學士孫永充提舉
承議郎楊傑充管勾刪潤書成進上賜束
帛度牒紫衣師號仍許頒行于時朝廷欲
進封九天採訪使及五嶽丈人大丞相請

眞人著衣冠服色位號眞人遂乃擬定程式方進封採訪使爲應元保運眞君五嶽大人爲儲福定命眞君所隱有軒曰種玉自大丞相吳奎左相蒲宗孟翰林學士王岐公而下一時宗工鉅儒洎賢士大夫以篇什唱酬迭遺者甚多以其辭煩故不備錄附于別傳在京道官一十二員祖宗朝以京城内外宮觀主焚修勤績者充公輒奏請凡闕員乞試道德南華靈寶度人三經十道義上喜其請降編修所而後道家之學翕然一變自玆始也元豐六年罷本宮事歸隱茅山刋正三洞經法四方來眞之士投迹者熙熙然久之科簡巾囊遊嵩少卜鍊丹之所元祐三年因過京師爲中太乙宮主者而下以宮之經始眞人有力焉乃挽籃輿而留之願備芝朮之奉未幾朝廷復還右街道錄職右僕射蘇頌謂曰眞靖當以所業授門弟子不爾則恐陶葛之學不傳于來世所藏内外書數千卷皆素所校正又親札三百卷善小楷深得歐褚

法所著書藏室纂微二卷南華經章句七卷總章三卷抄義三卷寶珠妙義三卷廣解一卷翼眞撿後義一卷續高士傳改爲退身傳集三注通玄經四注度人經解注西昇經晚節竭篋市絳陵埏神室烹金液以必九還七返之妙稍彷彿而迫以天年居常好餌雲母粉仍自謂早年嘗服丹砂雖垂白而容顏肌膚如少壯人紹聖元年五月末無疾而忽不嗜食但飲水而已延至六月十三日午初儀索沐浴更衣召門弟子列于前謂曰爲我寫門狀云叅童初府仙衆寫已即俾齋堂外以火化之又令敷坐具向西北遙竦身瞻天門微叩齒復坐命侍者具牋管書頌以示衆曰昔之委和令之蛻質非化非生返吾眞宅言訖神氣之出猶長嘯聲安然而化崇朝權厝于宣化門外養生院自形寂而至遷神時正隆暑姿容儼然如生都人傾瞻者無長少貴賤莫不贊嘆享春秋有七旬度門弟子許修眞而下四十人至仲秋哉生明葬蛻

質于本宮所賜之墳園埯壙時忽有三蛺蝶栩栩然翔舞於壙之前乃至移時壙築平飄飄然東南而逝集賢殿修撰王　爲碣銘云於戲有唐司馬子微之坐忘吳貞節之文章杜光庭之扶教三公雖異時傑出而先生兼而有之其彥詠之如是雖朝廷鉅公天下鴻儒接識則與之抗禮無所屈然推其爲學老且不厭所以琅函寶笈金簡玉書悉探賾神奧至於傅會燕居明敏橫辯談老莊前世有所關疑皆別白其要妙凡詩篇雜文得陶葛體故語句野逸清勁公卿大夫莫不嗟惜之芝蓋解駕昇虛入寂莫測其津涯但想象仙標相與講遺德耳夫眞人行事本末略敘于前開題之義下文消釋夫開者開發也題者標題也謂開發此經之義理標題此經之事目將以顯示於後人者也故曰開題亦云開釋此經之題目也將釋經文先解經題夫此經題者號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云太上者老君之尊號也道德者五常

之本萬法之源也經者常也法也言此道德爲萬代常行不易之法也藏者藏(平音)也室者奧也謂玄都寶藏室藏經之奧室也纂者聚集也微者玄妙也謂採摭藏室之奧典纂集前賢之微旨將以證解於道德也故云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也此其大略爾其隨文詳解之義已具於開題中一一次第詳解今此科文疏者乃太霞老人妄解開題而述之也云疏者疏(平音)也決也譬之積水壅塞不通順其流而疏決之使注之於江海也今將開題大綱科判分作十二門而疏決之使諸學人沿其疏而通之於道德也故曰科文疏爾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一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二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開題

題曰(凡題曰者即是碧虛之開題也)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爲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非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

疏曰此第二門正釋開題首明太上姓字謚號次明或爲萬天主或爲百王師隱顯之迹就此門中復分爲二段　其一明太上姓字謚號　其二明太上或爲萬天主或爲百王師隱顯之迹　一明姓字謚號者題曰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或云謚號曰聃老子者太上之內號也老子之號已具於第十一門詳解老子姓氏曰李論其得姓之由載於第三門中詳解今將諱字謚號之原次第釋之其諱曰耳字曰聃或字曰伯陽或謚曰聃廣聖義引元君內傳云老君在世凡有九名一名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或云三十六號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渺邈從劫至劫非可悉紀今顯行於世者唯第一名耳字伯陽是也謚曰聃者夫人之生則有名有字有號死則有謚法也或因其德或象其形爲謚也耳大而垂曰聃老君生而耳大復有三漏其狀聃然而垂乃大聖之異相也故後人追謚曰老聃此太上名字謚號之所據也　其二曰百王師萬天主者題曰按道家經籍所說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居天上代爲帝師道家經籍者乃玄都寶藏三洞四輔龍章鳳篆之書故以經籍總言之也於內言我太上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夫挺者時挺拔擢羣類之義空者虛也洞者通也無也混沌之先寂然有無惟空無洞達虛極自然而已按廣聖義云夫老君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

元炁之祖也當是時也無光無象無色無聲無端無緒杳杳冥冥故曰空洞又曰老君以虛无爲體自然爲性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亦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言我太上老君上無復祖唯道爲身合則成形散則爲氣稟自然之妙掌造化之權當混沌未分之前空洞無有之上其道體具身已特然挺出兆現於此時矣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此之謂也常居天上者謂遊歷諸天爲萬天之教主也按猶龍傳云昔丑君真人隨老君西入流沙訖復從聖駕上遊三境九天以至於萬天太上每至一天但見彼天帝王金童玉女千乘萬騎瑶幢羽蓋仙樂滿空來迎太上老君至彼天中遊諸宮闕爲彼天人廣說妙法而爲教主也又別至一天其儀仗音樂遊宴宮觀說法傳經例皆如此以至徧歷萬天莫不皆然又按廣聖義云老君時亦上朝元始躡平聲奏罪福中謁玉晨校錄九宮下統三界死生之籍但見百億天王拜手在前咨求風雨水旱豐儉逆順死生善惡之事焉以至遊行萬天弘揚道化而有一老君凝然常在太赤天太清境太極宮中矣故云常居天上也代爲帝師者廣聖義云老君於上三皇時人尚淳朴以龍漢元年號玄中大法師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大乘之道開度天人也老君於中三皇時赤明元年號有古先生出靈寶真經一十二部中乘之法開化一切救度兆民也老君於下三皇時人心朴散以開皇元年號金闕帝君降洞神真經一十二部小乘之法開度羣品也此上中下三皇時所留經教三十六部祕於上天未傳於世按玄綱論神道設教章云初祕上玄末流下土是也後至伏羲時人已澆漓未有法度老君以清濁元年號鬱華子下爲師說元陽經教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仰觀俯察制嫁娶叙人倫之道焉神農時人食禽獸茹毛飲血老君以清漢元年號大成子下爲師說元精經教以化生之道於是播百穀以代烹殺和百藥以治百病於是嘗桑得禾嘗柳得稻嘗榆得黍嘗槐得豆嘗桃得小麥嘗杏得大麥嘗荊得麻百穀既登禽獸免害止殺所以長善除惡所以全生不食血肉人無疾苦五穀養性人無宿業其利人也大矣祝融時人食生冷未知火食老君以天漢元年號廣壽子下爲師說按摩通精經教以陶鑄爲器以變生冷人得保其壽焉自下三皇以後伏羲以前人無典禮鳥獸同羣老君以道化天下漸漸生心辯形貪味恭以五行廣施經法勸化兆人矣老君自伏羲以後示以世法於是制禮樂以叙尊卑造衣章以別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取諸大壯造舟車以濟不通取諸渙制棺槨衣薪取諸大過造弧矢以威不順取諸睽立刑法以戒兇暴取諸夬以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取諸隨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取諸噬嗑耒耜杵臼之利取諸益重門擊柝之規

取諸象並老君教於時君以化於物也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崆峒山黃帝詣而師之爲說道德經及道戒經教以治國治身之道帝行之踌火龍而白日昇天矣其道德經於此爲初傳顓頊時老君下爲師號赤精子居衡嶽授帝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帝嚳(音酷)時老君下爲師號録圖子居江濵授帝黃庭經教以清和之道帝堯時老君下爲師號務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離合經教以廉謹之道虞舜時老君下爲師號尹壽子居於河陽授帝道德經教以無爲孝悌之道帝行之天下從其化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其道德經於茲第二傳矣夏禹時老君下爲師號眞行子居于商山授禹德戒經教以勤儉之道又授靈寶五符檄召鬼神之法於是禹行之濬九江決百川而通江海矣殷湯時老君下爲師號錫則子居灊(音潛又音尋)山授帝長生經教以恭敬之道科曰大聖眞元祖生於浩劫先來爲百王師去作萬天主象經垂衆號龍德被羣生一千二百名讚揚無窮盡題曰此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者莊子齊物論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者天地四方是也言所以論之者皆六合之外事非經世之書云存者在也聖人存在而不敢非斥之故但云存而不論也題云非其逕庭(去聲)之語舉其大槩云者莊子逍遥遊云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逕庭者過差也大槩者大綱也言此上諸說皆方外之談其不近人情者宜矣非其過差之言舉其大綱而已故題云六合之外事故略而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蓋舉其大槩云

題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於李氏降生於商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胎託娠而經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常逍遥於李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無果(或云靈飛)母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

疏曰此第三門明老子感孕託胎降生時代年月日時之據也即此門中復分爲二節消釋　其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　其二明得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也

一明感孕託胎朝代歲時者題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現於李氏者按廣聖義所引元君內傳云夫老君在天爲衆聖之尊先億劫而行教以無爲常存之道化爲天人生於億劫之前爲萬聖之君長故元始天尊玉晨道君賜其眞號曰太上老君在於五太之前歷劫以來有此號矣雖代代應現爲帝王師而未有降世誕生之迹乃於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爲天水尹氏之女嫁李靈飛爲妻老君乘日精駕九龍車化爲五色流珠或云流星下入玄妙玉女口中而寄胎託孕歷八十一年矣又按廣聖義云寄胎慧者老君愍時凋弊乃欲隱聖同凡反神降生以救於世遂於殷第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庚申

歲託孕於玄妙玉女就此門中分為五別　一者大道應化託孕人間乘日精為五色之象以明太陽之德　二者乘九龍之車凝結變化五色玄黃下入玄妙玉女口中又明九龍陽精之華也　三者處胎寄慧與俗不同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然後乃生　四者玄妙玉女感孕之後容貌益少神氣安閑八十一年悅豫無比此聖人降迹之異也　五者聖母所居之室四時和暢六氣調平冬無凝寒夏無煩燠祥光照室靈風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潛衛故八十一年不覺為久此明大聖感孕託胎與常人不同也此為太上感孕託胎朝代歲時之所據也故題云老子母感大流星而有孕應現於李氏者也　其二明得姓之由及降生時代歲月之所據也者題曰其聖母常逍遙於李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者夫聃聖當殷王之代憫時凋弊欲降聖同凡反神示迹乃暫假胞胎而孕育大彰神變以救於世故託迹父母而降生焉按本紀云父姓李名無累一名靈飛一名虔會母曰尹氏名益壽當殷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二月十五日時聖母適逍遙於李樹之下剖左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吾姓也又以手指上下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我當開揚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方下及幽牢應度未度咸悉度之已而千真萬聖徧滿空際悉來衛護致感空中聖賢共讚十號云一曰太上老君二曰圓神智三曰無上尊四曰帝王師五曰大丈夫六曰大仙尊七曰天人父八曰無為上人九曰大慈仁者十曰真元教主此諸聖真空中所讚之十號也俄而又感九龍吐水以浴聖姿吐水之地因成九井今亳州太清宮號九龍井至今存焉此亦出化胡經所說夫大聖降世興迹其有如此原夫老君李氏之姓其說甚多且按大唐天潢玉牒云夫聖祖其先本顓頊之後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媧(音瓜)娼娶有蟜氏之女感月光貫昴而生咎(音卑)繇(音姚)咎繇生伯翳伯翳生理徵伯翳之後代為士師至理徵避紂之亂遁居伊侯之墟因食李實改理為李氏此言咎繇之後以理獄為功遂以理為姓其後子孫或為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為李氏理徵生利貞當殷湯之時也利貞生昌祖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瀨鄉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賓慶賓生靈飛一名虔會慶賓靈飛皆白日昇天矣前云指樹為姓因姓李氏以此考之或姓理或姓里或姓李音聲雖同其字則異也此隨時變易不足取也唯指樹為姓杜天師以為當矣隋薛道衡老君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以此論之指樹為姓似為允當其次論降生時代歲月者按廣聖義云夫老君乃至道之祖元化之宗長於上古而不為先生於末代而不為後況億劫之前即弘道化豈復胞胎誕

育而謂之生邪今言降生者蓋表迹人間示有始也誕形聖母示有生也母事元君示有尊也今按諸經誥前後降生略有三度

第一降生者以上和七年庚寅之歲九月三日甲子生於北玄女國天罡靈鏡山李谷之間聖母曰玄虛之母當生之時三日出于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爲姓名曰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胄玉皇之胤位爲長生大主太平正眞太一君金闕後聖九玄帝君今詳考其時亦是劫運之前朱靈上和前劫之年號也

第二降生者以殷之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聖母曰玄妙玉女乃上帝之師後位爲太一元君今詳此說即是亳州降生之年月也即今之衛眞縣太清宫寔降生之地也據皇甫士安長曆所證甲子葛仙公云太歲丁卯下爲周師此即紂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居岐山之陽爲周西伯之師號燮邑子自殷武丁九年庚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凡一百八年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出函谷關又一百七年上自殷武丁九年下及周昭王二十五年通計二百一十五年是故司馬遷稱曰在世二百餘年時人號爲隱君子是也或者妄云周平定幽厲之世老君降生此皆曲說信爲謬矣何則若是平定幽厲時生即不得與文王武王相見亦不得與尹眞人於函谷關相會傳授道德經也足知非平定之世降生也明矣

第三降生者按猶龍傳引混元本紀云太上以周昭王甲寅年昇天（甲寅年即二十六年也不著昇天月日後見西蜀張祿之注北斗經云太上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二十八日爲昇天之日）後至乙卯年分身潛降於西蜀錦江之濵託孕於大官之家至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尹喜至蜀本無青羊肆太上在太微時先勑青帝之青童降於蜀都化爲青羊尹君見人牽之忽然而悟曰既有青羊復在其肆太上所約此當是也因問牽羊者曰此羊者孰氏之家耶答曰我家夫人誕一子而白首啼聲不止投於水火皆不能害有一道者言得青羊乳與之則其啼自止故市此羊也喜囑曰爲我白夫人之子但云關令尹喜至矣於是依其言而白之兒聞喜至即從懷抱振衣而起曰令喜來前喜既入太上忽長丈餘身作金色項負圓光建七耀之冠披九色之帔舉家見之皆惶懼無地太上曰吾以太微爲宅眞一爲身太和降粹耀魄爲人主客相因寓迹於此何乃怪也喜乃稽首再拜而言曰茲謂慶會復奉天顔未審慈尊出無入有起居安否老君怡然而告曰與子别後何得何喪汝存道守一還有益邪喜曰自奉祕要麤得其妙濟度之恩過於天地老君曰吾昔留子以居世清齋千日故待子於此令子保形鍊氣已造冥妙而心結紫絡面有圓明金名表於眞圖玉札係於紫房炁叅太微解形合眞矣言訖三界聖眞千乘萬騎浮空而至因授喜紫芙蓉冠飛青

羽裙丹襡緑袖交帶霓裳羅紋黃綬拜爲文始先生賜任無上眞人從此乃得參侍龍車遠遊天上地下焉云云

太上昇座爲母說元陽經今在成都西南數百步中和二年獲靈塼之所詔建青羊宮是也斯即第三度降生之時矣三次降生以爲定議今此開題中所引即是第二亳州降生之時也

題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顙聃耳大目踈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玄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蹈二午手握十文蓋稟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瀨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

疏曰此第四門明太上降生之後聖貌端嚴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及所生之鄉國也就此門中復爲二節　其一明太上相貌異常　其二明太上所生鄉國

一者明太上相貌異常者題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聖容如金故云黃色）廣顙（顙額也言其額廣闊）聃耳（耳大而垂曰聃）大目（無所不見曰大）踈齒（齒大而敝曰踈）方口（口談道義曰方非謂其形四方也孔子亦河目海口皆聖人之異相也）厚脣（脣曾敦實曰厚）額有三五達理（理文也謂額間似有三五之字通達之文也）日角月玄（謂兩額間似有日月之形如日月之在天無有遠近幽深無所不照非實有此日月也又面如滿月也玄妙也言聖容玄妙美好也）鼻有雙骨（言有三竅也）耳有三漏（亦有三竅也）足蹈二午（言足下有二午之文也）手握十文（言兩手各有十字之文亦如大禹左手有水字右手有台字合爲治字此聖人之異相也）蓋稟氣至清受形特異也且夫自古聖人皆有異相況我太上有大聖之德具七十二瑞相八十一種好其天相端嚴聖容特異不能徧舉又豈止此數端而已哉　其二明太上所居鄉國者題曰太上生於楚國苦縣瀨陽鄉曲仁里渦水之陰按大唐天潢玉牒云聖祖其先昌祖仕陳爲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爲陳相葬瀨陽鄉之北因立廟焉今云楚國者或疑郢州即古之楚國也苦縣乃其隷屬焉又今亳州城父縣東三十里有天靜宮乃聖母感孕之所也見有流星原晝寢堂存焉城父縣亦古之楚國也詳夫太上受孕於城父天靜宮降生於苦縣太清宮苦縣即古之邑名也漢魏以來名谷陽縣至有唐乾封元年改爲眞源縣中和二年升爲赤縣至宋眞宗朝改爲衛眞縣即今之衛眞縣瀨陽鄉谷陽鎮太清宮是其地也渦水之陰者即今之太清宮在渦河之右故云陰也（陰亦作濆）此太上所居之鄉國也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二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太霞老人 薛致玄述

題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爲守藏史武王克商轉爲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黙卑秩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因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乃乘青牛薄輂車徐甲爲御而遂去周

疏曰此第五門明隱聖同凡潛居卑秩以佐時主及去周之年代也就此門中又分爲二 其一明潛居卑秩 其二明去周年代

○一曰潛居卑秩者題曰紂二十一年云云至因而退官夫岐山者即今之鳳翔府岐山縣是也乃昔日文王爲西伯時所居之國也伯者五等之爵也當紂之末年文王守岐山爲西方之伯有聖德焉人心歸服者衆故魯語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是時也老子居岐山之陽號變邑子以觀西伯之化西伯聞之徵爲守藏史作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義鳳集于岐山禮記云周之興也鸑音嶽鷟音濁鳴于岐陽遂以岐山爲縣之名鳳翔爲府之號鳳翔城之北一十八里有老子故居之處至有唐建啓聖宮武王克殷老子號育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而有天下成王時號經成子康王時號郭叔子老子仍爲柱下史至昭王時太上見周道將衰因而退官焉自文王至昭王皆在于周猶爲史官故曰居周久之潛黙卑秩以佐時主也

○其二明去周年代者題曰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乘青牛薄輂車徐甲爲御而遂去周者此去周之年代也薄輂者輕車之名也徐甲者御太上之車者也姓徐名甲老君謂曰吾欲往西海大秦罽賓天竺安息諸國令汝御車與汝雇直日百錢候諸國還以金頓償之何如甲如其言御車由函谷而至終南山下老君欲試之乃令放青牛於野以吉祥草化爲一女子姿容絶整行及牧牛之所輙戲以言甲惑之以老君遠適流沙必無返期遂廢約矯詞詣關令執牒訟老君索雇金也老君曰汝隨吾已二百餘歲當還汝七百二十萬錢且汝昔已命盡吾以太玄生符投之即再活汝奚不念此汝還我符則我償汝金言訖符自口中飛出至老君前文篆如新甲復化爲枯骨矣關令憫甲違心復死仍欲觀老君起死之術遂稽首懇告于前曰甲之雇直喜輙代還願大聖哀矜赦其罪戾賜以更生則幸矣

○老君納關令之言即再以符投枯骨中剔復如故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而道自去汝故死爾遂給雇直欲遣之甲伏地搏頰曰已沐聖慈曲赦罪戾令此枯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太上竟弗許終隨之此太上去周之年代乃徐甲御車因由也

題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姓尹名喜字公陽著書九篇說道德之事善内學星象服精華謂日精月華也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又曰喜母晝

寢夢天降電光流繞其身咽之而後生喜喜生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目有日精姿形長美雅好典墳善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而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慈儉慱愛損身濟物入爲東宮賓友出補函谷關令每望霄漢而有昇虛之思老子未至關時喜登樓四望見東方有紫雲西邁知有眞人當過京邑乃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俟應兆

疏曰此第六門明尹喜眞人本傳乃瞻氣○望星知有聖人度關之兆也其眞人本傳之行事太上度關之應兆開題已詳不假消釋

題曰至七月十二日甲子到關喜擎跽曲拳邀老子就舍進巾櫛盥漱齋戒問道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老子曰汝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獷俗難化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都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子忽然騰空冉冉昇乎太微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樓居清齋屏絕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既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爲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域

疏曰此第七門明太上度關傳經歲月及再約尹眞人於青羊肆相會之事就此門○中又分爲二　其一明度關傳經時日　其二明再約青羊肆相會　一曰明度關傳經時日者題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子到關喜擎跽曲拳者莊子人間世云顏回曰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擎叉手也跽跪膝也曲拳折腰也授道德二篇者按尹喜内傳云眞人本爲周康王大夫善瞻天象遂於所居之宅結草爲樓即今終南山下號樓觀者是也每登樓瞻望見有紫氣浮關融風三至天理星西行乃知有聖人度關至昭王時請出爲函谷關令掃路焚香以俟應兆乃戒嚴門吏孫景等曰若有車服異常形容殊俗者勿聽度關急來爲報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駕青牛之車徐甲爲御無極先生鬼谷先生太極先生從焉到關求度門吏孫景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於是入白關令曰有一老翁皓首聃耳乘青牛薄軬車從東而來求度喜曰聖人來矣我當見之即加朝服出迎具弟子禮而邀之曰願聖人○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家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相聽度吾無所取勞子懇倒若斯有悞展敬爾老君如此謙辭此一試也喜復稽首曰竊謂非往西莊願暫留神駕老君又曰吾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不終不始永劫緜緜是以昇就道經歷關子何妄留邪此二試也喜曰今覩聖人眞姿超絕乃天上至尊何邊夷之可往觀乎願不託言少垂哀憫老君曰子以何所見而知之喜

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今又自秋翔融風三至加之東南紫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眞人度關之驗也喜少好天文秘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也昨乾象如此故知當有聖人度關自爾以來夙夜思存未嘗暫懈今似有道緣果遇神駕願垂慈誨開濟沈冥老君以三試皆過乃怡然含笑曰吾知子與道有緣故來相試且子既知吾吾亦知子矣如此反覆再三然後聽喜所請故四皓云觀老君與尹生豈不寘悟先機耶然而執此謙辭者欲教世人授受之禮爾於是邀老君就舍設座行弟子禮北面而事焉老君曰汝欲與世傳洪大道乎喜曰大聖將隱乞爲喜著書於是遂授道德二篇焉按廣聖義云據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爲老君過關之年月也何則喜爲康王大夫至昭王時爲函谷關令即得與老君相見也若據藏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隴關即與此過函谷關年月不同矣況幽王元年庚申十一年庚午年内又無癸丑此爲悞矣又文如海云成王二十二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前即與太上不得相見也亦爲悞矣又云平王四十三年癸丑度關此又在尹喜之後年代懸遠不同皆爲悞耳今詳按古今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爲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過關日月已具于前夫說經時日者按廣聖義所引葛仙翁内傳云黄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空同山爲帝說道德二經及五茄之法應號五聖圖又老君内傳云老君帝舜時號尹壽子居于河陽爲帝說道德經教以孝悌無爲之道帝行之退身讓物尊道貴德所以舉十六族謂八元八凱也竄四凶明四目達四聰外撫百姓内親九族天下之人從而化之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諸家所說皆言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七月十二日甲子度關至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尹喜託疾退官至當月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篇焉史記列傳云老子爲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壬子年拾遺記云老子當周時居景室山常與五老人談天地造化之事著書十萬餘言其後删其繁蕪作五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章句序云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足明此經非特爲尹喜一人所說也亦非景室山中所著也又按列子引黄帝書谷神不死一章則黄帝時老君號廣成子爲帝說此道德二篇所以黄帝著書全引此一章爲證昔沖虚眞人爲諸弟子說天瑞之時據於黄帝書中所見即稱爲黄帝書也亦如莊列書中引用老聃孔子爲證者甚多故後人凡有著述復引用莊列爲證者亦不少矣但云莊子云列子云不曰老聃云孔子云也亦同矣又按傳經年代推之若是周昭王時特爲尹喜著書爲始至漢文帝時未及千年則河上公不得云余注是經以來已一千七百有餘年矣凡傳三人連子四矣以此考之年

數不同足明此經當黃帝時爲初傳帝舜時爲再傳尹喜時爲第三傳漢文帝時爲第四傳也故云凡傳三人連于四矣竊疑一千七百餘年當爲二千三百餘年矣何哉自黃帝歷顓頊高辛唐虞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辨五）又自舜歷三代經秦至漢孝文帝元年計二千一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通計二千三百八十六年矣竊原葛仙翁修撰河上公二經章句序以來迄今歲月旣遠當是此二千字後人誤寫作一千字三百字誤作七百字或開板時刊鏤之誤也且夫黃帝迄舜之世大約三百八十五年舜壽一百歲在位三十九年禪位於禹自禹至桀子孫相承一十七代四百三十二年爲湯所伐自湯至紂子孫相繼三十一代六百二十九年爲周所滅周自武王及赧王子孫相承三十七代八百六十七年爲秦所幷秦昭襄王四十五年丁未滅周自始皇終子嬰共四十五年爲漢所伐漢高祖呂后惠帝至文帝元年相繼二十八年上自黃帝下及漢文帝都計二千三百餘年亦已明矣又疑注字亦宜作著字何哉夫注者箋注義著者顯著義又著者作也竊謂當黃帝堯舜時皆是聖人創作救世法度之書亦未有箋注疏解之理是故宜云余著是經（辨五）以來已二千三百餘年矣猶言自黃帝顯著此經爲始後至舜及喜與文帝時止是傳授而已故云凡傳三人連于四矣藻鑑之士宜詳之焉故科云明太上傳經之時日者以此也　其二明太上與尹喜傳經之後再約蜀郡青羊肆相會者題曰喜叩頭請隨老君西徂流沙老君曰子未得道惡能隨吾遠適流沙乎夫流沙異域獷俗難化（獷頑愚貌）而何術可禦邪唯生道入腹神明皆存而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千日淸齋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其若之何喜唯唯而謝老君傳經已畢乃忽然冉冉升乎太微（太微者天象有紫微垣天市垣太微垣也紫微垣者北極大帝之所居也天市垣者南極大帝之所居也太微垣者天皇大帝之所居也廣聖義云老君在星爲天皇大帝故云升乎太微也西昇經云老君說經竟畢忽焉不見紫須宮室光耿五色玄黃眞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得一以守元即仰視觀懸身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曰吾重誡爾爾其守焉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誠竟即隱）喜候光景斯散影響蕭寂乃樓居清齋屛絕童隸誦經三年精思千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者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學乘風之道至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乾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凝定也釋發也融和也言內則心神凝定外則百骸九竅泯然和而爲一也列子又云心死形廢故云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言眞人亦至於如此之妙用者也）尹已而窮數達變之微因形移易之妙無不盡之矣（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冲虛經周穆王篇云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之辭也尹文先生謂老成子曰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注云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辨五）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亦猶眞人得太上傳道之後乃能窮天地萬物之數達陰陽造化之變以至分形散影之術隱顯變通之妙無不盡之矣）於是捐家棄館超然高蹈旣往青羊之肆乃會老子老子命喜爲文始先生而俱遊乎流沙之域爾夫青羊肆者乃太上第三度降生之

所也已具降生門中消釋既與眞人再會乃隨從雲駕上遊諸天下歷流沙八十一國開化於西極也

題曰或曰昭王時出關化導西胡至幽王時復還中夏（幽王乃周之第一十三王也廣聖義稱平王時復來中夏平王乃第一十四王之時也）故孔子適周嚴事於老子而問乎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爾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六水切）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矣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疏曰此第八門明太上當周幽王時復還中夏故孔子適周得以問禮而嘆其猶龍焉昔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問焉於是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因語以仁義老聃曰夫烏不日黔而黑鵠不日浴而白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子之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及孔子將去周老聃曰吾聞諸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已爲人子者無以惡已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簦笠也）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也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歸三日不談弟子怪而問之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于魯之時有人用意浩如飛鴻者吾飾意以爲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游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頓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没於九重之淵者吾飾意以爲鈞繳（音酌）而投之未嘗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游乎太清吾不能逐也今吾見老聃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嚕（音[illegible]）舌出而不能縮形窮神錯而不知所居吾又何規老聃哉彼開題引史記列傳而伸之彼言其略此論其詳也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四 難六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題曰時天下暗王道衰故再出關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都甘切或曰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受道於容成問道於常樅世莫知其然否皆謂之隱君子也

疏曰此第九門明太上知周道衰故再出關變名易號晦迹師凡壽數短長莫有知者時人號隱君子焉當幽厲之世天下昏暗周道衰微是故太上變名易號以自韜晦或號老萊子或號太史儋一說云老萊子年七十餘尚有母在堂每服斑斕之衣以事其親或佯自顛仆輒效嬰兒啼以悦樂於親其至孝也如此太史儋當幽厲之時世爲史官皆老子之隱號也或云受道於容成列子云唯黄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云云是知容成者當黄帝時人也或云問道於常樅常樅者不知何代人亦未詳所據蓋當時有道者也夫太上者乃大道之祖萬法之宗或爲萬天主或爲百王師豈復待師友而後知邪蓋謂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故假託師資以明其傳授之法也皆寓言爾亦如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同或云百有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齡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見周道衰故再出關或隱或顯世莫知其然否時人謂之隱君子也故史記老子傳云老子或隱或顯在世二百餘年西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隱君子也夫君者有道之美稱子者有德之嘉號又古人稱師曰子凡爲人之師有道有德故稱君子是知君子者乃君師之稱也禮記云夫爲學者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爲君爲師其德光大故謂之君子又解云有道有德雖在衆庶之中爲人所敬亦謂之君子寡道鮮德雖居高位之上爲人憎惡亦謂之小人故道比於君德比於師然後爲之君子凡世之人理猶若此況玄元皇帝太上老君爲道德之宗主作帝王之師範號曰君子不亦宜乎以其潛龍卑秩出處莫測故謂之隱君子也

題曰老子之子名宗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宫宫之遠孫假假仕於漢孝文皇帝而假之子解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卬者膠西王之名也

疏曰此第十門明太上懷道抱德隱聖同凡世系綿長子子孫孫祭祀不輟也其事題文已明别無意義不必詳解

題曰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苟暫乏自伏犧以來至於三代顯明道士世世有之論之老子本亦人靈蓋得道之尤精者也時俗見其久壽又生而皓首故曰老子亦曰老者尊稱也子者通號也

疏曰此第十一門明太上乃得道之嗇受老子之號也原夫天地開闢之始人心純一道朴未散雖道術之名未彰而道術之理巳流布於人間矣至伏犧之後書契始興漸有法度道術之士由是顯名爰自三

皇五帝以來三王五覇而下我太上代代爲師以教時君創制法度利於後世故有方術之號世不乏人故題云顯名道士世世有之也唯吾太上本亦人靈得道之尤精者也世人見其久壽而常現老容故號老子按廣聖義云夫老子者乃瓊胎寄慧八十一年誕聖之辰生而皓首聖母爲之立號以示世人就此門中分爲五别　一者聖人降迹與俗不同聖母爲之立號欲謂之老又是初生欲謂之子又復白首兩字兼稱故號老子　二者明道與俗反夫老者長年之稱子者幼稚之號世人先幼而後老太上先老而後幼欲明攝迹歸本也　三者言老者考也以考校衆聖爲名子者孳也以孳生萬物爲義所以老君爲萬物之父母衆聖之宗師故有考校孳生之名以爲老子之號　四者聖人垂名反終歸始老者終也子者始也世人先始而後終老君先終而後始欲令世人修道反老還嬰故號曰老子　五者委迹和光以循於世老者以生而白首故曰老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亦如孔子孟子莊子列子以姓爲號老子鶡冠子抱朴子淮南子因事爲號序訣云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斯乃不以降生老而爲號也蓋以長於億劫之前故以老爲號爾夫以託神聖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訣之所證也今詳考諸說既不因生而立號即是老君億劫垂教應代表形常現老容故有老子之號爾老子之號起於此時老君之號先於億劫之前非此一時也又云老君將顯明大教布化萬方乃曰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乃師事太上玉宸大道君焉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乃審道之本洞道之元生於億劫之前爲道烝之祖也故曰大道君元始天尊者爲億萬天之主億萬天之君最生浩劫之前爲道烝之根本也元始天尊太上道君以老君天上天下應化無窮先億劫而化生後億劫而長存天天宗奉帝帝師承故賜其真號曰太上老君三聖相師乃爲垂教尊卑之本矣夫太者大之極上者高之極老者壽之極君者尊之極言吾太上老君至大至高至壽至尊在五太之先全四極之理故號曰太上老君老君之號起於此矣又曰太上者按廣聖義云所言太上者乃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又解曰太者大也無大於太上者高也無高於上乃修因證果極位之稱也亦如世人修行自凡而得道自道而得仙自仙而得真自真而得聖聖之極位升爲太上太上者六通萬德無不畢備紹法王位統臨萬聖即得居此尊極之名如世間皇帝代代紹位之後皆得稱爲太上皇亦猶此也自元始天尊之後即有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丈人與太上高皇帝雖兼有此尊極之名而不行教也夫爲萬天之主萬教之宗者唯我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爾所以於三洞四輔

乃至群經皆得著太上二字以冠其首故曰太上者乃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夫老子老君太上之號略解于前若夫太上應法垂號歷世表名洹沙之數無有窮盡何者按西昇經云上世始以來所更如塵沙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辛是也又猶龍傳云夫老君者挺生空洞變化自然智慧無窮聖德周備形既莫測號亦無窮在天爲萬天之主在聖爲萬聖之君在仙爲萬仙之總在眞爲萬眞之先在星爲天皇○大帝在教爲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顯百八十名或爲無爲父或爲萬物母與大道而輪化爲天地之根源浩浩蕩蕩不可得而名也故碧虛題云論老子之號言其略也今按諸經廣而伸之言其詳也太上之德豈不大哉

題曰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達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眞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固教戒役使鬼魅皆老子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至者也已而治家治世皆大道之土(敕雅切)苴(側雅切)聖人之餘事也

疏曰此第十二門明太上具神通力應爲道主垂世立教千方萬法以救於人也就此門中復分爲二　其一論具神通力應爲道主　其二明垂世立教以救於人

一者具神通力應爲道主者題云夫人承命自有通神達見者(見字疑作變字)神者伸也其○字從示從申謂出而有所示入而無所屈示者顯然出示於人也申者舒伸而無所窮屈也此神之妙用也夫人能虛靜則合道動用則顯神易繫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知神者倏有忽無推移變化幽隱而不可測度者也故我太上老君爲萬道之宗衆教之祖自有通神達變之妙以爲大道之主固非常人所能及也遂感天地神祇無不贊仰千眞萬聖無不歸依者不亦宜乎故曰具神通力應爲道主者良以此歟　其二垂世立教以救於人者題曰是以所出度世之法若九丹八石九丹者一曰丹華二曰神符三曰神丹四曰還丹五曰餌丹六曰鍊丹七曰柔丹八曰伏丹九曰寒丹八石者一曰玄精石二曰雲母石三曰花蘂石四曰爐泔石五曰寒水石六曰陽起石七曰赤石脂八曰白石脂(又按抱朴子八石者丹砂雄黃雌黃石留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此九丹八石者各有鍛鍊之法玉醴金液(藏典有消玉爲醴鎔金作液之法)存眞○守元思神歷藏行氣鍊形(藏典有存三守一行氣思神內以鍊藏外以鍊形皆修行之法)消災辟惡(科典有祈禱之法)治鬼(符籙有驅治考召之法)養性(經教有守靜滌心調習之法)絕穀(經論有服氣服丹服水服符休粮之法)變化(洞經有分形散影升騰變化之法)厭固(洞神教中有禁祀之法)教戒(正一部中有屏絕世務禁忌之法)役使鬼魅(法籙有役使鬼神之訣)　如上諸法皆我碧虛眞人略言之有此數種至於千方萬法不可徧舉是皆太上常所經歷救世之術非至至者也已而治家治國以至於天下皆大道之土苴聖人之餘事也此莊子讓

王篇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緒餘者譬如繰絲先須抽緒而後見絲絲譬則眞也緒譬則麤也緒猶不眞況其餘者乎又如擇菜者菜其眞也土苴爲糞壤黃苴不精粹之物也以上諸法皆隨機設教救世淺末之方故碧虛以爲非至至而皆大道之土苴聖人之餘事也不亦宜乎至至者道之眞以治身者是也

題曰老子恬然無爲專以長生爲務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所以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稱微妙難識而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眞人也

疏曰此第十三門明太上以恬淡無爲守之於內和光同塵應之於外是所謂博大眞人也題曰老子恬淡無爲專以長生爲務者南華經刻意篇云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故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此長生之道也故碧虛稱太上恬淡無爲專以長生爲務者以此次云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夫老君自文武歷成康及昭王時出關至幽厲平定之世前後數百年止不過藏史柱史太史之職而已故云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也蓋欲和光同塵應之於外虛無自然實之於內如有世務因其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抑又守無爲之道順變化之理故云虛無因應也莊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夫太上之道出處語默也如此○豈常人之所能測者哉故碧虛嘆云其著書也稱微妙難識道成乃去是所謂博大眞人也經云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莊子大宗師篇云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嗜欲深者天機淺是知眞人之容道根深遠衆人固不識也何則莊子云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乎天倫天自然也倫理也既與神爲一則精智無礙故冥乎自然之理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且常人至此猶曰眞人況我太上老君爲萬道之祖衆教之宗故碧虛引南華經天下篇云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不亦宜乎

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玉京○莊子之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皆爲道之宗師者故使後世之人信其長生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

疏曰此第十四門明太上莊子亦有妻室子孫然爲大道之宗師者欲使世人知長生之道可力學而致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題曰且老子之子孫祭祀不輟而升於玉京者經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此本經第五十四章之文也其旨已具本章中消釋升玉京者度人經

云鬱羅蕭臺玉山上京上極無上大羅玉清渺渺刼仞若亡若存此三清上聖之所居也舉大羅玉清則上清太清在其中可知矣故云升於玉京也次云莊子鼓盆送妻而入侍帝宸者南華經至樂篇云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音鋸言垂足踞散而坐也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以天地為室也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命故止也又云入侍帝宸者按丹臺新録云莊子升爲太玄博士乃仙職也故云入侍帝宸又題曰皆爲道之宗師者將使世人信其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是曰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者夫方内之教論人倫之道治世之法也方外之教論玄古之風出世之法也何則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於宜切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音綴縣疣以死爲決疣音綴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夫方外之教又豈止此一端而已蓋舉其大略而言也是故碧虛序云論老莊雖有妻孥子孫然卒爲大道之宗師人天之教主者蓋由混迹人間游心方外力行大道之所致也欲俾世人知長生之可學非神異而學不能及也故曰是爲方外之教有淳古之風焉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四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 難七

太霞老人 薛致玄述

題曰而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至唐乾封元年
高宗詔贈老君爲玄元皇帝光宅元年太后
詔贈尹氏爲先天太后故爲有唐聖祖焉
疏曰此第十五門明太上玄恩普被聖德
遐長歷代尊崇廟貌不絕故有唐尊爲聖
祖焉題曰歷代尊崇廟貌不絕者爰自周
秦漢隋及唐宋以來莫不朝朝尊奉代代
欽崇飾修宮宇源源不絕故長安終南之
○樓觀乃尹眞人之故宅太上傳經之所也
至周穆王時賁秘音飾宮祠訪求幽逸之人
杜沖并眞人之弟尹軌俾主領觀事仍度
道士七人迄今八與八廢矣又亳州太清
宮者太上降生之所也歷代修崇皆有碑
記故漢有蔡邕碑邊紹碑隋有薛道衡碑
唐碑已訛缺不完莫詳孰氏所撰昔王希
夷有詩云雙闕已訛唐故事殘碑猶有漢
文章是也至宋有張商英碑皆代代修崇
之明驗也又陝西鳳翔府岐山之陽有啓
聖宮當文王時號樊邑子所居之地也又
平陽府浮山縣有天聖觀乃太上當唐高
宗時乘青鬃白騾顯化之地也乃至蜀都
之青羊宮玉局觀秦州之柏林觀本號啓
靈宮又有太霄宮崆峒山之間道宮城父
縣之天靜宮北邙山之上清宮處處顯化
朝朝尊崇無有窮盡不可具陳至有唐尊
爲聖祖者當高宗乾封元年太歲丙寅二
月二十八日追上尊號曰玄元皇帝按廣
聖義解玄元皇帝四字云夫玄者深也妙
○也亦云道也天也言至道高妙不可言詮
約妙與深以玄爲極言深妙玄遠以明道
之體也故謂之玄夫元者初也本也祖也
爾雅云肇祖元台俶落權輿始也言太上
老君爲大道之根源萬物之宗祖處世出
世之法皆謂之本始故謂之元夫皇者大
也謂大道也又曰道大曰皇尚書序云三
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故曰皇夫帝
者天也其德配天次於道也又曰德大曰
帝書序云五帝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道德兼稱曰皇帝又云法道法天謂之皇
帝故曰玄元皇帝也至玄宗朝又加聖祖
二字乃曰聖祖玄元皇帝焉古者稱王不
敢稱帝稱帝不敢稱皇所以有三皇五帝
三王之優劣也至秦始皇既以滅周一統
天下於是焚滅先代典籍自我作古將欲
垂法後代上採三皇之尊稱下取五帝之
美號兩字兼稱號曰皇帝仍欲以皇帝之
稱自茲爲始故謂之始皇帝也故有唐既
尊太上爲聖祖仍下詔追贈爲聖祖玄元
○皇帝焉乃改谷陽縣爲眞源縣當縣宗姓
特給復一年用伸尊祖之意也至光宅元
年太后下詔追贈聖母尹氏尊號爲先天
太后於太清宮之北一里立宮號曰洞霄
宮左曰先天觀右曰廣靈宮中曰洞霄宮
即聖母之故居也見有遺履墳存焉又至
宋眞宗朝追上老君尊號曰太上混元上
德皇帝太上二字已具前釋夫混元者言
太上生於混沌之先長於億劫之始故曰
混元也上德者謂太上每言功成不居長

而不宰無德可稱故曰上德也皇帝二字已解于前故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仍改眞源縣爲衛眞縣即今之縣名是也故云追贈老子爲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者以此也

題曰昔老子著書曰道德二篇今曰老子道德經者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爾

疏曰此第十六門明後人受此二篇之後著經字之由爾夫此道德經者厥初太上傳授尹君眞人止云道德二篇殊無經字亦無八十一章之數夫經者常也言此道德二篇之義爲萬世常行不易之典也是知後人受書之後尊此二篇故升之爲經也今詳題文所論此經之一字當是關尹受書之後標題云爾亦如儒教五經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之類厥初止是述書之本題亦是後之學者尊師重書之禮故升之爲五經也又如莊列文亢四子本爲子書至有唐玄宗朝敬上玄虛旌崇道典故以莊子爲南華眞經列子爲冲虛至德眞經文子爲通玄眞經亢倉子爲洞靈眞經亦此義也況我太上老君演道德之根源爲萬教之宗祖後之學者尊以爲經不亦可乎又河上公分上下二經爲八十一章焉

題曰夫道者窅然難言有物混成故强名曰道以其通生萬物故訓曰通也又道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故道者德之欽也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内得於心外得於物得而不喪也故物得以生謂之德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

疏曰此第十七門正明道德訓釋之義也題云夫道窅然難言有物混成强名曰道者窅然深奧之義也夫道無形無影無色無聲非神口之所能辯至深至奧而不可以言詮也故莊子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者已具本經首章詳載又本經云道者萬物之奧又度人經云是謂玄奧難可尋詳孟子養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莊子又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皆此義也故云夫道者窅然難言哉又題曰有物混成强名曰道者此本經第二十五章之文也已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又題云道者通也以通生萬物爲義故訓通也又曰道蹈也況道路之道使人佩服其言而履行之也又解曰道導也導引也所謂導迷令悟引凡入聖之謂也自然經云導末歸本者是也本即眞性也末即妄情也所以導引妄情復於眞性也故曰道者導也又莊子庚桑楚篇云道者德之欽也欽敬也言德之所可尊敬者道也題曰有道則必有德德得也内得於心外得於物使道在於我而不喪也物得以生謂之德凡物之生必始資於道氣然後乃生既生而養育之則賴於德也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是也又解云德者成也所以濟度衆生令成於無極之道果故曰德題曰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夫道者德之體也德者道之用也用以體立體以用明譬如草

木之有根本花果也根本者草木之體也花果者草木之用也是知花之與果皆從根本中來若非根本則花之與果從何而生菲花果則根本妙用何由而顯故知花果根本乃草木之一體也喻如道德體用亦然夫根本妙用幽隱而人所不見者也花之與果顯明而人所見者也然則見與不見皆起於一體亦如道無形色杳冥而人所不見者也德有作用顯著而人所見者也然而無之與有隱之與顯亦一體也明矣按廣聖義云道德一體而具二義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二而不二由一故二一而不一由二故一不可言有體無體亦不可言有用無用蓋是無體爲體體而無體無用爲用用而無用尋其體也離空離有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摶觸莫辨尋其用也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大容小體既無窮用亦莫盡是知道德體用之義固不可思而議之也斯可體用兩忘有無雙遣方至此理也故題文所論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是故司馬遷云爲陰陽者繁而致惑爲儒者博而多慮爲墨者苦而傷性爲名者華而少實爲法者酷而薄恩唯老氏之教稱爲大道焉情虛無爲使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易行其辭易知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是以先黃老而後六經獨嘆道家爲清尚焉故曰九經浩浩不及二篇之約也

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如九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書之尊稱也今言道經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之也後之說者故隨文生義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爲故在生物之後道居先故處上德居後故處下又道衰而有德德衰而有五常是明道德爲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先德經次之上下二卷法兩儀之生育八十一章象太陽之極數是以上經明道以法天下經明德以法地而天數奇故上經三十七章地數偶故下經四十四章然則起自先賢且仍舊貫

疏曰此第十八門正明經訓之義及上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就此門中又分爲二　其一正明經訓之義　其二明上下二經八十一章取法之旨　一曰正明經訓之義者題曰經者常也法也言其理有常可法也如九經可法之義也又經者書之尊稱也按廣聖義中所解經者諸家解釋凡有四義一由二徑三法四常也

一由者言三世天尊十方聖衆皆由經教證聖成真也　二徑者言開通道理導達衆生爲學者之津梁登真之徑路也　三法者言真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爲群生之楷（苦駭切）模衆聖之法式也　四常者言妙理深遠冥寂玄通萬代百王不刊之典

也具此四義總稱爲經其或結氣成文凝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或玉字瓊章龍書鳳扎劫初降世劫末歸天或刋玉鐫金竹木縑紙流傳演化篆隷隨時雖蠢妙不同皆玄聖眞訣爲治病之良藥乃出世之妙門也假使代變時移金消石化而我道德眞經垂世立教常布於人天萬劫長存以爲修身治世之達道證果登眞之法式故曰經也　其二明上下二經及八十一章取法之旨者題曰道經上德經下云

○云起自先賢仍且舊貫者題文已明不必詳解又觀唐明皇疏序云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然體用之名可散而體用之實不可散也眞實凝然之謂體謂妙體也應變隨機之謂用謂妙用也故經云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爲二洛其同則混而爲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故云道資於德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故云德宗於道是其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題曰此經以重玄爲宗自然爲體道德爲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國治國則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治身則塞其兌閉其門穀神不死少私寡欲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若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殆不可得而言傳也故游其廊廡者自以謂陞堂覩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疏曰此第十九門明道德二經之宗本治國治身之大旨以遺後學爾就此門中又分爲二　其一明道德之宗本　其二明治國治身之大旨　其一明道德之宗本者題曰此經以重玄爲宗自然爲體道德爲用夫重玄爲宗者經云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是也自然爲體者經云百姓皆謂我自然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也道德爲用者經云道沖而用之又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又云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是也此其大旨也遂文之義各具本章消釋今不復云廣聖義云宗趣旨歸者言此道德眞經包含衆義指歸意趣各有君宗且夫河上公嚴君平等皆明治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等皆明治身之道符堅時僧羅什後趙時僧佛圖澄梁武帝時道士竇略等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藏玄靜陳朝道士朱桼女救切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賾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等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等皆明虛極無爲治家治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趣俱各不同又諸家稟學立宗亦各不同嚴君平以玄虛爲宗顧歡以無爲爲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爲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孫登以重玄爲宗宗指之中孫氏爲妙夫此碧虛眞人纂微者亦以重玄爲宗自然爲體道德爲用

修之國則無爲無事自致太平修之家則六親和睦萬禍不侵修之身則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躡景久視長生失之者禍身及家殘齡促壽在乎上士勤人守之抱之常爲法式也　其二明治國治身之大旨題曰其要在乎治身治國云云萬分未得處一焉者以上題文皆以本經爲證各於逐章下消釋今不復云且據唐開元御跡序云夫道德二經其要在理身理國理國則絶矜尚棄華薄以無爲不言爲教理身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爲務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及乎窮理盡性閑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何謂窮理盡性按廣聖義云窮理者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盡性者究盡群生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亦盡然後以至於命也閑緣息想者隨境生欲謂之緣因心繫念謂之想就此門中分爲四別　一者意隨善境而生善欲謂之善緣　二者意隨惡境而生惡欲謂之惡緣　三者心繫善念謂之善想　四者心繫惡念謂之惡想此四者雖同因境所起分爲善惡夫初修道者既閑惡緣又息惡想以降其心心澄氣定想念正真稍入道分善緣善想亦復忘之然後窮達妙理了盡真性緣想俱忘乃可得道故曰窮理盡性閑緣息想也處實行權者廣聖義云實者真諦玄妙幽微所謂妙本之道大乘之趣也權者因事制宜隨時立教謂中乘小乘之道以誘迷悞者也（迷悞一作開悟）亦猶治身治國者先資權教後入大道故云處實行權也坐忘遺照者廣聖義云坐忘者莊子大宗師云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謂之坐忘遺照者至道玄微不可以言詮但可以心照既因心照而得悟其照亦忘故曰遺照此皆大乘之道也損之又損玄之又玄者此皆本經之文各於逐章消釋是乃至微至妙之道故云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是故其教圓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邇游其廊廡者自以爲升堂覩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其教圓者廣聖義云行有五教分爲五別　一者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初教也　二者見素抱樸虛心實腹漸教也　三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半教也　四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滿教也　五者淡然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終大道無變圓教也合此爲教五者俱備萬行總包故曰其教圓圓者圓通一切道無不在之謂也其旨約者廣聖義云約者簡省也不出二篇之文五千餘字包羅萬法不亦約乎其文暢者廣聖義云暢通快也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不曰暢乎其言邇者廣聖義云邇近也經云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又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曰邇乎游其廊廡者自以爲升堂覩奧者廣聖義云廊者堂前之步廊也廡者堂下也奧者室之內也西南隅謂之奧言世儒之士習道之

人初覩此經自謂窮理盡性而極於玄微爾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焉者廣聖義云沈研鑽考其情運思探道之奧窮道之源箋注詮疏以求聖人之旨其所得之理愈少聖人之意愈深言秋毫則細矣又云秋毫之端則細之甚者也端末也言於秋毫之末萬分之中未得其一則少之至也故碧虛作開題亦云其要在乎治身治國及其研精覃思然後於道知其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耳

題曰輙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

疏曰此第二十門明我碧虛眞人纂集訓解之由發明道德之義以遺後學耳題曰輙依師授之旨略纂昔賢之微者輙專也乃碧虛自云我今所解道德二經皆是專輙依奉吾師鴻濛張君眞人傳授之旨仍纂集往昔賢達之士箋注此經精微要妙之義與經旨相合者必明著本人氏號取而證之抑又討論玄都寶藏三洞四輔群經子史若稍有與此經義理相符合者必採而録之以爲傍證將使我太上老君道德眞經重玄之理坦然明白俾諸後學得其門而易入之也由是知我碧虛眞人上以弘闡猶龍玄微之教下以開發後學蒙昧之心庶使大道興行法輪常轉而無窮也不其偉歟又有集解四注靈寶度人經南華眞經章句解義皆藏諸藏室流傳於人間觀其扶宗立教之誠可謂至矣猶曰其如恍惚窅冥之理在達者之自悟耳此又謙遜之辭也今太霞老人不揆管見略將此開題本末疏之于前如以螢爝之光增益於太陽也其不知量也斷可識矣然亦未敢以此言爲必當庶幾將來窮是經者以此爲門戶而易入之也但請顗鑒之士詳擇而已矣苟不以人廢言則爲幸甚故曰太上道德經藏室纂微開題疏也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之五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 上卷原缺

太霞老人薛致玄述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纂云支離所爲者已具前章消釋又云百姓日用而不知者

鈔曰易繫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上德不以德爲德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纂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散

鈔曰至一者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犧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今碧虛取以爲證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

散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纂云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爲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爲

鈔曰無思無慮者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音焚）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五來切）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謂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又易繫云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天下之動正夫靜者也天下之衆正夫一者也以靜爲本故無思也以一爲主故無慮也然則動者紛紛其塗固以殊也及悟諸靜則周其所歸也衆者擾擾其慮或以百也及適諸一則不二其所致也以靜而得一亦何思而何慮焉是以聖人治天下不言而人信無爲而化行蓋得諸此也）故碧虛曰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爲又云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爲者如莊子逍遥遊云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故曰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纂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歸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謳謡彰而有以爲也

鈔曰前漢列傳第二十八云公孫弘菑川薛人也武帝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對策弘曰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又云謳謡彰而有以爲也者孟子萬章章句上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力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謌者不謳謌堯之子而謳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今碧虛取以爲說云神配陰陽明効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謳謡彰而有以爲也此證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之應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纂云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辨上下定貴賤

鈔曰辨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纂又云玉帛交馳

鈔曰如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威儀相荅者禮記中庸曰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夫禮主于敬樂主于和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夫玉帛者禮之物以表其意者也鍾鼓者樂之器以導其和者也是知嚴敬中和者禮樂之本也玉帛鍾鼓者禮樂之末也故曰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擎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云末焉其或交馳相答而莫之應則至於攘臂而仍之也

纂云孔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

鈔曰此禮記樂記篇之文也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舊纂本以孔子字作莊子字誤也今改而正之又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者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此爲翼而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纂云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云云其唯大人乎

鈔曰此莊子知北遊篇之文也纂文已詳不必重序大抵證解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之義也

纂又云德和也至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鈔曰此莊子繕性篇之文也其纂文已備不須重録故碧虛取此南華數端以爲證解者此足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豈有忽棄者哉但明其本末次第之失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纂云以智治國國之賊

鈔曰此本經第六十五章之文也已於本章消釋

鈔曰纂又云何思何慮者此易繫之辭也已具前釋

纂云禮煩則亂

鈔曰上文按尚書說命中篇云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祀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褻亂而難行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氏任切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今碧虛又取此以智治國國之賊以證解前識者道之華蓋智者在人意識之前也柰智變則詐禮煩則亂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哉又豈若藏智藏識無思無慮而反於厚實者邪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纂云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

鈔曰剛健純粹者易乾卦文言云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大丈夫稟此剛健純粹之氣而生故爲有道之士也能去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斯可謂敦其本而棄其末者也故云去彼取此

纂云文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

鈔曰此文子道原篇云老子曰大丈夫（謂能體道之人也）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騶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外飾其末屬其精神（屬音燭係也專也）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故碧虛取此以證解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鈔曰一者乃道之子沖和之妙氣也作陰陽之本爲萬物之母也施而用之則升而爲雲墜而爲雨散而爲風擊而爲雷霆擊而有光耀者爲電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之爲言其大矣哉

纂云在陰與陰同德在陽與陽同波

鈔曰乃莊子刻意篇文也已於道經詳載之又云處无覽而不涸者此莊子知北遊之文也已具三十二章中詳矣此言道之一氣無所不在也

纂云寂然不動則謂之眞君制御形軀則謂之眞宰

鈔曰寂然不動者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是也又云眞君眞宰者莊子齊物論云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是也纂又引西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者已具前釋

纂云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鈔曰此皆莊子人間世篇云顏回謂孔子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如字去聲）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瞻彼闋（音缺）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所取證者如斯而已矣纂又云萬物資始者此易乾卦彖辭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又曰萬物資生者此亦坤卦彖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是也纂又云神者妙萬物以爲言也者此易說卦之文也已具前解今碧虛取此數節之文用證解得一之理所謂一者元氣也夫此元氣者能陰能陽而不屬於陰陽升玉京金闕而不以爲清處无覽茢

群而不以為濁乾元以之而資始坤元以之而資生以其制御有為則真宰出焉以為寂然不動則真君見焉以其至虛而為群生之本以其至寡而為萬物之宗得乎此者物無不生事無不畢故曰天得一以清

纂云且侯王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為天下平正焉

鈔曰無思不服者毛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言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由四方而來觀者皆感武王之德化中心無不歸服者也又云皇王烝哉者皇大也烝君也此美武王德化大而能君之者也）令碧虛引此者言當時武王行辟雍之禮遂感四方萬國懽心而說服者亦由得一而正之所致也故云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纂云陰陽繆戾

鈔曰此文子上禮篇云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霜雹為害萬物焦夭其全文已載道經三十輻章詳矣又曰然神者陰陽不測也此亦具前釋

纂云故維（音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

鈔曰史記周本紀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謂鎬京也三川者涇渭洛也）伯陽甫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音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演潤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寵褒姒申侯賂西夷犬戎殺幽王果應亡國之徵也（申侯即申后之父也申后乃幽王之后也寵姒而棄申后所以致申侯之怨也）故碧虛取以為說云維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以證谷無以盈將恐竭之義也

纂又云謙以自牧者

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已於道經第十五章詳載之此上數節之文碧虛取之以證解得一之義若失之則致於裂發歇竭滅蹷之災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纂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

鈔曰此上之文莊子逍遙遊云故夫智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故碧虛取以為說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惡識所

以不貴哉此忘貴賤而能守沖一之道以為天下之正者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纂云易之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

鈔曰此易復卦彖辭也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陽始生之時也絶極解曰天地之本在一元也一元之氣在坎之中也下應黃鍾之宮上直牽牛之宿中函太極之烝也其以靜為體以動為用故能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動息則靜靜則復其元者也其在建子之月函三為一之時也靜息則動動則顯其用者也終而復始生生而無窮者道在其中矣中則久久則變也故因動以見靜因用以見體是則體亦非靜以動類之見其靜也靜者天地之心歟故聖人體元以立其誠以靜為性以動為化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天地合其德也能造形而悟求復其元者賢也然則本元則為聖本復則為賢而爻之初九顏氏得之（顏氏得之者易下繫云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此之謂也）則復非天地之心能見天地之心者也朱晦菴曰積陰之下一陽來復生物之心於此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者也

弱者道之用

纂云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

鈔曰此明實教也言柔弱謙卑為入道之用也何哉列子黃帝篇云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此文已於第三十三章中詳載之由是論之則豈非弱者道之用耶是知前明道之權此明道之實權者反經而合道實者真誠而不虛權以濟實實以行權權實相須不可偏廢竊觀廣聖義所解云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為保生之徒強梁乃取敗之本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執此以訓於世使棄強守柔捨躁歸靜矣夫教有權實兩門上士達誠故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契於道中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若或未悟則以善道誘之誘之不從則以恩賞勸之勸之不從則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則以科律威之威之不從則以刑辟加之（刑辟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屬也○剕音匪）夫聖人威用以刑罰者豈得已耶書云刑期于無刑（期求也）聖人以權道制刑罰本求人之不犯也非有心願欲加刑罰于人也廣聖義引書云功疑惟重罪疑惟輕雖權設刑罰以禁勸於人聖人哀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至於勸教之所不及而後用之以刑也是故刑之使民畏賞之使民勸勸以趨善畏以止惡雖刑之及人謂為善也而懲一勸百則被刑者寡而從善者衆也如櫛髮焉踰旬而一櫛則棄者多矣旦旦而櫛之則理者多矣故知權道者帝王善用之則為南面之術也

士庶善用之則爲合道之法也若帝王士庶不善用之則反以爲禍也可不愼乎若能反復于虛靜之際超出于有無之境則强柔兩忘權實雙泯又惡用刑賞禁勸之道哉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纂云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鈔曰此列子天瑞篇云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纂又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鈔曰此上之文亦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今碧虛取此以爲說者乃證解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之義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纂云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淡寂寞虛無無爲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已具於開題中今不復云

纂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然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纂云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鈔曰莊子養生主篇云老聃死秦失（音逸）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故曰斯所謂天然縣解矣

纂云中士者受性中庸

鈔曰中庸者謂有中常之德也禮記有中庸一篇專論中和之德也又魯論雍也篇云孔子曰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若人性分素有中庸之德者可謂中士也

纂云若中庸之士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藪澤處閒曠吐故納新至爲治而已矣

鈔曰此莊子刻意篇之文也云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比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今碧虛取此爲説者以證解若存若亡之義也

纂云下士若受性濁厚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

鈔曰目欲視色者此莊子盜跖篇之文也云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又曰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者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此上數節之文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差别之不同也

纂又引陸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之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正其形之内者也上士知微知章通乎形外下士知章而不知微止乎形内

鈔曰此上文者並易繫之辭也已具道經首章載之今不復云故陸先生取之以證解上中下三士所見之不同也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纂云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鈔曰此史記列傳老子教孔子之辭也已釋開題中

纂云吳筠玄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

鈔曰吳天師玄綱論立功改過章云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可滅功不全過不滅則仙籍何由書長生非所冀然功不在大過不在小知非則悛不必馳騁於立功奔波於改過過在改而不復爲功惟立而不中倦是謂日新其德自天祐之也以其功欲陰故曰建德若偷爾

質真若渝

纂云質真者純素也

鈔曰純素者如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是也

大方無隅

纂云夫砥(音紙)礪(音例)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東教之人也(砥礪者平直貌砥細於礪皆磨石也詩云其平如砥其直如矢蓋本諸此也)

鈔曰東教者莊子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此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纂云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大方也

鈔曰魯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佛肸者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音吝）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所謂大方之士也

纂又云行不崖異

鈔曰此莊子天地篇云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如此寬大謂之大方若有同異即非大方也

大器晚成

纂云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

鈔曰九鼎者大鼎也黃帝內傳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即今之湖城南號曰荊山亦云鑄鼎原是也或云夏禹之所鑄也曾子固全眞堂記曰九牧貢金夏禹鑄以為鼎九州山川草木禽獸莫不在焉是知夏禹之所鑄也夫瑚璉者魯語公冶長篇云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乃宗廟祭祀之器貴者也）夫此九鼎與瑚璉者寔至大至貴之器也原其營為非一朝一夕之所成也亦猶賢聖之所以為賢聖者豈一朝一夕無功無行而得到哉然積習生常美成在久之所致也故曰大器晚成又美成在久者莊子人間世篇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天唯道善貸且成

纂云獨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鈔曰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已具上經首章載之今不復云大抵言大道善能貸與萬物萬物資之以生成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纂云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

鈔曰渾淪者列子天瑞篇之文也已於本經第四十章全載今畧而不云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纂云君子不動乎心則浩然之氣可養

鈔曰此上之文出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音奔）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姓告名不害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孟賁勇於力我勇於德義故曰是不難告子未及四十不動心故云先我況於孟子者哉）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極要之本氣次而隨之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有所向氣必隨之當正持其志無暴亂其氣安以喜怒加於人）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壹者鬱閉而不通之貌）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孟子言人之志氣閉塞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今之行而變者由氣閉而不能自持茲志氣之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助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雜也言浩然之氣與仁義相雜自然而生也非有為用仁義客入而取之也故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然則心腹飢餒者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纂云畢以自牧者

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屢釋于前今不再云

纂云以謙受益

鈔曰尚書大禹謨云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今碧虛取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者以證解道生一之義也又取孟子浩然者以證解沖氣以為和之義也又取易之謙卦畢以自牧書之大禹謨以謙受益以證解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之義也終之以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其誡勸世人之誡可謂深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無有入於無間

纂云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

鈔曰莊子天地篇云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音寥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今碧虛取以為說者言此金之與石乃堅密而難入之物也然擊之而有聲者內藏道氣而使之然也道氣者無有也金石者無間也今此虛无之道能入於金石者豈非無有入於無間耶嘗閱化書道化篇龍虎章云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虛實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且宋齊丘所論者如此又嘗閱列子黃帝篇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之說此文已於第十六章全載此皆得夫沖和之妙氣虛无之大道故能出入於金石經涉於水火而不傷閡者也故云無有入於無間也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纂云謹身節用者

鈔曰此孝經庶人章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纂云文子曰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曰此文子精誠篇云老君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函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其所以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也難矣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尚書大禹謨云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以此知爲大理之職也唔之一字未詳所據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資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之所以爲師氏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是故碧虛引此以證解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豈虛言哉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纂云夫身爲實而名爲賓捨實從賓是爲倒置列子曰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鈔曰此列子楊朱篇云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纂又曰而悠悠者趨名不已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者此亦楊朱篇云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殺去聲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故碧虛取此數節之文證解名與身孰親之辨也

纂又云夫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鈔曰鮑焦子推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因抱木而立枯焉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昔晉文公重耳幼時遭繼母麗姬之難麗姬之子曰宜舊麗姬欲立宜舊而廢重耳故歎諸於獻公公信其言重耳所以出奔他國在路困乏子推乃自割其股肉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爲文公封其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于營門懸而逃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山亦云縣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燒大焚其山庶幾走出火至不避乃抱樹而燔死今碧虛論及二子徒守其名累其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

纂云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鈔曰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者貪名殉利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故碧虛取之以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得與亡孰病

纂云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鈔曰此莊子讓王篇云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亦作腫)噲(古外切猶剝錯貌)手足胼(便平聲)胝(音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所綺切)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又向下纂文引莊子二段皆出於讓王篇中首尾俱完不必重錄以證解得與亡孰病知足不辱之義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纂云又如大壑酌焉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

鈔曰大壑者莊子天地篇云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今碧虛取此以證解其用不敝之義也(大壑者大海也)又明鑑之義已具第二十五章詳矣

○纂云夫有盛德大業者

鈔曰此易繫云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盛德大業至矣哉故碧虛取以爲說者言有如此之盛德有如此之大業可謂大盈矣然容貌常若謙沖而不驕也抑又富貴滿堵金玉滿堂常能虛儉而不奢也所以其用常有羨餘而不窮匱也

大巧若拙

纂云列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不恃智巧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之文也纂微首尾俱全不須重錄夫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豈以玉爲楮葉者而爲巧乎

大辯若訥

纂云非法不說者

鈔曰此孝經卿大夫章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證解非法不說之義也

纂又云非禮不言者

鈔曰此論語顏淵篇云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約身也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

斂請事斯語矣故云非禮不言也今碧虛取此非法非禮皆不可言無所造爲故若訥也又聞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亦此義也故曰大辯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二十八）

纂云莊子曰（雜八）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乃可以長生

鈔曰此莊子在宥篇之文也已具第二十章訐矣是故碧虛取以爲說者以證解清靜爲天下正者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纂云天下有道言時之泰也

鈔曰謂時之泰也者易泰卦䷊（乾下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碧虛取此以爲說者言夫時之泰則萬物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至於群物樂康天下有道也如此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纂云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

鈔曰言時之否也者易否卦（雜八）䷋（二十九）（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今碧虛取以爲說者言夫時之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帑（音儻）藏虛而水旱數至於陰陽隔閉而庶類悽愴天下之無道也如此

罪莫大於可欲

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胡可切）校之凶

鈔曰夫荷校之凶者易噬嗑卦䷔（震下離上）上九云荷校滅耳凶象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夫噬嗑者用獄除間之卦也卦辭云噬嗑亨利用獄六二至六五爻者皆用刑之爻也初上者乃受刑之人也初九屨校滅趾無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校者械也謂枷杻桎梏之類也趾者足也今之初九始犯其罪屨校以桎其足者欲使之有所改而不行其非也今此上九初當咎微之時不肯悛革遂至於積累罪大不可揜藏而以至於極刑也所以負荷其校至於磨滅其耳眞所謂聽之不明也故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故纂云縱驕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也且荷校之凶初從可欲中來故爲罪之大莫重於可欲也

纂又云齊人攫金

鈔曰此列子說符篇末後章之文也纂文已備今不復云

纂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雜八）（三十）

鈔曰此莊子山木篇云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

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音訊）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子余切）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以老子為夫子）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今取此以為說者言為可欲所亂者鮮有不犯其罪也如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故碧虛以為失照也

○咎莫大於欲得

纂云靡有孑遺者

鈔曰按毛詩大雅雲漢篇云雲漢仍叔（仍叔周大夫也）美宣王也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言周宣王憂當時旱災不可推而去之故兢兢業業而危恐如雷霆震之於頭上也言此周時之衆民無有孑然遺失而不遺其旱災也）今碧虛取此靡有孑遺者異於是言彼貪冒之夫於天下之物無問見與不見咸欲得之靡有孑然遺失而使盡在於已此無道過貪之甚也豈止殃咎於一身哉此必延及於後代之子孫矣故曰咎莫大於欲得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

纂云當食而思天下之飢者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幼稚也

○鈔曰孟子離婁章句下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之溺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之飢也（大禹治天下洪水者也后稷教天下播種稼穡者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同道易地則皆然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此皆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夫如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

不窺牖見天道

纂云夫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鈔曰易乾卦九五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在天時之先而行事則天道亦順應而不肯違也在天時之後而行事則必奉順於天道而不敢逆者也）今人君若能如是者○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又聞邵堯夫有詩云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明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此可謂不窺牖見天道者歟纂又云故明於死生之說者易上繫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其斯之謂歟纂中又引嚴君平云絕滅三五者此義已於道經第三章內詳矣

令不復云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纂云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心先誠其意

鈔曰此禮記大學篇云（雜八）古之欲明明德於（三十三）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者也）致知在格物（格來也物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物格（以至或云至）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壹是專行以脩身爲本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以脩身爲本治國爲末否不也）今碧虛取以爲說者時證解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但能反之於身心則足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纂云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鈔曰此魯語泰伯篇之文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又云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者此亦魯語衛靈公篇之文也蓋言上古達道之聖人不假出戶遠遊能知天下無窮之事不必窺牖仰觀能見天象自然之道何勞措意營爲能成天下無爲之化者皆由反觀諸一身而知之○也是故碧虛引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爲自然之道以化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偃自然而化之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者以此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雜八）（三十四）

爲道日損

纂云知子守母復初歸根也

鈔曰知子守母者本經天下有始章之文也已具本章消釋又云復初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又云歸根者本經致虛極章之文也義載本章夫欲復初歸根者當先去智原秉要執本日損云爲漸入虛妙故曰爲道日損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纂云若以有爲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則百姓望而畏之

鈔曰夫欲取天下之心者別無他法當以百姓心爲心也固宜順而不逆靜而不動安而不擾則民得其所而天下無事矣何○哉孟子離婁下孟子曰桀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三十五）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雜八）爲淵敺（音驅）魚者獺（音塌）也爲叢敺爵者鸇（音氈）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夫民心莫不欲安我則靜而不擾民心莫不欲富我則與而

不取民心莫不欲壽我則厚而不困抑又化之以無爲治之以無事順之以自然則未有不得民心者也若以有爲治民則民擾而不能靜以有事役民則民困而不能安矣　又云重足而立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曰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亂矣如是爲治欲取天下不可得也本經云民之飢

○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是也故碧虛云若以有爲有事政煩民勞故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也重足猶益足而立則言其不能安也

贊八　三十六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之下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三（卷一卷二原缺）　量一

五峯清安　遯士王　守正　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衍義云楚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

鈔淮南子鴻烈解道訓篇云白公名勝常封於白故云白公勝乃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義中載之巳全

衍義云春秋魯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爲

○政諸侯之幣重

鈔鄭人病之子產寓書（子產名僑鄭之上卿寓書寄書也）以告宣子（范文子之子也爲執政上卿行晉國事義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賓孟有寵於周景王王與賓孟說欲立之

量一　一

鈔王子朝景王之長子賓孟亦名孟起子朝之傳也賓孟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富貴威言異於雞使犧在巳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衍義云易云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斯有亢極之悔

鈔周易乾卦之文言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明上九之義不知進退存亡得喪言此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亢也

○衍義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則去

鈔杜天師義曰日中中月滿滿暑往即寒來春榮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忘功忘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

量一　二

衍義云如漢留侯張良（即子房是也）封萬戶（位列侯於良足矣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宣帝時疏廣字仲翁兄子受皆東海蘭陵人廣爲太子太傅受爲少傅廣曰吾聞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又

聞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父子遂辭病上許之上賜金三十斤太子賜金五十斤上疏乞骸骨而歸此豈非身退天之道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衍義云以車乘人謂之載以人登車亦謂之載

鈔廣聖義云載營魄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車也既以喻車固當運載矣

虛魄者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形之具也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為魄魄屬陰也以神為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則不致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則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為仙與陽為徒也鍊陽氣盡即淪九泉而為鬼與陰為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守道而不使之暫離也

衍義云屈原離騷云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也

鈔屈原者晉三閭大夫也離騷屈原文籍之篇目也載營魄者即運載魂魄而登霞霞則赤氣騰而為霞雲者山川之氣掩者去也掩去浮雲運載魂魄跨赤霞而飛騰掩去浮雲而上升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衍義云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蹶者趨者是氣而反動其心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之辭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曰志一則動氣註一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能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衍義云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鈔本經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之文也蘇註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者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衍義云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天下其德乃普

鈔碧虛真人纂微云近取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脩道於身少思寡欲益壽益算諸偽咸盡蘇解明身既脩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衍義云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

鈔莊子庚桑楚篇之辭郭象註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又云眾妙之門也成法師云天者自然之謂也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但見一切萬物皆自此門而生出故經云眾妙之門也

衍義云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

鈔莊子庚桑楚篇之辭其文已詳又易繫云闔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衍義云如鏡之照物

鈔碧虛取以為說鏡者鑑也言鑑之含明本來瑩淨有時而昏暗則為塵垢附之也若拂去塵垢則一切萬物無不照了此喻

人修道載運魂魄抱一而不使之離則一
性自明矣
衍義云故治國者雖其德明白如日月之
照臨當收睬反聽塞聰蔽明使百姓日用
而不知
鈔廣聖義云明白慧照也慧照之明照無
遠近當息念忘心猶若無知或矜其有知
則有所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
治其國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令
忘功息照亦猶黈纊塞耳以閉其聰冕旒
垂目以杜其明也此亦收睬反聽塞聰蔽
明之義百姓日用而不知前文已具不復再錄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衍義云周禮考工記車蓋圓以象天輿方
以象地所載明白不復再具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衍義云古者穴居
鈔易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
易之以宮室蓋取大壯上古者言未造宮
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
衍義云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
以覆其上
鈔毛詩文王之什緜之篇云古公亶甫陶
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也古言久
也亶公字也文王之祖處於邠以德化人
歸之者眾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
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箋云諸侯
之臣稱公曰君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
穴皆如陶焉者今之瓦窯是也
衍義云莊子曰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蹊謂
爭路也
鈔莊子外物篇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
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為孝敬
今乃爭路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鬬
爭也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衍義云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
鈔易繫辭文也廣聖義曰形而上者道之
本清虛無為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
稟質流形處乎下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衍義云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文章
黼黻別尊卑之飾
鈔五色謂青黃白赤黑五行金木水火土
文章黼黻者尚書益稷篇云帝曰舜帝臣也
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
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解曰凡言汝者皆指當時為以下堯舜而古也夫衣服之鞹不可不拜也上曰衣下曰裳共有一十二章以別尊卑之飾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纁也黼黻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又畫之宗廟之彝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繡之於錦以為裳而巳日月星辰以彰其明也山以彰其仁也龍以昭其變也華蟲文明之物也聖人明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其用彈莫網也而治教刑政聚然備具以此臨民民其安之以此爭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於宗彝又見於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也昭明粢連可以烹飪者火也米以養人粉以釋物至於黼則所

以爲斷也破則所以爲辯也聖人能飾治矣紛澤王猷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辯也然後足以成治功此六物見於象也而後世爲鋒纘之覽青黃悅目逐物外逞傷精喪明不能徵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此五色之失也

衍義云五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絲竹以通天地之氣

鈔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宮者中也君之德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之發生也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聚也物聚而藏也尚書益稷篇云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吾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解曰六律者十二律也一月黃鍾正月太簇三月姑洗五月蕤賓七月夷則九月無射六呂者二月夾鍾四月中呂六月林鍾八月南呂十月應鍾十二月太呂是六呂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土木匏革汝爲予聽從之乃造瑩服亦汝顯明之也云云此五音之失也

衍義云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人乃芻豢悅口饕音叨餮音迭無厭濁神穢真

鈔五味者甘苦酸鹹辛是也爽差也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坐令聾盲差爽失味也

衍義云芻豢之悅口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芻者草也草食者謂之芻牛羊是也豢穀畜曰豢猪狗之類也故曰芻豢悅口也

衍義云饕餮無厭者

鈔貪財曰饕貪食曰餮言其貪財貪食之人無厭足也以上饕餮皆昏濁其神穢濁其真皆失其正味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衍義云禮記王制云載之詳

鈔周禮云春蒐蒐擇取不孕者夏苗取不秀實者秋獮獮者殺之多冬狩狩者言守取而無所擇也

衍義云禽荒無度若夏太康之畋洛表而五子咸怨

鈔禽荒者尚書五子之歌篇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五子咸怨五子乃太康之昆弟五人也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音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今取此以爲證解若不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旬月不反心神亂發非狂而何此田獵之失也

衍義云齊哀公之好田獵而詩人所刺

鈔毛詩卷第五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衍義云明月之寶

鈔通鑑顯王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漁於河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而徙者七十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哉惠王有慙色
衍義云夜光之珠
鈔楚王有一夜光之珠問曰何處得此珠
答曰楚臣隋侯出行見牧牛小兒打一蛇
破傷血流命將欲死隋侯憐之救取向水
中洗以藥封之得活入水而去却是海龍
王之子後銜七寸珠來報隋侯侯進與楚
王王夜安殿上見光明號夜光珠
衍義云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鈔孟子盡心章句下孟子曰諸侯之寶三
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
曰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衍義云故西旅獻獒召公作書以戒周武
鈔尚書旅獒篇云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高四尺
日獒以大爲異太保作旅獒召公名奭作太保以戒武王用訓
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不作無益功乃成不貴異物
賤用物民乃足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賤用爲賤所以治化生民
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
國皆非所益但有損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言不侵奪民利

則四方之人自至也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言任賢賤物無有遠
近皆得安寧故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
衍義云林邑獻五色鸚䳇魏徵上疏以諫
太宗
鈔貞觀中林邑國貢白鸚䳇性辯慧尤善
應答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
還於林藪也宰相魏徵鉅鹿人也時上疏
諫之
衍義云昔齊人有欲金者
鈔列子說符第八篇之辭義中載之已全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不爲目者去六情而目不妄視
鈔莊子庚桑楚云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
志也疏榮貴富贍高顯聲名利祿六者亂情志之具也
衍義云言五塵之害性當忘物以全真
鈔王皇本行經云六塵徧染三業縈纏六
塵者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塵也此諸
罪葉久墮劫難以來放縱其塵迷之性無
所明見遂爲六塵之所徧染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三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四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寵辱章第十三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
寵辱若驚
衍義云子列子窮有飢色義中載之已詳楚令尹
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鈔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鬬名
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然
其三仕三已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
也
衍義云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
鈔論語微子第十八柳下惠魯傳公時人姓展名獲字
季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謚也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獄官黜三出不
去而辭氣雍容如此可謂知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衍義云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無若驚
之心矣

鈔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正考父宋湣公之玄孫弗父何之曾孫一命而傴再命而僂力矩切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疏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上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傴曲循墻垂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肇軌將不執之事而侮之邪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謂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衍義云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鈔莊子內篇云顏回答仲尼之辭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疏虛心無著故能端坐而忘仲尼蹵曰驚悚貌也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疏隳毀廢也黜退也除也雖復聰屬於耳明關於目而德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大通猶大道也道能生萬物故謂道為大通也

衍義云若孔子之毋我

鈔論語卷第五子罕第九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晦庵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衍義云南郭子綦之喪我

鈔莊子齊物論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其歡而嗒然解體若失其匹配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也吾喪我汝知之乎此亦譬吾無身之謂也言能如此者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衍義云若舜時子州支父

鈔莊子讓王篇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一名支父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姓子名州字支伯懷道之人隱者也舜知其賢讓以天下支伯云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境幽深國心憂勞且以修身為令合道未有閑暇總理萬機也

衍義云越之王子搜素羔反之徒是也

鈔莊子讓王篇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南山洞也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君之王輦也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捨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

衍義云能玄能黃

鈔易曰天圓上其色玄地方下其色黃列子天瑞篇云能宮能商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短能長政和曰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則無不該也無不徧也何所不能哉玄黃色也宮商聲也陰陽氣也柔剛材也圓方器也短長形也變化所為皆在是矣

衍義云在下與瓦礫同寂

鈔莊子智北遊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疏居在郭東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問莊子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在乎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

曰期而後可（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固不及質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衍義云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鈔列子天瑞第一子列子者載子於姓上者首章云是弟子之所記故也（義中已詳不復錄之）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衍義云閑邪存誠

鈔周易乾卦九二爻辭正義云閑邪存其誠者言防閑邪惡當自存其誠實也

衍義云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之意消

鈔莊子外篇田子方正容悟物使人之意消（西華法師成玄英疏曰出關無道之物邪僻之人東郭子正容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全文已於上善若水第八章中載之詳今不復云）

衍義云李含光雖處暗室如對君父司馬子微激賞之

鈔李含光者高道傳第九云道士李含光者晉陵人也年十二篤好學道雖處暗室如對君父人見之情色外斂先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貞一先生司馬子微雲篆寶書傾囊相付且曰真王清仙客也今取此二人為證言其操持敦厚嚴敬如此可謂儼若客也如處暗室翊聖真君語云上臨之以天鑒下察之以地祇明有刑罰相繼暗有鬼神相隨出處語默善惡自知惟正可守心不可欺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衍義云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鈔易繫上辭云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衍義云道集虛故也

鈔莊子庚桑楚云胷中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衍義云致得也與大學之致知同

鈔大學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晦庵註云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衍義云又舉春秋楚致晉師之義同

鈔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乃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欲單車挑戰示不欲和以致晉師以此致師師必成敵亦猶以靜致道道必可求也

衍義云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也苟虛不致於極靜不至於篤則莫能致於道所以貴虛靜之極篤也

衍義云萬態雖雜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謂之天樂

鈔莊子天道篇云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西華法師䟽云所以一心定而萬物伏者祇言用虛靜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運達萬物之情隨物變轉而未嘗不適故謂之天樂也）

衍義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鈔易復卦之彖辭也解云復者反本之謂也言乾元一陽之炁從此而往復從此而來故云來復言反復其道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心者乃乾元一陽之炁寂然至無之理也所以乾卦初九潛龍勿用者是也言陽氣潛藏而在下即此以見天地之心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衍義云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性之妙也

鈔易繫說卦正義曰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衍義云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鈔論語第十三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晦菴註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恒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衍義云孟子曰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晦菴註陽虎陽貨名虎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衍義云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鈔禮記禮運篇之辭云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四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五　量三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之有之其次親之譽之

衍義云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之類

鈔春秋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衍義云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鈔莊子天地篇門無鬼答赤張滿稽云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下如野鹿（疏上既無為下亦純朴譬彼野鹿絕君王之禮也）

衍義云莊子曰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

鈔莊子馬蹄篇云及至聖人蹩躠（用力貌強行裹變之貌）踶跂（矜恃貌詐立義非之貌）蹩躠踶跂皆用心為仁義之貌

衍義云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來者十有萬家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疏舜避丹朱又不願衆聚故三徙逃走移從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衍義云康衢之童謠詠堯

鈔列子仲尼篇云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衍義云百姓之謳歌舉舜譽之也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孟子答萬章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南河在冀州之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衍義云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鈔春秋昭公四年楚子（靈王）會諸侯于申（會子申邑）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言諸侯不苟從服）禮以為歸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註云六王之事謂啓有鈞臺之享湯有景亳之命武王有孟津之會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酆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也二公之事謂齊桓召陵之師晉文踐土之盟也）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仍國）有緡叛之（緡國之君）商紂為黎之蒐（紂蒐於東夷之黎因蒐春獵名）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中岳大室也）夷狄叛周（因此叛周）皆所以示諸侯汰也（侈也）諸侯所以棄命也今君以

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商書有湯誓之文周有牧野孟津之會）

衍義云心有孚之謂誠

鈔易中孚卦九五有孚攣如無咎（攣如者繫其信之辭也處中信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為孚物之主信何可捨故有孚有孚故得無咎也）

衍義云言可復之為信

鈔論語學而第一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衍義云齊桓不背曹劌（亦云曹沫）之盟

鈔史記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齊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若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之地盡復與魯矣

衍義云晉人不棄伐原之言

鈔晉人伐原（文侯將兵士伐原）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自降諸侯自此歸附如伐原之信也

衍義云吳起不虧移轅之賞

鈔史記吳起魏將也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曰如有人能移此轅於西門者即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三日無人敢移更書曰能移者給土田宅五百畝黃金百斤時有一人來移依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尅此則不虧移轅之賞也

衍義云魏侯不乖虞人之期

鈔史記魏侯魏文侯也虞人山澤之官也文魏與虞人期獵明日欲發適與羣臣飲酒樂而天大雨命駕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將安之文侯曰吾不息於禽獸吾與虞人期豈可無一會期哉恐失信遂冒雨以赴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衍義云莊子曰魚相忘乎水人相忘乎道術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況于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智慧出有大偽

衍義云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

鈔莊子外物篇云去小智而大智明（小智自私大智任物）

衍義云好行小慧難矣哉

鈔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私志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者也）

衍義云莊子曰夫馬之真性在乎齕草飲水翹足而立

鈔莊子馬蹄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具載

衍義云太古之時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鈔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民歸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云云含哺而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若童子而無別）

衍義云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鈔莊子馬蹄篇（疏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企慕以慰心靈於是踶跂自矜好知自與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息聖跡之過者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衍義云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鈔禮記禮運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也又引孝慈者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孝於親慈於衆）

爾雅云善事父母曰孝

衍義云抉目剖心之臣

鈔史記殷本紀云午辛無道天下為之紂（謚法殘義損善曰紂）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王子也）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莊子盜跖篇云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比扶眼剖心之臣蓋為君昏亂而後顯死節忠臣之名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衍義云瞽叟頑而舜稱大孝

鈔尚書堯典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大孝者孟子萬章章句上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衍義云曾晳嚴而參稱能養

鈔孟子離婁章句上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曰有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衍義云莊子曰掊擊聖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鈔莊子胠篋篇云掊擊聖智（疏云掊打也今言掊擊者亦斥仁義絕聖棄智之意不貴難得之貨故縱捨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衍義云去小智則大智明

鈔莊子外物篇云小智自私大智任物

衍義云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曰何適而無有道

鈔莊子胠篋篇之文義中已備

衍義云莊子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闚阿門曰

鈔莊子外物篇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成法師疏云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旁曲室之闚門義中也群）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衍義云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王之辭 註云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衍義云巧機巧也謂雕琢刻削機械扃鐍之類

鈔莊子胠篋篇云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雕刻衆形而不爲巧如衛人之刻棘猴宋人之琢楮葉 琢者治玉石也既琢之而復磨之 天地篇云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

衍義云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類

鈔莊子胠篋篇云爲之斗斛以量之 十升爲斗五斗四升爲斛 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 權稱錘也衡稱梁也 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 符者銅魚木契也璽者王之玉印也 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衍義云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復其初者

鈔莊子繕性外篇之辭 註己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衍義云詩云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

鈔毛詩小雅庭燎美宣王也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衍義云莊子所謂眞君今之所謂性者也

鈔莊子齊物篇云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眞此言凡得眞性用其自爲者雖復皂隸猶不頴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衍義云猶烏足之根爲蠐螬人血之爲野火朽瓜之爲魚賢女之爲石

鈔列子天瑞篇云註言生死變化胡可測度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一𤇺之變所適萬形此皆因其所感自然而變者也 化書云烏足草名鄭氏詩爾雅云生本中通名爲蔦所在皆異

衍義云晉惠帝時張華爲司空其事甚詳不復再錄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五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小則得多則惑

衍義云藺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鈔廉頗藺相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所恥也途見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常引車以避之其從者怪而問之曰相國不畏強秦而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輕趙者畏吾與頗將軍而已吾若與頗將軍相遇兩虎旣鬬勢不俱全趙國之危秦國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於身乎頗聞之負荊肉袒而謝焉此乃彼必懼而自修整以己之直能正於曲之効也

衍義云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

鈔莊子人間世云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于頂會撮頭髮也指天五管五藏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糊口鼓筴初革切揲蓍也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工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石四斗曰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夫支離其德者不彰其用不顯其名人能體此修身豈不能保其常名哉

衍義云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鈔繫辭上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註天下之理莫不由於易簡而天下萬事之理皆得其宜矣

衍義云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鈔莊子繕性篇云知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疏云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方會無爲之美也

衍義云列子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鈔列子說符篇云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盧註羊以喻神守神不失爲道也一失其羊而奔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爲條喪無得而爲無待也多方於仁義亦若是矣

衍義云庚桑子曰萬人操弓共射一鵰鵰無不中

鈔列子清神第一云夫一哀一樂猶事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此言鵠是矸𪍿之鳥故人皆之於射此喻人心萬端情亂心蕩如彼鵠中靜也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衍義云惟水爲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不能傷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此言水性順下利物不爭而物亦莫之傷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衍義云虞舜明四目

鈔尚書舜典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註詢謀也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擁蔽

衍義云淮南子載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不助祭襄子起兵攻之

鈔出淮南子載之已詳不復録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衍義云希者疏也少也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鈔易繫辭之文也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六種之辭唯吉人之辭寡所以證解希言自然也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衍義云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

鈔莊子秋水篇云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馬體小大之辦各有階級不可相跂曾何足以介懷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衍義云人以類相從故虎嘯風生

鈔易乾九五之辭云雲從龍風從虎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景雲生是雲從龍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故虎嘯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有情感於無情此明氣同則應也

衍義云鶴鳴子和

鈔易上繫辭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正義云鳴鶴在幽陰之處雖鳴在幽陰其子在遠而和之以其同類相感召故也我有好爵者言我有美好之爵在身不自獨有吾與汝外物其靡散之謂能散於外物物亦感我之恩亦來歸從於我

衍義云性殊則肝膽楚越（性分異也）道合則夷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猶方諸挹月而水流

鈔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長尺有二寸因名方諸取其殼以柔白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

衍義云陽燧照日而火就

鈔陽燧者範金爲器其形如杯或類鏡焉以玄繒潔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生水火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衍義云跂者舉踵而望跨者以跨扶物也

鈔唐杜天師義曰以足脂蹈地謂之跂暫有延望而希久立斯爲難矣延頸舉踵陳后長門賦望幸之詞也跨扶於物而求久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眞懷疑於道暫異一念便望有成難矣哉

衍義云豈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直匍匐而歸耳

鈔莊子秋水西華法師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既乖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己効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踞地匍匐而還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衍義云陽子居南之沛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於汝為可教今不可也以其驕氣愈於往昔也陽子居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鈔列子黃帝篇云陽朱字子居云睢睢盱盱何自居處而誇張若此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

衍義云若坎井之蛙謂東海之鼈曰吾樂歟吾出跳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擡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樂此亦至矣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拘束)矣於是逡巡告之海曰坎井之蛙聞之規規(皆驚視自失貌)然自失也豈非自是者不彰乎

鈔莊子秋水篇(西華法師疏坎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甎也跗脚趺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巨隨波游戲暫居乎陸而蝦蟆小蟲羨於小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自得於井中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出井欄之上入則休身乎破甃之崖游泳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跗假是顧眄蝦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遥快樂無如我者也)

衍義云自伐者若鄭人緩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父母妻)

鈔莊子列禦寇篇之文其文已全不復重録(說呻吟詠讀也裘氏地名也祗適也鄭人名緩於裘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此豈非自伐者無功乎)

衍義云自矜者若晉史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其文詳不復録)侈於性則盈

鈔莊子駢拇篇云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形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衍義云莊子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疏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而不為深邃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上古不為耆艾言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衍義云易所謂太極者是也

鈔易繫辭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註云夫有必始於無故太極生兩儀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四象者金木水火是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衍義云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

鈔莊子齊物論云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影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音數)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郭註云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以不識者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云故衍義取以為說者以證獨立而不改也)

衍義云欲則純精之物藏乎黍米

鈔黍米者度人經之辭(薛幽棲注曰黍米者即五穀之首米即生人之本言人得經如人命之資米義取此蓋言道之為物大則遍乎太虛小則藏乎黍米明妙道無不包容不累諸有何有危殆哉故曰周行而不殆)

衍義云周流六虛應用不窮

鈔周易下繫辭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蓋言大道一元之氣周遍流動於六爻之位乃至天地之內四方上下之中而應用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衍義云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

鈔唐杜天師廣聖義云夫名物者以其體字物者以其德物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有無名之物矣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是也以德命為義若文王昌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有象尼丘山是也取於物為假如伯魚生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與父同日生是也

衍義云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

鈔氏族者春秋隱公八年冬公子無駭卒公子羽父請謚於族公問族於衆仲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為族也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即公子展之孫也故為展氏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衍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之辭咸丘蒙曰（孟子弟子也）舜之不臣堯既得聞命矣詩云（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徧也率循也）

衍義云自地而上皆屬乎天

鈔地上屬天者列子天瑞篇云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音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若論此傳文廣意深不能徧舉且據天積氣而論之既云終日在天中行止則知自地之上皆屬於天也故云不必高遠蒼蒼之謂也又莊子逍遥篇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衍義云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而天下功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也云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疏云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生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七 量五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 集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衍義云龍蛇蟠屈沉靜則變化升騰虎豹威猛躁動故遭射獵天虧

鈔易下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疏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言信必須屈屈以求信是相須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者言靜以求動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身存則變化飛騰可知矣莊子庚桑楚云庚桑子○曰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小子來夫函音含車之獸獸大如車介而離山則不免乎罔罟之患其獸極入口能含車孤介離山則不免羅網爲其患害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衍義云榮如南榮之類行以輕爲速然不可以無輜重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音量音果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此言求學以輕爲速尚果七日之糧雖有榮觀豈容離輜重乎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衍義云人君爲萬乘之尊處大寶之位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萬乘之國註乘車數也萬乘之國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易下繫辭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正義曰言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位是有國之地寶是有用之物若以居威位能廣濟無疆故稱大寶也○

衍義云坐招竄殛不得事君

鈔尚書舜典云流遣之遠出共工於幽州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爲堯水官幽州在北方即幽都之地莊子說幽都放放置也放置之不得他適也讙兜於崇山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即讙兜也爲黨共工於南裔也竄竄則驅逐禁錮之三苗於三峗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爲堯諸侯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近南嶽三峗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鳥鼠殛殛則拘因困苦之鯀於羽山鯀乃禹王之父治水無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遷堯化故投諸四裔

衍義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鈔易繫辭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幾謂幾微之事當須慎密預防禍害若不密漏泄禍害交起是害成也

衍義云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鈔義文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韓信破齊義中全備不復再錄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衍義云猶莊子之所謂卮言卮言者酌中之言

鈔夫卮言者莊子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音萬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

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欲發言能合乎此有何瑕讁之過乎故曰善言無瑕讁

衍義云莊子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鈔莊子齊物論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爲之一矣且得無以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已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已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此貴於無所適而復於一之初與道同體何假籌筭乎故曰善計不用籌策也

衍義云九竅者精神之門也

鈔莊子智北遊篇莊子曰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生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此言以不來爲來以不往爲往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無迹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出入無門戶來往無邊際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今衍義取爲精神之門可謂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衍義云至于尫躄稊稗咸有所施故曰常善救物

鈔莊子智北遊篇東郭子（居東郭也）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草名）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故不及質此言道雖清高物無貴賤皆遂其性而無棄之也

衍義云淮南子載公孫龍在趙之時

鈔此淮南子鴻烈解道應訓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序大抵證解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之義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衍義云昔楚將子發好求有伎之士

鈔淮南子鴻烈解道應訓篇之文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義中備載不須重錄大抵證解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衍義云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

鈔莊子形影因待者莊子齊物篇郭象註云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也今以不識者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今玄同逸士取此以爲證者以證其獨化出自天性何在貴愛耶

衍義云伯樂不能御駑駘爲騏驥

鈔伯樂者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善治馬者也駑駘者鈍馬也騏驥者龍馬也言伯樂雖能治馬亦不能使鈍馬爲龍馬也

衍義云良匠不能伐樗櫟爲棟梁

鈔夫樗者莊子逍遙篇云惠子姓惠名施莊子友人亦云門人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嗅之則臭其大木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惡木之類也卷音權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傲者伺傲慢野鼠而捕之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亦猶執持聖迹之人矯情僞行以要前利不避危亡後必有患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又引櫟者莊子人間世云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謂曲道也崔云道名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户結切約束也之百圍徑尺謂圍其高臨山十仞七尺曰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門户則液樠津液脂樠不受斤斧者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今取此以爲說者言師資授受之道若遇天性能者可教而成材器也若無天性雖教不成亦如伯樂不能御駑駘爲騏驥良材不能伐樗櫟爲棟梁者也

衍義云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而得風仙至内外進矣

鈔列子黄帝篇之文云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隊而請辭列子又不問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胡紺切於子今復脱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子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居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音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内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虚乘風其可幾音冀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若列子與老商氏眞可謂師資相忘者也今取此證解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之義也

衍義云孔子見太公任然後辭其交游去其弟子

鈔莊子山木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

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羣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衍義云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音禹)驂乘張若謵(音習)朋(舒氏切)前馬(二人先馬導也)昆閽滑(骨)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稽總有七聖也註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童子得道人也)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在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在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衍義云草木之蕃也爲榮

鈔草木蕃周易坤卦文言之辭云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孔穎達正義云此一節明六爻辭天地變化謂二氣交通生養萬物故草木蕃滋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衍義云子貢問夫子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鈔論語公冶長第五之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器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衍義云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非所謂力取天下也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之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而踐天子位焉今取此爲證言舜之爲君天與之民歸之非力取而爲之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衍義云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

器也
鈔大寶之位易繫辭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此言天下之大有神以主之豈可以力而取之乎雖得之必失之可不慎歟

衍義云莊子載天根遊於殷湯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鈔莊子帝王篇天根姓名也遊於殷湯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天根無名丞爲姓字寓言問答也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天根遊於山水之間遇無名人而問之意在天下無名又曰汝遊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容而天下治矣

衍義云七竅鑿而混沌死
鈔莊子應帝王篇之辭載之已詳不復重録

衍義云鞭策威而馬力竭
鈔莊子馬蹄篇之辭大道廢章中已備不復重録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衍義云故仲尼不爲已甚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註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足以稱之

衍義云禮與其奢也寧儉
鈔論語八佾第三之辭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孔子答林放魯人之言也

衍義云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也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彭更孟子之弟子也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此言聖人於施爲之中有三者之過必爲亡敗之禍故皆去之謙抑自居沖虛自守則與道合眞必無過分之累矣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七

量六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衍義云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
鈔孟子盡心章句下之文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註一間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

衍義云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鄒與魯鬨穆公問曰鬨鬭聲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衍義云楚靈王齊湣王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

鈔楚靈王者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大夫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羹音郎因四族之徒四族謂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告其兵使畔楚師及訾梁而潰散也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豈非天報我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畔矣曰若忘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秪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子革王縊于芋尹申亥氏靈王至共家而縊死此豈非殺其身而禍及其子孫乎通鑑齊湣王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詔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其民必畔齊可圖也湣王出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殺之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此非無道或以殺其身乎秦始皇正立元年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諸侯滅六國自號始皇三十七年秋七月于沙丘平臺崩胡亥立稱二世三年丞相趙高恐誅及其身陰令咸陽令閻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乃立子嬰為秦王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音只字書云車輪之穿為道旁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子嬰立四十六日以至國亡身死此豈非禍其子孫乎漢武帝征和二年四月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罷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胡氏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蠭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不亦宜乎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衍義云田荒石露荊棘生焉

鈔田荒石露者莊子漁父篇云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石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此明大軍之後農民失業田土荒廢荊棘亂生必有凶年之兆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衍義云自聖人畫卦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鈔周易繫辭下之文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者乖也物乖則爭端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此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示其威初非嗜殺人者也

衍義云庚桑子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又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至征伐不可偃於天下言善以道佐人主者當守雌靜不可以兵強天下若為

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

鈔此皆亢倉子兵道篇之文也今取以爲證者言兵雖不可廢亦不可恃此戒以兵強於天下

衍義云春秋曰殺敵爲果

鈔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帥樂呂司寇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囚以明其生獲）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大夫狂狡輅（迎也）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言易之而反之必爲戮矣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前日也）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之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盡也）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也）其羊斟之謂乎（是知殺敵爲果即止敵也事不得已而用兵用以止敵令不爲寇故曰不敢以取強）

衍義云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

鈔商書仲虺（湯之左相）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地名）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此言湯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

衍義云歸亳而有臨淵之懼

鈔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俾我一人輯（和也）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墜（隕也）于深淵（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其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于天地與否驚恐憂懼若將墜於深淵）

衍義云春秋時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衍義云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爲先

鈔莊子太宗師篇之文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六極（六合）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言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有物混成章中載之已詳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

衍義云若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鈔舜典之文舜帝命皋陶曰蠻夷猾（亂也）夏寇（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賊姦宄汝作士（理官也）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舜命皋陶作士蠻夷戎狄猾亂中夏害于良民汝爲士理治之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五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不免用兵禦敵征伐而已故曰有道君子不得已而用之也）

衍義云剋定禍亂應敵爲用（得雋曰剋凶暴及人曰禍反德肆逆曰亂）

鈔剋定禍亂乃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名曰六韜一曰文

韜經邦立國不越天常二曰武韜尅定禍亂威伏八方三曰龍韜燮理陰陽不逾時令四曰虎韜善用爪牙羣光自挫五曰豹韜肖時戡難智在權機六曰犬韜採聽至微或成奇變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以示人故以韜藏隱晦爲義

衍義云非貪土地利財寶也

鈔漢宣帝時韋賢爲丞相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軍師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者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則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則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則破恃國之大矜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則滅此五者非但人事是以玄同取以爲證以證其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上文與文子兵道篇同）

衍義云楚白公勝作亂差使屈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再録今取玄同以爲説者言市南宜僚孫叔敖皆以不道之道不言之辯而兩家之難自解可謂不戰而善勝恬淡而爲上者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衍義云孟子所謂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好也甘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衍義云列子載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勝之

鈔莊子説符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重録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鈔尚左尚右此禮記檀弓篇之文義中已詳不復重録今取此以爲説者若有勇士戰勝而獲功升爲上將軍居右而主殺故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不足上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衍義云世之材器有明可以役其視有聰可以役其聽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辯可以役其詞此諸有名皆無爲之所役惟道樸無名

鈔列子仲尼篇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舞弄）彼來者（爲而欲欺弄於伯豐）奚若其徒曰所願知（聞）也

鄧析（鄭之辯智之士）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去聲下如字）之義乎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此言有知有才有能爲無知無才無能者所使也何足貴哉是故懷抱道樸之人不彰名譽不顯才能昏昏默默逍遥於世而無敢使之者凡人見之者不假言說目擊而道存自然賓服而從化矣故經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衍義云不假威武勸賞物不知其然而自賓矣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孟子答景春（景姓春名魏國人也）之辭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言侯王若能以道自守萬物自知賓服何用威武哉

衍義云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

鈔莊子逍遥篇之文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註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九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若辯黑白

鈔莊子外篇天運篇莊子曰夫鵠（又作鶴同胡洛切）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此言黑白得之自然（不在浴而白黔而黑也）

衍義云智者察人之邪正

鈔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匿也）此言人之邪正觀其眸子即可見也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以此察之則人之邪正善惡不可得而匿矣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如別妍醜

鈔九幽懺第五卷中云報應因緣如影逐

形聲如淨鏡照人媸姸自別善惡之業理
亦如然
衍義云而不能見其睫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老子曰向吾見若眉
睫(目毛也)之間
衍義云復以自知
鈔周易繫辭云復以自知言既能反復求
諸己則自知得失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衍義云常勝之道
○鈔列子黃帝篇之文天下有常勝之道有○
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常勝之道
曰強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
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
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衍義云羿善射奡盪舟皆以力勝人者也
鈔論語憲問第十四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即南容也)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焉羿是
有窮氏之國君也最善於射簒夏后太康
之位而自立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春
秋傳言奡乃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
後爲夏后少康所殺羿與奡皆古之多力
強暴之人終不得其死二人恃其有力不
特不能勝人又不能自勝此老氏之所戒
人也
衍義云袵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
鈔中庸第十章袵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
強也袵席也籍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
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
強強者之事也
○衍義云夫子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強哉矯
鈔中庸第十章云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
(強貌)詩曰矯矯武夫是也倚偏著也此則所
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
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
夫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
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衍義云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
鈔莊子讓王篇之文曾子居衛縕袍(謂麻縕爲絮語云衣敝縕袍也)無表顏色種噲(種噲剝雜也)手足胼
胝(以麻縕袍絮複雜表裏種噲剝雜垂自力作故生胼胝)三日不舉
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
納履而踵決(根後決也)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
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歌商頌聲韻叶宮商察其辭理雅符天地聲氣清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絶人倫故不與天子爲臣不與諸侯爲友也)
衍義云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
○鈔莊子讓王篇之辭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衍義云恒久也象稱君子以立不易方不
失其所也
鈔周易恒卦彖辭彖曰恒者久也剛上而
柔下(剛尊柔卑得其柔也)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
易方(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
衍義云列子之不化
鈔列子天瑞篇弟子告列子之辭其言曰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因物生不爲物化故能生於衆生化於)

(華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
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衍義云莊子之不死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無古今而後能不死不生夫能同然不崇
朝而遠徹忘先後之遠接斯見獨者也
衍義云釋氏之不滅
鈔傳燈錄惠能大師對內侍薛簡云我說
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昭然此
○庶契長生矣此言人生天地間若安其素
分委任天和秉化而來任化而往是則君
子察人所稟之行則知壽夭況於修至道
飡元和而不能長生乎
衍義云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
鈔莊子齊物篇之辭罔兩問於影影曰吾
待蛇蚹(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也)不蜩翼耶若待蛇蚹
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
於無待而不獨化於玄冥矣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衍義云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
鈔文子符言篇云老子曰夫道至高無上
至深無下(上乎無上下乎無下能高能深能上能下)平乎準直
乎繩(非衡而平無所不夷非繩而直無衺不正)圓乎規方乎矩
(非圓能圓而無圓非方能方而無方)包裹天地而無表裹(其大
無外其細無內)洞同覆蓋而無所礙(大圓無涯大通無滯)是
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
是故玄同取以為證以道大無方汎兮其
可左右也
○衍義云大道無乎不在或左或右皆逢其○
原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
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
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體道之士反求
諸己而自得之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衍義云無毋何恃
鈔毛詩小雅蓼莪篇之文無父何怙無母
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此言萬物恃道
以生亦猶人之恃母而生成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
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衍義云復小而辯於物
鈔周易繫辭第八之文云復小而辯於物
此言復卦於初細微小之時即能辯物之
吉凶不遠速復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衍義云舜有羶行百姓悅之三徙成都至○
鄧之墟來之者十萬家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再
錄
衍義云大王居邠狄人侵之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滕文公問齊人將
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滕君之
辭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國安民豐欣樂太平

鈔靈寶無量度人經上卷之文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國安民豐欣樂太平此言有道之君民皆歸之而無害舉皆欣欣然各得安平之樂也

衍義云平則無險陂之患

鈔易繫辭之文易曰無平不陂陂者傾也

樂與餌過客止

衍義云莊子載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鈔莊子天運篇之辭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咸是和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大湖之洞庭也怠退怠也卒終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稍悟音旨故懼心退怠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聽不見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蕩蕩乎易而無偏黙黙而無知茫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衍義云齊人饑黙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袖也輯和也屨貿貿交易之貌然來黙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眉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終不食而死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云孟子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呼故切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朱晦庵註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路也乞人乞丐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飢餓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若人皆有之也言此與不受嗟來之食其義頗同故引此以為證者謂飢餓之為人害深矣見食而不食寧就死而不悔是惡禮之不足而不食也是則過客亦有不為餌止者矣

衍義云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久處

鈔莊子天運篇云蘧廬逆旅傳舍也不可久停以仁博愛以義裁非何異假借塗路寄託止宿耶不可以久交體道化人人歸於道淡然長久豈可散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衍義云列子曰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錄此言無為之用與道合真豈有盡耶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衍義云聖人之玄奧莫妙於權實

鈔唐杜天師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上士利根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略具四門第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二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者攝其性也第三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者攝其貪也夫心廉則道契心侈則過生因侈獲過自思復其廉矣此歙歙其心之權也性弱則德全性強則禍起因強起禍自思復其弱矣此伏性挫強之權也寡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

深濁極自思復其清矣此廢欲請神之權也不貪則儉約極貪則殃身因貪獲殃自思復其儉矣此修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極其侈心使自困於貪欲然後反性修道也乍聞者以為非無為自化之旨然性有利鈍之別悟有漸頓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權漸化者須資於善誘乃有權實之別爾權道教人合歸於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小人輕弄權道因以詐欺故不可以輕示於非道之人耳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用權之難也

衍義云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

鈔周易坤卦之辭初六履霜堅冰至此言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所謂陰道初雖柔順漸漸積著乃至堅剛

衍義云勾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

鈔史記云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欲為亂告諸弟子曰吾不忍父母之邦而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誰為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請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明霸業盛矣吳王乃遣子貢之越子貢曰今者吳說吾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勾踐頓首曰孤常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此則報吳王之時也越王勾踐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衍義云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

鈔淮南子主術訓之文也鴻烈解曰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者按史記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皆無子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判丹切）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生公子雍雍亦有寵於恭姬（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為雍官名亟易牙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無虧）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子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此謂易牙烹其子而要桓公也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者按春秋僖公二年云晉荀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假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長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也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虞君許之且請先伐虢喜以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軍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公虞虢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豈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弗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公娶獻公女也美女曰媵以爲厚之此謂晉獻公以璧馬而釣虞君也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者按史記秦本紀云秦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於是繆公退而問内史廖丑旭切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察而後令内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遂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謂秦穆公以女樂誘胡王也故玄同引此以明歙張與奪之權也若此

衍義云莊子稱徐無鬼見魏武侯先相狗馬然後勞君之神形而結以政治斯乃知者歙張之權也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云徐無鬼姓徐字無鬼魏之隱士也因女商見魏武侯女商姓女名商之幸臣也武侯文侯之子擊爲八世孫也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于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焉君將黜嗜欲掔苦田切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已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音恤若失音逸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音逸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子容切說之則以金版六弢音韜金版六韜周書篇名也又云文武虎豹龍犬是謂呂望六韜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朞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之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誅去切)乎鼪(音生)鼬(由字去聲)之逕踉(音良)位其空聞其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苦頂切)欬(苦愛切)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言此者以武侯素好犬馬凡欲規諫必先投其機然後以正理言之則必喜矣此亦歙張與奪之權也故玄同取以爲說云

○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衍義云猶魚之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

鈔莊子庚桑楚篇云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音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其斯之謂歟

衍義云此之謂獨化

鈔莊子在宥篇云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言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爲主不謂至尊至貴也大宗師篇云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爲物境所遷故云獨化

衍義云易曰巽以行權

鈔易繫辭曰巽以行權者順也言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順時制變不可以行權也

衍義云於魚得計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云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疏不慕羊肉之人故蟻棄知也不爲羶行教物故於羊棄意也既遺仁義合乎至道不傷濡沫相忘於江湖故於魚得計此斥疾奔趍行故給斯言也)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九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　量八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　集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衍義云道以無爲爲常

鈔莊子天地篇之辭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又云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

衍義云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鈔莊子胠篋篇之辭此乃盜跖答其徒之言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衍義云支離所爲百姓日用而不知

鈔支離所爲者謂其德支折離散不彰其用不顯其名之義也莊子人間世篇云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項會撮(上古外切下子

外切詁頭髮也指天五管在上五管五臟也兩髀音陛爲
脅挫鍼治繲佳賣切縫衣浣浣足以糊口鼓筴初革
切揲著也播精足以食音似十人上徵武士則支
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
疾不受工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石四斗曰鍾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養其身終
其天年何況支離其德者乎若能保其常
名者如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易繫辭云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上○
德不以德爲德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衍義云禮者履也謂可履而行之也辨上
下定貴賤

鈔辨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衍義云玉帛交馳威儀相答

鈔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記中庸
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
不敬夫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有威可畏謂
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夫玉帛者禮之物
以表其意者也鍾鼓者樂之器以導其和
者也是知言敬中和者禮樂之本也鍾鼓
者禮樂之末也故曰玉帛交馳威儀相答
摯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云末
焉其或交馳相答而莫之應則至攘臂而
仍之也

○衍義云摯跽曲拳

鈔莊子人間世篇之文顏回曰摯跽曲拳○
者人臣之禮也摯叉手也跽跪膝也曲拳
折腰也

衍義云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
禮爲翼者

鈔禮記樂記篇之文云大樂與天地同和
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節則祀
天祭地明則有禮樂脂則有鬼神又曰以
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者此莊子大宗
師篇之文也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
此爲翼而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

衍義云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
禮也

鈔禮記篇之文此言禮以辨上下別親疏
攘者攘除衣袂以出臂而相仍引施報之
禮行於彼而彼不應則怒而相仍引也

衍義云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爲
暴骨則攘臂而仍之

鈔春秋宣公十二年楚文公又伐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楚子曰非爾所知止武王克○
○商作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以禁暴戢
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
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今我
一戰而使晉楚之民暴骨于野是不能禁
暴矣

衍義云春秋時楚宣王朝諸侯義中備載
又云至德之世實而不知以爲忠

鈔莊子天地篇之辭至德之世不尚賢不
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
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

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此晉宋之士所以蕩而忘反以至國破身亡而不自知也

鈔晉司馬昭之時三年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阮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都坑切不爲之禮會將去嵇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舉嵇康自代與濤書曰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司馬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鍾會因譖安康有盛名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舉此爲證正所謂蕩而忘反以至國破身亡正謂此也南史宋紀謝靈運陳郡陽夏人秘書郎謝琰之子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輙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遂移疾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論曰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美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繢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衍義云舉本經云道生一於物爲精元氣也元氣爲道之子

鈔一者乃道之子沖和之妙氣也作陰陽之本爲萬物之母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之爲言其大矣哉一者元氣也能陰能陽而不屬於陰陽升王京金闕而不爲清虛尾覺茅薛而不爲濁乾元以之而資始坤元以之而資生制御有爲則眞宰出焉

衍義云謂之眞君制御形軀謂之眞宰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如是皆有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也

衍義云侯王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君

鈔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固設五等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以佐王者也萬乘之君君者王也天子也天子提封百萬賦六十四萬井出戎馬百萬匹兵車萬乘故云萬乘之主

衍義云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

鈔無思不服者此毛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鎬京武王建都辟廱行禮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言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由四方而來觀者皆感武王之德化中心無不歸服者也又云皇王烝哉者皇大也烝君也世美武王德化大而能君者也今引此以證言萬國歡心而歸服者亦由得一而正之所致也故云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衍義云列子載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云杞國有人殷湯封夏後于杞周又封之今在陳留雍丘縣今杞州地是也衍義中載之已備不復重錄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衍義云稱孤者如左傳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鈔春秋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奉承以來弗敢失隕墜也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恭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謂恭康郟敖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遑況能懷思君德言有康王大喪多不暇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

衍義云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例

鈔春秋隱公三年宋宣公捨其子與夷立其弟穆公穆公有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殁後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

衍義云稱不穀者若不穀惡其無成德之例是也

鈔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晉有令狐之會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秦背晉盟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詰秦伯曰楚人惡君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皇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以宣之以懲不一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一　量九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衍義云易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

鈔曰易經復卦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王弼註入則為反出則剛長故無疾猶病也朋為陽也故云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也

衍義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鈔曰易繫辭之文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

衍義云仰觀于天俯察乎地

鈔曰易繫辭之文註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量九　一

衍義云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時

鈔列子黄帝篇之文已全具於道經內道沖章第四篇中意已全今不再録大槩反流全一者反流則與道合淵靜則能全一

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動則時若故云反流全一而動善時也

弱者道之用

衍義云指我亦勝我蹈我亦勝我風之行乎六虛可謂弱矣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蚿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蹈我亦勝我折大木蜚大屋唯我能也自北徂南擊揚滇海然人以指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蹈踏於風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

衍義云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則水之託於太虛可謂弱矣

量九　二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之文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者波流縈回之貌也

衍義云列子曰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此言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衍義云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鈔論語子罕第九之文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范氏註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衍義云如論語之可以語上語下者也

量九　三

鈔論語雍也第六之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言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

衍義云若子夏出見於紛華盛美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是已

鈔史記禮書所載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人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

衍義云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

鈔莊子盜跖與孔子所說之文盜跖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衍義云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

鈔莊子逍遙遊篇云宋人以章甫為貨章甫鄒魯之冠也越人者百越之人也其舊俗斷髮文身不尚冠冕則章甫非彼所好也故云猶章甫致賤於越人

衍義云和璞見遺於楚國

鈔和璞者姓卞名和楚國人也居荆山之下荆山在楚地出美玉卞和得玉璞獻於楚王王怒遂刖卞和左足楚王崩武王立又進武王曰昔誑先君又刖卞和右足和抱玉泣於荆山武王崩成王立和將玉進之成王使人琢之果是美玉也玉價無估也

衍義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

鈔莊子曰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此文在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於教也此言下士不識道之微妙也而大笑之使下士不笑不足以見真常之道也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

衍義云如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

鈔論語述而第七云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述者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辭我親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衍義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鈔史記列傳周幽王時孔子適周嚴事老子而問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矣

衍義云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鈔莊子刻意篇之文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物先不為禍始感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衍義云漢陰丈人子子然以真為已任而別乎世俗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

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五十畝口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用力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音逸蕩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衍義云與物同波而和其光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於危切蛇以支切順之也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此言物波亦波和光混迹同其波流至人無心合於玄道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衍義云若九鼎瑚璉

鈔九鼎者大鼎也黄帝内傳云黄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即今之湖城南號曰荆山瑚璉魯語公冶長篇之文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記曰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祭祀之器取以貴也故曰大器晚成

衍義云莊子曰美成在久

鈔莊子人間世篇之文葉公子高將使齊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可改可不愼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衍義云渾淪一氣未相離散渾淪者一也一者太極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音劣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衍義云天地氤氲萬物化生

鈔周易繫辭云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絪緼相附著之義言天地無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絪緼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精醇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衍義云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肅肅陰氣赫赫陽氣言二氣交泰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衍義云大人虚其靈府則純白來并

鈔夫心者乃神靈之府也故云靈府虚室生白之謂也

衍義云君子不動心則浩然之氣可養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之文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云四十而不惑亦孟子不動心之謂）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公孫丑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衍義云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

鈔左傳春秋之文已於昔之得一章中載之不復再録

衍義云天道虧盈而益謙

鈔周易謙卦彖辭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衍義云卑以自牧

鈔周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此言謙謙君子常以謙卑而自養其福也

衍義云饕餮貪富貴

鈔饕餮者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貪財曰饕貪食曰餮此言貪財求利以爲富貴豈不知聖人有言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衍義云書曰滿招損

鈔尚書大禹謨之文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衍義云強秦以專制而滅

鈔廣聖義云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威強兵天下莫敵至於土崩瓦解曾不踰時扶蘇死於長城子嬰降於軹道立四十六日項羽至斬之祚滅身亡以此觀之豈非專制而滅乎

衍義云大漢以和順而昌

鈔大漢高祖劉邦彭城豐沛人也推賢用能與項羽力戰而取天下德制強楚仁及生靈智士爲之謀賢士爲之轉用三傑而成帝業約三章而安庶民有長者大度之美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豈非和順而昌乎（內引三傑者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吾不如蕭何此三人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三章者秦二世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安堵如故）

衍義云子路好勇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焉

鈔子路好勇不得其死此論語公冶長第五之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子路聞而喜以夫子之與己而不知其實意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羿善射者羿乃有窮氏之國君力能善射奡盪舟者有勇力陸地能行舟已於三十三章中載之不復再録此三子者皆恃勇力以取勝於人而俱不得其善終是皆失其柔弱之義也故老君

以此垂戒耳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二

玉峯清安道士王守正集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衍義云水之洄洑流注

鈔洄洑流注者列子黃帝篇九淵注云有洄激流止之異已於道經道沖章第四載之不復重錄

無有入於無間

衍義云透金貫石

鈔列子周穆王篇之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衍義云周流乎太虛上際下蟠

鈔莊子刻意篇之文云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即而下蟠薄而厚地上際逮乎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

衍義云若列子載趙襄子率徒十萬

鈔列子黃帝篇云義中已評不復重錄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衍義云聖人觀天道之自然

鈔黃帝陰符經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衍義云正容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

鈔莊子田子方篇云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子之師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

衍義云皋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則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文子精神篇云老君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函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其所以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也難矣皐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淮南鴻烈解主術訓篇云註雖瘖乎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淮南鴻烈解主術訓篇云雖瞽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之所以為師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衍義引此以證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豈虛言哉

衍義云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者

鈔九流者漢志云諸子十家可觀者九家耳九家者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兵家百氏者六經正吏之外自為述作自周以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伴於六經皆目之為子為論為記為書或以姓氏為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孫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鼂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烈魏朗任嘏裴玄蘇彥傅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牟子符朗孫武氾勝之是也或自立別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申鑒昌言典論篤論中論萬機論忠經意林道言錄歲時記耆舊記法訓五教芻蕘典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志緯通語國語越絕書抱朴子世要新論析言幽求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記博物志義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記拾遺錄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算經黃石公記相貝經萬畢術是也或拆玄經奧義或採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陽象緯或拘以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長互陳其旨然有或為或作乍弛乍張各滯一隅罕能通貫以茲量較難以及之於無為之道焉惟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慮神無所思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得曠然大通可以繼蹤玄元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衍義云身為實而名為賓名者實之賓捨實取賓是謂倒置

鈔列子楊朱篇云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其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衍義云若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鈔鮑焦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汙其君者不受其

利令子推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因抱木而立枯焉介子推者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昔晉文公重耳幼時遭後母驪姬之難驪姬之子曰宜蕃驪姬欲立宜蕃而逐重耳放數揩於獻公公信其言重耳所以出奔他國在路困乏子推乃自割其股肉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為文公封其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于營門怒而逐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山亦云綿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縱火焚其山庶幾走出火至不避乃抱樹而燔死令取二子徒守其名累其實者也

衍義云富者苦身疾作貴者夜以繼日思慮營營

鈔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能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者貪名徇利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令取以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衍義云列士之所殉者名也貪夫之所殉者貨也

鈔莊子駢拇篇云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實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衍義云伯夷死於首陽之下

鈔莊子駢拇篇之文伯夷死於首陽之下已於天下皆知章第二詳悉具載不復再錄

衍義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鈔莊子駢拇篇之文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也又云即太山也在濟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衍義云蒙莊固辭於楚相寧為曳尾之龜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莊子釣於濮水楚王楚威王也使大夫二人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息嗣切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矣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衍義云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

鈔張氏家傳云天師姓張名道陵字輔漢留侯六代孫也性沉默好古博極經史兼明星氣圖緯之學賑人之急不擇親疏名動朝野漢章帝下詔召為諫議大夫不就喟然謂弟子曰人上壽百歲瞬息間爾父母妻子雖至愛豈能長保哉且吾身尚非吾有況其外之貴富耶吾聞上世軒轅喬松得道登天遊於無窮此吾師也吾將棄世絕累而學之請與爾等自此決矣於是羣弟子愴然辭歸獨王長請從天師憐其志及留侍遂入潛衛至嵩陽授黃帝九鼎丹經於神人已而訪西城山築壇朝真以

鍊九丹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太上遣雲輿迎之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年一百二十三歲天寶七年封天師僖宗中和四年又封三清扶教大法師宋朝封三天輔元大法師靜應眞君

衍義云如莊子載原憲居魯環堵之室

鈔莊子讓王篇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奢華義中載之全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北史載魏明太后幸綃藏

鈔北史魏明太后臨幸綃藏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二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量十一

五峯清安逸士王　守正　集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衍義云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乃爲五帝之盛

鈔論語泰伯第八云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自視缺然此莊子逍遥篇云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量十一

衍義云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是爲萬世之師

鈔孟子萬章章句下云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條理者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之也）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不居其聖者此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曰然則夫子既聖矣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衍義云柳下惠以直道事人三黜而不去

鈔論語微子第十八柳下惠爲士師（魯之賢大夫也名展禽士師獄官也出逐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量十一

衍義云雕刻衆形而不爲巧

鈔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豈有楮葉者而爲巧乎

衍義云列子載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

鈔列子說符篇之文義中已詳

衍義云若梓慶削木爲鐻（梓慶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即其名也）

鈔莊子達生篇之文義中已全

衍義云不飾小説

鈔小説者流蓋出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説者之所以造也其書十五家百十三篇

衍義云故夫子謂予欲無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之文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出衣絺綌

鈔論語鄉黨第十篇之文當暑袗絺綌（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麄者曰綌）必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衍義云致荷校之凶

鈔易下繫辭之文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荷校滅耳凶

衍義云若齊人之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也

鈔列子説符篇之文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此言嗜欲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蓋有意所欲而形有所忘可不慎歟

衍義云春秋魯桓公十年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衍義云若周末知襄子請地於韓康子

鈔春秋所載義中已全不必重書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衍義云昔漢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沖相善

鈔此文義中載之已全不必重録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衍義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求之

鈔孟子盡心章句上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晦庵註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衍義云揚子曰人心其神矣乎

鈔揚子法言問神篇之文云神在所潛而已矣（潛心即是天神也）天神天明（陰陽變化天之神也日月運行天之明也）照知四方（天之神明可以燭幽究四方）天精天粹（乾剛中正純粹精也）萬物作類（覆育萬物各成其類）人心其神矣乎（在天地爲神在人爲心心乎通乎神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衍義云雨暘時若

鈔尚書洪範篇之文云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此言狂妄僭差豫急急迫蒙

昳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

衍義云星宿錯度

鈔廣聖義云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之載曆象日月敬授人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順天之道也星宿錯度乃靈寶度人經云星宿錯度日月失昏亦當修齋行香誦經

衍義云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鈔周易乾卦九五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在天時之先而行事則天道亦順應而不肯違也在天時之後而行事則奉順於天道而不敢逆者也)今人君能如是者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爲而成

衍義云堯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舜之明於人倫察於庶物可謂知天下矣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烈風雷雨舜之弗迷可謂見天道矣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鈔史記本紀云堯(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放勳(徐廣曰號)(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老令舜攝天子位政薦之於天堯避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三年之喪畢舜踐天子位又引舜明于人倫察於庶物此是孟子離婁章句下云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惟天爲大是魯論泰伯篇之文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烈風雷雨舜之弗迷者此舜典之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誠信充實)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此是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篇之文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此乃孟子離婁章句上云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是以如是其急也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者此乃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梁惠王之辭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此皆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夫如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此言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爲自然之道以化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偃自然而化之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爲而成者以此

衍義云春秋鄭莊公之伐大叔段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必重錄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衍義云如垂首刺股映雪聚螢之類
鈔垂首者楚國先賢傳云孫敬字文寶恒閉户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後為巨儒帝徵不就刺股者史記云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師鬼谷先生遊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切皆笑之秦聞之而自慚乃閉室不出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後說趙趙用之遂佩六國相印縱横天下矣
映雪者昔孫康家貧苦學無錢沽油常映雪讀書後至御史大夫聚螢者宋車胤字武子亦家貧苦學夜以絳紗囊盛數十螢火蟲照書而讀之其勤學如此亦成大儒矣夫為學者莫不初則日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遣功而去執以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以為悟道之門是數子者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勞心苦志博學溺心則必至於終矣
衍義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鈔尚書說命下之辭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此言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
衍義云以博溺心以文滅質
鈔莊子繕性篇云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不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永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方會無為之美也
衍義云故易之益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鈔益卦之辭必須雷動於前風散於後然後萬物皆益故曰風雷益也遷謂遷徙慕尚改謂改更懲止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衍義云損之大象曰山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鈔損卦之辭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註言夫人之情慾感物而動境有逆順故情有忿慾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慾皆有往來懲窒去文而相足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衍義云秦兼并六國
鈔秦始皇名政莊襄王之子始皇立之二十六年滅六國併天下自稱始皇帝并滅六國燕齊楚魏并韓趙戰國之時護曰雄秦有始皇與伯業一施衛策便亡蹤是也
衍義云廢井田開阡陌除直道建阿房築長城修五嶺
鈔井田者按史記穀梁傳註云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畒而公田居其一焉廢井田開阡陌者十九年自秦孝公任商鞅變井田為阡陌於始有兼并之患今即秦法也十二年為田開阡陌十四年廢井田開阡陌收賦税也除直道者始皇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建阿房註言殿之口阿宮為房也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

南山之顛以爲關厥工未完卒爲項羽所焚築長城者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莫侯切萬餘里威振匈奴五嶺者大庾嶺始安嶺臨賀嶺桂陽嶺揭陽嶺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

衍義云項氏之攻破函谷燒秦宮收寶貨殺子嬰廢義帝

鈔項氏者楚項籍字羽下相人秦二世三年爲天下主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是歲攻破函谷關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羽起兵凡八年與沛公爭天下卒敗垓下以首受王霸天下定於漢廢義帝二世二年十月項王密使九江王布英布也等擊義帝殺之江中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故殺其主天下之賊也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四

五峯清安逸士正守正集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衍義云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鈔莊子應帝王篇云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衍義云昔秦穆公嘗出而亡其千里馬

鈔乃左傳之文義中載之不復再録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衍義云昔有饋生魚於鄭子產者

鈔孟子萬章上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再録又引恂恂然適其志氣此乃論語鄉黨篇之文大意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衍義云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鈔周易上繫之辭云故能彌綸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言以易道仰觀俯察則知無形之幽有形之明義理事故也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者言用易理原窮事物之初始反復事物之終末始終吉凶皆悉包羅以此之故知死生之說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衍義云凡以九竅四支或以三業十惡

鈔韓非曰十有三者九竅四支是也謂兩耳兩目鼻有二竅并口及下二漏共為九竅兩手兩足故曰四支河上公亦同此說又以三業十惡為說者三業謂身口意也十惡謂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四犯上逆亂五毀謗經法六咒咀瞞昧七陰謀恨妬八鬬亂兩舌九破齋犯戒十觸汙壇場孫登解云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安生之徒十分之中順理者三爾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理者尟(音鮮)逆理者多故得死之中順命者三爾又唐明皇䟽亦同此說廣聖義云將生不以為樂而安其生此生之徒也夫富其生不以利欲亂其心不以厚養傷其性安其淡默順其沖和則神守其形氣保於神志和於氣心寂於志靜定其心如此則不求於延生生自延矣不求於進道道自進矣此杜天師之所論也竊謂如此保生之人又豈止○○十中有三人爾雖千百人中無一二人也由是論之不亦鮮乎

衍義云安時處順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云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懸解者無係著之貌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衍義云過求養生之物太厚以致死

鈔莊子達生篇之文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衍義云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鈔莊子山木篇之文方舟(兩舟相並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狹急也不怒以舟虛故也)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不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衍義云若仙傳劉嵩

鈔在神仙列傳中所載義中已備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衍義云則躶者不得不躶鱗介毛羽者不得不鱗介毛羽

鈔孔子家語中五帝第二十四章中之辭

此孔子荅子貢之言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耗也）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庚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明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臝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壽焉

衍義云以至少壯老死不得不少壯老死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黄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衍義云莊子所謂眞君又引莊子所謂眞宰是也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其迹相為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衍義云公侯伯子男之例

鈔周設五等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也先王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亦有五等而兼王焉人之處世上以君其一不有材器也君舉而用之然後爵之而尊寵之而貴而此尊貴乃有窮極之時今道以生物為物所尊德以畜萬物為物所貴生生而不絕故生物之功常尊成成而不窮故成物之功常貴豈有窮極之期乎

衍義云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云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今孟子以仁義忠信為天爵況道之與德又在仁義忠信之上故云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衍義云莊子釣於濮水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濮水名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楚王楚威王也知莊生賢達屈為卿輔發使命先述其意願以國境之内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之也義中已備不必重錄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衍義云退藏於密可謂深遠

鈔易繫辭之文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原夫孔聖言退藏於密者謂古之聰明叡知之聖人莫不以此易道并著之神卦之知洗其心含養其德退藏於密而不顯其跡也豈非玄德耶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

衍義云六根各有所悅

鈔六根者太極左仙翁懺法言受身生身煩惱纏縛皆由三業爲有六根一眼根二耳根三鼻根四舌根五身根六意根所謂諸根皆生諸業故曰六根猶如草木生諸花實展轉相生

衍義云黄帝問道於廣成子曰敢問治身

鈔莊子在宥篇云義中載之已詳不復重録

衍義云是謂有兊有兊而心出則交物若塞其兊而不通則心不出矣

鈔易說卦云悅言乎兊兊爲澤悅萬物者莫悅乎澤又以兊爲目爲門爲口亦以戒其閉絶禍患爾夫此禍患之門用之於國則政亂行之於身則道虧閉塞得宜則身安國理矣

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

衍義云五欲之門旣開六塵之事得濟心神内疲

鈔莊子盜跖告孔子之辭云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鼻欲聞香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六塵之事者此玉皇本行集經上章之辭云爾時玉帝出大妙音普告十方諸天聖衆汝等諦聽此諸罪輩曠劫以來縱無明性造十惡業六塵徧染三業縈纏肆意任心曾無覺悟陰罪陽過日積月深六塵者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塵也此諸罪輩久墮劫難以來放縱其塵迷之性遂爲六塵之所徧染三業之所縈纏此皆過失之類是也

衍義云若宋朝有張實者

鈔張實者成都人也慕華陽縣尉之妻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衍義云此齧缺之所以問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鈔莊子齊物論篇之文云齧缺王倪之弟子王倪答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衍義云若澹臺滅明之行不由徑

鈔論語雍也第六篇之辭云子游(名偃字子羽乃孔子弟子)爲武城宰(魯之下邑)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衍義云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房皆是也

鈔宮室臺榭者此周書泰誓上武王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酒（沉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又引楚之章華者春秋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以諸侯落之（落者祭也）此胡曾詠史詩云茫茫衰草沒章華因笑靈王昔好奢臺土未乾簫管絕可憐身死野人家秦之阿房者詠史詩云新建阿房壁未乾沛公兵已入長安帝王苦竭生人力大業沙崩固不難此言在上之人不顧根本徒事榮華殆戕傷本豈是持久之道

衍義云峻宇雕墻

鈔尚書五子之歌（五子太康之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為歌以戒之）云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衍義云田萊多荒此詩人所以刺幽王也

鈔毛詩小雅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衍義云服文采若隋煬帝剪采為花以御龍舟也

鈔隋煬帝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有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彫落則剪采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采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千數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輿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衍義云晉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鈔晉書石崇字季倫性豪華時有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闘富後因綠珠被誅詣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爾刑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崇不能答

衍義云後漢馬廖上疏以為城中好大袖

鈔後漢章帝建初元年改正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衍義云帶利劒如吳王好劒客百姓多瘡瘢

鈔春秋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劒劒有二狀一曰干將二曰莫耶（前傳所載同此）

衍義云趙文王喜劒士劒士夾門三千餘人

鈔莊子說劒篇云昔趙文王（趙惠文王也名何武趙靈王之子也）喜劒劒客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數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衍義云若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鈔晉武帝時宰相何曾字穎考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之處蒸餅非十字裂不食當時博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宜謚謬醜公夕口與實爽曰謬怙亂肆行曰醜

衍義云商紂貯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鈔尚書武成商紂積而不散盈而不知滿尚書武成周武王克商於是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五　量十三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衍義云先固其根本而營其標枝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云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此言上既無爲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王之禮也

衍義云善以道懷抱民者則百姓歸附而不脫離也

鈔衍義取善以道懷抱民者若太王者可謂有道之君也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可謂百姓歸附而不脫離也故曰善抱者不脫

衍義云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

鈔抱元守一者莊子在宥篇云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云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是故衍義

引其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若廣成子者可謂善以道抱元守一者也至於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可謂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故曰善抱者不脫

衍義云若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不得免焉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云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吾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蓋周之歷世至于文武成康皆懷道抱德之君逮至于子孫相繼三十七代歷年八百六十七載其享祚綿遠祭祀不絕也如此

衍義云雖繼毀廟之主后稷文王郊祀之祀不輟止也

鈔史記孔子在齊舍於外館齊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必罰其廟也孔子曰蓋爲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美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衍義云親戚和睦事業修治

鈔尚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註云言堯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謂高曾祖父己子孫曾玄共爲九族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張氏解曰言克明俊德所以修身者也以親九族則修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協和萬邦則修之天下者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平天下治之序也）

衍義云積善之餘慶及來世

鈔易坤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言治國治家者可不鑒哉

衍義云萬寶豐熟

鈔莊子庚桑楚子曰弟子何以異於予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衍義云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所謂土苴以治國家也

鈔莊子讓王篇之文云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衍義云易曰觀我生君子無咎反觀而求諸己也

鈔易觀卦九五爻辭也云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鮑先生解云夫此九五履巽居尊秉剛得位體柔順以成德用中正以省民爲大觀之主者也然下之隨上若影之應形民之從君猶泥之在鈞示之以惡則惡著率之以善則善與化自一身儀刑四海欲監我德先觀其民君子風行已則無咎是故取此觀卦九五爻辭以證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其觀以上五觀之法并觀天下之民而知之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衍義云益生日多則其厚者薄矣

鈔莊子德充符篇之辭也惠子謂莊子曰人固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衍義云嗒然似喪其偶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偶此言至人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物莫得而傷也

衍義云其和大同於物孰能害之

鈔列子黃帝篇之辭也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山中（火畋曰狩）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恠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而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悅

衍義云若春秋楚鬬伯比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

鈔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義中載之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詩云后稷之生於姜嫄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鈔毛詩大雅生民篇祖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衍義云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云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內息之貌）真人之息以踵（足根也）衆人之息以喉（喘呼之息）

（以喉為節）屈服者其嗌（音益音厄）言若蛙（嗌喉也氣息不調咽）

（喉之中恒如蛙礙）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衍義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趍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引以直養之則亦至矣此亦公孫丑之文也孟子答公孫丑之辭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

衍義云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鈔尚書伊訓篇云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衍義云道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太極五氣也）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六極六合也）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已於道經有物混成章載之不復重錄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衍義云故孔聖欲無言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篇云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孟子豈好辯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衍義云正容以悟物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此已道經第八章載之已詳

衍義云目擊道存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衍義云無為謂三問而三不答

鈔莊子知北遊之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

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黄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也

衍義云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鈔莊子應帝王篇之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今乃知之乎

衍義云且識音者口不能傳

鈔孟子離婁章句上之文云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者晉之樂師知音者也此言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而五音之内微妙清暢之音非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者孰得而傳之哉

○衍義云斵輪者口不能言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云桓公（齊桓公名小白）讀書於堂上輪扁斵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斵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斵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衍義云若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

衍義云若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下之文云齊宣王他日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六斛四斗爲一鍾也）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謂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衍義云若孟子言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之文云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註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衍義云漢文帝聞河上公結草爲菴于河之濱

鈔左傳本紀所載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六　　　　壘一

五峯清安逸士王　守正　集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衍義云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鈔孟子離婁上章文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音謫）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衍義云三略九奇靜難息寇武之功也

鈔三略者漢留侯張子房於下邳圯橋遇黃石公授以三略曰子得之必爲帝王之師亦機鈐用兵之術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勉商伐紂而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項籍而有帝圖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三略則能全功保身九奇者黃帝因井田以制兵開方九爲五爲陣法四爲間地虛其中大將居爲諸葛孔明推演其法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央則兩頭俱應此桓温爲常山蛇勢也大凡兵法多尚奇變自一至九如循環無端不可終窮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衍義云若秦法偶語者棄市

鈔通鑑云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云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衍義云唐武后開告密之門人皆重足屛息莫敢交言道路以目

鈔唐武后光宅元年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鑄銅爲匭其器一室四隔可入不可出）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衍義云則必有機心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云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蕩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衍義云謂刻鏤彫琢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云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衍義云若紂王之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之類

鈔尚書泰誓下云武王曰今商王受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衍義云小則盜鈎而大至於竊國矣若田成子一旦弒齊君而盜其國

鈔莊子胠篋篇云何以知其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然而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衍義云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以弭盜

鈔通鑑秦二世二年冬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聖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力角切車）（犖楚先左氏犖有力焉）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多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衍義云漢武帝以張湯趙禹定律令

鈔通鑑漢武帝建元五年上以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出張湯傳）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出趙禹傳）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衍義云若堯舜淵默乎法宮之中垂拱示天民之阜

鈔楊子問道篇之辭云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阜富也垂衣拱手於巖廊之上而視天民之自阜也

衍義云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垂衣拱手而天下治

鈔毛詩大雅皇矣篇之辭云帝謂文王予懷民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衍義云若曹參為漢相惠帝怪其不治事

鈔漢書傳中之言義中引之已備不復重錄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衍義云福隱於禍中者若列子載宋人有好行仁義

鈔列子說符篇中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禍藏於福中者若列子載虞氏梁之富人也

鈔列子說符篇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録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衍義云書曰直而温

鈔尚書臯陶謨之辭云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慄寛弘而莊慄柔而立柔順而植立愿而恭謹愿恭恪亂而敬亂者治也有治才必敬畏也擾而毅擾馴果毅直而温徑直温和簡而廉簡易廉隅剛而塞剛健篤實彊而義彊勇好義彰厥有常吉哉彰者著也成德著明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衍義云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鈔孟子盡心章句上之辭注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事而不違也

衍義云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

鈔列子黄帝篇之辭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虚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衍義云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顔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昔庚桑子姓庚名楚老君之弟子居羽山之顔山名在魯地義中引之已全不復重録

治大國章第六十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衍義云鳥獸魚鱉至於咸若則鬼神亦莫不寧

鈔尚書伊訓戒太甲嗣王之辭也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不率循先王之道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朕哉自亳此言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衍義云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

鈔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義中已全不復重録

衍義云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伯有

鈔春秋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至昭公七年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之子立二人為大夫以安子孔伯有之鬼乃止子大叔名游吉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始變化也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若居高官備物之享則體魄強取物之精多則魂氣強是以有精至於神明所以養此精至於神養此爽至於明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神之未昭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依憑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伯有之名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從政三世矣而三世執其政柄能為鬼不亦宜乎

衍義云唐武后時武三思買二妾

鈔左傳所載義中已全不復重録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衍義云若民皆襁抱其子而至者也

鈔論語子路第十三之辭云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皆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衍義云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之辭云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仇餉與餉者為仇讎)文王事昆夷(毛詩大雅云文王之與本由大王也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駾矣維其喙矣)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周祖大王去邠)事獯鬻(北狄之強匈奴是也)此梁惠王章句下云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又引勾踐事吳勾踐越王之名事見國語史記云子貢說越王勾踐曰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重寶而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眾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國者宜為下

衍義云小國贄貢賦

鈔執贄也周禮云以禽作六執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乃鳧之屬)工商執雞

衍義云春秋魯文公三年公如晉

○鈔魯文公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云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也)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云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衍義云襄公元年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

左氏以禮也

鈔春秋襄公元年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

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也）大國聘焉（大事小也）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七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衍義云萬物資始

鈔易經乾卦彖辭云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彖者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為彖也總釋乾與元也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故以元德配乾釋之大哉乾元者陽氣浩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始生萬物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衍義云立天子置三公

鈔四海之大萬有之殷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君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曰天之子也一人不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故天子乃有三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師者智足以為泉源行足以為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大也為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者訓也保也大戴禮云傅天子以德義若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保倚也任也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書不敬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之失職也

衍義云兩君相見皆有贄幣之禮

鈔周禮之文以六禽為贄幣作兩君相見之禮已具於六十一章今不重録

衍義云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韋熟革也）先牛十二（乘四韋先韋牛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師於弊邑敢犒從者不腆（腆厚也不厚也）弊賦為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因有備焉

衍義云孟子曰齊人莫有以仁義與王言者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下孟子答公孫丑之辭云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衍義云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敗師於殽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眚過也掩大德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衍義云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鈔尚書五子歌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上人者奈何不敬予者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皆豈特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未發之時而圖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衍義云晉解楊無二命魯仲由無宿諾古今美之

○鈔晉解楊無二命者春秋晉宣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用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于敏切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己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魯仲由無宿諾者此論語顏淵第十二云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此以見子路仲由字之所以取信於人也由其養之有素故古今稱美之也

衍義云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鼎

○鈔劉子履信篇云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鼎而請盟齊侯不信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春秋僖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義中已備不復重錄註須句犨別國句青比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在魯謂之社稷之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衍義云昔齊景公有疾求醫於秦

鈔左傳所載義中全備不復重錄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衍義云九層之高臺起乎一蕢之土

鈔論語子罕第九云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註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也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衍義云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鈔尚書旅獒篇云西旅獻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云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矜持之矜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衍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詩人所以刺周厲王

鈔毛詩大雅蕩之什之文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此言厲王居人之上爲天下君無可則象之甚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音僻疾病人也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命令又多邪僻不由舊章天生烝民其命匪諶氏任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烝衆也諶誠也此言天生衆民其命令當以誠信教導之使之中學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遷後更化於惡俗故云靡不有初今衍義取此以證解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之義也

衍義云唐魏徵上疏太宗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之類是也

鈔唐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淨之化遠被遐方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遺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柰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初視人如傷愛之猶子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已來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策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人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昵近小人非致治之道疎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唐虞損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已來好

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好滋興而求豐實之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陛下貞觀之初求賢如渇善人所舉信而任之近歲以來恩好惡感衆善所毁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毁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千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內除畢弋之物外絶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使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欲言則顔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治屈己從人云頃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諫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猒倦雖未全放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欵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顧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絶於鄉閭遞送之歩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衍義云外謂金玉珠寶之類

鈔千字文註云金生麗水麗水者在益州永昌郡中有金往往浮出也皆爲上金玉出崑崙南楚荊山崑崙谷中出美玉珠者或稱夜光大或徑寸光照十二乘寳者金玉珍異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古今之所貴皆曰寳焉此世俗之所寳越分而求傷生害性不若得道之君以賢爲寳修眞之士惟道是寳不營爲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爾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衍義云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鈔莊子胠篋篇之辭云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其上矣網小而相形似畢星故名爲畢以繩繫箭而射謂之弋弩牙名曰機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罟罾皆網笱亦筌也鉤釣鉤也餌魚餌也削格削格所以施羅網也羅落罝罘上音嗟下音浮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爾雅云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罘亦皆兔網

也智詐漸毒頡(戶結切)滑(于八切)堅白解垢(詭由之辭)同異之智多則俗惑於辯矣(西華法師疏云智數詐偽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骨稽也解垢詐偽也夫骨稽堅白之智滿說同異之談詼有衡於正理)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蓋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

衍義云若漢明帝性褊察

鈔漢書所載漢明帝性褊察衍義載之已詳不復重録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衍義云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

鈔易謙卦彖辭云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

衍義云但聖人知滿必招損

鈔尚書大禹謨篇之辭云三旬苗民逆命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引撝謙退讓此六四無不利撝謙言指撝皆謙者以不違法則動合於理故無所不利也

衍義云若莊子載魯哀公問於仲尼曰

鈔莊子德充符篇之辭義中已全不復重録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衍義云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鈔尚書大禹謨之辭云帝曰(帝舜)來禹降水(洪水也)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墨三

五峯清安進士王守正　集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衍義云大禹修身以克儉爲賢文王爲治以節儉爲化

鈔尚書大禹謨云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又引文王以節儉爲化云此毛詩國風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書曰恭儉惟德此乃尚書周官篇之辭云位不期驕禄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衍義云孟子曰仁者無敵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梁惠王之辭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衍義云帝舜性仁刑爲四罪之誅
鈔帝舜性仁者此孟子盡心上云孟子曰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四罪者此尚書
舜典篇云流共工于幽州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
驩兜于崇山放置之于此不令他適也竄三苗于三危竄則驅逐禁周之也殛鯀于羽山殛則拘囚困苦之也四罪而
天下咸服
衍義云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
鈔尚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巳改過不
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誥云夏王滅德
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衍義云文王視民如傷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禹惡旨酒
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
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衍義云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孟子答齊宣王曰
是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註詩大雅皇矣篇赫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按止也徂往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大勇也
衍義云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鈔尚書太甲上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
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又啓迪後人無越厥
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衍義云若文帝罷露臺身衣弋綈以敦朴
爲天下先
鈔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
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
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厚繒所幸夫人
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朴爲天下先
衍義云太宗欲營殿鑒秦而止衣無錦繡
而公私富給
鈔唐太宗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之
乾元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
曰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
之強云云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
衆離陛下今鑒之云云所以作役宜即停之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矣
衍義云則致過涉滅頂之凶矣
鈔周易大過巽下兌上巽而悅行以此濟難難
乃濟也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註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衍義云若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
於輔氏
鈔宣公十五年事義中巳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戒用兵者五章第三十章云不以
兵強天下第三十一章云夫佳兵者不祥
之器第五十七章云以奇用兵第六十九

章云用兵有言第七十六章云兵強則不勝戒殺者一章第七十二章云勇於敢則殺戒奢崇儉者三章第二十九章云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第六十七章云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第五十九章云治人事天莫若嗇戒柔弱不爭者十五章第三章云弱其志強其骨第四十章云弱者道之用第五十五章云骨弱筋柔而握固第三十六章云柔弱勝剛強第七十六章云人之生也柔弱第七十八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第三十九章云自謂孤寡不穀第五十二章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第六十六章云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第四十三章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第六十八章云善勝敵者不爭第八章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第二十二章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八十一章云爲而不爭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衍義云若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

鈔莊子徐無鬼篇云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市南宜僚弄丸（宜僚楚之勇士白公勝之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宜僚者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叔敖楚之令尹善有賢德者也郢楚都叔敖高枕逍遙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國不侵明二子有此功能也）

衍義云若湯放桀武王伐紂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鈔尚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地名廬江有巢城）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孟子梁惠王下云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衍義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鈔孟子離婁上云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衍義云史記載魏使客將軍新垣衍入邯鄲義中已詳不復重錄又云若周穆王之命君牙作股肱心膂

鈔尚書君牙篇云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衍義云漢書載高祖王漢中

鈔漢書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衍義云若魏吳起爲將

鈔史記所載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衍義云班師整旅

鈔尚書大禹謨云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班還也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乃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

衍義云兵者五兵戈矛之屬

鈔五兵者一弓二殳音殊詩云伯也執殳三矛四戈五戟有枝曰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衍義云輕敵者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過北門義中已備不録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衍義云孟子曰道若大路然人豈難知哉

鈔孟子告子章句下云孟子答曹交之辭曹交曹君弟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衍義云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

鈔莊子田子方篇中之文義中已全不復録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衍義云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

鈔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非不答不知答也

衍義云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云云孔子說不是我多學而識之也只是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謂舉天下萬善只用一箇道理而通貫之也○

衍義云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鈔莊子知北遊篇云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爭道故粗淺而疏外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衍義云夫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衍義云若莊子載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鈔莊子徐無鬼篇云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衍義云有威可畏之謂威

鈔春秋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謂之威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衍義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

鈔論語季氏第十六云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衍義云心者神之舍

鈔莊子知北遊之辭齧缺問道乎披衣（齧缺王倪之弟子披衣王倪之師也）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衍義云夫惟除垢止念靜心守一

鈔西昇經戒示章之文也太上為尹真人傳經既終將昇太微於是重語真人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此吾道之要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鈔莊子齊物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録

衍義云若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

鈔莊子列禦寇之文義中已詳不復重録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五峯脩安逸士王守正集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衍義云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註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棺槨利人之死）又云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鈔孟子離婁上云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

衍義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之文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顔子爲孔門之高弟仁德之大賢
而天夭其壽
鈔論語雍也第六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
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或云三十二而亡莊子云十八而亡
衍義云盗跖爲東陵之賊夫侵暴之元惡
而克保天年
鈔莊子盗跖篇東陵地名盗跖柳下惠之弟也漢書
云跖秦之大盗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九
千餘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驅人牛馬取
人婦女萬民苦之
衍義云鄧攸永嘉末没于石勒又引唐末
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此兩節事目義中
載之全備不復重録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衍義云夫人生而靜天之性
鈔禮記樂記之文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
物而動性之欲此言人之厥初禀受天真
自然之性本來清淨一無所染自此以後
性天一動情竇交攻心有所欲性有所染
則天真自然之性鬱閉而不能現矣
衍義云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
鈔論語子路第十三之文子路曰衛君待
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
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
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
常有司殺者殺
衍義云若舜之四凶周公之管蔡是也
鈔尚書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
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又引周公之於管蔡者尚書金
縢篇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
衍義云南宫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宫黑簿
紀過而主死
鈔三元經中所載南宫丹籙賞善司生北
宫黑簿紀過主死有此四星鑒人之善惡
察其重輕以懲勸之使世人修善戒惡其
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鑒之甚
明無有不察天網寬大疎而不漏違天反
道何逃其辜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
衍義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鈔尚書皐陶謨第四註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善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加勉而不可怠者也
衍義云齊人伐燕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
有諸
鈔孟子公孫丑下沈同問燕可伐與義中
已載不復重録
衍義云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子多矣
鈔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等因四族
之徒入楚殺公子祿及公子罷敵王聞羣
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手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豈非天報我耶

衍義云秦毒痛天下固不足道

鈔通鑑司馬光云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守死不二斯亦足稱也

衍義云以疑似而殺李君羨

鈔通鑑貞觀二十二年初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殺之

衍義云以猜忌而殺王景文

鈔宋明帝泰豫元年上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門族彊盛或有異圖遣使賜景文死手勑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景文奉勑賜死遂飲藥而卒以猜忌殺之

衍義云漢唐諸賢謀誅宦官豎宦豎之罪誠大矣

鈔東漢書詳節漢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董卓謀誅宦官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即鹿觸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進不聽遂召諸屯以誅宦官為言進意狐疑後入為張讓渠穆等斬之唐書詳節宦人程元振京兆三原人事唐代宗遷驃騎大將軍廣德初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社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疏聞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流溱州死夫漢唐相去五百歲産亂取亡猶蹈一轍宦豎之禍或秉兵權或恃寵倖豎禍之基誅之不可勝誅然非天所厭人欲誅之

衍義云楚漢之戰

鈔通鑑高祖四年蒯徹曰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

衍義云五季之亂其所誅夷屠滅者十室而九

鈔通鑑詳節胡氏云五季之亂所謂江海橫流之勢以臣弒君以子弒父誅殺無辜流血成川僵尸蔽野是皆人欲殺之不免代大匠斵未有不傷其手矣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衍義云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鈔論語顔淵第十二有若對哀公之辭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徹通也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故曰徹也）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

鈔毛詩小雅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

衍義云魏君重斂而碩鼠之詩作

鈔毛詩國風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衍義云若唐德宗畋於新店義中已備不復重録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衍義云上有擊鮮玉食之厭

鈔列子周穆王事化人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玉衣玉食皆言其珍異而已矣）

○衍義云漢武帝以法制御下

鈔漢紀所載義中已全不録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衍義云致有蹈水火而不懼

鈔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云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引逆白刃而不驚者此中庸之辭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衍義云若莊子論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鈔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狄人獫狁也）事之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焉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初革切）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生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衍義云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

鈔莊子盜跖告孔子之辭也義中詳不復録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衍義云若王莽遣王邑王尋定山東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

鈔前漢列傳第六十九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弟之子也班固賛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簒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也非人力之所能致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囂五刀切言喧囂也）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或曰後漢光武以八千人破王莽百萬之師而誅戮之復漢舊業

衍義云秦王符堅發戎卒九十七萬

鈔按晉書云符堅字永固健之孫雄之子也既僭帝位王猛為相諸國悉平獨有東南一隅遺晉而已猛卒堅頻會羣臣欲伐

晉羣臣皆以歲星鎮星在斗牛晉分未可圖也并有長星水影諸恠不一沙門道安一同懇諫堅不從遂徵兵九十七萬前後千里旗幟相望而慕容暐慕容垂等悉令權兵軍至項城晉謝玄字幼度帥師迎敵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謝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不欲速戰邪諸軍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音揮)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音剡)桓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謝安石軍距張蚝(音毛)小退玄與琰仍進決戰肥水之南堅中流矢臨陣斬符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而死者不可勝計矣肥水爲之不流餘軍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而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堅遂大敗退至長安已而慕容沖起兵關內大擾慕容垂又叛堅歸鄴(音業)稱後燕姚萇亦叛堅稱後秦又呂光於梁州稱後梁叛亡者如蝟(音胃)處處兵起長安爲慕容沖所圍逼城內危困堅遂留太子宏守城與五百騎奔於五將山爲姚萇將尹緯所擒送于萇萇遣禪位堅罵之爲萇所殺其國太子宏與張大夫等以城降慕容沖其國因滅矣

衍義云若隋煬帝率四萬兵集平壤

鈔隋書云煬帝名廣文帝踐祚封爲晉王性惟矯飾時稱仁孝故廢太子而立焉既即位幸洛陽建東都發河南丁壯百萬餘人開通汴渠以達淮泗造龍舟鳳船百萬艘(立波舟之總名)皆飾以金玉遂幸江都舳(音軸)艫(音盧)相接千里不絕八年親率兵征遼號二百萬高麗戰不勝還師十三年幸江都奉信郎崔成象於建國上表以盜賊蜂起不宜巡幸帝恐先解其頤然後斬之奉信郎王愛仁亦以盜賊日盛諫還西京又斬之既至江都(今之楊州也古之楚宮)於是李密竇建德等所在稱號盜賊通行劫掠州縣諸道賊帥競起天下州府無處無賊加以荒旱男女相枕而死者不可勝計由是唐高祖揭義旗於太原遂入長安拯天下塗炭以代王侑(音又或名侗)爲主(煬帝之子也)遙尊煬帝爲上皇已而爲宇文化及所弒明年隋禪位與唐高祖太宗乘機撥亂以三萬衆收天下如拉(音蠟)朽摧枯遂定海內若符堅煬帝者眞所謂分崩也(魯語云邦分崩離析是也)此上諸說皆以恃強舉兵以求勝反致大敗而不可救者也

衍義云如春秋秦穆公欲伐晉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伐晉義中已詳不必重録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二十

五峯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衍義云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

鈔周禮弓人為弓聚幹角筋膠絲漆六材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相幹欲赤黑而陽聲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相角欲青白而豐末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獮而碏三色既具為良則可冬折幹夏理筋春液角秋合絲膠漆寒定體則張之不流材美工巧為之以時謂之三均

衍義云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鈔周易説卦之文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衍義云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歲功成

鈔易繫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此之謂歟

衍義云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

鈔上之文易謙卦彖云天道虧盈而益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薄侯切)多益寡稱物平施令取此數節之文以證解天道抑高舉下之戒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衍義云易之損卦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卦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

鈔易損卦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又益卦彖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且據本卦消釋在泰卦損九三而益於上九成損在否卦損九四而益初九成益蓋取損上之有餘以益下之不足故為益也

義曰天道均平有餘必損不足必與人道反此減不足以奉有餘減取多者益於寡也乃合舉下抑高虧盈益謙之義理國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規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衍義云昔天師翟乾祐在世時以考召法著名

鈔天師家傳所載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衍義云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器

鈔廣聖義云水之為用其體至柔其性善下萬川委輸百谷朝宗霏霧露以淩雲貫昭回而上漢言其大也古今注海而不盈言其細也毫末禀生而有潤故老君配之於道焉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穿形兆處濁受汙隨方受圓此其至柔也

故物莫能傷焉及其泛十洲浮八極淪藏日月涵貯乾坤陵谷由之而革遷鯤鵬詑之而變化推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强也故物莫能制焉以其柔弱故也人能體此守一柔弱可應萬殊之變是爲莫之能勝

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衍義云若漢光武幸章陵

鈔後漢傳中所載其文已備不復重録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衍義云言人君能含垢受穢引萬方之罪在己

鈔尚書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衍義云春秋時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

鈔鴻烈解曰晋伐楚三舍（三十里爲之一舍也）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晋不伐楚義中全不復録

衍義云宋景公熒惑守心

鈔鴻烈解中所載義中全文不復重録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衍義云莊子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

鈔莊子達生篇云復讎者不折鏌干（春秋吳王使干將造劍干將鏌鋣並古之良劍）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偶爾傷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衍義云禮記曰獻粟者執爲契之法義中全不復録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衍義云若郭巨事母至孝義中已全不復重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衍義云若盤庚三遷（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于河盤庚遷于殷）

鈔盤庚三遷者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大王之徙居岐山之下者事已於大國者下流六十一章中詳録不復重鈔

衍義云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鈔毛詩小雅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衍義云刳木爲舟以濟於水者

鈔周易下繫之文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渙卦彖辭云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衍義云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是也

鈔莊子馬蹄篇云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填填）

者滿足之貌其視顛顛直視也當是時也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
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
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當是
時也民各自足而無往來貿音茂遷之事故
云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衍義云雖有堅甲利兵無所陳設矣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對梁惠王之
辭云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
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衍義云易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
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者決也五陽共決一陰蓋取決斷之義
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
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衍義云雖蔬食藜羹之糲音賴所食常甘

鈔蔬食者論語述而篇子曰飯蔬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又引藜羹者莊子讓王篇
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
不糝去聲顏色甚憊音敗而絃歌於室此又豈
止甘其食而已意在於樂道也如此
衍義云蒿衣鹿裘之粗所服爲美
鈔列子天瑞篇云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
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
問之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
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
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
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
襁居兩切褓音保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
也貧者人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
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故引此
而證鹿裘之樂也
衍義云茅茨蓬蓽之陋所居常安
鈔茅茨蓬蓽者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魯
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

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
弦以此證茅茨蓬蓽之安也如此
衍義云南炎北沍之苦所寓皆樂
鈔南炎北沍音户者夫南方絕域純陽之地
極炎故有火山其中有鼠取毛以爲布謂
之火浣布北方絕域純陰之地極寒故有
氷山其中有蚕號曰氷蚕彼雖炎涼俱不
得其中然而所居之俗所生之物各安其
居各適其性則一也故舉此以證解安其
居如此
衍義云自然俗無夭傷土無札癘
鈔列子黃帝篇云列姑射山在河海洲中
出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
臣不畏不怒愿愨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
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蹇乏也陰陽常和
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調年穀常豐
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
響焉
衍義云猶魚相往來於江湖人相忘於道

術者也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於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衍義云一村唯朱陳兩姓世爲婚姻

鈔白樂天作詩以稱賛之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衍義曰詩云盜言孔甘味之美者巧言如簧聲之美者

鈔毛詩小雅巧言章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衍義云孔子曰辭達而已故不求辯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云子曰辭達而已矣（調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衍義云一以貫之

鈔論語里仁第四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參曾子之名也）

衍義云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故曰博者不知

鈔莊子繕性篇云然後附之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大綱言世人耽嗜有爲之學以文章浮華滅其質素之實以該博廣覽溺其純朴之心所以失其無爲自然之道故經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衍義云范文正公使其子堯夫

鈔義中載之甚詳不復重録

道德眞經衍義手鈔卷之二十

道德眞經取善集序

老氏當商之季憫其世道衰微由乎文弊於是思復太古之純載暢玄風以激其流俗至於輕蔑仁義屏斥禮學蓋非過直無以矯枉仲尼所以欽服既見則歎其猶龍惟聖知聖始云其然也關尹覩紫氣之瑞識其眞人度關友誠叩請方垂至言議者咸謂五經浩浩不如二篇之約良有以也莊周列禦寇羽翼其教亦猶鼓大浪於滄溟聳奇峻於喬嶽此尚擬其迹而未盡其意要在忘言而後識其指歸也漢文景間治尚清静世治隆平率自曹參宗蓋公之訓足知道德範世之驗果不虛云惜乎晉朝流爲浮誕王衍清談反壞淳風阮籍猖狂又隳名教失其本而循其末可不哀哉賴隋之王仲淹深識其故以謂虛玄長而晉室削非老莊之罪以其用之不善也唐韓愈猶識其小仁義如坐井觀天嗚呼愈負其才而昧於道是亦聾盲於心而不知太山雷霆可以驚其耳而駭其視也一言以爲不智每貽君子之歎息焉篤信之士代不乏

人各隨其意爲之註解殆數十家不惟觀覽之煩抑指集之不易饒陽李霖字宗傅性善恬淡自幼至老終身確然研精於五千之文所謂知堅高之可慕忘鑽仰之爲勞會聚諸家之長并叙已見成六卷譬若八音不同均適於耳五味各異皆可於口庶廣其見而博其知以斯而資同道爲功豈小補哉王賓延先生之舊交也賞其勤而成其志命工鏤板俾好事者免繕寫之勞推而用心可不謂之仁乎時大定壬辰重午日河間劉允升序

物之其由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道妙無形變化不測德顯有體同焉皆德自其異者視之則有兩名自有同者視之其實一致末學之人言道者每不及德言德者同及於道此道德所以分裂不見其純全也猶龍上聖當商末世嘆性命之爛漫憫道德之衰微著書九九篇以明玄玄之妙言不踰於五千義實貫於三教內則修心養命外則治國安民爲羣言之首萬物之宗大無不該細無不徧其辭簡其義豐洋洋乎大哉自有書籍已來未有如斯經之妙也後之解者甚多得其全者至寡各隨所見互有得失通性者造全神之妙道於命或有未至達命者得養生之要訣於性或有未盡殊不知性命兼全道德一致爾霖自幼及壯謏誦玄言以待有司之問今已老矣欲討深義以修自己之眞自度耄荒難測聖意今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已之善非以啓迪後學切要便於檢閱目之曰取善集覽者幸勿誚焉饒陽居士李霖序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一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御註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嚴遵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晝不操燭爲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王元澤曰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惟體此不常乃眞常也

首標道之一字大道之道也下言可道之字言道之道也夫大道虛寂玄理幽深不可言道當以默契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雖 道之一字亦不可言也若默而不言衆人由之而不知故聖人不得已而强名曰道既云爲道有言有説代廢代興非眞常之道也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非道之常也惟其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其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彼皆不常而道不變故常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接物不窮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含光藏輝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爾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温公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育

吕吉甫曰無名者道也而天地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則所謂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之以生而謂之德也則所謂有名萬物之母而萬物得一以生者是也

無名謂道也道常無名生育天地故爲天地之始乃道之妙也有名謂天地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故爲萬物之母乃道之徼也天地有形位是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育萬物長大成熟如母養子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蘇子由曰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通矣

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者離靜之動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思爲無欲則靜於以觀天地之始所謂妙也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妙則精而小也有欲則動於以觀萬物之母所謂徼也故曰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徼則麤而大也無欲之人可以見道之精妙也有欲之人但見其道之麤徼而已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温公曰玄者非有非無微妙之極也

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其名各異也其名異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同謂之玄也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兩者同謂之玄玄能陰能陽故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

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皆原於一一者道所生也玄者陰與陽同乎一也又玄者道也衆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皆有妙理而皆出於道故曰衆妙之門此章言眞常之道悟者自得不可名言同觀徼妙斯可以造眞常之道矣太上以此首章總一經之意明大道之本謂玄之又玄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註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辯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眞無而常有卽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王元澤曰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

美惡生於妄情善否均於失性美者人情所好也若知美之爲美是心有所美也心有所美於心爲恙斯惡已若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不免望洋向若而嘆幾是矣善者人之可欲也若知善之爲善是性有所欲也性有所欲是離道以善斯不善已若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均爲失性幾是矣蓋道之美者至美也至美無美淡乎無味莊子曰淡然無極衆美從之道之善者上善也上善忘善萬善皆備又曰去善而自善矣此章道通爲一恐人著於美善不悟眞常故以此篇次之與莊子齊物論相似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攣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相和形動而影隨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溫公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顧歡曰聖人因天任物無所造爲 心常凝

静於前美善處而無爭故不爲六境之所傾奪

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是以聖人處事以無爲行教以不言而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心寂然未始有言爲之累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夫唯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攖之哉經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萬物作而不辭

御註萬物動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

令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云也作謂動作也萬物動作聖人各盡其性不辭謝而逆止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纂微曰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爲己有羣品營爲各適其性不恃己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

萬物自生各極其高大萬物自爲各正其性命聖人歸功於物不以三事爲累故曰功成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遷矣希克成功而自視缺然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蘇子由曰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鴻烈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庶人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此章欲體真常之道忘美惡齊善否不爲六對之所遷唯聖人知其然故處事以無爲行教以不言歸功於物而不居道常在我而不去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溫公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常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

賢者出衆之稱在上者別而尚之崇以爵位旌以車服故民夸企外慕殉名而不息能無爭乎蓋聖人未嘗不用賢也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因任而已特不崇尚耳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御註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坯不尚賢則民各安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爲盜

金玉者難得之貨在上者貴而寳之取金於山求珠於淵則民病於無有求貨而無厭必至於爲盜蓋聖人未嘗棄財貨也使民耕而食織而衣足衣食而已特不貴難

得者爾故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爲盜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
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
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
上其熱焦火其寒凝氷故其心則憒亂僨
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
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
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
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
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
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
之欲則民心不惑亂也傅奕音義曰古本
作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
河上公曰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實其腹
曹道沖曰心虛白則神留而道存腹充實
則精全而壽長心有所擇虛其心則無賢
之可尚腹有所容實其腹則無欲之可貪
弱其志强其骨
御註志强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
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聖人之
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
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
弱其志不壞之相若廣成子千二百歲而
形未嘗衰是之謂强其骨
劉仲平曰虛心弱志所以養神腹實骨强
所以嗇精
志者心之所之守道則志弱骨者髓之府
髓滿則骨强一說虛心則實腹弱志則骨
强一說虛心則弱志腹實則骨强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
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
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
多欲以汩性命之情名曰治之亂孰甚焉
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王元澤曰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
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虛心弱志而化之使
民無爭尚之知自不貴貨實腹强骨而化
之使民無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呂吉甫曰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
上之所貴而爲之非所利也故不敢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舒王曰有爲無所爲無爲無不爲聖人爲
無爲則無不治矣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爲而治也不尚賢不
貴貨虛心實腹弱志强骨是聖人體道治
身而無爲也使民不爭而同乎無知使民
不盜而同乎無欲則無不治也經曰道常
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無爲而治者虞舜之所以爲帝垂拱而治
者周武之所以爲王故曰帝王無爲而天
下功三篇統論首篇言道可道夫可道之
道非眞常之道也眞常之道離言說超形
名悟者自得能悟之者忘美惡齊善否故
以天下皆知次之既不爲二境廻換則是

非美惡不藏於胷中故以不尚賢次之不尚賢不貴貨則方寸之地虗矣虗則腹實此精神內守道德之極致也學者精此三篇則經之妙旨斯過半矣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

御註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

沖者中也道之用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無適而不得其中也道之體虗而不盈充塞而無外贍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似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溫公曰深不可測常爲物主

淵反流全一說文曰回水也水回則深靜兮者詠言之助莊子曰止水之審爲淵淵回而爲淵則止而不流所以爲一者全矣深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深也物莫能測惟靜也物莫能動道體淵兮深靜似爲萬物之宗祖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其或言似者言之不敢正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溫公曰鋒角猛露道所惡也事爲煩亂道所鄙也輝華顯赫道所敗也汙辱卑下道所貴也

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爲紛解其紛而不亂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輝則要不異於物與之和同而不顯所謂光而不耀也內不失眞外不殊俗同塵而不染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

湛兮似或存

郭象曰存在也道湛然安靜古今不變終始常一故曰存存而無物故曰似也

人能如上四事則湛然常寂而存矣在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

吾不知其誰之子

王元澤曰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而廓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

象帝之先

言我不知道之所從生誰得而子之

御註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

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更在其先此章言道以中爲用其體虗而不盈爲萬有之主居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御註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愛人利物之謂仁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

非薄惡之謂也天地生化萬物任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彼物用棄非有憎愛時適然也且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故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

唐明皇曰槖者鞴也籥者笛也槖之鼓風籥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

○王元澤曰槖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槖籥之無窮也

道無方體以沖和之氣鼓動於覆載之間而生養萬物如槖以氣化形籥以氣出聲氣虛而待物凡有形有聲者皆自此出故比於槖籥也以喻天地聖人亦以虛而無心故也

臺六 十六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王弼曰槖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能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

王元澤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此之謂守中

王弼曰若不法天地之虛靜同槖籥之無心動不從感言不會機動與事乖故曰數窮不如內懷道德抱一不移故曰守中

此章戒人多言不如守內始言天地不仁○

○中以槖籥為況終之以多言數窮者欲人之出言法天地之無心如槖籥之虛中因感而應則無多言之失與其言多而致禍不如默默而守中

谷神章第六

臺六 十七

谷神不死

御註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敗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河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臟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臟盡傷五神去矣

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

王元澤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敝故但稱不○死

○是謂玄牝

御註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王元澤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為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

藏氣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也
谷養也谷虗而應應而不著谷虗而受受
而不積言養神在於虗而已是謂不死之
道在於玄牝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註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
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
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
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
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
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
而見之
河上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
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
纂微曰上言谷神不死勸人養神之理此
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神形
俱妙者方與道同也
曹道沖曰玄者天之體牝者地之氣玄天
之資始有生是爲精光牝母育萬物是爲
形器天地雖大亦本於道德體於陰陽故
曰天地根也
綿綿若存
河上公曰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
可存之復若無有
王元澤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
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
用之不勤
御註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大之傳不知
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
一氣之自運倐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河上公曰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
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心定息微任自然而無使氣之强何勤之
有此章之意主虗心養神則不死在於玄
牝玄牝者乃天地之宗陰陽之祖藏神蘊
氣而萬物恃之以生成者也生成之理綿
綿而來不絕不盡用之不勞有得有成諸
家皆以外說唯河上公纂微內說之以理
持之有內必有外二義俱通並皆錄之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蘇子由曰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
久蓋有量矣
張君相曰乾剛廣覆歷古今不傾坤柔厚
載經終始彌固
太上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
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
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
王元澤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
喪矣唯無以生爲則生未嘗生未嘗生則
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
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
如此而已
張君相曰萬物皆自營其生唯天地但知
生育萬物不自營生施生不自生是故得
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

馬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不自生身先身存猶之長生也後身謂屈己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己則人下之故身先忘我則外身故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吕吉甫曰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馬巨濟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此長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之為私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

此章言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學者體道之公不私一己亦得其長久也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一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二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蘇子由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

水藴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上善之人如之上善者道之所謂善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善者道之繼水為五行首離道未遠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

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纂微曰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滋潤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方圓任器壅決隨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衆人惡卑水性趨下此三能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遠故曰近爾

居善地

馬巨濟曰善以處下爲居水以就下爲地在善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水之所居善爲地利善人所居化及鄉黨

心善淵

御註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馬巨濟曰善以安靜爲心水以深靜爲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

曹道沖曰淵者水之止雖有風波莫能動其深靜至人之心亦猶此也

王元澤曰深靜而平內明外晦用心深靜反流全一

與善仁

御註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蘇子由曰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其報善仁也

馬巨濟曰善以濟物爲與水以利物爲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水之所與無有不潤利萬物以生成者也上善之人亦如水之所與博施於民惠及羣生利益有情不求其報故曰與善仁

言善信

御註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陸佃曰覆千險而不失其信遇萬折而不失其東是謂言善信

政善治

御註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唐明皇曰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穢物令其清淨

王弼曰爲政之善無穢無偏如水之治至清至平

劉仲平曰然水之爲物未嘗有言政也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若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

事善能

御註因地而爲曲直隨器而爲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爲平無能者若是乎

蘇子由曰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水之所事趣變無常唯變所適方圓隨器而不逆物故事無不能也上善之人亦如水之因人任物隨順世間而無逆物之心故曰事善能

動善時

御註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纂微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羣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時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羣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

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一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處善以動動惟厥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夫惟不爭故無尤

蘇子由曰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此章言水之為物利益羣品柔弱不爭常處卑下故兼三能總七善而無尤非上善之人其孰能似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呂吉甫曰力持而滿之未必富者也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

持執持也盈滿也已止也執持所以防溢而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早止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溫公曰揣知物情銳求進入必將失之

呂吉甫曰情度而入之求必貴者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

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揣度銳利進取榮名雖得之必失之故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舒王曰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

○馬巨濟曰堂奧足以藏金玉而守之者也其害在滿苟非天殃必有人禍○

此明盈難久持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實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河上公曰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自驕恣必被禍患也

舒王曰富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

此明銳不可揣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驕生以咎自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蘇子由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利人曰功聞譽施身曰名功譬富貴之實也名譬富貴之華也功及於人而成就名施於身而稱遂退身避位永無禍患是乃天之常道也此章戒富不可滿貴不可貪夫持滿不如早止揣銳勢必挫衄金玉滿而難守富貴驕而遺咎功成而不處名遂而不尸知損為益乃符天道

戴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王元澤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爲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

馬巨濟曰人之生諸陽爲魂諸陰爲魄藏於肝肺之間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隨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即魂是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謂之魂魂主經營動作爲一身之運爲魂則並精出入主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

舊說皆謂營爲魂唯元澤御解說營爲止也一說載者形載魂魄也一說神載魄也

抱一能無離乎

舒王曰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

王元澤曰一者精之數而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摇矣

馬巨濟曰營魄者異事在乎抱一而已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則與精合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氣全而神全神全所以制魂魄爲上士矣精者天地萬物所由以生成也

營止也魄陰也形之主麗於形而有所止故言營魄載者以神載魄也若無神以載之則滯於幽陰形散神離下與萬物俱化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鍊陽神消陰魄身化爲仙也其事在乎抱一而不離一者精也抱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則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三者混而爲一則道全欲學此道者當存精爲本莊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此教人養精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纂微曰言人欲學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神專其氣而喜怒哀樂不爲神之所使以致柔和也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柔者和而不暴之謂氣致柔和當如嬰兒之心也欲慮不萌意專志一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此教人養氣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馬巨濟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爲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玄覽者心也滌者洗心也除者刳心也洗之而無不靜刳之而無不虛心之虛靜無一疵之可覩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此教人養神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河上公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

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
此中抱一之義也內丹經云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以精氣為民民安國霸精者身之本愛嗇精氣則身治也愛精之道抱一為本乃自然之道夫何為哉故曰能無為乎今鍊精之士或以雜術為務以般運為功多有作為故又戒以無為莊子曰唯無為幾存諸解皆說外唯河上公內外兩說之以上文考之就身說者於經以順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王元澤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
此中專氣之義也恐鍊氣之士有使氣之強故又戒以守雌雌者致柔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註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此中無疵之義也鍊神之士純素而不雜通徹而無礙當不用知見守之以愚故又戒之以無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三者混而為二乃道之全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鍾會曰舉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之以為利利在於體無之以為用用在於空故體為外利資空用以得成空為內用藉體利以得就但利用相藉咸不可亡也無賴有為利有藉無為用二法相假
車患弼曰修身者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人之利用
此章明有無一致利用相資舉三事以明大道夫輪轂為車埏埴為器戶牖為室此有也人賴以為利轂中空虛輪得轉行器中空虛物得盛受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此無也人賴以為用有為實利必以無為用無乃妙用必以有為體有無相待亦猶形神相須而不可偏廢也形以神為主神以形為居形神合同更相生成世之昧者鍊神者蔽於無養形者溺於有是二者胥失也殊不知此章取三物為喻以明有無之相生欲學道者依此修持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註縱耳目之欲屬於聲色雖具耳目之形而不自見自聞與盲聾也奚異

五味令人口爽

王元澤曰人生而靜因物有遷耳目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真從妄喪口之於味亦復如此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呂吉甫曰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馳騁田獵尤爲甚

○大康畋洛表而五子咸怨哀公好田獵而詩人所剌外作禽荒田獵無度迷於正性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註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夫明月之寶夜光之壁適足以賈害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鍾會曰真氣內實故曰爲腹嗜欲外除故曰不爲目五音令人耳聾故聖人爲腹不爲目諸相例也

爲腹者守精神而真氣內實不爲目者去六情目不妄視

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曰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目主外視腹主內容聖人實其腹不爲耳目所役故去彼外視之目取此能容之腹

○夫聖人清淨六根於此獨言不爲目者蓋言目則其餘可知也此章言五塵之害性當忘物以全真聖人之去取槩可見矣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舒王曰寵之所以爲辱者以其若驚也馬巨濟曰寵者辱之本以係乎得失故也以見寵於人則其驚彌甚是寵之猶辱之也

寵者榮寵也心榮見寵即驚其神此寵之所以爲辱也

貴大患若身

御註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爲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爲累則患莫大焉貴者尊貴也心有所貴其患大矣譬若人身動輙自累

何謂寵辱寵爲下

御註貪夫名慕夫祿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受寵於人則爲下之道

問何故寵之爲辱受寵於人爲下之道既受寵於人則與奪之權在人之手若以得失累其心豈不惑哉子文三仕三已無喜愠之色者豈有辱乎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温公曰爲士者以道德爲上爵祿爲下上榮也下辱也衆人乃寵其辱操之則果舍之則悲

得之本有失之本無烏能有驚若以得失之際有若驚之心是以辱也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

異於此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擭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王元澤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有家之而不能忘則為患大矣譬人有身珍而累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何豈非大患乎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河上公曰吾所以有大患者正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則遇禍患

身為患者以吾執有其身為患大矣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蔡子晃曰無身者謂不以身為身寘乎造化物我俱忘患何能及非是滅壞其身喚作無身

無身者非謂滅壞其身為無身也蓋雖有身而不執有其身有之以無有耳若孔子之毋我子綦之喪我是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天下大器非道莫運天下神器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因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延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王弼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託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如此乃可寄託天下也若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二人者豈榮其寵累其貴乎此章言辱自寵生忘寵則無辱身為患本忘身則無患既忘寵貴之累則絕驚患之憂然後貴愛其身可以寄託天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二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三　量八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註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辯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王元澤曰道至於萬物平等無有高下之處非目所視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無色也曰夷而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註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微而有聞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莊子曰聽而可聞者名與聲道無聲非耳所聞故曰希也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無聲曰希而已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無形曰微搏執持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苦能甘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

御註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辯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所施其聰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混合也三名合而為一三者本一體而人之所以求者或視或聽或搏故隨事強名耳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王元澤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皦下昧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之定體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呂吉甫曰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纂微曰夫復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恍者有之疑於無惚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為物非有非無不可定名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蘇子由曰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王弼曰古今雖異其道常存執之者方能御物

呂吉甫曰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雖不古

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吾得之以日用
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呂吉甫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
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
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
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
端之紀也無端之紀道紀也道不可執也
得此可以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紀
王元澤曰推而上之至於無物之初乃知
物無所從來道之情得矣道之紀要古今
不變者是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李畋曰此章言妙本應用何所不無也若
以視聽求之了勿可得以瞰眽察之湛勿
可分物象不能名始終不可覩其用難測
以御有爲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舒王曰士者事道之名始乎爲士則未離
乎事道者也終乎爲聖人則與道爲一事
道不足以言之與道爲一則所謂微妙玄
通深不可識是已
靈仙曰道無不通名善事無不達爲士前
章執古御今此則御今引古
前章論道之全體此章言士之體道微者
彰之反也妙者充之反也玄則深遠不測
通則變化無窮古之善爲士者有此道而
退藏於密不可測究孰得而識之哉故曰
深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御註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
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
容而已強爲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謂下文也夫惟道大難識強爲之容而已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
呂吉甫曰庖丁解牛怵然爲戒視爲止行
爲遲動刀甚微則豫若冬涉川者也豫則
圖之於事之始也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
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
藏之猶若畏四隣者也猶則慎之於事之
終也
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是由滕
以上爲涉集衆流爲川涉川者犯難也冬
者至寒之時徒涉巨川以見至人不好從
事於務出於不得已常迫而後動臨事而
懼也故曰豫若冬涉川既涉則無慮矣而
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常若
畏隣歛而不縱閑邪存誠非物捒之其心
不出故曰猶若畏四隣
儼若客
王元澤曰不以事爲己任故其容寂
纂微曰言有道之士儼然端謹而心無散
亂如賓對主曷敢造次
此作容字說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
之意也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此作客字說
若李含光居於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
微激賞之
渙若冰將釋
御註水凝而爲冰冰釋而爲水其實一體
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同於大通者如水

之釋易曰渙離也離人而無所繫毂所以爲渙字說曰奐而散爲渙夫水本無氷遇寒則凝性本無礙有物則結有道之士豁然大悟萬事銷亡如春氷頓釋

敦兮其若樸

御註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

此言性之全也經曰復歸於樸

曠兮其若谷

御註曠者廣之極性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此言性之虛也經曰上德若谷

渾兮其若濁

王弼曰藏精匿炤外不異物混同波塵故曰若濁

楊子曰合則渾離則散渾者與世合而不離故若濁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與刻意尚行離世異俗者異矣夫善爲士者冬涉不好從事畏隣防患於後若客之不爲主如氷釋不凝滯樸而能全谷而能虛濁不殊俗此所謂深不可識而強爲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王元澤曰澄性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耳

曹道冲曰豈隨流而忘反聊澄靜以徐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註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爲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馬巨濟曰保不欲盈者道集虛故也盈而有有則淺可識矣

夫惟不盈

呂吉甫曰然不曰虛而每曰盈者恐人之累於虛也虛而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

故能弊不新成

王元澤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爲用通萬世而不弊以其無弊無新不成不敗故也弊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弊則終無弊敗矣

此章言士之體道深不可識終之以不欲盈者虛也虛則空洞無一物世豈得而識之哉古之保此道者若大禹不自滿假孔子不居其聖已獨取虛者老子也實若虛者顏子也惟道集虛於此可見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

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立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鍾會曰致至也除情慮至虛極也心常寂守靜篤也

致虛則若谷能受羣實無一塵之積可謂極矣守靜則若水能應羣動無一毫之擾可謂篤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嚴遵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能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靜各得其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此皆變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

吾者命物之我也我以虛靜之至觀萬物之作命物而不與物俱化故曰吾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温公曰物出於無復入於無

王元澤曰從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蘇子由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爲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復性則靜

靜曰復命

陸佃曰言根則知有所謂本言命則知有所謂性故言歸根曰靜則復者本也靜曰復命則歸根者性也莊子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自根者歸根曰靜是也自本者靜曰復命是也自古者復命曰常是也自本者無所因於本自根者無所出於根自古者無所歷於古雖然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其本一也其言先根而後本先性而後命而於根則謂之歸於命則謂之復者辭之序爾

歸未至也復則至矣根未至也命則至矣復之所入深矣

復命曰常

王元澤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容移之變頃刻不停惟復命則湛然常寂物莫能遷

從道受生之謂命復命則反其所自生與道爲一則亘古今而常存

知常曰明

舒王曰常者乃無始已來不變之稱也知其常則謂之明也

自道之外皆非常也道雖眞常無形無名非有自知之明鮮有不爲物蔽者矣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途自患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

孫登曰不能歸根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凶也

夫衆人不知道之眞常以妄爲常故歡樂用生動而失之壽命竭矣所謂妄作凶也

知常容

蘇子由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

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河上公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

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公乃王

舒王曰背私則爲公盡制則爲王公者德也王者業也以德則隱而内以業則顯而外公與王合内外之道也

成玄英曰王往也公則物皆歸往

王乃天

王元澤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通於天

天乃道

御註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道乃久

盧裕曰久長久也謂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極不生不滅冥混自然不可分别旣與此理契會義說爲久

沒身不殆

新說曰天之所法者道也故曰天乃道道則無古無今故曰道乃久夫道至於久而可以沒身不殆其孰能致於此哉

此章以歸根復命爲義故首言虛靜終之以道乃久者道以虛靜爲先若捨此而入道譬若捨舟航而濟乎濆者末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王元澤曰三皇之世無爲而治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乎

馬巨濟曰知有君而不知有其君此三皇之世莊子所謂有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

太上者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也太者極大之名上者至高之稱無爲之治至大至高後世無以尚之故曰太上也下知有之者知有君而不臣事也

其次親之譽之

馬巨濟曰惠愛仁也故親賞罰義也故譽然親之固已疎譽之固已毁矣何者未能出於非人故也此二帝之世莊子曰有虞氏不及泰氏

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親之也康衢與堯謳歌與舜譽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

纂微曰仁義失則刑法立而民畏之

馬巨濟曰此三王之世莊子曰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好智而百姓竭於是椎鑿決焉智慧極大僞生巧役其下愚侮其上而刑罰不足以威懲此五霸之世孟子曰五霸假之也

王元澤曰失德無政則民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此至

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不知以爲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唐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猶其貴言

唐明皇曰親之譽之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馬巨濟曰言不足貴而猶貴之故曰猶蓋太上不言而化自茲以降帝有典謨王有誓誥也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謂太上之治

唐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百姓謂我自如然也上力何與焉

此章言三五殊化下民風靡道降爲德德衰用刑刑不能制必至於欺侮此信不足於上而民有不信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大道者即太古無爲之道也仁義不顯猶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廢猶隱也三皇之後人心不淳厚大道隱而不見仁義立而道衰魚失江湖之游則濡沫之恩斯重人失大道之適則仁義之惠斯隆三皇當大道二帝爲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

智慧出有大僞

唐明皇曰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僞矣

慧以智爲體智以慧爲用智慧有大小也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孔子曰好行小慧是智慧有大小也太上云此者爲其以鑿爲智以察爲慧作聰明制法令所謂小智慧也智慧既出民之姦僞滋生也若夫遠近並觀閑閑無事因其自然無益損乎其眞淳風大行烏有大僞者哉

六親不和有孝慈

鍾會曰若九族皆睦則愛敬無施六親不和則孝慈斯著

瞽瞍頑而舜稱大孝曾晳嚴而參稱能養

國家昏亂有忠臣

舒王曰道隱於無形名生於不足道隱於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於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僞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於已之君謂之忠於他人謂之叛

不明謂之昏不治謂之亂昏亂之世乃有忠臣匡救其君傳曰亂世見誠臣若龍逢

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此章言道隱於小成名生於不足故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鍾會曰絕制作之聖棄謀慮之智人當反樸還淳故其利百倍作者之謂聖創物之謂智聖智之人制作法度創立政令欲禁姦止暴豈知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民失性命之真日趨澆競之域若絕棄法令則民反常復樸其利豈止百倍而已莊子曰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王元澤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蓋感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而予以老氏為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為功而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藏也聖人時也明乎道則孔老相為終始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王元澤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至於為盜上三事皆以末傷本者

巧機巧也巧者善偽利貨利也見利忘義絕機變之巧而民有恥棄欲利之心而民知義此盜賊所以無有也若不絕棄巧利徒滋法令禁之此盜賊所以多有也莊子曰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又曰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馬巨濟曰質則有餘文則不足三者去本已遠為文而已此其所以不足也令屬其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舒王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反樸而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無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可以反樸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於不見所欲者也

見素則見性之質而物不能雜抱樸則抱性之全而物不能虧

少私寡欲

御註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乎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復性

馬巨濟曰見素此聖智所屬也於無所與雜謂之素見素則見道見道則不為不為則無聖無智矣抱樸此仁義所屬也全材之謂樸抱樸則抱性抱性則不器不器則無仁義矣少私寡欲此巧利所屬也自有之謂私有物之謂欲而巧利由以生私欲少且寡則巧利衰矣莊子胠篋篇正以明聖智仁義巧利之害與此章同意

私者吾之身也少私則不以巧利累其身欲者性之動也寡欲則不以巧利亂其心

李畋曰此章言去濫蔓在乎拔本抑橫流在乎塞源也若制作不興則真素見仁義不飾則淳樸存巧利不施則私欲絕然後天和自暢日用不知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御註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絶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温公曰學之所以不可已者爲求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不若不學而無憂也

絶學者體道也體道則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之序不悅生不惡死以死生爲夜旦之常天地樂而萬事銷亡何憂之有且絶者非謂絶滅不學也老子恐人溺於學而以文滅質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以絶學爲言若人不學何以入道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致道者忘心此學所以絶也乃若不學之人空空如也安所用絶彼楊子雲不原聖人深意以謂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豈知聖人絶之之意邪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爲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

唯阿雖異同出於聲善惡雖殊皆離於道以喻學者如唯如善不學如阿如惡學則爲智不學則爲愚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其於失道均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唐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爲也皆當絶之故不可不畏

衆人務學不能冥會事物畢召反撓其心此人之所畏而亦不可不畏者若不絶學無以體道故也

荒兮其未央哉

河上公曰言世俗荒亂欲進學爲文未有央止也

荒不治也若不絶學則正性荒廢不治之憂未有央止之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王元澤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變衆人則隨化而遷妄見美惡樂得其生自以爲美春者萬物奮張離靜而動去本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不明乎至理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凡物以陽熙以陰凝陽主動陰主靜熙熙者性動而悅樂之象也太牢者牛也其味至厚春者時物之華臺者遠覽諸境之地以喻衆人因學致僞逐境失真其狀如此夫道淡乎無味實而不華絶學者所樂也務學則失道離性之靜外游是務其志熙熙然得其義理如悅厚味以養口腹博其見聞如觀高華以娱心志耽樂之徒去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御註經曰復歸於嬰兒嬰兒欲慮未萌跡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

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怕者靜止不流之義靜止則得無味之味
復乎一性之初與嬰兒奚異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註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
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乘乘者運動貌至人靜則與嬰兒同動則
乘萬物之變而唯變所適無所嚮著故也
眾人皆有餘
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矣故次以
有餘
眾人務學日益見聞故有餘也
而我獨若遺
馬巨濟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受吝為
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
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絕救爾
絕學體道損其見聞所謂為道日損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馬巨濟曰此屬我獨若遺為義眾人務學
作智我獨絕焉則愚人而已純純則雖愚
不愚莊子曰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
愚不智也純不雜也學不厭智也絕學則
去智而如愚所謂大智若愚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篆微曰察察嚴明也悶悶寬裕也夫世俗
因學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
者故民不聊生矣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
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者故民乃全
其真矣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之
謂也
小明為昭不明為昏察察苛細也悶悶寬
大也流俗之人務學作智察見細微智料
隱匿以為昭昭之明昭者非大明也絕學
之人體道去智物我兼忘不生分別故若
昏也昏者非性昏也若之而已推昭昭之
意以從政則察察然苛細矣所謂人太察
則無徒也推若昏之意以從政則悶悶然
寬大矣所謂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失
道之利用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御註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
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眾人皆有
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似鄙是謂無用
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
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
美神人以此不材
馬巨濟曰以用也眾人之學求用於世所
謂有用之用也亦安知絕學之無用為真
有用哉頑似鄙是也蓋昭昭察察則本末
的然非於無用者也故次之以有以頑無
用也鄙野也似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馬巨濟曰此結成上文嬰兒未孩之義嬰
兒以母為本未孩則食其本既孩則食其
末夫道本也學末也人食末我食本此其
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
主絕學為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

無以救俗故也

此章主絕學爲言篇中句句皆有絕學之意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以博溺心於道爲塵故篇終又言貴食於母蓋母者道也惟絕學則養道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也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三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四　墨九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之謂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有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唯道是從

纂微曰道常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言大德之人容狀若於諸相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髣髴是其狀矣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盛德容貌若愚豈可見邪唯從事於道之容略可見矣故目視耳聽鼻聞口言手持足行無非道也故唯道是從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御註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爲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況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爲物

顧歡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而有信有精以其體不可定故曰唯恍唯惚如此觀察名爲從順於道所以得

馬巨濟曰無若有曰恍有若無曰惚此即道之物也道以恍惚無物則復歸於無物矣所謂不可容者也

王元澤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徼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杳兮冥其中有精

御註杳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杳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王元澤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眞而更云甚眞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僞故也杳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忒

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有分
精者天德之至眞則不僞信則不差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王元澤曰常道常名未嘗變易
馬巨濟曰萬物變化名號隨易昔日爲是
今日爲非在古今以獨存者道而已
以閱衆甫
王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閱萬物始
也
閱披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常住故能徧閱
萬物之本始閱如閱人多矣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蘇子由曰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
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纂微曰閱度也又披閱也甫本始也夫道
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在何曾去爾
形雖不見名且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
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萬物皆始於道
而披閱之以成其形質也然又設問我何
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
答以道之恍惚杳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
爲治清淨無爲而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
有不資稟於道者以此也
此章言盛德容貌若愚從道則容狀可見
道之爲物恍惚難名杳冥莫測體之者常
存而不去故能閱衆甫之變以知其所以
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王弼曰不自見其明則全
車惠弼曰此是行言能卻曲柔和逶迤順
物物無損害內保已身性命完全
委曲從衆不自專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
子曰外曲者與人爲徒
枉則直
王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枉屈也受彼屈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
經云大直若屈如藺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枉曲不異何以兩言蓋自屈爲曲曲之自
然也受屈爲枉曲之使然也保生爲全正
曲爲直自曲則其生可保受彼屈則被曲
可正
窪則盈
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王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弊則新
王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
王元澤曰非秋冬之凋弊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蘇子由曰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一者少之極也守一足以該萬事
多則惑
御註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
支爲指則終身不解兹爲大惑
呂吉甫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
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矣曲者
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
之物唯水爲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
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枉則

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莫清焉是弊則新也惟得一者爲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

多數之不一也多則擾學多則惑性列子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御註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爲合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爲天下道動而爲天下則

一者精也式者法也一者多之宗聖人以少得天下以多惑聖人抱一而不離於精天下棄多而歸一故爲天下法式

不自見故明

御註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虞舜明四目以廣其所視可謂不自見也至於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兹非明乎成王䟽通開達無遏爾躬可謂不自見也至於介爾昭明而昭明有融兹非明乎

不自是故彰

御註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吕吉甫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盡故曰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舒王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御註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吕吉甫曰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蘇子由曰忘我則不爭不自是不自見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上公曰古者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

誠全而歸之

御註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絕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爲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無衒耀之迹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鍾會曰誠能守曲全必歸之

此章之義養生之旨也其要在乎忘我惟忘我故委曲以應變而不自恃一己之見枉己而伸人而不私一己之道知窪之爲盈無自伐之心知弊之爲新無自矜之行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以全其形生而已故終始以曲則全言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顧歡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

纂微曰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

以時故合於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王元澤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爲飄驟者交感之過所以不能久也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從旦至晡爲終朝自早及暮爲終日飄風驟雨氣之暴戾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爲之尚不能有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言數窮宜矣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爲飄驟者交感之過天地之大猶不能久況人處天地之間眇乎小哉爲於多言速滅可知

故從事於道者

王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眞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道者同於道

河上公曰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所謂與道同

德者同於德

河上公曰德者謂有德之人同於德所謂與德同

失者同於失

蔡子晃曰有爲躁競執教生迷名爲失旣爲同失不能虛心宴會而言道失者獨失道也

自然之謂道從事於道者悟道忘言所謂與道同得道之謂德德者希言所謂與德同失道之謂失失者多言所謂與失同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鍾會曰我信不足於道道亦不信應我所以兩相失只是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者道信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此章以希言爲主希言則以道而言也道偶而應故合自然故下文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觀其失得之本皆言之希與多爾多言之人外則招愆內則耗氣人欲長久希言內守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莫形之適難矣以德爲循則有足者皆至

跂者急於有立跨者急於有行皆非行立之常也則不能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立身行道之人不可欲速順其常然則身立而道行

自見者不明
舒王曰自見者不明則前所謂不自見者乃能無所不見
自是者不彰
河上公曰自以爲是而非人者衆共蔽之使不彰顯也
自伐者無功
顏歡曰與功濟物而自取其名名既屬己則功不在物
自矜者不長
郭象曰矜誇自恃不解忘功衆所不與故不長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爲餘於行爲贅
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夫自是自伐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爲餘食贅行而已食飽則已有餘則病形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修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言立身行道不適其常而急於行立故終不能行立其自見等行亦非其常也故於道爲餘食贅行而已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羅什曰妙理常存名爲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
寂兮寥兮
河上公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
舒王曰寂者止也寥者遠也寂無遺響太空寥廓
獨立而不改
溫公曰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其常故曰不改
鍾會曰廓然無偶故云獨立古今常一是曰不改
道之真體卓然獨立不與物偶歷萬世而無弊亘古今而常存
周行而不殆
御註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鍾會曰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
道之妙用無乎不在靡不周徧未始有極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可以爲天下母
御註萬物恃之以生
車惠弼曰同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可以爲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河上公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

名見萬物皆從道生故字之曰道
强為之名曰大
唐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無其體强名曰大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太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强為之名而已
大曰逝
御註運而不留故曰逝
顧歡曰逝往也諸物雖大大有極往此道之大往行無際本無住盡之處
舒王曰大者雖六合之外而不能逃其麤毫末之小不能遺其細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御註應而不窮故曰遠
孫登曰萬物逝行皆有停性之處此道逝行尋之彌遠莫究其源
遠曰反
舒王曰遠之極則反於朴矣故遠曰反反者反於本也用之彌滿六虛故曰遠近則不離己身故曰反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窮也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註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道覆萬物者也包裹天地至大無外故曰道大天地者形之大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故曰天大地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德配天地道通三才莫大於帝王故曰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至故與道同體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王者人道之極也
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謂雖域不域包裹無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舒王曰人法地王亦大是也地法天地大是也天法道天大是也道法自然道大是也蓋自然者猶免乎有因有緣矣非因非緣亦非自然然道之自然自學者觀之則所謂妙矣由老子觀之則未脫乎因緣矣然老子非不盡妙之妙要其言且以盡法為法故曰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而天下功地法天之無為故不產而萬物育天法道之自然故不長而萬物化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法也無法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此章言混成之道先天地生其體則卓然獨立其用則周流六虛不可稱道强以大名雖二儀之高厚王者之至尊咸法於道夫道者自本自根無所因而自然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

能變化虎躁故乃夭虧

呂吉甫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

劉仲平曰輕生於重故重為輕根躁起於靜故靜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行以輕為速然不可以無輜重觀以躁為榮然不可以無燕處有輜重之物而不困於中道然後可以有行有燕處之宇而超然自得然後可以有觀夫何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呂吉甫曰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

陸佃曰天下者人君之輜重而亦人君之燕處不可以離者故曰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唱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陸佃曰重者君之德靜者臣之道

松靈仙曰心若動亂即損於妙神神即君也

此章戒人君以重靜為本天下者人君之重靜也豈可以一身輕之修真之士亦以重靜為本重其身而不以物累形靜其心而不以物亂神形全神定是道之全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

舒王曰善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故無轍跡

盧裕曰順道而行跡不殊物故無轍跡

鍾會曰善行道者功名不顯

蘇子由曰乘理而行無跡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跡則行固不能無轍跡也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出戶庭行出於不行故無轍跡所謂不行而至也

善言無瑕讁

杜光庭曰善言者得意忘言也故無瑕疵之病讁責之過

呂吉甫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讁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讁

善計不用籌筭

御註通於一而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筭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舒王曰善閉者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關楗而不可開

温公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九竅者精神之門也善閉者精神內守而

不以外耗內雖無關揵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顧歡曰結之以道雖無繩而自固結之以物雖有約而不堅故以威約人雖三軍而可離以道結志雖匹夫而難奪
溫公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杜先庭曰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二靜契於道與眞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不能誘此之謂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蔡子晃曰利物爲善弘濟曰救教羣生於十方即之本土運善常以實被惠澤均平含生蒙益反流會道
庶頑譺說帝舜教之而弗棄空空鄙夫宣聖叩兩端而竭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註善者道之繼冥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惔寂常之性而日淪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能救之
新說曰萬物有成理固有拂其理而逆之者萬物有常性固有戾其性而措之者萬物有正命固有違其命而絕之者聖人惻然於是惟其所實之戀以濟之因其悖於理也發其塞而通之因其戾於性也除其害而若之因其違於命也繼其絕而復之
是謂襲明
御註襲者非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呂吉甫曰彼其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惟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雖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約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人也然後知善之爲利
舒王曰善人教不善人者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無不善則不知善之爲善故不善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蘇子由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使天下忘我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而得風仙九年之後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此不貴其師也孔子見太公任然後辭其交遊去其弟子此不愛其資也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道之要妙不覩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恊于此
李畋曰此章言聖人密用惟微形朕莫覩雖云常善妙在兼忘故能言教所不詮巧曆無由筭由是好師資爲漸修之路絕貴愛入頓悟之門契彼襲明救其萬物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四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五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杜光庭曰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

爲天下谿

王元澤曰谿以下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虚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爲天下谿雄動雌靜至人知其動而不逐於動常守靜而不離於眞則以靜爲下道來歸已如水流入深谿故爲天下谿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

呂吉甫曰谿之爲物受於谷而輸於江海受之而不拒輸之而不積物之能適而無迕者也能適則常德不離矣

王元澤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道之在我者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内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王元澤曰嬰兒含和守一欲慮不萌性之本眞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雌主柔靜嬰兒骨弱筋柔其氣不暴欲慮未萌其德不遷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知其白守其黑

王元澤曰黑者北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爲本相彼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爲天下式

呂吉甫曰白於色爲受釆於物爲明於行爲金於數爲四黑於色爲不受染於物爲晦於行爲水於數爲一知白守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故可以爲天下式

白者明白也於物不染黑者默默也於數爲一至人知其明白而默默守一天下是則是效故爲天下法式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

呂吉甫曰爲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不忒則不差矣

復歸於無極

呂吉甫曰嬰兒之爲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無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

羅什曰忒謂爽失也若能去智守愚動與機合德行相應爲物楷式顯則成行隱復歸道道本不窮故成無極一是智慧無極二是慧命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

杜光庭曰榮尊榮也辱卑辱也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圍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

爲天下谷

舒王曰知其榮守其辱則守之以謙虚而善應故爲天下谷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

劉仲平曰谷者能虚能應能容能受故常德乃足

復歸於樸
蘇子由曰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雄守雌知性者也知白守黑見性者也知榮守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虚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故曰復歸於樸
松靈仙曰足充足也復者反歸也樸者眞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行既備爲道之要又如虚谷盤無所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得反歸眞空與道合體故云復歸於樸
草木之蕃也爲榮其謝也爲辱人之所以爲榮辱者亦若是而已至人知榮而不居去華而歸根常守卑辱處衆人之所惡不能累亦虚而已故爲天下谷谷虚而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抱樸而天下賓復歸於樸則無極不足以言之所謂無名之樸也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然則守雌守黑守辱足矣安用知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爲母知之以爲子守之以爲經知之以爲變也

樸散則爲器
御註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道之散也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隨其器而用之
鍾會曰樸道也守則爲質樸之道散則爲養人之器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御註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唐明皇曰含德内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爲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爲羣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蘇子由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曹道冲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
原此章之義以常德爲本若守其常必以知之爲變也故知雄守雌而其德不遷知白守黑而其德不差知榮守辱而其德乃全至是則非特復歸於嬰兒也無有窮極與道同體夫道亘古今而常存德與道同斯可謂之常矣此道之眞以治身也其餘以用天下則各因其材而使焉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臧玄靜曰將是方將欲是輒欲謂人方將輒欲力取天下有爲治之
王元澤曰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爲者造作是其有爲有已有爲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
蘇子由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取而爲之則

不可得矣舜避堯之子非所謂力取天下也無爲而治非所謂有爲治天下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御註制於形數囿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爲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神器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

莊子曰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温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爭變通

天下神明之器不可以力爲而固執之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

御註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呴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强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爲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必隨之於後如形影之不舍或呴之使温而不知吹之者已至知寒暑之相生知强而已則羸弱有時而來知載而成則隳廢應手而去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爲而執之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矣

陸佃曰聖人之於天下因之而不爲任之而不執是以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先也此三者所以取天下也

此章言天下不可以力取不可以有爲若容力取又豈知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乎治以有爲又豈知聖人無爲而治天下之道乎故爲之者必敗執之者必失是以聖人知八法之反復去三事之過分治國則歷祚延長修身則長生久視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大臣者以道事君也若以兵强天下是佐主以非其道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以兵强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報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若抗兵加彼則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所謂出

乎爾反乎爾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下奪民力故荊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農事廢田不修故荊棘生焉殺戮多傷和氣故必有天災農廢於前災隨於後必有凶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呂吉甫曰果者尅敵者也敵而尅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尅敵之謂也出於不得已非特以取强也

果者勝之辭也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歸亳而有臨淵之懼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呂吉甫曰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强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强非果於不得已者也

物壯則老

王元澤曰盛極則衰物理必然古有當此禍者秦是也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强物壯則衰兵强則敗

是謂不道

御註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王元澤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故無壯老之意

不道早已

呂吉甫曰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爲强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强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得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老則不道也亦猶兵强則敗豈合道乎旣不合道豈能久存故曰早已此章戒人臣以道佐主不可以兵强天下也道貴柔服不用兵强若以兵强取勝猶物壯則衰老豈道也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纂微曰夫好飾戈矛鎧甲以爲服玩者是尚不善之器

佳飾也祥善也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以爲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舒王曰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以爲不祥之器前篇言之已詳萬物無有不被其凶害者故惡之有道者以慈爲心故不處

兵者凶器動則萬物尚惡故有道者必無處此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顧歡曰左陽也陽道主生故平居則貴之

右陰也陰道主殺故用兵則貴之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註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王元澤曰君國以無為子民以慈惠故不尚兵

不得已而用之

纂微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者也

○善用兵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常出於不得已也

○恬惔為上勝而不美

御註禁暴救亂遏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惔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成玄英曰恬惔無為也君子心尚無為故雖用兵而不以為美

張君相曰不亂曰恬夷心曰惔

恬惔者道也以道為上豈以用兵為美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王元澤曰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為之飾使美而可觀是以殺人為美也

若以用兵為美是以用兵為樂也用兵為樂則樂致人於死地矣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纂微曰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其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視民如草芥天豈祐哉天既不祐豈得志者也

以殺人為樂者則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為○

人主者無以妄行誅戮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成玄英曰吉謂朝禮凶謂喪禮

河上公曰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河上公曰偏將軍卑而居陽位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居陰位以其專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用兵之勢以右為上是以喪禮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曹道冲曰天下之民皆王者之民以其逆順則異殺多則泣而傷之

羊祜曰明非所樂也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御註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呂吉甫曰戰勝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可知也

李畋曰此章言君子當以道德為材器勿以戰伐為功名若好彼兵強是樂其殺害矣儻非喪禮無以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王弼曰道無形故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

劉仲平曰常者萬世不變之稱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明也雖生物大而歷世之非終可變者也其成象在上吾得以謂之乾效法在下吾得以謂之坤故垂象著明者吾得以謂之日月此三者皆不出吾之所謂則非不可名者也至於道則物之消息盈虛杳然而無所與古今相代於無窮之中若湛然自知如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小非大非圓非方非白非黑非宮非商視之而莫之見聽之而莫之聞搏之而不可得此所謂常無名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河上公曰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

樸者道之全體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雖小足以為萬物之君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吉甫曰夫何故人物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眞君萬物莫不有眞君焉此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眞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眞君而不賓者乎

道者萬物之主侯王守之則不假威武勸賞物不知其然而自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註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王元澤曰守無名之樸以為治則陰陽之升降各由其叙而和氣應矣甘露者陰陽交和所生自然均被無使之者蓋道之所感無所不周故也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此之謂也

此二解說侯王守道則天降甘露以為瑞應也

王弼曰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眞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溫公曰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呂吉甫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謂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令而自均

蘇子由曰沖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朌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萬物也

此四解說聖人體道而萬物賓亦如甘露之無不及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蔡子晃曰若能知止有名之末復歸無名之本此則不死不生所以不危殆也

有名者道之散也初制有名之時即當知止而復歸無名之樸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無復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

御註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爲哉因性而已矣
盧裕曰川谷歸海海亦不召百姓歸道道本不誅
王元澤曰江海不求水而歸之者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往矣道民之性也聖人能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賓之亦性然也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此章言侯王守道物將自賓如天降甘露不令自均夫道者人之所共由性之所同得侯王先得人性之所同則天下弗賓而焉往猶水歸海自然而已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御註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御註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内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搆日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
溫公曰自知自勝尤難
河上公曰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内視無形故爲明也
成玄英曰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淺深無不悉知爲智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報應無不明了爲明
經言見小曰明小者性之微又知常曰明常者命之正人自知性命歸根復命不爲物蔽可謂明矣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勝人者有力
王元澤曰力可以勝人而不可以勝己也語曰羿善射奡盪舟皆以力勝人者也勝之字從力在下力不足尚也

自勝者強
王元澤曰自勝者克己從道能專氣者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不能自勝者也楊子言勝己之私之謂克人能克己勝利欲之私此所以爲強也非強梁之強乃守柔之強

知足者富
唐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
王元澤曰性分之内萬物皆足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故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真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
此上一說知止足之分爲富次一說取於一性而足

強行者有志
舒王曰上士聞道強而行之故強行者有志也
或志於高名或志於厚利非所謂志也惟強行於道斯可謂有志之士

不失其所者久

河上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長久

王元澤曰性不為物遷則久矣此盡性也河公說養精元澤說養神二說合而為一則妙矣易恒久也君子以立不易方不易方者不失其所也故能久

死而不亡者壽

王弼曰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陸希聲曰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

王元澤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真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爾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也

陸佃曰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是以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神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始有異也夫惟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如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焚於火不溺於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於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嚴遵曰夫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莫廣乎知人攝聰畜明建國於民達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佚樂虔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游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惔安寧尊顯榮華莫善乎得志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急乎久天地所貴羣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並興靡與爭寵莫美乎壽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蘇子由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一本作衣被

河上公曰道雖愛養萬物非如人君有所收取

蔡子晃曰作衣被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萬物故不為主似若微小

常無欲可名於小

呂吉甫曰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惟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

王元澤曰此所謂小乃真大也且以體道者譬之欲慮不萌怕然內一豈非小乎易曰復小而辨於物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王元澤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

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
能離
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
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覆萬物而不示其
宰制之功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
所謂復小而辨於物也與物交故包容萬
物而莫窺其歸往之迹而不知主可名於
大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
及乎物者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成玄英曰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
恭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已忘於功大故
為衆聖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
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
名於小矣任物隨性歸於天又可名於大
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
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威
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此
尊大矣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
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
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均應用之心利物
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為私
衆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
德無自專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
矣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聖人抱樸常無欲可
名於小所謂終不為大也至於天下莫能
臣獨成其尊大故能成其大也此章言道
用無方生成所賴辨於物而為小交於物
而為大是以聖人法道樸而為小成至尊
○而為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呂吉甫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者大
象也則執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而
天下往
執守也大象道也大象無形道之全體聖
人守之以御世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帝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太王居岐山
從之者如歸市

往而不害安平泰

盧裕曰以虛受人何害之有無害於物則
泰然安平
呂吉甫曰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
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
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
車惠弼曰若往於生死有累憂悲斯則有
害若往大道無為安樂此則無害而言安
平泰者不為死生所遷名為安諸法不二
○名為平無為安樂名為泰
既往於道則國安民豐欣樂太平何害之
有安平泰所謂不害也安則無危亡之憂
平則無險詖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樂與餌過客止

唐明皇曰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悅而
少留非久長也
呂吉甫曰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
者過客而已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註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黄能宫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此章言聖人守道以御世天下歸往而無虞道淡無味非若餌之可嗜聽之無聲非若樂之可樂用之無盡豈若過客暫止而已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御註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斂散也其盛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覩其眹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於夏而陰生於午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句踐欲弊吴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氷之至消息盈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巖遵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含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狼欲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含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内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閨門之内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為虎狼仇之與讎時為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嘆聖智之所留心也

陸佃曰此天地之至權也非特聖人而已夫權藏之以幽渺而行之以巽順之物淵者幽渺之所易曰巽以行權又曰巽德而隱巽者柔弱之謂也隱者微明之謂也老子有曰是謂襲明又曰是謂微明襲者密用其明微者密隱其明蓋明者微之則神所謂微顯同意

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奥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

鴻烈曰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而釣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而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柔弱勝剛强

御註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

大星者惟我能也

鍾會曰欲制剛强示乎柔弱先張後歙勝負可知

唐明皇曰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强矣

近取諸身齒以堅而先弊舌以柔而自存遠取諸物山以高而殺勢澤以下而增肥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淵者魚之所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呑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於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强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斷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羣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呂吉甫曰人之不可離柔弱猶魚之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廻運動者常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元澤曰魚巽伏柔弱而自藏於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斡萬物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强遇物則物之剛强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强勝物也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於深渺之中而託柔弱以爲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

此章言巽以行權柔弱勝剛强之義先張後歙柔弱勝剛强可知人不可離柔弱猶魚不可脫於淵聖人操利器不示人非用剛强也亦體柔弱而已所以爲常勝之道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舒王曰前言道常無名言道之主此章言道常無爲言道之變

淩遘曰無體之體獨立不改而體常寓於至虛無用之用周行不殆而用咸該於萬有惟其獨立故寂然不動而體固渾全惟其周行故感而遂通而用皆周徧道也者在體而非體在用而非用雖無爲也而感而遂通者不廢雖無不爲也而寂然不動者與俱自其偶而應之所以每見其無不爲究其所歸宿以無爲爲常而已

道以無爲爲常以其無爲故能無所不爲無爲者寂然不動道之眞體所謂無體之體也無不爲者感而遂通道之眞用所謂無用之用也故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侯王若能守

王元澤曰君人者體道以治則因時秉理而無意於爲故雖無爲而不廢天下之爲雖不廢天下之爲而吾實未嘗爲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侯王之道亦其盡之矣

萬物將自化

御註侯王守道御世出無爲之境而爲出於無爲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故曰自化

舒王曰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

侯王守道則無爲也萬物將自化於道故無不爲也莊子曰無爲而萬物化

化而欲作

舒王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言化欲作作則動而已

王元澤曰化而日進則如嬰兒之長必至於智慮充起天和漸衰觀夫三代末流物情彫弊則可知也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纂微曰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脩之身爲眞而以脩之天下爲普使王侯者知而守之則脩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觀見其言有絶棄仁義則曰老君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絶棄之意宜其不取焉爾

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以又玄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雖無名之朴亦將不欲則性靜而先自正也故天下不期正而自正矣

李畋曰大道以虛靜爲眞常以應用爲妙有俾其侯王守其眞常寂然不動法其妙用感而遂通則萬物化淳天下正

此章首言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終之以不欲無名之朴者若存欲朴之心非所謂無爲也無名之朴兼忘則所謂道常無爲也天下將自正所謂無不爲也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五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六　　悲一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御註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王元澤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故謂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嘗至於自私而失道彼眞人者不然性命道德之實渾乎而爲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雖然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唯以無得爲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爲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王弼曰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

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

德者得也得道之謂也上德之人與道同而無得心是以有德清靜經曰雖名得道實無所得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智不謀至仁無親所謂不人不物不謀無親者不德也不德則至矣所以爲德之上經曰上德若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註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成玄英曰未造其極故稱爲下執德不忘故稱不失

蘇子由曰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强以求不失蓋僅自完爾而何德之有

谷神子曰下德不失德德得也

下德者散道以爲德也故蹩躠爲仁踶跂爲義摘僻爲禮以鑿爲智雖名不失德去道也遠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御註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唐明皇曰知無爲而無爲者非至也無以無爲而無爲者至矣

王元澤曰上德無爲然亦無所事爲而德自足

曹道沖曰德之上者本自無爲非故造無爲之念也

呂吉甫曰上德無爲非故無爲也率得之自然而實無以爲也

顏歡曰言上德之化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其迹不彰故曰無爲爲既無迹心亦無欲故曰無以爲

故上德之無爲非徇無爲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呂吉甫曰下德不知出此而爲之故不能不有以爲也夫德無以爲足矣而且有仁

焉則是爲之也
下德之人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是以旣不至於無爲而又勢當有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御註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爲
河上公曰兼濟無偏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也功成不居事遂不宰無以執爲
舒王曰仁者有所愛有所親也唯其有所親愛則不能無爲矣其下者可知也
王元澤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别名旣别於德則是爲之也然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俟於作故無以爲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爲乎
唐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爲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雜說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羲皇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堯舜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湯武也上義下德也或曰湯武大聖人也謂之下德可乎曰聖人之所同者心也德之所以有上下者時也大聖人者易地則皆然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嚴君平曰虛無無爲開道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也陳迹也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吳筠曰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亂之宏綱也然則道爲禮之本禮爲道之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以道爲心以德爲體以仁義爲車服以禮智爲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而忘道德者所謂有容飾而無心靈雖乾乾夕惕而天下弊矣

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施報之義也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攘臂者攘除衣袂以出臂也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御註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所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唐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蒔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

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爲也
纂微曰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爲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
忠則不欺信則不妄莊子曰至德之世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雖有忠信而不知至於用禮則玉帛交馳施報相望磬跽曲拳辭讓謙卑徒爲貌恭而已其心未必然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天下亂矣
太上言禮爲 缺文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呂吉甫曰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於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道德厚實也禮智華薄也是以大丈夫去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此章主道之本而言也仁義禮智而道之失也上德者與道同也故不德也以退仁義實禮智而志於道德之厚實非眞大丈夫不能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
自今言古謂之昔昔者指天地之後而言也經曰道生一於物爲精古昔得一者天地神人物是也上下幽明雖則不齊得乎一則未始不齊故下文云其致之一也一者本也
天得一以清
顧歡曰天者純陽之氣得一故輕清於上
地得一以寧
顧歡曰地者純陰之質得一故安靜處下
神得一以靈
河上公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
王元澤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郭象曰谷川谷也谷川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王元澤曰一之爲一無乎不徧故谷虛而能應者一存乎中也
陸佃曰虛者谷之體盈者谷之用
萬物得一以生
張君相曰有識無情總號萬物同稟一道以得生成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
御註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貳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偶之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

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王元澤曰一者不二在彼在此其所謂一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唯一能致一不可以他致一也一之爲義天下之至精唯精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爲德常在一也

侯王以寡統衆以得一故爲天下正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而止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御註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發泄也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爲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一以滅故也滅者生之息惟正也能御萬變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無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蹷乎蹷者上之仆

王元澤曰一之爲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辭不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爲之本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喪形斃神離或德或形其理無二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御註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覩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孫登曰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元乎一簣以況尊貴卑下爲基

王元澤曰水於五行其數爲一而趣下不爭陰陽之情也知此道者雖居貴高而不忘基本故居位也安循體神而存精則神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御註孤寡不轂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爲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蹷其以此乎

顧歡曰孤是無父之稱寡者偏喪之名不轂者不善也謂非物宗不能總衆之辭凡此三者皆人之所賤而侯王自以爲稱豈非以賤爲本乎非者詳問之辭言侯王以孤寡不轂自目明其以賤爲本

王元澤曰一於數至少而爲萬物本故知本在於賤知賤乃真貴也

○故致數輿無輿

御註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唐明皇曰數字作上聲譽字作輿字說曰數輿則無輿輪轅爲輿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爲貴本轅爲輿本當存轅以定輿賤爲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爲本故致此數輿之談也

王元澤曰數字作入聲輿字爲譽字說曰知一者以賤爲本而內韜至貴故世不得

而貴亦不得而賤苟爲已而數致稱譽豈眞譽乎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秉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眞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爲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河上公曰琭琭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爾

王元澤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眞一矣故王琭琭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明一義恐不悟者執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密難言今粗明綱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則幾於道者是也

此章以一爲宗夫一者天下之至精天地神物貴賤動植咸得一以生成太上恐人執一而不知變又終之以不欲如玉石者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竊以太上之道始以鍊精爲基本次以全神爲妙道若基本不立則道無由生故以一爲基本猶精而全神也終之以玉石者恐人執於鍊精不能養神假使壽同龜鶴終無冀於神仙惟精神俱鍊與道合眞矣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六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七

宋　饒陽居士李霖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王元澤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蘇子由曰反者復也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仰觀乎天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俯察乎地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時天地之道以反爲動故能長久人一受其成形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弱者道之用

舒王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踏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强有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爲動然有所謂動者動於反也弱非所以爲强然有所謂强者蓋弱則能强也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强言動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强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若此而已矣弱之勝强道之妙用如水至弱能攻堅强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河上公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天地神明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

吕吉甫曰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此章之意反本而靜則動不失已莊子所謂靜則動動則得矣是也用無不利則不爭而善勝經所謂弱勝强是也然則欲反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註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眞積力久至誠不息

李榮曰信道彌篤强行有志寒暑變而不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堅確乎不拔上士勤行也

上者至高之稱士者以道爲事上士了悟聞斯妙道信道彌篤强行有志行與實相相應若出若處若行若住常依實相不離眞際念念增修心心不懈故曰勤行也問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上士何以聞之答曰耳聞其言心行其道眞聞之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舒王曰中士者知道之爲美而不知所以爲道也知道之爲美故若存大音不入俚耳

李榮曰素絲不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眞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也

中士可上可下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故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忘之也則不能勤而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耳若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王元澤曰道大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笑誠知下文云豈流俗所能覩乎

志琮曰下士聞於妙道無相無名不來不去非生非滅既不信從翻生違背所以拊掌大笑謂爲虛誕

下士受性下愚恣情多欲智不足與明識不足與知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則大憂以懼夫道無聲色滋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聞恬惔寂漠虛無無爲之道則大

笑而非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羊祜曰下愚昏昧貴華賤實上道深奥虛無清遠不爲淺識所笑不足爲深遠之至
蘇子由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與俗同時與道乖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建言有之
纂微曰建立也將立行道之言謂下文也
舒王曰孔子嘗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蓋老子稱古之建言者古之人嘗有此三者之言故老子述之而已
明道若昧
御註若日明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王元澤曰大明若晦
志琮曰內有智慧爲明外無炫耀爲昧
進道若退
李榮曰聞道勤行是進大成若缺是退
呂吉甫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是之謂進道若退
夷道若纇
李榮曰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纇也
唐明皇曰夷平也纇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靜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纇
莊光庭曰達士治身內則夷坦外示同塵蔑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纇也
道則一致物有萬殊體道之士內則平夷一定而不易外應萬殊隨物變動故若纇
上德若谷
御註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谷虛而應應而不竭
陸佃曰至無以供其求至虛而應其感故曰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
李榮曰廉而不穢大白也混同於濁若辱也
陸佃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故曰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內懷清靜明白入素滌除玄覽而無疵大白也韜光晦迹混俗同塵處衆人之所惡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疎見遠遺略小節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志琮曰夫上德功濟十方莊嚴萬物德化無窮名之爲廣雖云有德恒自若無德即無德故云不足
建德若偷
唐明皇曰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潛修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車惠弼曰聖人建立衆德濟度羣生妙用潛流玄功密被不令人覺故云若偷

此二説偷竊之偷

蘇子由曰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

王元澤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豈足以爲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惰者其建大矣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此二説偷惰之偷

○質真若渝

王元澤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萬變從俗而其道常真故物莫知其真彼漢陰丈人孑孑然以真爲己任而别乎世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爲假修渾沌者豈所謂質真乎

蘇子由曰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

質性質也真淳一也渝色變也言道德行人質真淳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

大方無隅

御註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李榮曰寰宇有象故有方也至道無形故無隅也

吕吉甫曰大方體之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

王元澤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御註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陶弘景曰積德道成謂之大器非日可就故曰晚成

陸佃曰其行身也徐而不廢故曰大器晚成

大器者法身之器也法身大器積功而證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莊子曰美成在久

大音希聲

御註動之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王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宫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志琮曰希聲者猶無聲也夫聖人一音説法遍滿十方發蟄開蒙導凡談俗雖復教滿十方即言恒寂教即無教言即無言以此之義名曰希聲

疏曰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

大象無形

鍾會曰無象不應謂之大象既無體狀豈有形容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象既無象豈有形狀

道隱無名

纂微曰道本無名而强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何有此真所謂滅跡匿端也

吕吉甫曰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纇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相反者以道

隱於無名而以名名之則常若相反故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顧歡曰先與後得謂之貸物得成道謂之成成之則歸道道得之也

志琮曰今凡夫之生是道以生貸汝汝應悟生復歸於道何乃執生爲生而不反本邪

舒王曰善貸者萬物資而不匱是也然復歸於所自生故曰且成

此章言道深微妙隱與難見自明道至於

○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上士悟之特然勤行下士聞之所以大笑誠如篇中所云豈流俗所能識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陸佃曰道生一太極也一生二陰陽也二生三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故曰三生萬物

李榮曰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二生三運二氣構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谷神子曰大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爲天濁重爲地沖和之氣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上公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

○沖氣以爲和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有陰有陽然後胃氣生於其中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向於明然萬物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必有陰陽之中以和之然後物生莊子云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纂微曰夫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流俗之所惡嫌也獨大人君子之所以自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沖氣之爲和也損心志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也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王公居尊極之位取人之所惡以自名者處謙卑法柔弱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李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日新益也無德處貴爲自益也才下位高必至傾覆損也

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爲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易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舒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能損者乃所以爲益唯其虧盈故其益者乃

所以爲損然則王公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河上公曰衆人所教去弱爲强去柔爲剛言我教衆人去强爲弱去剛爲柔

人之所以教人者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

河上公曰强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爲天所絶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死也

嚴仙曰强泰以專制而失大漢以和順而昌强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得長存

字說曰屋梁兩端乗實如之物之强者莫如梁所謂强梁者如梁之强人之强者死之徒也子路好勇不得其死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是皆失柔弱之義也

吾將以爲教父

李榮曰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榮以守勝尊已以淩人强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夭不得其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興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强梁之性演柔弱之法也

此章言道生一氣一氣生陰陽陰陽生沖氣物得沖氣以爲和沖和之氣柔弱之義王公法柔弱以孤寡爲稱是損之而益也衆人好强梁而不得其死是益之而損也大聖辯此以爲教父信其然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李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銷金穿石破彼堅强道至柔而能遺彼忘我破茲固執言人若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於人我經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至堅

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水至柔故幾於道而況無形至柔之道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柔之所以勝剛也馳騁猶貫穿縱任也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

無有入於無閒

河上公曰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閒通於神明濟於羣生

嚴遵曰有形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閒入無竅俛仰之頃經數千里

無有者神也神之所爲利用出入莫見其迹透金貫石入於無閒神舍於心心氣乎神虗心以存神存神以索至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四方上下隨其所寓往來無窮周流乎太虗上際下蟠六通四闢無入而不自得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御註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爲有益也

王弼曰柔弱虗無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有益也

李榮曰道無形物得生聖無為人得化此乃無為之益也

柔者道之本無者道之用至柔無有者道也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是以知無為之道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眞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顧歡曰法道不言而風俗自移故言不言之教法道無為而人物自化故言無為之益

此章言法道之柔弱虛無以不言行教無為化民天下及此道者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夫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踈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殉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李榮曰身形是成道之本故為親名聞是虛假之法故為踈世人不能為身以損名只為名以損身

王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踈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名虛名也貨財貨也身為成道之本豈不親於名而多於貨乎名顯身危蒙莊固辭楚相寧為曳尾之龜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是知身親而名踈也

得與亡孰病

纂微曰此釋上兩句也夫虛名浮利得之手輕羽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孰者為病

李榮曰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為忠孝及為修至道而弱喪者不返逐欲者失眞為名以煞身因財而害已迷淪者衆聖人詳問為得名貨與亡身者誰為病矣

呂吉甫曰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唐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劉進喜曰貪欲無厭謂之甚愛欲甚喪身故云大費

呂吉甫曰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弃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弃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唐明皇曰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適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李榮曰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不非理以規財無危殆也外之於名利遠之於危殆治國可以長存修身可以長久

呂吉甫曰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

此章之意欲學長生久視當先絕利忘名若名利不除身心俱役不唯有妨於道久必於身為患是以古之得道者不適聲名不殖貨利雖三旌之位萬鍾之祿棄之若弊屣視之如浮雲或樂簞瓢或居圜堵國卿不能識天子不得臣林宿巖居松飡澗飲豈以蝸蠅之浮幻害性命之至真此最為學道之至戒修身之要務故引古為證欲修真之士脫此韁鎖而已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註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河上公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之時

纂微曰缺破也弊困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含穢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其完全而無困敗之弊也

功成者虧功成不居是以不去名成者隳無為名尸其名不去至人覩成壞之相因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其道大成而常若缺也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為五帝之盛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為萬世之師其用愈久愈新豈有弊耶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註充塞無外贍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呂吉甫曰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

羅什曰智無不積為滿空而能正曰沖言大滿之人能忘其滿雖滿若虛虛則不竭用能如此則無窮極

月盈則虧志滿則損至人知盈虛之有數雖盈而常若沖也

大直若屈

王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己故若屈

羅什曰理正無邪曰直隨物曲成為屈

身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大直者屈身以伸道也柳下惠直道三黜而不去

大巧若拙

蘇子由曰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之自然雖拙而巧

劉進喜曰匠成萬物鑪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曰拙也

大巧在所不爲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作無巧功賦物之形方圓曲直不覩其妙故若拙刻彫衆形而不爲巧非其驗乎有如梓慶之削鐻非若宋人之刻楮

大辯若訥

御註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羅什曰智無不周爲大辯非法不説故稱訥

○蘇子由曰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呂吉甫曰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爲有形之所不能免也而一躁焉可以勝寒一靜焉可以勝熱一時之躁靜猶可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無爲之清靜以爲天下正安往而不勝哉

此章之義先言諸大終之以清靜爲天下正老君言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悟道之人必靜必清唯見於空乃能如上諸大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註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有道者謂人主有道也却者去也走馬者馳走之馬也糞者糞田也言有道之君臨莅天下少欲知足無求於外兵甲不用偃武修文無戰還之事唯本業之修故却去○馳走之馬以治農田治身者意馬不馳丹○田自實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温公曰貪欲無厭舍內競外

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戰伐不止故兵戎之馬寄生於郊境之上久不得還也邑外曰郊躁競之夫不能少欲知足遂使坐騁走馬奔馳聲色之郊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泆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唐明皇曰心見可欲爲罪大矣

張君相曰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然境能適心是起罪之緣緣境不止必獲大罪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平爲福有餘爲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王元澤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

○不知性分之至足而貪求外物則使遭溺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禍莫大○於茲矣

咎莫大於欲得

大孟曰得中求取而又得又不厭得中故更欲得心既無涯必招大咎此言無道之徒縱性任情殃咎斯至積惡不已存亡俱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誤祖先咎也

纂微曰咎殃咎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

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百為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為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君子之所為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所欲必令皆得欲而得之人所咎也自取戾曰罪違神而為禍違人而為咎由可欲至於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也有罪則有禍有禍則有咎咎則獲戾於衆人也罪莫大於禍禍莫大於咎此次序之然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舒王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王元澤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

此章言以道莅天下者內自知足外無貪求故絕爭戰之事無殃咎之禍修身者少欲知足意馬不馳丹田自守乃為有道之士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車惠弼曰行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俗末役思於攀緣以真炤僞事無不悉也

陸佃曰夫萬物皆備於我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反身求之而不誘於外則人之道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之道可以不窺牖而見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道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心與道合以道觀天下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以心見天道無高之不至故無待於窺牖楊子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蔡子晃曰明無道者不能察己知人馳心逐境雖復出戶遠遊境界窺牖瞻望星辰

其於知見甚爲寡少以其捨己而求於外也

呂吉甫曰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王元澤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眛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御註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以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是謂不爲而成

其知如神察於人倫堯舜知天下可知矣則天之大與天之合堯舜見天道可知矣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故曰不爲而成此章主道而言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人雖異其道相通聖人以心合道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遠可不窺牖而見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御註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遽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修眞之人始乎務學以爲士終乎得道以○爲聖方務學以窮理物物而求通故曰益矣爲道盡性而極乎至虛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先言爲學者若不學則見善不明信道不篤無以致道既致道當絕學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則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後言爲道日損也故曰始乎務學以致道終乎得道以絕學乃爲全眞之士矣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成玄英曰爲學之人執於有欲爲道之士又滯無爲雖復淺深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祛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前損損有欲後損損無爲學道二偏雙遣非有非無一中斯契

舒王曰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者復命也然命不亟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呂吉甫曰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

羅什曰損之者無麤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於無爲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王弼曰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

呂吉甫曰無者無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絶學無憂爲學者日益其所無爲道者日損其所有損之者損其所有也尚有所損之心至於又損兼忘此心故無爲也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取天下常以無事

劉仲平曰孔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無爲而治治至於此百姓皆謂我自然矣自非無事以取天下曾何足以及此

無事者道之眞聖人體道之眞天下歸懷此無事所以取天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眞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唐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首言爲學者將以致道也致道忘心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事無爲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眞此所以取天下也西昇經云無爲無事國實民富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註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蹠觀萬物而知情因民而已此之謂百姓爲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劉進喜曰百姓者衆人之總稱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爲心既無心應亦無不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註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眞僞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

王元澤曰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眞善也故萬法雖殊等爲實相信與不信生乎自私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衆人也

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

御註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爲已則惵惵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誕信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蔡子晃曰以無分別之教混有分別之心

衆生既有善不善有信不信有分别二見聖人皆善皆信究竟玄同故云渾
王元澤曰惵惵者恐懼之意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王元澤曰仰而法之無知之民動皆非理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然適其志氣而無忿疾之心非夫體道忘物而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心故忘善惡齊誕信及其在天下惵惵然不敢易也至於爲天下則渾然而已百姓仰而法之唯聖人之視聽聖人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信者亦善信之此孩之也非體道無心者其孰能如是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蔡子晃曰夫衆生失無爲之靜本造有爲之穢業出没隱顯生死輪廻所以從無適有名曰出生自有歸無名爲入死也
吕吉甫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爲出入而已
陸佃曰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爲夫善攝生者目不妄視於采色耳不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徑動靜翛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反於此動靜没溺諸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與河公說同
唐明皇曰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爾
陸佃曰主出而陽者生之徒也主入而陰者死之徒也主出而至於求學出死以羨久生者出之甚也主入而求學入滅以樂久死者入之甚也此兩者十之中有三焉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王元澤曰貪生失理故動皆傷性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或殉道而爲道術或殉欲而爲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於死生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衆人是也矜生太厚以養傷生故動之死地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爾其能出是三者則不死不生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生之徒悦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有涯而存生過厚爾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温公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强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
經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蓋聞善攝生者
河上公曰攝養也

纂微曰老氏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爾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

成玄英曰此明三毒不能傷害若攝生無生則害不能害既內無三毒則外三毒不傷是以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也何者夫虎主嗔兕主癡兵主貪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舒王曰惟善攝生者則能無我無我則不害於物而物亦不能害之矣

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王元澤曰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礎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爲死生所有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其至矣

溫公曰兕虎以喻強暴處強暴之閒而不見害者以其柔弱不爭故也

羅什曰地猶生也以其攝生無生故三毒不能傷害

此章言生死之道以十言之各具三焉惟善攝生之人道通於一出此三類雖虎兕刀兵亦不敢傷害故言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御註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呂吉甫曰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爲物則特形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臝者不得不臝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生神德布氣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呂吉甫曰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者物之所得也含和氣而養物之形道生物而爲父則道尊而物卑尊故能勝物而小之莊子所謂眞君是也德畜物而爲母則德貴而物賤故物莫能賤之莊子所謂眞宰是也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唐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

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王元澤曰命於天則爲天子命於天子則
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戕之唯道
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
然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
御註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
則皆出乎道道者萬物之奥也萬物化作
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
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磨八卦
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纂微曰上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不言德者
以道之一氣無不貫穿而略其德之文也
夫受其精之謂生凾其氣之謂畜遂其形
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
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
覆此八者大道之元功也肖翹蝡動之物
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生則兆於動出爲則効於變化長則
見於統一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
有其功爲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刻制
之巧非德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
玄德
纂微曰此都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之
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
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羣材成熟
庶類載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
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唐明皇曰具知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
修如道此章言道用同人
此章言道德生畜萬物萬物尊貴道德道
至尊德至貴孰能爵之常自然而已然散
而言之則有道德之異合而言之皆出於
道故以玄德終焉是以知道德混沌玄妙
同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吕吉甫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經所
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
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爲天
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母而未足爲
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
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
始者道也道爲天下萬物母也始與母皆
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
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
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王元澤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爲之母物謂
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上公曰既知天下萬物之理當復守道
反無爲
沒身不殆
王元澤曰夫見理之後逐理不反則妄作爲
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
既知其子復當守道棄智慧反無知以自

保故終無危殆之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河上公曰兌目也使目不妄視門口也使口不妄言

呂吉甫曰此則守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舒王曰沒者存之對終者始之對以事對門者閉其門則事之不入可知矣濟其事則門之不閉可知矣

裴處恩曰閉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內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見小曰明

纂微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若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

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小者道之微見道之微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守柔曰強

張君相曰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

呂吉甫曰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勝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河上公曰用其光於外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顧歡曰若開其兌濟其事殃咎必至至非外禍是自與身殃

迴光反照內視存神不為漏失則終身不至於有殃咎是謂密合常久之道此章主守母之義也道者物之母而物者道之子塞兌閉門見小守柔以至應物用光復當反照皆守母之義也故其道常存永無殃咎是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陸佃曰夫道以無欲守以無知行故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蓋有知者於內不能無所矜於外不能無所徇是以動而有所畏

介者小而辨於物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有大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也施為盛於外則根本虛於內矣故行於大道者纖慮不萌萬緣俱息不容有介然之知矣齧缺問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陸佃曰不由道路取疾而行謂之徑

夷平易也徑邪不平正也迷民捨大道而

弗由好邪徑而求捷欲速以邀近功用知求道而去道也遠又豈知大道以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內也潛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行於大道也邪徑之弊具如下文

朝甚除

顧歡曰除修也好徑之人唯以修朝為善也

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房皆是也

田甚蕪

河上公曰高臺榭宮室修農事廢不耕治而失時也

顧歡曰草長曰蕪蕪荒廢也夫峻宇彫墻窮侈極麗則人力凋盡田蕪荒廢內明徇名好利業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蕪廢也

田萊多荒詩所以刺幽王也

倉甚虛

舒王曰朝甚除治也其田反至於蕪其倉反至於虛倉本也今乃蕪虛是由人棄大道而趨邪徑也

王元澤曰田事治倉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為一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服文彩

河上公曰好飾偽貴外華

青赤為文色絲為采

帶利劍

成玄英曰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鏌鎁以衛其命

厭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曰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剛强而兢鬪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厭飫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財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

唐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也聚斂積實饒珍異

王元澤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紂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是謂盜誇非盜也哉

羅什曰取非其有曰盜貴己之能曰誇盜者陰取於人而畏人知如上七事皆徇末忘本取非其有仍不自隱密誇大於人是謂盜誇既矜豈能持久故曰非道此章言行於大道者不可介然有知若小有所知則施為威於外根本虛於內是棄大道而趨邪徑也大道者本也末盛則本衰下文皆以末傷本而施之過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九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註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節解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建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跡可顯則深根固蔕不爲是非欲惡之所抽拔若建者伐德求名顯功希報美善既彰寘功不著終爲無常業障之所抽拔故淮南子曰善建者相貌金剛○火能銷之火熱水能滅之水流土能塞之○木强斧能伐之唯是建於無建者不可拔也

善抱者不脫

纂微曰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

舒王曰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脫矣

子孫祭祀不輟

御註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唐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身其德乃眞

杜弼曰明以近修遠立身以道不拔不脫固蔕深根以此修身眞德在己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

河上公曰修道之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婦貞其德如是乃有餘也

王弼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眞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修之身其德乃眞所謂道之眞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眞也在彼者特其末爾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爲外

纂微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衆人矣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纂微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眞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其親則其德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能

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河上公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
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王元澤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所以為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此章首言善建抱終之以知天下者蓋天下之本身也善建抱者所謂修之身也推此以及天下可謂知治之本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唐明皇曰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
呂吉甫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及其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抱也赤子性淳而未散氣和而不暴含德之人性本至厚不遷於薄故比於赤子含德之厚者非特有赤子之容也有赤子之心矣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張君相曰毒蟲蜂蠆蛇虺之類以氣害人為螫猛獸虎兕之類以足踐人為據攫鳥鵰鶚之類以爪傷人為搏赤子無害物之心故不為此等諸物所害且毒蟲喻嗔猛獸喻癡攫鳥喻貪赤子絕此三惡故不為三毒所傷含德之人慈忍久就內不生嗔故言毒蟲不螫喜捨既成貪愛亦盡故喻攫鳥不搏常有明智永絕癡惑故言猛獸不據
夫赤子特以受冲氣之和無害物之心故物莫能傷況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孰能害之莊子曰人能虛己遊世其孰能害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握固以其意專心不移也
赤子意專志一心無所知手無所用故自然握拳牢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御註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林靈素曰峻小兒陰也作動也牝牡之合即陰陽之運會赤子未知會合之理而動作者至精不散也含德之人雖了諸法空寂寂不廢動而能無心應物動作合德合時此明身業靜
王元澤曰非有慕好於外而峻作則是順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自營於外而心佚於內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御註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爲和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爲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爲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潜之萬物豈不悲夫
啼極無聲曰嗄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使赤子心有所憂慍則氣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含德之人演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不竭此亦抱沖和之所致也
知和曰常
舒王曰和之爲用則常而不變故曰知和曰常
人能知和氣柔弱則制命在我有常而不變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一也
知常曰明
松靈仙曰和是不二之中夫道一相無相不爲生死所傾動故名曰常能知此常則智慧日明也
舒王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益生曰祥
舒王曰夫生不可益而人常求益於生則有凶祥
孫登曰生生之厚動之妖祥
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定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秖以爲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曰凶祥
心使氣曰强
御註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則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心實使之玆强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舒王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爲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内則爲暴矣故曰心使氣曰强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上章曰守柔曰强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强者非守柔之强乃强梁之强
王元澤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凋喪損其眞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爲失理孟子有揠苗不芸之戒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説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强非自勝之强强梁之强也
嗟乎流俗有爲之徒不能同其赤子之無心縱無窮之欲喪甚眞之精或餌以藥石或行以小術求益眞元反成疾病故老子有益生之戒也不能似赤子之氣和或用意以存想或役心而行氣欲氣盛而體充反神勞而氣耗故老子有使氣之説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蘇子由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强而老從之則其非赤子之性矣
物不可以壯壯則老矣夫道者先天地而不爲壯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若不知道之眞常而益生使氣爲强梁之人是物而已豈道也哉故曰早已此章言赤子之無心含德之厚者似之赤子無心害物而物莫

之傷也故精全而不散氣和而不暴知此乃眞常也不能知此則益生使氣而有壯老之異失赤子之心矣非含德之厚者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上公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

成玄英曰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理無言說所以不言

顧歡曰明道則忘言存言則失道道可默契不可口說故莊云道無問問無應

言者不知

纂微曰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道者不言故孔聖欲無言孟子豈好辯正容以悟物者有之目擊而道存者有之四問而四不知三問而三不答是皆知道不可言也且識音者口不能傳斲輪者口不能言彼進乎技者尚爾況道深微妙安可言乎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塞其兌閉其門

御註塗郄守神退藏於密

纂微曰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也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故不可以目視又不可以口傳夫至人塞兌閉門而善能收眂斂聽鉗口結舌故曰塞其兌閉其門也

陸佃曰兌者所以說物也門者所以通物也塞其所悅閉其所通然後可以挫其銳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裴處恩曰和其光令光不耀同其塵令塵不染

挫銳而內不出解紛而外不入和光而不耀同塵而不染眞知者其處已如此

是謂玄同

蘇子由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言不言而與道同矣

玄升而入道至於玄則小而與物辯唯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默而不言而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御註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踈之態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爲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僞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爲天下貴

呂吉甫曰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皆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爲

天下貴不亦宜乎
不可得而親踈者若列禦寇居鄭圃人無
識者是也不可得而利害者若列子辭鄭
子陽之粟是也不可得而貴賤者若曾子
居衛是也此章貴忘言而體道下文皆默
而成之之道也又孰得而親踈利害貴賤
者哉良貴在我物莫能賤故為天下貴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治國
體道之常之謂正正止於一而不變道之
常也治國之道以常為貴孟子曰一正君
而國定矣
以奇用兵
顏歡曰奇者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
三略九奇九攻百勝此上將軍師靜難息
寇武之功也
劉仲平曰雜而不純者天下之常心也流
而不制者天下之常情也正之為道異於
是矣故一而不雜者正之體也止而不流
者正之用也一而不雜則不純者之所宗
也止而不流則流而不制者之所主也是
以治國者不可以他求以正為守而已若
夫用兵則不然操凶器臨危事有萬之衆
決勝負於頃刻之間有可以制敵則秉權
適變宜無不可為者故其容與治國常異
故用奇而不以正也
以無事取天下
御註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
之真國以正治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
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雜說曰正可以治一國而已奇可以用五
兵而已唯其無事者然後可以取天下故
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天下然而湯放武伐亦可以無事乎曰然
則湯武者順乎天應乎人其放伐也猶放
伐一夫爾未聞有事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唐明皇曰以此下文知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纂微曰忌諱謂禁令也人君不能無為而
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
措其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為舉動失業
日至貧窮
王元澤曰事為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
也此亂之所始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王雱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民强則國
家弱
王元澤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
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註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
亂俗
王雱曰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
事起
纂微曰伎巧謂工伎巧妙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唐明皇曰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姦
盡成盜賊則豈非多有乎
舒王曰法令者禁天下之非因其禁非所

以起偽蓋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

河上公曰謂下文也

我無為而民自化

御註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只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堯舜淵默乎法宮之中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垂衣拱手而天下治此帝王無為而民自化莊子曰無為而萬物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上公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

類解曰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樂業百姓豐饒此反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上無事則不興力役豈奪農時而民自富此申上文彌貧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王元澤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羊祜曰我動則民邪我靜則民正此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我無欲而民自樸

唐明皇曰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樸者性之全我性全而無欲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申上文奇物之義此章主無事以取天下也自天下多忌諱至盜賊多有此有事以取天下之過也自我無為而民自化至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無事以取天下之證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河上公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也

唐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朴矣

呂吉甫曰淳淳者言其不澆於薄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唐明皇曰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然而凋弊矣

舒王曰悶悶者無所分別唯其無所分別則常使民無知無欲故其民淳淳察察者有所分別也有所分別則其民不能無知無欲而常缺缺矣

呂吉甫曰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

禍兮福所倚

河上公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

福兮禍所伏

河上公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

唐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朴此則禍為福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之所藏也

禍福倚伏在吉凶之域者將何處也蓋禍至不懼省躬自咎以免於禍而已將處乎禍與福之間也若是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莊子曰寧於禍福

孰知其極

河上公曰禍福更相生誰能知其窮極

孫登曰孰誰也極盡也夫禍福相因倚伏無定禍因福至福假禍來孰知其盡也

其無正邪

王元澤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爲是欲定其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智乎雖然以爲無正者是以無正爲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御註通天下一氣爾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爲終始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所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眞乎

陸佃曰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於無正之地而流於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於迷而已矣故曰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註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顧歡曰方正其身妖奇自隔不以其方割彼從我也

廉而不劌

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王弼曰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汚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

直而不肆

河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也

王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拂於物所謂大直若屈也

王元澤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爲直而常委曲以從理

書曰直而溫溫則不暴內直而外不暴以凌物所謂不肆也語曰質直而好義

光而不耀

御註直而肆則凌物而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爲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爲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誇世末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王元澤曰光以爚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爚物哉

此章言禍福正奇善妖相生而不可知民之迷此固以久矣柰何復以察察之政始之則民安得全其樸乎是以聖人雖方廉直光以處己然未嘗顯迹以示人蓋取此

悶悶去彼察察而寧於禍福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御註保其精神而不以外耗內者嗇也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人之所以為人天之所以為天者也唯嗇也愛養精神然後俯治人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復

呂吉甫曰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也苟唯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敝精勞雖欲反其情性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

王元澤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為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呂吉甫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矣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

王元澤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為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呂吉甫曰重積德則德之至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呂吉甫曰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乎

呂吉甫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者而無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舒王曰國者皆出於道也故以道為母如此則沒身不殆也故曰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蔕

王元澤曰人以性命為根外乎此者皆枝葉也失性之人感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氣衰而蔕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嗇則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蔕固蔕固則形連乎命而遲脫矣

陸佃曰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道者萬物之母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呂吉甫曰嗇之爲道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生者視之蔕衛而保之則蔕固其視久矣

此章首言治人事天莫若嗇終之以長生久視者蓋長久之道當嗇其精神精神者根也形者蔕也根深則蔕固蔕固而生長視久也昔黄帝問長久之道廣成告之以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摇汝精乃可長生内經稱眞人之道有曰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時論至人則曰積精全神論聖人則曰精神不散歷觀自古上聖未有不嗇精神而成眞者也乃若今時之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喪精失靈形衰早斃豈道也哉故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背之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九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王弼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眞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

劉仲平曰國之大者治之若烹小鮮而已○何也取其不煩擾爾

魚小則易於潰爛民弱則易於煩擾烹小鮮者待其自熟治大國者任其自治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陸佃曰蓋鬼神者無以休止安定則出而爲祟古之人以道莅天下者則鳥獸魚鼈至於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以無靈響也

王元澤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爲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戾而交失其所故靈物得乘釁矣

天下雖大治之在道道常無爲而任自然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以道莅天下也故陰陽之氣無戾人鬼各安其處所以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唐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劉進喜曰神者効驗靈也非此鬼無靈効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物

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聖人不傷民也唯聖人不傷民故天地之和應人鬼各遂兩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註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爲而常自然無

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
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
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
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
而已夫何傷之有
此章欲人君以道治天下莫之為而任自
然故幽明各安其位人神不相雜揉而德
交歸焉帝堯之時絶地天通罔有降格夏
后之世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此帝王無為
而治天下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上公曰治大國者當如江海居下流不
逆細微也
王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
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國下
流也
吕吉甫曰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
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
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

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乃所
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
天下之交
王弼曰天下所歸會也
唐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
納則天下之人交至矣
天下之交牝
王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王元澤曰當以雌靜受物
牝常以靜勝牡○
河上公曰陰勝陽者以安靜不先求也○
以靜為下
王弼曰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
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
能為下故物歸之也
舒王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之所惡
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
牝者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蓋牝常以
靜勝牡以靜為下故靜為君而常處於下
則足以勝牡矣故曰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吕吉甫曰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
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王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小
國則附之
顧歡曰夫大國謙以虛則小國悅以服服
之是為取彼小國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
無過失也○
王弼曰大國納之也
盧裕曰取其容已也
唐明皇曰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
援助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唐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吕吉甫曰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
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
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
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

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河上公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

成玄英曰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故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劉進喜曰小國用柔者更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唐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爲臣妾小國贄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入事大國爲援助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劉仁會曰恃大恐自高故特以爲戒也

舒王曰蓋以小事大者人之易以大事小者人之難唯其人之所難故老子以大者宜爲下

呂吉甫曰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宜爲下而獨曰大者宜爲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禍災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爲下而已

大者奄有四海君臨萬方其勢崇高其位尊極失於盈滿尤宜謙下劉子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海善下而爲王故山在地中爲謙王侯以孤寡爲損此章言交鄰國之道以謙下爲本故國無大小皆當用謙然大者恐恃以自高尤當謙下故特戒云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劉仲平曰奧者至深之居微者一隙之邊以言乎道之妙則喻以奧以言乎道之麤則喻以微言妙則知微之爲麤言微則知妙之爲奧

善人之寶

唐明皇曰善人知守道者昌故常寶貴之以爲用也

王元澤曰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

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之可貴者善人也寶者貴重之意道之爲寶者精氣神是也夫精者身之本保其精而不蕩則形全專其氣而不暴則體充守其神而不散則眞全三者混而爲一此道所以爲善人之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

唐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其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

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善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能自悔卑下則足以免於罪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孫登曰夫言之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之可以加衆人之上夫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聖人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辭以悅百姓之耳飾行以曜萬物之目哉

陸佃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然而美之尚可以市尊行之尚可以加人又況道者萬物之奧乎此古之人所以用斯道覺斯民也而一民覺焉則雖以至寶充滿法界以用施者其功莫之勝也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顧歡曰樹君立輔論道經邦欲以率道天下教化不善人也

杜光庭曰四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民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之天子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之長有三公焉書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

温公曰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輔以師保其君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註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者如歸市

舒王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道而已

王元澤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爲己任有道則天下將自賓璧馬所以招賢爲政之大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故未若不求乎外而進道之要也

此三家說璧馬以招賢

吕吉甫曰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爲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道者不過此而已

此說璧馬所以享上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顧歡曰古之所以貴寶此道者其意何耶問其所由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已免邪故爲天下貴

御註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爲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者如此故爲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吕吉甫曰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寳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爲天下貴而古之人所以不得不貴也

此章言物皆出於道道爲天下貴利而行之者善人也故曰求以得保而任之者衆人也故曰有罪以免以道無所不用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御註道之體無作故無爲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劉進喜曰爲無爲修道業也事無事見道相味無味達道理

無爲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眞無味者道之淡此三者皆道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註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爲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王元澤曰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德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諸法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曹道沖曰報怨以德仇讎便絕報怨以怨相報無盡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纂微曰此重誡也難易大細者則上之大小多少也大是非美惡怨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爲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難於已難爲大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禍患之機藏於細微發於常人之所忽及○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是以怨之作○也必於易細而圖爲之則無怨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御註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踈曰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頹寔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之爾

杜光庭曰防禍於未兆絕患於未萌慎之至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爲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唐明皇曰前明凡人常爲難大之事故令圖而去之此明聖人不爲難大之事故能○○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

成玄英曰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

杜光庭曰解楊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人美之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

多易必多難

唐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成玄英曰此答喻也夫輕易爲罪必招重

大之殃
羅什曰輕而不修報之必重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註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
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
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一體無故也
王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
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惟其難於細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劉仁會曰慮而後動終無悔吝聖人猶爾
○況非聖乎
此章上三事體道也故報怨以德是圖爲
於易細之時終無難大之事非體道聖人
孰能如是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杜光庭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執而守
之執持爲易
其未兆易謀
唐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
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有形兆謀度
絕之使令不起並甚易爾
王元澤曰戒在事物之先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唐明皇曰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
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
微則易散爾
呂吉甫曰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
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爲甚
通諸其心則天下國家無難矣
○王元澤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之於未○
亂也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嚴遵曰未疾之人易爲醫也未危之國易
爲謀也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
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虧童子行之及其
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
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醫
繳不能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
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聖人見端而思末覩指而知歸故不爲福
先不爲禍始蹐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唐明皇曰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
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
生也九層之臺起於一簣之土此明積習
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
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爲始○
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
文
○杜光庭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
慎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
遠矣毫毛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
成於層臺自下而爲高也千里始於舉足
自近而及遠也世之人但見合抱之木層
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以執柯以伐之聚
鍤以壞之馳鶩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
救亦猶倚市門而長嘯終亂晉朝萌沙鹿

以貽扶幾傾漢室黙識遠鑒所宜留神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唐明皇曰爲謂營爲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爲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呂吉甫曰爲之於未有則是不爲爲之也治之於未亂則是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爲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註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勝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爲之於未有則我因無爲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註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呂吉甫曰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
凡民從事至於幾成而敗者以不慎厥終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註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爲而不成
唐明皇曰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呂吉甫曰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慎終如始豈有敗事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御註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爲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絶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陸佃曰捐金於山投珠於淵棄極眞之寶絶窮巧之伎夫是之謂欲不欲忘其仁義遺其禮樂棄已陳之糟粕投既腐之土梗夫是之謂學不學
王元澤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爾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民飽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爲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民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爾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捄其過而反之道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盧裕曰輔佐也人生而靜物之性也以無欲無學輔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爲
杜光庭曰俗學曼衍難復於無爲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敦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

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愼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晏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古之善爲道爾

陸佃曰欲不欲至於無欲學不學至於無學則可以祐神而相天故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祐神者以己之神祐萬物之神相天者以己之天相萬物之天鳥獸固有羣矣草木固有立矣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萬物既已自然聖人於此輔之○夫何爲哉非亂其經也非逆其情也因其有生輔之以全其生因其有形輔之以全其形有虞之命官以上下草木鳥獸有夏之懋德鳥獸魚鼈咸若此章言聖人圖難於其易故持於安靜之時所謂爲之於未有制於脆微之際所謂治之於未亂舉三事以爲喻欲早良圖以杜後艱無爲而無敗無執而無失始終皆愼豈有敗事乎聖人不欲以靜絶學無憂輔物自然之性以體無爲之道然後復易持之安終無難圖之患矣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惔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王弼曰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

溫公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曹道沖曰民智則生姦民愚則反樸明者明民以其智也非以明民所謂不以智治國也愚者智之反也將以愚之使民去智反樸忘是非絶美惡同乎無知無欲矣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舒王曰夫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言古之善爲道者不以聖智示人欲使人無知無欲而愚之也故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鉤餌罔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愚則無知智則多詐民多智詐巧僞滋生所以難治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盧裕曰捨道任智大僞生焉僞生於下智○出於上上下相蒙爲害大矣

唐明皇曰以用也賊害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出則姦生令下則詐起國家所以滋昏而爲國之賊也曹參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以之弊故上經云智慧出有大僞是也

蘇子由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唐明皇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朴日興人和則年豐故國之福也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新說曰堯舜之智在於不徧物禹之智在於行其所無事不徧物則不察物以為明行所無事則不鑿物以為利則可謂善用智者也若夫老子所謂不以智治國者則在於存之然後民利百倍

知此兩者亦楷式

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為賊不智者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

唐明皇曰任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為君楷模法式

呂吉甫曰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唐明皇曰玄深也妙也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遠玄妙至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御註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劉仁會曰玄德難測故曰深無往不備故曰遠棄智任愚故曰與物反也

玄升而入小而與物辨故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顧歡曰雖於俗為反而於道為順

此章言密用其道使民由之而不知無巧詐之智還樸素之純能知此以為法是深遠玄妙之德去智而循天之理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悲六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顧歡曰江海處下故百谷宗之王者居謙則萬物歸之

故能爲百谷王

唐明皇曰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民子來而不厭爾

直以卑下故能爲百谷王王者歸往之義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河上公曰欲在人之上法江海處謙虛欲在人之前先人而後己也聖人在民上爲王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而不以爲重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心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呂吉甫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唯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羅什曰心形旣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呂吉甫曰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以謙下爲主江海善下故爲百谷王聖人言下身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夫孰能與謙下者爭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杜弼曰肖似也不與物同故曰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蘇子由曰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徧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註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爲大乎

王弼曰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呂吉甫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其無乎不在無可疑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爲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若有所肖則道

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爲大乎
王元澤曰肖者有所似道爲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者也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唐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治身治國也
王元澤曰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爲大也

一曰慈
王元澤曰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末爲戚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爲者也
唐耜曰慈愛也禮記曰爲人父者止於慈慈益也慈者人之本父子之道天性也人之慈孝自得於所性之中無待於外矣仁者人也以兼愛爲心去性遠矣老子方明道德之要故以慈爲寶
宣聖五常以仁爲首釋迦十戒以殺爲先三聖雖殊以慈爲本則一也

二曰儉
顧歡曰寶精愛氣不爲奢費
呂吉甫曰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爲紀非儉乎
儉德之共也大禹修身以克儉爲賢文王爲治以節儉爲化儉之爲德大矣哉書曰恭儉惟德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顧歡曰覆謙居後不爲物先
呂吉甫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已獨取後非不敢爲天下先乎
王元澤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爲貴故聖人寶之
孔聖以仁道爲本以儉讓爲德亦寶此三者而已

夫慈故能勇
王弼曰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
呂吉甫曰夫慈爲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帝舜性仁形爲四罪之誅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文王視民如傷可謂慈矣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乎

儉故能廣
顧歡曰治身愛氣則性命自延治國愛人則德化自廣
儉以修身則精神不費儉以治國則財用有餘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註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爲器之長
河上公曰不爲天下首先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
舒王曰不敢爲天下先則物莫爲之先故能成其器長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

矣
御註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要則剛强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顧歡曰棄捨慈悲且爲勇敢謂負氣輕死以不懼爲勇不寶其氣而捨散其精不愛其人而廣用其力舍其後己但爲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註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唐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河上公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
王元澤曰三寶皆以慈爲心言天救衛之者以其慈故也
此章言道大而爲寶者三三寶之中以慈爲本故篇終言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盧裕曰士者將帥不武謂不以武凌人
呂吉甫曰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也事道則不爭勝將人則用人之力何所事武
若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善戰者不怒
御註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胷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
舒王曰不怒則善戰
呂吉甫曰爲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固其宜也
戰危事也善戰者弔民伐罪而已豈有私怒以用危事而害民者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
善勝敵者不爭
御註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彌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
劉仁會曰德感物賓故曰勝敵兵刃不交故曰不爭
爭逆德也不爭而勝乃爲善也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御註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雖窮海内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辯雖彫萬物不自説也故辯者爲之使

河上公曰善用人自輔佐者當為人執謙下也

纂微曰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

是謂不爭之德

呂吉甫曰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註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智也

呂吉甫曰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人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御註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此章言善為士者不武夫不怒不爭用人之力是不武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故可以配天無為而無以加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御註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客者也

顧歡曰在國先舉在陣先動為主和而不唱迫而後動為客先舉先動驕盈必危今欲順天應人以自全保既不先舉是不為主不得已而用是故為客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註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呂吉甫曰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

王元澤曰不勇於殺伐

是謂行無行

御註善為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唐明皇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張君相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動雖行無行

王元澤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唐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者不怒若無臂可攘

仍無敵

御註善勝敵者不爭

顧歡曰仍引也人既服德則班師振旅雖欲引敵無敵可引

執無兵

御註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唐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今已惡和為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王元澤曰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成玄英曰內明敵前境也輕染諸塵則致三塗之禍

輕敵則幾喪吾寶

成玄英曰幾盡也輕敵則好勇而不慈廣貪而失儉好進而不退盡失前三寶

吕吉甫曰苟爲不能出於無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喪吾之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唐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

王元澤曰哀憐之心慈也慈故能勇所以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之言兵刃相敵也

此章言用兵出於不得已故爲客退尺不敢輕敵恐喪其寶故舉兵相加慈哀於人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道炳而易見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爾

蘇子由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用見於起居飲食之間爾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易則易知近則易行以其至易也非思慮擬議之所能喻所謂不慮而知也以其至近也非步驟遲速之所能至所謂不行而至也用智以知之則淺矣故天下莫能知用力以行之則莫能至故天下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註言不勝窮也而理爲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爲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言以無言爲宗事以無事爲君得其宗而易知識其君而易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者不知其宗與君而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蘇子由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爲貴也

纂微曰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希少矣

惟知者少此所以爲貴也使淺識以知聖人則豈足貴邪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内匿寳藏德不以示人也

王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眞也

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顯故難知而爲貴也

褐者麤淺之服玉者精貴之寶被褐者顯麤於外和光同塵若愚若昏不殊於俗懷玉者藏寶於内懷道抱德匿名藏譽不示

於人與琨中玉表者異矣莊子曰聖人懷之衆人辯以相示也此章言道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言有宗事有君也夫惟有宗與君是以知者少也聖人所以難知者實此道而被褐故爾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呂吉甫曰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矣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膺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矣

溫公曰知之如不知則遠怨不知而强知則招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唐明皇曰夫惟能病强知之病是以不爲强知所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呂吉甫曰夫惟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王元澤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此章言道本無知知其不知爲上不知而用知以知之則爲病聖人之不病者知知之爲病而反乎無知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也

成玄英曰內明威刑也所謂經戒科律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一切衆生未解眞理愛樂世法輕而行之則冥中大刑必將至矣

劉仲平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人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

有威可畏謂之威衆人不知畏天之威則無所不爲此天之大降其威虐而禍罰所加也故曰大威至矣書曰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無狹其所居

御註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唐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無厭其所生

御註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夭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河上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託空虛喜淸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腹爲伐命散神也

劉仲平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

命也故聖人不以人滅天不以故滅命
王元澤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朴乃隘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惟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彼聖人不然使民逍遥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千威者乎莊子曰狶韋氏之圃黄帝之囿堯舜之宫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河上公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淡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也
顧歡曰人不厭生生不厭人人不棄道道不棄人故曰生與人相保人與道相得
西昇經曰神常愛人人不愛神若人不厭其精神則精神居之而不去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河上公曰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而藏之於内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高榮名於世
呂吉甫曰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所居也自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嗇而遺生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
劉進喜曰保養眞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甲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明以自知而不自見以矜能則其性廣而物不能蔽所謂無狹其所居也仁以自愛而不自貴以賤物則其生全而物莫能傷所謂無厭其所生也夫然則豈至於千天之威乎

故去彼取此
顧歡曰去彼見貴則威罰外消取此知愛則生道内足
此章言上失其大道之化民亡其性命之眞故雖有可畏之威而弗畏也唯無狹其居以盡性無厭其生以至命豈有千威者乎是以去彼見貴取此知愛亦使民廣其居而不狹保其生而不厭也聖人去取灼可見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顧歡曰不懼曰勇必果曰敢謂見威不懼必果無回强梁使氣殺身之術
成玄英曰勇謂猛進也敢謂果決也殺謂死滅也言進必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
羅什曰心定所行果而望得眞去邪來遂獲其罪故言殺

勇於不敢則活
羅什曰行柔弱唯善是與則獲其利言活活長生也若進心虚淡不敢貪染則長生
顧歡曰謂獨立不懼不敢有爲守柔盡順活身之道
舒王曰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勇於敢以不必必之故多兵而殺勇於不敢以必不必故無兵而活
呂吉甫曰用其剛强而必於外物者勇於敢者也則死之徒是也故曰勇於敢則殺

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河上公曰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活身爲利殺身爲害

王弼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呂吉甫曰勇於敢者人以爲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爲害而利或在其中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註晦於人者佯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孰從而知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迕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唐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不言而善應

王元澤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酬酢萬變無一不生

劉仁會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故言善應

不召而自來

御註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徤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繟然而善謀

蔡子晃曰雖坦蕩平夷善能謀圖善惡毫分不差

王元澤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註密而有間人所爲也天則雖疎而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爲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爲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曹道沖曰物不能逃者天網也恢大疎略物無漏者

包羅上下六合萬物不能逃其內者天網也恢恢甚大雖則疎略賞善禍淫毫分不失此章言勇於敢與不敢夫勇敢者天之所惡雖聖人猶難於勇敢下文言天道謙虛當視以爲法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顧歡曰柰何猶如何也道德陵夷刑罰深酷則生不足懷死不足畏人不畏死本由刑政之苛如不慕大德以生人更設嚴刑以懼物民將抵冒而終不化修己奢淫則精窮氣竭萬神交落動之死地不能制情遣欲更爲險行驚神

上失其道民無常心以抵冒法禁何死之畏上猶以死懼之釿鋸制焉繩墨殺焉而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御註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河上公曰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刑罰

王弼曰詭異亂眞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

唐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司殺者殺之

杜光庭曰司主也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也至矣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筭毫分無失如陽宫之考較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此四司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斵

河上公曰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斵木乃勞而無功也

夫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

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斵木也必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也

呂吉甫曰聖人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者有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者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

此章言民無常心而不畏死當先化之以道不可威之以刑若民畏死而爲奇者誅之孰敢有犯然不可以自殺而有天之司殺者若代殺之是猶代大匠斵未有不傷其手矣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註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呂吉甫曰一夫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耶

王元澤曰張官賦祿制禮用則將以富民也而費多增稅末盛本衰適使之飢而已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魏君重斂而碩鼠之詩作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御註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朴

劉進喜曰有爲則政煩無爲則事簡簡則易從煩則難治六情難制由一心之有爲

呂吉甫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爲故難耶

王元澤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困俗彫巧僞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

無爲而治者舜之所以爲帝垂拱而治者武之所以爲王帝王興成皆原於此經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纂微曰賦重政煩民亡本業則競求寶貨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者故曰是以輕死

呂吉甫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

溫公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

矜生太厚欲利甚勤觸刑蹈險視死輕矣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御註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無以生爲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所以賢於貴生

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此章言賦重政煩民亡本業是以輕死此三事皆以末傷本者也貴生則異於輕死無以生爲則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河上公曰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

河上公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上公曰和氣散也

嚴遵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氷可折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河上公曰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強者

死柔弱者生
唐明皇曰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爲强梁者亡身失性也
吕吉甫曰道之爲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强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於柔弱其可得乎
是以兵强則不勝
御註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王眞曰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宫此數家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兵强則不勝之驗也
兵恃其强則必驕矜驕矜者敗亡之道也
秦皇至强不二世而亡項氏暴强不旋踵而滅
木强則共
御註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强則伐而共之矣
林木茂而斧斤至木强則伐而共之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註柔之勝剛弱之勝强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以濡弱謙下爲表
仰觀乎天天積氣而在上地積形而在下遠取諸物木條柔而在上幹堅强而在下以此推之則堅强居下柔弱處上可知矣
是篇汎論人物皆以柔弱者生堅强者死欲全生道者可不鑒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御註天之道以中爲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叙
嚴遵曰夫工人之爲弓也無殺無生無嚮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絃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爲主調和爲常故弓可抨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
張君相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下不高中前期也爲行之道亦務中平太高則衆所不容傷下則非議所聚抑高舉下合理源也
唐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宇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註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註人心排下而進上虚矜獨而畏高明
王元澤曰人道任情故不均
河上公曰人道與天道反也世俗之人損貧益富奪弱與强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註不虛榮獨而畜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河上公曰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也

王元澤曰有道者與天合道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羅什曰得此虛通而無思無慮豈有心智而欲貴己之賢能不恃其爲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無自滿之志恃爲處功則見賢見賢則是以有餘自奉招損之道也

此章言天之道以中爲至故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聖人法天不恃爲處功以示其賢故受益而無損非知天者不能與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呂吉甫曰天下之物唯水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爲能則是攻堅强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水是其無以易之也

水隨物萬變而不易己者以其柔弱故也人能體此雖應萬殊之變而吾心常一故能勝物而不傷

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河上公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水能滅火陰能消陽知柔弱者久長剛强者折傷恥謙卑好强梁

是以聖人言

謂下文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王元澤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爲德也受國不祥其納汙守辱之義乎

引萬方之罪歸己是受國之垢濁也故爲一國之君主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也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正言若反

王元澤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道之至正

蘇子由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此章言柔弱勝剛强故先舉水以爲喻後引聖人言以信之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呂吉甫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爲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哉

人君不能無爲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爭怨惡並興人君立法以繩之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怨柰何姦詐愈甚而怨惡益多則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上公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爾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

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合之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曰不責於人是故不罰不責何怨何和

王𣷚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牛馬者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悅乎

王元澤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已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券蓋獻者并券以進是知左券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契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王元澤曰不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

嚴仙曰求諸已

有德之君司察契信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河上公曰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

嚴仙曰求諸人

舒王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以為無德也

徹通也無德者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玆徹也秖所以為蔽歟故曰樂通物非聖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呂吉甫曰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王元澤曰唯天無心但善則與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此章言有心和怨不若無心司契和怨則必有餘怨司契則不責於人天道無親唯善則與是亦執左契不責於人之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河上公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示儉約不奢泰民雖衆若寡少不敢勞也

臧玄靜曰土地不多為小國士卒不衆為寡民

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

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

小制國則事簡寡聚民則民淳事簡民淳可以復太古之治矣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舒王曰夫民之寡則吾之用亦狹矣故小國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不用矣

王元澤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伯器清靜之治務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興作終無連羣聚衆之事故雖器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河上公曰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

王元澤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

重死者不輕生也與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者異矣不遠徙者安其居也與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者異矣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註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纂微曰刳木為舟以濟於水斲輪為輿以通於陸蓋適遠之用也無為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本絶往來何所乘用

張君相曰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內明舟輿以喻小乘甲兵以喻小智行人心安實相廢而不用

王元澤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曹道沖曰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冑戈矛不戰安用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王元澤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唐明皇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樸還淳復歸於結繩之用矣

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世人人淳樸文字既興詐偽日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曰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御註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唐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王元澤曰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為此也老子大聖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

義終焉

呂吉甫曰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道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嘒管清磬而加之朱絃踈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亦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巳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趨留而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彼也則其肯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乎泰不可得也即沒而不言猶屏玄水徹踈越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而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近而不交無求之至也是篇言小國寡民則事簡民淳可復太古之治自結繩而下皆太古之治也誠舉是書以化民其効可以如此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舒王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夫治天下至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死而不相往來則治之極復收歛而歸於道故次之以信言不美

王元澤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口淡乎無味何美之有

盜言孔甘甘者味之美者也貌言華也華者色之美者也巧言如簧簧者聲之美者也信言者以道而言也淡乎無味而非道也言無華綺而非貌也言無韻麗而非簧也此所以不美歟

美言不信

河上公曰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僞多空虛

舒王曰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故美言不信

王元澤曰離道而語事物雖足以美淺聞之聽而非至論也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善行道者無辯說

辯者不善

唐明皇曰空滯辯說故不善

王元澤曰言以明道而已道要不煩何用

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

知者不博

御註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經曰少則得

纂微曰夫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根本得其要而已矣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

博者不知

御註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

蘇子由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

王弼曰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王元澤曰為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能贍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曹道沖曰博施之富無盡不積之應無窮妙用日生求之不屈大施日與取之益豐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不積亦虛而已虛故足以應孳實而不屈所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虛谷曰人道利於此者或害於彼天道均平故有利無害

顧歡曰善者得道以成惡者得道以化同歸乎一利而不害

天法道故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呂吉甫曰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無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其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於無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既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刳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有所不利者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唯聖人之道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聖法天雖為也而為出於無為化成事訖不與物爭故能全其聖功也此章總敘作經之旨體道而言也道淡無味故不美言以明道故不辯道要不煩故不博聖人體道故不積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故愈有愈多天法道故利而不害聖法天故為而不爭誠欲體道德之說莫尚於利物而不爭故以此終焉

道德一合論

未形之先道與德俱冥既形之後道與德俱顯孰為道乎物莫不由者是已孰為德乎道之在我者是已自其異者視之道之與德雖有兩名自其同者視之道之與德不離一致道降為德而德未始外乎道德出於道而道未始外乎德南華經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自其有一未形而言謂之道自其物得以生而言謂之德又曰德總乎道之所一道德合則渾而為一離則散而為二今言道德經者是也言道經德經者非也後人見上經之首取其道可道因名為道經也下經之首取其上德不德因名為德經也茲道德之所以分裂歟上經止言其道何以言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是道不離於德也若下經止言其德何以言道生之德畜之是德不離於道也以經考之道德相須不可偏舉嘗試論之夫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居後故處於下道德合而為一不可分而為二也西昇經云道德一合與道通也南華經云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以是推之道德相須而不相離也明矣

司馬溫公述要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道德眞經疏義卷之四 一原闕卷之三 悲

趙志堅著

德經

上德章第一

道是微妙之本本尊妙稱上德是應濟之迹迹甲故言下今此卷中合有四十四章大分三別初一章立宗次四十二章廣談義理後一章結會歸宗初章之中自有五別初明德有受執遂成上下次明五德降殺由人與時三明意漸澆訛失道德行體四明忠信不足華薄有餘五明有道文夫去華歸實四句一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與道相得故云德也德有二義一者本德道之妙用隨類生長咸令有益二者修證契道之人初得眞性終復本道既能自得又令他得所得者道故云上德不德者上德也德與道契利物弘深功成迹隱德不彰盡百姓日用而不知萬代資之而不識此詮有德高勝無比故稱為上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夫心境兩忘物我齊貫與道玄同者方謂之德今則矜執未祛封著猶在雖則德亦備矣自見猶存為未全忘故名為下下十

一句二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以用也無爲言內心虛澹無欲爲爲無以爲謂境物虛淨俗所有法皆無用爲此述上德之妙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未能虛遣貴愛有爲成功立事故云爲之欲榮利以潤家國名譽以揚己故云有用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仁者恩惠之迹恤人不足損己惠之矜人有過私恩宥之此爲之也成濟不以爲功施恩不望其報此無以爲也荷恩者衆懷惠者多從化如流承風自靡仁道最優故稱上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義宜也人無分理物失其宜時有剛潔之士不容私邪明斷是非審分曲直咸得分理不失其宜者義士之所爲也近徇榮祿遠乎功名此有用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履也俯仰進退履踐合度謂之禮攘奮臂也仍引也備得節文名之爲上夫禮者制形之法淳風漸澆人情險薄心不相與形又倨傲從外設法且制容儀庶使心逐形柔內隨外順身既合禮心漸得理然有情貌相反形順心違心有姦欺形不應禮故有忿怒奮臂更相牽引此謂失禮之初亂之首也下四句三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即上德也後德謂下德也上德合道故名爲道初爲對道所以稱德今對後德復以爲道人既不能行於上德虛忘之道而行下德有爲之執下德者諸行備足但不忘耳仁者恩惠仁恕德中之一行時人不能具德此獨偏有一行仁中最勝故稱爲上仁由行仁以得人其次行義以斷割義以刑伏仁以恩從故仁勝義也義猶用刑以伏心禮唯制形以應節故外有屈折之容內無柔順之行斯則外君子而內小人故有攘臂忿爭者也下六句四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則誠心唯一信則從命無二自淳至澆禮爲下極忠信之心數薄空事容儀身逐心邪故爲亂首且道心無限唯貴淳一故擁腫鞅掌之與居而遺其屈折也禮文有數務存規矩故進退俯仰之中節稱以爲上此則道貴心而禮貴形夫制心者入道制形者從俗心無道而從俗不亂如何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前識有二一者心實未知口先言知識在知前故云前識二者役此之心競爲先識夫知者先以心知而後口言今乃心不知而口言知者則口識在於知前此爲道中之華薄也失淳厚之風長貪競之俗故爲失道之初澆愚之始下六句五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丈長也夫扶也有大德而能長養羣品扶護蒼生者謂之大丈夫其行心也處其厚

不處其澆薄唯道是務豈知禮之所用乎厚薄同是一物但有好惡華實則論眞假故華假不及實眞

居其實不居其華

大丈夫有道者也心守眞實不處華偽以此勵人

故去彼取此

立身爲行去彼華薄取此實厚爲厚實近道以爲此華薄遠道故以爲彼

昔之章第二

大段之首其中四十二章廣論諸義前章明五德降殺至禮爲亂此明萬人守本歸道會理前指其失令示其得隨機汲誘所以次之章中四別初明有色有形同資一氣次明生徒衆成勸無爲三明損高就卑示爲久要四明捨貴就賤方得歸眞 八句一

昔之得一者

一元氣道之始生者也古昔天地萬物同得一氣而有生成此句總說生由下別陳得一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氣分爲陰陽陽氣清上澄爲天天得一中之清氣而爲天故清明也陰氣濁下凝爲地地得一中之濁氣而爲地故安寧也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一氣之中有非陰非陽者名曰和陰陽既判和之陰多者爲鬼神及山川之精神鬼等爲得一精靈應用而不窮川谷流益而不竭川谷精靈亦如人之有神也

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萬物者懷生之總名人最有靈而居萬物之首王侯偏得中和之秀而爲衆人之長天下政教之主

其致之

致得也結上六事同得一氣而有生成下六句二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

一者氣之始至虛無象者也天地得之以清寧亦須守之以長久若有爲有欲自當失一則天無一以保清將有昏濁破裂之象地無一以守寧恐招振動發洩之禍夫一者可以始終得不可始得而終失此一初得之不由己後失之必由人故舉裂發爲戒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

神若用一沖虛自得靈異不測如則驕矜必當功用休歇川瀆精靈自大自滿與一相違則川澤乾枯水源焦灼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蹷

一者道之妙氣有形之本人若能歸本守一則生全逐末失一則性滅王侯無一以處貴恐速敗蹷言崩墜也此六事同戒憍盈其天地神谷亦言及者爲天地神谷俱有精靈因人戒勗故遍及之故序訣云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下五句三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夫守一道者唯有沖虛無論貴賤其有謙損下賤則近道而安全矜誇貴高則違道而毀滅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孤獨鰥寡人中惡名不穀亦不善也穀祿也自謙無德不堪受祿行心若是豈非以

賤為此言能用一處貴耶非者問云是以
也下三句四

故致數譽無譽

譽讚美也就譽推數無可譽者王因衆貴
共名為王推王實體無王定相何則四肢
百體各自有名無名王者若共名為王則
假合非實檢尋名起從百姓來由百姓自
是虛假名王何能有實內則無王定體外
亦無王實名內外皆無非內非外誰為名
者以此數譽無譽可得一切諸法例同此

○妄有本作與及車者並同此釋然此經文
約理廣義體多含推斥衆縁洞忘心相老
君莊子具有成文故莊子云假於異物託
於同體異物既假同體未具又云令指馬
百體而不得馬而馬繫於前謂之馬也又
西昇經云合會地水火風四氣時往縁地
水火風言四大也四氣謂四時之氣四大
假合因時代謝暫得成身四大不能各生
要待衆縁合會共成人身四大各散身在
何處依文說義不作此釋要須使依先儒

訓解何以別於道俗之與乎其傳宴徒既
其文未既其實乃云流俗道士染習胡義
若以道士可證遂云染習欲將經論置在
何方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古本琭琭玉貌硌硌石次玉也今依仙公
本禄禄驅驅之稱王者人間所貴落落廢
棄之名石者物中之賤為道者不欲如玉
之貴驅馳不息寧當如石之賤安閑歸道
令不言處玉石之間者為此章唯從下從

○賤元無取中之意

返者章第三前明同氣受生有爲者此明同人處代無事者生逆末歸本對明得失有兩別前明棄迹有爲歸本無事後明指陳生本令物依尋兩句前

返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返歸本也動者事業也凡人以移故就新
為動為道者捨末返本是有道人之事業
故云道之動身安心寂不動也捨有歸無
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為
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為身有之

名返也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安然
亦有返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
返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下三句後

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一氣也雖未形已是有氣故言有天地
萬法皆從一氣而生故云生於有

有生於無

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於無推極生
源指道為者欲令衆兆歸心有所前言返
者返歸此無也

○上士章第四前明示道根本令物同歸此明上士不疑勤行信用前勤後習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三人聞道信謗不同次明引古法言教人隱德後明雅道善貸平等生成七句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道即前言無能生有為物返歸者上士聞
有此道信用勤行心不疑惑上士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存有也亡無也雖聞有道心不全信時欲
歸趣復疑是虛者中士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聞道虛無寂寞無爲無形不信此妙拊掌大笑者下士也以此信謗辯士之上下不笑不足以爲道

不足猶不得也下士以柔弱爲怯不競爲愚故笑之下士不笑者以多聞爲強辯爭爲德詐妄爲智苟得爲能此實非道而爲下士所重故以爲德而不笑此豈可爲道故不足爲道也下十三句二

是以建言有之

以此虛忘柔弱爲下士所笑故引古法言證成所笑之法爲是建言上聖法言也有之則下文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此是古聖法上士信而勤行內心明而進修外迹如闇若退

夷道若類

內心如道平夷外迹不殊俗類有本作纇謂節纇也心平迹纇與纇未殊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谷者虛容受納上德纇之內心潔素外如污辱德業廣備迹似庸愚故如不足

建德若偷質眞若渝

偷盜也渝變也建立德行如彼私竊恐人知覺意在藏名因斥誇衒有古本作輸謂委也又云愚也又作揄引也奕云異此字者非書義也但老君大聖爲俗說經務在當機得意爲善豈假腐儒訓釋然後成經雖有輸揄以偷義爲正渝又云淺色內心純質守道不移外迹順時隨物變易言淺者眞迹非穢非淨似青白難辯之象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此下四大明道業成就方正也行至王之道者無小隅角不修細行細行妨道小隅害正大器者道心也有爲之物雖大早成無爲道器非久不成故言晚成也以此寬朝爲暮望者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大音謂詮道之言也懷道者幾感後應無問無言問道者寡故大音希也因戒多言懷道抱德身崇質素不事修飾故云無形

此戒飾容儀下三句後

道隱無名

此明道體至道無形人共不見故言隱無體可名所以無名衣被通生強名大道前八若四大皆法此道外隱內明以爲宗旨

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明道用夫歎也唯獨也歎美萬法之中獨有道善能貸氣成就萬物言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苟成早來有成有歸由乎貸且之功文有深意

善貸

道生章第五　前明道雖善貸成就德業此明道有神妙爲生源成德生形所以爲次有四別初明生物因由令識根本次明凡愚妄惑向背情生三明舉果戒因示其損益四明強梁非命重易迷徒四句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至無也一妙有也至無不無能生於一道是一體一是道氣氣因體生故云道生一道雖生一還在一中神用資通麤妙異耳一外本道元無虧減一者元氣也亦曰

太和以數言之謂之一以德言之謂之和爲氣之始復云元氣妙有不有無色無聲不有而有能生於二二者麤氣謂陰陽也且一之爲物也從無涉有至微至妙理殊空寂不得言無器象未形不可言有包含萬象混在其中有神用能清能濁清氣爲陽濁氣爲陰陰陽同出故云生二陰陽分判一布二事二外本一全然若舊二又生三三者形質已具謂天地人也純陽清而爲天純陰濁而爲地和氣爲人和者一氣○

○兼陰陽之妙三合爲和若以和清濁而爲天地人者此便以三生三今言二生三生爲和是一氣布在二中故唯言二亦猶道遍三才直以天地人爲三不可兼道爲四其天地人各懷陰陽和三氣備足然天地人外陰陽和本氣亦無耗損其天地陰陽萬物若無和氣不能自立況能生物乎已上從無適有自妙向麤謂之生非如今日以形相生也其人始生而得和清濁二氣虛凝聚結化生成形其神識即和道之精秀與天地同受氣而生故西昇經云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是也三生萬物者天地生萬物人又生人兼長養之萬物咸得遂性自此之後皆是陰陽交感以形相生故云三生萬物也下五句二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人以背後爲陰故言負心前爲陽故言抱和氣在中通貫陰陽調和腑臟然後形神全具故云沖氣以爲和草木從地而生向天而長同是負陰○

○抱陽等有和氣但無識異耳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此下明情欲萌生愛惡斯起則是衆生造業之始孤寡不穀衆人同惡唯圖富貴以自益人共不與反更害之王公取孤寡以自目人共愛之下兩句三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物者人之總稱王公以孤寡自目此自損也終居富貴而益也衆人損物利已益之也自益招損衆人也此文通結前後下五句四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亦易也俗人所教莫不易我無爲之法而行有爲之教故心無謙損命有夭殤

強梁者不得其死

勇悍果決損人益已自強若梁衆物摧抑中途夭折非理而亡既非善終不得其理而死

吾將以爲教父

吾老君也父本也老君爲強梁之徒死不○

○得免故說自損抑之教以爲學者之本校量損益明示將來此章初說生源使人思慕後陳禍咎令知畏捨此則前招後勸者務使去末歸本也

天下章第六 前明強梁之徒不得其死此明柔弱之類而合真摩柔剛所以爲次有兩別前明雅志柔弱能破堅強後明歎美無爲俗情稱及四句爾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至堅各有二義一外二內一外者萬法之中至柔者道也至堅者金石也馳騁

猶走驟也金石雖堅爲道貫穿來往馳騁其中若走驟故西昇經云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二内者至柔謂道心也至堅謂煩惱也千生煩惱堅如金石唯有柔弱道心善能攻擊咸得銷也

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無有者心也無間者道也心除緣念諸有皆盡故云無有至道虚妙無瑕無隙故曰無間入者契合也道雖微妙間乃爲心無所有者契道内空心外彌寛以此校量故

○知虚心之德無爲之行於人大益下三句後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

知道者以身率衆口不言也學道者目擊心行身無勞也身無所爲心無所欲先破煩惱後入無間無爲之益也夫不言者則聽者耳無所聞無爲者則視者目無所見聞見之外則非常人之所知故天下衆人少能及此有能察迹知心者得不言之教也

名與章第七 前明無爲之德不言利人此明有爲之俗多貪害己前得後失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校量名利於身孰親次明貪愛既深危亡亦重後明斷貪知足自得長生三句一

名與身孰親

名者身外之虚譽身者性命之實體命無身則絶身無名則久故智者藏名遠禍以全身愚者貪名喪神以害命所以設問身之與名二者誰親使自校量審令識悟老君爲時人有殺身成名傷其迷妄故設此問以戒君子

○身與貨孰多

貨財之通名求貨者本擬養身今有貪財亡身者似以貨多身少愚之至也是一臂重於天下況全身之利多可計乎此戒小人

得與亡孰病

此雙問名利以失名利爲病得爲不病以道觀之得乃辱行傷義以招禍患此其病也亡則身安德茂福祐生全是無病也夫名利者人所共貪當則爲福過則爲禍當過之分明者鑒之下句二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此以釋答問名者凶器愛之甚者傷神害命喪功損氣故是大費貪求不已得不能散多積深藏自招攻劫凡爲名利致死非理受害者皆厚亡也下三句三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者止分内其分有二一者性分二者物分性分者如人飢須食寒須衣腹飽身溫性已足矣其盈裘不衣餘食不味者性○分外也足則能止謂知也若飽而更食自成腹疾溫而又衣交成熱病内有傷生之醜外招饕餮之名故是辱也二物分者我所應有之物則是已分分外不取爲知止也故無危殆不止者分外强取必有危亡及之飽而更食雖不知足食是已分非他物也爲不自節故有辱名辱雖行醜不至危亡此則知足德優不足過淺知止行劣不止過深因行既有足止不爲辱殆所及者故得保天年無夭損自取長久誰能短

之

大成章第八前明貪名競利身將兩亡此明遺利忘名德業成滿舉福戒禍所以次之有兩別前明有德能損方成滿大後明躁恐缺損靜符正道 五大前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弊猶窮乏也行業大成者終日謙虛備如缺損德充於內利物於外其猶良井隨用不竭故無弊乏前爲求名喪身者由不忘也今以忘名晦迹者德壽全也

○大滿若沖其用不窮

道德大滿者外相沖虛如彼不足隨機應○用永無窮盡既成又滿體德周備

大直若屈

心符正道杜絕私邪大直也迹隨塵俗委順無違若屈也

大巧若拙

善爲方便妙得其宜大巧也因循故事無所創爲若拙也

大辯若訥

甄別眞僞剖析嫌疑大辯也口無便佞得意忘言若訥也下三句後

躁勝寒靜勝熱

此諭說勝極也寒殺氣也熱生氣也陽氣躁極則至寒寒則萬物凋落陰氣靜極則至熱熱則萬物生長以諭於人爲行躁極則德業自虧故無成無滿惡多殺氣則善事凋落故實缺實沖虛靜極則有爲自損故若缺若沖善氣積則功德增長故大成大滿也

○清靜爲天下正

清者外塵不染靜者內心不動不染則六○根清靜不動則五神安寧以此和靜之德可爲天下軌範故云爲正也

天下章第九

不出章第十

爲學章第十一

聖人章第十二

出生章第十三

道生章第十四

歸元章第十五原闕

○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悲九

趙志堅著

德經

使我章第十六 前明閑宄有為危亡難救此明用知行道畏懼誠深慇勤戒勗所以為次有三別初明假設法言令物依信次明人好邪道財德兩傷後明盜以誇人足驗非道 三句一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甚畏

使我者假設之辭介大也藏劉並以為小今依二德有知者有圖之智小有智心行大道施為教方以勞已十殺一人父兄猶

戒況有知施教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蝡蠕之蟲坐而受害淳常之俗因以澆漓三才不和五行失據天下可畏孰有比此所損若是故不敢以纖介之心有知行化下九句二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徑邪道也仁義小行有為薄福俱非正道並以為邪繁徒逐之唯恐不及心迷遠大豈知非正哉大道平夷无欲无事內不勞心慮外不費資財安坐无為天下從化此謂大道之行也人莫能知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朝者弘道之庭也五等同會四夷共歸應表之以謙柔揖之以儉素除殿階也亦謂除故飾新也毀茅茨土階之質飾飛軒文陛之華極雕峻以誇人肆崇侈而自貴此言朝甚除也奪農功役丁壯東皐不作南畝荒涼田甚蕪也嘉穀不登垣頹室露百姓不足家國無儲倉甚虛也理身者朝謂心也心為五神百靈之所會名利得失之

所交是非思慮都集於心故以為朝也自可損之又損以至无為而乃輕質素鄙淳樸言无信實詞尚浮華朝甚除也嗜欲盈懷是非積慮靈府昏穢智識不生心田蕪也道業不修功行虧闕豎頸陳允倉甚虛也

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資貨有餘

身尚華飾衣必輕綺服文綵也心好貪殘益已損物帶利劒也百味盈前无堪舉箸厭飲食也海內珍奇積充府庫資貨有餘也下兩句三

是謂盜誇盜誇非道

此前所有之貨本非已有割剝百姓如行盜矜已所有謂之誇禍咎誠深何得是道上來所斥俱為不行大道行仁義者已云廢道況仁義之外別遊邪徑哉

善建章第十七 前明好徑无厭損人益已此明貴真守分修身利物前病後藥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善人建志守道不移次明修身及家為利漸廣三明以此觀彼知為至觀 三句一

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建者立事之初拔者傾敗之後立志為道正其始固其基不為時事傾拔者可謂善其始也抱守持也脫失離也守道堅固終无脫失者善抱也

子孫祭祀不輟

輟止也子孫祭祀夫有宗廟者子孫興則祭祀續子孫衰則祭祀絕若建立雅志守道无虧積善之家餘慶弘遠上延祖禰下及子孫代有賢明相繼不絕或有以子孫為淺俗者然此經所說不以道俗為限有

子孫者豈不得懷道邪下文則云修身修家廣及天下故知經意普被道俗咸資不可以黃服先生頓隅白衣道士下五句

修之身其德能眞

用道修身者去嗜欲除邪僞精專守一其德眞矣

修之家其德能有餘

翼成後飛德備能化修身事畢以此理家兼使妻子還淳安貧樂道俗態時盡德行日新道業滋長故是有餘

修之鄉其德能長

有道居鄉隣里景慕尊卑識序貪競知廉其德增優故曰長也

修之國其德能豐

用道理國人咸受潤風移俗易人淳物盈故云豐也

修之天下其德能普

道之所在類彼傳燈人無獨親我有重積化被遐邇恩及幽明蓬艾咸安蠢動得性無所不利故謂之普也下七句 二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夫欲觀人先自觀身然觀有多法今畧言三一者有觀二者空觀三者眞觀一有觀者河上公云以修道身觀不修道身孰存孰亡鄉國天下例然但以存亡有迹觀迹以知修與不修故云有觀二空觀者觀身虛幻無眞有處定志經云要訣當知三界之中三代皆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故云空觀三眞觀者則依此經爲觀當觀此身因何而有從何而來是誰之子四肢百體以何爲質氣命精神以誰爲主尋經觀理從道流來初經一氣次涉陰陽道布爲精神元和爲氣命陰陽爲質緒大道爲都匠總此數物陶冶成身心是陰陽之精而爲嗜欲之主神是至道之精而爲氣命之主一身之用無不周矣諸緣共聚各有精麤精者爲賢聖麤者爲庸愚及諸鳥獸皆遇然耳此謂初身從此已後則以形相生有識無情各自爲種蓬惡漸起讀以成業草木無情種性不易人獸有識隨業流轉以此文理次第審觀歷歷分明知道爲母道既是母己即道子識母知子應早歸母故文云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此誠眞理非明慧不知故云眞觀以是當須自愛自惜不墜道風專心事母竭誠孝養不可縱情貪染輕入死地將道種性淪沒三塗既知有母不可安然有意尋求先須知母所在作何相貌今且當觀母之爲物既不是有又不是無來無所從去無所適離諸色象不可相貌求出彼空有不可以方所定迎不見首隨不見後恍惚如失不知所之觀母既知神妙莫測實可尊貴深憶深思勤行法則法則之要事須異俗不得住有不得住無空無所據孤然不動久而又久不覺怡然如有所得向心比母安措之法虛靜相類心既類母與一和同道至神怡故如有得心冥此地則是弱喪至家玄珠已得萬事畢矣餘何所求身既如是次觀家

國乃至天下上從真聖下及虵蟲同毋共氣一法性耳孔懷兄弟未獨爲親故西昇經云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以身觀身要在於此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老君假稱吾以起問示人得知之所由之然猶如是也以此則此經也此經爲識毋之良規告悟真之要術總萬類而歸一混天地而大同者唯此經獨得之矣經理雖明得之者終須行合絕思慮杜事萌無爲○坐忘自驗非謬若勤如披誦則語熟心迷亦猶擊潭求影徒施鑒力其空觀者見空則諸有不深真觀者識真則偽妄自息然則見空之心猶對於有悟真之慧空有俱真空雖捨有真出空有也文由理著理爲情通了則無言希同得意

含德章第十八 前明用道修身鄉國同化此明含德養物毒害無加自人及物所以爲次有兩別前明淳和內充外物無害後明知和有益不知數損十句前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道德深厚者和氣內充物邪無害其德深遠人莫能知赤子共見故借爲喻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蛇蝎類蛇以口齧蝎以尾刺螫行毒也攫搏也又云爪持物也此鳥能以爪搏持人將遠食之猛獸虎狼之屬含德赤子並爲淳和內充故得毒蟲猛獸不加搏捉善氣感物乃至於此

骨弱筋柔而握固

○赤子初生未有毛髮肉赤蠢蠢故云赤子○此時筋骨虛弱以四指握拇指謂之握固握者閉固和氣也淳凝未散握不勞疲自然如此非爲有心故然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

朘赤子陰作動也牝牡牝雌牡雄未知陰陽交合之事而陰動作者良爲和氣充盈非關情欲使然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嗄聲嘶咽也終日號啼聲而不嘶咽者和氣內全之驗也下七句後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夫和之在身聲啼而不嘶物毒而無害人知有此益者故日日勤行守和之事以爲常業此是修行不斷之常下常是延生不變之常身既得常生知益明故云曰明上知但知和可行此知心猶闇下知爲守和得益則身常心明前因後果理自明矣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者吉凶之徵候行益則吉候行惡是凶候益生者多貪厚養日加祆怪不祥之候○也氣和氣也心虛靜則和氣歸奔躁則和氣散變柔爲剛日益強猛剛強者死之徒與死同類故是不祥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則老者法喻雙舉內言一身取諸物先壯後老天道之常何乃非道今言貪欲感謂之壯心識昏謂之老二者俱失故云非道已止也既能告之以非道則不可使久行須加勸勉令其早止

知者章第十九 前明益生使氣謂之非道此明閉門塞兌

方謂之眞以謂對失所以爲次有兩別前明塞兌不言斂於知道之行後明忘貴與賤成於離俗之心 九句前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道貴行不貴言心能知道身力行之不以利口多言謂之知道何則知道離言言則非道故不言也若知而不行言亦非道況不知道唯事多言

塞其兌閉其門

門兌前已具釋塞閉有二一以事閉二以理閉事閉者口多貪味以薰血成罪自是非他出言招禍耳目聞見過患彌多諸根起惡晝夜不息此則依經戒閉塞二理閉者爲能闇道境不亂心欲食亦無所味欲言亦無所道恣耳目之視聽不足見聞放心神於有域寂然不動中人閉塞先事後理上士悛悟心境齊忘心虛境無誠謂善閉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折除也紛結恨也六情外閉三毒內銷道來居心紛銳自息昔有今無由道挫解非謂尚在將道銷除

和其光同其塵

和光晦已明也同塵順俗事也此六句前文已有今又言者爲其於人切要丁寧戒勸故再言之

是謂玄同

玄者無滯之名是前諸行內能知道外能順俗內外中間亦無住著與理冥一故云玄同下七句後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

玄同之德虛淡之士神凝物表志洽道源雅趣懸殊故不可以俗情親附有道君子德芳蘭桂近益體薰望風愈疾故不可以常嫌疏遠

不可得利不可得害

無營無欲不可以財色利無過無名不可以刑名害

不可得貴不可得賤

鄙薄榮寵不可以爵命貴有道可尊不可同廝役賤夫親疏利害生於有心者也今既萬慮都損咎焉喪偶利害貴賤何能及之

故爲天下貴

天下可貴者唯前行也至德高邈玄同清遠榮利不能加俗事無能動幸逢此德誰能不貴已上六者時代之所嬰常人之所患唯當有道者方能免焉

以政章第二十 前明塞兌修身以知道爲務此明爲道畢次當化人自我及物所以爲次三別初明三德爲用廣局不同次明能問知由示其可驗三明我但不作國富人淳 五句一

以政治國

用政治國者諸侯也政謂仁義禮信法令科條等以爲政教理人之法然行之者煩從之者勞可以理小不可以化大故云治國

以奇用兵

奇詐也用兵者如四凶逆人悖亂天常萬姓不安應須良將用兵靜難智者當之難則權道貴詐不可久行

以無事取天下

取天下者謂帝王也無爲無事者是帝王之德心無所欲事無所爲不召於人百姓歸慕四方同至者不爲有心取得故云無事取天下下十句二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何以知發問也之然猶如是也以此者只此三事校量以答釋奇政無事者才也軍國天下者位也位得才則事理才得位則道行是故見才則知位之理亂觀位足辯才之優劣故云以此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此明有事取天下者損物如下忌諱言上政彌貧明下損忌非一類故云多忌諱則法令也嚴科峻法容若凝脂拱手則內迫飢寒從事則外羅刑憲令約事明諱者畧言有三一者家國忌諱言談者失其意二者陰陽忌諱爲事者失其時三者法令忌諱營生者失其業法之所設本擬利人以衆從已則於人不便違則犯禁從則失利故貧也以此驗之知非無事之主若行至禮不諱則人皆自富

民多利器國家滋昬

人者貴賤之通稱利器謂機權謀計堪以損人益已者咸謂之利器雅家與國好事有爲上務權智以禁下下生姦計以侮上上下相謀不行正道人庶僞妄君臣昬惑

民多智巧奇物滋起

滋益也夫智巧者憂勞之奇物謂非常所有智巧之徒好爲異物競相誇尚日益奇能良由上貴珍奇所以百姓澆華益甚

法物滋章盜賊多有

法物謂刑罰之具嚴科酷法杻鎖桎梏之屬施法物本擬防盜楚法多而盜賊甚者良由上好奇物下無則盜法網雖密盜者彌巧犯盜者衆故云多有下五句二

故聖人云我無爲民自化

此下明無事者之得我天王也假設天王辭云我在上無爲萬方自然從化無爲言上政自化明下益四修義意例然

我無事民自富

上無賦役之事下無勞擾之人萬姓安居四民復業女功杼軸男事耕耘淳德充於內良穀盈於外故云富也

我好靜民自正

人猶水也不動則清平平則可以正物不動由靜下効上行物斷私邪人復淳正上文云清靜爲天下正

我無欲民自樸

欲者須求愛染之始樸者心淳未散之前上能無欲下息貪淫厭薄浮華自還素樸

老君之教意不徒然舉此無爲之益對前有事之損皇王得失龜鏡在斯

其政章第二十一 前明化有奇政人迷澆淳此明政有寬猛物致全缺除緊未盡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政有寬急判害不同次明禍福循環未有窮極三明無爲之政直已率人四句一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悶寬緩也有本作閔閔同門音蒙昧也淳淳質直也君上瞢瞢如闇政教寬緩則人皆任實淳厚若愚纔澆反淳福之始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察嚴急明政教之初缺缺具陳亡敗之後此爲禍修身者心王寬靜則五臟安和百關調理如其好用聰察則行業虧於外神氣喪於内因以夭壽故云缺缺下八句

二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倚依也伏藏也禍福者善惡之報也人能空虚其心不爲善惡既無善惡何有福禍及其心行善惡禍福自來禍投於惡福亦在中但禍彰則言有福隱則言無人能改惡行善則福從禍中而起禍藏而福見故云禍爲福之倚得福憍奢而行惡則福滅禍生福爲禍之所伏如其善惡不止禍福終無盡期心爲善惡之主其禍福倚伏同在心中禍福無形隨感即至耳

孰知其極其無正

正者處中之主謂心也福由善至禍爲惡來禍福循環誰知限極良爲偏邪之心妄生善惡其能忘善惡之心者爲正心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祅

上雖心忘善惡爲正未能無心執心爲正非至正也異他善惡故爲奇不招禍福雖言善未堪入道復是祅祅者道之邪也契道則滓穢未盡處俗則憎惡有餘適爲巳之怪行未始近於眞善

人之迷其日固久

奇是住正之癖祅是執善之禍懷病不悟故謂之迷捨邪惡執正善如在囊檻謂之固始乎禍福終乎祅善年劫長遠故謂之久聖慈善救屬在下文下五句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

方正也割截也穢惡也有本作劌傷害也凡有執正直邪爲巳祅行聖人行大方正混萬法以爲一不割截邪曲以從正直自以性足不求非爲巳廉惡人貪穢以此内心眞廉亦同穢俗破彼生祅執善之行

直而不肆光而不曜

肆陳也身行正直口不申陳揚名激貪爲巳怪行四句智德名義各殊論其内心虚忘一也善得虚忘名不出衆則愚者各自得見智者効我韜光明不亂羣闇無所慕無爲之化於此大行

治人章第二十二 前明禍福無極由乎政教有爲此明化人及天先以無爲法式化前從後所以次之章中三別初明無爲法式化及人天次明能用無爲可以有國後明無爲久固自得長生十一句

一

治人及天莫若式

及猶至也天自然也有本作事事業也式法也上文云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有本作嗇謂儉約也然儉嗇一行未足以伏天下故以式爲正化理百姓遐邇同心咸得至於自然之理者無過用無爲之道以爲法式則人無不理天無不合其事業者理化萬人行無爲以爲事業者既得萬人之心又合自然之道

夫唯式是以早伏

伏從也率化萬人四夷早伏者唯此無爲法式最爲切要

早伏謂之重積德

德者行道之迹備合萬德增修不止謂之

重積難化之人早得從道者良爲比德深
廣重疊厚積故得也
重積德則無不剋
剋猶果獲也惟德在躬可以動天地感鬼
神是物無違何往不剋
無不剋莫知其極
德既重積物共尊崇承風慕道何有窮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莫知極有二一者積德深廣量等太虛無
可涯測二爲人歸者衆數無限極德至於
○此方可爲主以養一國之人下兩句二○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母則道也道有生養之功故以爲母
人能有道用道理國則國安人泰祚曆長
久下兩句三
是以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爲前積德之人以道爲國母而得長久未
言守母得久所由今此具陳全生保國之
妙用飛理人之益夫木之爲物下有本上
有實本根深則不拔實蔕固則不落積德
之人身有道心有德無爲守道則命根深
虛心養德則生蔕固根深則命不絕蔕固
則身不滅命延則長生身全則久視長生
言體久視言用故知深根固蔕者而得長
生久視之道也

治大國章第二十三

前明無爲化國深被人天此明以道莅人恩及神鬼德章幽顯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舉事爲喻以明不可有爲次明就理正說以明人鬼蒙慶後明德被幽顯人鬼交觀兩句一

○治大國若烹小腥
烹煮也腥有本作鮮俱小魚也煮小魚任○
之則全撓之則碎喻理國者不可用有爲
也上無爲則天下理而國存上有爲則天
下亂而國亡天下存亡大事也人多不曉
煮魚小事可以喻大理國既爾況修身者
敢事有爲乎下六句三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用無爲之道臨天下者非直人無
惡逆以犯上亦令下鬼無神祟以害人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非爲鬼無神靈而不傷害於人者爲上有
道德之主下鬼不敢妄作精邪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此明歸功於聖人非爲鬼有神自不傷人
直爲沐聖人之化鬼亦懷恩履正不敢傷
害於人下兩句三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兩謂人鬼也人處明不爲掘塚戮屍訶罵
神鬼比人不傷鬼也鬼無灾怪禍祟於人
此鬼不傷人也人以正道莅天下恩霑白○
○骨祭祀以時則人德交於鬼也鬼以神靈
衛護福祐於人則鬼德交於人也此無禍
相及有福交歸

大國章第二十四

前明以道臨物人鬼懷恩此明大國行謙華夷慕德前則用道被物此乃行謙物歸有三別初明大行謙下示其柔勝剛劣次明大小俱謙更相畜事後明偏戒大國特宜謙下四句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地廣人衆謂之大國自謙處卑謂之下流
小國慕德競來交會

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
牝雌柔和靜明行謙者牡剛强躁暴嵛誇競者雌靜謙下則爲天下交歸故勝也剛猛躁暴則人皆叛散故劣也下八句二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爲能謙下於小國則取得小國來歸修身者心自謙柔則爲衆人歸仰王駘聚衆則其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小國自知劣弱卑詞屈節伏事大國故得聚會大國之中欽風請益亦循小見之流除局促慕弘遠内遣我人外詢有道不自矜大謙損推人者比人之下流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或不定也大小雖殊俱行謙下大者取得小國小者聚於大國謙下是同取聚斯異故言或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大國行謙之意無過只欲兼畜小國之人小國意者亦無過欲事大國夫謙者立身之道豈爲欲圖畜事然後行謙令爲大小自謙同氣相感小者入大如歸家大者畜小如子弟情得意洽同由行謙近既同人遠亦同道聖人說法時有淺深爲誘人我强梁且言不過畜事耳下四句三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
兩者大小二國也大欲畜小令已得之小欲事大令又得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其欲
故大者宜爲下
大小行謙從來自下令重云宜爲下者但爲大有淩小之法仍恐謙非久固所以别戒大者令其善始令終也

道者章第二十五 前明大人有國天下歸崇此明至道無形懷生共寶從德之道所以次之有四別初明道與深玄雅善能實次明不善愚闇輕而不珍三明聖心平等普救無遺四明求之易得有罪咸免三句一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
奥深室也道之深妙如奥室之内不可測量也人從道生人自不知道在人中人又不知者良爲人愚道與不識不重唯當上智淑人方能寶愛下三句二
不善人所不寶
不善人謂下士也行有邪惡故名不善心無明慧所以不寶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小人之求利也甘詞美說佞媚前人如市肆交易苟求賤得君子之爭名也尊高已行意在加於人上情圖我勝務取人先此並不善之人非有道者下七句三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上來不善之人非樂然也情昬未悟寧應則棄方便設教漸有庶幾
故立天子置三公
三公師傅保也既云不棄須有教方故立天子三公行權制伏懸厚賞以進善設嚴刑以止惡比天子之不棄也
雖以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則萬物之奥善人所寶者拱璧如兩手合拱駟馬謂一乘之馬天子三公之所

乘居則拱璧盈目行則駟馬先驅誠爲富貴之極終不如無爲坐忘進修妙道何則璧馬榮華未免憂患坐忘進道上獲神眞以此校量不如遠矣此勸天子三公進修上道前化不善令捨惡令化王公令捨善下四句四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此明修道得益不日求言不須勞身苦心日日遠索然後稱得直以無爲坐忘道自來上故云得也西昇經云人能空虛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罪是往時惡報今因坐忘罪自銷滅不日求明得之甚易以免明銷罪不難有此神妙故爲上古皇王賢明出處共所尊貴也

爲無章第二十六 前明道與精微不日而得此明不日能作唯在無爲須陳得由所以爲次有三別初明無爲之行以德報冤次明無爲之心難大不起後明聖絕機兆患難不生五句一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事味者恒人之務也無爲無事無味者爲道者之業也進德之人以三事爲正業故能得道凡人失道得罪者皆由有爲事味等今欲免罪得道者要藉捨有爲行無爲此明心也身廢營構以無事爲業此明身也厭薄甘肥絕除有味餐服玄道此明口也身口者事味之所由論其本則心也若心得虛忘則萬累都盡何獨事味乎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大小言事味等之體多少言事味等之數侵奪名利爲小殺傷人物爲大怨恚恨也或事有小能成大積少成多一小爲大猶自難圖況積少成多何可除絕唯當行無爲者舊罪日銷新業永斷以此德報對宿怨則何怨不盡故云報怨以德也下八句二

圖難於易爲大於細

難是罪之報易是因之小無爲無事之人已無因矣罪無從生其有爲有事之人初因尚小當即除絕省功易盡既不斷除漸至於大事成重大難可圖謀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

作起也言天下者謂凡是難大之事皆起於易小之時色類既衆不可具言故以天下總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凡也諾許也凡是輕易許人者其言易也爲無其行後必違之是寡信也違則彼人致嫌因生忿恨故多難也前舉事物今就人流咸言先易後難欲使在因絕易兩句三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以是凡有易許多無信實自招後患不息前因是故聖有猶難之愼得無患難之苦輕易之因聖猶不作常人庸淺得不戒愼此皆引聖勵凡之辭非謂聖人自畏若是

其安章第二十七 前明積習無爲怨患自息此明宿心未動禍難不生前習後防同志相接有四別初明心神安靜嗜慾無萌次明因小不除積成禍敗三明聖無敗失由守無爲四明務學斷除資輔天性六句一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持者守其故謀者慎其新在安之時心尚虛靜既未動亂守持甚易其次未兆者心已微起未有所著心之與事未結萌兆此時謀絕得免成事用力甚少豈非易邪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微者從無生有已彰色象形段輕虛易可銷散此時不除漸至聚結其次雖有形狀質猶微弱除破不難此四句論心從無向有自微成著皆勸早圖於事甚易如其不早除絕事漸成長從斯已往滋蔓難圖從微至著理合其微在前何也爲微氣輕虛與無相近體微易散狀等烟塵故知時初而事微也其脆爲雖未堅牢已全體質破則云易分段猶存良爲時久而事著也以此推究微前可知又前有其安未兆後云未有未亂彼四句皆先妙後麤此微脆兩句在中則先麤後妙此便文可不次義夫倫緒令以微後脆前者或恐錄經者誤耳若是聖人本意愚所未詳

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

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染時此兩句覆結其安未兆以起後義若在安能理不至有兆有兆能息不至微脆微脆早破不至合抱積小成大禍起細微具陳禍起所由次第除遣下流不信戒欲如何下八句二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合抱言大也毫末言小也今日之大從往小來在小不除漸成今大大則來風蔽日卒難除斷喻人初心起染細如毫末長惡深廣蔭蓋眞性如庭樹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層重也爲臺九重初因一簣之土積而不已層成九重此明今生積惡以至高大

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七尺曰仞登高山者先起一足之下移足不休高至百仞此明從今已去爲惡未止壘土起足是其爲也九層百仞成高危也因下漸高終至死敗有本作千里之行者百仞千里意義相似但恐古人爲九層百仞俱從下起義勢以重故改爲千里不應本文千里改爲百仞今取百仞爲定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未有者營爲逐之已有者執而不散爲逐不已則敗身事執有不散則失命財微脆不除終遭敗失下七句三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爲凡敗失皆因有爲有執而來欲使人無敗失故自說無爲無執夫有敗者必敗於成今既無爲則無成無成何所敗失者必由有得我無執取則無得無得何所失此結上易持易破等不早斷除至此敗失無爲無執言能守初心無敗無失明免諸後患

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從行也人之行事無論道俗有始者衆能終者寡功業近成已自隳敗有爲之事從來不久無爲之業須能令終無終有敗天之恒理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中人之性有始無終初雖有心尋以退墮若能在始之心見終之敗至終之戒終始不移者眞道可成況諸俗事下四句四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夫難得之貨爲貪欲者之所貴無欲者之所賤故凡人欲爲有欲則貴難得而貪之致有敗失聖人欲行不欲者爲賤難得而遺之故無敗失然於聖人本無欲不欲之二心但爲有欲者假云欲爲於不欲使諸欲者効已無欲得無敗失

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

備防也衆人之過事非一條略言其要欲學爲首欲者貪求之本不欲以導小人學者分別之源不學以勸君子除本塞源則人無爭盜無爲無事天下同德賤貨不學其利在斯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自然者物之本性也性因欲學所傷欲學除則物性復故以不學輔助萬物之性言萬物者及無情也爲人多欲自損傍及無情人除欲學物性得全故兼萬物也有此言者意在救物不敢自有營爲

古之章第二十八前明從事有爲自成敗失此明爲道棄智賊害不生因動教安自符玄德有三別初明棄智如愚令遏不起次明用智不用校量損益後明能知損益德業深玄五句一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將以愚之

爲修也古者善能修道之士內修德業藏暉隱耀若愚而已不欲示人明白令衆尊崇俗則貴智貴明損人益已爲道者自愚自昧利已利人此行入道故云善爲夫穿窬盜竊者小害也聰智亂羣者大害也能除大害小害不生故以自愚而除智害也

人之難治以其智多

上用智下用詐姦猾多端謬妄非一進圖榮寵退避罪罰網之愈密避者愈巧下人有此難禁由上用智爲政也下四句二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夫智有二一道智二俗智道智者心如道迹若過以無知爲上業以無事爲勝功俗智者知道不足聰察有餘不仁之人懷矯以求賞姦佞之類用智以兆刑上下欺違更相利害爲國大賊者用智之流也其不用智者無爲任物度品愚淳取而不汙其廉與而不至其報下人至此由上之德也下七句三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不用也言亦者爲上文皆云以無爲理國今復云不用智理國故云亦能知用智是害國之賊不用智是養人之德者是爲得安國修身之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始終不改謂之常能知不用智可爲理國修身之法式始終常行而不廢者乃是合道玄之上德

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

下徹曰深傍周曰遠其德如是謂之爲玄道被幽明德充宇內謂之遠矣凡人貴智玄德貴愚凡人貴積玄德貴散凡人從俗玄德從道故云反迹毋安國利人故云順

而言大順者上順天道下順萬民在物無逆故云大順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悲十

趙志堅　著

德經

民之章第三十八　前明人不畏死君事誅刑此明人庶多飢由君稅重過由君上須戒時王章中三別初明賦役煩重財德俱貧次明養生過分輕自殘夭後明忘生得壽勝彼貴生　悲十一　六句一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食費用也稅賦斂也百姓飢窮人無財食者良由君上費用無度賦稅煩多外疲輸役內無儲蓄故飢也初明國本虛次句出事有因起後句結成上義

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是以難治

風教上行人從下化財食不足則爭盜澆競有餘則姦欺詐僞滋甚故難治也初句明避之愈密次句明攻之愈巧後句結成所由下三句二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久遭飢寒常憂不足所以取不以道公罰私讎養過其極傷生損性雖則人自輕死終由政化使然故知施教不可有爲也下兩句三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賢善也無以生爲者謂忘生也多貪厚養速致其死唯此忘生之士勝彼貴生之人忘生而生存善莫過此故謂之賢也

人之章第三十九　前明養生解忘生爲勝此明欲生不死柔弱爲能前既學養忘生此又堅強入死同氣相類所以次之兩別前喻說堅強入死柔弱出生後結說剛強不及柔弱　悲十二　五句一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生有和氣則筋骨和柔及其死和氣去身則肢體堅硬舉死對生以明柔弱者勝強

勇者劣

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

言萬物者兼通有識人及草木氣絶體莖堅强生全形例柔弱此喻説也下六句二

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夫堅剛之性無往不爲或剛勇凌人或强奪潤己志唯在得無所怯懼雖危必履縱强亦凌此謂行屍之人與死者爲類行柔弱者身雖未免於死行與長生者同此當正説

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

此舉兩事爲證兵强者衆來攻之故滅而不勝也木强者泥亢壓之故折也

故堅强居下柔弱處上

兵强者衆攻之力强者衆伏之故居下柔弱者德之至身危則衆濟體和則衆推故處上也

天之章第四十 前明去强取弱示是得生之方此明舉下抑高令得中道之要前麤後妙所以次之四别初舉喻明道務從中適次明天以謙益人以益損三明損己益物有道方能四明聖智忘功務藏名

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天道玄遠人莫能知舉喻張弓令凡共解但弓之爲用貴在其調調與不調張而後見牽挽縱捨規其調不調把處高抑令下把處下舉就高上力有餘損去木下力不足加以筋上下均强弱等方有弓用爲政之法理合如斯修道舉眞亦當則此高下喻貴賤有餘不足喻貧富或云弛弓之時兩弰外曲把處凸高張之時則兩弰内高把處隆外以爲高下若然者亦如過猶不及何則弛便面高張則弣高終當不平又非恒久故未合天道下六句二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自然之理空無所有有餘則損似若有情勢數必然莫知所以聖人以爲信實引作明戒人能損已有餘補人不足者上合天道損人不足奉已有餘者行人道也二行邪正相去遠矣下三句三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誰能損已有餘以奉不足之人凡皆不能唯當慈悲善人有道君子方始能之下四句四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見賢

示見也賢能也爲者則損有餘者前勸損已濟物因恐恃功故引聖人示其軌範令有濟物功而心不處施爲開導而德不恃者不欲使名彰也高人達士所以惡賢能之名者一爲恃德矜名未堪入道二爲名下有利長僞生貪損無益有天所誅也

天下章第四十一 前明天道平均損多益少此明水性柔弱利下攻强非剛是柔義味爲次有三别初明以柔破剛在用無易次明理事昭朗人不知行後一明容非致福愚人不信五句一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萬物之中至柔至弱者無過於水此明水體使爲道者法之

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堅强者山石之類水之爲用穴石崩山餘

物不及體則無累用則有功體用兩能在物無易此明用也在人堅强者煩惱也柔弱者道心也欲破煩惱唯有道心能之不可以他物代易下四句二

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剛謂煩惱爲道心所銷故心勝也人我强梁被柔弱之行摧伏故强劣也此皆目驗可見衆不能知者愚也或有知而不能者無信心也下六句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老君引古聖法言以勸令垢謂惡言謗讟不祥謂非罪加身則萬方有過在余一人是也爲下柔弱志在謙虚而能容受垢謗故得位居公侯爲社稷之主能受不祥其德彌大得爲皇王帝主六合欽風其道學之流虚懷若谷近爲人天化主遠則眞聖法王

正言若反

向說柔弱攻堅受垢而爲王者皆是合道正言信實非謬但爲常流所聞將似反俗

和大章第四十二 前明化用柔弱忍垢爲王此明王德無爲大怨不起前既物歸後須養物章中三別初明有怨能和未若今怨不起次明行道如契怨自不生後明天道無親終符有善三句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和猶消停也大怨被殺傷迫衣食足知禮節彼此有怨良爲不足不足則偷奪殺傷怨怨相次怨懷雪恥必圖報復殺期誓得以快其心使甘辭善說暫得和銷怨報不行怨心猶在夫此怨雖息後怨更起天下至廣怨讎巨多欲使善辯之流家到戶至以此和釋何可爲善若令天下大同則無怨可和此爲善也然唯明主之德能爭其有修身者欲出生死宿怨患累新染者必須心處無爲身行無事則得本怨永斷餘怨不作用此和怨可謂善矣下五句二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契信也古者未有文字刻木爲契雄雌兩合左雄君執右雌臣執用爲政化其法若當則天下如一彼信此信秤斗不行人親我親愛敬無二强不陵弱貴不欺賤則何以生故明王之在上要觀風俗人有鬭爭察其所由知從上來革其契令罪在於己不責於人言人者則有大怨者也身自修行者以道養生無爲保性人有怨已但自責躬不敢怨天尤人傍及神鬼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猶失也有德之君見人有過但自伺察已法不當而不罪責於人無德之主唯知伺人過失不知人過之由己故罪責於人而不責己下兩句三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自然也無親謂平等也善人則通及君臣萬姓人能有過責己虚淡無爲則自然之道與己符合雖則執左契如契得無怨未若行大道者不立契而無怨且鬼神暗伏況人倫乎

小國章第四十三 前明善與道同人無怨爭此明君與臣合上下無爲前猶執契銷怨此使有法不用從麤至妙所以次之三別初明君臣有道人物安全次明人安所居樂道知足後明相忘道術不事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往來六句一

土境不寬名爲小國士庶蓋少名曰寡民爲能行道家富人足什伯者家具雜物之大數或什或伯物皆備有無爲省事故不用之修身者國身也人六識也言寡小者謙也什伯之器謂伎術伎術可用故云器言不用者爲虛忘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上有道使人欣生惡死以死爲難重故不輕入死地周身自足無煩厚積故不遠徙他鄉營求分外若心王有道神識恬和無欲無求惡銷累盡平生小過尚不輕犯況死事若重輙肯身爲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舟輿則什伯器具之首舉大言之但云四事舟運於水輿載於陸既爲道足於身財足於家無所須求故不乘也甲謂介冑將被身首以禦外敵兵者戈鋒手持以斫刺亦云兵中精最者謂之甲兵修身者昔時情識剛勇如兵今日柔挺委順若水唯希利物不欲損人儀相則有施用則無故雖有而無所陳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復反本也結繩謂淳古之政也以時言之則古淳而今澆就心言之則道心淳而俗心澆原其始也心欲萌生則變淳爲澆心除貪嗜則變澆爲淳此則時之澆淳隨心變易如四夫淳素唯資一身無能易俗若使天下還淳時同上古要待有道之主方始得之下四句二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心無嗜欲蔬食自甘志唯儉素褒褐爲美所居得悦蓬廬足安樂道無爲豈閒風俗下四句三

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不相往來

隣國相望爲國小相近故目望所及晨雞夜狗相聞明其不遠從小至老經時已久不相往來由其各足道足則無所諮詢財足則不須借貸至足相忘故不來往也

信言章第四十四 道德二經八十一章初既開宗中間廣說此章居後理當結會結束諸義同會一源就此章中四科結釋初結一切言教簡別真僞次結諸學人明得失三結上德聖人財法無積四結天聖二道通明人法諸義兩句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謂名教也夫經法所言當理直說詞質義舉而無虛飾美艷無隱無曲易知易行此眞經也巧說美言綺飾詞句虛陳禍福引誘貪愚雖來淺俗更迷深理此則有華無實非眞經也以此信美二文通辯一切名教眞僞下四句二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知言內心善言外行心知身行不分辯己知斥異衆人者眞善人也若自辯己是唯事非他以利口屈人以多言伏物者非善人也此六句通論學人得失人法眞僞求諸精最龜鏡在斯幸遇同心庶留明鑑下三句三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能知道者知道非言則不可以多言博識
取知則爲博溺心翻更迷惑故言不知此
則爲知故不博爲博故不知
聖人不積
積藏蓄也積有二義一積德二不積樹德
立功積而又積所謂重積德也不積者有
德教愚有財施貧機有堪授已無所惜積
言自修不積言利物
既以爲民已愈有
既盡也爲施教也愈益也聖人有德無所
悋惜盡以教人施爲教方隨機利物前人
受潤聖德日新故云愈有
既以與民已愈多
以財施貧已益豐有法無狀象至精至微
唯可心神冥會不可持捉故言爲也財是
形質可以手度故言與也下四句四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即自然之道也言其體也空無所有
神妙恍惚語其用也無所不生無所不成
比爲利普終無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聖人者無爲上德也聖教微言務存虛已
爲而不恃功必推人讓猶不取於事何爭
利則益物爲則有功功益無爭虛忘之極
妙與道合德之至也夫心口者爭之具也
天道聖德混沌玄同萬物生成事由天聖
非天不生非聖不成故天道無言扁利生
蓄視同芻狗終無損害聖有心口而與好
爭者同然則同其相異其用故同心口而
有教異心口而無爭既有天聖名殊須陳
爭害迹異故天言無害聖言無爭若以玄
同言之天道自無爭聖道亦無害應迹設
教故有二名損教歸理寂無天聖天聖之
本既曰無矣爭害之迹豈有異乎一部妙
經事終於此隨立隨遣者意在忘言會道
故以此章結遣五千興旨斯意若得則何
言不通夫道者遍要諸有即有求之終莫
能得有物之外非則無道離物求之又無
得法信知道無不在所在皆無欲有真求
無論方所比見諸家注解多依事物以文

屬身則節解之意也飛鍊上藥丹經之祖
也遠說虛无王弼之類也以事明理孫登
之輩也存諸法象陰陽之流也安存戒亡
韓非之喻也溺心滅質嚴遵之博也加文
取悟儒學之宗也又俗流繁有非老絕於
聖智偁蒙因空嗤李被於家國良由孔老
釆真之務釋無詮道之功徒使竭性力而
揚後名馨珍資而市來福所以坐三隅而
自是擅一曲而曖昧長迷大道終夭致惑
斯並爭探理窟角辯虛玄正關行心傍虧
理物然此經洪源深廣隨用精麤亦猶大
鳥沖天遐邇同望遠觀如燕近見如鴻北
人視之以爲南南方觀之以爲北心心既
異造適逐殊今則思去物華念歸我實道
資身得墮體坐忘修之有恒稍覺良益故
知不龜手之藥是一漂絮裂地之殊信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道藏（全三十六册）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責任編輯　陸國強

裝幀設計　范一辛